



风花雪月

作者：熊沐

电子书制作：知识混子 | 8x8.page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第一卷

第一章 风花雪月

风。

有人说见过他，他一阵风。见过他的人都说不清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有着什么特征，只知道他来去如风。

说见过他的人，说时都像是言之凿凿，就像他们都眼见过风，见过了他这个人。

一个人说：风在草上走，草的叶尖都不动一动。他说风是一个中年男人，有三绺美髯。另一个说：不对，不对。风是一个年轻男人，他没有胡子，总是看不清他的脸面。他杀人时，来去如风。

没人见过风的面目。江湖人都知道，风杀死江湖上堪称风流第一的风流才子柳止亭。柳止亭自称轻功第一，在江湖上行走，是一个人见人惧的采花大盗，他杀人时从来都先声示警，让你知道他要杀人。但从来没人能制止他杀人。

风杀了柳止亭。

传说，风与柳止亭相见，两个人都在雪地上飘行。走了一个时辰，风像是柳止亭的影子，跟在他身后，一步也不落。

柳止亭一回头，脸变了，变得像雪一般白。

他看到了地上的脚印。

那脚印是他的。浅浅的，但明明白白可以看到。风的脚印呢？没有，风走了一个时辰，仍是踏雪无痕。

柳止亭就死了。

——这都是传说，不足信。

这一天，在云溪小镇上，出了一件事儿。

三个男人当街，堵住了一个跛子。这跛子太丑了，：头发脏成了绺儿，一抖全是灰。一只眼睛翻着，看来是瞽目。一条腿跛，在地上拖着。

三个男人拦住了他，这三个人是街头无赖，他们想寻开心，正找到了这个丑人。酒醉之人，胆子也大，三个人围住这跛子。

一个无赖说：“跛子，认不认得大爷？”

跛子摇摇头，他仰着脸，向天上看着，只有一只眼睛能看得见。另一个无赖说：“跛子，你想过大爷这块地盘，你就得在地上滚，滚过了三个滚儿，大爷就让你过去。”

跛子抬头看看这三个人，这三个人是云溪镇的有名恶少，无人敢惹，跛子自然也惹不起他，他低下了头，想了想，声音很怯懦：“大爷的话，可是当真？”

围观的人多了，无赖更是得意，大笑道：“怎么不当真？”

跛子真就在地上滚了三个滚儿。

他一滚时，那无赖就笑，还在地上唾痰，沾了跛子一身。

跛子爬起来，浑身更脏。

无赖大笑，觉得真是好玩。

跛子很平静，被人欺侮，想必在他是常事儿，没法对人家怨尤。他扬起头，慢慢说：“大爷，您笑够了，能不能让我走？”

无赖很开心。

如果你能够耍一个人；想怎么捉弄他，就怎么捉弄，这一定很让人开心。这种人你找都找不到，怎么能放他走？

跛子哀求道：“你让我走，有人约我，我得去见他，你让我走开，大爷要玩儿，等我和他见过了之后，再来好么？”

三个无赖更是讥笑他，说道：“就凭你这模样，也敢说有人约你，你怕不会说约你

的是一个漂亮女人吧？最叫我好笑。”

另一个无赖叫道：“揍他，杀了他，看他还怎么见人？”

三个无赖对这跛子拳脚交加，把这跛子打成遍体鳞伤。

跛子连呼饶命。

连围观的众人也都愤愤不平，但因这三个都是街头无赖，谁也不敢出头讲话。

跛子被打得缩成了一团，在地上滚，更是看不清模样了。

恰在此时，远远地传来一声呼啸，像是有人招呼同伴。跛子跳起来，对众人说道：“我该走了，失陪！”

跛子一说，三个无赖又是大笑，就凭跛子这点儿本事，还想做什么？岂不是胡扯！

跛子突然站直了，他身子一振，人像大鸟般从三个人头上飞过，再等这三个无赖醒过腔来，回头寻找，跛子已是无影无踪了。

花。

很多人都知道这世上有个花。但从来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人们不认识风，是因为他来去无踪，跑得太快了。可人们不认得花，却是因为花从来就不以真面目出现。有的时候，他是一个俊俏的男人，有的时候他是个痴情的女孩儿。乞丐、老头都可能是花。

你要小心，如果你万一不小心，说了花的坏话，很可能在坐的人就有一个是他。

花的易容术天下第一，传说学自百面书生胡正，天下易容，胡家第一。花是胡家的徒弟，唯一得过真传的弟子。

洛阳大豪钟子楚挥金如土，时常大宴宾客。这一日饮宴，钟子楚喝得半醉，口出狂言，说道：“人家都说时有四侠，名满天下。我看未必有什么高妙之处。那个风只会跑路，与人动手，打不过便跑，算是什么侠客？那个花更是好笑……”

钟子楚身边，正在一心喝酒的洛阳乞丐醉千盅笑道：“钟大侠说笑了，若依我看，

就是那个花站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他来。”

钟子楚狂笑，说道：“醉千盅，你还没喝到一千盅，怎么就醉成这样？你以为我看不出谁是那个花，岂不是太小看我钟子楚了，就是他易容成什么鬼模样，一遇到我也立即把他看出来。”

醉千盅笑了，说道：“既是你这么说，足见得你本事非凡了，那你就看看我是不是花？”

钟子楚望着他，像看着一个怪物，突然哈哈大笑，说道：“你别惹我再笑，我若再笑，说不定会笑成痴癫。你这样儿，不像是花，也不像是草，顶多是灰尘而已。”说罢扬声大笑。

醉千盅也笑，转眼间这人便不见了。

酒过三巡，钟子楚再找醉千盅，醉千盅却没了，只在醉千盅桌上放着一只杯。这酒杯，杯口朝下，杯底下放着一朵花。

是花！原来醉千盅就是花！

钟子楚呆怔了半晌，方才说道：“原来真的是他。”

众人无语，想着刚才钟子楚那一番大话，心中自忖：如果不是花想杀了钟子楚，那是不费吹灰之力，只要他想做，钟子楚只能一命休矣。

钟子楚连连赞叹，原来醉千盅就是花，若早知是他，何必出那狂言？

众宾客中，突然有人冷笑，这人原来是摘星手屈义。

钟子楚问：“你笑什么？”

屈义说道：“那个醉千盅是花，我是谁？”

众人眼见得屈义从怀里掏出一朵花来，把它轻轻放在桌上，也将酒杯翻转，把这一只同醉千盅一模一样的花放在杯里，转身昂然而去。

钟子楚和众宾客还没喝糊涂，他们知道动不得，他们如要同这个江湖上风传功夫奇

特的花动手，怕不是他的对手。

再等着这个摘星手屈义走后，众人都聚在厅堂上议论，不知道这二人中究竟谁是个真正的花，众人正在这里猜测，有人说那个屈义才是花。更有人说，不对，屈义平时做事，就是亦正亦邪，算不得什么大侠，说不定看去一无是处的乞丐醉千盅才是。

众人这里正在纷纷猜测，就见从后边跌跌撞撞走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人正是醉千盅与摘星手。

众人再问，二人茫然，不知如何，只是知道自己如厕时，被人点中穴道，一时昏睡。待到醒来，才发现两人都在那里，就急急还席。至于有人易容成自己模样，这是丝毫不知。

在坐之人都是心惊，如若花一次易容，骗过他众人眼目，这还不能让他吃惊，如今他是一而再，接连两次在众人面前显他本来面目，这就使众人大大吃惊了。

人人黯然。若是花有千般面目，他走到自己面前，你也无法看清他。就是真杀了你，你也不知，说不定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正是这个花。

人人提心吊胆，那些做了坏事的人，更是提心吊胆。

雪。

有人说他是一个翩翩浊公子。他总是身穿一件白衣，人很冷峻。他不笑，从来也不笑，好像世上根本没有可以让他笑起来的事儿。他有时隐居在深山，有时却又和一些市井之徒在一起。他比风和花都显眼。

如果你遇见一个人，他从头到脚都是白色，你就得小心，小心他是不是雪。如果他笑也不笑一下，那你就更得小心，他差不多就是雪了。

如果遇到了风，你还可以活命。你要是没做过恶，就尽可以不在乎他，你就是得罪了他，他也不会杀你。你要是遇见了花，他也会放你一马，只要你说上几句好话，眼泪鼻涕一起流。看你这模样可怜，花也会放过你。

只是你见了雪，就算你倒楣了，无论你说什么雪都听，而且听得很仔细，你心里害怕，嘴也哆嗦，眼睛看着他，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主意。

你一住口，他就问：“说完了？”

那眼光如刀，口气如剑。

你只好再说，急急忙忙再说。

他又问：“说完了？”

真说完了，他就杀了你。

这就是雪。像冬天飘的雪花，看上去美丽多姿，但只能看，不能拿在手里。一拿在手里，他就再也不是雪花了。

有人看到过雪，那一天，他杀了柳七渡的七霸。

人们看到雪的时候，他离柳七渡还有七十里，正坐在路边酒馆喝酒。

柳七渡上的七霸是柳家七兄弟，老七为首，七兄弟千里之内，独霸一方。有人告诉老七，说道：“雪在‘一瓢饮’喝酒。”

柳七躺在梭子船上，笑道：“不是还有七十里么？”

柳七一回手，手中的探钎伸出去，叭的一声水响，飞溅起一串水花，探钎上便插了一条尺把长的鲤鱼。

柳七抓过鲤鱼，咯咯吱吱地大嚼起来。

再过了一会儿，有人告诉柳七：“雪在四十里外的茶馆，坐着喝茶。”

柳七的手一抖：“这么快？”但他仍很镇定，说道：“急什么，不是还有四十里么？”

柳七的手很粘，都是鱼腥味，也有鱼血。

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来，说：“雪已经到了。”柳七笑道：“扯王八蛋，就是风也没这么快……”

柳七刚说完这个快，正把嘴张开，这一下就再也闭不拢了。

——因为他看见了雪。

一身雪白衣衫的雪，站在河滩边；冷冷地看着柳七。

柳七听说过雪，柳七从来也没见过雪，但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雪。

柳七从船上站起来，他的腿有些紧，他的喉咙有些腥。

柳七死了，探钎插在他的喉咙里，血从船上向下滴，滴成了一条血线。这条血线下，有无数条鱼正在江里很悠闲地吸着柳七的血。

月。

有人说她是一个美女，飘忽不定，来去无踪。

没人知道她的身世，也没人知道她的武功招式，有人说过，月是四人中最可怕的人，因为她是女人。

一个美丽的女人，常常比男人更可怕。

关于月的传说，总是有许多，有人说她是一个荡妇，专门去刺探那些江湖大豪的根底，她有时千方百计去做了那个大豪的女人，最后总是那个大豪死了，他最宠爱的女人无影无踪了。

做这种事的，就是月。

说是月喜欢用一匹长绸，长绸飘飘，如神仙下凡。她还擅于用毒，杀人时常常面带笑意。

人在江湖。

有人怕他们，有人恨他们，有人敬他们，有人叹他们，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江湖人言……

江湖人惧？

江湖人盼！

第二章 狂者其人

江南有狂者。

狂者视天下若无物。

世上没有任何人能让狂者看在眼里。狂者一生苦苦凄凄，过着一种孤独、贫穷的日子，他只有一间茅屋，一把剑，一只破锅，还有一套鹑衣百结的衣服，有一只斗笠。

从来不曾有人看到过他练功，也从来不曾有人看到过他吃东西。他像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也像是从来对武功没什么兴趣。

狂者天天躺着，不动。在狂者眼里，动的是风，是云，是雾，是雨。如果杀人，动的是剑，是刀，是拳，是掌，绝不是人。

狂者躺在床上，他时常这么躺着，无所事事地躺着，他已经躺了好几天了。

屋外至少有三拨人在等待。

一拨是一个女人，她在等待狂者动。狂者如果能动身站起来，这女人就会有会。她为等这个机会，已经在风中站了三个时辰了。

第二拨人是双刀。

直刀站在左边，弯刀站在右边，两人都在静静等待。

他们想对狂者出手，已经非止一日了。但总不能对一个躺着一动不动的人出手。你要杀他岂不是没了你自己的威风？

其实，并不是直刀弯刀的心思有多善良，而是他们看着狂者，无论他们怎么看，狂者的那躺姿都是全身空门，只要他们一出手，狂者必死。但他们不敢出手，他们知道，如果人人都称道狂者，狂者必是有过人的本事，一个有过人本事的狂者，决不会那么轻易就死在他们的刀下。

他们不敢出手，他们得等，等着有最好的机会。

第三拨人是三个乞丐，他们在等，等待时机。

三拨人中只有他们才弄不清自己与狂者是敌是友。

乞丐坐在墙上，他们坐得很舒服。

这是一面土墙，只有五尺长短的一片土墙。既不能挡风，也不能遮雨的一片土墙，这条土墙上只能坐三个乞丐，再多坐一人，也是不能了。

狂者躺在茅屋内；茅屋内没有床，只有一根铁线，狂者就躺在这铁线上，一躺就是几个时辰。

终于有人不耐烦了，吼道：“狂者，出来！”

屋内毫无声息，没人应答。

有人又叫：“进去！”

劈啪一阵乱响，窗子破碎了，飞进来两个人。

弯刀、直刀。

天下刀法，没一家不是万流归宗，皆成一理。无论是刀法繁复的，还是出刀简便的，都是一刀一式，如流若水，刀刀有源可寻，有迹可追。

但弯刀、直刀的刀法却不是这样。

弯刀出手，可以飞旋，竟能在飞旋中将人生断为两截。直刀一出手，疾去如风，回旋似剑。

弯刀、直刀，天下名刀！

狂者仍是不动，他无心再动。躺在铁线上，只要动上一动，弯刀飞旋可把他劈成两截，直刀刺出，可一击让他丧命。

狂者笑了，说道：“你们两个人来得早了点儿。如果我再有三日不吃不喝，说不定你们真可以胜我。”

弯刀冷笑，世上最狂的人就是这个狂者了。据说，他对天下英雄，没一个看在眼里。就是从前的大侠林渊，他也只是不说林渊坏话，算做是对林渊尊敬。当世武林中人，哪有一个能被他放在眼里的？

弯刀、直刀是天下高手，在他眼里，却被视做无物。

外面起风了。

那个女人仍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不知道她在等什么？

她是在等弯刀、直刀杀了狂者，慢慢走出来，还是在等他两人死在屋里，她再慢慢走进去？

屋里传来轻轻的刀风声。

有两个人叫了一声，就再也没什么动静了。

过了一会儿，就见弯刀、直刀趑趄走出，一柄弯刀卡在弯刀的肩头，咬肉很深，只要他一走，血就急涌。一柄直刀插在直刀的肩窝里，从后背透出刀尖。

两人走得很艰难，他们没法儿走快，只要一不小心，就会倒地，如果他们倒在地上，仆倒的人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风仍在叫，女人慢慢向前迈步。

她一步一步，直走进屋子。

狂者仍是躺在铁线上，他躺得更惬意了，闭着眼睛，像是已经睡着了。

女人轻轻走进来，走到他面前，盯着他的脸。

狂者的脸很瘦，也许那些天天不动，不吃不喝的人脸都会这么瘦。

女人说：“你为什么不说话？”

狂者不语。

女人又说：“你如果再不说话，我就杀死你！”

女人说话间，嗖地抽出剑来，飞出三剑！

一剑断了铁线，狂者像一片飞絮般落下。

再一剑，那铁丝突然像长了眼睛，向两边一抖，又弹了回来，第三剑刚刺出去，狂者弓起手来，手指一弹，叭地把剑弹出去，又用手指一挽，那根铁丝又系在一起。

狂者一纵，人就又躺在铁丝上。

女人看着他，却也无奈，她像是有些惧怕这狂者，便对他没什么法儿。

如果不是憎恨他，就是爱他，恨与爱都会使她惧怕狂者。

女人说：“你可以跟我走，只要你到了我那里，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能吃饱饭。”

听女人这么一说，像狂者平时境遇惨透了，就连饭也吃不饱。

狂者不动，铁丝凝成一线，人躺在铁丝上，居然成静止，没一点儿颤摇。

女人说：“当然，你到我那里，也不光是可以吃饱饭，你还有许多别的事要做。”

女人说话时，声音很娇柔，她是想提醒狂者，如果狂者跟着她走，真的会有无穷的好处。

狂者不动，他已经闭着眼睛睡着了。

却从窗外传来一个乞丐的诵诗声，他念的正是那元人周玉晨的《十六字令》：

“眠。

月影穿窗白玉前。

无人弄，

移过枕函边。”

女人听窗外三个乞丐这般诵诗，心中不由一悲，她差点儿当时就哭泣起来。哪里有月夜弄影的情趣？哪里有枕边玉函？就是她站在人家的面前，狂者也对她不屑一顾。

她急忙捂脸，转身疾奔而去。

窗外寂然。

那女人许是从此伤情，不会再来找这狂者了。她捂脸奔出，一定是哀伤绝顶。她会流泪，也会从此由爱转恨，恨死了这个狂者。

这狂者便有了一段孽缘。

天已经到了中午，外面那三个坐在墙上的乞丐，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便有一个乞丐问：“狂者，可不可以进来一叙？”

屋内无声，像是人已入睡。

屋外乞丐又道：“狂者，你就是再等，也不过如此，我们三人算跟你拚定了……”

一个乞丐说：“狂者若十天半月不出门，你怎么办？”

那乞丐尖声冷笑：“我就等他十天半月，又有什么？”

另外一个乞丐尖着嗓子，咯咯地怪笑，他大声说道：“他要是总不出来，你就输了。”

“我为什么会输？”

“他有混天气功，他可以几日几夜不吃不睡，你却不能。”

那乞丐哑然。

再也没声响了。不一会儿，就听得有声音在响，这是细细屑屑的响，像有人搬动了什么东西，放在门外。

又有人说话了。

“老三，你干什么？”

“放火。”

有人慨叹了，说道：“老三，这可是狂者的蜗居，人家都说，家还是自己的好。你要是把这房子烧了，他到哪去住？”

那乞丐大叫道：“我若是烧了他的房子，他岂不就会跟我们走了？”

这乞丐一边点火，一边大笑：“狂者，狂者，不怕乞丐，只怕烈火！”

他掷火把于柴薪上，火呼呼地燃烧起来了。

房子很破旧，所有的窗门都很干燥，火把向上一扔，呼地窜起一阵阵火来。

房子就慢慢淹在火海里。

有人狂呼：“狂者，狂者你出来！”

没人出来。

三个乞丐已经站不住了，他们站在那地上，火苗卷漫过来，烤炙人脸，烤得三人只好向后退去。

一个乞丐叫道：“不行，老三，这人如此迂腐，宁死也不肯离开他那破房子。你这么干，一定会把他活活烧死……”

那被叫老三的人显然也很是惊慌，他讷讷道：“谁知道他会不出来？”

三个人都慌了，忙沾水，披上袋子，顶着烈火，冲进屋去。

屋里浓烟滚滚，房子已烧得哗啵作响，眼看就要烧落架了。

三个人在火中豕奔狼突，寻来觅去，也找不到这个狂者。

老三大叫：“快冲出去，不然只好死在这里了！”

三人冒着烟火向门外冲。好在这屋里没什么东西，三个人滚滚跌跌向外冲去。

三个人浑身带火，一直滚到地沟里，方才把身上的火苗弄熄，三个人大口大口地喘息。

看着这烧塌的房屋眨眼间就只剩下一片残墙，三个乞丐都是黯然，默默无语。

烧了狂者的房子，也就烧没了他们的希望。

老大说：“老三，你这回闯了大祸。”

老三神色更是万般沮丧，他没料到就是烧了狂者的屋子，狂者也不走出屋来，宁愿死在屋内。他心中又愧又悔，此时还能说出什么？

火渐渐湮没了。

老大说道：“我们去，捞出他的骸骨。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是死在我们手里。”

三个人来到这一堆废墟上，翻翻拣拣，搬搬挪挪，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一点儿狂者的尸骨。

三个人面面相觑。

难道狂者走了？他能从哪里走？

在这丐帮三兄弟眼下，就是狂者想走，也逃不三兄弟的眼睛。

三人站在风里，风不寒，心寒。

三人只觉得心沉甸甸的。

有人要追杀他们，想杀他们的人功夫很高，他们三人联手也不是那人的对手。

他们来找狂者，狂者虽然狂，他却有一身过人的本事。只要狂者答应他们，肯替他们出手，他们就有活下去的希望。

那料到狂者宁死也不愿帮他们？

老大突然大声道：“咄，就是一死，又有什么可怕？我们就去死它一回好啦！”

老三、老二都一扫愁容，老大的话不错。至多也就只是一死，想来也没什么可怕之处。死就是了，有什么好怕的？

三个人起身，去赴他们的生死约会去了。

第三章 生死约会

北方丐帮与南方丐帮有极大的不同，他们讨乞时更气派，更大方。在人们眼里看来，这种赶着七挂大车，逼上门去讨乞的方法，跟抢也差不多。北方丐帮中人没有苟且之人，没有忍气吞声、偷生卖友之人，他们都是宁死赴难的血性汉子。

在镇子里，有一家酒楼。这是北方人的酒楼，酿酒的大桶就放在门边，你如果愿意喝，随时都可以自己去斟酒，这酒是北方山里的葡萄汁酿成的，浓得像血。

这叫“千山酒楼”。

三个乞丐在午时到了这酒楼，三个人知道凶多吉少，也就不惧，昂然而上，一直来到三楼。

三楼是雅座，靠窗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低着头，像是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眼前的酒杯。

这人长得很俊，但双眼都有些睁不开，眼睑低垂，眼袋松弛，像是个荒淫无度的男人。

这人坐在那里，用一个小小的酒葫芦自斟自饮，这酒葫芦很是小巧，看上去像一件古物。

这人正在悠闲地喝酒，时时还向外看看，看窗下人们忙碌来去。

显然，他是在等人。

丐帮三兄弟，慢慢走进来，他们也没一点儿迟疑，径直走到那人桌前。

那人猛抬头，好一个汉子！

丐帮三兄弟都冷眼看着这个人。

要说不惧，也是不确。他三人一见这汉子，便从心里凜然升出一股畏惧来。三人坐定，也只是把腿伸足了劲，身子刚刚挨在凳子上，如那汉子一起身，便能动手应付。

三人凝神以待，知道玩忽不得。

大汉冷然道：“不错，还真不错。我以为你们三丐不会来了。”

老大冷笑说道：“丐帮之人，都不怕死。”

那人大声而笑，笑得愤懑：“好，果然豪气。”

三个人心中忐忑，他们知道这人不好惹，谁要是同千手佛结下怨仇，他的命也就算没了。你只有一双手，却要对付他的一千只手，他只一抬手，成千件暗器就会都打在你身上，把你打成一只刺猬。

有人数过，从一个死人身上摘下千手佛的暗器，一共有十七枚毒针，两粒铁疾黎，三枚蝶花。

这也有个名堂，叫做“三蝶戏刺丛”。

他们看着千手佛的手，这只手很瘦，很白，但动作慢，举止优雅，这双手斟酒的时候，一举一动，都很好看。

可以想像，如果这双手掷出暗器来，那真是万分美妙。

千手佛说道：“那件事，你们丐帮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千手佛对人说话，从来只说一句，这一句你当成命令也罢，当成劝告也罢，他只说这一句。

乞丐老大说道：“千手佛，不是我们怕你，那件事我们一定会查清楚，只是你得给一个宽限，我弟兄三个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千手佛说道：“老大，你错了，不是以后，就是现在。”他拿起酒杯，叭的一下，把酒杯向桌上摔去。

千手佛这一掷杯，顿叫这三兄弟变色。

看来，双方势同水火。

乞丐老大已在凝神，准备动手，但他一看桌上，顿时惊呆。

千手佛这一掷，竟把酒杯摔成三片，片片儿平贴嵌在桌面上。

这一手内功，绝非乞丐三兄弟能做得。

乞丐老大声音嘶哑，问道：“你想怎么样？”

千手佛说道：“这里有药。”

桌上放了三个药盒，这药盒是五色锦线绣成，大小只比人眼略大些。

放在三人面前。

乞丐三兄弟，你看我，我看你，神色凄然。

乞丐老大说：“干手佛，你要答应我，我三兄弟服下了你的药，此事就算做了断。你不得再为难我丐帮兄弟。”

干手佛笑道：“为什么不？说不定哪一天我还会去找你们丐帮人，我一高兴就去找他，谁管得着我？”

干手佛哈哈大笑。

四个人正坐在这里，谁也没见到从楼下什么时候上来一个人，这个人是个中年人，他的脸色苍白，坐在靠窗边的桌上，自己饮酒，这人的模样太潦倒了，衣服也是破的，一只眼睛是瞽目，他默默地饮酒。

这人也是个怪人，自然也不会知道像干手佛这样的江湖恶人，轻易得罪不得。他听得干手佛放肆地大笑，心里颇不满意，就在一边嘟哝道：“这人像是疯子……”

幸亏干手佛正在得意，不曾听见，如若被他听见，那一个瞽目的瞎子，哪里会有命在？

已是进退维谷，三个乞丐决心锐意赴难。

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干手佛的对手，便去抓桌上那药，但愿能死得快一点儿，少一点折磨，少一点痛苦。

那瞽目盲人此时便凑了过来，说道：“你们四位老爷听我说，我一向天天是这时候来酒楼的。有时奔波了一天，也就这会儿算是活得有点儿意思，活得清静点儿了，我看你还是别扰了我的清兴。”

干手佛在嘿嘿冷笑，三个乞丐都不出声。

干手佛说：“你想要怎么样？”

那瞽目之人说：“你小声点儿，愿意说话你就尽管说，只是你说话时声音轻那么一点儿。”

干手佛急了，他看着这瞽目之人，他看着这眼前的人像是一个死人，一个想从干手

佛的手里讨死的人。

瞽目之人显是不知干手佛已暗生杀机，他仍是在笑，在快活地笑着，像干手佛是他的一个好朋友

干手佛瞪着眼睛，他的手暗暗向下滑。

这时，那瞽目盲者突然乐了，他看着桌上的那三粒药丸，突然啧啧出声，说道：“这是什么，好漂亮！”

干手佛冷冷道：“那是好东西，你为什么不吃上它一粒？”

他此时恨这瞽目盲者，比恨三个乞丐更甚。

如果这瞽目盲者吃下了一粒药，他就用不着出手杀他了。

瞽目盲者嘻嘻笑着，说道：“是东西么，那我吃了它，行不行？”

干手佛轻轻叹了一口气，他说道：“很好，很好，你吃好了。”

三个乞丐都看着这瞽目盲者，这人长得太难看了，他是一个厌世者，但他也是一个于世无争的人，一个无用的人。即使活着，他也只是一个废人而已。

可乞丐是真正的白道人物，决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瞽盲之人吞吃毒药。

乞丐老大叫道：“你别吃，那是毒药！”

瞽目之人笑了，他笑得很天真，那白白的眼瞳竟是浑沌的，他瞪圆了双眼，斜瞅着乞丐，说：“你骗我，你骗我，人家这位大爷说是好东西，让我吃的，你来抢什么？”

乞丐老三说道：“你走开好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无心，他急急上手去抢那一粒药。因为他出手太慢，竟被瞽目之人抢到。

瞽目之人笑了，笑着说：“我得吃，我得吃它！”

三个乞丐一齐出手。

他们决不能让这个瞽目之人替他们死。

但他们慢了，那个瞽目之人一边把那一粒药吞下去，一边拍手笑道：“你们不行，你们不行。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天天在那大街小巷里混，你做一个混混儿，你抢东西就得飞快，你若是不快，你连一点儿吃的也弄不到.....”

咕嚕一声，那一粒药咽下去了。

千手佛看着他，等着这个讨人厌的瞎子死。

三个乞丐看着他，他们的眼光是一种怜悯，他们不愿意这个瞽目之人替他们死，但他们动手慢了一步，他们无法再救这个人了。

都瞪眼看着瞽目之人。

这人却不知他死期将近，仍是笑，仍是若无其事地坐下，看着那千手佛的酒葫芦，说道：“美酒不如美器。有这样好的酒壶，就是喝酒，也别有滋味。”

他竟然坐下来，津津有味地替他自己斟酒。

他喝了一杯。

再喝一杯。

他仍然不死。

千手佛再傻，他也知道，这个瞽目之人不是一个平常之人了，他来这里也决不是要好好喝什么酒，他是有意而来。

他是谁？

江湖上的人，尤如过雁，都有留名，虽是一个走卒贩夫，江湖上也可能有他的名声。这个瞽目之人一定是江湖上的名人，手下功夫定然不弱。不然他绝不会来找千手佛的麻烦。

千手佛看他，神情冷冷，喝毒酒喝不死人，可身上中了千手佛的几十枚暗器，他一定会死。

这瞽目之人看着千手佛，说道：“我若是你，我就不冒这险，万一出手失误了，说

说不定会没了自己的命。”他说话声音冷冷，又有点儿懒洋洋，千手佛听他说话，果然不敢再动。

瞽目之人对三个乞丐说：“你们为什么还不走，我要是你们，我就走。有人替我接下千手佛，不走，待在这里做什么？”

千手佛眼睛一瞪，他心中杀机顿起，心道：想在我眼前走开，哪有这般容易？他把酒杯向桌上一放，手就伸向腰间，于神不知鬼不觉间，手里扣住了暗器。

瞽目之人说道：“你们看没看见千手佛手里已经扣上了暗器？”这一问顿叫三人惊异，千手佛手里持有暗器，他三人真没看见，只是见到他手已经握扣住了，像是要出手，但不知道他是否真会出手。

千手佛大声吼：“你知道什么？”

十几支芒针飞向瞽目之人。

千手佛很自信，他的芒针射出去，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何况眼前之人只有一只眼睛？

芒针飞出，正刺向瞽目之人全身！

两人相距实在太近了，近到了只是面对面的程度，他一出手，对面人便该一身钉满暗器，他根本没时间躲避。

只见那瞽目之人身子一跳，不去躲开，而是跳到了桌上，手向千手佛一抓。

千手佛心中快活，顿成大喜。心道：我那些毒针，就是丹珠九转的毒蛇也毒得死，何况是你？

千手佛扬声大笑，笑道：“一，二，三！”

三声之下，必有死人！

瞽目之人没死，他瞪着眼看千手佛，说道：“你是不是得好好弄，把你那些暗器都拿出来？”

千手佛脸上有了惧色，他突然害怕起来，像是一下子猛醒了，知道了眼前这人是谁，他哆嗦着，说道：“是你……是你……”

千手佛再没了凶煞气焰，他看着这瞽目之人，竟腿也颤抖，话也难出，脸上一片灰败神色。

三个乞丐不知道这千手佛认出了眼前之人是谁，也在心里暗暗惊异。这人是谁？

瞽目之人说道：“我看，你还是算了，再别和这三兄弟寻衅，你看行不行？”

千手佛连连点头。

这千手佛心有不甘，看看乞丐三兄弟，说道：“咱们的过节从此算了，告辞！”

千手佛蹒跚而去。

三乞丐有千言万语要谢这瞽目之人，但无论他们想说什么，未等开口，这瞽目之人就举杯，说道：“喝酒，喝酒。”

直到饮成酩酊大醉，也不曾把一个“谢”字说得出口。

第四章 花亦非花

淮北有江阴，江阴是出名人的大地方。说它是大地方，是因为它出过像韩信这样的人物。江阴县并不大，可它是个渔米之乡。

江阴有一个霸王，他叫鱼无色。

他好渔肉乡里，是乡里一霸。在乡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无论谁娶媳妇都得请鱼无色去。鱼无色去不是帮你喝酒，帮你吃菜，是去帮你“照看”媳妇。每一个新媳妇的头一夜都得鱼无色去睡。

鱼无色在江阴的势力很大。

乡里无人敢惹他。

新来一个知县大老爷，一听说鱼无色这般霸道，不由怒火来了，说道：“竟有这等事？看我收拾他！”

到了下午，就有人来报：“大老爷，后院马厩失火！”

知县不慌，马厩失火，救火去就是。

救火刚罢，又有人来报，说道：“马已经死了，被人一刀断头。”

知县老爷大怒，看来是有人和他做对。

知县喊道：“去查！”

果然去了几个人查。没等去查的人回来，又有人报：“大老爷，后花院起火，烧坏了丫头。”

大老爷心中连道霉气，他大声吼道：“救火去，救火去！”

一连起火三次，大老爷再傻，也该知道事出有因，他问：“是谁干的？”

捕快头儿说：“大老爷，这鱼大老爷得罪不起，你要是得罪了他，那就……”

大老爷正在火头上，叫道：“说！”

这捕快头儿就告诉大老爷：鱼无色是这一带豪霸，哪里都有他的人，江阴如果有谁家的女人到了出嫁的年纪，他都知道。在这江阴，鱼无色有“初夜权”。只要有人得罪鱼大老爷，他定就是一死。

大老爷不理他，吼道：“去抓，去抓他！”

捕快头儿摇头，说道：“要去抓鱼无色，你们谁去？”堂下的站班衙役一听，都一哄而散。

大老爷傻了。

捕快头儿告诉他，如果你想在江阴县衙坐稳，想在这任上三年两年职，你就得拜会鱼大老爷。

到了晚上，知县果然是一乘小轿，青衣小帽，前去鱼无色府上拜会。

鱼无色在乡中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知县得了鱼无色的三千两银子，他再也不出声了。

鱼无色这人，不光喜好女人，也爱于飞之乐。

他喜欢男人，喜欢那些看上去俊俏，说起话来解趣，人模样又像女人的男人。

江阴县有几个这样的男人，他们都是鱼无色的坐上客。

这一日，鱼无色正在家里饮宴。

他宴请的是许大户的三少爷许应花，这是一个假男人，就连说话的声音也女里女气。还有一个是张大少，是个帮闲敲边鼓的角色儿。

三个人酒意正浓。

就听得有人问：“这里是鱼大少爷的家么？”

鱼无色抬头一看，顿时惊呆，这人好身材：长佻身子，一身白衣欺雪，人也俊朗，眼也有神。他对着鱼无色笑。

“你是谁？”

这人笑道：“花非花。”

鱼无色顿时展眉，大笑道：“好，好，真是不错，居然有人叫这样名字？真个是花，还是非花？是花就是女人，非花就是男人。花非花，好名字！”

鱼无色对这男人来了兴致。

男人看男人，看得鱼无色眼花缭乱。

这男人太俊俏了，他俊俏得让鱼无色都暗暗吃惊。

鱼无色道：“老兄，你来我这里做什么？莫不是也想喝酒么？”

那人笑道：“久闻得鱼兄对男人也称知己，与朋友交，最是有味，特来相见。”

那鱼无色笑了，他大声道：“好，好，好一个最是有味儿，听得老兄一席话，真个叫我心爽。”

一边的那张大少说道：“既是花兄能来，更为我三人席间添兴了，不知花兄能否赏脸，坐下来一叙？”

花非花也是一个不怕惹事儿的主儿，他听得那张大少说话，就是一笑，坐了下来。

鱼无色有些醺醺然，他醉了，酒不醉人人自醉。

他斜着眼，盯着花非花看，只是觉得人也在天上，心也在人身。他慢慢问道：“花兄一向在哪里做事儿？”

花非花拿杯的那手，其姿也巧，他笑笑：“我一向飘泊不定，鱼兄还是不问的好。”

鱼无色大笑：“好，还是不问的好。”

四个人就是一台戏，这张大少与那许应花都是好男色的人，一见了鱼无色这神色，焉能不知他心思，心道：看来鱼大少爷今天真的是着迷了，我何不成全他一次，帮帮他，也让他真个高兴高兴？

两人便真的敲起了边鼓，越说越弄得鱼大少爷高兴，喜欢得不知人身在何处了。

不觉天晚。

鱼无色的脚步趑趄，他扯着花非花，说道：“花兄，古人有云：人生何必相识？相识同步买醉.....你与我何不快乐一番，也不虚了这月夜风清？”

花非花看来也是一个事主儿，他的眼睛也眯着，对鱼无色扯他毫不在意，他说道：“既是鱼兄情愿，小弟是无可无不可。”

鱼无色道：“你是心里可，表面不可，你是心里急，表面不急。”

两个人扯着入了屋内。

外面，仍是那两个男人在闲扯。

许应花说道：“看来鱼兄今日，是要好好做那巫山一梦了。”

那张大少说道：“许应花，许应花，我看你要走霉运了，有了这一个花非花，鱼大少爷还会喜欢你么？”

许应花笑道：“萝卜青菜，各人喜爱。你以为鱼大少爷再也不会想我了么？你以为我许三爷真的没本事了么？”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话。

鱼无色借酒盖脸，他扯着花非花进了屋。

这是一间很奇怪的屋子，屋子里有许许多多的玉石刻像。这些刻像都栩栩如生，刻的是男人与女人在一起嬉戏。鱼无色说道：“老天造下男人，就是要他享乐的。你看我这里，凡是女人进来了，都是喜欢。你知道她们喜欢什么？”

花非花说话像是有一点儿愠怒，他慢慢说道：“她喜欢什么？”

鱼无色说：“她喜欢男人，她喜欢看这些男人女人在一起。”

鱼无色哈哈大笑。

他是天下第一淫人，他乐于做天下第一淫人。

花非花看着他，他问：“鱼兄，听说你把人家的女孩儿都糟蹋了，只要人家有一个新婚之夜，你便去害，人家女儿？”

鱼无色大笑，说道：“果然有两下子，你怎么能听得人说？你怎么知道我鱼无色的本事？”

花非花说：“我正想看看你的本事。”

鱼无色竟是心跳，他狂笑道：“花兄，你这一说，我真个心跳。我便让你看看我的本事，说不定你从此也会喜欢我。”

鱼无色是个渔色之徒，他看不出花非花的脸上有一种残忍之色，花非花盯着鱼无色，并不再言。

鱼无色迫不及待，他跳上来，搂住了花非花，就想求欢。

他乐滋滋道：

“夜未央，

人在窗。

夜色似水，

伊人情伤，

不觉天光，

日照长。”

他哈哈大笑。

但鱼无色马上就笑不出来了。

他看到了花非花眼里的杀机。

鱼无色不是不知机的人，他能在这淮阴乡里如此横行，是因为他有本事，他的五毒掌很有名。

鱼无色冷凝住了，盯住花非花：“你想杀我？”

花非花道：“不错。”

鱼无色大笑，他冷冷道：“你杀得死我么？你不要像以往的那些江湖傻瓜，一心杀死我，但到了我这里，只是来被我杀死……”

花非花道：“我一定会杀死你！”

鱼无色大吼道：“那就试试！”

人言一吐，便飞身而上，猿身进攻，掌击花非花。

花非花站在那里不动。

鱼无色还有一点儿怜香惜玉之心，一掌击去，见他不动，心里一慌，竟是把他的掌力生生减弱了几分。但他也是以为花非花受他一掌，定会身受重伤，他大叫道：“还不让开！”

哪里知道，花非花竟然生生受了他这一掌。

花非花仍是挺立在那里。

他不动，也没受伤，若无其事。

鱼无色知道有些不妙了。

“好本事，果然有一些本事……”

鱼无色便有些心慌，但又知道这一次很难轻易躲过，他一声虎吼，击掌出去。哪料到竟被花非花伸手捉住，只听得一阵咯咯响声，指骨尽碎。

鱼无色大叫，左手化拳，击向花非花面门。他这一回再也不会怜香惜玉了。但左手一伸，也被花非花捉住。虽是凝尽全力，但仍是听得一阵咯咯骨头响，拳头被捏成了一块肉饼。

花非花看着鱼无色，说道：“你做下的罪恶太多，死也不足惜。只是让你死，也太便宜了，不如你还是好好活着。”

花非花揪住了鱼无色，啪啪一阵乱响，鱼无色就腿骨、肘骨尽碎。

天已很晚了。

许应花、张大少都有些诧异，不知道这回鱼无色为什么没走出来。要知道鱼无色每逢快意逞欲之后，都是要出来对他们说上一番当时得意，让他们如感同身受。

他绝不会不走出来。

两个人轻轻走到屋前。

许应花叫道：“鱼大哥，还快活么？”

说罢也哧哧笑。

张大少说道：“鱼大哥，快活完了，就跟花兄一起出来饮酒的好。”

听得屋里一声惨叫，有人叫道：“快来……快……”

两人冲进了屋。

没有花非花，只有鱼无色。

鱼无色也不是原来的鱼无色了，他的头发被人扯光，头上血淋淋的，鲜血从他额前

流下，直滴入眼睛里，鼻孔上，滴入嘴里。他一边吸气，一边噗噗向外吹血，他的嘴也歪了，一边腮上被生生扯去一块肉。

他软瘫成一堆肉，只有靠脊椎支撑，所有的肢骨全被折断了。

鱼无色见二人进来，大声哭叫道：“王八蛋，那个花非花把我阉了！我……我再做不成事儿了，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第五章 风月场上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一身雪白衣衫的公子是谁。

他来这“风月轩”已经十天了。他静静地坐着，让那个“风月轩”里最可人心意的小女人心妹儿坐在他的腿上。就手一口口喂他酒。

他足足喝下了三坛酒，但他的脸色只是微微有些红，他说话的声音仍然很清醒。他听着隔壁那些男男女女的狎浪声，仍是有些不满，他对小女人心妹说：“太吵了，你说，是不是太吵了？”

小女人撇撇嘴，她轻轻对这个一身雪白衣衫的男人说道：“如果是在夜里，那会更吵……”

雪白衣衫的公子笑笑，不再出声了。

难道他不知道这里是风月场么？难道他不知道男人即使在他家里是一只老老实实的熊，在这里也要硬装出是一头像模像样的虎来么？男人到这里来，就是要吵的。

但这男人不会吵。

他十天来只是抱着这一个小女人，静静地喝酒。

到了夜里，他就让小女人睡在他身边。

他不在乎小女人是不是会脱去衣服，他也不在乎小女人对他是不是动情。

他很快就沉沉入睡了。

他的睡态很好看。

心妹儿看了他的睡态，认定他是那种最可人心意的男人。看男人是不是会可人心意，只看他睡。那睡态让你怎么看怎么爱，这男人一定是一个百里挑一的好男人。

但他不同小妹淫戏。

他只是给老鸨银子，不同小妹淫戏。

这一夜，小妹终于有一点儿忍不住了，她抚弄着这雪白肌肤的男人，把他弄醒了。

她轻轻问：“你真的不喜欢我？”

他的眼睛睁得很大：“喜欢。”

她吃吃笑了：“既是喜欢，干嘛要闲着？”

他搂住了她，慢慢说道：“我天天从你的口里喝酒。这十天，我酒也喝了十几坛……”

小妹伸出拳头，捶打着他的胸，她不依不饶：“谁说这个了，谁说这个了？我要你跟我，我要你跟我亲热！我是不是一个女人，我是不是一个好女人？”

她尽管打，但男人依然不动，他轻轻说道：“你听！”

小妹不知道他说什么，便听。

两人很仔细地听，他们听到了一些男人与女人欢乐的声音，这些声音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让年轻的人听到了它，总是在心里汨汨流血。

小妹不知道要她听什么。

这是“风月轩”每天的习常，他要她听这个干什么？

他说：“你听，这些快乐的声音里有没有什么愁苦，有没有什么不情愿？”

她听不出来。

男人一笑，他再也不说话了。

果然有愁苦，果然有不愿。

在他们隔三间屋子里，正有愁苦，正有不愿。

一个男人把“风月轩”的邀月摁在床头，正在用绳子绑她。一起先邀月还有一点儿笑意。她知道有些男人总是喜欢弄这种虚势，他们或多或少总有一点儿病态，喜欢弄些折磨女人的玩艺儿。这个男人怕也是此类。她看着男人干，脸上还带着笑意。这是弄假张势，做不得真的。

但那男人说话的声音让她很是害怕：“你懂不懂？你只是最后侍候了我一个人，你就是死了，也该心甘，你知道不知道？”

邀月的声音在哆嗦：“我知道。”

男人把她捆在了床头，他长长叹了一口气，好像他很满意，他对邀月说道：“你看着我，看着我！”

邀月只好看着他。

在“风月轩”做这种女人，邀月知道得罪不得一些常来常往的客人，如果她得罪了这个人，说不定哪一天她就会倒霉。但今天这客人却不知要做什么，他难道想好好折磨邀月一番么？

男人说：“我要是进屋来了，你得先跪下，对我说：‘主人，我愿听你吩咐。’你知道不知道？然后你就趴下，舔我的脚，再以后你就来舔我的……”

邀月的声音有些害怕了，她哆嗦着问：“我不干，行不行？”

那男人狠狠道：“你不干？你不干我找谁去干？我告诉你，有那么几个女人不愿干，但她们都到了地狱里去了，你愿意干，还是愿意到地狱里去？”

邀月看到了他吓人的眼神，她哆嗦着：“我干，我愿意干！”

当男人折磨女人时，他的心里有一种快感，他很快活，他快活得身子也在哆嗦。

他知道他得大声吼叫了，他受不了这快乐，他得大声叫起来，他才能像一只野兽，把他的兽性发泄出去。

“啊——”

一声大大的嘶吼。

当这男人嘶吼时，这“风月轩”的老鸨心里直嘀咕，她怕这个男人会做出什么不轨的事儿来，她轻轻悄悄地来到了屋门前，听风儿。

屋里，那个女孩子吓得已经颤抖不止了，但那男人把一把刀拿出来了，用这一柄刀直指着邀月。

没动静。

老鸨问道：“邀月，要什么东西么？”

屋里久久没有动静。

老鸨再问：“邀月……”

屋里有声音了，是邀月的声音：“不要了，妈妈，我要睡了。”

老鸨听了，心里放下了，她知道男人与女孩儿正在那里欢乐，她不能再打扰人家，男人最恨的就是扰他情事的人。老鸨可不愿做这种人。

屋内，女孩儿已经无法儿哭了。

她吓得哭也哭不出来。

男人要她做一切事儿，他真是一个疯子，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她一边哭，一边做。她不敢不做，男人用这一柄刀的刀尖直刮她的脊背。那刀锋很快。

男人说：“对，对，你先跪下，行。先磕头。再说爷爷我给你侍候了。你用两只手，笨蛋！两只手捧着，你妈的要是弄疼了我，我就立时宰了你！”

女孩儿哭得梨花带雨，她一边抽泣一边说：“大爷，你就饶了我，好不好？”

那男人大声道：“饶了你，我老婆还从来不曾饶过我呢，你好好看看，好好侍候我。我一定亲亲你，多给你一点儿银子。”

女孩儿哭道：“大爷，我不要你的银子.....”

那男人用刀在她背上一刮，便刮出一道血痕，他叫道：“妈的，你敢说不要大爷的银子，你怎么不要大爷的银子，你要不要？你再说，要不要？”

他把刀伸向女孩儿的嘴里，他大笑着，轻轻说道：“你再说一句不要，我就把这刀伸进你那地方，让你再也不能做这种事儿了。”

男人仍在笑。

他突然觉得后背有一点儿冰凉。

他有点儿不以为然，站在地上久了，会着凉的，他叫道：“给大爷披上一件衣服！”

女孩儿没等起身，就见到了一件怪事儿：一个男人，一个像是神仙一般好看的男人站在了这人身后，他默默不语，手一伸，就把那男人的衣服抓到了手，他再一顺，便把衣服披在了那人身上。

男人也觉得有一点儿不对劲儿。

他看到了邀月的眼神，女孩儿的眼睛已经不盯着他看了，她眼里也没了恐怖，更多的是好奇。

男人一回头，他也看到了这人。

“你是谁？滚出去！”

男人到了“风月轩”，他们很仗义，因为他们可以把这一个暂住之地看成是他自己的“家”，没人敢闯入来的。这间屋子，这个女人在这一夜里归他所有。

那男人笑笑，对邀月说：“你最好是穿上衣服，小心着凉。”

男人的声音很平静，一点儿也不拿他为意，像是根本就没听到他的话。

这人晃着手里的刀，他冷冷对那人道：“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

那人道：“我不知道。”

这人笑笑：“我是前街的孙大癞子，你知道不知道前街五癞？”

那人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你既是很有名，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孙大癞子一边玩刀，一边说道：“我家里有一只母老虎，我拿她没招儿，但我可以在这里玩，我玩了‘风月轩’十来个小丫头儿，她们也没敢拿我怎么样。你来干什么，想找我麻烦么？”

孙大癞子的刀玩得很在行，一把刀在他手里玩得风快，让人看不清那刀。

他轻轻对着邀月，说道：“你看，如果你不在意，我一刀刺进去，你就死了。就是一死……”

邀月吓得躲了一躲。

孙大癞子叫道：“快，快叫他走开，不然我就杀死他！”

邀月知道眼前的这孙大癞子确是难惹，她轻轻道：“公子，你还是……走开，别管我的事儿的好……”

那公子笑笑，对邀月说：“你要我走开，那只有一个法儿，就是你告诉我，你真的愿意弄这些玩艺儿，你像他一样，愿意干这令人作呕的勾当！”

女孩儿哭了，她不愿意，她不愿意。

那公子说道：“既是你不愿意，那我就只好得罪这位了。”

孙大癞子心里道：你想得罪我？你看我先得罪你罢！

他刀子一抽，一句话也不说，一刀便刺向那人。

这一刀飞快！

孙大癞子在前街五癞中占先，确也有他过人的本事，他玩刀的本事不低，一把刀在他手里，飞来飞去，一时往还，让邀月看得眼花缭乱。

邀月看看他的刀子已经直刺入那公子的身子里去了，她不由得轻轻惊叫了一声。

孙大癞子大笑，说道：“你知道怕了吧？一会儿我让你看看更好的……”

刀扎在了那公子的身上，刺不进去了。

孙大癞子说道：“肉还是挺厚的，可你厚不过我的刀去！”

他用足气力，一拧，想把这一柄刀刺进去。

但刺不动了，刀只是扎在那公子的身上，动也不能动。

孙大癞子知道这是“粘刀”了，他想拔出刀来，但拔不动，他想再向里刺，又刺不进去。

那公子笑了笑，说道：“你看，是不是我也该出手了。”

孙大癞子是光棍，他能在前街混，足见他也有看风使船的本事。此时一见到他的刀也不灵了，便哭丧着脸，对那人道：“公子，公子，你……”

那公子根本不听他说，只是轻轻一出手，便抓住了孙大癞子的手，他说道：“你这人有坏心，先是心坏，再是手坏。我先治一治你的手，再治一治你的心好了。”

那人拿起了孙大癞子的手，一根根地掰折他的指骨。

一掰折孙大癞子的头一根指骨，他轻轻地惊叫了一声。

公子道：“你要是叫，把别的人叫醒，我就宰了你！”

孙大癞子知道在劫难逃，他咬紧牙，再也不叫了。只见他头上的汗在汨汨流。

公子一根根掰折他的手指，一边掰还一边叹气，说道：“这么好的手，要是真的做一点儿好事儿，你说好不好？真可惜，真是可惜……”

孙大癞子轻声叫道：“公子饶命，公子饶命！我一定要做好事，一定做好事！”

可他再叫，也是迟了，他的十根手指都被这人折断了。

孙大癞子疼得昏死过去了。

他再醒来，看到了那公子正坐在桌边喝酒。

他很光棍，心想自己栽在这人手里，竟是连这人的姓名都不知道，真是枉称孙大癞子了。他硬着头皮问：“请问公子高姓大名？”

那公子笑笑，说道：“雪。丰年好大雪的雪。”

第六章 冰雪仙子

京都汴梁，是大宋的繁华之地，商贾招摇，官宦行轿，来来去去，十分热闹。这是大宋的承平年代，边无战事，境内也无饥馑，天下天平，自然是饱暖生出淫欲来。

最热闹的要数教坊司，在那里，天天是笙酒弦歌，夜夜不绝。有京城阔少，天天千金买醉，一笑寻欢。

教坊司在一条花街内，当官的要来，都是从胡同外，远远的就下了轿，慢慢自己向胡同里走。走时低着头，怕人家说他做官行止不端。那些商贾却不理这碴口，一个个挺胸腆肚，兴冲冲直入门去。

京都最大的教坊司是群乐院。从前说是徽宗的女人李师师就住在这里。

这里天天弦歌，夜夜不夜。

群乐院有一个小后花园，后花园里有两间小屋。说是后花园，其实只是一个小小园子而已，种几株紫菊、芍药、牡丹、开的也不算盛。两间小屋也是灰败，里面住着一个浇花的女孩儿。

她每天都在夜里出来浇花。

夜阑人静，她一边浇花，一边自言自语说：“可惜，你们这些花儿，一个白天，竟被折磨成蔫蔫的了。”

她浇花时，手下很有情意，默默地浇，像是这些花也知人心意。

从前楼里传来公子吆喝，商贾猜拳之声。

女孩儿仰起头来，呆呆地瞅着对面楼上，她说不出对那些声音有多厌恶，她说道：“天天吃肥肉，天天看这些男人，岂不是太没趣儿了么？”

她坐下，给那些花儿松土，只见她手里拿着一根像针、像刺一样的东西，向着花丛

下飞速刺去。一眨眼，就不知道刺进了多少回。

她笑了，对自己很满意。

前楼里，偶尔也有些想出奇的家伙，便缠着女人，要她天天跟自己出新鲜。这一夜，想出一个新点子，叫做裸身夜游。这男人扯住了女人，要她扶着自己，光着身子，去后花园逛。

女人先还不答应，后来强不过男人，又被男人答应送她二十两银子，也就来了兴头。

这一男一女，手里端着蜡烛，向楼下走。自然有好事的人看到，就问：“干什么去？”

男人哈哈大笑，说道：“逛花园！”

听的人都笑，也都来了兴致，有的打开了窗，看这一男一女去后花园逛。男人狂劲儿来了，扶着女人，假醉做痴，一边走一边唱：

“想痴了郎，

忘了娇嫩嫩的奴家模样。

摸着是想，

离开是想，

哪一天不想得疯狂？

夜在天上，

夜在心上，

夜也未央，

人也痴狂，

只好把心尖尖放嘴上，

咬她个遍体鳞伤！”

这两人一边走一边狂，尽出丑态。

从那楼窗上飞叫出无数个好来。就有男人也喊：“好，等我也来！”

就又走出了一对。

这一对儿一开始有些惶恐，身上无寸丝片缕，便觉得不是十分得劲儿。等到真在花园里走上几趟，人便无法控制自己，也渐渐狂癫起来。

后来，就是十几对男女提着灯笼，在这花园里边走边唱，边走边狂。

这事儿在群乐院，也算平常，女人、男人在这里痴痴狂狂，自是快意。想男人在家，要女人处处听他，时时随他，却也不易。但在这里，女人都善解人意，都十分温柔。你要她狂荡，她便狂荡。你要她温驯，她便温驯。

男人自是觉得这里比家里好。

这些人狂了起来，便有人想起了古时那个荒淫皇帝殷纣王来。纣王曾造酒池肉林，让男人女人裸戏其中，以为乐事。

今天一见，果然是好。

便有人大叫道：“学纣王，学纣王！”

人都知机，都知道纣王，知道如何荒淫，便都把自己的女人放开，让她们在花丛里来去，男人就去扑她们。抓住一个，便在这花园里公开戏谑。

噗地一声，一支灯笼灭了。

有人叫：“灯笼灭了！”

更有人哧哧笑，说道：“你又不是头一回，要灯笼亮干什么？”

人就都笑。

果然过了一会儿，所有的灯笼、蜡烛都灭了。

有戏谑之声传来。

使男人耳热，使女人情迷的呻吟。

突然一声尖叫，有一个男人死命地叫了一声。

有男人问：“叫什么？”

没人回答。

那个男人刚叫罢，就有一个女人也死命地叫起来，她一边叫，一边爬起来，向前楼跑。一边跑一边喊道：“死人了，死人了！”

她刚跑到门口，又有几个女人一起叫起来。

几个女人都向回跑，都跑到前楼。

老鸨来问：“怎么了？怎么了？”

一个女孩儿说道：“冰冰凉，冰冰凉……”

点着了灯笼去看，就看到那花丛里躺着几个男人，出来的男人都静静躺在那里，没有一个再是活蹦乱跳的。

去推他们，一动不动。

看他身上，却没有一处伤口。

老鸨一面叫人去喊捕快，一边让人把这些光光溜溜的男人抬去前楼。

所有的男人都身上无伤。

捕快来了，看了半晌，也看不出名堂。

一个女孩儿心细，说道：“大爷，你看这额头上……”

果然，人人额头正中都有一个小小的痞子。

捕快用手指一拨，便见出了毛病。原来有什么暗器从额头上直射进去。

---仵作验尸，才发现射入这些人额头的，是一根细细的牛毛针。

没人知道究竟是谁干的。

花园里的小屋，在夜里时常无灯，女孩儿看来有些贪睡。

这一夜从窗外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是采花贼。

采花贼白天看到了女孩儿坐在花前那模样，人比花俏，人比花瘦，只要给她穿上一套新衣，再戴上一些首饰，她就是一个俏佳人。

采花贼跳入了花园。

两个人一个从窗子进，一个从门进。两个人手都不慢，都摸到了女孩儿的床。

床是空的，被衾里还有香气、热气。

两个人一惊。

忽然灯亮了，一回头，正见那女孩点灯，倚在桌前。

她笑意盈盈：“两位大哥，夜半三更来这里找什么？”

采花贼心虚，但见女孩儿笑微微，心下就也稍定，两人把刀藏在身后，对女孩儿笑，尽量笑得和气些。

“想来和你说说话。”

女孩仍乐，她笑道：“真想说话，我一个人呆在花园里，只有那些花儿，它们也不会说话。你要愿意跟我说话，就直说好了。”

两个采花淫贼乐了，他们想不到这女孩儿如此好哄。细一想又是释然：群乐院里会有什么冰清玉洁的女孩子？说不定这个女孩儿对于情事，早已是个中老手了。

一个人说道：“妹子，你一个人住这屋，怕不怕？”

女孩撇撇嘴，说道：“怕，怎么不怕？怕有什么办法？我问过钱妈，她说再来个女孩儿陪我。两个人也一样是怕。要是来一个男人陪我，我就不怕了。可她说不能让男人来陪我。”

这采花贼笑：“我们两个来陪你，你看好不好？”

女孩儿想一想，说道：“也好。”又想想说，“你们两个来，可没床给你们睡。”一个采花贼乐了，说道：“我们睡地上，我们睡地上。”

女孩儿真地信了，她笑着说：“那好，我就睡了。”

果然她就自己去睡了。

真的是她傻，还是她有意戏弄二人。

两个采花贼心中暗暗好笑，明明入门的是虎，她却把两人当成羊，这回她算完了。
天已入夜。

女孩儿突然说道：“你们两个怀里揣着什么，是不是刀？我可是最怕刀了，一看见刀，就吓得哆嗦，话也说不出。”

两个采花贼笑了，都从地上跳起来，手里提着刀，直奔小姑娘而去。

小姑娘居然在笑，她看着两个人笑。

她傻傻地问：“你们想杀我？”

一个采花贼得意地大笑：“我们先不杀你，玩够了再杀。”

小姑娘叹了一口气。

采花贼笑道：“你叹什么气？”

她站起来，慢慢走向采花贼，很温柔地问他：“你就用这把刀杀我么？”

采花贼点点头。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镇定的女人，心里也有些忐忑。

小姑娘伸出纤纤手指，用两指挟住刀尖，用力一掰，刀尖啪地一声折了。

两个采花贼这才知道不妙。

他们想走，他们再也不愿意看到这个小姑娘了。但他们走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姑娘，看着她把一柄刀折成了十来块。她再把这些刀一块块扎在两个采花贼身上。

两人咬着牙，不敢出声。

小姑娘把两个人拎着，走到花园墙边，对他们轻轻说道：“我把你们扔出去，你们得快跑，一直跑到郎中那里。慢了，你们的血就流尽了，人也没命了。”

她一提，就把两人从墙上扔过去。

她回过头来，很是懊恼，自言自语道：“还得收拾屋子，又是血腥，沾了血腥，花儿总是恹恹的，一点儿也不精神。”

天亮时，郎中看到了门前躺着两个人，这两个人浑身是血，气绝身亡。

第七章 四贤毕集

很少有人知道，在京城里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官儿，他叫做齐忠侯。齐忠侯许达，是个在京城里很无用的官儿。

在御史大夫的弹劾章里，时常提到这个人，他的官声不好，他的官府也很差，在京官里，他是一个时时被人惦念着，想要开缺的官儿。

但他仍是自得其乐。

在御史大夫的弹劾章里道：“自古有务，皆来自于必需。像此等官位，竟是尸位素餐，实不可取……”

他这官在京城里没有什么用处，就是说，他的官不归三卿九秩管，他只是一个闲官儿。

他是正三品。

他的府第也很破，他同京城里那些官员们不一样，他没有应酬，没有家眷在京。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家有一柄剑，一张桌，桌案是用来看书的，一柄剑是闲来无事起舞的。

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京官儿。

但他仍是怡然自乐。

这一夜，他坐在自家的屋内，在等人。

他在等四个人来。

他很有耐心，他知道他得有耐心，如果他没有耐心，他也不会做下这等大事儿。

他等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跛子。

他看着那跛子，说道：“好，你来了。”

那跛子说道：“你叫我，我不能不来。”

跛子坐下了，好在京官虽穷，总算是有酒喝。他坐下，稳稳当当地喝酒。

夜敲二更。

又有人在门前走。门是开着的，因为有人来，所以门没有关。

那京官说：“我猜这人是雪。”

果然飘进来了一个全身白衣的人。他一进了屋，对这两人细看看，说道：“是风？”

跛子点点头。

雪也坐下了。

他们仍在等。

又过了一会儿，从门外进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女孩儿，一个睁着大大眼睛的女孩儿，她瞪着眼望着风，再望望那京官，不声不响，只是脸上微微有些笑意。

她也找了一个地方坐下了。

只有最后进来的那人不坐，他直直地站着，问：“你找我们做什么？”

京官不说话，他只是坐下来，从怀里掏，掏出来了四枚金龙令，把这四枚金龙令放在桌上。

风问：“这是什么？”

京官笑笑：“金龙令。”

雪问道：“你该不会是让我们给那个皇帝老儿做什么事儿吧？”

许松笑了，他笑道：“你们不是给他做事，是给天下人做事。你们愿意不愿意做？”

四个人都盯着他。

皇帝很焦急，他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江湖人士，他问计于许达。只有他不明白他的臣下有什么诡计时，他才问许达。许达告诉他，江湖上的事儿，只能用江湖上的办法去解决。

许达说：“请圣上下几道金龙令，我请江湖上的好手去做，便可以把那些大灾难消弭于无形了。圣上认为这法儿好不好？”

皇帝认为这法儿可行。

风盯着许达，说道：“我为什么要给皇帝干？”

许达道：“你不是给皇帝干，你是给你自己干。”

雪道：“这话怎么说？”

许达抓起了一枚金龙令，说道：“这令若是落在了坏人手里，他便可以滥杀无辜了。他就是把好人都是杀绝，你又有什么办法？但若是你有了这枚令，你想仗义江湖，快意恩仇，岂不就可行了么？好人坏人你总是分得清罢？”

花突然一笑，说道：“好，我明白了，但我想，总会让我干一点儿我不愿意干的事儿吧？”

许达道：“当官，你得做一个六品官。”

四个人都不声响。他们与这许达是朋友，但他们从来不曾想到许达把他们四个人都叫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儿。他们觉得很突然。

风慢慢说：“好，既是能杀死那些坏蛋，我为什么不干？我有时不能出手杀人，这让我心里难受……”

月笑了，她笑得很好看：“我再用针杀人时，也不用躲躲闪闪的了，这好，这可是好。”

四个人都抓起了金龙令。

天已经很晚了，他们从那府邸里走出来。

四个人都喝醉了，他们都很兴奋，他们知道，他们答应了那许达，从此他们就是官家的人了，但他们仍是。

四个人站在一个小小的凉亭里。夜风很凉，他们的心很热。

月说：“你说，我们能不能很顺手？”

雪笑了笑，他很喜欢这个小妹妹，但他从来不对她说上几句好话，他只是一笑。他说：“别把皇帝想得再好。”

风说道：“他只是想用我们，他用我们在江湖上杀人，他或许会叫我们杀死几个江湖上的志士。我们不会动手。那时他就会对我们动手了。”

花说：“也许不会。”

三个人看着他，四人中，顶数花最有心计。

花说：“他会用我们对付那些恶人，他再用一些恶人对付我们.....”

自古以来做君王的便是如此，善用权谋，他统御天下，靠的就是用谋用权。

雪笑笑，说道：“管他做什么，我们小心就是了。我一想到能为天下人除害，心里真的很痛快。”

风说：“不错。”

四个人知道，他们的未来不会很轻松。

月说：“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

雪说：“也可能江湖上会有许多恶势力与我们作对。他们会害我们.....”

风说：“我们得好自为之。”

四个人在小亭里跪下来，他们跪向苍天，向苍天祈福，他们愿为天下除害，但愿苍天会保佑他们！

四人同心，其利断金！

第二卷

第一章 无端死人

大宋朝有江南东路，在这江南东路有一个宁国府，宁国府是一个大地方，是江南的富庶之地。宁国府的府尹从来都是一个肥缺。

但奇的是连放了三任府尹，都莫名其妙死在了府中。

头一个府尹是京城的三任京兆尹的小弟裴交运。他坐在府中，正在纳凉，身边还有两个女人，一妻一妾，两个女人一个给他打扇，一个和他闲聊。

这裴交运是一个大胖子，他在京城里，就是天不很热也直喘，到了江南，他更是天天喘得上不来气了。他只好天天让他的老婆给他打扇子，天天吃冰镇凉梅。

裴大人正在和他老婆讲在这江南路上，虽是辛苦了些，但银子却是不少赚的，单是这近月来，就有人奉送了七千两。在

这里确是比在京城里好过多了。

江南东路是富庶之地，他做这府尹自是好运。但没有他的哥哥做京官，他这江南东路的府尹也做不上。他惦念着想给他哥哥送上些银子。

他说：“给他送五千两。”

老婆嘟嘟嘴，说道：“你疯了，你哥哥怎么知道你得了多少银子？你就说这里天天旱，你也得不多少，给他一千两千的就够了。”

裴交运没主意，他问小老婆：“你说给我哥哥多少？”

小老婆与大老婆不和，她心里正打着主意，要把大老婆弄死才好，她就说：“人不能忘本，若是没有大老爷，我看二老爷也没这位置坐……”

大老婆大叫：“见你娘个鬼！做你娘个鬼？你知道不知道这银子来得不易？你以为老爷一出衙，人家就把白花花的银子都捧来不成？这是老爷一点点儿从人家牙缝缝里

抠出来的，不容易。你知道不知道？都给了他，下一回怎么办？”

裴交运也一下子醒过腔来了，他心道：我若是真的给我哥哥五千两，下一次还不得给一万？那我得的银子都得给他了，我还赚什么？还是大老婆行。

议事找大老婆，玩乐和小老婆。

裴交运说：“好，就给他一千。”

这话刚落音，裴交运的眼睛就斜了，他瞪着眼说道：“快，快，快！”

两个老婆也看出来了不对，但她二人都是束手无策，她二人忙了半天，才叫来了两个衙役。

两个衙役说道：“老爷这模样像是中风了，快弄一点儿油抹抹！”

就又抹油又找郎中。

等郎中来了，裴交运就没了气儿。

第二任府尹是一个江南人，他游游荡荡在京都谋了一阵子差事儿，终于等到裴交运死了，他兴冲冲地走马上任了。

这位大老爷叫年寿叔。

他到了位，先谋划了半天，怎么样才能把他丢在京城银子都弄回来。他找到了一位师爷，与师爷在屋里悄悄地嘀咕了半天，才高兴地走出来，对众人说了一顿训辞。那一顿训辞无非是不忘皇恩，勤快做事。

等到了他坐了三个月，有一天，他坐在衙内喝酒。

喝酒的有他的几位属下。

一位是管钱银的押司，一位是师爷，还有一位是府内的将军，他叫元明。

年老爷很高兴，因为他已经把他在京城里花掉的银子都弄回来，再弄就是干赚的了。

年老爷说：“大家多喝酒，大家多喝酒。这些日子大家都忙碌，人人都忙，都辛苦

了。”

三个人都笑笑，却无话说，要知道人辛苦不辛苦，得靠银子说话，只是这么白说说怎么行？

年老爷笑了，说道：“把那些银子拿来。”

几个人的眼睛都亮了。

桌上摆了许多银子。

年老爷说道：“这些银子，算是大家的辛苦钱，今后还得好好弄，才会有好日子过……”

年老爷正说得好好的，他想把他几夜里睡不好想到的如何搜刮民财的法儿对他的下属说。他突然口吐白沫，眼睛歪斜，再一会儿就浑身瘫软，倒在地上，死了。

银子当然是分了，三人把所有的银子都分掉了。但他们再都闭口不谈分银子的事儿，只是说年老爷正在喝酒，突然中风死了。

这是在任的第二个死人。

第三任府尹死得更快，他到了府上，刚刚拿到了第一月的俸钱，坐在他屋子里数钱时，他就死了。

银子还在，好好的俸禄钱都在，没有人把它们拿走，没人劫财，只是大老爷死了。

这一回仍是上报说：大老爷中风死了。

这一回连报上去的人也不相信了，但他们只能如此说，不然怎么对上面交代？

这一件事到了风手里。

他正在看书，看一种很消闲的书，这书说的是一种神仙鬼怪的事儿，风正在冷笑，他一向不相信鬼怪。

他看到了邸报，他看过了，轻轻说道：“莫非真的见了鬼了？还是那些人有什么花招？”

风决定，他马上去江南。

这一日，宁国府来了一个平常来客，他是一个跛子，他住在宁国府尹大堂对面一家婆婆客店。这跛子又是来贩药材，江南东路顶数这宁国府有名，这里的药材极多，很多人都来这里贩药材，带到北方去变卖。

跛子贩药材不很内行，他说他还有个伙计，那伙计过几天再来。

在等他的伙计，跛子便闲得无聊，天天坐店里胡扯。

婆婆客店的店主是一个老婆婆，人很老了，喜欢积攒各式各样绸缎布做鞋样儿。她见这跛子一天闲来无事，只是在店内坐着，就说：“像你这样的人，还贩什么药材？连药草也认不得几样，要让你贩药材，准得赔个净光。”

跛子好脾气，只是笑，也不分辩。

他给婆婆客店的店主婆婆买来三十几块绸缎角角，让她做鞋样子，这让婆婆大喜过望。老太太手也哆嗦，摸着光滑的绸缎笑，眼睛笑成了一条线，直说：“怎么谢你，怎么谢你才好……”

跛子一笑，说道：“这也算不得什么。”

跛子没事儿，就坐在店里和婆婆斟那菊花茶。

他问：“听说一连来了三任老爷，都死得不明白，不知是怎么回事？”

婆婆悄声说：“别说，这事儿说不得。”

跛子不以为意，遂把声音也放低了，但仍是问：“他这三个老爷，怎么都死得那么怪？”

婆婆说道：“可不是，人家都说有魂，有鬼，看着这府上的大印，轻易没人能享用得了这宁国府，得有真德行的人才能坐这大堂。”

跛子问了几句，听婆婆说话，说那三个府尹的死因，也说得不明不白。

夜半三更，宁国府一片静寂。

在这城里大多住着富商大贾，有钱绅宦，这些人每日里忙忙碌碌，到夜里都睡得沉

稳。街上敲更的更夫在一下下地击柝。

梆梆——梆梆——已是夜二更了。

有人飞出了客店。

这人身姿极快，身影在空中一闪，便落在宁国府门楣屋瓦上，他向前紧走几步，就直落到院内。

这里正是宁国府公堂。

这人飘飘地落下去，直落到大堂内。他看到大堂内无人，只有一张公案，几排刑具，大堂公案桌上，有府尹的印信。

这人向前一冲，想去拿那印信。

就听得哗啦一阵响，从头顶飞快落下一条笼子，生把这入罩在桌前。

来人心里一惊，等了一等，见仍是未惊动什么人。

虽是大堂上的机关一落，将他生生关在这精钢笼子内，但一时还无人发觉。

这人胆子也大，就从怀里拿出一根丝线，又把丝线前头系上一枚五铢铜钱，把绳系在铜钱上，向前一丢，铜钱便缠住府尹桌上的大印，转了几圈。

这人向怀里一带，桌案上的印信便落在地上。

哗——印匣摔了一下，幸好有布包着，不怕摔破。

这人把印盒打开，一看，不由惊呆了。

这府尹大堂上的印信，竟是一只空盒。

是谁拿走了这宁国府的大印？或许是那三任府尹在丢了性命时，也丢了这宁国府的大印？或是哪一个宁国府的官员偷偷乘乱盗走了印信？

这人盘坐在笼子正中，沉思冥想。

是谁一连杀死三任府尹，府尹的大印肯定会落在这人手里。他是明明知道府尹要出事，就乘机把印盗走。

天快要亮了，这个坐在笼子里的人仍然不想动，他是不是想活活被人捉住？

他根本无法可想，重逾千斤的精钢笼子，难动分毫，他只好老老实实呆在这里。

天已经大亮了。

到了清晨，照例是要打开中门，开堂理事的。

因为一连死了三任府尹，这第四任又不曾到，这宁国府就暂时由府丞代理，这府丞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人，为人很是勤谨，天天一早便来坐到大堂边上签事房里理事。有告状的，有诉讼的，府丞能办就办，不能办的就告诉他，等新老爷上任再来。

中门大开，签事房也开了门，就有几个衙役进来虚应故事，在老爷的桌上擦擦灰，在大堂的地上洒点儿水。

进来的衙役一见老爷桌案前落下了精钢笼了，不由骇得大叫：“，不好了，来贼了，不好了，来贼了！”

一时闹哄哄，把签事房里的人也都闹了出来，许多人围着笼子看。

谁料到这精钢笼子会落下，又恰好把这个跛脚的小偷关住了呢？

府丞大声喝问：“你是谁？”

那个跛子仍是坐在笼子里，双眼紧闭，不说话。

有衙役见到了扔在地上的印盒，惊叫道：“不好了，老爷大印没了！”

府丞吼道：“原来你想盗印？”

众人吵吵嚷嚷，有人说要把这人拿下，拷打一番，再做道理。又有人说不用，听府丞老爷吩咐就是了。

府丞凑过去，问：“你是谁，为什么要来大堂偷盗？”

那人抬头看一眼府丞，笑一笑，又低下头去，不再理会众人。

婆婆客店正在大堂对面，听得大堂里人声吵嚷，店里的人都以为府里又出了什么事，人人都跑来看热闹。

正看到府丞老爷拷问这跛脚汉子。

府丞老爷两三个月也不曾坐在大堂上，如今有了这事儿，他就在公案边设了一个座，坐在那里审这跛子。

“说，你从哪里来？”

跛子不语，低头跪在那里，像是老和尚坐定，闭眼凝神，不做一语。

府丞投下签去，喝人拷打他。

这跛子真也倔强，不管人家咋问，就是咬牙不答，一问三摇头。

府丞来了怒气，又打又夹，弄了半天，跛子仍不说话。

婆婆客店的店主见了，心中吃惊，凑上来对这衙役说道：“他是我店里的客人，为人心眼儿蛮好，不知怎么弄出了岔头，竟跑来偷大老爷的银子，还望你这位小哥成全成全。”

签事房的衙役一听她说，当胸揪住婆婆，说道：“好，既是你店里人做贼，你去跟老爷说去！”

就把婆婆扯到了堂前，向上回答道：“老爷，这是大堂对门的那家小店主人，她说这个人就住在她店内！”

府丞道：“那好，把她带上来问话！”

第二章 府丞机心

府丞很是镇定，盯着这跛子，问道：“你是什么人，到这里想干什么？”

那跛子看着府丞，笑道：“我看你们这宁国府真是有点邪门儿，一些人坐在这里，明明没有府官，却偏偏装得像模像样，真真好笑。”

府丞盯住他看，他的心里有些震惊，他不明白这个跛子是什么人，他来这里想偷什

么，他来大堂上，想偷宁国府的大印么？是吃了虎心豹子胆了，他才会有这大胆梦想……

府丞冷冷道：“说！”

跛子不说话。

府丞是一个明事理的人，他瞪眼瞅着跛子，只是沉吟，不再逼他。

有人说道：“把他丢在牢里算了。”

堂下的人没有人敢出声，府丞实际是就是宁国府的府尹，府尹已死三个，这一段日子，就是由府丞主事的。

天已晚了，那牢里很冷清。

跛子被关在一间囚室里，这间囚室很大，足足有七个人。这七个人都不是易与之辈，他们坐着或是站着，一个个懒懒洋洋。

七个人中，有一个是老头儿，是因为偷了街上人的银子，被抓来的。一个是个虬须大汉，他犯了死罪，但他自从跛子入了狱，还没有说出一句话。另外的几个人都是街头无赖之辈。

一个无赖问跛子：“你说，你为什么入狱？”

跛子一脸天真：“我听说宁国府上没有老爷，我想没有老爷就没有人看大印了，我想看看那大印……”

无赖哄然大笑，他们笑这人痴，竟然敢这么想，以为宁国府没有府尹老爷就会没有人看守那大印，这岂不是笑话？

众人笑得很开心。

只有那个老头子没笑。

还有那个虬须大汉不曾笑。

天很晚了，众人对于这跛子的好奇心也没了，一个傻瓜，你对他还会有什么好奇心？

跛子蹲在狱门边，他是新来的人，新来的人只配睡在这里，天天闻臭味儿，天天看

门口。

夜里，跛子也直打瞌睡了。

忽然，他听到了一阵阵细细屑屑的声响。

他睁开了眼。

眼前很黑，但狱灯下，也恍恍惚惚能看到，他眼前聚了五个人。

这是那五个无赖。

他们围住了他。

跛子想要起身，已经晚了。

五个人中，有人低低吼了一声：“别出声，出声便叫你一死！”

跛子连连道：“不出声，不出声！”

那虬须大汉道：“说，你是什么人？”

“疯子，人家都叫我瘸子风。”

虬须大汉道：“好，你不说实话，只好一死了。”

五个人围住他，五个人一齐出手，五个人，十只手抓住了他。

他们想杀死他！

一个人扼住了他的喉咙，他扼得狠，扼得他已经直恶心了，他想呕，但他呕吐不出来。他只是呃呃地直干呕。

“说实话，不然你就没命了！”

一把刀刺逼他的胸前。

这个跛子显是受不住了，他瞪着眼，，大声叫：“我说……说……说！”

虬须大汉冷冷道：“先放开他，让他说！”

他们放开了跛子，让他说话。

跛子干呕了一会儿，才吐口道：“我说，我说……说什么？”

虬须大汉冷冷道：“你只要说不出我要你说的，我便会叫你死！”

一边的那个老头儿此时吞吞吐吐说话了：“我说，你们还是别惹他，他也和我一样.....”

虬须大汉叫道：“住嘴！我又没问你.....”

跛子很是害怕，瞪眼瞅着这几个人，他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害他。

虬须大汉从别人手里拿过一支匕首，把匕首刺向跛子嘴里，大声道：“说！你不说是谁让你来的，你到大堂去干什么，我就弄死你。”

虬须大汉说道：“你在这里可以有五种死法。第一种，是你可以被闷死，你看这是布口袋，都过来。”五个人都过去，冲那布口袋浇尿。

布口袋被浇湿了，虬须大汉扯过这个跛子，扯得他躺倒在地，虬须大汉把布口袋压在跛子胸前，说道：“只要我再向上扯一扯，用它闷住你的脸，一会儿你就是一死。”

虬须说道：“第二种死法，你可以用一条绳子，吊死在门框上。明天一早看监狱的就会来问，自然说你是自杀的了。第三种死法，就是‘干噎’。明天吃饭时，有一口饭正在你嘴里，你没等吞下这口饭，人就噎死了。第四种就是这只刀子割在你胳膊上，血流光了，你也就慢慢一死。第五种死法，就是你服下点儿毒，被毒死了，你看这几种法儿，哪一种较好？”

虬须大汉面色狰狞。

跛子害怕了，吓得哆嗦。

“问我什么？我说，我说。”

虬须大汉笑了。

“谁派你去府堂的？”

跛子说：“老爷。”

“哪个老爷？”

跛子说不出来了，虬须大汉打了他两个耳光，厉喝道：“说！”

跛子说不出话来。

那老人又叹，说道：“他像我一样，哪有什么人派他你们这么问，岂不是难为他？”

虬须大汉冷冷一笑，说道：“好，不难为他，就先来难为难为你。”

虬须大汉一挥手，上来三个无赖，把这老头儿摁倒，说道：“我看你也得想想，你最喜欢怎么死？”

老头儿吓得吐出不声。

虬须大汉说道：“你看看这老爷子如何死的，你就明白了，只要你不说，也是跟他一样下场……”

三个无赖把老头儿摁倒在地，用尿湿口袋捂在他脸上，老头儿拼死挣扎。但只是双腿、双脚狠命挣了一会儿，就再也挣不动了。

跛子这时突然站起来，他脸上没了惧色，只是冷冷地看着虬须大汉，说道：“你总是这么轻易就杀人么？”

不待虬须大汉回答，跛子一出掌，正击在虬须大汉脖颈上，只听得一声闷哼，虬须大汉便倒地昏死。

几个无赖都起来了，直扑向跛子！

跛子疾忙出手，拳打脚踢，几个无赖都躺倒在地。

他住手了，扯过虬须大汉，冷冷道：“你想不想死？”

虬须大汉此时没了那神气，在这跛子面前，竟是吱吱唔唔，吐不出声。

跛子说道：“谁让你杀我？”

虬须大汉正想说话，突然啊的一声惨叫，便再也不动了。

跛子回头，他看到几个无赖身后慢慢站起来一个老人，这是那个老头儿，那个刚刚被几个无赖闷死的老头儿。

老头儿笑了：“我杀了他，我不喜欢他多嘴。我就知道你一准是个有来头的人。”

跛子也笑笑，他说不出为什么要笑。

老头儿说道：“你从汴梁来？”

跛子沉声：“不错。”

老头儿说：“我猜汴梁也该来人了。”

跛子说道：“我对这里总死州官有点儿奇怪，想看看。”

老头儿笑了，说道：“好奇的人，总会早死，你要是好奇，你也会死得快。”

牢门外站着许多人，这都是牢里的人，老头儿看着跛子说道：“你死定了。”

牢门外的人都手里拿着一支火把，他们都静等着这老头儿下令，牢门边上早已被他们扔下了一堆堆柴薪。这里只要一举火，跛子插翅也是难飞。老头儿笑笑，说道：“你一死，就不会再来人找事儿了，汴梁说不定过些日子还会派一个笨蛋来，那时，他再也不会死了，他只会成为一个痴人，一个别人让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的傻子。”

老头儿笑了，笑得很开心。

跛子插翅难飞。

老头儿慢慢向牢门退去。他一直退到门口，走出牢去，那几个无赖也想走，但没等他们走到牢门口，老头儿就一声吼：“放火！”

火就着起来。

牢门外许多人手持着刀，静等着杀他。牢房里成了一片火海。

老头儿吼叫：“谁放走了跛子，就宰了他！”

众人横刀怒立，准备同冲出牢门的跛子拼命，死也不放过他。

火渐渐烧灭了，众人进牢去。牢房里乱糟糟的。别的牢房也闹得十分混乱。

跛子死没死，没人知道。因为牢房里有几具烧焦的死尸，根本看不出哪一个是跛子。

夜已深，但在宁国府的大堂对面，婆婆客店里那个店主婆婆仍是坐在那里，她在缝

补衣服。

她听到了宁国府堂后面有吵嚷声，她抬起头来，细听了听，她想到了那个跛子，一叹，那跛子很可怜，他落在监牢里，一定会很受罪。

这时，她听到了有人说话：“婆婆，麻烦你帮我一下忙。”

她抬头一看，不由大吃一惊，面前的人正是那个跛子。跛子很狼狈。

跛子说：“求你帮忙，弄一套衣服。”

跛子走了，他对婆婆笑了一笑。

婆婆是个好心人，像这样的好心人时常都不做买卖，如果一个小好人做起了生意，他可能心就慢慢变坏了。难的是像婆婆这种人，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人心不变。

跛子喝过了酒，也吃饱了，他要去，他有许多事要做。

他头一件事就是要到宁国府的府衙，去看看那个府丞，看看他在干些什么。

跛子慢慢走，他的腿好像瘸得更厉害了。

他走到了宁国府府门前面，他还想走，但他再也走不过去了，因为他的眼前站了一个人，这个人静静地站在当街上，看着他，说道：“你来了？我知道，他们准烧不死你！”

这个人便是那府丞，那个主持宁国府一切大事的人。

他很瘦削，也很落魄，但他的眼睛很亮，他看着跛子，眼睛眨也不眨。

第三章 人更邪毒

静夜长街，月色清淡，如洒一地碎银，其色如水。

府丞站在街上，他的身侧一边是宁国府府堂，另外一边便是一条小巷。这里离婆婆客店不远。

跛子等了好久，他是稍稍昂着头，双眼凝视着那府堂的。他大约是想如何与这府丞

动手，如何走过这条长街，去做他自己的事儿。

他在想，想得没有结果。

府丞淡淡一笑，说道：“有人说皇上新近收了四个人做他的侍卫，要他们下来做事，可以先斩后奏。你就是这四个人之一吧？”

跛子心里一惊，想到：好快的声讯儿！这人竟然知道这件事。看来所做之事，必是会从今日时时履险，一步比一步更难。

跛子笑笑，也没答话。

府丞等着跛子答话，他想知道更多。但府丞无言。

府丞说道：“你是风，还是花？”府丞的眼睛在夜里看去，竟是有些发亮。

跛子一笑，那股狂狷之气竟又从这笑里透出。

府丞以为跛子看见他，一定会惊惧不已，至少是有些担惊受怕。不料跛子仍是镇静如故，他便揣知这人是中的一个高手。

“风。”

话声刚起，便觉得眼前那人更是有些冷了，府丞屹立如山，慢慢说道：“好，好。”

两人对峙，不知谁先出手。

府丞冷语如刀：“风是四大杀手之中最有名的，幸会，幸会。”

府丞说着这话，他的声音有点儿嘶哑。

风不动。他不知道府丞的底细，他只知道那些来害自己的人，都是这个府丞摆布来的。

府丞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一步迈得很慢，他慢慢的向前走了一步，唰的一声，从怀里掏出一对小笔来。

这一对小笔很怪，左手一支长一尺二寸，右手一支长一尺七寸，短笔粗，长笔细。短笔沉重，长笔轻灵。

这是一对很不寻常的笔。天下用笔名家，当是连城连氏兄弟能用四笔点八脉的功夫，双笔可化成四笔，四笔分别出招，人之八脉，尽在笔下。那是一种很奇特的功夫。

凡用双笔者，心思都巧，与人动手，奇计百出。

跛子一见这对笔，就也心惊，知道府丞这人，难与他动手。

一双笔如果使将起来，便会直奔人七经八脉，笔笔夺魄，招招摄魂。

府丞说道：“你不该来宁国府……”

跛子说道：“偏偏我独想看看，是谁把那些人杀了，为什么一连有三个州官都死于非命？”

跛子仍是空手。

一声轻叱，府丞扑上来。

果然是大手笔：短笔重滞，长笔轻灵，短笔缓慢，长笔快捷，直奔跛子前胸而来。

府丞怒吼：“不出兵器，你必是一死！”

双笔走势，一大一小如两条蛟龙，蛟龙走得也快，让跛子无处躲藏。

府丞心里狞笑，即便是风，也不该如此托大，在府丞面前，竟连兵器也不用。刚才他不出兵器，如今他想出兵器也不行了，他全身已是罩在府丞的双笔之下。

真正的四笔点八脉功夫！

没人能说得出来这一斗有多诡秘：只能见到双笔在飞快游动，也能见到一条黑影飞闪。一连闪动了好久，方才倏忽而定。

跛子仍站在府丞对面。

府丞的双手仍是持着两支笔。

府丞很是震惊，他从来没见过像跛子这样的人物，飘忽来去，在府丞身前身后飞动，虽未出招，但府丞双笔飞出，一连十几招，也难奈何跛子。

府丞沉声道：“果然有些本事，不愧之首。”

风冷森森面对着他，在府丞眼里，风的脚步有些诡异，但他看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步子。

风说道：“是你杀死了三任府尹？”

府丞的声音很尖细，像逼着嗓子：“你说是我杀死了三任府尹？他们是自己杀死自己的，你以为别人会杀死他们么？哈哈哈哈.....”

他笑得诡异，笑声在这街上轻轻回荡。

风说道：“我只要一出手，你的双笔就完了。”

府丞声音暗哑：“你何不试一试？”

石破天惊，让府丞气息为之一窒。

风出手了！

无法看出风的招数，他像是千手佛，有一千条手臂在府丞面前转。府丞根本看不清眼前的人，他也无法看清眼前的风出了什么招数。只觉得手里倏地一空，左手的短笔没了。又听得“当”的一声，右手的长笔也飞向空中！

他看到了风的手。

这两只手拧着一支短笔，短笔在他手里吱吱作响。

须臾那一支笔就再也看不出笔的模样了。

风说：“你说不说？”

如果府丞不说话，他就会像这支笔一样。

府丞昂然道：“好，我就告诉你。”

两人身影如飞，来到宁国府城外的文帝庙。

文帝庙是一座大庙，自古至今，许多君王把那个落魄文人孔子当成至圣，给他供奉，敬谥他为“大成至圣文皇帝”。这一座孔庙是宁国府的大去处。

庙门紧关着。

就是孔子夜里也不迎人祭祀。

府丞说道：“这里就是了，只怕你不敢进去。”说罢嘿嘿冷笑。

风无话，只是一纵，身子便从围墙上跳入去。

孔庙里很静，两个人直走入大成殿。

殿内，塑着孔子的坐像，周围坐着他的七十二弟子。这七十二弟子有名有姓。风看着这殿，不由也心里凜然。

府丞说道：“就是这里。”

风说：“你说，有人主使你，那人是谁？”

府丞凄冷地笑了：“我说了，你准不信。在宁国府，有一个组织，叫做‘七十三家’。你想不想知道‘七十三家’是哪七十三家？”

风当然想知道。

府丞说：“那就是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弟子。你想不想知道哪一个是我？”

府丞指着一尊像说道：“他叫子夏，他就是我。”

风看着他，不知道是不是该相信他的话。

府丞告诉他：那些府尹一个比一个贪，一个比一个急，头一个还干了一年多，才想起贪钱。第二个就更快了，第三个一上任就要钱。宁国府钱多，但穷人也多，最穷的就是读书人，还有那些穷百姓。是孔子告诉他们杀了这府尹的。

风冷冷道：“孔子不杀人.....”

府丞笑着：“孔子也杀少正卯。”

风说：“你以为我会相信你？”

府丞说道：“你会信。”

风问：“谁是孔子？”

府丞说道：“你去问他.....”

随着府丞的手指看去，风看到了那个坐着的孔子，他一向看孔子总觉得孔子慈眉善目，和气得很，此时灯下看孔子，竟也觉得有些肃杀之气。

他正看着，忽听得身后有一种怪异的声音，猛地回头，正看到府丞的脸抽搐着，脸色极为痛苦，慢慢地萎倒在地。

府丞服毒而死。

大成至圣殿里有了死人，这怕不是孔子的原意。

风站在那里，说不清他的心里是悲哀还是难受。他想：如果府丞说的是实，他做的事怕是一件坏事了，他来查这三任府尹之死，怕是要不利于这里的读书人。但他不能相信这府丞，他不愿意相信这府丞。

大殿里吹起了阵阵冷风。

风站着，他不知道他要不要走出去。

他突然有了一种新主意，他要好好看看那几个孔子的弟子，他得看看他们，他只是听说过冉有、子路、子游、子夏、颜回等人。

他得看一看，反正他来了，看看再走也不迟。

大殿上，有这七十二弟子的坐像。

他们都看着孔子。

他们听孔子说什么？孔子是在说“子不语乱怪力神”么？他们相信孔子的话么？既是相信孔子的话，他们就不该动手杀人，他们不该杀死那三任府尹，他们不该让那三任府尹死在他们手里，他们犯了罪……

风看着那些孔子的弟子，他头一回看到，原来孔子弟子的脸上有那么多的神色，他们很悲哀，也很伤凄，有的也很忧郁。他们知道，他们无法救得人，也无法救得他们自己，他们太清醒了，便很难受。

风最后看着孔子，他看到了孔子的表情，他深信孔子很伤心，他是在为宁国府的百

姓伤心么？

风站在孔子对面，他突然大声说：“不对，你说得不错，子不语乱怪力神。你怎么肯伤人？这一定不是你的意思。”

有人回答了：“你怎么知道不是我的意思？”

风猛地抬头，他看到了孔子，孔子仍是稳稳地坐着那里，一动不动。

是谁答了他的话？

风也不禁毛孔悚然。

是不是这里也出了鬼？

风大声道：“是谁，站出来！”

有人应声，说道：“站出来就站出来。”

有人了。

刚刚还没有一个人的大殿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了。先是听得一声訇然大响，便见到那一座大门咣当地打开了，便有人从外面走来。

先是有许多的读书人从大门慢慢走近，他们真的是千奇百怪，人人的装束都与当朝不同。宽衣博带，长衣大袖，飘飘然有古人之风，他们一个个走近，直走至大殿上。他们看也不看这风。一个个都走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一共是七十一人。

他们都站在那塑像下。

如今，就是他们自己不说，风也知道，他们哪一个人是谁了。

那一个站在孔子下手的年轻人，穿得很落魄，他的眼睛很亮，他的精神很足，他一定是那个“身居陋巷，百死不悔”的颜回了。那个气哼哼地看着风，一心想与风较量一番的大汉，一定是子路了。他们许多人都看着风，他们的眼里都有一种责备，一种深深的责备。

最后响起了乐声。

风没有那么多的知识，他自然不知道这带有古韵的音乐便是那让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儿的韶乐了，但他知道这声音是钟钟磬磬的，不是当世的乐声。他听着乐声，看到了众人的那肃然神气，看到了众人的眼神都看着上面，他也知道，如今那个孔子该出场了。

他看到了那个孔子。

他从前见到过这个孔子。他看到了那个孔子，他正是那个在监牢里与他同牢的老头儿。

老头儿看着风，他轻轻一声叹息，这一声叹息直叹到了风的心里，他说：“你错了，你真的错了……”

风的心里有些惶然，他真的错了么，他真的不该寻找那个凶手，他不该找到那一连杀死三个府尹的凶手么？

老头儿说：“你看看，我这里有一些帐。虽是不该记它，但因为三任府尹都不干什么好事，我的弟子便记下了这笔帐……”

老头儿喟叹：“其实，人世间，冥冥之中，人人都有一笔帐，只不过你自己不愿想着它就是了。”

风接过了这个帐本，他觉得这一本帐在他手里，很沉，沉甸甸的。

第四章 大成先师

风看着这些人，他有些不明白，这些人明明是古人，他们早在那几百年前都已作古了，今天怎么会又都出现在风的眼前？

风不知道这些人是在作梦，还是在游戏，但看他们众人一？个个都神色凛然，俨然

君子，便知道他们都很郑重。

他们绝不是开玩笑。风像是看到了春秋战乱时代，看到了孔子带着他的一些弟子，苦苦奔波，游走列国，游说国君，劝他们以仁治国。他不知道这些人竟能又复生于今天，恍惚若梦，心中感慨，实在难说。

风问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那个孔子坐在那里，不答话，只是伸手指一指风手里的帐本，让他自己看。

风就开始看帐本。

这帐本里写得很细——

裴交运。

某日接到云飞山庄所送的银子三千两。第二日便断给云飞山庄七十亩良田。这七十亩良田本是胡老夫子的祖家田产；

两家酒楼打官司，为争门前一块空地。裴交运要了一家酒楼两千两，又要了另一家酒楼三千两。直至今日那一块地仍在空着，两家谁也没争到；

一个杀人凶犯，先奸后杀，使许员外唯一女儿蒙羞，许员外怒气冲冲，骂了女儿一顿，责她在窗口眺望门外才生此祸。许员外骂毕下楼，女儿上吊而死。

.....

年寿叔。

先贪修河费用九千两，又生派下九千两，把这贪污一下子便转到百姓人家；

又占别人的修亭、补路费用上万两；

宁国府三十书生，上书求他少要役钱，免增苛费。书生被叱，其中那个有名的读书人钱修被他打了七十大板，半年不治；

又在后府修了花园，占百姓田苗钱七千两。

风的头有些胀，他真想哭。

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妙。他知道他应该做些好事，但他很可能没做下好事。

他逼死了那个子夏。

孔子在苦笑，他对风说道：“你以为自己做下了好事，其实你害苦了许多人。”

风相信他说的话。

但他也无奈，就是让他知道了那个子夏是一个好人，他也不能不追问这件事。一连死了三个朝廷命官，他怎么能不问？

孔子说：“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应当知道，子夏之死，实是不愿意让你知道我们的秘密，也是不愿意让你再来捉我们的人。”

风还能说什么？

他明白了，他出来的第一件事儿，便是遇上了这些人，人们实在不是恶人，他们只是一些读书人，他们愿意好好读书，但因为有了那些恶人做州官，他们只好做恶人了。

他无法选择。

风正在这里犹豫，他想他该不该对这孔子说上几句话，他是把这个孔子捉走，还是放了他们，对这件事儿假做视而不见？

孔子说：“我愿意见你，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什么风。有人告诉我，你在江湖上很有名，是一个侠义之人。我相信他的话。”

孔子看看那个子路，显然这话是子路对他说的。

风怎么办？

他无论如何也不该把这个孔子抓起来。

但他又不能假做不见。

这时，那个一直站在一边沉默无语的颜回说话了：“风，听说你是一个侠士？”

风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颜回道：“我们见你，本来不打算给你为难，我们愿意随你去见皇帝，如果你能让

我们面圣，我们便跟你去。”

风看着他们，他们甘愿一死。但他们得对皇帝说说他们的苦处。

风在他心里暗叹：皇帝会听他们的么？

风说道：“你们要进京做什么？”

颜回道：“面圣。把这宁国府的吏治对圣上说说。自古无昏吏，只有昏君。但何来昏君？没有这些如狼似虎的酷吏，哪里来的昏君？”

风暗自悲叹：他们真是书生气十足，他们以为，凭他们那洋洋万言，便可劝得君王厉精图治，让大宋天下大治了么？

孔子看着风，见他沉吟不语，便问：“你以为这主意如何？你得想想，大宋江山如此，就是君王闭塞贤路的结果，若是没有闭塞贤路，怎么会有这种官儿？”

对这个迂腐的老夫子，怎么说才能让他明白？

便听得有人咯咯冷笑，那笑声在这静夜里分外刺耳。

子路一冲而出，他喝道：“是谁？”

有人应声：“你不会认得我。”

有一个人蹒跚而入。

风的眼光亮了，他看到了一个熟人，他看到的正是那个老婆婆，那个在府堂对面开店的老婆婆。

老婆婆带着七个人，他们都是武林中人，老婆婆再也没了那慈眉善目，她看着风，说道：“风，你是朝廷的人，你应该知道朝廷人做事的规矩。”

风站着不动，他慢慢问：“你是谁？”

那人笑了：“江南巡抚的座下，五风婆婆。”

五风婆婆很有名。

谁知道她竟然是江南巡抚的手下？她来这里做什么？

五风婆婆冷笑道：“风，你来了，当然更好，不然他们这些文人也是逃不出我的手心。我让你看我的手段。”

她慢慢走过来，大声道：“你以为你真的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么？你狗屁不是。就是你那老祖宗真的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他也只是一个笨蛋！”

五风婆婆大吼：“杀！”

风眼见得她肆虐，他看着那六、七个人直奔向众书生。

众书生一个个都是叫喊：“天理何在，还有没有王法了？你们怎么能在这……肆意杀人？”

他们想说是青天白日，一想这话说得不对，这时已是黑夜，且已经是深夜，怎能说是青天白日？

那七个人恶虎一般，直扑向群羊。这些书生竟仍是大声吼喊王法，吼喊天理，但多数人竟是没有武功，只是大声吼唤。那七个人出手狠辣，一刀一剑都是真招，眨眼间已是伤了许多人。

那个孔子仍是屹立不动，他冷眼看着这七个人行凶，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但他不畏死，只是冷眼看着众徒逞凶。

风不是不想管这件事儿，他实在是有一点儿诧异，这些人真的不会什么武功，除了那一个子路，其他的人怕都真正是一介书生，他们凭什么杀死了那三个州官？

风眼见得那七个人伤人太多，他突地扬头，大声啸吼起来。

这一啸如虎啸龙吟，让那七个人顿时住手。

五风婆婆盯住了风，说道：“你是不是有一点儿多管闲事儿了？”

风没想到，一个天天看店的老婆婆，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婆婆竟然就是那天下人人畏惧的五风婆婆，她与那五风婆婆的脾气禀性差之千里。

但她真的是五风婆婆，她如今再也没了对风的那般好心，她冷眼看着七个人伤人杀

人，竟是纹丝不动，冷笑着，开心得很。

她在一边看，一边叫好。

风很憎恶她。

五风婆婆道：“不知道风有什么高见？”

她对着风冷笑。

风说道：“我不相信那州官是他们杀的，”

五风婆婆说道：“听你口气，像是很呵护他们。你以为他们不会杀人？”

风冷冷道：“他们不比你的这七个人更会杀人。”

五风婆婆道：“你是在怪我？”她的声音更叫得尖厉了，也更难听了。

风笑了笑，他不愿意与这个疯婆婆口角，他不愿意多说话。多说话的不是风，是月。

五风婆婆说道：“只要还有那个孔子，还有那么三两个人活着，对上面能交得上差，其他的人杀了也罢。”

五风婆婆又冷冷说了一句：“杀！”

那七个人又动手杀人了。

风大声道：“谁再动手，我便杀他！”

那七个人不知是假装听不见，还是杀心大炽，竟然不管风说什么，一直出手杀人。

风出手了，他的影子如风，一冲过去，再回头来，仍是站在原处。

一个用刀的家伙的头没了，他自己的刀把他自己的头削了下来。

没人看到风是如何出手的。

众人都站住了，他们都惊呆了：风的本事，比传说的更是可怕。

风仍是静静地说：“谁再动手杀人，我便杀他。”

这一回，六个人都听见了，他们看着风，心有不甘，他们回头，慢慢瞅定了风，把他们的兵刃收回来。

他们看着五风婆婆，显然他们得等五风婆婆的号令，才能与风动手。

五风婆婆的脸色很难看。

从来没人这么对她。

她是五风婆婆，黑道的人对她是噤若寒蝉，白道的人看到了她，也大多是绕路而行，没有多少人敢出手惹她。

因为她是五风婆婆。

但风不买她的帐。

五风婆婆嘿嘿冷笑，她的手下人都看得出，她已经气得发疯，手颤抖不止。

五风婆婆对着风笑：“你杀死了我的人？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风慢慢说：“我不想杀他，但他用刀杀人。”

五风婆婆说：“是我叫他动手的，你难道没听见？”

风的声音镇定如恒：“如果你再叫他们杀你，他们便会再也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了。”

五风婆婆冷笑，她气得发疯。

越是生气的五风婆婆，她的脸上就越带着笑意。

五风婆婆说：“好，风，你既是与我过不去，今天我与你也得好好较量较量。”

五风婆婆拿出了一个小包包儿，小包包儿里有许多的乡花针，她把这些针拿出来，对着风说：“我想，这些针不光能补衣服用。”

五风婆婆天天用这针，她天天为别人缝衣服，难道就是为了练习如何杀人么？

很难想到五风婆婆帮人补衣服，是为了杀人。

风屹立不动，他看到了五风婆婆的高妙之处，别人拿兵器，是用大兵小器，她用兵器，只是一枚绣花针。

五风婆婆对风道：“风，你还是好好想想，别客死他乡，那是最凄凉的了。”

风冷笑，他再无话说。

大殿内，许多文人再也不讲话了，他们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们再对这五风婆婆和他的下人讲理，似乎只是对牛弹琴。他们只好把自己的生命都寄托在风的手上，盼风能胜得五风婆婆。

五风婆婆拿起了绣花针，她的左手右手都拈着十枚绣花针。

风已经看到了，那二十枚绣花针在闪光，那二十枚绣花针都有毒。

第五章 五风婆婆

风站在五风婆婆对面，他不知道五风婆婆的毒针会如何出手，但他知道被五风婆婆射中，必然会没了性命。

五风婆婆两手十指拈着这二十枚毒针，面对风微微抬起双手。

风的功夫被世人传得神奇，据说任何同风敌对的人，都不能稳稳向风使出自家的夺命招数，一旦做势要刺向他，风就在眼前消失了。

风的轻功天下难寻。

但五风婆婆手里的毒针只是细如毫发，如是真正出手，怕风也难抵。

五风婆婆手一扬！五风婆婆在江湖上极有威名，是因为她这针像风。

风来自五面东西南北中，只要她一出手，世上极难有人躲得过她这一击。

五风婆婆一只手扬起，十枚毒针便射向风！

风一眨眼便不见了，谁知道他去了哪里？五风婆婆也是敏捷，一见风没了踪影，便回身一纵，身子在空中旋了二旋，右手又一扬。

这一射颇劲。

风仍是站立在五风婆婆面前。

五风婆婆也站得直，她看着风，笑道：“果然好手段。”

风一抖袖子，便从袖口抖落几枚毒针。他快，五风婆婆也快，几枚毒针只射在风的袖口上。

那些读书人看风与这婆婆动手，二人只是身子飞旋，就又凝定。一时间不知二人谁胜谁败，听得二人对话，心中恍然，知道五风婆婆射的二十枚毒针，也没伤得了风，众人这才心安。

他们不知，若是不顾及会伤到他们，风会袍袖一挥，将这些毒针反射向五风婆婆，那时五风婆婆定会伤在风手下。

五风婆婆冷笑：“果然是风……”

她笑笑，又看定风，冷森森道：“风，这些人都是反官府，杀朝廷命官的钦犯，我要拿他，你凭什么护着他们？”

风慢慢从怀里掏出一块令牌，这是天下去得的金龙令。

五风婆婆在看着风，目光中也有不安，凛惧。金龙令使天下去得，见了金龙令天下百官都得凛尊号令。风想做什么。

五风婆婆沉声道：“不知令使有何吩咐？”

风只是一笑，说道：“这件案子，请婆婆禀报巡抚，就说由我查办，不劳巡抚大人费心。”

五风婆婆带走了人，也带走了一具尸体。

临行时五风婆婆用那一双鹰隼般的眼睛，一一看着七十一弟子和那个孔子，她像是要记住这些人的眉眼面目。

她默默冷笑，起身自去。

又留下了风一个人，面对着七十二个读书人。

风笑了，对孔子说道：“我要不要给你磕头？”

那孔子连连摆手：“不要，不要。”神色极是惊惶。

风说：“咱们就在殿内席地而坐，好不好？”

众人都坐下，等着风开口。

人们心中忐忑：风既然是金龙令使，连江南巡抚的人都不敢有悖于他。这人权势必定极大。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也是天经地义之理，风怎能不问这事？

风看了看他们，这会儿灯下就看得细些。原来这些人那宽衣博带，大都是纸糊制成，看去像模像样，其实只是假饰而已。

风心里好笑，不过是假做古人。

风问：“谁杀死了府尹裴交运？”

众人一下子愣住，想这风问话，真是直截。

有人慢慢应声：“是我。”

走出来的正是那个子路。

风笑一笑，子路是孔子的弟子，是孔子弟子中唯一一个既有学问又善武功的人。传说子路为官，最后被人围攻杀死。临近死时，他还大喝一声：“先住手！”那围杀他的人以为他有重要的话要说，有重要的事要做，就住手了，呆呆看他。

哪料到子路让众人住手，只是要想把帽子正一正，把帽带系牢一下，然后就说：“好了。”正冠束发而后，子路才被众人乱刀砍死，死时十分镇定。

既是真正的子路浑不惧死，这个子路也该是头一个站出来，认自己是杀人凶手。

风问：“你怎么杀死裴交运的？”

子路说道：“下毒。有一种毒叫作‘气促’，这种毒下在水里、酒里，只些许有些甜味，人不警觉，便一点儿也查不出。裴交运正在纳凉，喝下了‘气促’，就上不来气了，气厥而死。”

这子路很会讲话。

风又问：“你从哪里拿到毒药？”

子路大声道：“这你不要管。”

风笑一笑，不再问他。他又看众人：“是谁杀死了年知府？”

就听得有人应声：“是我。”走出来的正是那个“一簋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

风笑笑，他知道如果真有第二个人站出来，就一定会是这个颜回。

风问：“你怎么杀的人？”

颜回说道：“当然用的是老法儿。”

风又问：“第三任府尹是谁杀的？”

孔子说话了：“是子夏。”

风也想到，应该是子夏，因为子夏死了。

风看着这些人，这都是读书人，他们会动手杀人么？

风问：“你怎么能近得知府？”

子路一笑：“知府一来，总要附庸风雅，请读书人去与他谈学问，谈着学问，就有时机杀他了。”

风看着他，心中仍存疑团，他问：“裴府尹活着时，是和老婆坐在一起，你怎么会走近？年府尹是和几个下属饮酒，你怎么有机会下毒？”

几个人一时语塞。

风无话再说了，他看着这七十多人，说道：“但愿你说的是实。”

风走出去，再也不曾回头一顾。

风想他该去哪里，他该回那家客店，他如今已经知道那家婆婆客店正是五风婆婆所开，但他不惧，他得回去休息。

五风婆婆仍是坐在客店里，仍是粗布衣衫，仍在那里拿着哪一个住店客人的衣服，在用心地缝补，她看上去还是那么慈和，慈眉善目。

如果风没看到过她那歹毒模样，心里定会涌上一阵激动，觉得他又遇上了旷世难逢的好人。

五风婆婆对他笑笑，说道：“你回来了？要不要吃点儿东西？”

风就坐下吃东西。

风吃得很香甜，他像是忘了夜里的一切，只专注眼前的食物，再没别的心思。

五风婆婆一笑：“要不要喝酒？”

风说：“我一早从不喝酒。”

五风婆婆乐一乐，风看到了她的牙齿像年轻人一样雪白。

很奇怪，一个老人竟然有这么好的牙齿.....

五风婆婆说道：“听人说，圣上把金龙令赐给了，看来这是实话了？”

风不管她，仍在吃。

五风婆婆说道：“听说都有一身过人的本事，都是江湖上侠名卓著之人？”

风轻轻道：“我不知道。”

五风婆婆笑了，她一飘而至，身法怪异，来到风的桌前，说道：“你知道我最恨什么人？我最恨那些读书人，恨不能把他们全都杀光.....”

此时这五风婆婆再也没了慈眉善目，她满面凶相，恶狠狠，凶煞煞。

风说话很慢：“你为什么恨读书人？”

五风婆婆眼里闪着疯狂：“你真要我告诉你？”

风不动声色，他知道五风婆婆一定会说真话。

五风婆婆的眼角突然流出了泪，她轻声说：“年寿叔.....是我儿子，他们杀了我儿子.....”

风黯然，他再说什么？

五风婆婆的声音很微弱，她像是在说梦：“她小时候，我抱他在街里走.....人家都

说他福态，一个孩子长得多好，我让他念书。书也念得好，后来真出息了，当官了。谁不爱银子，皇帝也爱，爱银子有什么错？他们就杀了他.....”

风说道：“他害了别人，我看过他们的帐本.....”

五风婆婆低声吼着：“胡扯！帐本有什么用，怎么只给别人记帐，不给自己记？要是人人都给自己记帐，谁没做过坏事，都该杀，为什么偏杀我儿子？”

风的眼睛一眨也不眨，他盯着五风婆婆，说道：“他贪修河费五千两，又占修亭补路费上万两，他草菅人命.....”

五风婆婆尖叫：“胡说，说他草菅人命，谁不草菅人命？你也杀了我的一个下属。他们要银子，我给他！我儿子贪一万两，我还他二万！可他们得偿命，这七十二个人，人人都得一死。”

风倒抽了一口冷气。

“只有一个人杀了你儿子。”

五风婆婆冷笑：“我知道是谁？七十二个人都有罪。”

风知道了五风婆婆为什么要来做这巡抚的手下了，因为她想为儿子报仇，因为她要杀死这七十三个读书人。

两人说话声音渐大，住店的人便有闻讯而出，看他是不是与五风婆婆吵架。那个衣服正被五风婆婆拿在手里缝的人走来，对风说：“你这人别不知足，五风婆婆怕是天下最好的人了，她对住店的人比对自家孩子还好，你怎么和她吵架？”

人都埋怨风，怨他无理，惹了婆婆。

有人大声喝斥风，要他给婆婆赔礼。

五风婆婆看着风，心里暗暗好笑。

风无奈，要他对这些蠢人说什么？告诉他们这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就是江湖上杀人不眨眼的五风婆婆么，告诉他们这个五风婆婆就是那个死有余辜的州官之母么？

没人会相信他。

风大声道：“婆婆，对不住。”

五风婆婆笑笑，笑得很慈和，像是风的长辈，她说道：“你是年轻人，自然火气大，你嫌这饭不好吃，我再重给你做。”

一个人跳过来，揪住风的衣服，说道：“你是不是想找事，你要是想找事，我就揍你！”

有好几个人要对风出手，报以老拳。

婆婆叫住了他们：“别动手，伤了人多不好。”

众人都走了，只剩下婆婆和风对面而立。

风说：“你骗不了我。我在，你绝杀不了人。”

五风婆婆在笑，仍然笑得很慈和；“你要是想制止我，你就会跟他们一样，也成了——一具死尸……”

第六章 圣人之过

一条小巷，一条很破很破的小巷，里面住着那个颜回。这真正是那个“身居陋巷，自得其乐”的颜回。

这颜回对于贫穷根本就不在意，他是颜回，他怕什么贫穷？他此时正在那里坐着，一字一句地吟哦着诗句，他身边站着的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妻子面有菜色，孩子瘦得皮包骨头。

但颜回不管这些，他沉浸入书里，读得津津有味儿。

妻子知道他一读书，便会入迷，一读书便会忘了饿，她只是呆呆地看着男人，不明白男人怎么会对书有那么大的乐趣。

颜回正读《论语》。

颜回的妻子眼见得他慢慢读着，正在摇头晃脑地读，突然没了声儿。他的眼睛瞪着，像是要说什么话，但他说不出来，他吐一个字也吐不出，他瞪眼看着妻子，看着两个孩子，突然从他的眼里流出泪来。

他默默看了妻子两眼，倒地而死。

再也唤不醒他了。

风知道颜回死了，是在下午，他来到了颜回的家。

他看到了颜回的尸体，颜回的死与那裴交运、年寿叔之死一模一样。

风问：“他说过什么？”

颜回的妻子流泪，说道：“他正在读书，读着读着便没了动静，一看.....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女人说完了，便哭。

五风婆婆冷冷道：“他是读书读得太多了，读伤了肝，才一下子猝死的。”

风看她，她在冷笑。

风走出来，他在等着五风婆婆。

五风婆婆走出来，站在风的身边。

风说道：“你杀死了他？”

五风婆婆冷笑：“你怎么知道是我？”

风说：“我还没忘，你说过，你要杀死他们七十二个人。你已经杀死两个了。”

五风婆婆道：“我没杀他。”

风凝神看她，五风婆婆的脸上有一种伤感，有一种疲惫。五风婆婆说：“我要杀人，我也不会杀他，我一定先拣一个很富有的人杀。”

五风婆婆走了，她不回头，把一个谜扔给了风。

风很闷，他去了一家酒店。

他坐在酒店里喝闷酒。

他曾想得很明白，他想，只要他接了这一块金龙令，他便可以快意恩仇了，可以用手里的金龙令使天下少几个冤魂屈鬼。

但他想错了。

事儿并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

他真想去找那个许达，把这一枚金龙令还他。

酒店里的人都在议论那件事儿。

“听说那个颜书生死了，他正在读书，读书的时候就死了？”

“可怜……可怜。”

“他怎么会死？”

“有人说他是累死的，他书读得太多了。”

“那是胡说！他是被人杀死的，他正读书，连一句话也说不出，连后事也没吩咐，瞪眼就死了。”

“肯定是有人杀他。”

风听着，他的脸色很沉重。

所有的人都说颜书生是一个大好人。

大好人死了，谁都叹息，谁都难过。

“听说那些孔门弟子一个个都去吊唁，全都痛哭流涕。”

“哭有什么用？知道他怎么死的么？说是从前的三任大老爷都是同他一样的死法，正坐着坐着，瞪眼就死了，快不快？”

风付了钱，走出了酒店。

一个读书人正站在酒店门外，他看到了风走出来，就深深地施了一礼，说：“夫子

有请风先生去，为颜渊丧礼。”

风看看他，这一个读书人也是七十二弟子之一，他站在冷风里，就为了等风。

风问他：“你来了好久了？”

那弟子点头。

“为什么不进屋？”

那弟子说：“我不能进去，我不善饮。”

痴人哪痴人，他不善饮，进屋去找人，有什么关系？

风瞪眼瞅他半天，才跟着他，去了颜回的家。

一片衰草。

风看到了孔夫子，看到了他红着眼圈儿，默默盯着颜回的棺材，他老了，一瞬间便老了许多，他的最得意的弟子便是颜回。颜回一死，他的生命似乎也快结束了。

他恻不欲生。

他只是冷眼看看风。

风觉得他很难受。

起棺了，七十弟子有人执丧幡，有人抬棺，向着坟地而行。

七十一人迤而行，竟是悲壮已极。

哀声大起。

一群人到了坟场。

那个子游问夫子：“夫子，是不是要说上一段祭章？”

夫子当然有这准备，他点头，站在众人前面，从怀里掏出一张长长的长卷，开始读。

夫子的祭文很长，他读得之乎者也，摇头晃脑，不一会儿便像是忘了死人，只是沉浸在读他文章的快意中去了。

夫子读文章读了近两个时辰。

活着的人与死了的人都在等他。

风听着，他听得很震惊，这夫子念的文章每一句他都听不懂，都是艰涩古深的文字。

他们真的是那么迂腐？他们真的那么执迷么？

风心里一叹：看来这只是一群呆子，你指望着他们会做出什么聪明的举动，那只能是妄想了。

风站着远处看，看着他们一个个跪下，再爬起，再跪下，再爬起，折腾了半天，才把这颜回的尸体下葬。

风想走了。

这时，他看到了一个弟子急步向他走来，那人即便是急步而行，也一样是矩行规步，一步也不乱。

那人走到了风面前，说道：“夫子请你去。”

夫子找风做什么？

风站在了那个孔夫子的面前。

夫子对着他，眼睛是红的，他只是说了一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就为了说这么一句么，看夫子的郑重，竟是单为了这一句，拚了命也值。

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只能去找五风婆婆。

婆婆看着他，说道：“风，你知道不知道吃公门饭的规矩？我若是想那么杀他们，我怎么会投到巡抚门下？”

风哑然。他知道，婆婆说得对，如果她要杀那些读书人，她也得找到一个机会，寻到罪证。她一找到了罪证，决不会对那些读书人客气。如果她不愿意如此，只想照江湖规矩做事，她早就动手了，一场杀伐，那七十三个读书士子人人都得毙命。

五风婆婆不这么干，因为她的儿子是被人屈杀死的，她想正正大大把那凶手找到，

亲手报仇。

这么说，那个读书人不是她杀的？

风不知所措了。

没有人会杀死颜回。

如果依那孔夫子与他的弟子所说，他们曾用那种“气促”杀人，这颜回之死，也该是他们弟子用那一种“气促”所为了，他们怎么竟连同门也不放过？

风决定去那个孔夫子的家看看，他要再问一问那一个孔夫子。

他看到了一个很悲惨的场景。

那个孔夫子坐在桌案前，不吃不喝，头发也都白了，他浸入悲哀里，深深的悲哀。

他的眼睛慢慢转回来，才看到了风。

“你找我？”

风知道，他已经心死。

但他必须问，有许多的疑团，不问怎么会弄清？

“我想问你，是不是那种‘气促’使他丧命？”

夫子点点头。

他也明白，颜回与那三任州官的死因一样，都是猝死，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倒地便死。

风一字一字说得很清楚：“你说过，是你的弟子杀死了那三任州官，用的正是‘气促’这种毒药。”

夫子的身子一震。

夫子迂是迂，但他很聪明，他一定听得出风的意思，风是说颜回的死是夫子的弟子所为。

夫子的脸红了，他慢慢流泪了，吞吞吐吐道：“不会，他们不会。不管怎么说，他

们是我的弟子，我从来不曾让他们杀人，我没教过他们杀人，我不谈怪、乱、力、神。”

风冷冷道：“但他们杀过人。”

夫子想说什么，欲言又止。

风的心再一硬，他说：“他们中有一个人，用过了这种法儿，觉得很好，再用这一种法儿杀死了你的得意弟子颜回。他还会杀人，他不会罢手。你的七十二弟子不会像孔夫子的七十二弟子。就是孔夫子的七十二弟子，他们也不一条心，孔子游列国，也只有十几个弟子相随。”

这孔夫子咧咧嘴，说不出什么。

风问：“我只问你一句，你那‘气促’是谁给的？”

夫子讷讷，说不出来。

有人闪出来，这是那个子路，他瞅着风，说道：“你想逼我夫子说什么？”

风笑了笑，他说：“我没逼他，是他说不出来。”

子路说：“我告诉你，是我从药店里拿来的。”

风追问：“据我所知，药店里并无这种药。”

子路说：“这种药是我配制的。”

风的神态咄咄逼人，他追问道：“你说说，怎么制出这种药来的？”

子路笑了，他傲然而视，看着风：“我不会告诉你。”

风转身就走，走到了门口，他站住了，对夫子道：“我告诉你，还会有人死，说不定死的会是你自己。”

夫子稳稳而立，他一声叹息道：“最好是我死。”

风走在街上。

他此时想到了花，如果花在这里，他一定会比风看得更明白，他能从万千乱絮中理出一片清明来，他会看出到底是谁杀人，他会找出那个在暗中偷偷发笑的凶手。如果是

雪，他会一语不发，他会竟直找到那个凶手，把他生生揪住，一剑毙命。如果是月呢？她会怎么样？

她也会比风强。

风很有一点儿窘，其实他心里明白，他并不一定比三个人更糟，但他自认比起那三个人来更糟。

他不知道还怎么走，还去找谁。

他站立街头，头一回觉得，藏在他怀里的那一枚金龙令帮不了他，他实在太难了。

第三卷

第一章 子路之死

风不知道如何是好。

但这时他看到了一个人，这人是子路，是那个夫子身边的子路。

子路很憨厚，他看着风笑，笑得很诚挚，让风知道，这种人决不会有什么奸巧，他一定是一个很忠厚的人。

风说：“你不在你夫子家里，来这里做什么？”

子路说：“我想和你聊聊，喝上一杯，你愿意不愿意？”

风没讲话，只是开步就走，他和子路到了那一家小小酒店。

他没去婆婆客店。

他觉得带子路去那婆婆客店很不合适。

两个人饮酒。

风只是看着自己的酒杯，既是子路要与他说，风只好听。

子路居然也不讲话，只是闷闷喝酒。

风在等待，他知道，如果一个人愿意讲出一点儿什么来，他就该等，等他愿意说时再听。

子路像是很犹豫，很踌躇，不知道他该不该说。

风看着他。

子路说道：“我看到了一个人……”

子路突然噤口了，他瞪圆了眼，像是看到的那个不是人，而只是一个鬼。

风等他。

子路道：“我不知道真正的子路与夫子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怎么看夫子的，但我看夫子……”

子路很痛苦，他不愿意说，弟子不言师过，这条对他压力极大。风知道他有难言之隐，就等待。

子路显是下了决心，一定对风讲。

原来那一日，他想起来，是那个年知府死的那天早上，子路早一点儿到夫子家里，夫子的家很大，从前夫子是经商的，他感慨人心不古，才决意弃商兴教，让儒学发扬光大的。子路到了夫子家里，是想早一点儿来，把那讲堂打扫打扫。他在晨光中看到了……”

风有一点儿兴致了，他问道：“你看到了什么？”

子路的脸色很难看。

他看到了几个女人，几个很是淫荡的女人，左边搂着夫子，右边抱着夫子。夫子也没了平日的那矜持，竟是狎妓自乐呢。

子路说道：“我是不是看错了？”

风笑笑：“孔夫子也真的喜欢过南子。”

子路一叹，他看如今的夫子并不比看那真正的夫子更差。如果夫子真的暗暗狎妓自

娱，他们七十二弟子岂不是白白跟了夫子了么？

子路说：“我不知道夫子怎么回事，或许只是‘寡人有疾’但我怕……”

风笑笑，仍不说话。

他心里有了一点儿主意，这一点儿主意是难与子路言道的。

夜很深了，风到了夫子的家。

风坐在夫子的房上，他要看看夫子的行止。如果夫子只是狎妓行乐，那也没有什么，只会是他的七十二弟子对他深深失望而已，与风又有什么关系？但风总想，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

风看到了夫子，他正坐在书案边，读一本书。

夫子读书，自得其乐，一边在读，一边摇头晃脑，那神情很是专注。

没看到什么女人。

这是一片大宅院，说不定夫子会在其他地方弄这种事儿，但他决不会在书房里做。

风想错了。

有女人的嘻嘻笑声。风看到了三四个女人走来，她们都很美，一个个扭扭走来，很熟稔地坐的坐，偎的偎，倚的倚，都靠在夫子的身边。

夫子仍在读书：“五月甲辰，会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大夫听命。……莒人伐我东鄙，以疆之田。”

夫子自念叨：“春秋，讲究的秉笔直书，出师无道曰伐，出师有道曰征。”

女孩子都咯咯笑，她们一个个扯着夫子的胡须，叫道：“夫子，真的能有人坐怀不乱么？”“夫子，你看我扯你胡须，算不算出师有道？”

夫子突地把书一抛，说道：“哪里哪里，除非有疾之人，哪里会有什么坐怀不乱的君子。”

他抱着那四个女孩子，恣意享乐。

风在看着。

他看到了那几个女孩子一个个妖媚已极，都偎在那个夫子的身上，像是要生生把他吞了。。

风看到门开了，从门外走进来了那个五风婆婆。

五风婆婆看着他。

夫子再也没了那迂腐劲儿，五风婆婆嘻嘻笑道：“婆婆这一回来，是要杀死我的么？”

五风婆婆冷冷道：“不错。”

夫子笑了，他看着五风婆婆：“五风婆婆，你最好别打错了主意，你要知道，那个手持金龙令的风会看着你，你如果杀死了我，他会不会放过你？”

五风婆婆大笑起来，她怒叱道：“你以为风会相信你？再休生妄想了，你今天死定了！”

风正想下去，忽听得一声响亮，那门开了，子路怒吼着冲了进来。他对着五风婆婆，不由分说，便出手一击！

五风婆婆与子路动手，两人来来去去，也斗了几个回合。

子路使的是长剑，五风婆婆却不像与风斗，她连一枚绣花针也不曾拿出，只是在子路的掌影下飘忽来去，人如鬼魅。

子路的拳猛风劲，但他打出了十几拳，仍是无奈五风婆婆。

五风婆婆大声道：“我要把你们一个个都缉拿归案！”

五风婆婆掌影飘忽，使得那夫子与一边的几个女孩儿都不能靠近。

子路叫道：“夫子快走！”

可那夫子又来了迂劲儿，他盯着子路，说道：“死生由命，她就是胜了你，又会怎么样？莫不成她真个会能杀了我么？”

他神气居然很是倨傲。

那几个女孩子也都是静气敛衽，坐在一边，看着子路与五风婆婆斗。

五风婆婆叫道：“夫子，你如何杀死了我的儿子，快说出来！”

夫子冷笑，他轻声道：“我没杀死你的儿子。”

五风婆婆怒道：“胡说！你明明有弟子出手，杀死了我的儿子，你还狡辩！”

夫子道：“我的弟子认下了罪，不想罪及无辜，你知道什么？”

五风婆婆一闪身，人便离开了子路。

她扯住了夫子，吼道：“你说不说！”

五风婆婆扯住了夫子的脖子，勒得他喘气也难，她怒吼道：“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夫子说：“是……是……”

那几个女孩子吓得惊叫起来。五风婆婆见她们一个个都要逃窜，便是一声大吼：“谁要走开，便是一死！”

那些女孩子真也听话，听得五风婆婆一吼，居然吓得战战兢兢，再也不动了。

子路大吼一声：“放开夫子！”

他冲着五风婆婆的后背，便是击一猛掌。

五风婆婆大叫：“好，你想杀我，你不要你这狗屁夫子了么？”

夫子居然被她一闪闪得有了一点儿空闲，他叫道：“别顾我，杀死她！”

子路也真听夫子的，他一拳击在了五风婆婆的背上。

风想，他该下去了，但他听得有人叫：“别顾我，他们杀不死我……”

五风婆婆叫这么一声，是想告诉谁？是告诉她的同伙么？谁是她的同伙？风左右看看，再也没人了。

五风婆婆仍在叫：“你好好看看就是了，看他们是什么人？”

五风婆婆突然放开了夫子，一回头，直扑子路。

子路愣了愣，他不知道五风婆婆会回头。

叭！

只是一声轻响。

子路站定了，他两目怒睁，怒视着五风婆婆，他喃喃说道：“五风针，五风针……”

~子路倒地而死。

风知道坏了，他不该听信五风婆婆的话，他应该早一点儿下去，那样子路就不会死。

风刚想下去，只听得轰隆隆一声巨响，屋子直接沉下去了。

风马上飞了起来，他看到，从屋里射出无数利箭，直射向他的全身！

这屋子成了一片废墟。

风站在这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救火。

孔夫子的家宅很大，人也很多，他的人缘也很好，连周遭的邻居都来帮忙救火。人乱乱糟糟的，一片叫嚷声。

风知道，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这里呆下去了，他得走，不管五风婆婆与那夫子是死是活，他都不该呆在这里。

已经有人在指指点点他了。

风希望他们能从那废墟里扒出几具尸体，而不仅仅只是子路的一具。

风回到了客店。

他一进屋，居然愣住了。

他看到了鬼么？他居然又看到了五风婆婆，这仍是那个五风婆婆，她仍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缝她永远缝不完的衣服。

她看到了风。

她笑了笑。

也许她乐意如此过活，也许她平日就靠这种平淡的日子来使她嗜杀的心平静，不然人人怎么都会知道有一个好心善目的婆婆？

但她刚刚是还在夫子的屋子里呢，怎么这一瞬间便又回到了店里？

她看出了风诧异的目光。

“你怎么了？”

风又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应该早就是死人。

他是那个子路。那个七十二弟子中唯一一个武功高强的子路。

子路对他施了一礼，笑道：“夫子请风先生去听韶乐。不知道风先生肯不肯光顾？”

风瞅着他，像看到了鬼，他好久方才长吁了一口气，说道：“好，好，夫子听了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那韶乐一定很好听，我去听。”

风回头看了五风婆婆一眼，就走了。

仍是那个夫子府，仍是那个夫子。

这夫子对着风笑，确是谦谦长者的笑。

夫子道：“风先生客寓他乡，自是旅居寂寞，我请先生来，是想请先生听一听韶乐。韶乐为乐，天下人已经久久不闻了。”

夫子仍有一些唏嘘感慨。

一边的子路知道夫子的性情，也怕风会有些不耐烦，他便问道：“夫子，是不是可以奏乐了？”

夫子捻着颀须，点头道：“好，好，奏乐奏乐！”

风便看到了一些女孩子，这正是那些与夫子曾经偎依娇嗔的女孩子，原来他养这些女孩子是为的此事：闲来奏乐赏心，忙来淫戏娱己。

但不知道他何必对风这般耍弄？

风已经觉得出他自己的心跳了，他快要发怒了。

第二章 矢口不认

黄钟大吕嗡嗡直响，响得风心里很闷。他不知道孔夫子是不是有什么毛病，竟然乐意听这种让人难受的音乐。他坐在那里，觉得很无聊。

但那些弟子一个个听得如醉如痴，一个个摇摇晃晃着身子，像是人醉其中，乐不思返。

风有点儿诧异。

好不容易等那音乐完了。

风看到了，夫子的眼里有泪，他很感动。

这就是韶乐么？这就是孔夫子听了，三个月不知肉味儿的韶乐么？

夫子问风：“风先生，如是天下所有有心杀伐的人，让他们都来听听这韶乐，他们一定会放弃那杀人之心，你说是不是？”

风心里一叹，说不定他们听了你这韶乐，杀人之心更炽。

风来这里，当然不是来听韶乐的，他问：“夫子，你在听韶乐前，都干了些什么？”

夫子当然听得明白，风是在问讯他，他愀然不乐，说道：“我是在准备听韶乐。”

风不明白，听韶乐就是听韶乐，还要有什么准备？

夫子一叹，看来这个风确是不懂得礼。他解释道：“你要听韶乐，就得先叫这些女孩子沐浴更衣，叫她们一个个都不得与男人接触，她们全都是良家女孩儿，没一个是接触过男人的，听的人也如此，沐浴更衣……”

风急问道：“你说，她们全是不省情事的女孩儿？”

夫子大笑道：“这有什么错？”

风说道：“我不信。”

夫子冷笑：“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举韶乐之人，都是一些女孩儿，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女孩儿从未经人事儿，便不知道男女淫戏，奏起韶乐来，人心清灵，便真正的如聆

天音了。”

风叫来了一个人，叫他去找五风婆婆。

听说找五风婆婆，夫子的脸色便很难看了。

五风婆婆来了，她冷冷看着风。

风说道：“五风婆婆，我以金龙令找你，只是要你帮我一事儿。”

五风婆婆也算知机，她一听得风如此说，便知道事儿重大，她应声道：“听令便是。”

风要五风婆婆带人去验，看看这些女孩子是不是都是纯真的女儿之身。

五风婆婆带着那几个奏乐的女孩儿进去了。

风在等，他看着这个夫子，他知道这事儿很重要。

五风婆婆走出来了，她的身后跟着那些女孩儿，有的脸上有泪，有的面带羞色。

风一看她们的神色，便知道他错了，他怕听到五风婆婆的一句话。

五风婆婆看着风，她的眼睛很厉害：“她们都是女儿之身。”

风呆坐在那里，他还怎么说？

风与五风婆婆一起走出了夫子的家。

五风婆婆说：“你看到了什么？”

风说：“子路死了，死在了你的手里。”

五风婆婆冷笑：“我一直坐在店里。”

风说：“我也知道你一直坐在店里，我问了所有的住店的人，他们都看到了你。”

五风婆婆道：“你还看到了什么？”

风笑，这是苦笑：“你杀了子路，夫子狎妓自乐，后来你们两人一齐落入地下，这一间房子烧了，烧得很惨。”

风说完，他急急回头，他找那间房子，夫子的府第虽然很大，但总不能把一间烧得落架的房子弄没了。

风在夫子府里施起了轻功，他没找到一间被烧得落架的房子。没有。

五风婆婆冷冷道：“你一定是昏了头了，你一定是昏了头，不然你不会这么胡撞。”

风真的昏了头么？

风笑了，他看着一间房子笑了，他看出了破绽。

这是一间假房子，一间用木头刚刚搭起来的房子。木头很新，还有一种清新的香味儿，在这香味里，还有一股糊味儿，一股焦糊味儿。

风说：“就是这里。”

夫子笑了，他说：“这是二十几日前烧了的一间房子，我叫人搭起来，是想重盖。为什么风先生看好了这间房子？”

风问：“你打算不打算在这里挖一个洞？”

夫子茫然，不知道风说些什么。

风乐了，他叫人来，在地下挖。

他与五风婆婆一齐站在一边，看着那些人挖。他相信，他能看到一个洞，一个夫子与五风婆婆一齐掉下去的洞。

终于挖好了，风微微笑着，他看到了他要找的东西。

一个洞，一个可以通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地下室去的洞。

风对夫子说：“为什么不下去？”

夫子战战兢兢，他吓得脸也变了颜色，颤抖道：“下去做什么，下去做什么？我不去，我不去……”

风的脸色很是严肃，他大声道：“下去，你们这七十弟子，人人都得下去！”

地下室很深，风走在夫子与五风婆婆的身边，他离五风婆婆远些，离夫子近些。

那些弟子走在远远的前面。

他们走了很久，久到了风这样的人也认定应该到了。他们终于到了一间大厅。

这是四外都是石壁的一间大厅。

夫子看着大厅，说道：“风，你何必到这里来？你来到这里，一定会后悔的。”

有一只鹰站在那大厅正中，那只鹰很凶，样子很吓人，鹰眼是用宝石做的，在大厅里，虽是有灯，却不及这鹰眼亮。那鹰做势欲飞，很有一纵千里之势。

风站在这里，他看到了人都变了，一个个都变得狰狞起来了，只有那夫子吓得靠在风的面前。

五风婆婆笑了，她笑道：“风，让你看看真的五风婆婆。”

大石轰响，从一边吊起了一扇门，在那一间屋子里，一个老婆婆正吊在那石柱上，她浑身是血，已经昏死过去。

风有些明白，但不完全明白。

突地，他身边的那个唯唯诺诺的夫子一刺出手，一刀刺向风！

这一刺难能躲过。

风的腰出血了，他受了伤，虽是他躲了一躲，但他终无法躲过，被那夫子刺伤了，腰在流血。

夫子大笑，说道：“你看，那老婆婆的身边，才是你要找的夫子，我不是什么夫子，我只是一只鹰，一只光头鹰。”

他哈哈大笑。

那女人也笑。

风知道了事实，他知道了那夫子被人弄走了，这七十二弟子都做了人家的奴才，但他知道了，又有什么用？他能胜得了这些凶神恶煞的人么？他如今到了地下，叫喊，呼救都无人听得见。或许他也会同那个一心为自己儿子报仇的五风婆婆一样，死于非命。

风仍在笑。他的一条跛腿不跛了，一到了紧急关头，这一条跛腿便再也不会跛着走路了。

风扑向了那个女人。

一场好杀。

当风最后扼住了那个女人的喉咙时，他看到了那女人的眼光，她怕，她怕死。

风叫道：“夫子，放了五风婆婆！”

夫子仍笑，他恶狠狠地笑道：“你以为你是谁？就凭你一个风，能奈何得了谁？”

风一出手，便疾点了女人的大穴。他一扑扑到了那个夫子的面前。

假夫子不是一个光会念书的人，他的武功不弱，他居然能与风战成平手。他二人战了好一会儿，风一声怒吼，双手齐出，直扼向那人的咽喉！

风扼住了他。

那夫子的七十弟子一个个呆若木鸡，他们看着这个假夫子，居然看不出他来，或许天天与他们在一处的，便是这个假夫子，或许他们的真夫子早就死在了这人手中。

风说：“打开那扇门，不然你一准得死！”

夫子的咽喉咯咯响，他说不出话来，他的脸色渐渐变黑，一口气喘不出，他顿成昏厥，慢慢瘫倒在风的脚下。

他宁死也不愿意说话。

风开了那道门。

他看到了五风婆婆。

这是真正的五风婆婆，是那个一心一意坐在客店里坐着，只愿意给住店的人缝补衣服的五风婆婆。

她看着风，说道：“是你，是你……”

她认出了风。

在五风婆婆身边，有一个瘫在地上的人，他便是那个夫子，那个一心想用自己的家财使孔夫子的当日盛世再现的人，他差一点儿死在了别人的手里。

风扶起了他。

他落泪了，他喃喃地说不出话来。

他的弟子死了好几个，再说他的弟子里只有几个人真的会像孔夫子的弟子那样，浑不畏死？有几个人会像孔夫子的弟子那样真的有学问？

他只不过是开了一场玩笑而已。

风扶着五风婆婆，走出了夫子的家。

真正的五风婆婆不愿意杀人，她没有什么武功，她只是天天在那府门对面，天天看着她的儿子。后来儿子死了，她只能天天夜垂泪，更是愿意总为店里的来人缝补衣衫了。她看那些来来往往的男人都是她的儿子。

他看到了那些女孩儿，这是夫子用许多的钱买来的，他让她们学乐，让她们奏韶乐，让她们一尘不染。但他不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给那个假夫子弄一些可供他淫乐的女孩子儿而已。

夫子心灰意懒，他看着这些女孩儿，不说一句话。

那些弟子，大都是宁国府里的败类，一个个无法活下去，便都假做学问，来当夫子的弟子，混一碗饭吃。如今看到夫子灰溜溜的，又见到了风破了那鹰巢，人人自危，生怕惹上官司，都连一个招呼也不打，藏头缩尾地走了。

夫子哭了，他流下了眼泪。他破家而为，想做一个美梦，谁知道会如此？

风说道：“你不用伤心，至少你还有一个颜回，一个子路……”

不提这个还罢，一提起来，他竟是号啕大哭。

原来，那个子路是他的儿子，那个颜回竟是他的外甥。风也觉得他该哭，他真是该哭。

风直奔巡抚衙门而去。

他要找巡抚，他要查找出来，那只鹰是谁？

第三章 入探鹰巢

在江南，很少有一种北方那种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每天都是忙忙碌碌，一天忙到晚，南人勤快，便有那许许多多的收获。

老天也叫南人忙碌，让他们那地方一年两熟，一年三熟。

有一个老爷庙。

很少有人知道这里的神道是什么来头了，只知道这里曾经是南方丐帮的一个集中地，是丐帮来去的地方，江湖上的一般闲人大都很忌讳到那里去，他们不愿意惹丐帮。

这一日，庙里只有几个小巧。

小巧们也有其乐趣，他们几个人正在那里烧一只鹅，这是一只来历不明的鹅。

香气已经扑鼻了，四个乞丐都眼巴巴地盯着那一只鹅，直流口水。

这时，从庙外来了一个人。

这人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这人是一个中年人，一个穷困潦倒的人。

他眼睛马上就盯住了那一只鹅。

小巧大声道：“你看，你看什么？没你的份儿啊！”

那人咽了咽口水，说道：“我也是乞丐……”

小巧大声道：“你是乞丐？你是哪一家的，说来看看？”

另外三个乞丐都向他施眼色，只要他们不理这个乞丐，他们的烧鹅定会少一个人分享。

这中年人笑了，他笑得很巴结：“我没……没人家。”

小巧这才知道，这人根本就不是什么丐帮之人，他只是一个独自乱跑的乞丐而已。

小巧道：“你不是我们家的，自然没份儿，走，走，快走！”

正争吵间，烧鹅已熟，四个人理也不理他，只是大嚼，一瞬间便风卷残云，一只烧鹅进了四人腹中。

吃饱了，便是再来几个人也无所谓了。小巧的心境也好些了，问他：“你怎么不入我们家啊？”

这中年人说道：“我从前不是乞丐……”

小巧和那三人大笑，四人捧腹而笑：“多新鲜哪，我从前不是乞丐……这里谁一生下来就是乞丐，谁不是后来才入了丐帮？就单你从前不是乞丐？”

中年人知道他又说错了，他对小巧笑：“多谢大哥提醒……”

一个老头儿此时才搭话，问：“你从前是干什么的？”

“做生意。”

“怎么不做了？”

“生意做亏了，老婆给人家拐跑了……”

中年人竟哭了起来。

四个乞丐都很可怜他，他们一时无语。

中年人的眼泪干了，他眼巴巴地看着四个人。

小巧拍拍胸，说道：“好，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准让你能做一点儿事。”

老丐直眨眼，似乎不让小巧与这个中年人兜搭。小巧道：“老爷子，看他模样怪可怜的，我带他去，说不定人家还会要他。他能过得上好日子，一有好处，会带挈我们也吃只烧鹅什么的。”

老头子眨眨眼，再不吱声了。

小巧带着这中年人到了一个大庄院。

这庄院里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拿着明晃晃的大刀，来回巡逻。中年人吓得腿也哆嗦，

那小巧说道：“不用怕，人家这是大去处，白天晚上都有人看风。”

小巧把这人带到了管家面前。

管家是一个武功很高的人，他太阳穴高高贡起，神情倨傲，盯住了中年人，说道：“他是什么人？”

小巧道：“丁爷说要用人，这人会算能写，是个人物。又不是江湖人，我看他还行，丁爷就用了他吧？”

管家道：“他是干什么的？”

小巧把丁管家叫到一边，附耳说道：“这人做生意出身，他老婆被人拐跑了。”

丁管家笑笑，说道：“那好，我用你。”

中年人忙不迭地行礼。

丁管家凑到了中年人面前，他装作划手，直向前冲了一下。他的手向中年人击去，这一掌直冲中年人，直对着他的捉命、斩命大穴！

如是中年人真会武功，他绝不会眼看着人家杀他！

但他恍若不觉。

丁管家猛地收手，他大声笑了，哈哈笑道：“好，好，你真能写字，我使用你，我最不耐烦的便是天天写字。管家管家，只是管家，偏偏还得写字……”

丁管家晃晃地自去了。

这中年人便在这庄子里写字。

天很晚了，他从他的小屋子里走出来，他听到了一些人的呐喊声，一些人的呻唤声。他轻轻滑步，走到了暗影里，便身子一长，飞上了房。他在房上飞动了半天，来到了一片树丛中间。

这里灯火通明。

有许多人站在林子里，一个个都凶悍异常，中年人看着他们，见这些人全仰天而啸，

那啸声如鹰唳鹤鸣。

只见中间一人手一举；众人便不再啸。

那人道：“听说宁国府的案子破了，有人抓住了光头鹰？”

“光头鹰死了，他被一个叫做风的人给活活掐死了。”

那中间的男人生得高额鹰目，确是雄鹰之姿，他冷冷道：“那个风是什么人？”

下面那人一揖，中年人看得清楚，这人正是那个丁管家。

“风是朝廷新委派的四大金龙令之首，他的轻功天下第一，这四个人是……”

“是么？”

问话的口气凶起来，那人显是对风并不在意。

“为什么不杀了他？”

中年人听得细，他想他应该走了，他慢慢向后退，他想再回到那间小小的屋子里去。

但他一回头，便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身子很委琐，他坐在一根树桩上，笑嘻嘻地看着中年人，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

中年人不语，他盯住了那人，那人的样子很怪，居然把他的手悄悄掩在身后。

那人问：“你都看到了什么，告诉告诉我，好不好？”

中年人很些心慌，他急急道：“我没看到什么，只看到了有一些人在那树林里练武。”

那人笑了，笑得声音尖尖细细，笑得这人很不舒服，那笑声很尖厉，像是在他的心里直刻，弄得中年人直是变色、出汗。

这人笑声，真如夜枭。

这人轻声道：“你知道不知道我？”

中年人摇头。

这人再轻声：“我告诉你，我叫夜猫子，人家也叫我夜枭。”

中年人显然很害怕，他身子直向后躲，他一心只想回去，回到他那间小屋子里去，

他心里只想着那一间小屋子很安全，他在那里可以不受别人侵害。

夜猫子笑得很开心，他轻声说：“你小心点儿，你只要出声，被他们听到了，你就会被撕成十片八片了，那样你岂不是会死得很惨？不如你就死在我夜猫子的手中……”

他说话时，就势一扑，直扑向中年人。

中年人已经无路可退……

两人恶斗已是十几招了。

那个夜猫子再也不能戏弄这中年人了。他知道，这个人是今天才来的写字的管帐先生，但他不会武功，丁管家已经试过了他。夜猫子太大意了，如果他知道这个人也是那四大金龙令之一，他一定会大声叫嚷起来，让那些树林里的恶鹰都来，哪怕是一人一口，也会把这个人啄成粉碎。

但他晚了，他一与这人动手，便再也透不出气来，两个拳来掌往，打得凶狠。那人以为这写字先生没什么功夫，哪里知道他一招一式都让他难以应付？他急得吭吭直叫。

中年人的一拳打在了他的胸上。

夜猫子倒在地上。

他想发出一声夜枭鬼哭一般的声音，但他的声音太弱了，根本就不能引得那些人注意。

中年人出手了，叭叭打在夜猫子的胸上，显然已经把夜猫子的胸肋都打折了。

夜猫子的声音哼哼叽叽：“你……你是谁？”

这中年人一叹：“我是花，你听说过花没有？”

夜猫子的眼睛已经失神，他慢慢念叨着：“花，花……你就是花……”

他在死前，还能想到，花……花就是那个在江湖上一向以易容术著称的人。

花想走了，他没听到那些人怎样对付风，但他会留意，他决不会让他们去对付风。

他怔住了。

他看到了众人都站在他身边，在他俯身下去看夜猫子是不是已死的时候，人都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他身边。

那个鹰隼一般眼睛的人瞪眼看他，竟是一句话也没有。

丁管家冷笑：“果然好手段……”

花站起来了，他细数一数，他身边站了足有十七个好手……

他笑了，说道：“我刚才在对他说，你们来晚了，恐怕没听见，我愿意再告诉你们一回，我是花……”

花没有出路。

他也无法与这十七个好手一较，他知道今天他怕要不妙了。但他的脸上仍是带着笑意，他仍在笑。

那个鹰一般的人冷冷说道：“赤眉鹰王笑亭。”

花冷哼一声，说：“是鹰王，不是鹰王，怎么会弄出这么一窝扁毛畜牲来？”

笑亭大怒，他一声吼，便欲向花动手。

有人说话了：“鹰王，何必同他一般见识，就让咱们一十六人一同出手，一人一拳，也足打扁了他……”

赤眉鹰王大笑，说道：“好，让他也体味体味夜猫子死的滋味儿最好！”

一十六个人，人人都用鹰爪功。

花从来不会相信，天下还有这么厉害的鹰爪功。其实并不是鹰爪功如何厉害，只是这一十六人一齐出手，人人厉爪钢喙，都要把他活活撕扯碎了才心甘。

花对付了二十几招，已经有一爪抓在了他的肩头，他的肩头在流血，伤虽不重，但已是让恶鹰一个个都极欢欣。

那个赤眉鹰王在一边冷冷道：“都说好本事，就是这点能为么？”

他仰头大笑。

花只能躲避，他无法下狠手，也无法重伤一只扁毛鹰，他知道，今天的势头太不妙了。

又斗了三十回合。

花的上衣再也不是干干净净的了，一片片血渍都浸在他身上，他的腿也被一人抓破了，那人的手很尖厉，竟能生生撕扯下去一块肉。

花想，他虽有智计，但他能奈何得了这些疯狂的鹰么？怕他得先死，然后他们会再去害风，把风活活害死，让的一腔志气成空.....

他再也坚持不住了，他听到了赤眉鹰王一阵阵的大笑声

.....

第四章 雾里看花

花倒下了，他在倒下时，听到了一声声的鹰唳，他知道他得惨死在这些扁毛畜牲的手下，他会死得痛不欲生。

他昏过去了。

当他再醒过来时，看到了丁管家。

丁管家对着他笑，那笑意极是狰狞。

丁管家说道：“花，你看，你来了一个老朋友。”

花看到了那个小巧，他佝偻着身子，缩在墙角，他怕得发抖，脸上都是泪花儿，抹得脸儿黑黑的。他刚刚挨过打。

花冷冷道：“是我自己要来这里，才找到他的，与他无干。你放了他.....”

丁管家大笑：“是么？”他叭地一鞭，正抽在那小巧的身上，小巧大声惨叫起来。

花冷笑：“原来这鹰爪门只是有这么一点儿本事，专门欺负弱小之辈！”

丁管家道：“我叫你看看鹰爪门的本事！”

他上去一把抓起了那小巧，伸出他的手，一只手变得虬筋暴突，他用他的大力鹰爪功直抓那小巧的头骨。

只听得咯咯直响，那一只手竟是真个抓进了小巧的头骨里去了，血汨汨而流。花落泪了。

小巧为他而死。

丁管家问道：“花，我问你什么，你就好好答我，不然这小巧便是样子……”

花一叹，说道：“你不该杀了他。”

花的心在抖，但他表面上仍是不动声色。如是有时机，花将会把这个丁管家碎尸万段。

赤眉鹰王来了，他冷冷说道：“你把这位花侍候得怎么样？”

丁管家很是惶恐，他连连行礼：“他很硬，什么话也没有。”

赤眉鹰王笑笑，他来到花的眼前，他轻轻说道：“花，你是个汉子，但你知道不知道鹰在吃蛇时怎么弄？他把那蛇扔下去，摔得半死，再拾起来，飞到了空中，再扔下去，一直把这条蛇弄死。”

花的目光炯炯：“你弄不死我。”

赤眉鹰王道：“有时鹰也吃活蛇。”

花冷冷一笑，他不愿意与这个赤眉鹰王说话。

赤眉鹰王回头说道：“如果花不愿意，你能不能想得出更好的法儿帮帮他？”

赤眉鹰王笑笑，他从怀里掏出那一枚金龙令，对花说道：“我可以告诉你，我派我的人去找了，如果他们找到了风，或者是雪，或者是月。就凭这一枚金龙令，你说，他们会不会相信我派去的人便是你这个花？”

赤眉鹰王大笑，他很得意，为他的这个主意而得意，他笑道：“我看这主意很不错，

你说是不是？”

丁管家领着花到了一个小小的井边，他笑着对花道：“这里是井，只是里面没有水，只有蛇。你要是下去了，再过半个时辰，我就不用再来看你了，天下就再也没了花这么一个人。也许江湖上还会有一个花，但那决不是你了。”

丁管家一声令下，两人把花推入了井里。

雪与月一起，他们正奔江南而去。

人是玉人，马是快马，一路风尘。

他们的心是快乐的，他们马上就会见到风了，会见到那个足智多谋的花了，四个人在一起，那快乐真是难以形容。

人急马快。

他们到了太平州的薛店镇，这里离江南南路的宁国府也很近了。

雪月两人找了一家小小客店，歇息过夜。

客店里的饭菜很粗糙，月只是吃了几口，便再也吃不下去了，她笑咪咪地看着雪大口大口地吞。

雪就是这样，看上去他像是一个浪荡不羁的花花公子，其实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灯下的月很美，那边喝酒的人已经在频频看她了。月装作不注意，她冷眼看那几个人，虽是江湖人，但看去没有什么大角色。她与雪在一起，江湖上没人敢动他们。

月问：“你说，明日是走宣城，还是走广德？”

走宣城是乘风去，一直走到宁国府，走广德是去奔湖州，去找花。

在月眼里，四个人做事，当是花最精明。如果他们一齐去了宁国府，花会有许多的好主意。

雪也大笑，说道：“好，我知道你最相信他，我们便去湖州好了。”

店内人的说话，让他们快乐，人人都说在那宁国府，那个风做了一件大好事，把那

个假夫子给弄出来了，他活活扼死了那个假夫子。人人也在讲那个真夫子，他的儿子做了子路，他的外甥做了颜回。儿子与外甥都死了，都让他作弄死了。

有人不解，问：“他有那么多钱，为什么不给他的外甥一些，让他外甥那么穷困？”

一人叹道：“这你就不懂了，人家说过，孔夫子说，颜回这人最好，一瓢水，一篮子干粮便可以活下去了。别人受不了，颜回能受得住。”

有人大叫道：“他外甥不会自己寻生路？为什么偏偏要听他的？”

那人道：“如果他肯听老夫子的，他以后不就会有好日子过了么？老夫子玩够了，他有的是银子……”

众人皆是大笑。

月偷偷问雪：“会有这么怪的人？”

雪轻轻道：“也许会。”

这时，月看到了花，雪也看到了花。

他们两人的眼里都露出了惊喜，他们太意外了。本来他们与花应该在湖州见，哪里知道他就在眼前。

雪站起来了，月也笑着。

可花装作不认得他们。

花进了小店，看看他们，又回头叫了酒菜，坐下吃。

他吃得很不安稳，他一会儿一看雪与月。

月要起身相认，雪扯住了她。

雪轻轻道：“他一定是有事，不能与我们相认。你别莽撞。”

月这时也看到了，随着雪的话音，从门外进来了七个人，这七个人都是高手，领头的人一脸凶相：鹰鼻隼脸，双目锐利，面颊赤红，连眼眉都是红色。他瞪眼瞅着店内诸人，被他那锐利目光盯着的人，一个个都很不自在。

他带的六个人，人人是一流高手。

雪对着月笑笑：你看，这不就是么？

花仍是在稳稳地喝酒，酒喝得很有一点儿做作。

他是不是在提醒雪月，他身后随之而来的那几个人都是他的敌手？

那几个人围住了花。他们把自家的兵器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上，眼睛盯着花，看他喝酒。

那个鹰隼模样的人笑微微，对花道：“你还能喝几杯酒，这不错。不如趁着今日还好，多喝几杯。”

这人顺手抓起一只酒杯，对着花举了举，示意要与他同，饮，身后一个汉子就捧起酒坛，远远地一倾，酒便倒在杯中，涓滴不洒。

这人冷冷道：“久听说花手段非常，震铄江湖，今日一见，果然英气逼人。”

花冷冷一笑，将杯拿来，双手抚杯，像很珍惜他手中这一杯酒。

在店内的许多人都眼见不妙，也有人认出这凶煞之人正是赤眉鹰王笑亭，知道他是江南东路最为难惹的人物，一个个怕得噤声结舌，不敢有一点儿动静。就是一些江湖人物，也看出不妙，想起身溜掉。

一人正要溜走，正走到门口，忽听得赤眉鹰王说了一句，这一句说得很慢：“我不说话，出门者死！”

走到门口那人也身上背着一剑，听赤眉鹰王这样说话，顿时惊住，一只左脚迈出门外，又不敢落下，又不能收回，那情形真个尴尬。

想想还是要顾命，就顾不得脸面了，小心翼翼地轻手轻手地收脚回来。

赤眉鹰王冷笑，声音阴森森的，他双眼喷火，盯住了花的脸，说道：“有人说你易容术天下无双，为什么不当场弄弄我看？说不定还可鱼目混珠，乘机逃走。我捉不到你，那一枚金龙令就不会落在我手了。”

花笑笑，似乎对赤眉鹰王这威胁毫不在意。他起立推杯，向外就走。

这赤眉鹰王带着六个人，七个人站着的仍然站着，坐着的就慢慢起身，眼看着花昂然走出。

雪和月看着花桌上的酒杯，他二人暗暗庆幸，若不是二人也奔湖州而来，哪里能遇得到花？好在花尚未与人动手，他二人跟去，还来得及。

花先走出小店，紧跟着匆匆走出赤眉鹰王，最后雪看了月一眼，也起身，二人施施然出去。

花走得很快，是那种没一点儿犹豫的果决。

那赤眉鹰王走得不快不慢，只见一抬步一投足，衣服不动，长衫不摇，却行得飞快。这让雪就想到：这人轻功也不比我风兄稍弱，看来也是江湖上一大强手。

人都来到镇外。

赤眉鹰王说道：“花，你还是交出那块金龙令的好，为它而死，岂不冤枉？”

花冷笑笑，不答。

赤眉鹰王手一举，挥退众人，说道：“花，我只想杀你，也不必讲什么江湖英名。这回，我不用刀剑伤你，只要你尝尝我这‘鹰呕’的厉害。”

赤眉鹰王手里拿着一块黑黑的石头，这就是天下有名的“鹰呕”。

几个人围住花，他们都从怀掏出一块黑黑的“鹰呕”，把它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又把它抹在剑尖上。

一瞬间这三支宝剑便都已淬上了剧毒。

雪和月本来想再看一会儿，看他众大怎样做鬼。此时一见赤眉鹰王拿出了“鹰呕”，不由得心惊，二人慢慢从林子里走出。

雪一身白衣，一尘不染，手里提一柄宝剑。月只是拢着两只长袖，像刚下瑶池的月中仙子，笑咪咪的，一句话也不说。

两人站在众人面前，确是玉面佳人。

花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们何必来？”

月说道：“不到湖州，就遇上了你。”她笑了一笑，看到了花，她很高兴。

雪只是用明亮的双目瞅瞅花，便又回头面对着两个走近来的两个高手。

赤眉鹰王见他们二人出来，很是意外，沉声道：“是雪月，还是风月？”

雪扬头而笑：“明明是雪，你却说是风。”他走上来，要对那二人出手。

正要一场大战，赤眉鹰王突然吼道：“站住！”

赤眉鹰王看着三人，说道：“我听人说，江湖之人碰见，人人敬畏。我不愿意与你交手。”

他一挥手，六个人慢慢退后。

赤眉鹰王退走了。

花笑意微微地看着雪与月，他的眼里有泪，他说不出他与雪月相会，心里有多高兴。

雪笑道：“我们是不是得走，不能总在这树林子里站着吧？”

月也笑：“谁让你在这里站着，不是你自己愿意来的么？”

花仍在笑，他比这两人年长，他不能说什么。

三个人都向回走。

雪与月问风，他们问得很详尽，花说他也不太清楚，好在明日便可看到他了。

月笑得很灿烂，她心想：到了明日，又可以凑到一起了，只要在一起，天下再也没有什么事儿能难得倒他们。

第五章 人蛇交战

花落在井里。他知道他完了，会活活被这些蛇咬死。

他一落入井中，身子叭地一摔，便把他生生摔得半昏，他只过了须臾，便已醒来，昏黑里摸着向一边靠。

虽是他早已知道这井里有蛇，但他摸到了软软的东西，仍是大吃一惊，大声惊叫起来。

他一叫，便知道他自己很是悲哀，他只有孤零零一个人在这井里，就是他叫破了喉咙，也不会有什么入应答他。

他想错了，有一个人冷冷说话了：“你要是怕死，该在上面就死，到了这里，比死还可怕，你怎么会受得了……”

花噤声了，他等了一会儿，对那人道：“你是谁？”

那人不答，他等了一会儿，听得花细细屑屑的拨蛇声，显是花对于那些蛇仍很畏惧，他慢慢说道：“其实那些蛇并不比人可怕，你何必怕它？”

花当然怕，这些蛇都是毒蛇，哪一条咬上了他，也会让他难受。

那人道：“你不必怕，这些蛇早已经没了毒了，它们都是我的菜。”

花进井里好久，如今才稍微有些能看清了，原来这井里也有一线罅光从那井外透进，借着这一点儿微光，他也能看到那人。

这是一个老人，他的身上系着一条很沉很沉的铁链，手也系着铁链，脚也系着。他眼睛很亮，像是野兽的眼睛。他盯着花，说道：“你是谁？”

花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是花。”

老人显是不明白，他再问一句：“什么花？”

花知道，老人至少也是十几年不参与江湖之争了，不然他绝不会不认得花。这十年来，江湖上最有威名的人物当是。

他不认得花。

花笑笑，说道：“我是被他们给捉住，扔在这里喂蛇的。”

那老人怒声道：“喂蛇喂蛇，你既能下来，就不如一死。你来这里岂不是活受罪？”

花问：“老前辈怎么也到了这井里，莫非老前辈也是那赤眉鹰王的敌手么？”

老人在这井里关了很久，花很难知道。但他知道老人开始时说话结巴，像是久久不曾说话的人，一旦开始说话，很是难受，渐渐才说得流利起来。

“我怎么会是那么王八蛋的敌手，我是谁，你认得不认得？我是鹰王。”

“什么鹰王？”

那老人怒了，大声叫道：“什么鹰王，天下只有一个鹰王，你没出道时我就是天下鹰王！”

花想起来了，确是有一个天下鹰王，他早在十年前便销声匿迹了。

花道：“原来是鹰王前辈。”

鹰王显是对花不认得他很是不满，他哼了一声，说道：“你师父是谁？”

花微微一愣，他说道：“我不能对前辈说出我师父来，前辈莫怪。”

那老人说道：“怪了，怪了，又是一个忤逆之徒，又是一个天下最坏的坏蛋。”

花不敢出声，他知道这老人的脾气很怪，一言不合，他便唠叨不休，莫不如不出声的好。

谁知老人并不放过他，问：“你为什么不出声？”

花说道：“你老人家不叫我出声，我出声做什么？”

老人又是大怒，他叫道：“我叫你出声你便出声，我不叫你出声你就不出声了？你怎么这么听话？这么听话的人当面听，背后一定不会听！”

老人咻咻叫着，这叫声如哨。

花的身子忽然哆嗦起来了，他看到了眼前都是蛇，原来老人一叫，井里的蛇都扑到了花面前，把花活活围在了中间。

老人说道：“像你这样子的人，真的跟那个狼心狗肺的家伙一样，不如先把你宰了，

省得你以后再害我！”

花叫道：“前辈，前辈！”

那老人像是睡着了，花此时也顾不得他厌恶蛇了，他双臂一抡，把那些蛇扔向一边，他一边扔一边叫：“前辈，前辈！”

那老人不声响。

花累了，他想，他此时只能死在这些蛇的口中了，他已经感到了那蛇在舔他的脸，在舔他的腿，蛇毒转眼间便可入心，他就会一死了。

但他没死。

那些蛇还不曾真心咬他。它们只是对着他，一吐一吐毒信。

老人问：“你怎么进来的，是谁把你抓住的？”

花说：“是赤眉鹰王。”

老人的声音很气愤：“胡说，他是什么鹰王？我告诉你。天下只有一个鹰王，那就是我鹰王浩天正。”

花说道：“他自称他是赤眉鹰王。”

老人骂道：“混蛋王八蛋，混蛋王八蛋！混蛋王八蛋啊！”

老人捶胸顿足，竟是伤心已极，哀声凄凄地哭了起来。

花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过了好久。

老人不哭了，他盯着花，他的眼睛比花的亮许多倍。他慢慢问道：“那个混蛋的妻子是谁？”

花说：“我不知道。”

老人唠叨：“他一定娶了小婕，他一定是娶了小婕。他抓住了你，他有什么本事？”

“他有许多人，这些人都叫做鹰。”

老人一吐：“呸，狗屁，都是些老鸽子！他给你用毒了么？”

老人问：“什么毒？”

花说：“一种天下难解的毒，据他们说，那叫‘鹰呕’。”

老人笑了，他大声笑道：“真是好笑，真是好笑。‘鹰呕’算是什么天下难解之毒，莫不是欺瞒小孩子么？”

花一惊，听这老人口气，显是对那“鹰呕”也毫不在意。

花说道：“前辈，你能不能……”

那老人说道：“你有什么话，快说就是。”

花说道：“前辈能不能让这些蛇离开这里……”

那老人笑一笑，说道：“你很在意这蛇，你很厌恶它么？”

花承认。

老人大笑，笑得很是悲愤，他大声道：“你是花，你是一个人，你就厌恶这蛇，可你从现在起，你再也不是一个人了，你只是一个掉落在井里的鬼，一个阎王殿里也不收你的鬼。你是一个鬼，你就不会害怕蛇，也不会厌恶蛇。如果你厌恶它，你就再也没命了。”

老人一声呼哨，那些蛇都听得老人呼哨，慢慢从花的身上落下去，向那个老人身上爬去。慢慢地蠕爬了老人一身。

老人说：“你没落下来，我一整天一整天没事儿干，只好同这蛇说话，同这蛇做伴。我饿了，就吃它们，渴了就喝它们的血，你说它们是不是很好很好的伙伴？”

老人看着花，说道：“你来了，我得弄更多些蛇。没有蛇，你也活不下去。”

老人从怀里掏出两条蛇来，这是两条小小的银线蛇。

老人像看着两个孩子，对两条蛇道：“大坏，小坏，你们两个去弄些蛇来，快去，快去！”

这两条小蛇像是听得懂那老人的话，它们从老人手上爬下，蠕蠕而动，渐渐从井壁爬上，无影无踪了。

花无话可说，他瞪眼看着那老人，心想：原来，这老人呆在井里已有好长日子，天天居然能以蛇为食，活了下来。真正不易。花要似他一般，也这么吃蛇，又怎能度过这井里的苦日子？

等了许久，就听得蠕蠕爬动声，从井口爬进来许多毒蛇，这些蛇都爬进井来。怪的是，那两条小蛇，一条在先，一条在后，像似有一条领路，另一条驱赶着这些毒蛇，要它们进入井中。

老人一见毒蛇入井，就说道：“你不想死，这回可要小心了。”

老人一说，花顿时心中警惕，双手向前推出，如有蛇向它爬来，好用掌去击它。这些蛇一入了井，一条条蠕蠕爬动，就再也不听那两条小蛇指挥。一听得老人吹哨，这些蛇都向老人爬去。

花看到这样一个奇景：老人头颈上、胸前、双耳都挂着一条条毒蛇，毒蛇盘旋曲绕，频频吐信，十分可怕。

老人用手抓蛇，先抓起一条长有四五尺的大蛇，笑道：“把你的口张开，让我看看，你有没有毒牙？”

他捏住毒蛇的七寸，那条蛇果然听话，张开了大嘴。老人伸手去，用手指叭叭一弹，把那毒牙弹去。那蛇负痛，叭哒一声，掉地转身去了。

老人如是作了几次，就把那十几条蛇全都拔去毒牙，使那蛇生生没了牙齿，毒涎流尽。

花不知道已经在井里呆了多久，也许是一天，也许是两天。他看到那老人从井壁边坐起，口中喃喃念道：“该吃东西了。”

就见老人一伸手，抓过一条蛇来，仍是左手捏着毒蛇的七寸，右手伸出去，手指捏

住蛇上颈，用力一撕，就把一张蛇皮生生撕褪。

花看得惊心动魄。

老人说道：“花你在这井里，要想活命，就只能吃蛇。”

花看着老人，不回答他，心道：我要也生吃这蛇，不也变成了活吃生蛇的怪物？

那老人不管他，只是咯咯吱吱把蛇放入嘴里，连肉带骨吃将起来。老人边吃边说：“世上一切食物，这蛇最是好吃，你生吃也可，熟吃也罢，总是能吃。”

花看着老人竟把一条长二尺许的毒蛇生生活吃，不由弯腰呕吐。

他吐得没一点力气了。

老人吃完蛇，说道：“你想死不想死？”

花自然不想死，但他决不吃蛇。

老人冷笑：“当初，我落入井里，我也总是呕吐，恨不能让蛇吃了我。可今日，我只能吃蛇.....”

花不言语。

老人自己念道：“那个混蛋怎么做了鹰王？他连只光头鹰也不是，怎么能做鹰王？”

花不答言。

老人恨恨道：“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说罢老人恨恨，拖得手上脚上铁镣哗啵响。

花躺着，只听得自己肚子在响，腹中空空，饿得难受。他不想动，若能睡了那是最好。

老人问：“小子，你想不想报仇？”

花一叹，人已落在井中，你还想去报仇，谈何容易？

老人起身，来到花身前，身上铁镣哗啵乱响。他揪住花的衣服，叫道：“他想杀你，你不想杀他？你要杀他，我来帮你！”

花声音很镇定：“我已经中了毒，这‘鹰呕’极毒，我不能解毒。”

老人哈哈大笑，说道：“江湖中人都知道‘鹰呕’毒，但在我鹰王看来，‘鹰呕’算得了什么？”

花看着老人，心也扑扑跳，如这老人真心帮他，说不定花还有一条生路。

花慢慢说道：“你要我做什么？”

老人声音有些悲愤：“你去杀了这个笑亭，把他宰了……你干不干？”

第六章 雪怒月阴

雪坐在桌边，他与花在喝酒。

花在笑，四个人中他最年长，他看着雪与月，像看着自己的弟妹，他的眼里都是笑意。

雪问：“风兄现在哪里？他还在宁国府么？”

花笑笑，说道：“我也知道，他在宁国府。许多人传说，说风兄破了赤眉鹰王的大阵，好生得意。我也不知他现在哪里。”

雪看看月，他很想见风，他已经许多日子没见到风了。

天很晚了，花说：“你去歇息好了。”他很关心月，三个人都比月年长，他们都很关心她。

月走了，只剩下花与雪。

两人联榻而眠。

雪仍有谈兴，但花只是支吾着，看来花已经很累了，他不想多说。

两人入睡。

夜已深，更已残。

雪睡得很熟，有了轻轻鼾声。

花起来了，他慢慢走到雪的头前，在昏黑月光下看雪。雪的脸色很平静，像似睡得很甜，没有梦。

花提起了右手。

如果有人能看见花，就会看到此时的花右手虬筋暴突，一只右手用足了力气。如果这一只手抓向雪的头颅，雪就会被一击而毙。

雪的脸色仍然平静。他在梦里决不会想到有人要杀他，要杀的人是亲如兄弟的花。

花凝神聚力，要一击而中。

这时，月在门外说话了：“花兄，你要做什么？”

门轻轻推开，月手里端着灯来到了花面前。

花忙掩饰：“月，你看雪睡觉，真个是睡得香甜。”

月抿嘴一笑，说道：“花兄不睡，只是想看他睡觉的模样么？”

花大笑，又忙轻声，说道：“别惊了他。”

月悄悄走了，花又躺下，他的眼睛仍然很亮，他还在等待时机。

天快亮了。一切做恶的人都喜欢这个时辰，在这时做恶，别人最不容易发觉。

花又起来了，他走到雪面前，雪的脸仍很平静，轻轻吐气，没了鼾声。

花又凝神聚力，想杀死雪！

他正要出手，雪突然吐气开声：“天亮何其早，碌碌往日多。人生不忙碌，岁月总蹉跎。”

花站在那里，竟是呆住了。

雪已经坐了起来。

他没了机会。

三人三骑，直奔宁国府而去。

他们要去找风，聚在一起，天下无敌。

三个人到了一片森林。

月说：“歇歇好不好？太累了。”

雪笑了，说道：“三人行，就听你的了。”

花不吱声，只是跳下马来，把缰绳丢在马鞍上，坐在一边。

他觉得有点儿不妙，看见雪与月都从马鞍上拿下来兵器，雪手里握着长剑，月手里卷着一条长绸。

两人不说一句话，只是慢慢逼近了花。

花很惊恐，他大声道：“你们想做什么？”

月微微一笑，问：“花在哪里？”

花大声笑着，说道：“你有什么毛病，我明明在你眼前，你还问我在哪里？”

雪沉声问：“你两次想杀我，你绝不是花。”

两人逼近，长绸在手，长剑在手。这个花有些害怕了，腿哆嗦着，向后直退。

雪慢慢说：“你不说出花在哪里，我就宰了你！”

长剑出鞘，在林子中闪光。月在他身后站着，他无处可逃。

这个花低下了头，他说：“我说……”

雪和月看准这个人，这人是赤眉鹰王的手下，他拿着花的金龙令，想来害雪月二人。可惜他错了，他错得很厉害。

他不知道，四人已经是一个人了，他们知道别人，像知道自己。知道自己有什么脾气，有什么禀性，要想靠近他们，装做花，只能是送死。

雪和月一进店，就看出这个花是假的。

雪说道：“花在哪里？”

那人眼珠在转，他想告诉两人实话，又不愿意。如果对两人说了实话，他的命就会

没了。他何不骗两人一次，把他们带到鹰王山庄去？

这人说道：“花在鹰王山庄，被鹰王丢在井里。”

雪在沉思，他想：凭花的本事，决不会轻易便死，只是被丢在井里，怕性命不保。若不早去救他，花会饿死在井里。

月冷冷道：“你说的是实话？”

那人连连点头。

雪问：“你是什么鹰？”那人嗒然若丧，轻声说道：“我是秃鹫。”

雪与月在沉思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鹰王山庄，看来去宁国府是不行了，他们日夜兼程赶去鹰王山庄，去救花。

那人看着雪在背过身去，又看到月在沉思，以为时机极好，就大声一吼，冲向月，用他一只鹰爪直扑向月！

这一爪直欲摧脑裂骨！

月微微抬起头来，她轻轻一叹。手只是略略一抖，长绸飘出，直系那人咽喉。

那人只觉得脖子越来越紧，人也气喘不及，瞪着双眼，直盯盯瞅着月，说道：“你们.....早晚.....也是一死.....”

雪长长地叹了口气，他抬起头来，看着月，好久才说了一句：“但愿.....”

月也知道雪的心里话，但愿花还活着。

老人抓过了蛇，把蛇放在花的手心，说道：“我告诉你，可别弄坏了我的大坏、小坏，这两条蛇，可是我的命根儿。你小心些好了。”

花知道自己身中奇毒，就靠这两条蛇解毒，也不敢乱动，只是眼盯盯看着这两条蛇。老人笑道：“大坏、小坏一齐坏，也不如那个混蛋坏。”

老人一唠叨，那两条蛇便在花手上蠕蠕而动，蛇信直吐，把蛇毒都咬在花的手指尖上。顿时花觉得如万箭穿心，十分难受。

花大叫一声，昏死过去。

井里也算一个天下，也知有天黑、天明。到了明日，花渐渐醒来，他看着老人，觉得浑身发热，身子瘫软。他声音微弱，问道：“我是不是死了？”

老人笑道：“你死了，又活了。”说罢大笑。

花饿得没了气力，他对老人道：“若再是没有什么吃的，我快要饿死了。”

老人说道：“这里有蛇，你吃不吃？”

花看着蛇不敢动，老人又撕扯了一条蛇，把这蛇递给花。

花不想吃，他觉得这一条蛇在手里滑滑腻腻，他觉得有些恶心，就不想吃它。老人叹道：“你要饿死也不吃这蛇，老天就白白给你这一条蛇，你要吃了它，你就能活下去，你吃不吃？”

花摇头，老人叹道：“白痴白痴，一个白痴，还想报仇，真是作梦了。”

花把这一条蛇握了好久，他已经能觉得出这条蛇变得干了，再也没了滑腻。他试着把蛇放到嘴里，咬了一口，竟不觉得滋味坏，喉咙里像伸出一支手，把这条蛇直抓入肚子里去了。

老人拍手大笑，说道：“好，好，你也能生吃这蛇了。看来你这人要做鹰还行，比那个混蛋强。”

老人的眼睛发亮，在这井里像是两盏灯，幽幽发亮。老人问：“小子，你愿不愿意出去？”

花当然乐意。

老人说道：“我叫你出去，你就能出去。只是你出去了，得帮我做一件事。”

花答应老人，他不知老人要做什么，只是答应他。

原来这老人原是鹰王山庄的主人，他的徒弟是那个赤眉鹰王笑亭，笑亭最受老人信任。他趁老人不备，给老人下毒，把老人丢在井里，那个笑亭做了赤眉鹰王。老人双目

炯炯，看着花，问道：“你能帮我么？”

花问：“前辈要做什么，我做就是。”

老人道：“我有女儿，名叫小婕。许是做了这混蛋的老婆。你要见了她，问她和这混蛋好不好？”

好又怎样，不好又怎样？

老人道：“小婕要说，她要 and 这混蛋好，这些事儿……就算了。我也饶了他。他若对小婕不好，你就告诉她，是那混蛋把我推进了井里，在这里一呆六年。你问她知道不知道？”

花点头。

只是这井颇深，这花怎么能出得去？

老人笑道：“你身上‘鹰呕’之毒已解，你出去也无碍了。”

老人身子一挪，身后露出一个洞来。

老人用六年功夫挖了一个洞，这洞从鹰王山庄后坡出去，从那里可以走出鹰王山庄。

花说道：“前辈，不如你同我一起出去，你去找那个赤眉鹰王，也可找他报仇。”

老人惨然一笑，说道：“我不知小婕还是不是想着我，他若是和那个混蛋活得好好的，我何必去找他？”

花慢慢爬，他不知自己爬了多久，只知道过了好长时间，他已经爬了很远的路了。他很惊异，老人竟能挖出这么长的一条洞，这洞挖来要多少功夫？

花终于爬到洞口。他刚想推开洞口那一块石头，就听得有人说话，他不动了。

说话的人近在咫尺。

“我跟你说过，你做不了这事儿的主。”

这是一个女人说话，这女人说话的声音冷冷冰冰。

男人怒道：“我怎么做不了主？我是你的丈夫，我说了就算。我是赤眉鹰王。”

女人的声音带笑，笑声里满是讥讽：“是么？我总忘了你是鹰王，一直以为你是阿斗。你可不是当初那模样了，如今下人上千，好手云集，你是鹰王了，是不是？”

男人怒道：“你是不是要威胁我？”

女人笑了，一听这笑声便知道，这是一个很媚的女人。这女人的笑声能让男人想入非非，让男人身上汨血，能让男人忘了世上的一切，甘心做女人的奴才。

女人在劝抚男人：“好了，好了，你是鹰王，你是我的鹰王，这总行了吧？”

又是男人女人的亲热声。

花在等待，他只能等那男女走开，他才能从洞里走出来。他等得太久了，那男女只知道在那里一心寻乐，根本不想着这里会有别人。

花从洞里走出，鹰王山庄的后山很静，静得没一点儿声音。

他坐在地上，口观心，心正气，气游三十六重楼，气息巡行了一周，觉得又浑身是劲儿，他要去找那个小婊，找那个鹰王的女儿小婊。

第七章 毒蝎心肠

花慢慢走到了鹰王山庄，他知道，他得小心，不然还会遇上麻烦。花顺着那山庄后的小路慢慢走去，他看到了山庄内那些持刀弄棍的庄丁，他得离那些人远些，免得生出意外。

花到了庄内，他来到了庄中最大的那座楼前。

这里应该是鹰王的住处。

花看到了赤眉鹰王，他正坐在那里，与一个女人饮酒。

这女人很美，但她的脸上满是闲愁，她只是看着自家酒杯，没一点儿笑意。对面的

赤眉鹰王却笑意盈盈，频频劝酒。

“小婕，你喝上两杯。”

女人有十分闲愁，抬起眼来看看他，说道：“我不愿喝酒。”这赤眉鹰王大笑，说道：“小婕，我成了大事，不知你怎么还是这般闷闷不乐？从前你爹死时，你担心我会死于仇家之手，这两年过去，江湖上也混出了个赤眉鹰王来，没人敢小觑，你也该心里满意。你总这般闷闷不乐，又有什么好处？”

女人听他说话，只是抬头看看他，也不应话，这一看也是神情忧郁。

花看到这个女人，心里也叹一声：好一个女人！

世上女人，有的让人敬畏，因她神情淡淡，十分庄重。男人见她，不敢生轻佻之心。面前便是这种女人。

花心想：看这模样，这女人定然不是那个与赤眉鹰王在山坡上嬉戏的女人，那女人淫荡多欲，比这女人自有天壤之别。

那女人只是握着酒杯，她盯着那酒杯，不说话。

赤眉鹰王大声道：“小婕，我要告诉你，如果我这一次能成功，这整个江南东路便是我的天下了。”

他鹰扬眉展，十分开心，像是他已经成了称霸江南东路的霸主了。

那女人淡淡道：“我与你夫妻一场，我自是应该劝你一回，你千万别做多了恶事。岂不听得古人云，自作孽，不可活？”

赤眉鹰王一听，顿时勃然大怒：“小婕，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反正我每做一件事，你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就是冷嘲热讽。你究竟想做什么？人家都说，夫唱妇随，为人之道。你总如此，莫不是还在怪我没有为你爹报仇么？”

那女人一叹，也不说什么。

花看到了女人的眼泪，女人盯着酒杯，她说道：“爹死得怪，居然连一具完整的尸

首也找不到。你枉自称什么鹰王，连这一件事也做不好.....”

赤眉鹰王大声道：“我已经尽了力了，在江湖上找了六年，也没有一点儿线索，你知道不知道？我找师父用了多少人力？派出了多少人寻找师父下落？只是江湖险恶，可能师父当年一死，连尸首也不见了.....”

女人哗哗流泪，她再也忍不住，哭出声来了。

那赤眉鹰王很是不耐烦，他恶声道：“小婕，为人不能过份，你父亲是我的师父，为情为理，我都十分挂念他，只是他死了，你终不能让他跟你与我一辈子。他死了，你还得活下去，你何苦如此郁郁？”

那个叫小婕的女人淡淡道：“我自己郁郁，又不干你事儿。”

那赤眉鹰王大叫道：“怎么不干我事儿？我说一件事儿，正是在兴头上，你却又拿老头子的死来扰我，你要把这一件陈谷子旧芝麻的乱事儿说上多少遍？”

女人神情忧郁，她轻轻说：“你要是不愿意听，你可以走开，从此再也不听。”

赤眉鹰王大声吼道：“好，我走，我走！我要是不走，我还算是个男人？”

他果然气哼哼地走出门去，临出门时还叭地一摔，把门摔得啪啪响。

只剩下了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小小丫头。

那丫头道：“小姐，这事儿也怪不得他.....”

那女人一叹，说道：“你别说了。”

丫头再不敢多话。

这女人抬头看月，心里当是十分凄楚，她慢慢看了一回月亮，许是想月亮圆缺，自是比她的日子更能一目了然。她轻轻一叹，说道：“你去睡吧。”

丫头不敢违她，只是劝了一句：“小姐也早早睡吧。”便走出去了。

花看到了她在流泪，她轻轻自语，说道：“爹，爹，你在哪里，是不是孤魂无依，是不是难熬苦楚？我总是在梦里见你，那梦一个比一个可怕。”

花轻轻地咳了一声。

女人惊觉了，她轻轻喝了一声：“谁？”

她这院子里不该有男人，不该有随意来去的男人。这男人的咳声很是奇怪。

“是我。”

花站在了她的面前。

女人的神情仍是淡淡，她瞅着花，花是一个很有点儿味儿的男人，但这女人对男人没什么兴趣，她看花时，那审视竟是十分苛刻。

“你是干什么的？”

花说：“我是你父亲的朋友。”

花看到了，她的身子一震。

她父亲的朋友？她轻轻叹了一声，说道：“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从来不交朋友。他总是说，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你的敌人。”

花笑道：“我与你父亲并不是从前的朋友，我是他刚刚交下的朋友。”

女人再是镇定，也不由得轻轻惊呼了一声。

花告诉她，他是花，是那个赤眉鹰王把他丢在了井里的，赤眉鹰王以为花会死在井里。他没有想到井里还有一个当年他丢下的人，那个人正是当年的鹰王浩天正。

女人的身子在哆嗦，她不相信，她不愿意相信花的话。

她看着花，花的话让她震惊，她怎么能相信当年是她的丈夫把亲爹丢进了那一个井里？

她盯住了花，从袖口里掣出一支短剑，她怒声道：“你再胡说，我就杀死你！”

花叹了一口气，他再不说话了。

女人在哭，这女人与赤眉鹰王在一处，是不是天天只能以泪洗面？

她哭了好久，直哭到花都担心赤眉鹰王会来，会听到她的哭声而赶来。

她不哭了，问花：“你说，我爹他.....还活着？”

花叹了一口气，说道：“是。”

她迫不及待了，她站起来，说道：“你带我去看他。”

花犹豫了，鹰王从来不曾对他说过，要他带他的女儿去那井里。鹰王怕什么，他为什么不走出井来？是不是因为他失去了功力，再也无法同他的徒弟动手，怕他一与那赤眉鹰王动手，他的女儿小婕再也无法同那赤眉鹰王在一起了？

花犹豫，说道：“我不该带你去，因为鹰王没说我可以带你去。”

她泪眼婆娑：“他说什么，他说了什么？”

花告诉她，鹰王说，只要看到她与那个赤眉鹰王过得好，就不要花再提此事，只当是没有此事罢了。

她又是一阵子痛哭。

她站起来，冷冷道：“带我去看他！”

花不知道他这么做对不对，他不知道那个鹰王看到了他的女儿，是不是会快活，只是知道，他无法违背这女人的心意，因为她是一个很有主心骨的女人，她想做什么事，只能依她。如果不让放手去做，她宁死也不愿改她自己的初衷。

花只好轻轻吐了一声：“好，我带你去。”

花的心思很缜密，他问了一句：“那赤眉鹰王在什么地方？”

女人一笑，笑得很凄伤：“他在同那个女人亲热。”

花一惊，她知道赤眉鹰王所做的一切，她对赤眉鹰王才会那般不冷不热，她才对那个赤眉鹰王很是怀疑？

两人走出来了，花带着她走到了后山坡上。

女人突然说出了一句：“这里是他与那个女人相聚的地方.....”

花的心一抖。这女人很不幸。

到了那洞口，花说道：“要爬很长的一段路，你能爬么？”

那女人点点头，花看到了她的神色，她很凄楚，也很不安。

她不知道会在那洞里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鹰王，她怕看到一个奄奄待毙的鹰王。她心里在猜测：如果老爹真的很安全，他一定会爬出洞来，不再呆在那洞里，他性如烈火，一定会爬出洞来报仇。他是不是再也无力爬出洞来了？

她急急地说道：“我先下。”

花说道：“你不熟悉路，还是我先下的好。”

花在前面爬，那小婕在后面爬，两人又爬了好久，才爬到了井里。

花刚刚爬到了井里，便听到了一声喝叫：“谁？”

花知道是那鹰王浩天正，他便大声答道：“是我，我是花。”

鹰王浩天正的问话在井里嗡嗡响，花的答话也响得厉害，根本无法听得清。

就听得那浩天正大声道：“我要驱蛇了，你再爬，我让毒蛇咬死你！”

那小婕突然大声叫道：“爹，爹！”

鹰王没声了，没了那口哨声，是他没想到会有一个女人也随着花爬进来？还是他听出了，这女人的声音正是他夜思日想的女儿的聲音？

鹰王轻轻问：“你是谁？你是谁？”

这声音近于梦呓。

鹰王的声音让那女人一下子惊呆了，她大声叫道：“爹，爹爹！”

鹰王叫道：“是小婕么，是小婕？”

两人扑在一处，老爹抱住了女儿，那女人又哭了，泪流满面，她喃喃道：“老爹，老爹，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怎么会在这里？”

她想说什么，六年了，她天天惦念老爹，她派人去寻找老爹，但总也找不到。哪里能找到？老爹在这井里，老爹做了井里的冤鬼，她哪里能找到老爹？

鹰王说道：“小婕，你是不是还好？”

女人泪眼婆娑，只是哽咽。

花坐在一边，连蛇滑到了他身上，他也不知道，只是想着这生离死别，想着这鹰王父女，心里大是感慨。

两人平静下来了。

鹰王问：“你嫁给了他？”

小婕低声说是。

“有没有孩子？”

小婕声音更低，说：“没有。”

鹰王大声道：“没有好，那个混蛋不是个东西，他常常跟一个女人……”

小婕大声道：“爹，别说了。”

鹰王就噤声了。

小婕摸着鹰王身上的铁链，弄得那些铁链哗哗直响，她大声道：“他这么狠，他这么狠……”她又哽咽流泪了。

花突然说话了，他说：“我们得走出去。”

鹰王大声道：“我不走，你带小婕走。别让那个混蛋发现……”

忽然，井外一阵吵嚷，有人站在井边，有许多人都站在那里。

花的脸色变得苍白了。

情形很不妙。

第八章 落井下石

花知道，有人来了，许多人来到了井边。

便听得井上有人问话。

“下面的人是不是小婕？”

鹰王大怒，他咬牙咬得咯咯响，对花道：“叫你不带她来，你偏这么干，你看，那恶鬼来了！”

女人此时反倒显得很镇定，她对鹰王道：“爹，你何必怨他，是我让他带我来的。”

鹰王本来很是埋怨花，此时听得小婕如此一说，反倒没话可说了。

上面的人声音很清楚：“小婕，你听清了，我知道你与那一个男人钻进了井里，你与我不那么好，那也没什么。可你与别的男人入了井，那情形就不堪入目了。我好歹也算是赤眉鹰王。你做下这种事儿来，岂不是给我添耻辱么？”

女人在井下，不出声，她紧紧依偎着老爹，怕再失去老爹。

她是不是浑不惧死，她宁可死在这井里，也不愿意再出去与那赤眉鹰王做夫妻？

她轻轻道：“对不起……”

她这话是对花说的，如果她不强要花再带她进井里，花此时完全不必再跟她一同冒险。

她是不是觉得很对不住花？

上面的人听了一会儿，没声息。

那赤眉鹰王问：“你看清楚了么？”

一个女人的声音：“我看清了，是夫人同一个男人……”

那赤眉鹰王大声怒道：“住口！”他向井下说道：“小婕，你要是愿意出来，我给你一个答复，你可以出来，但你出来，可得听我的摆布了。你愿意不愿意出来？”

这女人身子抖着，她不理那个赤眉鹰王。

鹰王叹道：“小婕，你可以出去，你得出去。”

女人低声道：“不，不，我不！”她大声吼道：“不，我不出去，让他杀了我好了，

让他杀了我好了！”

女人低声啜泣，她哭得很伤心。

花偎在井边，心想：如能出去，就可以同风和雪同月一起铲平这鹰王山庄，但他也知道活下去的机会很少。

上面没声息了。

赤眉鹰王用内力逼住声音，向井里说：“好，好，小婕，你要是愿意同这个野汉子在一起，我就成全你好了。让你们生同欢，死同穴。”

赤眉鹰王大声道：“来人，把这井口封死……”

就听得有女人哭叫着：“别封，别封，小姐在里面，小姐在里面！”

有人撕扯开了她。

赤眉鹰王大声道：“小婕，你放着人不做，偏要去爬狗洞，那有什么快活？”他回头大声道：“把那洞都用石块封死！”

就听得人在忙乱，有人向井里丢石头。石头险些打在女人身上，花扯了她一把，石头砸在井里，咚的一声巨响。

鹰王叫道：“快！”扯住小婕，带着二人，向身后洞内爬去。

三人拼命地爬，他们盼着有一个机会，他们也许能爬到鹰王山庄的后坡上，他们只要一走出洞去，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同这赤眉鹰王一拼！

他们爬得喘不上气来。这一条洞太长了。

爬着爬着，鹰王不动了。

花问：“怎么了？”

不等回答，他也明白了。洞被封死了，被用石块堵得严严实实。

鹰王叫了一声：“向回爬！”

又爬回了井边。没有光线，没有一丁点儿光，井也被封死了。

三个人不动了。他们知道，他们会被活活憋死在这井里。

人之将死，其心也哀。

三个人都不作声。

小婕偎在鹰王身上，她一声不响。如果能这样死去，她就会和老爹一同魂飘幽冥，她心里情愿。

鹰王很悔，他想大骂，骂花笨蛋，想把花打得满面是血。他想生生用蛇咬死花。

但什么也不能做。他救了花，让花走出井去。但小婕又害了花，让花带她入井。花陪她来，死在井里，也有些冤枉。

这让他怎么说？

花突然问：“我们还能活多久？”

鹰王说道：“两个时辰，或是三个时辰。”

花从来没想过他只能活三个时辰，他想：风与雪月三人，会不会知道自己死在这鹰王山庄，月一定会哭，雪一定不会哭，只是皱着眉头，握剑的手虬筋暴突，风会沉着脸，他们三人一定能为他报仇。

鹰王的声音很沉：“你怕死么？”

花说道：“不怕，只是不甘心。”

鹰王大声道：“不甘心，就是不甘心！”听得鹰王的声音哽咽，他落泪了，他因为女儿和他一起死在井中而落泪。

女人无声，顿让两个男人觉得自己很是失态。

鹰王问：“会有人救你么？”

花苦笑了笑：“三天，五天，或是七天，不然就是十天，会有人来救我。”

鹰王爬过来，铁链哗哗响，他揪住花的衣襟，大声道：“你愿不愿意活下去？”

怎么活？只能死在这里，再过三个时辰，三个人都会变成死人，花再有本事，也是

回天乏术。

鹰王说道：“我在井里，天天吃冷血的蛇，学会了一种奇功，我叫它‘幽冥鬼功’。你要是能听我的，在这井里与小婕合用这种功夫，可以活下去七天。”

花不吱声。

那女人突然问了一句：“你怎么办？”

鹰王一笑：“你两人能活，我就一死。”

女人声音很是果决：“我也愿一死。”

花等着，他知道他无法说话，他不知道这“幽冥鬼功”是怎么回事，自然无法插嘴。

鹰王说话慢声细语：“小婕，你早以为我死了，这一次能活着相见，岂不很好？你若同这花一起修习‘幽冥鬼功’，说不定会活下去，你还有机会报仇……”

小婕哭道：“我愿意与你一起死，不愿报仇。”

鹰王说道：“可惜，可惜。可惜了他要陪我一起死，这岂不是很不公平？”

小婕无声了，她想起了花，想起了是她把花拉来，让他跟自己一起入井的。花为什么不说话，他是不是恨小婕？

小婕幽幽道：“花，你是不是恨我？”

花一叹：“我不恨你，我只是恨上天。”

二人不解。

花说：“我恨上天不公，让赤眉鹰王这样的败类活在人世，作奸作恶。”

过了一会儿，小婕叹气，说道：“爹，我愿修习‘幽冥鬼功’。”

鹰王大喜，声音哽咽，他对花说：“我看你是一条汉子，如你能从此得生，小婕就靠你照应了。”

鹰王让花背对自己，把双手变掌，附于花背上，一股大力便从鹰王手上去，直渡花体内。

花的身前是小婊，她双手紧握花的双手，两人体内内力一阵急涌，奔流不止。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两人渐渐昏迷。

幽冥鬼功只是一种阴力，是这鹰王在井里悟出来的一种怪功。井底潮湿，蛇又血冷，便使人心跳渐缓，一阵昏迷，便不需许多气息，只有一点气护住心窝，人如昏睡。

鹰王把身上全部气力都渡入花身上，他身子哆嗦，再也耐不得井中潮湿，人被窒息，倒地而死。

花与小婊两人双手相握，软软地倒在井壁边。

雪与月已经到了这鹰王山庄，两人站立之处，正是鹰王挖出来的洞口。两人不知这洞口在哪里。

二人很焦急，决心直闯鹰王山庄。

一柄长剑，一条长绸，当者披靡。

两人直杀至那一座楼前。

楼上，赤眉鹰王正与那女人嬉戏。

这是一种新鲜，那女人与赤眉鹰王过去只是偷情，偷偷躲着，在山坡、树间草草苟合，那滋味自然不同今日。

女人沐浴，洗得一身香气，披着白纱，惹得男人有了火性，有了欲望。

于是天地翻覆。

有云有雨，有恨有爱，有贪有嗔，男人女人都忘情了。

有人敲门。

有敌来犯。

男人仍在忙碌，大声道：“混蛋，你们那么多人，就对付不得么？”

那人答道：“来者自称是雪月，功夫极高。”

男人大吼道：“杀了他，杀不死他，就让他杀你！”

雪的剑在滴血，他的剑很快。

几个人再也不是鹰了，他们成了秃爪，连手也没了，再也无法施展大力鹰爪功。

更有人倒霉，不是碰上了雪，而是遇上了月，月的长绸卷在咽喉，一卷毙命。

雪与月冲到了楼前。

男人的血热了，他从女人身上跳下，双爪一振，大声吼道：“我是鹰王，我是鹰王！什么雪，什么月？我宰了他！”

男人赤裸着，冲出楼去。

月回过了头，她不愿意看见这男人，这是一个疯狂的男人。

雪斜着眼，瞅着这男人，冷笑：“你想死，可惜你那一身衣服？”

赤眉鹰王大叫：“你死了心吧！你们那个鹰王死了，那个狗婆娘也死了，那个花也死了！他们都成了井中冤鬼，你两个也要死了，我一定把那井打开，把你们也丢入井里，让你们的冤魂永不超生！”

赤眉鹰王大笑，他很得意，在这鹰王山庄，他是唯一的主人，来犯者必是一死！

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不愿意回头，不愿意看见这个疯子。她心里有些难受，花一定是死了，有了这个疯子，花一定是死得很惨。

赤眉鹰王把手扬起，只见他一双手也变得血红，虬筋暴突，大声啸叫。

他要与雪决一死战！

鹰王山庄的男人都聚了来，他们都手执利刃，一个个肃立在一边。如是赤眉鹰王败北，他们就会用自家的手中刀，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敌雪手里的长剑。

来犯鹰王山庄的人，有来无归！

赤眉鹰王大声一吼，他冲向雪，长长的鹰爪直抓向雪的面门！

雪的剑动了，一道剑光直刺向赤眉鹰王的前胸。

两人各走了一招，都在中途变势，雪的剑斜挑，挑中了赤眉鹰王的肩头，肩头立时

流血。赤眉鹰王一抓，正抓在雪的衣袖上，雪的左臂没了衣袖，手臂上有三道血痕。

赤眉鹰王狞笑：“雪，你死定了，鹰爪有毒，毒性难解，你今日必会死在鹰王山庄！”

雪横眉立目，他右手剑尖立起，有一道寒光在赤眉鹰王眼前闪烁，雪冷冷说道：“我就是死，也要你先死！”

第九章 赤眉鹰王

雪的剑更厉了，他的眼睛充血，他瞪眼瞅着赤眉鹰王，恨不能一剑将他毙命。

他的长剑很快，但赤眉鹰王的鹰爪也利，他一爪搭在雪的剑上，竟发出嘶嘶声响。像是精钢相碰，两下兵刃相交。

赤眉鹰王的鹰爪极快，雪的剑也快，倏忽往还，只是须臾便交了几十招。

赤眉鹰王打得性起，大声嘶吼，一边像野兽般嚎叫，一边向雪出手！

雪从不曾遇到过这般厉害的敌手，他的剑变得沉滞了，他的步法也变得慢了起来，像是人行在滑坡，一举一动都分外吃力。

剑在飞，人也在飞。来去往还，那鹰爪几次想把雪的剑抓住，但都不曾成功。

叭！

鹰爪搭在剑上。

这一搭颇劲，竟能生生将剑荡至一边，雪急忙回剑，忙回身一招，向赤眉鹰王的胸前刺去，方才将这一抓化解。

这时，那个女人走出来了，她袅袅娜娜地走到了众人前面，她娇声娇气地说道：“鹰王，为什么不宰了他，杀死他，杀死他！”

赤眉鹰王冷笑，他大喝一声，吼道：“你以为我不会杀他！”

他手下的招数更急了，他的心更急迫了，他想把雪生生扼死，他想一招把雪杀死。

风一般的鹰爪，雨一般的剑。

雪不知道他出了多少招，他觉得他太慢了，他用的时间太多了，他是不是杀不死这个赤眉鹰王？

赤眉鹰王与雪相持不下，他更是大大得意，他大声对月道：“月，你是一个绝色美人，你要是愿意，就与我成为夫妻怎么样？像你这样的绝色美人，我赤眉鹰王怎么舍得杀死？你回头看哪，看看我像不像一个剽悍男人？”

赤眉鹰王放肆地大笑，他知道月是一个女人，是一个不曾嫁人的姑娘，绝不肯回头看他赤身裸体的一副疯相。

雪听他这般羞辱月，更是焦急，恨不能一剑杀去，就把他杀死。

只听得月幽幽一叹，她回过头来，看着赤眉鹰王，口中喃喃念诵，脸色十分平静，面对着赤身裸体的赤眉鹰王，像是视若无物。月念道：“人不相视，必无所见，人若相识，方有所见，不识不视，当无所见。”

月竟然走向赤眉鹰王，她缓缓抬手，手中一匹长绸顿时飞刺而出，震动如剑，也有嘶嘶破风之声。

赤眉鹰王与雪相斗，本来已是稍落下风，再来一个月，顿时变得左支右绌，十分难堪。雪的剑飞得近，剑剑直逼身前身后大穴，月的长绸远远飘来，更是凌厉。

赤眉鹰王大吼连声，喝道：“来人，杀死他！”

涌上了六七人，这些人都是大力鹰爪门的好手。

群鹰捕击雪与月。

风坐在酒馆里，他正在喝酒。他已经离湖州很近了，他要找的人很快就可以找到。

这小酒馆离鹰王山庄很近。

风在想，他要不要向这酒馆里的人打听鹰王山庄的去处。

等店伙计来了，风便问：“请问店家，鹰王山庄往哪里去？”

店家看看风，上下一瞅，就知道风是一个江湖客，但风是什么人，要去鹰王山庄做什么，却是难料。

这店伙计就问：“这位大爷要去鹰王山庄做什么？是要去拜庄，还是想要寻仇？”

风微微哂笑，说道：“拜庄怎样，寻仇又怎样？”

店伙计说道：“要是拜庄，你尽管去就是，要是寻仇……”

店伙计看了看周围，店内人很少，店伙计压低声音说道：“你要去鹰王山庄寻仇，那只能一死，听说赤眉鹰王的功夫，江湖上很少有敌手的。”

风笑了，说道：“是么？”

店伙计瞪圆了眼睛，大声道：“大爷真个是去寻仇？”

风见他吓呆了，就站起身笑道：“哪里有这等事？我只是去拜山。”

风付了银子，起身就走。

风已经要走到鹰王山庄了，他好像听到了打斗声，听到有人嘶吼的声音，风冷冷一笑，他知道，只要他纵身一奔，就可能飞快地到那鹰王山庄，就能见是哪些人正与赤眉鹰王作对。

但风停住了脚步，他面前站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都冲着风冷笑。

三个人都没兵刃，三人都抱臂而立。

风问：“你们拦我去路做什么？”

那三人冷笑，一人说道：“你要去鹰王山庄？”

风冷冷回答：“讨债。”

有人乐了，大笑道：“果然好手段，竟敢来鹰王山庄讨野火？”

三人一起嘶吼，鹰爪一振，齐冲风出手。

三人都是一流好手，他们在江湖上纵横来去，很少敌手。此时与风放对，也不把风看在眼里，只是以为他一个人，极容易对付。

一人直奔风下盘，去卡他双腿，一人双爪怒射，夹击他太阳穴，想给他来一招“钟鼓齐鸣”。另一个人直扑他前胸，奔他胸前死穴，要点他“上伤”、“下死”大穴！

他们想一击成功，要杀了风，让他再无生机！

他们不知道对手是风，他们的手很快，但面对着风时，他们的手变得不那么快了。

那个攻向风下盘的人一愣，风转眼就没了，双爪所击之处，正是人的双股，眼前竟然没了其人，双爪走空。那个出手击向风胸前死穴的人，也一下子走空了鹰爪，哪里能扑到风的“上伤”、“下死”大穴？另一个本来是击向风的头顶，想一击致命，把风的头打烂，但双爪一抓，竟然自己两爪对抓在一处。

三个人只是怔了一怔，觉得有些怪异。

风哪里去了？

风只是来到了三人身后。

他双腿一剪，顿把那个想击风下盘的人双腿踢断，那人一声怒吼，跌倒在地，仆倒不起。因他落在最后，所以也最先倒下。这人一声惨叫，极是骇人。那两人听得叫声，忙就回头，正看到风如凶神恶煞般冲二人扑来。

一人急中生智，双爪回敲，想击风前肋。

他料不到风会出手那么快，两爪没等递实，风的手已经点出来，只用一根食指，弯曲成弓，在他喉结上弹了一弹。

这人喉结碎了，人悄无声息地倒下。

只剩一个人，这人看着风，像看着一个怪物，他瞪着双眼瞅风，风太快了，快得不可思议。

那人回身想逃。

他逃出去了四五丈，他对自己很满意，知道他这回跑得最快。但他觉得头后一凉，像有一块钝铁打在他脑后玉枕穴上，他一边向前扑，一边倒在地上。

赤眉鹰王声声怒吼，他赤裸着身子，跳来窜去，像是一只怪兽。他这样子很是可笑，但没人笑他。因为鹰王山庄的人不敢笑他，雪在他与两个高手围攻之下，更无闲暇来笑他。月在一边，有六七个高手围住她，长绸飘忽，虽是已击倒两人，但鹰王山庄好手太多，一时也无法取胜。

二人已经渐见危机。

赤眉鹰王狂声大笑：“雪，你只能一死了，下场还不如月，月能做我女人，随我玩弄，任我污辱，你只能会变成一堆尸骨，没一丁点儿用处的尸骨！”

鹰王山庄的人渐渐聚拢来了，钢刀林立，人人都欲动手，想把雪与月绞撕成粉碎。

二人已是渐处危机。

月觉得这一回要败了，莫非的威风就要堕于今日？

突然听得一声清亮长啸，有啸声远远传来，听得出来人正在狂奔，迅逾奔马。

雪大呼：“是风，是风！”

月也笑了，是风，当然是风。

风站在了众人围外。

鹰王山庄的人并不把风看在眼里，他们能缠住雪，能围住月，自然也能围住这个风。他们分出几个好手，去围杀风。

风笑了，笑得很是狷傲，他大声呼啸，急忙奔走，眨眼间连伤数人。

这赤眉鹰王大喝：“杀了他，杀了他！”

又围上几个人，这是鹰王山庄的高手，本来这几人是围攻月的，但来了风，只好弃了月。

风边奔走边施杀手，又连伤两人。

月的长绸只需对付三个人了，月脸上有了笑意，她手下也更悠闲了，长绸飘飘，更是柔美。只过一会儿，月便击伤一人，将那人绞杀在地。

满地鲜血，一地死尸。

只有几个人仍站在风雪月的面前。

风在笑，问道：“赤眉鹰王，是你杀死了三任宁国府尹？”

赤眉鹰王此时没了刚才那狂妄与疯癫，那赤身裸体的模样就显得很是好笑，他不抬头瞅月，只是望着风，傲然道：“不错，是我杀了他们。”

风又问：“你为什么要杀三任府尹？”

赤眉鹰王在笑，笑声尖厉，笑得几人心跳，忙用内功震慑心神，等他说话。

赤眉鹰王说道：“银子，自然是为了银子。”

他又哈哈狂笑。

雪问道：“花在哪里？”

赤眉鹰王听这一问，顿时又狂傲大笑，笑道：“你要找花，为何不去那口干井里去找？你要把这干井挖开，说不定真能找到一个死人，那就是你们的花了，天下无敌，胡扯，胡扯！死了一个花，再接着一个个都得死掉，一个个不得好死！”

风大声道：“你二人在这里，我去找花！”

井早已被封死，没人知道花被封在井里已经有几天了，风站在井前，心如槁木，没了一丝希望。

就是他把井挖开，把这些巨石搬走，他也没法救得花。

。风一回身，旋风般来到那六七个人面前。

风怒吼：“拿下他！把他们都擒住！”

二人一听，便明白风的心意。

三人出手，很快便拿下山庄的六七个人。最后三人齐出，月的长绸圈住了赤眉鹰王的脖颈，风的手按在了赤眉鹰王的死穴上，雪的剑直指他咽喉。

赤眉鹰王怒吼声声，但他无奈，只能被三人点住穴道，再也不动。

风叫道：“把他们弄去，快去挖井！”

五六个人又来到那井前，他们都被点了穴，人人只好去搬动井里的石头。风还嫌慢，皱着眉头看着他们。

六七个人搬了半天，终于把井里的石头搬得差不多了。

那六七个人都站在井边，一个个弄得泥浆满身。

风看着雪，雪看着月，月又瞅着风。

花一定在下面，但他会是什么样子？

弄来了一只大筐，吊系上长绳。风看看二人，雪说道：“我下去。”

月很紧张，竟然一只手死死地握住风的手不松。

风说：“还是我下去，我一扯长绳，你们便向上拉。”

风坐在筐里，慢慢下去了。

第十章 死死生生

风落在井里，他轻轻叫道：“花，花，你在哪里？”

他心一酸，花已死，他怎么会回答？

他向前摸。

手里摸到了一片滑腻，吓得风手一哆嗦，他忙缩回了手。他再向前摸，摸到了一个人，这是一个死人，一个冰冰凉的死人。

“花，花，是你么？”风的泪流下来了。

他摸着那人的脸，把那人拖到了井正中。依稀光线里，看得出这人并不是花。

这是一个老人，是一个刚刚死去不久的老人。看来老人死得很安详，他的脸上还带着笑。

风决心再回头，他再去摸，再去找，他一定要找到花，他非找到花不可。

风的手摸到了滑腻，他知道这是蛇了，他的手百毒不侵，只要他知道了这是毒蛇，他不怕毒蛇。有几条蛇还在风的手上咬了几口，风并不在意。

风又摸到了人，但他迟疑了，他摸到的并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

两个紧紧相拥相抱着的人。

这两人抱得很紧，居然分也分不开，风想先把他二人拖到井正中，便可以看得出他是不是花了。

果然是花。

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不想让月看到花这模样。

风看着花，花的呼吸已是停止，他的脸色很安详，像是睡熟了一般。他的怀里抱着的那个女人很美，但她也同花一样，赤身裸体。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花不是一个喜欢女人的人，他怎么会在死时与女人做下这种风流事儿？

风扯了扯吊绳，坐在筐里，让他们把自己拉上去。

雪和月很紧张，两人盯着风的脸，他们只急着想知道花是不是还活着。

风摇了摇头。

没有希望了，花已经在井里埋了七日，就是大罗神仙，也是一死。

雪说：“他就是死了，你也要把他弄上来。”

风点点头，他明白。他看着月，说道：“你能不能躲开一会儿？”

月看着风，再看看雪，她心道：是怕我看到了花死，看到了他的惨相，心中难过，就不让我看他？她心里想说，她想看看花。她不愿意离开。

雪的眼里有了温暖，他拍拍月的肩头，说：“你先走开，我会让你看他.....”

月转身走了，她低着头。

花被弄上来了，他的身体和那女人紧紧相拥。

赤眉鹰王看到花和那女人抱在一起，不由惊呆了，他大声吼叫，眼红犹如泣血，大叫道：“混蛋，混蛋，我要宰了你们！把你们生吞了，方解我恨！”

赤眉鹰王没料到，他的妻子竟会同花在井里行那苟且之事，本来他自家做事，总是苟苟且且，与那风流女人鬼混。但他从来不曾想过自家后院，也会有人闯墙。他知道妻子小婊温顺贤慧，虽是对他为人从来不屑，但总不会心生外向。哪料到她竟然在井里，临近生死之际，还同这男人如此亲热？男人女人居然死时也搂紧在一起，这让许多人亲眼见到，真是丢尽了赤眉鹰王的脸面，他真是又气又恨。

风和雪把二人放在屋内，两人决心分开他们。

但分不开，两人的手紧紧相握，无论他二人如何用力，都难把他们分开。

就听得有人一叹：“你们何必做这种傻事？花兄要的就是生同室，死同穴。人家死也不分手，你们何必这般费心做恶？”

两人抬起头来，他们看到了月，一个凄苦的，泪流满面的月。

既是月也看到了，他二人还能说什么？

月低下头去，看着花。

四个人中，花最有心计，他也最知情，时常是四人相处，花最心细，他关心别人，总是替别人想的多。

可花死了。

照月的心思，他们做了一个大棺材，把花同这个女人一起放入棺材。

风和雪两人抬着棺材，一人单手擎着棺材前头，一人单手举着棺材后部，二人向鹰王山庄后山坡走去。

赤眉鹰王和那六个人都在，六个人在挖坟坑。

风和雪一起向下一跳，把棺材轻轻放入坟坑里。

三个人静静伫立，看着花。

赤眉鹰王眼看着二人就要入殓，就大声喝骂道：“淫妇，贱人！你这个贱人和那坏蛋都下地狱好了，淫妇贱人，你一辈子不得超生！”

雪正流泪，听他怒骂，不由火起，唰地一剑刺去，赤眉鹰王的脸颊上便有了一道血痕。雪恨恨道：“你再说一句，我就割下你的头！”

月跳下去，她要给花擦擦脸，她不忍心让花脸很脏。

她用手中的长绸为花擦脸。

纵横江湖，天下无敌。

难道从今日起，就要少了一个花么？

月的泪水流下来了，她的泪水落在花的脸上。

月悲悲凄凄，刚一转身，竟听到了雪的一声惊叫。

雪叫的是：“他的嘴在动！”

花的嘴真在动。

三个人大喜，狂喜之下人也忙乱，跳下棺去，竟又把一只大大棺材生生举出来。

再又把入从棺材里抬出。

风叫：“快！”

月和雪抱着二人，风坐在花身后，两手变掌，附在花背后，通他大穴。风用他自身功力，让内息透过花后背，走他心包络图经脉，一点点把暖气注入花心中。

花能呻吟。

花睁开了眼。

他看到了月，也看到了雪，他轻声说道：“三弟，四妹，莫非相逢在梦中么？”

花仍然是花，他又笑着站在赤眉鹰王面前了。

赤眉鹰王恨得咬牙。他杀死了花，也杀死了小婕，但花活了，小婕也活了过来。小

婕的那只温暖的小手正握在花的手里。

赤眉鹰王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恨，他看着小婕，大声叫道：“你杀了我吧，你要不杀了我，就跟着那个奸夫去，岂不会气死我？”

小婕一叹，说道：“你已经杀死了我。”

赤眉鹰王不语了。

他杀死了师父浩天正，也杀死了小婕，杀死了这个花。

他二人命不该绝，就又活了过来。小婕的话是不是也很有理？他再也没了妻子，小婕再也不是他的妻子了。

雪冷冷道：“你有女人……”

雪说的是那个在他二人冲进庄来，仍在与赤眉鹰王一心淫乐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与赤眉鹰王信誓旦旦，决心同生共死。但那个女人很聪明，她看局势不妙，就一个人悄悄走了。

女人可以同享乐，不可以共患难。

赤眉鹰王两眼充血，他慢慢道：“她不是我的女人……”

也许他说的对，当初他有女人，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但因为他心存恶意，就没了这亲情女人了。

赤眉鹰王低下了头。

花问他：“你从那些人手里弄到多少银子？”

“七百万两。”

都很吃惊，他要七百万两银子做什么？就这一个小小的鹰王山庄，怎么能用得了七百万两银子？

风问：“你把银子弄哪去了？”

赤眉鹰王哈哈大笑，笑道：“你这四个鼠辈，只知道给那傻皇帝出力，不知道我也是皇帝的人，你们杀了我，只会让皇帝生气，早早晚晚他也会杀了你们！”

赤眉鹰王的话当然不可信。皇帝要银子，只要派人去征，去敛就是，何必要赤眉鹰王这种江湖之辈用这恶毒手段攫取？

四个人冷眼看着赤眉鹰王，他们有金龙令，可以出手杀了他。

风、雪、月都看着花，他们等着花说话。

花回头看看小婕，小婕正瞅着他。

花知道女人的心思：她曾经是这个男人的妻子，她不会愿意杀了赤眉鹰王，不管怎么说，她曾经是赤眉鹰王的妻子。

风一叹，他知道事儿很麻烦，如果放了赤眉鹰王，在江湖上怕还会冒险。

雪与月也都明白，但他们笑了笑，对花点点头。

就放了他赤眉鹰王，又会怎样？江湖风险，才有。

雪上去叭叭几击，赤眉鹰王便没了内力，废了一身功夫。

他恶狠狠地看着雪，看着花，再看他的女人小婕，恨声道：“快杀了我！若不杀死我，早晚会叫你们后悔！我要宰了你们，把你们的头骨当夜壶！”

小婕低下了头，流了泪。

若不是她的一只手还被花握着，她就会昏倒在地。这个吼叫蹦跳的就是她的丈夫么？他只是一只禽兽罢了。她太不幸了，误嫁匪人，误她一生。死了老爹，男人又害她，真让她心伤欲绝。

赤眉鹰王走了，他的六个手下也都像被剪去了羽翼的鹰，再也不能飞扬跋扈了。他们低着头，抬着轿子，慢慢走了。

风和雪月三个人都看着小婕笑。

风笑得很和气：“我是风，四个人里，我跑得最快。你要是想给什么人送信，别忘

了找我。”

雪也一笑，说道：“我可什么也不能干，你要是做了好吃的，可别忘了请我。”

月也笑意盈盈：“你有什么心事，都告诉我好了，他们三个人可都归我管。”

小婕流泪了，她知道她这一次看对了人，花的手很温暖，也很大，正紧紧地握着她。

她很伤心，但她也很宽慰。你一旦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可以和他同生共死的男人，你的一生就会充满了温馨。

花低着头，说道：“我没了金龙令……”

这件事很严重。

花看着风，看着雪，看着月。他想说什么？

雪大声道：“你想跑，想不干了？你怕死了？你死过一次了？你有人管了，就不想跟我们混了？”

月笑意盈盈，说道：“二哥，你是不是很不愿意？你看，我把你的金龙令拣到了手……”

月张开双手，她的两手里都有一枚金龙令。

花的眼睛有些湿润，他们是好兄弟……

天下无敌！

第四卷

第一章 皇帝心机

在大宋京都汴梁，有许多男人游玩的好地方，最喜欢去的是教坊司，这里是京都的美女丽姝所在。从前宋徽宗喜欢从宫中出去，偷偷到教坊司游玩取乐。徽宗皇帝喜欢的女人是京都名妓李师师，他与李师师痴心相爱，居然爱到把一个大宋江山拱手让与金

人。从那时起，京都风靡行乐，大宋人都不以狎妓游乐为耻，人人乐于做这风流之举。

由是，京都有不夜城，城里有不夜巷。

这一夜，京都最有名的去处“紫香院”里，静静悄悄。

这里从来就是不夜巷，天天笙酒弦歌，夜夜声浪不止。

但今夜却没人喧哗。

在紫香院的正屋，有几个人坐在屋里。

有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他总是轻轻咳嗽，好像他有什么病似的。其实他根本没病，咳嗽使他威严，使他显得很有身份。

他是当朝太师郝敬。

在一边，有一个人坐着，他的眼皮耷着，像睡着了一般。他无精打彩，总像睡不醒。这人是当朝的第一武官，枢密院使童明。

在地下来回踱步的，是当朝的御史文洪章，他像很焦急，坐立不安。

因为紫香院有了这三个大人物，紫香院就变得静悄悄了。

奇怪的是，他们三个在这里也坐立不安，他们在等人，等一个比他们更重要的人。

这人从后门慢慢走进来了，他是当朝皇帝。

皇帝一进了门，三个人就都站起来了。

皇帝看着三个人，说：“坐。”

三个人坐下了，但都坐不安稳，他们的身子不敢全都落座，斜扞着身子看着皇帝，神情很是恭敬。

皇帝问：“那件事办妥了没有？”

太师看看枢密院使，枢密院使童明回奏道：“臣下得知，这件事本来办得好好的，谁知中间生了变故……”

皇帝的脸色不豫，他看着枢密院使。

童明硬着头皮，说道：“本来已经筹集了八百万两，大都是由鹰王山庄的赤眉鹰王办的，后来来了，生生将赤眉鹰王拿住，废了他的武功。”

皇帝皱着眉头，问：“这事儿干何事？他们插什么手？”

太师奏道：“查出三次杀人，都是鹰王山庄所为，自然不会放过赤眉鹰王。他们手里有圣上亲颁的金龙令，生杀可由他意。赤眉鹰王做事不秘，只是被废了武功，还算万幸。”

御史沉声道：“乱管此事，圣上能不能降旨，要他们再别插手？”

皇帝冷笑几声，大声道：“你要我怎么做？你要我告诉，告诉他们别管杀人的事儿，说那些地方官是我让人杀的？你让我告诉他，我要银子？你让我说，皇宫里没银子了，大宋要完了？”

皇帝震怒，三司官皆低头不语。

三个人都不作声，皇帝心里更是恼怒，他大声问：“太师，你是一朝重臣，为什么不说话？”

太师老了，他见了皇上就忘了咳嗽，他张大嘴，一句话也说不出。

皇帝说道：“你们听着，银子也要，干他们的事儿，你们做你们的事儿，别让他碰上你们。”

皇帝走了，他在紫香院有更快乐的事儿做。

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从所措。

太师说：“只好别惹他们，他们手里有金龙令。”

童明冷笑，他笑道：“他有金龙令，我有枢密院使的大印，难道抵不得他的那一枚金龙令么？”

御史拍手称快，笑：“好主意，好主意。”

太师胆小，他犹豫踌躇，说道：“圣上可没教你碰……”

童明说：“圣上能要银子，就得不要。”

二人心中喟叹，既要廉明，又要银子，怎么能做得到。

太师说：“童明，我没听见你说什么。”

御史也慢慢说道：“院使，我也没听到。”

童明眉开眼笑，恶狠狠说道：“好，好，只要你们闭一下眼，我就会让这世上没了。”

仍是那座破府第，仍是那个许达，他坐在桌案边喝酒。

他喝得很慢，长长黑夜，人又寂寞，饮酒熬夜，在许达来说，当是常事。

许达低着头，他的一腔愁绪都化入酒杯。

他似乎要睡着了。

突然，许达说话了：“是风？”

有人答话：“为什么不是雪？不是月？”

许达说道：“风来去轻声，才是风。”

有人拍手，笑道：“果然是穷京官，真不寻常。”

走出一个人，径直坐到许达对面，抓起酒来，一饮而尽。

许达的脸上有了笑意，许达上朝时也没笑意，喝酒时也没笑意，只在此时才有了笑模样。

许达说话声音缓慢：“有了风，就该有花，有了花，就该有雪，四人齐至。”

从窗边走出来雪，推门进来了月，在许达的身后站出了花。

四个人一句话也不说，一个个都围着桌案而坐。

许达看着四个人。

四个人齐至，必有重大事儿要说。

许达仍手抚酒杯，等着四个人开口。

花先把金龙令掏出来，轻轻放在案上。风雪月也都这么做。

许达还是不开口。

花笑笑，说：“以后你喝酒时找，你杀人时别找我。”

月也笑，说：“有人想杀你时，你找，你喝酒时别找我。”

雪也笑，他不吱声，风也无话。

许达看着四枚金龙令，他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他笑得太厉害了，笑出了眼泪。

没有人问他笑什么。

许达把这四枚金龙令拿在手里，一枚一枚投出去，一枚枚金龙令都射在墙上，成一字排着。

许达长声而吟。

他再看着四人，说道：“可怜，可怜……”

四个人都看着他不知道他说什么可怜。

许达看着四个人，这四个人准备走了，他们回身过去，一步步向屋外走。他们一走入暗夜里，就将再也不会回头。

许达叹了口气，说道：“小心些，有人要杀你们！”

话音刚落，许达就看到四个人又重新回来了：风坐在桌案边，月站在他眼前，雪坐在窗上，花袖着两手，笑吟吟看他。

风说得很慢：“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许达笑了，笑得太幸灾乐祸：“有人想杀你们，杀死你们，天下可就太平了。”

月问得天真：“为什么要杀我？”

“有人要银子，你不让他要银子，他为什么不杀你？”

风目光炯炯：“赤眉鹰王说过，皇上喜欢银子……”

许达一叹，他不说话。

四人的心一沉，赤眉鹰王的话果然不假。

风说：“你不该要我们接金龙令……”

许达斜着头，冷冷道：“你是不是风？我认得你时，你正与人拼命，人家把你打得头破血流，你爬起来又倒下，也不肯罢手。”

雪笑了笑，他知道风，像知道他自己。

许达笑，说道：“你知道不知道皇帝的心思？”

四个人不语。

“他怕下面的人都是赃官，怕他们天天捞银子。他还怕他们不是赃官，一点银子都捞不到。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四个人看着他。许达像是自言自语：“捞得太多，皇帝就当不成了，官逼民反，没了大宋江山。捞得少了；皇帝拿什么去花？”

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枢密院是天下兵马总司，他能调动三十六州七十二郡的兵马，所有的人都会来杀。

许达笑得很亲切，他轻轻地问：“这么多人要杀你们，你们怕不怕？”

风也笑，他大声笑，笑得身子也颤，说道：“我真想一拳打在你脸上！”

雪也笑，花也笑。

月笑得断了声儿，她说：“我不想打他，就想把这些酒一杯杯全倒在他后背上。”

许达大声笑着，他看着，许多日夜，他都寂寞。唯独今夜他不寂寞，他有朋友，是他肝胆相照的朋友。

风去墙边，拔下了一枚金龙令。

雪也去了，拔下一枚金龙令。

月啪的一声把长绸抛出，卷回一枚金龙令。

花笑意微微，手指一弹，金龙令从墙上跳出，落在花手里。

许达的眼里有泪，但他仍在笑。

他看着，从今夜起，他们四人仍会在江湖上奔波，他们会杀人，他们会手执金龙令，杀死那些十恶不赦的坏蛋，他们也会被别人追杀。

他说什么，说珍重？说要他们小心？

一切都不必说。

再也不说话了，四个人真走了，他们走入风中，走入夜中。

风中夜中，也许有无数只眼睛在盯着他们。

许达又伛着身子，伏在案前了，他两只手又轻轻捧起了酒杯。他的两眼盯着酒杯，他的眼里满是哀伤。

有人从后堂慢慢走出，他轻轻咳嗽着，很威严咳嗽着，他是一个老人，一个在皇帝面前唯唯诺诺的老人。

他是太师。

他看着许达，也抓过酒杯来，慢慢地啜了一口酒。他抬头望着许达，终于忍不住，问他一句：“你说……他们会不会死？”

许达看着墙，墙上有一排四个坑儿，那是他刚才抛掷金龙令留下的痕迹。

他叹了一口气，大声道：“胡说，胡说。，天下无敌，你知道不知道？你难道没听说过这句话？”

太师无话，他又咳嗽起来。这一次太不该咳嗽了。

许达低着头，他又像是睡着了。

风走在前面，他的双手向前摆动，他的双手能生生折断钢铁，他的嘴角有一丝冷笑。

雪跟在他身后，如果有人细看，就会看到雪的嘴角抿得紧紧的，他每一步迈出去，都是一尺，没半分差错。

月跟在雪身后，她的脸上有笑意，她笑得很快活，只要和风 and 雪和花在一起，月就

笑。

花低着头，他的脸上有一种平静，他已经死过一次了，他早就尝过死的滋味儿，死对于他来说，没什么了不得。

四个人独自在街上走，只有敲更的梆声跟着他们。

第二章 太湖聚会

太湖湖水，一碧万顷。

在太湖中有一个湖心庄。湖心庄庄主叫水里蛟，水里蛟在江湖上并不很有名。但江湖人都知道太湖的湖心庄，这里是天下的一处聚宝之地。

每年秋月十五，月亮圆圆地挂在中天，这里就聚满了江湖之人，他们能拿出世上寻得到的各种奇珍异宝在这里交换。这些奇珍异宝都很名贵，价值连城。

只是这交易很秘密，总是悄悄进行，只有江湖中人前来，买者卖者双方大都不愿抛头露面，或是易容而至，或是托人来办，总想不留下痕迹，也怕人知晓宝物来踪去处。

正是秋月，正是十五。

太湖远远过来一只小船，这是一只舴艋轻舟，小船只载得两人，箭一般飞向湖心庄去。

小船靠了岸，从船上下来一个女人，这女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儿，她笑意盈盈，上了岸，直向湖心庄走去。

湖心庄不大，只有四五十栋房屋，房房毗连，连接成势，庄前有许多闲汉坐在林中树下，有的喝酒，有的闲聊。

女孩儿慢慢走过去。

一个人拦住她，当头一问：“来干什么？”

女孩儿笑咪咪说道：“我有银子买太湖。”

那人点点头，便让女人进去了。

房子虽少，但中间也有一个大厅，大厅都是竹制，窗子也是竹编，墙上挂些字画，桌椅尽是竹藤。

大厅里已经坐了十一个人。

加上后来的这女孩儿，一共是十二个人。

十二人，便是这太湖之聚的人数。

十二个人都很有耐心，都坐在大厅四边，不看别人，只是饮茶，或闭目养神。

这里只有十二张椅子，只有十二张小小的方桌，十二个人从四周面向中间，对面而视。

主人没来。

走出了一个人，这人正是太湖湖心庄的水里蛟。

水里蛟是一个汉子，一个短粗剽悍的精明人，他向四周作了一揖，大声道：“太湖之会，仰仗各位了。”

十二个人都事先同水里蛟打过招呼，十二个人都曾向水里蛟交纳过一千两银子。他们手里有什么，水里蛟十分明白。

他们想买什么，水里蛟就知道了。

水里蛟站在正中，说道：“不知哪一位先出手？”

就见女孩儿对面那个一身破衣褴衫的老者站起来，说道：“我有十斛明珠，不知有没有人想要？”

老者一挥手，身后的人就把一斛明珠抬来，放在大厅正中。老者手里握着一把明珠，向外一抛。

十一个人都伸出手去，人人手法各异，都接住这一粒明珠。看它成色，又大又圆润，

果然好珠。

太湖明珠，不同凡响。

有人出价买了这十斛明珠。

水里蛟看着这女孩儿，问道：“姑娘可不可以先出手？”

女孩儿笑吟吟，站起来说道：“我有一轮明月，要卖与识家。”

众人惊讶，月在中天，至夜方现，怎能出手卖与人？

女孩儿挥手，那庄内之人一个个都去放下竹窗，屋内顿时变暗。

女孩儿竟拿出一条长绸，把它轻轻放在厅上，长绸拂开，顿时眼前一亮。

这是一块玉石，一块圆如满月的玉石，它有女人胸乳般大小，晶莹圆润，长绸一去，顿现玉石，厅堂之内，熠熠有光，照得满室皆亮。让人恍惚间以为是月亮陨落，直落在厅堂之内。

众人惊为奇宝。

女孩儿在笑，她说道：“不知有谁喜欢明月，可以把它购去，从此便可夜夜伴月，夜夜邀月了。”

众人不语，都分外惊讶，不知道这女孩儿是何路数，她如何能拿得这等重宝？

那老者冷冷道：“如是我记得不错，此宝是江湖人人熟知的‘月轮玉’，是江南武林世家江门的镇门之宝。江老爷子的脾气人人皆知，他就是宁死，也不会出卖这一件宝物的。

女孩儿乐了，她大声笑道：“是么？我怎么不知道？我是从江南买来的，听得人说太湖这一聚尽是龙虎之会，就也来凑凑热闹。”

十一个人摇头，这岂是凑热闹之事？江南江门的宝物谁敢买去？只要是江湖之人便皆知道，江南江门不好惹，弄不好买不到这宝物，还惹一身腥，岂不是大大失算？

没人吱声，众人看着那“月轮玉”，都心中赞叹，但一想到江门，竟是没人敢出声

买它！

有一个人应声了，他把头上的斗笠一掀，大声道：“既是没人买，我买它如何？”

众人一看这应声之人，顿时都是大吃一惊。

他们都是江湖人，他们自然会知道江湖上的有名人物，他们太认得这应声愿买“月轮玉”的公子了，他们惊讶已极，有的甚至站立起来，他们认得，这应声的公子正是江南江门的公子江允。

江南江门的“月轮玉”在太湖上有人出卖，愿买它的竟是江南江门的公子？这件事怪也不怪？

那女孩儿竟不以为怪，她嘻嘻笑道：“江公子，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看这块玉你就别打它的主意了，好不好？”

那江门公子江允少年侠客，春风得意，正是盛气凌人时，此时一听得这女孩儿说话，突地没了精神，他低头道：“姑娘出卖此玉，没人敢买的。”

女孩儿乐了，她一笑，浅浅梨窝便淡淡一出，十分惹人爱怜，她轻轻道：“我愿意卖，终有人愿意买。我卖得出卖不出，也同江南江门无关，公子何必操心？”

江允道：“我愿以一百万两银子买回此玉。”

女孩儿笑了，她笑得很天真，也很可爱：“我告诉你，别人买还可，你买不行。”

那个老者半睁半闭着他的眼睛，此时突地插话，问道：“月姑娘，恕我冒昧，不知道你从何得此宝玉？”

她淡淡一笑，说道：“这还用说么？”

那江门公子显是不自在起来，他当然不愿意让月说出此事。但月看着他，那神色分明是有些揶揄。

月说道：“我这块玉，是从江门的江老爷子手里拿到的，你们有谁不相信，可以问一问这位江门大公子。”

老者问江允：“不知道月姑娘有没有权出卖江门的这一块稀世之宝？”

江允被这一问逼住，他盯着月，月的神情很是冷淡，江允只好叹一口气，说道：“当然有。”

老者再问一句：“既是江公子如此说，如果江湖上有人买了这一块玉，江门定然不能与那买者为难了？”

江允说得很难，但他必须说出这一句：“不错。”

众人都面露惊讶，他们知道这一块玉是江门之宝，也知道这一块玉真的到了月的手里。月是天下少见的江湖豪杰，她怎么能从江老爷子手里拿到这一块玉，这真是一个谜，一个难解之谜。

老者说道：“我愿出一百一十万。”

满座皆惊。

这老者显是不惧那江门，他一经问得明白，就敢以一百一十万两的大价去买这一块玉。

江允冷冷一笑，说道：“既是笑笑翁想出价买，我江门只好奉陪了，我出一百一十五万两。”

看来，江门不知怎么竟把他的传家之宝失却，落到了月的手里，如今他们是志在必得，不管花多少银子，他们也得拿回那件“月轮玉”。

众人看得兴趣盎然，要知道在这珠宝之市上，最让人动心的就是有人争价，两人争一件珠宝，双方又都不愿意放弃，便有好戏可看了。

江允说道：“笑翁，我看你还是放弃，让我把江门重宝带回去，异日必感盛情。”

众人一听，觉得江允说话，也是实情，他能向笑笑翁说出此话，就是要对人家对他留情。一般到了此步，笑笑翁自该是一笑置之，即使对那件珠宝再是垂涎，也只好放弃了。

但笑笑翁笑道：“请江公子能体谅老朽的苦衷，让老朽一回，足感盛情。”

江允的脸色很不好看了，他瞪眼看着笑笑翁，他的眼睛里有杀气。

众人都知道不妙，如果你得罪了江南武林世家江门，你的日子决不会很好过。

江允道：“笑翁不愿放弃么？”

老者笑笑：“正是。”

江允道：“那在下也不愿意放弃，不知道笑翁意下如何？”

老者笑笑，说道：“那简单至极，只要我与笑翁把银子放下，谁放下的银子多，此物便归谁便了。”

老者大声一笑，振衣而起：“好，果然爽快！”

两人站在大厅中间，笑笑翁先从怀里掏出一叠子银票，看去是湖南中路的最大银号福玉成的银票，票面共是二百万两。

江允从怀里掏出一叠子银票，也是同一家字号，共是三十万两。

笑笑翁看着江允，问道：“没有了？”

江允说道：“二百三十万两，已经比笑翁多了三十万，还要什么？”

笑笑翁一笑说道：“是么？”

他伸手入怀，竟慢慢从他怀里掏出一串珠串，这珠串的珠子竟有鹅卵大小。

众人都喝一声彩，这一串珠子也值得上百万两银子。

笑笑翁把这一串珠子放在桌上，他对江允说道：“我看江公子还是不要与老朽争了，这一串珠子放上，就不知道江公子肯不肯让我？”

江允盯着笑笑翁看，他像是奇怪，像笑笑翁这样的人怎么会用三百多万两银子买这块玉？

笑笑翁乐一乐，大声道：“江公子，这一块玉就归我了。”

江允显然没什么办法了，他盯着那块玉。这玉本来是他江南江门的，但它没了，落

在了月的手里。月在太湖出现，就是为了卖这块玉。笑笑翁居然肯用三百万两的银价买下此玉。

月说：“好，既是江公子肯让，此玉就归笑笑翁了。”

月去拿银票，她的手伸出去了，那姿势曼妙，像是她要抓的不是银票，而是一柄扇子。

“住手！”

有人一声喝道。

喝问的是一个白面书生，这人在江湖上很有名，是这十二个人中唯一一个人人都认得他的人，他叫伤情书生。

没人知道他姓什么，住在哪里，只知道他一向人如飘萍，来去无踪。

笑笑翁见是伤情书生喝他，不由一颤，笑问：“书生有话要说么？”

伤情书生站了起来，走到水里蛟面前，冷冷地问：“这十一个人都想出手什么？”

这一问，便犯了大忌，要知道这太湖之会从来都是由湖心庄主持，人人身怀异宝来此，别人不问，自己心知。

伤情书生想做什么？

水里蛟瞪圆了双眼，看着伤情书生，说道：“他们都带些什么，我自是知道，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伤情书生冷森森道：“你不想说？”

水里蛟点头。

伤情书生大声说道：“好，那也好。”这几个字刚刚说完，伤情书生的手一动，便有一只小剑从袖口飞出，直刺在水里蛟胸前。

水里蛟兀自直立，双目怒睁，大声道：“你.....敢杀我？”

水里蛟倒在地上。

十一个人都很震惊。他们没料到在太湖湖心庄竟然有这种剧变。

伤情书生从水里蛟胸前拔出短剑，冷冷说道：“把你们带来的东西留下，留你们一条命！”

第三章 月在中天

伤情书生站在众人面前，他冷若冰霜，静静地站着，杀气十足。

他想与这十一个人为敌么？他是不是想得错了，如果他真能与这十一个人为敌，他会不会不是这十**个人的对手，惨死在这十一个人手下？

伤情书生冷冷道：“谁要是不想死在这里，乖乖放下你怀里的东西，悄悄走好了，。”

他手里的剑放着毫光，他的眼神冰冷；，只要有人与他为敌，他肯定会杀死那人。

江允突然一叹，说道：“月，你怕不怕这伤情书生？”

月抿嘴乐了一乐，这一乐仍是干娇百媚，她说道：“你说我怕不怕？”

江允道：“我猜你不怕，你连江南江门的老爷子都不怕，怎么会怕这种江湖小混混儿？”

月睁大了眼睛，她像是很吃惊：“你敢说他是江湖小混混儿？他是江南有名的伤情书生，人不伤情剑伤情的伤情书生.....”

江允大笑，笑得极狂：“伤情书生算什么，他在我眼里不值一晒，在你眼中，更该不算什么了。”

伤情书生指着众人，他像是不曾听得月与江允的交谈，屹立不动。

笑笑翁说道：“别人动不动都没关系，我是得动，因为我刚刚花了那么多的银子买了这么一块玉，我可不想让别人得去。”

他刚要动手，去拿那一块玉，伤情书生大声一吼：“别动！”

笑笑翁乐道：“你是说我？”

伤情书生冷哼一声，说道：“谁动谁死！”

江允大声道：“笑笑翁，你还是放弃了‘月轮玉’的好。”

笑笑翁直笑，并不答话。

众人没一个肯听这伤情书生的。

伤情书生正与众人僵持不下，就听得呼的一声炸响，门被推开，跌落在地，从门外一连走进五个人来。

这五个人都进了屋内，分别走到众人身边，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盯着这十一个人。

五个人长得都一模一样，只是年岁有些不一而已。

十一个人里就有人叹：原来是天下五残！天下五残本是人间最凶神恶煞的五个人，他们是一奶同胞，又自幼遭人唾弃，得遇高人，方才学得一手过人本事。

兄弟五人各有残缺：老大耳聋，老二腿折，老三眼睛似乎什么也看不到，老四腿跛，老五天哑。

这就是天下五残。

既或是同天下五残对面而立，人们也不愿意与他们作对。天下五残待人凶狠、残暴。他们兄弟五人，人人都有残缺，自然对天下人都极是狠毒。

江允暗暗嗟叹，如今可是知道谁是这伤情书生的援手。

人们本来想向伤情书生出手，但人人都想到：既是天下五残来了，说不定还会有更多人为伤情书生后援，轻意出手，必然是十分冒失。

连江允也只是默默冷笑，冷眼看着伤情书生，不想动手。

伤情书生是有备而来，他笑着说道：“我这里有一份单子，照我单子上说的，你们人人放下东西，就可以走开。”

伤情书生从怀里掏出一份单子来，在他那单子上，第一行便写的是：月，江南江门的传家之宝“月轮玉”。下面依次写着十一人，每人名下都细细写着他所携带珍宝究竟是何物。

伤情书生说道：“把那‘月轮玉’收起来。”

众人眼睁睁看着这天聋去收这“月轮玉”。“月轮玉”之美玉良质，众人已是亲眼看到，已是一望而生嗔生贪，是天下不可多得的珍宝。可眼见得它将被人生生夺走，众人怎么会甘心？

时机在一点点儿溜走。已经有三四个人默不作声，甘心把怀中珠宝拱手让于伤情书生。

伤情书生笑了，他知道这些人不甚惧怕他，但他们却不敢得罪天下五残。

月慢慢站起来，一叹，说道：“慢！”

天下五残和伤情书生都凝神看她。

月说：“放下‘月轮玉’，你自己走你自己的好了。”

天下五残人人凶恶，听得月说话，都恶狠狠地瞪着她。这边伤情书生手中短剑也直对向月。

月笑了，说道：“伤情书生，我该给你看一样东西。”

月从怀里慢慢掏出了一枚金龙令！

月动手了，长绸在这竹室里飘忽来去，如鬼如魅，伤情书生急急闪身，用这一只匕首敌她。天下五残盯着其他的人，也留意着月与伤情书生的一搏。

江允在冷笑，那笑笑翁也在冷笑。不知道他二人心里揣的是什麼心思。

伤情书生明显不是月的对手，长绸飘忽，总想系在伤情书生的脖颈上，让月的冷峻与伤情书生相拥相抱。伤情书生脚下很快，但月的长绸更快，只听得叭的一声，长绸正系在伤情书生的右手上。

月用力一抖，伤情书生手中的兵器便掉在地上。

伤情书生嗒然若丧，他冷冷站着。

月说道：“放下手中兵器，你们五人和伤情书生一起滚出去！”

老大天聋冷冷说道：“你想同天下五残作对。”

月笑笑，不再答他。

天聋走过来，他要同月一战。他看清了月的长绸飞势。因其太长，又化柔为刚，就没短兵器灵便。天聋从怀里掏出兵器来，他的兵器是一种奇门兵刃：一面圆圆铜锣，一只锣槌。

众人都呆看着他。天聋说道：“月，你好身手！”

两人便杀在一起。

正看着二人厮杀，一边的公子江允突然大笑，说道：“看见别人动手，我便手也痒。”他倏地发难，向天下五残中的老二出手。

月同伤情书生斗了几个回合，可同这天聋战了十几个回合，也不曾有胜他的把握。她长绸飘飞，越飘越急，恨不能一下子便把天聋击倒在地。

天聋拿出这一面铜锣，顿时让天下五残一振。要知道天聋这件幽冥锣，是一件极怪的外门奇兵。

天聋也不说话，只是举起手中铜锣，用那只小小槌儿，当地一声敲在铜锣正中。

这一声正震在人心上，这一敲竟发出一阵久久回响不已的锣声。众人都觉得这一声响，像是敲在心底，一扯一拽，要把人的心弦震断。

天聋咧咧嘴，他看众人又都犹豫，没人敢出手，就大声狞笑，说道：“我与各位也无仇冤，只要放下手里兵器，把你们怀揣的宝物留下，任你们逃命去吧！”

天聋看着月，说道：“你有金龙令，也奈何不得我。”

那笑笑翁突然大笑起来，他笑得胡子也颤，人也佝弯了腰。

他笑什么，有什么事这般好笑？

待得他再抬起头来，笑笑翁已经不复是那个一身破衣褴衫的老人了，他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他说话声音清楚，他的手很镇定，他说道：“我是雪。”

天已经晚了，所有的人都从这间竹屋内走出来，站在湖心庄外。月亮不知何时升起，已是高挂中天，月儿皎洁，人在月下，也多了几分神秘。

雪说道：“天下五残，你们快说，幕后主使之人究竟是谁？”

天聋冷笑：“五残准备与雪月拼命一搏。”

雪出手了，没人看出他的剑用的是什么招数，只见他挽一朵剑花，剑花在空中暴了几个轻响，噗噗剥剥，直刺向天聋。

天聋又敲起了他的幽冥锣，只听得一阵锣响，在场之人就有人被这锣声吓退，转身想走。

天下五残痛下杀手。

月的长绸飘飞过去，神出鬼没。她与雪拦住天下五残，同他们动手，这时，江允也一声长啸，冲过来与五残搏斗。

秋月十五，月在中天，太湖之上，一轮满月，晶莹明亮。

厮杀的人忘情了，拼命了，血在飞溅，人在嘶吼，倒地的人脸贴在冰冷的地面上。再无声息。无论他是想卖什么珠宝，还是想买什么珠宝，都是黄粱一梦了，只剩一副臭皮囊，珠宝终归他人所有。

雪的剑很快，他挑飞了天聋的锣槌，让他无法再敲锣去震慑人心。江允在天下五残中间飞来窜去，也乘机伤人。月的长绸已经把一天哑扯得直打趔趄。

噗——

一剑刺胸，伤情书生倒地，他再也不伤情了，人既能死，便是撒手而去，哪有什么情意可伤？

雪的宝剑直逼向天聋，天聋手里没了锣槌，更是惊慌，只好把一面锣舞得风雨不透，用来抵挡雪的剑招。但他太过吃力，便额头上满是汗水。他知道这一次如果不能胜得雪，他便有生命之忧。

又是一声怪叫，原来是天下五残中的天跛被江允打成重伤。

一场血杀，转眼之间便已平静。

太湖湖心庄仍是安谧、沉静的小庄。

伤情书生已死，他望着苍天，再也不必伤情。天下五残都已倒地，那个天聋恶狠狠道：“雪，月，你们早早晚晚会惨死在别人手里！”

雪脸色尤如凝霜，用手中一柄宝剑指着天聋，说道：“说，谁主使你来抢太湖聚会之宝？”

天聋虽是知道他那问话何意，但他冷笑，拒不作答。

既已失手，又复何言？

天下五残坐在众人中间，一个个只是怒目而视，却没有一个人肯说话。

月和江允走到一边去。

太湖是美的，静夜之中太湖更美。江允又是一个翩翩浊公子了，他同月走在一起，竟然变得忸怩起来，变得木讷，没有一句话说。

是月的美貌震慑了他，还是他原本就是这么郑重？

月拿出了那一片玉。这是那片“月轮玉”，玉在月的手中，真真美妙，玉辉、人面，月华辉映一色，美极，妙极。

月对江允道：“请代我向江老爷子致谢，就说月谢谢他借给我这块‘月轮玉’。”

江允不语，他看着月，这一刹间，月那美艳冷峻都镌刻在他心里，从此一生一世都会从梦里、从心底浮上来，涂抹不去。

江允放好了玉，抬头望着月，他的眼光很热烈，也好温柔，他说了一句：“秋月十

五，月在中天哪.....”

他这话是不是双关语意，他那眼光好生温柔。

第四章 疯狂追杀

风坐在酒馆里喝酒，已经足足喝了两个时辰了。

他不愿意起身，不愿意走到风里去，不愿意走到夜里去。风里夜里都有太多的凄凉，都有太多的寂寞，更有太多的孤独。

他不愿意一个人，他情愿坐在这里喝酒。

但他再也喝不下去了，因为那店伙计已经是哈欠连天，他困了，想去睡了，天太晚了

风只好走了，他出来了走入暗暗的黑夜里。

天很冷，夜也很清冷，只有时时的梆声告诉风，天已入夜。

花有他自己的女人了，他可以同他的女人在一起，长夜清谈，或是亲亲热热，做一回真正的痴情夫妻。月与雪都去了太湖，那里有人想抢别人的珠宝。只有他，还在这京都汴梁呆着，还天天在这夜里饮酒，喝得十分寂寞。

天很晚了，风趑趄趑趄往回走。

对面来了一个打更的敲梆人，他一条更鼓塞在腰里；手里执一只梆子，他无精打彩地敲着梆子，叭叭地敲着，敲没了岁月，敲掉了他自己的年华。

风趑趄趑趄走过去，与那敲梆人擦身而过。

他抬起头来，竟看到敲梆人的嘴角有一丝冷笑。

是不是他酒喝得太多，就眼花了？

唰—

敲梆人把一支梆子砸在风的头上，梆子像一支破鼓，叭地粉碎了，散成一片片竹花。风的头很硬，这一砸也用尽了力气。

风飞起来了。

他觉得身前身后都有了人，身后两柄剑直刺腰后，身前这更夫的更鼓也砸在前胸。风腹背受敌。

风的酒没了，从头上冒出了冷汗。他想起来了，有许多人想杀他。但他想到这个，已经晚了，身在空中，只能飞旋而落，他再也无法变势出招。

他能感到后腰那剑刺入肌肉时砭骨的疼痛……

街角上，还有三个人，那三个人都身着黑衣，晃晃地走来。

风一声惨叫，从空中腾翻了一个儿，落在地上。

三个人等待着，等着从街角过来的三个人，六个人齐看着躺在街上的风不语。

“说是风很厉害，言过其实了。”

“若不是突然出手，怕也制服不了他。”

“人说，，天下无敌。是不是说笑？”

六个人都看着风，心里也都有些喟叹，，说是天下无敌。但风一个回合便的躺倒在地了。真个天下无敌的人，怕还没有。

街角吹过一阵冷风，一个黑衣人用手中的长剑去挑风的琵琶骨，不等他剑挑实，就见风直撅撅地站起来了，那站势像是从风中挺起了一个恶鬼。

六个人反应不一。

两支长剑刺了出去，一支直夺风的胸前命穴“捉命”“斩命”！另一支长剑直刺风的咽喉！

有一个人起身想跑，风能挺身而出，其姿其势如鬼如魅，让人吃惊不已。

风出手了！

手持长剑的人看到了风的手，如果他有机会，后来对人讲述这一场厮杀，他准会说风的手不是人手，他手一出就夺人剑。眼瞅着他一出手便抓住别人的剑，叭的一声，剑就折断。风不稍停，把这剑尖随手一掷，剑尖便噗的一声刺入那用剑人的胸膛。

另一个持剑人剑已经递出，剑已刺入风的肋间，他嘶声一吼，想把风一剑刺死。突然觉得手下一滞，剑再也刺不出去了。

风手一斜挥，这剑叭地折了，他身子一弓，那断剑从身上弹出，一弹飞掷出去，正射在那持剑人的脸上。那人一声怒吼，倒地而死。

跑出去的人跑了凡丈远，他想想不对，想回头看看他们是不是制得住风。他回过身来，脚尖还冲着前面，打算见势不妙，转身再逃。哪料到风一抬手，那死人手里落下的半截剑就飞了出来，断剑破风而来，从他胸前直透过去。他哇地大叫一声，仆倒在地。

风的手太快了。

另外三个人未及出手，风就杀了三人。

夜色中，风的眼睛很锐，闪着光。那三个人也是京中好手，但他们一向专横跋扈惯了，从来也没遇上像风这般好手，他们觳觫了，颤抖了，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风说话了：“是什么人？”

一句话提醒了他们，他们顿时又来了威风。

“枢密院虞候！”

风冷笑，自从许达那一间屋子走出，便知道，天下官家，皆是仇敌。就是枢密院，又有什么了不得？

风向前走。

他不想杀人了，杀死三个人，也非他所愿，因为他们想杀他，他不得不杀。

那三个人看着风走，看着他不慌不忙地走远，突然醒过腔来，大声吼道：“风，你早晚不得好死！”

风回到了家。

风的家只是两间破屋。屋里的墙也残破，屋内没什么东西。风从来也不锁门，一出一进，自是自由。他撞门进去，往床上一躺，便昏昏欲睡。

风睡不着，他总觉得暗中有人盯着他，那人的眼光很犀利，像两支剑，像两把刀，直刺向风的心窝。

风睁开了眼睛。

风说道：“既然来了，为什么不站出来？”

从暗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人也很落魄，头发披散，只有一双眼睛闪闪发光，一身不遮体的破衣，他又开脚，站在风的床前。

风不看，但他感受到，这人一身杀气。

那人不作声，只是冷冷看着风。

风说：“你想杀人，就动手。你不想杀人，就走开。”

那人瞅着风，说道：“你今天很累，酒喝得也多，也杀过了人。你的气已经泄了，再也没有精神。我要真想杀你，这是最好的机会。”

风默然，他说得有理。

那人的剑只是一把很普通的剑，这剑斜斜地插在他腰前，剑上没有什么装饰，只有一块铜做剑锷，剑柄上缠着一圈圈破布。

这是在市集上随意用半两银子就可买到的一把破剑，但这剑插在这人的腰间，就是一把快剑。

有谁有这么快的剑？这人绝不同那六个人，他是一个真正的高手。

他是谁？

京洛三城，有名的快剑只有三人，一是神剑吴风，二是公孙嫣，三是许重。

大侠许重是老人，年逾六旬的老人，他不会是这个年轻人。公孙嫣是一个女人，虽

不知她什么模样，但她总不会是一个男人。这个人只能是神剑吴风。

风说道：“你也是风？神剑吴风？”

吴风的脸上没一点儿笑意，他瞪着双眼，目不交睫，像似泰山崩于面前，也不会眨眼，这是一个好剑客。

“我是吴风。”

风笑了，从床上缓缓坐起来，他分明没一丝防备，如果他坐起来时，吴风出剑，他会死过几回？

吴风没有拔剑。

风看着吴风，问：“你真来杀我？”

吴风说道：“我为什么不会杀你？”

风笑了，笑得很惬意：“我总想你不会和那些王八蛋一块做事儿，别脏了你的手。”

吴风拔出了剑，他看着这剑。

月光下，两人都看得清，这是一柄世上最糟最糟的剑。这剑只配给小孩拿去玩耍。可它握在吴风手里，就意味不同了。

吴风的声音像锈铁：“你以为我真不会杀你？”

风摇摇头。

吴风从怀里掏出一叠子纸，说道：“这是你的价钱。你值七千两银子。”

风皱着眉头，看着吴风，他像不认识吴风。

吴风说：“你不相信。”

风说道：“明天你再杀我，我要睡了。”

风真的躺下了，他真要睡了。

吴风就这么站在床前，他凝立不动，像一尊石像。

夜风轻轻掠过，在房前屋后迅走。吴风在想什么，他为什么不出剑？。风也太托大

了，他竟敢呼呼睡了，打着呼噜。

有人说话。

—为什么不杀他？

—我不想杀睡着了的人。

他没睡着，他只是在等你动手，你一动手，他就出手了。你别忘了，他的手就是刀，就是剑。你的剑没刺到他的咽喉，他就可能杀了你。

是么？

门吱的一声响了，从门外走过来一个女人，一个用右手提着剑的女人。这女人一身衣服很怪，身上百色，颜色鲜艳。

她是谁？

吴风盯住了她，好久才说道：“这里怎么这般热闹？京都的用剑好手居然都到了……”

那女人一叹，说道：“是么？我怎么没看到那个老人，他来了么？”

有一个声音响起来，那声音里居然满是无奈：“我就知道，他一准会知道我来了。”

风一阵响，不知道是从门外还是从窗口，飘进来了一个老人。这老人的身子已经佝弯了，他的脸面满是风霜之色，他一步步趟来，脚步也是蹒跚，他是京都最有名的虎威镖局局主大侠许重。

三人都站在风的床前。

如果有人告诉京都那些专门乐于打听武林轶事的人：有那么一夜，在风这间破烂屋子里，京都的三大剑都站在他的床前，而他却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一定没人相信。因为这三大剑太有名了，他们的名声简直是冠满京华，一举一动都很惹人注目，他们怎么会在风的破屋子里站夜？

三个人都站在这里。

三个人都不出声。

当他们不知道别人在这里想做什么时，他们的手不愿意轻易拔剑，他们的剑很难拔出，但一经出剑，必是剑下有血。

许重看着风，说道：“风，你总不能看着一个老人站在你床前，你还呼呼大睡吧？”

风呼地坐起，大声道：“你们三个都夜半三更不睡，偏偏跑到我这里，看着人家睡觉。你不走，却怪我无礼？”

许重笑笑，他看着风，说道：“风，我老了，我的腿近日来有些麻木，你不能让我站在这儿，站上一夜吧？”

风像是真在想，他想了一想，说道：“好，你何不到床上来，与我一起拥被而卧？只是我这破被太破了……”

许重叹息了一声，他慢慢说道：“风，你要是活到了我这年纪，你一定就会知道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在暗夜里，能有一床破被，有一点儿暖和，怕就是最奢侈的了。”

许重真的坐在了床上，坐在了风的被子里。

他一边扯着被子，一边还自顾自地念叨：“风，你太糟了，太糟了……”

风问：“是不是被子不暖？”

许重道：“不是，是你这人太差了，这被子这么小，根本遮不住两个人，你还拚命地拽，我怎么能遮得住双腿？”

他们两人絮絮叨叨，根本不顾床前还站着两个人，两个大活人。

第五章 京华三剑

没人会知道这三个人里，哪一个人是想杀他，哪一个人是想救他。三个人很可能都想杀他，也很可能有人想杀，有人想救他。

风从来不那么乐观，他先认定这三个人都想杀他。

如果皇上想要杀风，京华三剑都有这个资格。

三人中，这神剑吴风有剑，公孙嫣无剑，大侠许重也无剑，但无剑者未必不杀人。风知道，一个人的功夫练到了一定境界，杀人不必用器。

大侠许重是一个老人，他于剑道浸淫几十年，根本不必用剑。可公孙嫣只是一个姑娘，一个二十可人年纪的姑娘，她要杀人，必得用剑。

三个人夜半三更，到风这小屋里来，没什么好事。

神剑吴风说道：“听说你做了皇上的鹰犬？”

风一笑，也不分辨。

神剑吴风说：“我想杀人，专拣替皇上做走狗的人杀。”

公孙嫣笑了，她是京华一世家的小姐，从来也不愿意涉足江湖，但她又是美女剑公孙嫣，她必得涉足江湖。

公孙嫣说道：“听说你有一块金龙令，能不能拿来我看看？”

公孙嫣是大家小姐，她说话做事，都十分腼腆，一说话便带几分羞涩。她看着风，脸色羞红，像是很不好意思。

像她这样的女孩儿，在京华里很是少见。没见里巷小家碧玉一个个都挺胸昂头，做气汹汹模样？没了女孩儿温柔，吓跑了斯文公子。

风看着公孙嫣，不得不把他的金龙令拿出来，他把金龙令交给公孙嫣看，公孙嫣笑了，说道：“好，这金龙令就归我好了。”

神剑吴风和大侠许重都看着风，他们不知道风心里此时是不是又惊又怕，要知道金龙令是风的，落入公孙嫣之手，对风没一丁点好处。他怎么不慌？

大侠许重说道：“风，你错了。”

风问：“我错什么？”

许重道：“我们三人，准有一个人要杀你，你知道这人是谁？”

风笑了笑，他笑得很无奈，因为他不知道。他看着许重，再看公孙嫣，最后看看神剑吴风，说道：“我看你们三人都想要杀我。”

许重笑了。

公孙嫣脸红了。

神剑吴风低头看着自己的剑。

公孙嫣在叹气，她在叹风太傻了，居然能相信京华三剑。她对风说道：“我告诉你，你以后别相信别人，无论人家对你说什么，你都别信。你一相信我，你的金龙令没了。”

公孙嫣说完，就要转身走了。

神剑吴风的剑指着公孙嫣，他冷冷道：“放下金龙令！”

大侠许重坐在床上，终是不做一语，他似乎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风不吐口，他是不是就甘心让公孙嫣把他的金龙令拿走？

公孙嫣已经走到了门口，他又回头灿然一笑，说道：“风，你是不是愿意我把那金龙令拿走？”

许重大声道：“他不愿意。”

神剑吴风道：“他不愿意，但他没法儿动。”

公孙嫣笑着很灿烂，她很开心。

风笑了笑，闭上眼，说道：“我告诉你，我愿意你把金龙令拿走。要不要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愿意？因为我管够了闲事，我不愿意做傻瓜。”

一听得风说这句话，神剑吴风的眼睛亮了，他是不是不相信风？他是不是以为风说的是假话？他是不是以为风拿不回金龙令，只好说这种话，做欲擒故纵状？

许重说道：“公孙嫣，你既然来了，为什么匆匆就走？为何不同风好好切磋切磋？”

公孙嫣慢慢走回来了，她说道：“我知道，京华三剑凑到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公孙嫣从自己腰带上抽出剑，这是一口软剑，一口缅剑。

人皆不见公孙嫣的剑，原来美女剑却在腰间，剑与人相依相偎，一柄有情有义的剑。

神剑吴风笑了，他的笑也无一丝热气，一切儿都像他的剑，冷冰冰，没一点儿生气。

京华三剑，神剑在握，美女剑在手，这许重的那一柄重剑在哪里？

许重坐在床上，对二人笑。他说道：“从前我还想知道美女剑与这神剑有什么妙用。但我一过了六十岁，就决心不再想这件事了。因为人活到了六十岁，就不愿意再总看见血……”

他的额头上有许多皱纹，这些皱纹写着他的经历，写着他对人生的经验，写着他早已厌倦了那打打杀杀的日子的疲惫。

这么说，要杀风的人不是许重？

风在笑着，他做出了判断，他的判断很准，要杀他的人决不会是许重，而是美女剑公孙嫣，不然就是神剑吴风。

他的身子坐在床上，两手都放在被子上，两只手随时都可伸出去，向公孙嫣和吴风出手。

许重笑着，这是一个老人的笑，他笑得很无奈，他本来不该来，但他是大侠，他必须来。如果京华三剑来了两人，生生把这风杀死，他许重的名声就会一落千丈。

风动了，他出手很快。

许重笑着看，他看到风的左手伸向公孙嫣，右手指向神剑吴风，他心里一叹：错了，错了……许重的心跳得很急，他一声怒吼，双手出指，两指骈出，直指风的后背！

风已必死！

风就是醒悟过来，也来不及了。

他不会相信，京华三剑中威望素著的大侠许重会想杀他，三人中，他最该相信的就是大侠许重，因为大侠许重活了六十年，从来没人说他有什么不好之处，他是一个侠名

远播的人。

风将死在许重的指剑下！

公孙嫣脸变了色，她一声怒叱，剑化长虹，一剑击出！但这一剑也晚了，许重与风同坐在床上，他与风近，公孙嫣与风极远。

神剑吴风也出剑了，他的剑直指许重的头。但他也慢了一步，等他的剑刺到许重的身边，风早已一具死尸了。

变生当场，谁也救不了风。

说来人都嗟叹，说他们功夫无敌。有时人说他福泽深厚，从来没人说他们的心智过人，应变能力超人。这风眼见得就要一死，突然生出变故来——

风的身子刚刚探出去，突然又划一个圈儿，双手又回旋过来，直指许重！

许重的两手指剑正要刺向风的两肋，突然被风回过了头，双手一齐伸向许重。许重本已得势，又被风回过头来，双手扼向咽喉。

许重一时呆住，若是风两手扼住他咽喉，不等风用力，他就会两指出剑刺死风。但他又拿不准，如果风一指直刺他咽喉，捏碎他喉结，他就会先于风而死。

这是一场赌。

如果这一赌是风与神剑吴风，风就不敢这么做。神剑吴风人比风年轻，心比风更硬，遇事自然更是果绝刚勇。风与他赌，当无胜算。如是风与美女剑公孙嫣一赌，女人智计百出，风也没什么把握。

但风很自信。

许重六十岁，六十岁的许重名满京华，他受侠名所累，必不敢铤而走险。

风很聪明，这一算极准。

许重犹豫了，他在疾忙之中又回手变势，使那指剑无功。

风笑了。

那神剑吴风和美女剑公孙嫣都松了一口气。是不是他们都是来救风的？至少现在他们很满意，风没死，他们不愿意让风死。

也可能他们不愿意让风死在别人手里，非要他死在自己剑下？

风看着许重，公孙嫣和吴风也都看着许重。

说什么？无话可说。

风说道：“你杀不了我，你还是走吧？”

在风的话语里，有一种深深的悲哀，他是为许重悲哀。

当你活到了六十岁时，所有的人一提到你便都眉飞色舞，交口称赞，没一个人不说你好时，你这个好人也就做到头了，只有坟墓在等待你。

人都应该相信这种好人。

但聪明人都不相信这种好人。人没那么好，就像月亮没那么圆一样。

许重想说他自己，但三个人的眼睛都炯炯有神，三个人的眼光都很亮，三个人都经历过人生苦乐，还用得着他说什么？

许重从风的床上慢慢下来，他变了，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再也不是一个神彩飞扬的京都大侠了，他成了一个蹒跚而行的岁暮老人。

他一步一步走得很沉。

风看着他的背影，他落泪了，泪水竟然从他眼里哗哗而落，泪满衣襟。

风知道这个老人再也不是大侠许重了，他因为有了今天这一败，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没了灵魂的人。

公孙嫣的眼睛太大了，她的眼里像是有泪，又像是有雾，她盯着风，她被惊呆了。风能杀了许重，风也能放了许重。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风能为许重而哭。

风为许重而哭，风就是一个真正的人。

风不知道，公孙嫣是个女孩儿，是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女孩儿，这种女孩儿很少动

情，但她真是动情，谁能遏止得住？

神剑吴风看着风，他也有些呆了，他想不到风会放了许重。他是不是认为风很傻，事到当头，当断不断，哪里是江湖豪客的手段？当许重一夜醒来，再手握宝剑的时候，与风相恃，那时倒下的会是谁？

许重是京都大侠，他一挥手，京都武林之人就会捉袂成林，挥汗成雨。

神剑吴风说：“风，我有点喜欢你了。本来我想杀了你，我不想让这风字和皇上有什么关联。可你做事，我喜欢。”

神剑吴风很是倨傲，昂着头，提着剑，走出去了。

只剩下公孙嫣，她斜着头，看着风，她皱着眉头，说道：“风，你这被子太脏……”

风睁开眼睛看她。

谁能料到，这美女剑公孙嫣，一个一向不苟言笑的大家闺秀的小姐，竟坐在风的床前，慢慢地把脚上绣花鞋脱去，也来坐在床上，扯过风脏兮兮的被子，笑着说：“大侠说的不错，你在暗夜里能有一床破被，有一点儿暖和，怕就是最奢侈的了。”

风瞅着她，看着她把被子拉过去，盖住她那双腿，看着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风，你这个人还有点儿意思。”

风呆了，她这是啥意思？

第六章 情能杀人

花不和三个人在一起。

自从他有了小婕，他就不大和风、雪、月在一起了。他找了个小的农舍，与小婕住在那里。

这里很清静，一个小村，只有二十几户人家，没有一家人是武林中人，人人早出晚

归，勤于耕作，真是舒心惬意的日子。

花会笑了，他望着小婕，总是在笑。

有时他会看着金龙令，看得他心里也有些汨血，想那些快意恩仇，除奸驱邪的日子，不由神往。

但他有小婕，人生就有了平静，就有了乐趣，又复何求？

花已经在想着要把这一枚金龙令去交与许达了。如许达问他为何要交回金龙令。他就告诉他，因为他有了家，家里有一个女人，这女人真心爱他。

他们二人也在村子边寻到一块地，花把地拾掇得很干净。现在已是秋日了，无法种地，但如果到了明年，花就会买到一些种子，把它种在地里，就是做农民，花也一样在行。

这一日，正在清晨。

花与小婕在吃饭，两人笑吟吟，你瞅着我，我看着你，吃饭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天大的乐事。

就听得有人恶声恶气地笑。

笑过了，就推门而入，走来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长得很怪，一个人没鼻子，鼻子那儿只是一块扁扁乎乎的肉，中间有两个孔，从那里透气。这人说话声音不清，像个痴呆。另一个人走路直撅撅的，像是骨结全都锈死，一点儿也不拿弯儿。偏偏他又穿一件白色的尸布长袍，看上去很是吓人。

两个人慢慢进了屋，直凑到花面前，看着两人吃饭。

——粗茶淡饭，有什么吃头儿？

——这你就不懂了，人家夫妻恩爱，日子苦也是甜。

——要是这两个人死了一个，你说另一个会不会哭？

——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去问他们？

果然这痴呆就问：“花，要是这女人死了，你会不会哭？”

花放下了手中的碗，看着两人，说道：“有人要你们杀我？”

两人点头。

花笑了，说道：“就凭你们两个？”

那僵尸嘿嘿冷笑，说道：“花，你别神气，人都说，天下无敌。依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你眼看就要死了，你有没有点儿伤心？”

僵尸说话，声音有些不清，又有些慢，他支支吾吾说道：“花，我杀了你，就不成席了……”说罢又是冷笑。

花看看小婕，小婕也看看花。两人心意相通，他们知道，只要他是花，就是真地做了农民，也有人要杀他。

花刚想动，就觉得气凝于胸，身子有些沉，像是有气从炕面上往下吸他。

他中毒了？

僵尸在笑，说道：“你中毒了，这是僵尸散。”

那没鼻子的人笑了，说道：“僵尸散是好药，你先是腿拿不了弯儿，然后是胳膊不能动，最后是眼睛不能转了。到那时你就快死了，心再咚地跳一下，你就死了。”

两人大笑。

小婕看着花，她的眼光很温柔。花的神色有些恼怒，也有些哀伤，他是不是恨这两个人，想生生撕裂他们？

小婕笑了，很生硬的一笑。

在小婕煮的粥里，有他二人放的毒药。

天下最恶的丑人叫丑鬼，天下最邪的尸魅是僵尸。

僵尸丑鬼，江湖上人人憎恶。

花还有何话要说？他望着小婕，像是刚刚与这女人相亲，才知道她的香泽，才知道

女人可爱，才从昨夜的温馨中醒来，心里还满是对这女人的迷恋。他有许多话要对女人说，却又一句也说不出。他只知道先是他的双膝变得生硬，发僵。然后就是两臂的骨节不能再动，最后是他觉得像脸上贴了一块尸布，再也透不出气去。最后他的眼珠也凝滞住了，再无一点儿生机。

小婕也是这样。

僵尸散是一种剧毒，服者无救。

僵尸乐了乐，回过头来，从后腰摸出一只大口袋，把它放在地上，张开口，又与丑鬼一起，两人一人一手，揪住花，把他丢入袋里。

把袋口扎住，又去弄小婕，也扑通一声丢入袋里。

门外有车，把两个口袋扛到车上。

僵尸与丑鬼上了车，车便慢慢向山上走去。

僵尸赶车，丑鬼坐在棺材上。

僵尸在唱：

“天光光，地光光，

天不亮，别着忙，

人不死，财不妨，

先吃粥，后喝汤。”

丑鬼嘟哝道：“唱错了，唱错了，是该唱先吃粥，后死亡才对。”

僵尸说道：“你才弄错了，要想入枉死城，你就得先喝僵尸的僵尸散，再到望乡台上去喝王婆汤。”

两人狞笑。

小村后山，只是一片丛翠青山，到了秋日变成五花山，山色有黄有绿，有红有紫，真个好看。

僵尸、丑鬼也不看山，只是把他车上的棺材拿下来，往地上一丢，两人又到棺材边去，用手一推，便从地上涌起一堆土。三推两推，就把这棺材埋住。这掩埋草草，须臾便毕。

僵尸、丑鬼回头看看马车。

僵尸说：“这匹马老了，这车也破了。”

丑鬼也说：“这车破了，这匹马也老了。”

僵尸凑上去，叭地一拳击在马头上，马仆地卧倒，马头上流血。

僵尸两手捧住马头，像要亲吻，口中喋喋有声。其实不是亲吻，而是在喝血。

丑鬼叫道：“好了，好了，去领银子吧。”

小村山上，就多了一丘坟。这其实算不得一丘坟，只是一口棺材，被土草草掩住，连棺材头角都没有埋实，只算是蒿葬而已。

僵尸和丑鬼拿到了银子，每个人怀里都揣好了银票。

两人走出，真个喜出望外。

他们做什么去？

玩。

僵尸和丑鬼去找女人。

女人都不喜欢僵尸、丑鬼。尽管两人把钱放在桌上，一锭大银，足足有五十两，也没人愿意侍候。

僵尸大叫：“老爷有的是银子，还不快来人？”

那些女孩儿，你推我，我推你，没人情愿。

丑鬼在笑，说道：“装什么样儿？挣的不就是银子么？”

推了半天，只好由两个女孩来侍候。

僵尸坐在床上，那女孩看他，很是奇怪：居然两条腿拧过去，左腿弯儿冲外，右腿

弯儿也冲外，小腿还搭在大腿上面。

这还是人么？

女孩吓哆嗦了，凑过去时，身子也打颤。

僵尸大笑：“你看见我，喜欢的心都哆嗦是不是？”

女孩不敢说话，好容易吐出一句来：“能不能把你这件袍子脱了？”

僵尸看着女孩子，笑道：“能啊。”

女孩儿松了一口气，僵尸没了这一件尸袍子，能让那女孩儿少些恶心。

女孩儿把这一件袍子放在一边，一回头，不由得更是害怕了。

——僵尸的身上，穿着一件血红血红的内衣，上面画满骷髅。

女孩儿叫了一声，起身想跑。已经跑到门口，僵尸探手出去，虚虚一抓，女孩儿便慢慢被扯回床前。

僵尸一拽，把女孩儿拽到床上，人骑在女孩儿身上，劈劈叭叭连打了女孩儿十几个耳光。

他撕破了女孩儿的衣服，说道：“好好地笑，就让你做人，不然你就是鬼了。”

女孩儿被他折磨得吓昏过去。

。僵尸很扫兴，虽是坐在女人身上，但女人软软的，没一点儿情味儿，僵尸不痛快。

有人轻轻窃笑：“你是不是放了她，我来侍候你？”

僵尸的头一下子就转了回去。身子分毫不动，头就能转向身后，这是僵尸的本事。

他看到了一个美人，一个很俊很俊的女人。

在所有的妓馆里都有这种女人，她们能对付得了所有的男人，男人有时来这里，并不是只为那皮肉之快。有的人想和女人说话，把心里的肮脏，心里的苦楚都说给女人听。有的到这里是想折磨女人，让女人身上流血，让她哭泣，让她苦苦哀求自己。有的人是想要女人折磨他。

这种人在妓馆也不少见。

这美人怕是妓馆专问对付这种男人的。

僵尸很快活。

僵尸看着这女人叫来了人，把那个昏死过去的女人抱了出去。

女人去开门，回过头来，笑眯眯地对僵尸说：“大爷想做什么？”

女人拿出了东西：绳子、刀、鞭子……

僵尸笑了，看来他今天能好好乐一乐了。

女人笑着，她手里拎着鞭子，另一只手里举着一只酒杯。

“喝了这杯酒，血流得快……”

僵尸一饮而尽。

鞭子在呼呼飞舞，僵尸被抽得浑身是血。他很快乐，脸上的痛苦和悲伤同在。

突然他低低地哼了一声，睁开了眼。

他怎么了？他的腿不能动了，他的手臂也变硬了，他的脸像糊上了一层尸布……

他喝了僵尸散？

他眼睛瞪着，说：“解……解……解……”

那女人扔下了鞭子，对他笑，说道：“你把我埋在山上，那时你怎么不管我叫姐？”

这女人笑盈盈的，她是小婕，是鹰王的女儿小婕。

如果是别人，她一定会死，但你若是给鹰王的女儿喝下了僵尸散，怕她还会来找你。

丑鬼和女人在一起时，他知道他自己很丑。他总是装得很威严，不断地干咳，还总用一只手捂着鼻子。其实他不用捂，他没鼻子。

丑鬼在说话，他与这女孩一进屋，就不断地说话。如果他不说话，他就不知道做什么好了。

那女孩看着他，说道：“你等等我，我去洗一洗就来。”

丑鬼答应得很痛快，他知道女孩子不敢跑，她要是跑了，这妓馆就会被丑鬼放一把火烧光。

丑鬼躺在床上，他在想着好事。在他心里，总把自己想成一个很俊俏很年轻的公子，女人都愿意跟他缠绵。

他听到了轻轻的脚步声。

他也闻到了香气。

他闭上了眼睛，想得很美。

这女人也太胆大，竟然上了床，骑在丑鬼的身上。丑鬼很满意，这肯定是一个淫荡女人。

丑鬼很快活，他愿意跟淫荡女人在一起。

叭！

一拳打去，丑鬼的鼻子挨子一拳。丑鬼本来没鼻子，这一下连鼻眼也没了。

他睁开了眼。

他看到了一个男人，这男人是花。

丑鬼只是来得及问他一句：“你是怎么从那坟里爬出来的？”

但他不知道答话，他永远也听不到答话了。

第七章 美女剑心

风与公孙嫣坐在床上，他看着公孙嫣，说道：“你别忘了，这被子太脏。”

公孙嫣笑笑，她坐得很实在，她看着风，说道：“人家都告诉我，京都出了名人，有四个人，这四个人叫做。你是风，是四大名人之首。我就急着赶来看看你。”

风说：“你不必着急，一急就会失望。”

公孙嫣道：“看来我是急对了，我要是不着急，说不定就看不到你了。你会被人杀死，不是被许重杀死，你也会别的人杀死。”

公孙嫣拿出了那一块金龙令，说道：“我挺喜欢这块令牌的，你能不能把它送与我？”

风说道：“行。”

公孙嫣一叹：“你答得太快了，因为你答得太快了，我就无法知道你的心，你要是答得不爽快，就是心疼。我就非要它不可了。”

她用一只纤纤素手把这一枚金龙令放在风的面前。

风看着金龙令，他心中感慨万千。

若是没有这金龙令，他会活得很自在，无忧无虑，不用担心别的什么，也不用担忧有人杀他。但有了金龙令，便时时处在危急之中。

美女剑看着风，风的脸很是严峻，这是一个男人。

公孙嫣说：“你有金龙令，能纵横天下，这有什么不好，何必为它后悔？”

风无话说，他怎么对这女人说，说他被人追杀得苦处，说的艰难，还是说他去办那一件件棘手的案子，总是添上一回回九死一生的经历？

公孙嫣说：“那一剑差点儿杀了你。”

她也是心悸，怕得厉害，她是不是太关心风了？

公嫣告诉他，大侠许重已经多年不用剑了，他不会再用剑伤害风了，或许这一败，就此遁形，不再与风为难。只是那个神剑吴风一定会再来找他，他会杀了风。

没人相信，在这静夜里，风与一个十分美貌的女孩儿坐在床上，两人说话，尽谈些江湖争杀，说些江湖轶闻。

公孙嫣吹气如兰，双眉如黛，笑意微微地看着风。

她听说过风的许多事儿，这些事儿经江湖大加渲染，听去十分神奇。

她喜欢风。

风看着她，那眼里没有情感，没有热情。风在江湖行，他想活命，就得对谁也不信，包括对她。

风听着她说话，她说得很兴奋，静夜中宵，风和她一同坐在床上，这本来就很平常。

她侃侃而谈，生怕一停住，风就会说些让她脸红心跳的话来。风如果对她有情，她该羞涩死了。她怎么说？别看她做出一身侠气，漫不在乎的样儿来。她能跳上床来，与风共衾，是她鼓起勇气，那么一做，若要她再做出什么来，她怎么能够？

哪料到风等她说完了，稍一停顿，就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说完了么？”

这是什么人？就像是刚才她说的一切都跟风无关，都是说些无用的闲话，就像是她根本与风形同路人，两人谈过几句，便即分手，从此再无瓜葛。

公孙嫣如被雷殛，她的脸上满是不信。

难道风只是一个冷血杀手，难道风不知道男人、女人在一起的乐趣？难道风只知道杀人，只怕被别人杀，对自己，对周围的人都十分害怕？

公孙嫣跳下了床，她这一跳很慢，她从前的梦都没了，她盯着风的脸看，这是一张没有什么表情的脸，他看着公孙嫣，没有一丝惊喜，也没有一丁点儿愉快。是她看错了，她以为风会像她一样，对她很有好感……

她想错了。

她声音哽咽：“风，风，你只是一个冷血人……”

只剩下了风。

必然会是这样，就是他们来的人再多，就是他们在这里一聚，弄得再是热闹，最后也只会剩下风一个人。风坐在那里，凝坐不动。

他看着床上。

有什么可看的？寒衾似铁，夜长如冰，他坐在这寒冷的屋内，没有一点儿暖气？

美女剑是一个美貌女人，她来找风，本来心里咚咚乱跳，她喜欢风，是她的一大喜事，她快活，风也该快活。她能喜欢风，风为什么不喜欢她？

她直奔出去，她不想再见到任何人。

但她面前拦住了一个人，这人正是那神剑吴风。

神剑吴风很喜欢她，他曾经几次到她家里看她，但她都拒不相见。

吴风看着她，她的脸上有泪痕。

吴风道：“你喜欢他？”

公孙嫣不愿意回答。

吴风道：“你不该喜欢他，他只是一个死人，一个早已该死去的人。”

公孙嫣不语。

风不是一个死人，他已经深深刻在了公孙嫣的心里。

从今日起，公孙嫣时时刻刻都会记得风，她会一回回一次次回味她坐在风的床上，那一情节会让她总是心生遐想。

吴风道：“我告诉你，他是京都皇上的仇人，他会死在别人的手里。”

公孙嫣道：“他不会死。”

尽管风得罪了她，尽管风不应该得罪她，但她还是吐口而出，说风不该死。

吴风道：“他必须死，京都的所有的人都可能是他的仇敌，他是皇上的仇敌，他是京官的仇敌。他活不了。”

公孙嫣的声音有些尖厉：“他是不是你的仇敌？”

吴风一叹，他直直地问：“他是不是你的仇敌？”

公孙嫣摇摇头。

吴风的眼光如刀：“那你怎么也来了？”

公孙嫣道：“有人告诉我，来这里可以找到风。”

吴风的眼里有了云翳，他是不是不相信公孙嫣的话？她的话不能很让人信服，有人告诉她，在这里就会找到风，她就来了么？她为什么也在夜半来，她为什么同大侠许重、神剑吴风一齐来了？她来做什么？她是不是也想对风不利？

吴风道：“也许，要杀他的就是你……”

公孙嫣咬牙，她不知道对吴风说什么。

吴风看出了她的心思，他轻轻地说了一句：“他不会对你有什么好心的……”

公孙嫣装作听不见。

女孩子对别人说的话如果不愿意听，她时常装作听不见。

吴风道：“他会成为一个死人，一个死人不会对别人动情。风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不愿意连累你！”

公孙嫣明白了。

她知道了风的心。

她再走进风的屋子里。

咚——

她推开了门，直接到了屋子里。

她又来到了风的面前。

“我很冷，真的很冷，你愿意不愿意让我再在这被子里躺一躺？”

风叹了一口气，他说：“从前人家都用门栓，我以为那是多事，谁知道真道理。明天我一定去弄一个门栓。”

公孙嫣从来不知道要对人和颜悦色地相求。她在家里是一个娇小姐，她愿意做什么便可以做什么。她如果走出门来，到了江湖上，她更是如鱼得水。美女剑的名号使那些江湖侠少们一个个对她十分倾慕。

谁会像风这么对她？

她竟是想落泪了。但她又婉然一笑，说道：“风，我知道你不敢喜欢我，这也没什么，有人要杀死你么？”她用手轻轻抚摩着风的面颊，说道：“我在，没人能杀死你……”

风的话很冷：“你最好回家去睡觉。如果你能一觉睡到天亮，你就会听到人家说，昨夜里有一个叫做风的男人被人杀死了……”

公孙嫣笑笑，说道：“要杀死你，也得我来杀，别人杀你，那怎么行？”

公孙嫣上了风的床，她又轻轻地撩开被子，说道：“我坐在这里，你可以同我好好说话。你要是困了，就睡，好不好？”

风再说什么？

他不能睡。

如果这个女人是他的敌手，她会在风睡着的时候给他一剑。一个男人如果死在女人的手里，那一定是很香艳的。但风如果那么死了，公孙嫣会笑，风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人，却轻易死在了她的剑下。

风不能睡。

公孙嫣说道：“风，我告诉你，我从来不曾与一个男人同衾……”

风道：“你现在也不是同我睡在一处，你何必自作多情呢？”

公孙嫣叹一叹，偎在被子里，声音很含混：“你别再说话了，我得睡了。”

她真的睡着了，她睡着的时候很好看。从来人都是说：美人春睡，其态可掬，说的就是公孙嫣此时。她的脸很红，有一点儿淡淡的愁容。她是在睡么？她真的是想在风这冷衾似铁的床上睡么？或许她只是在装睡，她在等，在等风有一丝疏忽，等风睡着，那时她便可以出手杀死风了。

风真的睡着了，但他是在调整内息，做了一番“大慧大悲轻身功”时才入睡的。如果公孙嫣真想杀他，他就会一夜而死。

两个人都想到睡，谁知道睡着的是谁？又有谁只是在佯装睡觉。

曙色临窗，风从睡梦中醒来。

抬眼一看，竟看到对面的公孙嫣，一时不知是怎么回事。他想了想，方才想起昨夜里是公孙嫣缠他，方才上床与风相对而眠。风看着公孙嫣，看着她的睡态。她面色嫣红，又有一点儿忧郁，两只手很轻地放在腹前的被子上。她睡得很香甜。

风想起身，他的手向被子里一伸，就摸到了公孙嫣的脚。

风不由得心神一荡，公孙嫣双脚赤足，不曾着袜，风摸到她的脚，那感触滋味一时说不清。公孙嫣睁大眼睛，醒了。她的眼睫毛很长，又密，瞪眼看着风，说道：“你做我男人。”

风慢慢说：“我没做你男人。”

公孙嫣笑道：“我和你睡了一夜……”风瞅着她，看得她低头笑了，这一笑像是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儿，又不敢与风当面大笑，就只好低着头淡淡一笑。

公孙嫣说道：“风，我喜欢你，真的很喜欢。你放了大侠许重这件事，让我更喜欢。”风慢慢坐起来，说道：“如果你下次再去钻男人的被窝，你就得先打听一次，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

公孙嫣的脸有些变色，她盯住了风，像是不认得他，看了半天，公孙嫣才慢慢抬起脚来，把一双脚放在冰冷的地上，说道：“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我……”

第八章 剑鸣人心

大侠许重的家就在子巷胡同里，大门紧闭着，几日来绝不会客。

如若是别人，这还罢了，但是他是大侠许重，是名满京华的大人物。他如此一做，必使京华震惊。

许重回到家里，脸色阴沉。

风没杀他。在风看来，大侠许重也算不得一号人物，就轻轻松松放了他。像他这样的人，风甚至都不屑杀他。

他很悲哀，为他自己悲哀。

他独自坐着，京都的传闻一定很快，很快会有人就知道了大侠许重也曾败在风的手里。

是枢密院使派人找到了他。

大侠许重不愿为他们出力，他拒绝去杀风。那人也很爽快，说道：“你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只是你的镖局今后出了什么事儿，你可别要怪我？”他一听顿时吃惊，他不能让镖局出事，镖局如果出了事儿，他还怎么在江湖混？他慢慢说道：“你们在京都里可以找到许多人，何必非要找我？”

那人冷笑，只不回答。

大侠许重想对那个人说，告诉他自己已经六十岁了，无力再去对付像风这般的高手。但他一抬起头来，竟看不到那个虞候的影子了。

大侠许重就只好去杀风。他从来不曾想过自己根本不是风的对手。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但他一出手，便败在了风的手下。

他怎么办？

有人站在他面前。

大侠许重不用抬头，只是问了一句：“你为什么不出手杀他？”

来人只是愣了一愣，就慢慢说道：“你错了，你杀不了他，我也杀不了他，只有一个人能杀他……”

“谁？”

“美女剑。”

两个人对望着，他们突然明白了，他们不如美女剑，因为美女剑可以杀人不用剑，谈笑之间，便可杀人于无形。

风看着公孙嫣跳到地上，他的心忽然一抖。

公孙嫣流着泪，她的双脚很小巧，那地面一定很凉，她站在地面上，双眼微微闭着，她的手在哆嗦。她穿的衣服很怪，怪模怪样的一个女孩儿，脸上有泪，楚楚动人，又十分可怜。

公孙嫣瞪圆了眼，说道：“风，我杀了你！”

她从一边抓过剑来，把剑对准了风，大声说道：“风，我非杀了你不可！”

剑出如风，转眼间便刺出十几剑。

风不动，这些剑都不曾指向他身上的大穴、要穴，风不必动。

公孙嫣哭出声来，叫道：“你为什么不动手？你为什么不起剑来杀死我？”说话时已是痛哭失声。

风不语，他没法儿对公孙嫣说什么。

公孙嫣看来并不想杀他，她如要杀死他，昨夜里他岂不成了一具死尸了？

风看着公孙嫣，他不知道这女孩儿是不是真心喜欢他？

就是公孙嫣真喜欢他，风也无法，他无法保住自己，就没权利让公孙嫣喜欢他。你如果喜欢上了他，转眼之间自己便丢了性命，还不如让她恨你的好。

公孙嫣恨恨道：“风，你是个小人，你是个卑鄙小人，你连喜欢一个女人都不敢，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却不敢答应，不敢对我有一点儿亲热，你还怕被别人杀死，你只等着被别人杀死，这算什么男人？”

公孙嫣要走。

风看着她走出去，看着她慢慢走到了门口、若是他再不出声，公孙嫣就会在他眼前消失，他就再也看不到公孙嫣了。风突然大声叫道：“站住！”

风脸色苍白，他双目凝定，望着公孙嫣，问：“你真的很喜欢我？”

公孙嫣的心在跳，风的神色很郑重。她低下了头，慢慢说：“风，他们想杀你，我愿意和你一道死.....”

风突然大笑，跳了起来，落到地上，伸出双手紧紧抱住公孙嫣，他笑了，笑道：“好，好，你愿意和我一起死，风从今日起，就算有了一个红颜知己。就是今日生明日死，又有什么？”

风把公孙嫣抱起来，轻轻抱到床上，他慢慢说道：“公孙嫣，我今天才知道你说得对，我这被子真的太脏了，脏得让人难受。”

风像抱着一件易碎易折的东西，轻轻地把公孙嫣放在床上。

公孙嫣轻轻呢喃：“轻一点儿，轻一点儿，你要可怜我，从来没有男人碰过我.....”

公孙嫣的家是汴梁大户，她的父亲公孙一鸣正坐在屋子里，他在等待女儿。他的女儿公孙嫣去找一个叫做风的人，要把他杀死。

公孙一鸣从来还没这么郑重过，他头一回郑重地告诉女儿，求她做这件事。公孙嫣不愿，但既是父亲求她，她不愿做又怎么行，她只好去了。

公孙嫣一定会把风的头带回来。

公孙一鸣不愿意想公孙嫣没有成功。如果公孙嫣不能成功，公孙一鸣今后的日子会很不好过。枢密院使是个气量狭小之人，他睚眦必报，一定会寻机害公孙一鸣，若是那样，他含辛茹苦苦心经营的公孙世家就会毁于一旦。

公孙一鸣头一回儿求他的女儿，他知道女儿的本事。

公孙一鸣等待的时间太长了，他的手握着酒杯，他已经不知不觉喝下了差不多一坛酒。

公孙嫣忘了她自己，她与风沉溺在欢爱之中，无论是她父亲，还是公孙世家，还是枢密院院使，都被她忘在脑后。她很欢乐，她是头一回体味到男人与女人在一起的欢快。

风很勇猛，他忘了那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如今他正从公孙嫣的柔软、馨香、温顺中体味着男人的欢乐。

风若痴若狂.....

暴风雨总是使男人疲惫，风躺在床上，冷衾如今也成了最好的休憩之处。

风困了，他慢慢睡着了。

公孙嫣抚摩着他，风的脸很粗糙，这是男人的脸。

公孙嫣笑了，她慢慢起身，把剑围在腰间，向外就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手突然一抖，那柄缅剑便抖出一团团剑花，直飞向风的胸口！

风不动，他真的睡熟了。

剑已经贴在风的胸窝上，一丝凉气已经偎在风的胸前。她只要一送，风就立即死于非命。

公孙嫣这一剑若刺下去，风就会一死，但她再也无法向前递剑了。风睡得很安稳，他的脸上有一种平静的笑，快乐的笑。

公孙嫣转身就走。

公孙嫣走了，风仍在贪睡，他真的睡熟了。

公孙一鸣眼见着窗子白了，听到了院里仆人早起忙碌，他知道公孙嫣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不然她会早早地回来。他决心出去看一看。

他刚站起身来，就看到了女儿，公孙嫣走了进来，站在他面前，公孙嫣的眼睛又亮又黑，有些光闪在眼里，她直直地瞅着父亲。

她手里没有风的头。

公孙一鸣不语，已是等了一夜，再等一会儿又有何妨？

公孙嫣说话了：“我没杀死他。”

公孙一鸣无话，他等着公孙嫣再说。

“京华三剑都去了，大侠许重没杀成他，神剑吴风不想杀他，我.....”

公孙一鸣瞪眼看着女儿。

公孙嫣一笑，笑得很淡，却又有情：“我不想杀他。”

公孙嫣走了，回她自己的屋去了，女孩子经过了这一场狂风暴雨，她需要收拾收拾她自己，她想好好地睡一觉，她太累了。

公孙嫣正在屋里收拾自己，她痴痴迷迷地站在那里，像是无骨，慢慢体味着她的快活。她换上很漂亮的衣服，装饰好自己，正在揽镜自照：她已经不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儿身了，从今日起，她便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一个风韵十足的女人。

公孙一鸣瞪眼看她，说道：“你没杀他，你不光没杀他.....”

公孙嫣笑着，她不想瞒老爹，也瞒不住老爹。

公孙一鸣气极了，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

公孙嫣粲然一笑，走上去，轻轻抚着老爹的双肩，说道：“我喜欢他，他是个真男人.....”

公孙一鸣不知如何是好。

公孙嫣悄声道：“你若是再找人杀他，我就把那些人都杀了.....”

就有人拍手笑，说道：“好，好，真个是好。”

不知他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人是谁？

这是一个男人，一个公孙嫣从来也没见过的男人。他笑眯眯地说道：“你说，要是你喜欢风，那你就可以对他说，要他再别管闲事。”

公孙嫣冷冷地看着这个人，她说：“我不认得你。”

这人说道：“我是枢密院使的人。”

公孙嫣说道：“你别去碰风。你要是碰他，我就杀了你。”

那人刚想转身，就觉得头上一阵冰凉，头巾没了，头发也被削去了一片，在眼前纷

纷飘落。

公孙嫣冷冷道：“告诉你，就是枢密院使要想进我的屋，也是不行！”

风坐起来了，他很好地睡了一觉，他刚刚坐起来，就看到他的被子上有一封信，这是一封贴着火漆的信，这是许达的信。

风看了看信，他冷笑着。

要他们退出此事，交出金龙令，这是绝无可能之事。一旦江湖有险，豪杰有难，必定会来。

风站起来，连被也不曾收拾，就直接向门外走，一直走向他眼光所注视的方向。

他要走几天几夜。

花正和小婊分手，他告诉小婊，还会有人来找他，要她小心，小婊只是笑，看着花笑，她是鹰王的女儿，从来就不怕这些毒蛇。再来几个僵尸、丑鬼又有什么了不得？

小婊眼瞅着花走入树丛里，向南走去。

雪和月此时正泛舟太湖，他们刚刚破了天下五残。说来也是凑巧，正赶上江门公子江允也在，若不是江允也出手帮他们，或许他们不会取胜。

江允正同他们一起泛舟。

江允说道：“在下从江南来，一路上听得人说许多故事，真是听得人心振奋，心中十分渴慕四位。真是天幸，能让我与中的二位相见。”

月看着他，心里也很高兴，她有些喜欢这江允，江南世家的翩翩公子，人又风流，功夫又好，待人做事，又体贴又温柔，真是一个奇男人。

月看着江允，说道：“我们来太湖，多亏公子也在太湖，承公子援手，真真感激了。”

江允心里很甜，他看到了月的一笑。这一笑粲然，很是可爱。江允心道：能得月这么一笑，就是粉身碎骨，又有什么关系？

都在江湖。

他们仍在做事，他们宁可死，也不愿意放弃那一枚金龙令。

仍是枢密院使派人在追杀他们，仍是有许达派人送信，要他们奔赴各处救急。

第五卷

第一章 逆风千里

风已经跑了十天了，他知道他再也无气力跑了。也许他该头一回说他没本事，他追不上那个吸血鬼。

吸血鬼叫吸血青皮，他是一个暗夜里行走如飞的人。

风没见到过他。

但吸血青皮却与风较量上了，他每到一处，都把女孩子弄上一个两个，全是当地的绝色女人，他把这些女孩子弄到山上去，百般凌辱，最后杀死。然后在山上写下几个字：风，你要是来得早了，还来得及吸一点儿血.....

等到风追到山上，那吸血青皮早就走了。

风气得咬牙。

他从江南一直追到了江北，又追到这冀东，风恨不能亲手凌迟了这个恶魔。

但他知道了，这个吸血青皮是天下轻功最好的人，他的轻功只会比风还好。

十天来，风只是跟着吸血青皮的身后，一天天看他作恶。

第一天，吸血青皮把一个女孩子放在一百条毒蛇的蛇窟里，等到风到了那里，那个女孩儿已经成了一具死尸，没有多少血肉的死尸；

第二天，风追得很急，那吸血青皮便走得更快。他在一家酒店里当众告诉众人，说他被一个叫做风的人追赶，如果风来了，让众人告诉他，说吸血青皮随时候教。他带走

了那个女孩子，在半路山上，吸血青皮先奸后杀；

第三天，风追到了一个大镇，他被一群人围住，人们一问他是不是风，风答应是，马上一顿乱棒打在了风的身上。那里的人听得人说，是一个叫做风的人奸杀了两个女孩儿，奸后告诉那被害人他叫风。两个女孩儿一个上吊，一个死在河水里。

人们等着风。

风真是汉子，他被众人打时，竟是一字也不吭，一声也不吐，众人把他打得皮肉流血，他也不曾吐出一字。

有个老成的财主觉出了蹊跷，他喝叫众人停手，问了半天，才问出了风是什么人，才知道那个害人的人不是风，他叫吸血青皮。

风半个时辰后又走了，他被打得满面是血，但他有腿还好，他的轻功还在。

第四天，在酒店里有几个人在等风，他们听得人说，有一个叫做风的人要在本处作恶，他们齐集在这里等风。

风来了，他这一次没有挨打，但这里的武林中人都口口声声说他们要与风决战，不要他为祸家园。

风费了很多的口舌，才把这一件事儿说得明白。

一直走了十天。

风越来越火了，他走得越来越快。

风是天下轻功最佳的人，但这个吸血青皮一点儿不比风差，他走得快极了，一边走一边给风作难。

风走得很累了，他知道他几乎要败在了这个吸血青皮的手下。

前面是一个集镇，风得走到这个集镇里。

他得急急地找那个吸血青皮的行踪，在他寻找吸血青皮的行踪时，他一定得向人家问话，有时一问，人家不分青红皂白便与他动手。风如今处处得小心行事。

他若是有花的那易容本事就好了。

他看到了那一座酒楼，他决定去那酒楼坐坐，打听一下吸血青皮的下落。

风就坐在了酒楼上。

这是一家很平常的酒楼，酒楼上有人在喝酒。喝酒的人都已微醺，他们一个个争抢着说话，像是没有他自己在说，世上便没了一点儿趣味儿似的。

一个秃子，一个老者，一个女人。

风不想与他们搭话。

风问店伙计：“你见没见过一个人，他的脸色很青，青得像有病了的似的，他有时还可能带着一个女孩儿？”

那店伙计说道：“没见到。”

风知道再也不能问了。

他看到了那三个人不讲话了，他们都盯着风。

风等着他们，他盼着那几个人会来同他搭话。

那老者一移身子，人便慢慢来到了风的桌前，他坐下了，看着风，说道：“你找什么人？”

风笑笑：“我找一个人，他叫吸血青皮。他带着一个女孩子，他拐走了一个女孩儿。”

那老者笑笑：“你是风。在镇口那里画着一张画，上面画着罪犯，他叫吸血青皮，还画着一个追那罪犯的人，那是你，你叫风。”

风点点头。

他不知道他能不能追得上那个吸血青皮。

秃子说道：“我知道有一个去处，他如果要躲，一定会躲在那里。”

那个女人也点头，她看样子也是一个江湖中人，她说道：“我猜也是，他一定躲在滴水洞。”

老者站起来，说道：“风大侠，为什么不去看看？”

风推杯而起。

滴水洞里，有许许多多的神奇。这是一个融岩洞，洞里有五光十色的钟乳，有许许多多的热泉。风随着他们，一直向里走，拐过了几片小小的热泉，到了一个宽敞的石洞里。

三个人站定了。

老者在笑，那秃子也在笑，独有那女人不笑。

他们三个面对着风，一言不发。

风明白了，他们并不会帮他，他们只想把他带来，让他死在这滴水岩洞里。

老者说：“风，你总该明白，有好货须得卖与识家。我们与你为难，并不因为你，只是因为有人要你的命。”

风笑笑，他哑着声音说道：“好，我明白。”

三个人只有那个女人对风不笑。

秃子说道：“你想杀那个吸血青皮，咱们杀死你，一定替你办。”

风突然大笑：“就凭你们三个？”

风笑得很开心，他很久不曾这么开心地笑一笑了。

三个人都很生气，因为风看不起他们。

老者道：“告诉你知道，我们是冀北三怪。”

风一凛，冀北三怪并非无名之辈。老大叫冀北黑鹰，老二叫冀北秃鹰，老三叫做冀北肥鸽。

这三人在冀北很有名。

逆风千里，风追的是那个吸血青皮。可总会有些差池，总会有人来与风作对，他们要对付的是风，而不是那个万恶的吸血青皮。

风说什么？他不知道说些什么是好.....

冀北黑鹰说道：“风，你追了那吸血青皮好久，也不曾把他拿获。如今看我们冀北三怪的好了。”

风哭笑不得。

他想杀人，人家也同样想杀他。

冀北三怪的本事，能胜得了风么？

黑鹰一叫道：“风，你接招吧！”

一吼之下，那黑鹰便出手击向风。风知道与这冀北三怪真的无话可说，只能一战。

冀北三怪的兵器都是奇门兵刃，他们一出手使用兵器，老大用的是一把方便铲，一铲一铲很是怪异，处处直奔风的下肋。那秃鹰用爪，一爪爪直抓风的前胸。像是一条死死纠缠住风的蛇，一爪比一爪更狠。那女人打来却极从容，一条短鞭鞭鞭直奔风的脖颈。那肥鸽一边打还一边咯咯直乐，像是与风闹着玩似的。她一鞭一鞭击打向风，说道：“风，你这人真的很是倒霉，人家都要杀你，你还何苦为他们忙碌不休？”

风无话可说，他与三人斗，已是力气用尽，他正在一心一意地出手，与黑鹰、秃鹰搏斗。

黑鹰在叫：“风，你放手便是。只要你肯放手，我保你死得快！”

风的手下慢了，他是不是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是不是再也无法胜得这冀北三怪了？

三人以为他们一定会胜得了风，因为风已经露出了败像。他们如再与风斗上几十回合，风一定会死在他们手下。

黑鹰道：“人家都说，天下无敌。看来人说未必可信，你看这风，连我们冀北三怪都胜不过.....”

秃鹰道：“你以为冀北三怪的功夫一般么？”

三人都笑。

笑声在这融洞里很响，响得嗡嗡的，一直不绝于耳。

三个人的笑太早了，他们正在笑，笑得得意，风出手一击，这一抓很是平常，平常得让黑鹰都无法想得到这是风的杀手。

一抓正抓在黑鹰的前胸上！

风的手一用力，黑鹰一声惨叫，他的前胸被风生生抓入去，用力一带，将他的胸抓得鲜血淋漓。

黑鹰盯着风，他恶狠狠的模样没了，他的眼睛失神，盯着风，说道：“风.....你真的功夫不错，放过他们两个，你自己走.....”

风站在黑鹰的面前，黑鹰刚刚还不可一世，如今成一具死尸。

肥鸽哭得很伤心，她是黑鹰养大的，她从小是一个孤儿，被黑鹰带回了家，一直养大，成了肥鸽。她恨死了风。

秃鹰却不像她那般伤心，只是看着死去的黑鹰。他瞪着双眼，大概不知道死了一只黑鹰，他与肥鸽再做什么。

秃鹰不看风，说道：“风，你走吧。我告诉你，那个吸血青皮在唐店，他正在那里害一个女孩子，你要是在晚上赶上，正能与他会面。”

秃鹰对风很是仇恨，但他无奈，他制服不了风，他对风说不清是恨是仇。他看着风道：“你杀死了黑鹰，冀北三怪与你势不两立。”

风走了，他再也没回头，他知道他得在江湖上惹下仇恨，会有许多人恨他，但他无法，他得为这一枚金龙令做事，他得让天下苍生因为有了风而活得更好。

他是不是很伤心，他不想杀人，不想杀冀北三怪，但他不能不杀人，他如果不杀人，只能被人杀死。

他恨吸血青皮，他一定要找到吸血青皮！

吸血青皮在唐店.....

风如飞般直奔唐店。

第二章 吸血青皮

吸血青皮有些不大在意，人都说那个风是天下难找的轻功最好的人，就连从前的大侠林渊活着，他也会膺服这风。但就是风又有什么了不得？他不是一样得跟在吸血青皮的身后，天天瞪眼看他作恶么？只要他做出一点儿事儿来，风就得跟着受罪，风天天跟着他，却从来不曾摸到他的踪影，这让他太得意了。

他得意的真想找一个人，跟那个人好好说上一说，他戏弄了天下轻功最高的高手风，让风像是一个跟屁虫一般跟在他的身后，风只能跟着他，却无法见到他。

他快活极了。

他把弄来的那个姑娘放到了山洞里，他不想让人家看到他带着一个姑娘，他只有在用得到的时候才找女人，平时他根本想也不想女人。

女人是上天用来给吸血青皮糟蹋的，那些越是美色无比的女人。吸血青皮就越是喜欢，折磨起来她，就越是有味儿。

他在喝酒，他喝得津津有味儿。

有人站在了他面前。

那人直盯着地看着他。

吸血青皮笑一笑，问道：“你是谁？”

那人一乐，对吸血青皮道：“你是吸血青皮？你正是那个所有的大大小的城镇张影缉捕的吸血青皮？”

店里的人都听得到他二人的谈话，有的人已经在慌慌张张起身，想溜走了。

吸血青皮大声道：“坐在这里的人都给我听着，要是你们知机，坐在那里不动，我

免你们一死。要是有人动上一动，他可就死定了！”

真的没人敢动了，吸血青皮是近日来江湖上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再也没人能与之相比，江湖上的人都谈之色变。

谁敢惹这一只大虫？

吸血青皮对着这人，冷冷说道：“我不认得你.....”

那人道：“吸血青皮，你在江湖上也算是闯下了不小的名声，你该收收心了。”

吸血青皮冷冷道：“你是谁，报上名号来！”

那人不理吸血青皮，只是微微冷笑。吸血青皮吼道：“你是谁，不说出你的名号来，我宰了你！”

那人道：“吸血青皮，你快完了，有人告诉了风，说你在何处，只要风追上了你，你只有一死！”

吸血青皮乐了一乐：“是么，你说风会不会追上我？”

那人一叹，说道：“你不知道死在风手下的滋味，你才敢向风开这种玩笑.....”

吸血青皮不以为然，看来这人也是风的一个崇拜者。风有什么了不得？他一样也只能跟在吸血青皮身后，像一条狗，像一条疯了的狗一样撵。他永远撵不上吸血青皮，他永远只会跟在吸血青皮的身后，永远也追不上他。

那人道：“要不要我告诉你，风都追杀过什么人？”

吸血青皮道：“反正我坐在这里也没什么事儿，你愿意说就说好了。”

吸血青皮看着那人，心里暗暗思忖：这人如此敢出言与我论说，定是江湖之人无疑，他为什么来与我说风？他是风的故人，还是风的仇人？

吸血青皮看着那人，见那人扳着手指，一个个对他说：“先是有一个采花大盗云里风，夸说他不惧天下的六扇门中人，就是风来了，他也不惧。因为他的轻功天下一流。但风只追了他五天五夜，就杀死他于那长江边。云里风的尸体一连三日在江边放着，无

人收尸。最后是大相国寺僧明渡禅师收殓了云里风的尸体。还有一个是北方的第一独脚大盗鞠洪。他在北方把那赈灾的十七万两银子劫去，想归为己有。他收到了风的一张字条：把银子送回去。鞠洪当然不买他的帐。过了三天后，有人看到了鞠洪的尸体，他的尸体是挂在那时的奉天府衙门口的吊柱上的.....”

吸血青皮说道：“好，不错，真的不错，说完了么？”

那人道：“风一共追杀一十一个人，到你是一十二个。”

吸血青皮的样子懒懒洋洋，他问：“从前风追杀过的人，有没有一个活着的？”

那人一叹，他瞅着吸血青皮的眼色，就像是看着一个死人，他慢慢说道：“没有，从来没有，他追杀的十一个人全都死了，都死在他的手下.....”

吸血青皮的脸色很不好看，他冷冷道：“我告诉你，从今天起，那个风再也不会追谁谁死了，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那人的声音很轻，但很明白：“不知道。”

“因为他遇到了我，他遇到了我吸血青皮，他再也活不成了，我得杀死他。在杀死他之前，我得先戏弄他一阵子，让他死不得，活不成.....”

吸血青皮说道：“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再也不问你叫什么了？”

那人摇头，他不知道。

吸血青皮笑了，他说：“因为我让他们都看着，看着我如何杀死了你。你死之前，一定有一点儿后悔。你想你不该管吸血青皮的事儿，如果你不管吸血青皮的事儿，你还可以好好活一活。可你一管我的事儿，你就死定了，就是天上的神仙也救不了你！”

吸血青皮道：“你们听着，我要你们这些笨蛋留下，是让你们看着，看着我如何把这个多嘴多舌的人宰了，看我如何把他活活扒了皮！”

吸血青皮说罢，手一伸，便把那人抓在手里。

那人肯定是不甚晓得武功，一被吸血青皮抓住，只知道用力向外挣，却没有一点儿

办法挣开。

吸血青皮哈哈大笑，他想活活把这人扒了皮，让眼前的人都害怕。

他有一套办法。先把那人摁在桌上，叫道：“拿水来！”

店家战战兢兢端水过来。吸血青皮抓过水碗来，说道：“我用这喷你三口，你就得一死！”说罢又是狞笑。

那人突然说道：“吸血青皮，你眼看就要一死，还如此作恶？”

吸血青皮大乐，说道：“我死不死，干你屁事？你总得先死！”吸血青皮将手中水吸入口里，向那人脸上一喷。他心想：若是我这样一喷，你必然就是一死。吸血青皮一边向他喷水，一边狞笑道：“一喷脸儿黄，二喷脸儿黑，三喷没了命，地狱多个鬼。”这吸血青皮口中之毒煞是厉害，果然一喷，喷到那人脸上。

那人脸上喷满了水，就该满脸被毒溅成异色，但奇的是那人不怕，仍是瞪眼望着吸血青皮。他伸出手来，只是抓住吸血青皮的手碗中水碗，一叹道：“吸血青皮，你何必如此作恶？”

众人在四周看着，眼睁睁见那人竟把吸血青皮手中的水碗握碎，碗碎片片儿都扎在吸血青皮手里。那人转身走了，只剩下吸血青皮在那里一阵阵叫喊，呼痛。

这里就是唐店。唐店是一个热闹去处，这里的人家大都开一家小店，来来去去的人都喜欢在唐店歇住，因为唐店是一个好去处，人好，菜好，景致也好。

风到了唐店，他知道吸血青皮会在这里落脚，他相信冀北三怪的话，今日一定要杀死吸血青皮。

小小唐店居然有四十三家客店，风一家家走去，进了店，只是坐下，有时要一碗茶，有时不等店家拿来转身就走。走了十五家，已经是天近黄昏之时。

风又进了一家客店。

这家客店比起别家来，就有些蹊跷，店内的人都静坐不语，人人都坐在那里吃菜，

没一个人出声。风心里有些惊悚，莫非吸血青皮就在这里？

风四外看看，没有。这店内坐的吃饭之人，没有那个吸血青皮。

说不定是在店内客房。

风叫道：“店家，给我准备一间上房。”

店伙计冲风苦笑了笑，说道：“大爷，小店里已经没上房了，连别的房间也没了，大爷要住店，还是到别家去住。”

风就是一愣，他知道这种小店时常住不满，怎会没了住房？风说道：“我要住店，你说没房，带我去看。”不等那店伙计答话，风便直奔后院而去。

后院是两层小楼，风到了后院，便直奔楼上，他听得楼上悄悄静静的，没一点儿声响。

风觉得颇为惊异，如不是像吸血青皮这样的恶人在此，店内绝不会这般清静。

吸血青皮问她：“你从前嫁没嫁过人？”

那姑娘吓得要死，哆哆嗦嗦：“没……没有。”

吸血青皮声音很轻，说道：“你今夜就要嫁人了，嫁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你说好不好？”

这姑娘是个大户人家的女儿，也知书识礼，不小心被吸血青皮看到，就在夜晚偷入家里，把她偷出来。

吸血青皮说道：“我对你这般好，你为何不对我笑一笑？”

女孩儿就一笑，笑得比哭还要难看。吸血青皮道：“人家都说，美人一笑，千娇百媚，你笑起来怎是这般难看？”

吸血青皮当即变色，抬起手来，拍拍连打了女孩儿几个耳光，怒道：“你若是再不好好侍候，我就活活割了你。”

吸血青皮坐在女孩儿身上，说道：“人家都说美人艳若桃花，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女孩儿战战兢兢，不敢不答，又不知如何答他。

吸血青皮道：“我告诉你，我叫风，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风？”

女孩儿连连点头，意即她知道。

吸血青皮说道：“你若是好好待候我，让我玩上一夜，心里乐了，说不定明日我就会放了你。”

姑娘也心知，吸血青皮所说，全无一句真话，但她求生心切，就不得不信。她强笑笑，轻声说道：“你把我解开……”

吸血青皮大笑，说道：“好，好，这般说来，还算有些味道。”

吸血青皮把这姑娘解开，放开她，叫道：“好好卖卖气力，不然你准没命。”姑娘心里噙泪，脸上却是在笑，她一心一意地奉承吸血青皮。

姑娘不动了。

吸血青皮正得好处，大叫道：“快，快，快弄！”姑娘看看他，低下了头，吸血青皮也知道是有人来了。

吸血青皮经过大阵势，此时竟也不慌，慢慢挺起身来，问道：“是你？”

风点了点头。风追了他十一天，终于见到了吸血青皮。

风心里恨不能一下子冲上去，活活扼死这吸血青皮，但他停住了，他不想动，他只是盯着吸血青皮：既然已经追上了他，还怕他飞上天去不成？

吸血青皮说道：“风，你这个混蛋，你天天跟在我身后，想干什么？”

风不语，只是紧紧盯着他。吸血青皮跳了起来，他一把把那女孩儿推到一边，叫道：“在一边等着，等我杀了这人，再来玩你！”

女孩儿吓得颤抖，却也不敢不听他话，乖乖地缩在一边，睁大着眼睛，惊惶地看吸血青皮与风。

吸血青皮与风对峙。

他浑身不着一寸布缕，但吸血青皮就是吸血青皮，他对这毫不在乎。别说是面对着一个风，就是面对着一街一镇的人，他也毫无羞耻。

风说道：“你穿上衣服，我等着你。”

吸血青皮大笑：“风，你别打错了主意，我要是真穿上了衣服，你就再也追不上我了。”

风冷冷地，但又很平静地说：“穿上衣服！”

第三章 风波屡起

风知道吸血青皮很是难惹，吸血青皮的武功究竟有多高？风也不知，他只知道吸血青皮是一个在江湖上独往独来的人物，江湖上黑道白道的人都对他畏惧三分。

吸血青皮冷笑道：“风，你败在我手里，也不辱没你的名号……”

风无语，他恨吸血青皮，一路追来，吸血青皮捉弄够了风，他让风受够了罪。如今风得和他算帐，要他流血，要他死在风的手里。

吸血青皮大声道：“美人儿，你看我与这个疯子一斗，你准是从来不曾看到过这么好看的打斗，我让你看一个新鲜，好不好？”

他仍是嬉皮笑脸，根本不把风看在眼里。

风想起了他与花、与雪，与月在一起时的一谈。

江湖黑道上的人物，哪一个最是可怕？

风说是灭绝人性的三绝王楚琰，因为三绝王杀人，从来是无尸，无影，无踪。他对人无心，无情，无性。这人在江湖上最是危险。

但雪说，最可怕的是那个无心僧，他杀人时，你根本不知道他会在哪里下手，再说他平日里文质彬彬，像是一个有道高僧，怎么会知道他是一个灭绝人性的杀手？

月一叹，说道：“江湖上最叫人害怕的，不是那个和尚，也不是那个三绝王，而是那个吸血青皮。据说他杀的都是女人，都是颇有姿色的姑娘。他杀死那些姑娘时，她们一个个都是颤抖不止，没一个人敢与他争斗，也没一个能逃得出他的魔掌。女人见了，就像是老鼠见到了猫。这人最是可怕……”

风忘不了月当时那惊悸，他以为月是听江湖风声听得多了，便对那个江湖无赖害怕了。此时他面对着吸血青皮，才知道月的话很有道理。

这吸血青皮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只是一头野兽。

月的担忧很有道理，只要有吸血青皮这种人在，天下的女孩子都会睡梦不安。

风决心杀死他。

风慢慢握紧了他的拳头。

这是可以摧毁一切的拳头，只要风出手，吸血青皮的脸就会开花，他的胸膛就会啪啪响，他的五脏六腑就会被风打得粉碎。

吸血青皮去地狱报到时，他也是一个残疾鬼。

风冲了过去。

吸血青皮早就穿上了衣服，但他仍像是一只野兽，他恶狠狠冲过来，牙咬着，吼道：“风，世上要么就是没了你，再就是没了我！”

他抓向风！

女孩儿起先还看着吸血青皮与风一斗，后来她便再也不敢看了。她闭上了眼睛，她看到了吸血青皮的脸色变得更灰了，吸血青皮大声嘶吼，一拳拳打向风！

风的拳头也不弱，一拳脚都拼尽气力。本来风能杀死吸血青皮，但风不想一拳一脚便打死他，就也躲着他，不给他致命一击。

吸血青皮大叫：“风，叫你今日死在我手！”他一拳绕出，先冲风前胸打来，拳形中途竟然斜斜变势，打向风的脸颊，叭的一声，竟把风打得面颊出血。

吸血青皮狞笑：“风，你这模样可真好看……”

风不急不恼，只是慢慢出拳，他要杀了这个吸血青皮，但不是一拳打死他。

店里的人有的好奇，就来到门外听声，听到屋内死命相拼，一个个吓得转身就跑。店家也不敢入内，听得屋内桌椅也响，不由暗暗叫苦，心道：这一回算是倒霉透顶。

风与吸血青皮斗了六十个回合，他打折了吸血青皮的手臂。吸血青皮一只右手被碗片扎伤，行动不便，就被风一拳打来，从小臂臂肘处生生打折。吸血青皮也不示弱，把风的前胸抓破，铁爪抓处裂肉，生生划出五道血痕。

两人打红了眼。。

吸血青皮咯咯尖笑：“风，你是一个大傻瓜，你知道我做这些事，也是有人帮我，就是皇上也愿意我如此做事，你多管闲事，早晚必死！”

风不理睬他，只是一心出拳。

吸血青皮叫道：“风，你若放了我，我告诉你，是谁叫我杀人……”

风冷哼一声，说道：“你先一死，教你之人也是一死！”

风两手抓向吸血青皮。

两人战得久了，都已是十分疲惫。风在喘息，吸血青皮更是喘息不已，相斗时间越久，吸血青皮便越是没力，他想逃走，但风一招一式都不容情，让他没一点时机。吸血青皮心中暗暗叫苦，如若与风再斗下去，对他没什么好处。

吸血青皮说道：“慢！”

他看着风，缓缓说道：“风，我有珍宝积蓄，足够你快活一生。你放了我，我送你珠宝如何？”

风冷冷一笑。

吸血青皮大叫道：“都是一群笨蛋，你知道不知道，就是皇上也想要钱？我把这些珍宝送给皇上，我吸血青皮有这十条命也买下了。皇上待你几人，只不过像是豢养的狗

一般，你何必苦苦为人拼命？”

风已经扼住了吸血青皮的脖子。

吸血青皮没了力气，他嘴里咕噜着，说不出话来。

风说：“你死有余辜！”

吸血青皮翻翻眼睛，不想再挣扎了。

那个女孩儿看得吸血青皮已经败在风的手下，不由恨从中来，她大声道：“你这坏蛋，你这恶人，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她扑了过来。

风以为这女孩子要与吸血青皮拼命，忙回手拦她。要知道她不擅武功，风就也没用力气。

风回手轻轻一拨，把那女人拨倒在一边。

女孩儿倒在风的身后，突然呜咽起来，哭道：“为什么不叫我杀了他，为什么不让我杀他？”

女孩儿伏在风的怀里，手紧紧抱着风，哭得很伤心。

风已经随手点了吸血青皮的穴道，他此时回身对着女孩儿，刚想说话。

突然，风的后背一麻，这女孩儿已经点了他后背的三焦腑经脉上的三道大穴，风经血受制，顿时不动了。

风被制住，那女人笑吟吟起身，她看着风，说道：“你再聪明，也想不到会有个我……”

风一叹，说道：“你是谁？”

女人不像刚才那模样，再没了楚楚动人的可怜，她满面春风，满脸淫荡，摸着风的面颊，说道：“你知道有个吸血青皮，更该知道有个食肉狐狸。”

她就是食肉狐胡心。

风不知道吸血青皮居然会有一个师妹。

那女人对他笑吟吟道：“让我告诉你，我们是两兄妹，我们从师学艺时就私通一处了，我与师兄两人打得火热。师父知道，痛骂了我俩一顿，我俩一怒，就把那个老家伙宰了。你知道我不能舍了师兄和那个老家伙一条心，你说对不对？”

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这秘闻。

风也不知道这吸血青皮有一个师妹。

胡心看着风，说道：“师兄；你跟我好好玩一玩，让这个风好好开开眼界，让他也明白世上男男女女为何只羡鸳鸯不羡仙，你说好不好？”

那吸血青皮笑道：“好，好，有什么不好？我与你好好乐上一乐，让他好好看看，让他明白，做人得做个快乐的人，何苦天天做那傻事儿？”

风知道这两个人是狗男女。

风不知道他应该不应该闭上眼睛。

吸血青皮大声道：“风，你若是想活，想好好快乐快乐，我也答应你，我只是废了你的武功，让你成为一个废人，那样你就可以快快活活地玩了，你说好不好？”

风不语。

女人浪笑：“师兄，你看风这人是不是不懂得情？你说这种男人是不是一旦懂了，会比你这种人更有味儿？你说我要不要与风在一起好好玩玩，让他尝尝女人的滋味儿？”

吸血青皮大笑，说道：“你是迷死人不用偿命的妖精，男人被你迷住，还能活么？别看风是天下有名的大侠，若是落入了你口里，不被你活活吞了，连一口渣渣都不吐出来，那才是奇怪！”

两人竟是一边淫戏，一边取笑，笑风，笑他迂腐，蠢笨。

这时，屋内已是昏黑，天已黄昏。

风恨不能起身，一拳一掌都打死他们。

那吸血青皮乐道：“风，你看看我的师妹，多善解情意？世上的女人如果都是像我师妹这般好，我怎么能舍得杀死她们？她们一个个见了我，哆哆嗦嗦，一点儿人情味儿也没有。有的还哭哭啼啼，寻死觅活。哭个什么？不是跟着我吸血青皮，才有快乐么？快乐为什么还要哭？我恨她们，才杀死她们，你说我杀得对不对？”

风不语，他不想出声。

有人应声了，那人轻轻应道：“吸血青皮，你本该住手了，你不住手，又这般伤天害理，只有一死！”

这人站了出来，他站在店门边，双目炯炯，望着吸血青皮，眼里满是怒火。

这正是那个在店里把吸血青皮的手弄伤的人。

那食肉狐狸在冷笑，问：“你是谁？”

风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连他都不认得，死得就更快了，你没听说过落魄书生许达么？”

落魄书生并不落魄，他是皇帝手下的京官，一个很穷很穷的京官。就是他把皇帝的金龙令给了。

吸血青皮看到这人，心知不妙，对食肉狐狸说道：“他就是那个伤了我手的人。”

胡心笑了，她抬起身子，把她那一对高耸的乳峰冲着许达，让乳尖颤颤，直点颤向许达，说道：“你能伤了我师兄，本事一定不小……”

食肉狐狸一笑，能让男人媚死，以为这女人青睐自己，入帙有望，便对这女人心生痴想。食肉狐狸就用这一媚一笑，在江湖上害人不少。

许达看着她，说道：“在我杀了这个吸血青皮之前，你最好穿上衣服，不然准会溅你身上脏血……”

食肉狐狸居然不怕，她仍对着许达笑，说道：“你要杀人，最好别让血溅到别人身上。有人告诉我，血溅在美人身上，女人的皮肤就不白了。”

风站了起来，他被许达解开了穴道。许达看着他，说道：“你想怎么办，自做主张好了。”

许达走出去了，从店内走出，再也无影无踪。

吸血青皮看着风，突然大笑，他笑道：“风，你一个手下败将，凭什么杀我？”

风不言语，看着他。

食肉狐狸媚笑着，说道：“风不舍得杀我，是不是？我若是跟了你，也能好好渡日，说不定从此会改恶从善，跟你做江湖上的侠客，也像一般，名满江湖，你说好不好？”

风走上去，两手拎着两人，从后窗跳出，直奔山上而去。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如何杀死吸血青皮。

第四章 皇宫风波

皇帝坐在屋子里，他已经坐了很久了，他在等人。

要皇帝等的人，一定很有来头。

皇帝等得很不耐烦了，他要回到后宫去，有一个刚刚从苏州进贡来的美妓，昨夜里在皇帝的身上跳了一个时辰的舞。女人的身子说重不重，说轻不轻，踩着皇帝的身子，让皇帝心里很舒服。他虽是贵为天子，也是头一遭这么玩，知道真的有人能像前朝的小杜那诗所说：“楚腰纤细掌中轻”，那滋味儿真个难以形容。

但他得等人，等一个他要见的人。

这人是太师郝敬。

太师其实已经很老了，每当皇帝看到太师，他的心里都有些很复杂的念头：他是一个老人，这让皇帝很有一点安慰，老人不会对皇帝不利。但皇帝也对自己有一点儿怜悯，早早晚晚皇帝也会老，也会像这太师郝敬一般蹒跚，一般颓废无用，那时皇帝再想玩乐，

却怎么能够？

皇帝要问的事儿很重要，不得不好好问一问太师，不得不在这夜深人静时单独召见太师。

太师来了，他低声问安，行礼，他做这些时很慢，像是很吃力。

皇帝问：“爱卿，朕有一事儿得问问你。”

太师气喘得慢了，他慢慢问道：“陛下有什么事儿，请吩咐？”

皇帝说道：“我上次听了你的话，发下了四枚金龙令，听得枢密院使说，那办事不力，竟让江湖上有许多大案无头无绪，我看是不是要把那的手中金龙令收回，再另行委人？”

太师听得皇上一说，便知道这话是枢密院使所奏，他沉吟了一会儿，奏道：“臣以为此事不可，须得从长计议才是。”

皇帝哼了一声，显是极为不满：“依卿所言，此事仍是搁下它不成？”

太师道：“陛下有所不知，要知道上次那个江湖大案中有一个吸血青皮，杀死女人无数，他所做所为，令人发指。若不是有风杀死他，各州各郡及各路都无法处置此案。如此看来，有，绝强似没有。人都说，皇上有专使主办大案，天下的大案奇案哪有办不得的？依老臣看，替圣上办了大事，不独去他不得，还得让他们勉力办案才是。”

皇帝沉吟道：“只是枢密院……”

太师一笑，说道：“枢密院使手握兵权，自然不愿有插手此等大事。如由主事，更是显得枢密院无能了。此事他自是力主撤人了。”

皇帝迟疑着，他拿不定主意。

太师看得明白，一定是皇上答应了枢密院使，要夺回的手里金龙令，不然皇上决不会如此作难。

太师道：“有一事禀报圣上得知。”

皇帝问：“什么事？”

太师道：“从外面办案的人那里得知，有朝中官员乘着为圣上采办银两之机，大行贪污，十停里竟能贪得四停。这事儿虽是不知主事者是谁，但牵涉一应朝官，却是定然。我已经要许达去办此事了，要他务必查得明白上奏。”

皇帝也听了动容，若是有人乘此时机大行贪赂，那对朝廷亦将是极大打击。

“查一查。”

太师答应。

皇帝觉得他在这里呆的时候已经太长了，他应该早些时回宫去，有那个尤物在，皇帝后宫日子颇不寂寞。

太师慢慢走出了宫，他依在宫墙边走着，他想他应该去找一找许达，看来枢密院使想除去的心思，已是极为着忙了。他要告诫许达，要他们小心在意，切勿有什么把柄落人手中。

太师想得太入神了，直至有人走到了他面前，他也不曾知晓。

“谁？”

那人嘿嘿冷笑。

这是内宫墙边，太师的手下人都在宫外等候，这人决不是太师的人。

这人冷笑：“死到临头了，居然还能对皇上饶舌！”

那人把一柄匕首插入了太师的胸膛，瞪着眼对太师道：“你不必天天做那老态龙钟的样子，你死了，皇上一定会赐你厚谥，好好埋了你。”

太师低声道：“是你，是你……”

他倒下了，再也爬不起来。

皇上很乐，他仍是有一点儿吃惊，他不明白这个女孩儿为什么能在他手上起舞，他看着这个吴蔷儿，看她腰肢袅袅地在他身上起舞。他不明白，以为只是这女孩子的身轻，

能在他身上做各种各样的舞姿，让他看到他从来不曾看到的美妙姿态。

皇上很乐，他很快意。枢密院使真个知他心思，总能给他弄来宫中没有的乐趣，让他快意无穷。

小黄门站在门外，他不敢进来，皇上此时让一个女人在他的身上嬉戏，这事儿让小黄门看了，也颇为不雅。就是隔着帘子，皇上那情致，那香艳玩法儿，也让小黄门眼热心跳。

皇上待得女人舞罢，才慢慢问：“什么事儿？”

那小黄门尖着嗓子奏道：“圣上，有人暗杀了太师……”

皇上大吃一惊，他结巴道：“什么人……杀死了太师？”

小黄门道：“不知道，九门提督与枢密院使正在查找，太师尚未出宫，便在那西宫墙边被人杀死。”

皇上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谁会杀死了太师？太师虽是年老，却是三代老臣，皇上不愿意让太师死。

“让他们查一查，看是谁害死了太师？”

皇上知道，如果有人能害死太师，也一定有人能害死他皇上。

枢密院使来了，他俯地而奏道：“皇上，看来太师是被人推搡了一下，倒地而死的，怪的是他胸前还有一处刺伤。那推太师，杀害太师的定是皇宫中人。”

皇上点点头，他知道是皇宫中人，只是谁会推太师一下，把年纪偌大的太师刺倒在地。

枢密使说道：“圣上容我仔细去查，待查得清了，再来禀告。”

皇帝放心不下，他知道这种事儿要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如若被他深入皇宫，害了皇帝的命，也会有的。

皇帝就召见许达。

许达站在皇帝面前，仍然是那个落魄的京官。

皇上问：“你说，是谁杀了太师？”

许达禀道：“我去看了太师的遗体，有人击他后背一掌，太师顿成气绝，方才喘不过气来而死。依我看这动手之人，像是江湖上的人。”

皇上很是沮丧，皇宫之内搅来江湖中人，麻烦不会太小。

皇上下旨：“交去查，查明此事，再告我。”

许达看看，要退下殿去，突然回头，对皇帝道：“圣上，有一件事，微臣听说了，却不知是真是假？”

皇帝问：“什么事？”

许达说道：“听说圣上新近有了一个宫女，很得圣上宠爱。”

皇上沉吟，众臣之中，只有这个许达能如此问他，也只有这个许达敢如此一问。

皇上一笑，说道：“枢密院使做了一件好事，送我一个女人。”

许达一叹，说道：“圣上小心；……”

许达下殿去了，皇上心里就划开了魂儿，不知他说的小心是指何事？难道这一个能在皇上身上跳舞，能在他手掌上把玩的女人，也是一个江湖中人么？这可不妙。

皇上也怕死，皇上也不想死。

许达走出了皇宫，他刚刚走出午门，门外站着枢密院使。

只有这个枢密院使才知道许达并不是一个落魄居京的京官，他是皇上最倚重的人。

枢密院使目光炯炯：“不知许都知跟皇上说些什么，老太师之死，是不是寻出些眉目来了？”

许达冷冷看着他，说道：“枢密院使心里，想必比我清楚。”

两人对峙。

枢密院使冷笑：“听说老太师不惮路远，时常在夜里去都知府，与都知一聚，把酒

细酌，真是好情致。”

许达看他，心里升起怒火，太师之死，定是与这人有关。他慢慢说道：“院使若有兴致，也可来我家中饮酒。”

枢密院使笑一笑，说道：“好，好。你记得说过了这话，就算是请了我，说不定哪一日，我就会去找你，夜半三更也好，静夜中宵也行，咱俩喝上一杯酒，好好说说话。”

枢密院使转身而去。

许达坐在家里，他双手握着酒杯，神情忧郁。

他是被太师郝敬找来，要他为皇上做事的。

太师遇见他时，他正坐在酒店里饮酒，把一柄剑放在桌边，他那日喝得醉了，没有银子付账，店伙计就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他举起手来，抓过那把剑，直向店伙计走去，手一扬，剑举起来，把店伙计吓得直退。

许达叫道：“我欠你酒钱，用这把剑做抵押，你看行不行？”店伙计叫道：“不行，不行，你这是一把什么破剑？能拿来抵押银子，不如你快下楼去，你已经醉了，再多喝也是无益。”

许达不理他，回座位坐下，用手中酒杯去扣剑，酒杯是瓷器，剑是精钢，两者相叩，发出清越之声。奇的是其声极大，那瓷器并不破碎。

许达随着叩声，就唱：

“昔有洒仙李太白，
斗酒千篇说诗才。
傲啸官宦无拘泥，
天子呼他他不来。
今有许达没落生，
杯酒不曾付银缗。”

我以宝剑抵酒资，
无奈酒家不答应。”

唱罢就笑，意兴甚是萧索。

太师郝敬此时坐在一边，看出许达是个旷世之才，就走上去，一揖而问：“先生酒没喝够？”

许达笑笑：“酒不够，银子也不够了，又能奈何？”

太师也笑，说道：“先生和我不一样，我是银子够了，酒却不够，你说怎么办？”

许达大笑，说道：“那好，你银子多，拿出银子来，酒你再喝，和我一齐喝，这样，岂不最好？”

太师郝敬随即命店家撤去残席，又重新摆上一桌菜肴。让他拿酒来，把店内最好的酒都拿上来。一时江南的女儿春、女儿红、佳酿、绍酒，北方的熊酒、烧死人都摆在桌上。

太师一笑说道：“我不能饮，先生能饮，就请喝个大醉酩酊最好。”

许达果然能饮，先喝绵酒，后饮烈酒，一个半时辰内，竟把眼前所有的酒都喝个精光。

许达两眼发亮，喝得酒酣，就大声而啸，啸声如龙吟凤唳，直鸣九霄。

许达又捉剑而歌：

“昔有冯谖自弹剑，
口里不说心中怨，
情愿驱马驾轻车，
鱼肉果腹不贫贱。
我有太师助酒资，
一饮千醉解愁烦。

用我一剑去换酒，
世人有谁肯应咱？”

太师也笑，与许达相搀扶，两人下酒楼自去了。

从那时起，太师和许达就成了忘年之交。

可惜太师死了，许达从此在朝中少了一个靠山，也没了一个可以夜半秉烛，侃侃而谈的知心朋友了。

肯定是枢密院使杀死了他，他嫌太师碍他事了，才除去了太师。

他肯定不会放过许达。

许达冷冷一笑，他笑得残酷。

太师遇上了许达，他对许达有知遇之恩，太师不会白死。

第五章 夜半谈酒

许达知道那枢密院使决不会与他善罢平休，他如有时机，定是会给许达一个打击，说不定会派人来杀死他。死了太师，在宫里的京官中，最碍他事儿的当是这个无所事事儿的穷京官许达了。

没了许达，枢密院使会更加横行无忌，会在宫中、朝野都自行其是，皇上也只能听他的，无法制得住他。

他得先杀死许达。

许达的心里很平静，他先把他的那四只鸽子放走，看着它们一齐飞向天空，消失在蓝天里，许达便是微微一笑，笑得很淡。他知道，如果得了他的字条，便会做他所求他们做的事儿，就是天下皆是敌手，他们也不会退缩。

许达归来，坐在屋子里静静等待着。

他左右顾视了一番，屋内再也没有什么可叫他留恋的东西了，他把剑放在桌上，他要用这一柄剑与来人说话。

他等了三天三夜。

许达很安心，他很有耐心，如果来人再不来，他就再等，一直等到他来了为止。

终于在一个夜晚，来了一个人。

这人不是枢密院使，他是一个京都有名的人物，他叫做公孙一鸣。

公孙世家的主人静静地站在许达的对面，双目炯炯，凝神看着许达。

公孙一鸣的手里握着剑。

世人都知道有京华三剑，知道有一个大侠许重，知道有一个神剑吴风，知道有一个美女剑公孙嫣。但很少有人知道京华三剑之外，有一个更厉害的大剑客，他是公孙一鸣。

公孙一鸣夜半来访，居然手里有剑。

许达看着他，显是想不到来者会是公孙一鸣。

他慢慢说道：“我想来想去，想不到会是你……”

公孙一鸣声音很苦涩，他缓缓说道：“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到他会来求我。”

他是不是也不想来杀许达？他是不是也不愿意来杀许达？

许达说道：“有人知道京华三剑，但没有人知道京华三剑不如一个书生剑客公孙一鸣。你能来杀我，也好。”

公孙一鸣一叹，说道：“有些事，由不得你自己。”

许达哈哈大笑，他笑得狂傲，笑得愤怒：“公孙一鸣，你何苦替自己开脱？枢密院使派你来，让你杀死我，他便可以在朝中横行无忌了。你为虎作伥，甘心如此，又有什么可说的？”

公孙一鸣瞪眼看着许达，不作解释，公孙一鸣说道：“许达，别人不如我，只有你这一柄剑或能杀我。江湖之中，难得有人能敌你这一柄剑。”

两人对面而立，公孙一鸣拔出剑来，说道：“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你知我知，心中自知就是了。”

两人的剑不同，公孙一鸣的剑镶金嵌玉，珠光宝气，纯是豪奢之物。许达的剑，一把破旧鱼皮剑鞘，一柄没有任何饰物，普普通通的剑。

两人拔剑在手，对面凝视，也不出招。

公孙一鸣知道，许达是真剑客，心融于剑，人融于剑，一生只此一剑，不思色，不敛财，斗室粗粝，一心求剑。

许达知道，公孙一鸣用剑，泱泱大度，名家风范，他每日美酒豪客，驷马高车，人在富贵之中，心却常思剑道。是大隐隐于市的剑客。

两人出剑，谁胜？

公孙一鸣说道：“许达，我若真杀了你，从此封剑，此生再不用剑。”

许达心中嗟叹：糊涂，糊涂，人在江湖，剑不由己，出剑时凭气，收剑时在心。你是富贵中人，只能在富贵场中行事，哪里由得自己？

两人出剑了！

剑化长虹，弥漫漫漫，在空中划过，落一地剑光。

小屋亮了一亮，一瞬间，剑光现出光华，当是鬼神为之一泣的剑法。

公孙一鸣站住了，他站得很稳。

他的手臂在流血，血流得很快。他看着许达，说道：“我不愿看你死……”

许达的眼睛闪光，他眼里有惊疑，也有不信。公孙一鸣的剑法极邪，出剑之处，招数常常匪夷所思。但他竟不敌许达，左臂上中了许达一剑，让许达颇为惊异。

许达从公孙一鸣的眼里看到了他的心思。公孙一鸣情愿败在他手。

公孙一鸣转身走了，他的剑扔在了许达的屋里。

许达很恭敬，把这剑装入剑鞘，两柄剑都放在桌案上。

许达的眼光又黯淡了，他仍是坐在桌案边，仍是在等。

漫漫长夜，他还在等谁？

屋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屋外亮如白昼，有许多人都静静地站在那里。手里提灯近百，没一个人出声，也没一点儿脚步声。

有人大笑，说道：“许达，许达，天太晚了，能不能喝几杯酒，和你说说话？”

许达轻轻地吁了一口气，像是从心中放下了一件重物，他慢慢吐气，开声说道：“真是好兴致，枢密院使既是来了，何不进来？”

果然从外面大步迈进了枢密院使。

枢密院使坐在许达的对面，他笑道：“许大人，我夜半三更睡也睡不着，一想只好来与许大人一饮。想当时得了许大人的一应，便也不算是唐突了。好在许大人夜半未睡。你我好好饮上一番，好不好？”

枢密院使是一个豪情大气的人，他身長七尺，声如洪钟，人也威壮，站在人前，犹如铁塔一般。此时与许达相对，直如好友相见，声音里满是惊喜。

唯有许达知道他是表里不如底里，底里更差似表里。

他坐下了，大声道：“夜半一饮，当谋一醉。不醉不快，不醉不归。”

枢密院使大声道：“拿来！”

果然是阔绰排场。

先有四个男孩儿提着灯进来，站在两人身后，又有四个女孩儿袅袅而入，手中端着四鼎，鼎中冒着热气，飘着香气。女孩儿跪在地上，把鼎放在案上。这石鼎一个个又雅又古，鼎内无外是凤肝龙唇之类。

真个是钟鼎玉石之家，将相王侯之宴。

枢密院使说道：“从前有曹操，曾与皇叔刘备喝酒，两人喝得兴起，便就青梅煮酒论英雄，说天下谁是英雄。今日我与许先生，也算是英雄一聚了。”

就喝道：“奏乐来！”

便有四个男人进来，手抬一小巧玲珑的编钟架，放在屋子一边。又进来九个女孩儿，抱琴的抱琴，持箫的持箫，躬身向他二人行礼。行礼过后，都慢慢落座他们身后，只是一会儿，轻轻袅袅的乐声便飘起来。

就又来斟酒。

酒杯是玉杯。

头一坛酒就是从波斯进贡的葡萄酒，这酒有名叫“美人泪”，酒倒入杯里，酒从酒杯边向杯里落去，一滴滴像是美人坠泪，汁浓似血。

枢密院使笑道：“美人流泪是大不幸，但愿许先生此生，莫要惹美人垂泪才是。”

两人一饮而尽。

就换杯，换酒。

用的是古爵，爵是西周时旧物，古色古香，看去名贵。酒是江南绍酒，成琥珀色，一开酒坛，满室皆香。

枢密院使又笑：“绍兴人性软，做事犹犹豫豫，左右谋划，做大事不足取，绍酒好饮，却没绍兴人这毛病！”二人就又一饮而尽。

如此连换了五次杯，用过玉、金、铁、石几种器皿，喝过了葡萄、绍酒、佳酿、烧死人几种好酒。

枢密院使说道：“听说太师是在酒楼上得见许先生，其境其情也颇让人感喟。”

许达点头：“不错。”

枢密院使大声豪气地笑，说道：“从前都说英雄识英雄，英雄相惜。这话不假，若是我当日遇到了许先生，说不定如今许先生同我就是莫逆之交了。”

许达大声道：“不会，像你这种混蛋，我怎么会和你深交？”

奏乐的女孩儿惊呆了，止住不奏。持鼎的男孩儿吓傻了，盯着许达，心里不解：枢

密院使是何等人，你敢当面骂他？你还想不想活命？

枢密院使虎目圆睁，像是不信许达会开口骂他，他看着许达，大声道：“你骂我什么？你说我是混蛋？”

许达不慌不忙，说道：“你就是个混蛋。你用一招‘翻手为云’杀死太师。在宫中墙下，只有你能杀了他。”

枢密院使大笑：“这话为什么不对圣上去说？”

许达说得镇定：“你以为我不会说？时机不到罢了。”

枢密院使笑道：“许先生，我说是你杀了太师，你心中嫉妒他，怕他不再用你，就把他杀了。你在宫中也能自由来去。”

许达不语。

枢密院使又笑，说道：“太师一死，你就免死狐悲，其实用不着这般装模做样，他一死，你岂不是更可以放手而为了么？”

许达盯着枢密院使，当朝之臣人没有人更比他阴鸷。

他杀了太师，想做一朝重臣，还是想图谋篡位？

枢密院使说道：“皇上让你那来查此事？”

许达知他灵通，这等事绝瞒不过他去，就点头说是。

枢密院使说道：“许先生，你错了，已经是四个死人，他们根本不会来京，就是他们想来，也只能死在半路上。你何必对他们寄那厚望？”

许达不语，他知道枢密院使下了密令，要天下三十六路各处人马都谋杀。

必是极为艰难。

许达笑笑，他顾不上了，，说不定今晚他就会死在枢密院使的手里。

枢密院使说道：“许先生，你知道我派人杀大，从下面那些赃官手里，拿回多少银子给皇上？”

许达不知道。

“九千万两。还有古玩、玉器、珍宝无数。”

许达心中明白，皇上要用枢密院使，要贪天下宝物，要敛天下财产，没有枢密院使如此作恶杀人，又怎么能够？

但皇帝也怕贪官太贪，就委派下四枚金龙令。金龙令使贪官心有顾忌，不敢放手而为。

枢密院使大笑，说道：“许先生，你要是一死，那只能烟消云散。”

酒已喝了几坛，话也说得太多。须知话不投机，酒也难喝。

枢密院使看着许达，说道：“许先生，你怕要死了。”他把手向嘴里一伸，从喉咙里逼出一粒珠子，把它轻轻放在桌案上，说道：“这是犀龙珠，可解百毒。”

他与许达所喝的酒，都是毒酒。

他口中有珠，许达却无甚防备，许达必死。

许达眼睛斜瞟了他一眼，笑道：“既是我必死，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处？”

枢密院使笑了笑，说道：“我今日带了一百一十三个人来，让他们每人刺你一刀，把你刺成一百多个窟窿，方消我恨！”

他厉声喝道：“来人！”

那些女孩都放下了乐器，人人手中持一柄小小匕首，直走向许达。

许达仍是稳稳地坐在那里，他的下身已经沉滞，变得渐渐麻木，他只能微笑着，看着这些女孩儿往他身上刺，不然又会怎样？

第六章 一发千钧

风站在山上，他正在等着雪与月的消息，他们两人要在近日与风相聚，做一件大事。

这时他看到了一只鸽子，那只鸽子在山脚下翻飞。它身后跟着一只苍鹰，那苍鹰飞得极快，曲飞旋绕，想扑杀鸽子，鸽子十分机警，躲闪飞扑，疾射而下，直奔风而来。

风大声一啸，他啸像凤唳，那苍鹰一听，竟是大大着慌，疾忙回身向上飞去。

风接到了这一只信鸽。

他的脸变色了，他知道他得赶往京都。

从风所在处到京城，得走两天两夜，但风不知道他是不是来得及，如果他赶得及，到了京都，才可以与许达一聚。

风得先去找江南江门的人，从他们那里借两匹马。

江门有两匹好马，这两匹马是照夜玉狮子与雪花骢。

风告诉他自己，只要用这两匹马做脚力，日夜兼程，他一定会赶回京都。

风在心里对许达说道：“你好好等我。”

雪与月在一起，他们这些日子总是在一起。

经过了太湖那一场厮杀，江允与雪月曾一起渡过许多时日，后来江允知道，他再也无法与雪月相聚，他再也没有什么借口与他们在一起了，这才告辞。

此时只有雪与月。

两人在一座山亭里，他们要再等两日，去与风聚齐，再去做一件大事。

雪说：“我们四人已经有好久不曾聚在一处了，不知道大哥与二哥怎么样了？”

雪笑笑，他从来不曾像月这般多思，他一向只是做，很少先想，他笑道：“再过几日，你就会见到他们，二哥会胖了，大哥还是那么笑，没多少话儿”

一想到风与花，他们两人的心里便是一阵子温馨。

的友情，谁能说得清？

他们看到了一只鸽子，那只鸽子正从空中向他们飞来。

雪的脸色有一点儿不安：“是许大人的鸽子。”

月笑了，她拍手道：“说不定是皇上想看一看咱们，想让咱们一齐去办什么大事儿。”

两人看着鸽子落下，直落在他们面前。

鸽子的脚上有信，他们看了信，脸色一变，他们互相看看，他们两人离京城较近，他们得先回去。

雪道：“走！”

两人如飞般直奔京城而去。

花正与那些乞丐们谈笑，共有七八个乞丐都坐在这里嬉笑，饮酒。

从天空中飞下一只信鸽。

一个乞丐大笑道：“老兄，看看，来菜了，这只鸽子好肥，我得宰了它！”

花笑着不语，他看着那乞丐把一枚铁疾藜直射向天空。

那乞丐好手段，一枚铁疾藜居然能直直射上去，直射向天上十几丈高。

眼见得那只鸽子没命了。

众乞丐眼瞅着那只鸽子，都是在笑，丐帮的长老徐长老出手，一只小小鸽子焉有命在？

但奇的是，那一只鸽子见到铁疾藜打来，竟能在空中一个翻飞，让了过去。

众乞丐便是一声喝彩。

徐长老一见那鸽子居然能让过铁疾藜，不由恼怒，又道：“看看你一只小小鸽子能耐如何……”一句话不曾说完，又掏出三枚铁疾藜，要再射。

花突然抓住了他的手。

“别射，这鸽子像是找我的。”

果然是来找花的，这只鸽子直落入花怀里。

花的脸色变了，他看看众乞丐，说道：“众位兄弟，我得走了，我有事儿得先走，异日再会。”

花疾忙走了，让众乞丐不知底里。

他有什么事儿，居然这么急？

许达知道他必死无疑，他看着枢密院使，微微笑着，他一动不动。

那些随着枢密院使来的女人一个个便心生迟疑，她们不知道许达是视死如归，以为他是胸有成竹，不怕她们来刺，便不敢贸然出手。

一个女孩儿望着许达，笑道：“许大人，你看我刺你哪里才好？”

许达微微一笑，说道：“随便，只是你别刺得太疼，那样我说不定会叫起来。”

女孩儿微笑，把匕首一刺刺在了许达的臂上。

顿时血涌。

枢密院使一叹，说道：“许先生，你再也不要信女人，你看女人一个个袅袅娜娜，看去温柔，一杀起人来，都是心狠手辣，真舍得出手……”

枢密院使像是不忍，他喝下了一杯酒。

他乐道：“美人，来啊，你刺许先生一刀，我便喝上一杯酒。”

许达已经挨了三刀。

他的臂上、腿上、后背都血流如注。

枢密院使笑道：“好，好，许先生，你挨了这许多刀，真个让我心疼，我看你还是叫一叫，或许美人会心疼你，再刺你时，刺得浅些，轻些。”

许达一笑，他不吱声，他情愿挨刀，也不愿叫疼。

一个女孩儿笑吟吟走到了许达面前，她轻轻道：“我愿意刺男人的脖颈……”

许达笑笑：“这可不妙，你要是刺在我脖颈上，我一死了，下面那几个女孩儿怎么杀我？”

那女孩儿看去不动声色，她轻轻抚摩着许达的脖颈，慢慢说道：“玉人美其颈，细腻狂如雪……许先生，你的脖颈真个叫人垂涎。”

她刚刚说完，唰地一刀便刺在许达的脖颈边，一股血便是狂喷。

许达理也不理他的颈血，一任它自去流淌。他看着那几个女孩子，一叹道：“还是枢密院使有方，能把一个个玉色生香的女孩子训成杀人魔星，真让人吃惊了。”

枢密院使哈哈大笑；他乐道：“能得先生夸奖，真是让人汗颜，如果许先生不弃，我愿让她们一个个都来向许先生候教。”

许达一叹，他知道他今日死期已近，他期望能接得他的鸽讯，能早早到来。

但他得先死在枢密院使的女人手里。

枢密院使说道：“许先生，你说，皇上如果问起你，我怎么说？我是不是得告诉他，你是被江湖上的人杀了？那时皇上一定会很伤心，会赐你死后殊荣。加九锡，给你厚葬，你安心去死好了。”

许达没讲话，他不需要再说什么。

枢密院使怒声道：“杀死他，杀死他！”

众女孩儿凑近了许达。

许达笑着，安安静静等死。

七支匕首直对着许达，她们一出手，许达必死。

但有人轻声一叹，说道：“许先生如果死了，你们这些人哪里还会有一个活命的？我看你们还是不要动手的好。”

枢密院使鹰目一扬，回头去看。没人，只有他的那几个虞候站立在他身后。

是谁在说话？

这几个虞候都是枢密院使的亲信，他们绝不会背叛枢密院使。

他大声厉喝：“谁，站出来！”

那人显然并非用口讲话，他用腹语而说，声音清清楚楚：“枢密院使，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放开许先生，快把你的人撤走，不然你定会在这里难堪。”

枢密院使恍然大悟：是花，是那个天下易容术第一的花！

花既是来了，他就得对付花！

他是枢密院使，他的武功也不弱于花。他手下还有这许多的人，要对付一个花，应是绰绰有余。

枢密院使笑了：“人都说是天下少见的英雄，怎么藏头露尾，连面也不敢见？我看你还是赶快逃走的好，不然我杀死许达，再杀死你！”

他站起来了，他的身子突然暴长，浑身骨节咯咯而响。

他得离开那几个虞候远些，以防花对他突然出手。

那几个虞候听得自己身边有人说话，一个个都惊慌失措，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这几个人当中哪一个是花。

花深藏不露。

枢密院使大声道：“花，你枉为中人，居然如此藏头露尾你站出来，我与你战上几合！”

花咯咯尖笑：“是么？那好，一会儿让你见识风识花的手段。”

枢密院使大声道：“报名！”

那些虞候一个个报上名来。

“许应诚。”

“旺虎。”

“明世雄。”

“鸷豹。”

“生豪。”

“于天心。”

一个个报了自家姓名，都站过一边。

只剩下了一个人，这个人站在那里微微哂笑，他对枢密院使笑道：“果然是一代枭雄，枢密院使，我也服你了。我就是花……”

枢密院使哈哈狞笑：“花，你完了，你得同你的许达一齐死在这里，从今日起，再也无法去管人家的闲事儿了。”

他走向花。

许达大声道：“慢！”

枢密院使看着许达，

许达对花道：“花，谢谢你来救我，你还是走吧。”

许达知道，如果他不被毒，他与花联手，或可走出这屋子，但花一个人敌不住枢密院使。

花在笑，是冷笑。敌不得人，但终不能脱身逃走。

许达道：“花，你在此处，白白浪费功夫，不如走开。”

花只是笑，他慢慢走向枢密院使，

两人快要动手了。

周围的人都静静看着他们。

两人的谈话响起：

“他想杀死谁？”

“想杀死许达，再杀死那个皇帝，他就能如愿了。他能做皇上，你说对不对？”

“胡说，胡说，人家都说，你要做皇上，脸都跟一般人不大一样，得脚踩七星，手握五岳，有天子相。我看这枢密院使的脸面，像是一个死人，他怎么能做皇上？”

“你可别看那个，从前那些总想篡位的人，一个个都死于非命，可人人都做皇帝梦，你说那是为什么？”

枢密院使的脸面很不好看，虽是眼前的人都是他的亲信，但不愿让人家这般谈论

他，他厉声喝道：“是谁？站出来！”

真的一喝出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一身白衣欺雪的雪，还有一个风姿绰约的月。

许达的心放下了，他知道来了中的三人，他可以不死了。他慢慢闭上了眼睛，他要用功驱毒，他可以一心一意驱毒。

枢密院使在想，他是不是要与这的三人动手，他舍此机会，会不会再有好时机对许达出手？说不定从此他会再无机会，那样他会很被动。

他的脸面忽阴忽晴，他迟疑不决。

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跛子，他的眼睛很亮，盯着枢密院使，慢慢说道：“我想告诉你，你最好别轻举妄动，如果真动手，你会后悔……”

都来了，他们四个都站在枢密院使面前。他们的身上都弥漫着杀气。

枢密院使瞅瞅许达，他忽然笑了，走上去，轻轻拍着许达的肩头，说：“许先生，我看你还是好好照顾皇上，没有你，宫内怕不安宁啊。”

他笑笑，对下人一挥手，所有的人都退出了屋外。他走时对许达道：“许先生，说不定我还会来找你，夜半三更时好好再喝一杯，才不会寂寞。”

他走了，慢慢走出去了。

第六卷

第一章 神鬼莫测

内侍省有一个解库，解库里都是皇上御用的内库金银，这里是皇宫大内最为紧要的去处。这里很少来人，禁军卫队巡弋来去，昼夜不停。

没人能入得这解库，只有手里持有皇上三道御札的内侍省左右都知方能入内。

解库里有数不尽的皇家珍宝，还有一库一库的银两金锭。

天下最富足处，当是皇上的解库。

这一日，解库的当值正在院内巡弋，看到了一个人，飘飘忽忽的坐在解库的房顶。那当值官也是机警，随即叫了几个人，把那解库包抄起来。

这是那间“人”字号解库。

这里装的都是皇家的银锭，是皇上从各省解来的京饷。

那当值见所有的人都在解库四周站好，方才喝了一声：“是谁？站出来！”

那坐在解库上的人显然并不怕当值官。

他仍是坐在那里。

当值叫道：“招呼他！”

留有暗器直奔而去，暗器如雨！

那人笑声又起，在房上疾走，转眼间走过了几回。又坐在那解库的房上了。

当值大怒，他两人冲了过去，直到房前，两人一鹤冲天，直飞到了房上。待等到他们上来，那人迅疾而走，转眼间便到了解库的另一边。

那人仍是站在那里冷笑。

当值追了半天，没法儿追得上他。

皇上派了内侍省左右都知去解库里查看，是不是银两有失。

左右都知进了解库，一架架查看，看得明白，左右两边银架上摆得齐齐整整，竟是一锭银子也不缺。两人纳闷，莫非只是一场虚惊不成？

再细看看，两人顿时脸色苍白。

所有的架子上的银两都是假的，都是铅铸，看上去像是完好的银锭，细细一看，便知有假。再好好看看，竟都是铅浇的。

皇上大惊。

解库里有银子三千万两。

三千万两银子不翼而飞。

皇上很是震怒，他下令：调归来，让他们听令许达与枢密院使，迅速查明此案！

风站在小巷子里，他等着一个人，这人是他的敌手。

京都的公孙一鸣让风等他好久了。

风想见公孙一鸣，公孙一鸣答应，夜里出来见他。

这是一条冷巷，在这条巷子里有风从前的朋友，他们都是一些鸡鸣狗盗之徒，他们是风的好朋友。

他们都在这巷子里，替风把风，如果有谁不巧撞入了这一条巷子，他必然会被这些莽汉们教训一顿。

风等着，他已经等了很久。

一个蹒跚老人慢慢踱了过来，他的样子太老了，老到了风的朋友们也不愿意与他为难，他一步步气喘，一步步咳嗽，一直喘到了风的面前，一直咳嗽到了风的眼前。

风不看他，风的麻烦事儿够多的了，风没有闲功夫看这老人。

这老人轻声说道：“风，我跟你说话，你尽量别接近我。”

这老人便是公孙一鸣。

风说：“没人看到你。”

老人轻轻一咳，他低声道：“风，你不如我。在那边房上就有一人，在房子另一边还有一个人。我敢说这两人都是高手.....”

听他一说，风的眼角一扫，果然有人。

公孙一鸣说道：“风，我有一个条件，你要答应我，我便帮你.....”

风说道：“你愿意便帮，不愿意算了，有什么条件？”

公孙一鸣说：“你再别理我的女儿，我不愿意让她跟你，你只会是一个死人，一个

就要死了的死人.....”

公孙一鸣更咳嗽得厉害了，他是在掩饰他的心意，还是在佯装那老人的老态龙钟？

风回头就走。

他不愿意把公孙嫣与眼前这件大事儿牵扯到一起。

公孙一鸣说道：“风，我知道皇宫解库的事儿。”

风站住了。

对于皇宫解库一案，风简直一无所知。他愿意听一听公孙一鸣对那一件事儿会说些什么。

但他不能听，如果他听了公孙一鸣的话，他会再也无法去找公孙嫣。

他是不是不想再见公孙嫣，他是不是再也无法去见公孙嫣？

风说：“我自己会去查。”

公孙一鸣的话像很远：“他们做得很神秘，你根本查不到。”

风慢慢说：“你能知道的事儿，我也会知道。”

公孙一鸣说：“我知道的事儿，你未必会知道，因为我曾经跟他们去过解库。”

风看着眼前的公孙一鸣。

公孙一鸣不算老，他和风差不多是同年人。

他不愿意让风做他的女婿，是不是因为风太老了，差不多可以做公孙嫣的老爹了？

他是不是愿意公孙嫣在江湖上找一个江湖侠少，少年倜傥，做一对风流侠侣？

公孙一鸣并不想让他的女儿嫁给风。

风盯着公孙一鸣的眼睛，他看到了一个对女儿很是担忧的父亲。

风突然道：“我答应你。”。

他起身便走。

公孙一鸣不敢招呼他，因为他害怕房上的那两个人看清了他的面目。

的事儿难插手，他们的身后总是跟着一些江湖高手，这些人当然不是随时来听的吩咐的，他们随时等着时机，来取的性命。

公孙一鸣很是看重风，但他决不能把女儿嫁给风。

风走到了一家客店，他进了一间屋子。

雪、月和花都坐在这里，他们看看风的神色，便知道他落空了。

雪笑笑，说道：“我明日再去探探，我想总会探得出一点儿破绽。”

月说：“我去各处酒楼转转。”

也许从酒楼上那些江湖通的嘴里能听得到一些消息？

花皱皱眉，他觉得这些法儿都不很妙；他说道：“我看还是去找公孙一鸣，说不定会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消息。”

风不声响。

待了一会儿，风站起来，说道：“好，我去！”

花笑了，他止住了风，他对风道：“大哥，这一回我去。”

三个人都很惊讶，看着他。

花说：“我去找公孙嫣，看看她那剑法。”

三个人明白了。

公孙嫣看着花，她突然脸红了，她知道是好兄弟，他们之间无话不谈。

风告诉他们，她公孙嫣曾经倒在风的怀抱里么？他怎么对他们说？他是笑着说，还是很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讲出来的？

她很在意那差别。

她问：“你来做什么？”

花笑了：“听大哥说，你的剑很厉害，我想同你比试比试。”

她嫣然一笑，顿时脸色绯红，她笑得很可爱；“，天下无敌。你是天下无敌的人，

还看什么剑？”

花笑笑，他大声道：“我自己都不相信这江湖人的鬼话，你怎么还受人家愚弄？真的天下无敌，还会有那么多的人想杀死我么？”

公孙嫣或是想起了她去找风的那一夜，她也是去杀风的，她不愿意再说这些，就一笑置之。

两人站在了前厅。

剑对着花，花的手里没有别的兵器；只有一枚刚刚从公孙嫣的桌上拿来的玉镇纸，他漫不经心地抚弄着这一块玉镇纸。

公孙嫣看着花：“那块镇纸是好东西，我甚是爱惜，你还是不要用它的好。”

花笑笑：“我不会弄坏它。若是弄坏了它，我赔你更好的。”

公孙嫣很不放心，但她不愿意让说她无知，不愿让花对风说她女人小气。

她是美女剑，一剑出去，杀气弥漫，花用一块玉镇纸怎么能敌得了她？再说她剑法精绝，一招一式都是精妙绝伦，说是花再快，也不如她的剑快。

但她不能对花说这些，只能让他领受她的剑法就是了。

一剑甫出，气势如虹！

长剑化雨，如风如雨，漫漫浸浸直扑向花而来！

花真的用她的玉镇纸应敌。

公孙嫣当然不能顾及她的玉镇纸。

只听得叮叮当当一阵子细细响声；她的剑一剑剑刺在了那玉镇纸上。

这一块玉石定是破碎无疑了。

公孙嫣向后退，退出了战局。

花的手里仍是拿着那一块玉镇纸，花的脸上仍是那种落魄书生的笑，一种寂寞孤独者的笑。

公孙嫣再看她的玉镇纸，竟是没有破碎。她不由得脸有一点儿羞红，花有如此功力，让她心里暗暗吃惊。

花说道：“想不到姑娘竟有这等雅趣，让在下佩服了。”

公孙嫣不知所云，她诧异地看着花，但见花把手里的那玉镇纸递与她，脸上仍是那种傲睨一切的寂寞的笑。

公孙嫣接过了玉镇纸，她不知道花是什么意思。但一看到了玉镇纸，她呆了

玉镇纸再也不是一块完好清洁的玉石了，在这块玉石上，竟刻上了一幅山水画，上面有山有水，有两个人在山间亭子里闲憩。还刻得有款，上面写着几个细如蚊蚋的小字：人在山水间，心自有一念。

公孙嫣很快活，她明白了花的心思。他是告诉她，风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如果她真的喜欢风，就应该相信风，应该去找风。

公孙嫣对花说道：“花，你的功夫比风还强。”

一说到了风，公孙嫣的脸又红了，她是一个姑娘家，不管她当时是怎么上了风的床的，如今一说起风来，她总是神驰目夺，有点儿心神不属。

她对花说道：“你找我做什么？”

花笑笑：“解库里的银子好好的，都变成了铅，你听了这话，信不信？”

公孙嫣乐了，她瞅着花，说道：“我信，我怎么不信？”

花看到了公孙嫣的眼里有一种笑意，这是调皮的笑，是一种知晓内情的得意。

花刚想再问，他就听到了一声轻轻的咳嗽声，他听到了公孙一鸣那缓缓的问候：“嫣儿，来了什么贵客了，能让你那么快乐？”

花猛回头，他看到了公孙一鸣。公孙一鸣面色很平静，直视着花。

花噤声了，他不知道对公孙一鸣说什么才好。

第二章 虚与委蛇

公孙一鸣盯着花，他知道花不会轻易来他家里，他一定还是为风那事而来。

花也笑着，看着公孙一鸣。

公孙一鸣说道：“花，不知道你找小女有什么事儿？”

花笑：“比剑，听说令媛剑法精奇，来找她比剑一试。”

公孙一鸣当然不信。

他只是一笑，出手，天，下人少敌手，他自是不会来与女儿公孙嫣相争。

三人当场，无甚话说，便很是尴尬。

公孙嫣盼老爹离开，但公孙一鸣却没那心意，他乐呵呵地看着花，与花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

花看着公孙嫣，他想问话，但无奈有公孙一鸣在座，他无法问她。

公孙一鸣半晌无话，他蓦地对花说：“花，我要与你说话。”

两人来到了外面。公孙一鸣久久不语。

花知道他心思很难说出。

公孙一鸣说道：“花先生，我只有这一个女儿，她是我的心头肉。”

花说：“我不想害她，我只是告诉你，风喜欢她。”

公孙一鸣大声道：“你再说一遍！”

花两目炯炯，看着公孙一鸣：“风是天下少有的奇男子，他就是娶了你女儿，也不辱没你。”

公孙一鸣十分愤怒，他大声吼道：“你们算是什么？江湖事自有江湖人自来料理，你们凭着一枚金龙令，便想管天下事儿，这岂不可笑？”

花头一回见到这公孙一鸣，他看着公孙一鸣怒气冲冲，很是诧异。他为什么生气，他为什么对这么反感？难道他不喜欢有江湖正义，他不喜欢有这样的江湖侠士？

公孙一鸣说道：“在江湖上名气很响，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看你们早早晚晚会死在人家手里，死时说不定会很惨，连一副全尸也没有。你让我女儿跟着风，有什么好处？让她早早做一个寡妇？让她天天担惊受怕，怕死了丈夫？你还是走吧，再也别来找嫣儿了。”

花瞅着公孙一鸣，他没想到公孙一鸣会这般生气，他那气哼哼的模样，就像花是他的仇敌。

花笑笑。

公孙一鸣不放过他：“你笑什么？”

花说道：“我可怜你……”

公孙一鸣大声道：“我哪儿值得你可怜？我自做我自家事儿，干你甚事儿？”

花轻声道：“你说话做事都小声些。你女儿是美女剑，她在江湖上名声甚响，你做她的老爹，可莫要给她丢人。”

公孙一鸣气得不行，他厉声吼道：“花，你再有本事，也与我公孙一鸣无碍，你做你的事儿，只是你不要跟我公孙家有关，你再来找嫣儿，我与你一拚！”

花笑笑，他能再说什么？

两人来到了前屋。

花仍在笑着，他对着公孙嫣笑。

公孙嫣便心生绮想：说不定花说服了老爹，让老爹让她同风交往，那样岂不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但看老爹的笑意，不是那么舒展，说不定花与老爹谈得很难。

公孙嫣与公孙一鸣把花送到了门口。

公孙嫣对爹说：“爹，他与你都说些什么？”

公孙一鸣的脸蓦然变色，他冷冷一笑说道：“说什么？只不过讲些江湖掌故，人来人往之事罢了。又能说什么？”

公孙嫣也不明白爹爹为什么突然色变，她噤声了，再不敢说话。

她想对爹爹问问风，得知风是不是求花来对爹说她的亲事。但她听得爹爹如此一说，知道老爹对甚是气恼，便不敢再说，只是怔怔地看着老爹。

这时，她看到了大侠许重。

大侠许重是爹的好友，此时他正站在爹的身后，瞅着公孙一鸣，微笑不语。他是不是听到了她与爹爹的谈话？他是不是也对爹爹不满？

大侠许重说道：“一鸣，我看你对嫣儿也太苛刻，像人家大户人家，对像嫣儿这般的女孩儿都是很宠的，你何苦对她如此严厉？”

公孙一鸣看到了许重，他也一笑，说道：“她从小无母，只我一人把她带大，其间辛苦，对谁去说？”

许重笑道：“你何苦如此对她，你一人带大她，更该疼她，像你这般对她，不像是严父，更像是后爹了。”

公孙一鸣只是苦笑笑，他不便再对许重说什么。

他慢慢对公孙嫣道：“嫣儿，我要与你许爷爷说些事儿，你还是回你自己房里去吧。”

公孙嫣对许重告了退，慢慢走开，她心里很苦，知道没了娘，只能有什么心事，自家吞在心底，无人去诉说。爹虽是关心自己，但毕竟是男人，他无法知道女孩儿的心思。

公孙嫣走了，许重眼看着她走出了门，他的脸色变了，脸色如冰。一回头，他双目如鹰，瞪眼对公孙一鸣说道：“你若是对她说出来什么，她就是一死.....”

公孙一鸣对他很是畏惧，他说道：“我跟你说过，我愿意跟你们去做，但你们做事，须不能害我嫣儿。”

许重的脸色微霁，他冷冷对公孙一鸣说：“我告诉过你，你要是得罪了他，必会后悔.....”

公孙一鸣有些委靡，他不能说什么，为了嫣儿，他肯做一切。

许重蓦地放声大笑，他说道：“一鸣，你是一条汉子，怎么还这么看不开此事？人生在世，一切皆是过眼烟云，你何必这般固执？”

他携着公孙一鸣的手，两个人满面春风走到了院子里。

公孙家的人都看到了，他们很佩服老爷与这个大侠许重，看他们相处，如沐春风，两人携手，如亲兄弟一般。

他们不知道，这时的公孙一鸣同许重两人，手里都用足内力，若有人接近他们，怕不等凑到面前，便会将他绞得粉碎。

公孙嫣走到了屋内，她在想着风。风是不是在想着她？

她看到了她此时最不愿意见的人，他坐在她的闺房内，他是神剑吴风。

神剑吴风对着公孙嫣乐，他笑道：“公孙姑娘，你是不是很为难，你愿意告诉风实话，可你老爹却不许你与那个风来往？”

公孙嫣看着神剑吴风，她冷冷道：“吴风，我可从来没有让一个臭男人进过我的房内。”

神剑吴风笑笑，他乐得很滋润：“公孙嫣，你是不是要告诉我，我也是一个臭男人？你说，那个风是不是臭男人？”

公孙嫣不等他说完，一闪身从腰间拔出了剑，一剑刺向神剑吴风！

神剑吴风躲得也快，他连连闪身，让了过去。

神剑吴风的剑法显是比公孙嫣更高明，他一边躲一边叫道：“公孙嫣，你别害我！我又不是那个风，你害死了我，也不能成为寡妇！”

公孙嫣气得脸色通红，她最怕的便是听到有人说她与风相好，而这个神剑吴风偏偏大叫。

公孙嫣一连刺了十几剑，这是她最精的剑法，剑剑想逼死神剑吴风的命，但神剑吴风不动。

公孙嫣忽地一丢剑，呜呜哭起来。

神剑吴风呆住了，他什么都想到了，只是没有想到美女剑会哭。他的神色变得很尴尬，挠着头，不知所措。

如果你遇上了一个凶霸霸的女孩儿，你还可以对付得过去，可你如果遇上了，一个哭哭啼啼的女孩儿，你就不妙了。

你没法儿同一个哭哭啼啼的女孩儿动手。

神剑吴风道：“别哭，别哭，有什么事儿好说，好说。”

公孙嫣笑了，对着神剑吴风乐，她破涕为笑的本事居然让神剑吴风也大开朵颐。

神剑吴风一改那嬉戏神色，对着公孙嫣道：“嫣姑娘，我好久不曾这么乐了，你能让我如此快乐，我愿意帮你。”

吴风的脸上有一种神采，这神采很动人，像公孙嫣这般敏感的姑娘怎么会看不出？

是不是神剑吴风对她也颇有好感，是不是他心里对美女剑的剑并没兴趣，却对这美女十分仰慕？

公孙嫣轻轻道：“你替我一回，去办一件事儿。”

神剑吴风说：“这事儿很重要么？”

公孙嫣道：“它关乎我的性命。”

神剑吴风说话更见郑重：“好，我一定替你办成。”

公孙嫣瞅着神剑吴风，她知道她所托付的人是一个很可放心的人，她点点头，说道：“大恩不言谢。”

神剑吴风的脸上有一丝不豫，他是不是听了公孙嫣的这一句话，应该很是高兴？但他的脸上没有很快乐的神色，他只是看着神剑吴风，轻轻转过头去，说：“你该走了。”

是该走了，他来这里也来得唐突，好在公孙嫣不曾怪罪他。

他正要走，门怦地一声推开了，从门外走进来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正是刚刚在院子里握手而行的大侠许重与公孙一鸣。

大侠许重盯住了神剑吴风，他那神色像是看着一个夜半入室的小偷，神情很古怪。他是在怪神剑吴风不该在此时出现在这里么？他是惊讶神剑吴风和公孙嫣在一起么？

公孙一鸣很不客气，他的目光冷峭如刀，他一字字道：“吴风，我记得不错的话，你进我家的时候，应该先让我知道。”

神剑吴风看看公孙嫣，他忽然笑了，他很想逗逗这个公孙一鸣，但看到了公孙嫣楚楚动人的可怜模样，不由得心里一动：她不愿意听她老爹的，但公孙一鸣是她老爹，她不听他的，又有什么办法？

神剑吴风笑了，他说：“你是公孙姑娘的老爹，可我找的是公孙姑娘，我想找的是江湖上人见人羡的美女剑，不是你公孙世家的主人。你总不会说公孙姑娘没有资格见客吧？”

公孙一鸣无语。

他忘了，女儿是江湖人，如果女儿只是藏身深闺人未识的女孩儿，他如此质问，必是会让神剑吴风哑口无言。但如今的女儿是一个江湖人，他怎么去质问神剑吴风？

大侠许重说话了：“你找嫣姑娘做什么？我知道，你一向对于江湖功名不太看重，你总不会假假惺惺说要来找嫣姑娘比试武功的吧？”

神剑吴风一拍大腿，他乐了，说道：“对啊，我就是来找嫣姑娘来比剑的，你说得对极了，说得也好极了。我怎么就忘了这事儿呢？”

大侠许重说道：“吴风，你消遣我？”

神剑吴风笑道：“那我不敢。”

公孙一鸣说道：“嫣儿，我想知道吴风来你屋里做什么？”

神剑吴风也看公孙嫣，大侠许重也瞅着她。

若是公孙嫣说上一句，二人立时会对神剑吴风动手。

看得出，神剑吴风的神色也很紧张，如果两人一齐对他出手，他定是不敌。

公孙嫣对两人的话并不在意，她冷冷对神剑吴风说：“其实你不必替我遮掩，我还不那么无羞。”

她站起来，当着两人的面，说道：“我输了，我输给了神剑吴风。”

大侠许重与公孙一鸣都不是年轻人了，他们当然不会轻易相信公孙嫣，他们盯着公孙嫣，再看看神剑吴风。

两人神色自若。

公孙嫣道：“我输了之后，求过了他，要他替我去找风，我要告诉风，他得来娶我，不然我就杀了他！”

公孙一鸣大笑，他对神剑吴风说道：“好，你听到了我女儿的话没有？你去告诉那个风，让他来，他若是不来，我就去宰了他！”

第三章 大侠许重

大侠许重坐在屋子里，自从他在五十岁的时候胜了双戟文松，他便在客厅里设了一张虎皮坐椅，他的周围都是一些来吹嘘大侠许重功绩的人。一开始大侠许重坐在椅子上，听着那些人阿谀奉承，还很是好笑。他心道：王八蛋，你们吹我捧我，以为我老了，不知好歹了么？我早早晚晚有一天，会亲自出手，把你们的头拧断，把你们的骨头都剔出来，剔得干干净净……但忽然有那么一句两句，听上去很是顺耳，就不禁拈须而笑。

久而久之，大侠许重坐在虎皮交椅里，身子就坐得深了些，坐得舒服些，听那些阿谀奉承，听得十分顺耳。

每天都有这么一幕。

大侠许重坐着听他的宾客说他功盖天下，德比五岳，人同神祇，听得十分快意。他

眯着眼，微微地笑，笑得很快活。

一个宾客说道：“京华三剑，这说法大谬。其实，京华只有一剑，那就是大侠许重。他十年不握剑，五年不看剑，那几个人怎能跟他相比？公孙嫣是个姑娘，小小年纪，有什么江湖历练，她怎能与许大侠相提并论？就是那神剑吴风也不过是一个倨傲之人，凭白无故只是骄傲，剑法不能通神，傲气却真逼人，他怎能同许大侠这般功高德重，京华之中，有了许大侠，让人不敢谈剑，令人不能谈剑？”

又有一个人说道：“神剑吴风，有一次在酒楼上，听说许大侠来了，竟然站了起来，起身下楼。他这不是惧怕许大侠，又是什么？”

众人都随声附和。

大侠许重在笑。

许重心里很舒服，因为有人如此吹捧他。

许重挥了挥手，止住众宾客的话声，说道：“其实，神剑吴风也是一把好手，说是他在这京洛三城，会遍六十四家名剑，没人能胜得了他。”

有人拍手笑道：“可不是？他没来找许大侠，他要是找到了许大侠，就再也没法儿去会京洛六十四剑了，只好一战败北。那时，他还怎么自称神剑？”

许重抬起了手，他的手一抬，众人就知道他要说话，人都噤声，静待许大侠说话。

许重道：“嫣姑娘不错，她的剑法不一般。”

一锤定音，既是许大侠说她的剑法不错，就算是公孙嫣的剑法不错。但宾客们一个个都面带微笑，你我面面相觑，像是恍然而悟：许大侠与公孙一鸣是世交，他当然不能说晚辈公孙嫣剑法极差，这一点儿道理，众人当然省得。

许重道：“神剑吴风，他那一把剑很快，有一次我看到过与人比剑，眨眼间连出九剑。”

那就对了，许大侠能够看得清神剑吴风眨眼间连出九剑，许大侠的功夫自然就比神

剑吴风更胜一筹，大家都是老江湖，这点儿道理总会懂得。

许大侠说话慢条斯理，他再轻轻说：“我与公孙嫣自是不能出手，就是她想与我动手，我也不会动。因为她是我的晚辈，对于晚辈，只能奖掖，不能出手，那有失长者风范。可是那个神剑吴风，我就不能那么姑息了，我上一次曾找他比剑。可是他不愿意，因为他只想练剑再练剑，其实一心只是练剑的人，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剑道大家。”

众人听得入神，难道剑道也能成为大家了么？

许重当然看得出众人的疑惑，他冷傲极了，说道：“众位有所不知，在剑在心，都是一难。有的人由心入剑，便生疯癫，从来疯疯癫癫，没有一点儿他鹜，虽是能有一手好剑法，但也只是剑法而已。但你如能舍剑，不再练剑，那时你的剑术才可通神。”

众人都连连称赞，齐齐交口称赞，赞大侠许重好主张。

唯有大侠许重才会有如此真知灼见。

众人又是称赞了一番。

大侠许重听着众人捧他，心里惬意极了。

众人都走了，许重独一个人坐在宽敞的大厅里，他突然觉出这大厅太大了，令人感到冷清、凄凉。

他的身子紧紧地缩在那张虎皮椅子里，他像是要睡着了。耳边突然响起了一阵呼唤：“许重，快来见我！”

许重身子一惊，从椅子上跳下来，向四外一看，连个人影也没有，厅内无人，是谁在唤他？

许重站起来，走出这大厅，来到后门边一道屏障前。他看着那屏障，用手拍拍屏障，就听得屏障轧轧一阵响，闪出一个黑咕隆咚的洞口。

许重慢慢走进去。这条道很长，道内无人，很是冷清。许重慢慢走着，走道很小心，战战兢兢，一直来到地狱的最上一重。

在这里坐着两个鬼。一个白衣尸鬼，一个黑衣尸鬼，白衣尸鬼是男，黑衣尸鬼是女，两个人都冰冷着面孔，看着许重。

许重无法走过去，因为有两鬼当道。

许重慢慢从兜里掏出银子，这是两锭大银，他把一锭交给白衣尸鬼，一锭交给黑衣尸鬼。两个鬼咧了咧嘴，乐了，说道：“去吧。”

许重走下了第二重，第二重里有一个女人，这女人其实并不是女人，她只是一个阴阳人。有时他是男人，有时她是女人，是男人时，他就俊俏风流，是一个翩翩公子，是女人时，她就貌美如花，颜面似玉。

许重今天看到的“她”，正是一个美貌女人。

这“女人”一看到许重，就是媚笑。许重从怀里掏出一支玉簪，递与这个“女人”。“女人”笑一笑，闪身让他进去。

第三重是一个道人，他披发振鬣，尤如一头雄狮。

他看着许重，说道：“老不死，你还没死？”

许重陪笑，也说：“我老不死今天没死，说不定明天就会一死。”

那道人哈哈大笑，说道：“你下地狱去吧。”

许重对道人行了一个礼，就继续向下走。

如果此时有人能看得见许重，定会大吃一惊。他绝不会想到这人便是那个名满京华的人就是他。就是他脸皮再厚，也无法对许重再说出那些阿谀奉承的话来。此时的许重哪里有一丝大侠的风度？他佝着腰，低着头，像一个垂暮老人，一个奄奄待毙的人。

就下到了第四重。

这儿是一个红发鬼。他手里拿着一只笔，笔很大，是用镔铁打成，足有五六十斤重。他口里念念叨叨：“不对，不对，这人的阳寿未尽……”

见到许重走了下来，红发鬼笑道：“好了，好了，你从阳间来，是不是？”

许重点点头。

红发鬼笑道：“胡扯，胡扯，你阳寿未尽，怎么来到了四重地狱？你在这里能见到阿鼻地狱，能看到望乡台，能听到鬼泣魂吵，你能知道做人不易，做鬼更难。你看到这些，还想下地狱么？”

许重点头。就是真个入了七重地狱，死也无悔。

那红发鬼嗟叹，说道：“好，那就好，你既是愿意，我也无法。就让你去吧。

那红发鬼身子一飞，就见他飞起来，直跃上洞顶，在那块大石上飞快地写下两个大字：许重。

原来从这里经过的人都得把他名字写在头上岩顶。

岩顶上已经写下了十几个人的名字。

许重来到了第五重。

这里只有一把剑，并没有人。

许重像是已经熟知这里的规矩，他慢慢来到了那把剑边，对着那剑恭恭敬敬地行礼。

有人问：“来做什么？”

“入地狱。”

“为什么入地狱？”

“为情”

那人大声道：“咄！你是不是糊涂？人能入地狱，我不能入？佛也劝人别入地狱，你怎么能入？佛祖入了地狱，其目的只是不再入地狱，这点儿缘由你不知道？”

许重不语，他寻思好久，方才一笑，说道：“我懂了。”

那人说：“好了，好了，你愿意去地狱就去吧，只是你得回来。”

许重道：“我一定回来。”

许重来到了第六重。

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堆书，书是乱放着的，上面看来看去都无法无章，但在这书堆里，明明暗暗摆着阵法。许重盯着这书看了半天，说道：“龙生九子，九子不同，这是九龙阵。”

那些书突然闪开了一条路，让许重走过去。

许重终于到了七重地狱。

人说，地狱十八层，其实只七重。同天同地，如果有天七重，也就有地七重。七重地狱里住的当然是七殿阎罗。

七殿阎罗身穿一件金彩衣，坐在一张大得不能再大的椅子上，等着许重开口。

许重道：“你叫我做的，我都做了。”

那人笑了一笑，显是对于许重的话毫不在意，他叫许重做什么，许重敢不做么？

但他没说出口。

许重说道：“我只求再看看他。”

他刚才还能忍住，此时禁不住热泪滚流，他太委屈了，他的心里太憋屈了，他真得好好流一次泪。

那七殿阎罗冷冷道：“许重，我告诉你，人到了六十岁的时候，真的应该说是很老了。老到了人家不说，你也该知道你自己到哪里去的时候了。你何必做小儿女态？”

许重哪还有一丝大侠的模样？他唏唏嘘嘘，只是哭。

他再也受不住折磨了。

那七殿阎罗冷冷道：“你要是受够了罪，就不用再走上去了，你可以躺在这里休息，再也不用上去装模作样，你看好不好？”

许重赶忙擦擦眼泪，他不敢再哭了。

一个六十岁的垂暮老人，被人捉弄成此等模样，岂不是大大的悲哀？

许重对这七殿阎罗说道：“我想……看看他。”

那七殿阎罗冷峻已极，他说：“看也不如不看，他只是有一丝残息，活着罢了，你看他有什么用？”

许重不语，亦不动。

七殿阎罗说：“好，你去看他好了。”

许重显然很是熟知路径，他慢慢行了礼，转身退出来，向左边一转，走到了一条甬道中。

他走了很久，才到了那一个小小石窟。

这是在石洞里挖出来的一个窟窿，这窟窿不大，但里面能容得下一个人，一个委委屈屈缩在里面的人。他缩在那里，不能伸直他的身子，甚至不能出来便溺，不能出来动一动。只是像关在笼子里的老鼠。

那里面的人听到了脚步声，也不探头出来，就大声道：“王八蛋，你们杀不杀我？你们杀不杀我？”

没人应声。

那人很惊讶，他知道外面来人是谁了。

声音冰冰凉：“是你又来了？”

许重的声音像是沉滞的铁：“是我。”

那人大笑，笑得疯狂，他乐道：“是我，是我。听声音像是太监似的。你是不是太监？你要是太监，那可不对了，我怎么会是你的亲生儿子？我一定是你老婆与别人生出来的，他是一个王八蛋，没能宰了你！我要是那个王八蛋，我一定先宰了你，再跟你老婆生崽子！”

许重一任他骂，许重的脸上有泪。

那人骂：“王八蛋，你别哭！你以为你哭，我就会不骂你么？你以为一哭，我就会

不再恨你了么？你宰了那个风没有？你宰了他！他害了我一辈子。还有那个花！都不是好东西，你把他们一个个都杀了，把他们都宰了！”

许重只有哭泣的份儿。

那人更是大声怒吼，连嗓子也叫破了。：“许重，你个老王八蛋，你怎么不说话？”

许重说：“鹰儿……”

那人粗声一吼：“别叫我鹰儿，你叫我赤眉鹰王！”

许重的嗓眼里咕咕噜噜吐不出这几个字来。

第四章 父子畸情

原来这人正是赤眉鹰王。

赤眉鹰王被制服，将他武功废了，放了他。赤眉鹰王想想也无去处，就仍是回到七殿阎罗这里。他想他会得到七殿阎罗的宽恕，让他能报得此仇。他真要想报仇，非七殿阎罗不可。

七殿阎罗冷笑：“人回七重地狱，不死也魂魄无依，你既已入世，怎么还敢重入地狱？”他一阵狂笑，顿叫赤眉鹰王心冷。

七重地狱，最怕人的不是生，不是死，不是刑，不是苦，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折磨。

一个人如果只蜷在一个小洞里，连腰也伸不直，每日只能从洞里伸出半个头来，看着洞外，连便溺也不得出，他还有什么生趣？

赤眉鹰王就活在这一个小小的石洞里。呆在这里还不如躺在一口棺材里。

如果他躺在一口棺材中，他还可以死，可以很放心很甘心地去死，双眼一闭，直奔幽冥鬼路而去。他连这点儿福份也没有，只能缩在那里活着，活得像只狗。

大侠许重是他的亲生父亲。

许重看他，宁可死去，宁可把自身放入那石洞里去，换他出来。

但他不是七殿阎罗，人之生死，有鬼符仙簿，七殿阎罗掌赤眉鹰王生死，大侠许重又能奈何？

父子相对，其情几许？两目凄迷，难诉心声。

赤眉鹰王：“你不该生我，你生下我，就是罪过。”

许重：“说什么……”

赤眉鹰王：“狗屁啊，人世混浊，鸡犬也能升天。真是无奇不有，像你这种满肚子狗屎的人，也能叫得什么犬侠？真叫人好笑……”

许重：“鹰儿，鹰儿……”

赤眉鹰王：“别叫我！我不是你儿子！”

许重无话。

他用头撞着石墙，额头流血，鲜血糊面。

赤眉鹰王冷笑，说道：“撞啊撞啊，使大劲儿撞！你老大岁数，别在这哭天抹泪，把小脸儿洗个干净，人前坐着，人模狗样，还去做你那大侠，听你那些狗冲你汪汪狂吠，竟说些上不着天，下不摸地的鬼话，岂不是很好？”

许重无话，有些死气：“我老了，老了……”

赤眉鹰王讥笑他：“可不是，你这个王八蛋，四十岁了还去玩女人，叫她生下我，你四十岁了，那还有一点儿精气神儿？生下了我，就是做鬼，也只能是一个倒霉鬼。”

两人相对，面前是石壁，大侠许重与亲生儿子不能相聚，近在咫尺。

天已经晚了，地面上该是鸡入埘，牛羊晚归，炊烟袅袅的黄昏时刻了。就连农夫俗子也能夫妻相对，儿女共桌，虽是饭菜粗粝，但也其乐融融。可许重与他的儿子不能。

人活着为声名为权势，到最后落得个如此下场，就连亲生骨肉也相对无言，心中无

爱、无念，只有仇怨，只有恨苦。

许重抬起手来，他要把自己杀死。

杀死了自己，就再也看不到儿子受苦，眼前顿时落了个清静。

许重刚要杀了自己，就听得赤眉鹰王一声冷笑，说道：“你想死么？你要想死，就得先杀了我，不然，你就是入了地狱，我也不会放过你，天天诅咒你，要你魂灵不安！”

许重的手停住了，不是因为儿子那恨语，而是心中悲苦，知道儿子说得对，鹰儿不死，他怎么能死？

许重看着赤眉鹰王。

他从前有过一个女人，这女人并不是他的亲人，是他在街上见到的。这女孩儿只有十八岁，在许重眼前走，那姿态分外妖娆。许重看了，心魂俱失，从此每日怔忡，只是思念这女孩儿。

正巧过了几日，又在当街遇上，他劈头便问：“你是谁？”

女孩儿粲然一笑，说道：“连人都不认得，还问什么？”她一句话顿让许重更惊奇，许重凑上去，扯住女孩儿的手，说道：“我是许重。”

女孩儿轻轻一笑，说道：“我知道，人家都说你是个好人的。”

许重把那女孩儿安置在一个密处，从此，就时常去与那女孩儿一聚。那女孩儿很是天真，她喜欢缠着许重，每到夜晚，身子佝成虾米，如一只惊弓之鸟，抱着许重，睡得很香。

就有了一个儿子……

许重看着他，心道：既知今天要受这等罪过，不若当初就没他。

赤眉鹰王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死？”

赤眉鹰王从鹰王山庄归来，便被七殿阎罗折磨成这般模样，他武功俱失，又受了这般苦楚，自是时时想到生不如死。但他没死，他等着，等着什么？

许重知道他在等什么。

赤眉鹰王说道：“你得杀死风，还有花，这四个人一死，我就死也瞑目，不再活在世上。”

许重点点头，沉声说道：“我明白。”

许重走了，慢慢走出了甬道。

他站在七殿阎罗面前。

许重说：“我可以替他受苦。”

七殿阎罗笑了，说道：“你为什么不去替他杀人？你儿子总算与那斗过。虽是输了，但总算赌过一场。你怎么不去试试？”

许重道：“我试过。”

他是说，他曾去刺杀过风，但他失手了。

七殿阎罗不以为然，他狞笑道：“你没尽力。”

许重不语，如果他能杀死风，他一定毫不迟疑，但他试过，一等交手便知道他不是风的手。再要他去杀风，无疑是要他去死。

七殿阎罗说道：“你想想儿子，或许你就有办法了。”

许重走出来了，他经过那七重地狱，一重重地狱里向上走，重返人间。

他又来到了自家屋里。

他哭了，低着头哭泣了好久。

有人问：“你从前不是这样……”

许重抬头，他看到了一个他不愿意看到的人，这人是神剑吴风。

吴风说：“你有什么难事？”

许重低着头，他能对吴风说什么，就是吴风能出手，也不免一死。

许重一叹，说道：“我老了……”感叹之中，一片颓靡神色。

吴风的眼里有暖意，他对许重笑，说道：“你是京华三剑之首，你要是老了，哪里还有京华三剑？”

吴风说道：“你要有事，告诉我，我愿帮你。”

吴风是个孤儿，父母死时，多亏许重出资掩葬，虽是吴风平日对此无语，但到了紧急关头，吴风定会助他。

许重不想让吴风知道此事。

他对吴风说道：“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你不能再管我的事，我是许重，你是吴风，你有你自己的事儿，我有我自己的事儿。”

吴风看看他，他虽是一个垂暮老人，但他仍是京华三剑之首，他是大侠许重。

你可以不尊重一个垂暮老人，但你决不可以不尊重京华三剑之首的大侠许重。

吴风说：“我走了……”

许重不语，他坐在那里不动，尤如石塑。

大侠许重站在了风的面前。

都坐在酒店里，他们想查那件事儿的实底，但查不到，正在殚思竭虑地想。

大侠许重站在了他们面前。

许重道：“，不知道欢迎不欢迎一个老人？”

风站起来，他笑了，他笑得很诚挚，他知道那一夜里他伤了大侠许重的心，他让一个京华三剑之首的大侠许重知道了他自己的无能，他心里很愧疚。

他决心对大侠许重敬重些。他知道，京华三剑里最有侠名的便是这大侠许重了。

对大侠许重很敬重。

风笑道：“许大侠，我们请你，怕你不来呢。”

大侠许重坐在桌边，他看着，说道：“我有一件事儿要对你们说。”

风听得他说话，以为他又要说起那公孙嫣姑娘之事，因为他是公孙姑娘父亲的好

友，他一定会替公孙一鸣下说辞。

大侠许重看看四周，他忽然站了起来，笑道：“我想这里说话很不方便，不知道四位是不是肯到我家里去坐坐？”

风笑笑，他知道大侠许重是一个很稳重的人，他说要四人到他家去坐坐，一定是有要事相商，风说道：“好。”

五个人走出酒店，一直到了大侠许重的家。

竟然有许多的人在大侠许重家里，他们有许多人是京都里的食客，一大早便从家里匆匆赶来，直到了大侠许重的家，赶着蹭那午宴，或是赶着听一点儿江湖轶闻，好去酒楼茶肆谈说。

想不到在大侠许重的家里竟会有这么多人，一时惊愕，四人见那些人一个个上来见礼，忙自还礼不迭。

这些人一人个对趋之若鹜，他们太熟知了，近年来，江湖上最有名的人便是这。天下无敌嘛。

众人落座，也不知道大侠许重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一个个也不作声。他们落座后，听得那些人讲些肉麻的吹捧话，不由得如坐针毡。

他们看着风，风如果说走，四个人便会起身便走。

但风仍是坐着，他笑着，听那些人吹捧天下无敌。

大侠许重看着，他知道他们已经不耐烦了，但他仍是笑着，笑看如何对付这些人。

一个人正在吹捧这名字起得好：“风，一听得就是轻功天下难敌的人。花，谁都知道那一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花大侠的名字，天下很有些女孩子艳羡不已呢。”

风和花互望一眼，二人不禁莞尔，你如果不到大侠许重这里来，决想不到世上会有如此无耻的人，他吹捧人竟能吹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那人大声而叹：“雪就更好了，难道世上有比雪更有诗意的东西么，难道世上有比

雪更纯洁的么？且雪又那么冷傲，高居世上，是不是？月嘛，真的是最美的，难得佳容，难得人美，又有一身奇绝功夫.....”

会耐不住的，他们如果耐不住这个，他们会在这大侠许重的家里什么也得不到，他们会乘兴而来，空手而归。

大侠许重的家里，就是准备着这么许多的好话，给你一听的。

风不动，雪与花月都不动，他们都很高兴地听着，尽管他们的心里很不舒服，他们很想出手，往那个人的脸上打一拳。

雪对他微微一笑，他想着如果那一拳打在那人的脸上，那人会怎样。

大侠许重举起了手，所有的人声都停了。

暗自好笑：原来这是惯伎，从来都是演熟了的。

大侠许重说道：“念在有许多事儿要做，便不得与众位京华名流在一起相聚了，待得下次有得闲暇，我再找他们来，与众位一聚好不好？”

众人连声致辞，他们送一直入了内室。

四个人坐定，大侠许重才喝了一声：“来人！”

来了人，摆了一席酒。

不动，他们等着主人，大侠许重素有侠名，他摆下了酒，请一饮，只是他不知对有什么话要说？

第五章 真戏假做

大侠许重看着，他突然放声狂笑，直笑得泪水也流了出来。他再笑，一直笑到他的身子也哆嗦，气也喘。

都静静看他，他们不问大侠许重笑什么。

许重说道：“你们说我笑什么？”

风说：“不知道。”

他也许知道，但他不想说。

大侠许重说道：“你看那些坐在我家里的人，一个个像不像是白痴？”

笑了，他们一回也同大侠许重一样，笑得很开心。

那是一群无用的人，一群无聊的人，他们天天呆在大侠许重的家里，只是天天说嘴。

月问：“你养他们做什么？”

大侠许重道：“总得有人养，你想想，若是让他们天天去哄一个年轻人，莫不如让他们天天来哄我这老头子。”

四人感喟，真正是大侠许重，他替武林中人都想过了，只有他来担这烦忧，才能让武林中人安静。

只是大侠许重来找他们做什么？

大侠许重显是有重要的事儿要说，他看着风，欲言又止。他那庄重让风有些不安。

是不是他很在乎风与公孙嫣姑娘的事儿，他与公孙一鸣是天下最好的好朋友，他在乎公孙嫣的事儿，风认为一点儿也不怪。

大侠许重如果真的对风说公孙姑娘的事儿，他真还得好好想一想，他总不能不顾大侠许重的面子。

花看出了风的心事，他笑道：“许大侠，如果你要对我风大哥说那公孙姑娘的事儿，我看还是不必说了吧？”

许重一叹，说道：“风先生的事儿，在下不愿多问。风先生与公孙嫣姑娘都有自己的心愿，老夫何必多管闲事儿呢？只是我自家的事儿难做，实在难向四位启齿。”

许重有什么难事儿，不好对他四人说？

说，大侠许重是名满京华的大侠，若是他有什么难事儿，请直说好了，凡有驱策，

敢不尽力？

许重一叹，说道：“好，那我就直说好了。”

许重告诉了他们一个很久远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有一个姑娘，一个被大侠许重看中的姑娘，她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儿子如今长大了，是如今的江湖人。

他是谁？

许重的眼睛很亮，他看了看风，再看看雪，他低下了头，慢慢转着酒杯，说道：“他是鹰儿，他是鹰儿。”

花的脸色变了，他直直地问：“什么鹰儿？”

大侠许重的脸色很难看：“你们差一点儿杀死了他，他是鹰王山庄的主人，他叫笑亭。”

笑亭，是老人许重给他起的名字，他来了，许重在笑，有了儿子，为什么不笑？但又叫他停，这种骨肉亲情，非正式娶妻生子，一生怕会给许重与这儿子带来痛苦，许重才叫他停。但停事儿却不停人，就叫笑亭。

他是笑亭，他是鹰王浩天正的徒弟。

这才明白，如果他不是大侠许重的儿子，他怕也不会被送到鹰王手下学功夫。

谁知道他竟是大侠许重的儿子？

一时都是怔住，他们与大侠许重成了敌人？

他们废了笑亭的武功，大侠许重会不会生气？他也知道，人在江湖，如果没了功夫，真是生不如死。

大侠许重看着他们，那目光如鹰如隼，他一一瞪视着。

看他，他们知道，大侠许重是名满京华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江湖上的是非。

但赤眉鹰王是他的儿子。

许重道：“你们废了他的武功……”

风说道：“他把二弟埋在了井下，二弟和.....差一点儿死.....”

许重道：“我知道。”

又成了一个双目炯炯的大侠许重了，他仍是宝刀不老。

风说道：“大侠许重若是想替儿子报仇，这也无可非议，你出手好了。”

许重看到了一齐站了起来。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很悲伤，也很痛苦。

许重笑毕，——看着，说：“鹰儿该死，我从前几次想出手废了他的功夫，但我都无法去做，我.....”

他叹息声声，伤心已极。

许重道：“他送他回家去了，他再也不会回来。”

四个人看着大侠许重，他们知道大侠许重的心情很不好过。他低声头，嗒然若丧。他的心里很痛，因为他的儿子，因为弄残了他的儿子。

风站起来了，他对许重一揖，说道：“许大侠，我们走了.....”

许重像是从梦里醒来，他看着，神色有些惊奇，他说道：“你们要走？你们为什么要走？因为我的儿子么？我没说你们，我真的没说什么，他该死，你们没杀死他，就很不错了，我为什么要说你们？”

面面相觑，他们不知说什么才好。

大侠许重端起酒杯来，他的手有些抖，他说：“，天下无敌。说的不是你们功夫过人，是说你们为人做事从来正气浩然，没一点儿隐私。老夫愿结交你们，请再坐下，同我喝上一杯酒，如何？”

风笑了，坐下大声道：“为什么要喝一杯，就喝他一个烂醉，有什么不好？”

看得出许重的心里很是难受，他端酒的手也抖，眼睛也有些昏朦，他心里很难受。人都说，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是人生极大悲痛。

许重正在承受这最大悲痛。

他喝了许多酒。

花很小心，他试过，酒内无毒，菜内也无毒。花的手很快，但还是被许重发觉，他苦笑道：“果然智计过人，此时对我不信，也属当然。”风对花一笑，怪他此时这般表示。要知许重是天下闻名的一大侠客，他怎么会做此伤天害理之举？

酒酣耳热，大侠许重不仅老泪纵横，他站起身来，说道：“得罪！”便从雪身边拿过剑来，在地上带醉舞剑。

许重长吟：

“我有亲子送边陲，
云里雾中间惊雷。
噩耗三迭报闾里，
黑发一夜尽银丝。”
舞罢许重唏嘘不已。

四人神色凄然。人生能如大侠许重，则荣耀已尽，名声已足，但大侠许重也是有这般大悲大痛，就让人扼腕而叹。

许重坐下了，他要下人送来香茶，说道：“这是我派人从藏滇带来的好茶，香气极浓，四位可一品。”

果然好茶。

许重说道：“你们是在找皇宫解库失去的那三千万两银子？”

四人精神一振，果然有这话。要说京中白道中人，谁能知道这三千万两失窃白银之事，除了大侠许重，还会有谁？

许重道：“我知道那银子下落。”

许重说，天下有一黑道之人，名曰七殿阎罗。七殿阎罗掌天下鬼簿，世上之人生生

死死，也多靠七殿阎罗善恶一念。有人说过，若是七殿阎罗想杀死谁，那人就得过七重地狱。七重地狱是七殿阎罗手下的七拨杀手，一重重都功夫高强，且又有奇门异术，一般世人难与抵敌。

风说道：“我在江湖中也听得人说，鬼殿七重，重重杀人，但不知这七殿阎罗是谁？”

许重苦笑，若有人能知道七殿阎罗是谁，天下就不会有那阴森森的阎罗殿了，又何必有那神鬼莫测的七重地狱？

四人正在这里沉思，突然月的脸色变了，她猛然起身，大声道：“不好，这茶里有毒！”

风大吃一惊，连忙起身，一用力起身，方才觉出自家腹内丹田空空，竟是一点儿力气也使不出，不由大惊。

雪急忙去抓剑，若是他手中有剑，单凭他那鬼神不测的剑招，就可与许重一敌。

但剑落在许重手里。

只好又都缓缓坐下，事到临头，惊也无用，四个人都看着许重。

许重说道：“你们四个害了鹰儿，今日我与你们一并了帐。”

月笑了，她笑得很坦然，说道：“许大侠，我可没动你的儿子，你说要为你儿子报仇，何必要来找我。”

许重笑笑：“，天下无敌，这话我天天听，都听得腻了，今日我要你一起死在我手中。”

雪叹气道：“你就是七殿阎罗？”

许重摇头，流泪道：“我怎么会是七殿阎罗，我怎么能是七殿阎罗？七殿阎罗把我儿子关在山洞里，就这大一块地方，像一块蛋壳，让他生不能，死不得，我看他可怜，恨不能一头撞死。”

几个人黯然，也有失手的时候，他们忘了，就是像大侠许重这样的人，也决不会容

忍别人伤害他的儿孙。

许重哭道：“什么大侠？什么狗屁大侠，有那些人伤我儿子，我不敢吐言，不敢作声，只能任他、由他，我算个什么东西？

我今天杀了你们，再去杀了那些天天在我耳边念叨些鬼话的混蛋，救我儿子出来，我自陪你们一死。”说罢，仗剑就刺。

能说什么？

花突然喝道：“等一等！”许重一顿，冷冷问道：“你想等什么？难道也是怕死贪生之辈？”

花笑笑，说道：“生死也算不得什么，只是不能死得不明不白，我有一事想问问许大侠。”

许重的手哆嗦着，问道：“说什么？”

花问：“那三千万两银子是不是七殿阎罗所为？”

许重点头，说：“不错。可知道这事又有何用？你们就要成为四个死人。你们死了之后，我带着你四人首级去见七殿阎罗，救我儿子。”

许重出剑要刺，这时，他看见花慢慢站了起来，站到了三人前面，花对他说：“许重，我忘了告诉你，在鹰王山庄，我救了小婕。”

许重心里一乱，他当然知道小婕，鹰王浩天正的女儿。花说这话是什么用意，莫非他没中毒？

花说：“放下你手中的剑，带我们去找七殿阎罗，我帮你找回赤眉鹰王，让你们父子团聚。”

许重的脸色阴晴不定，他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花的话。

想到七殿阎罗，想到那神鬼莫测的七重地狱，许重叹气，道：“你不会成功，你绝不会成功。”说罢，伸手就刺！

他不相信花，因为他已经看出风、雪、月，三个人都坐在那里，三人之中风的功力最强，头上已经在冒出氤氲之气来。

再过一刻，说不定风就会站起来，风若是能站起来，他岂不是又白白毒倒四人了么？

这一剑直刺向花的胸膛！

花只伸出了两指，这两根手指，伸向长剑，大侠许重的剑法在京都也是一绝，一剑刺去，迅疾无比，花竟能伸手就用二指挟住剑。

这剑就落在花的手指间，不动。

雪也在驱毒，他叹气，说道：“二哥，别弄坏了我的剑……”

二人僵持不动。

第六章 众口莫辩

花的两指比刀剑更利，钳入这许重的手中长剑，让他纹丝不动，许重拼尽全力想击出剑去，但长剑不动分毫，尤如插入山石。

许重已经看到花在微笑，这是死亡之笑，花要杀人，总是有些无奈、凄冷的笑。

花是不是想杀他？

花说道：“许大侠，你只要带我们去找七殿阎罗，我们也可帮你救出儿子。你看好不好？”

大侠许重根本不信他四人能有这等能耐，只是用尽气力，想用剑刺花。

花劈手出去，从许重手里夺过了长剑。

许重脸色苍白，他知道，他真的不是的对手。

风站起来了，紧接着月和雪都缓缓站起，四个人都站在许重身边，静静看他。

许重还能说些什么？他瞅着四人，说道：“好，你们不死，我死。”

四人没等回话，许重一咬舌，双目瞪视着四人，慢慢倒地。

许重死了，名重京华的大侠许重死在眼前。

四个人都呆呆地站在那里，他们不想让许重死，许重也根本没必要死，他为什么要死？

按说许重已经算是经过风雨的人，他活在世上六十年，在武林中经过大起大落、盛盛衰衰，什么样的日子都有过，这一点小小的羞辱，他又何必在意？

看来许重所说的是实，他的儿子一定是赤眉鹰王，也真可能赤眉鹰王就在那七殿阎罗的手里。

从外面冲进来一群人，这些人正是那些天天吹捧大侠许重的食客，他们曾听大侠说，今天会有大事要做，要他们在大厅等候。谁料到竟左等右等也不见许重进来，几个人不耐烦、便鼓噪众人来看。大侠许重为人厚道，又怎肯轻易怪罪他们，就是不愿意他们闯入密室，也只会一笑。

他们冲了进来，看到了大侠许重的尸体。

有什么可说的，一定的是杀了大侠许重，若不出手杀他，大侠许重怎么会死？

众人惊愕，见此巨变，竟不知如何是好。

有人大着胆子，喝道：“朗朗乾坤，你凭白杀人，就是，又有什么了不起？江湖之事要的就是一个公道，风花雪月也不能不讲公道！”

都看着他，像看着一个怪物。风的眼里有一丝嘲弄，花的眼里有一丝悲哀，雪的眼里有一丝讥讽，月的眼里更有一丝愁苦。

怪的是四个人一句话都不说。

那人一见无话，顿时气壮了不少，心想：是江湖正派中人，谅他也不敢当众杀我，我责他以情义，这岂不是当众露脸的大好机会？

这人就侃侃而谈，说得激动，一时声泪俱下：“你就算是天下无敌，也不该杀死大

侠许重！要知道大侠许重是京都第一侠士，他做事有古孟尝之风。你们比起大侠许重来，差得可就太远了。你们看到大侠许重威望日盛，如日在中天，就心怀嫉妒，杀了大侠许重，真是难叫人相信，也有这般恶毒心肠？”

这些人都跟着鼓噪。

江湖上人盼着日子过得不平凡，平凡日子太多了，不平凡的日子反而很少。如果有一件事能让你心里汨汨流血，你就能大叫、大跳、大哭、大笑，你的生命就不平凡了。

众人鼓噪着、吵着，要出去，到江湖中去给各大门派一个交代。

四个人心中慨叹，想到当时许重请他们来，一进屋就见这些江湖闲汉坐在那里，还特意为他们——介绍，以为许重是一种虚荣，如今才明白许重想的是或许会有这一步，不是许重死。就是他们一死。如是许重死了，他们就难对付这些人。

许重死后，仍是胜了他们。

若是他们掏出金龙令，只说是许重与皇帝所问的大案有牵涉，那时众人说不定就会噤声。

但他们是，不能这会做。人已死，何必污他？

雪走过去，抓起了剑，他声音冷涩似铁：“让开，再不让开，我就出剑！”

顿时无声，整个密室里再无声音，众人都惊骇地看着，看着他们四个人。

风对许重的尸体行了一礼。

四个人都行了一礼。

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这一礼是为什么，他们答应许重，要去救赤眉鹰王，去找那个不知何处、不知何人的七殿阎罗。

据说，天下有七重地狱，七重地狱里都有恶人看守，这恶人便是阎王殿里的鬼卒。他们看守着阎罗殿，人要是去见七殿阎罗，必得过那七重地狱。

七重地狱在哪里？

皇上已经颇不耐烦了，他想他的三千万两银子，他越来越着急，想下旨严限找出那三千万两银子，否则严惩。

许达奏道：“听说江湖中有一个神秘门派，自号叫七殿阎罗。不知这人是谁？说不定这三千万两银子便是七殿阎罗所为。只是这人难查，还望圣上宽限些时日。”

皇上不悦，说道：“江湖上的人，总是来有形，去无影，不能一点儿足迹不留，办事不利，爱卿还是要催催他们的好。”

枢密院使奏道：“圣上所言极是，依我看此事只要肯大用心，断无不能查获之理。只怕怕在这里得罪了江湖门派，不好做人，才这般支吾、怠慢。”

皇上认定枢密院使所言，很是有理，皇上便道：“许爱卿，你还去告诉，限他一个月，将这解库银两查出，不然就得降罪。”许达想再争，皇上不再理他了。

的日子很不好过。

大侠许重在江湖上是个受人尊敬的人，他济危扶困，是孟尝君一类人物，竟然死在了的手里，叫江湖中人震惊、气愤、不平。

有的人不敢出声，因为太有名了，很不好惹，惹上他们，一真心叫阵，那死的就不光是大侠许重了。他们在酒楼上，在茶馆里，在书肆中，众言汹汹，说的不是。

他们决心为大侠许重报仇。

他们一起去公孙一鸣家，要见公孙一鸣，要见公孙嫣。

公孙一鸣是老江湖，自然明白众口铄金的道理，他满面是笑，与公孙嫣站出来，请众人花厅去坐。

有人当头便问：“听说公孙姑娘与相交极近？”

公孙嫣听这人问话，不惊不怒，不言不语，只是瞟了他眼，她与近与不近，又干这人何事？

那人又说道：“京华三剑为世人所景仰，三剑之中，姑娘美貌，吴风冷峻，大侠许

重是慈悲长者。京华有三剑，让天下人不敢侧目，可是竟然丧心病狂，杀了大侠许重，这件事难道公孙姑娘不管么？”

公孙嫣看着他，说道：“不会随便杀人。再说他四人与许重在一起，也绝不会一起出手杀许重，难道他们不会把许重带走，为什么要让你们知道他杀了许重？”

那人尖叫道：“他怎么不想带走，他杀了许大侠之后，不等走开，就被我们闯去看见.....”

公孙嫣冷冷道：“你错了，你只知道有京华三剑，不知道人外有人，如果真想杀大侠许重，你猜他能支持住几招？”

那人道：“至少十招。”

公孙嫣笑笑，她站起身向内堂走去，一边走，一边说：“你错了，用不了三招。”

这些人都看着公孙一鸣。

他们把为大侠许重复仇的希望放在公孙一鸣身上。公孙一鸣是大侠许重的好朋友，这件事天下人都知道。

就问：“公孙先生打算不打算替大侠许重报仇？”公孙一鸣叹气、流泪，他——看着这些宾客，说道：“许大侠去世，我三日不眠不睡，报仇之心，心中不曾有一丝减弱，只是.....”

公孙一鸣缓缓站起来。这些人等着公孙一鸣说话，看他如何分说。

公孙一鸣说道：“我是江湖中人，做事只可依江湖之规，但已经不是江湖中人了，他们手里握着金龙令，可以随意杀人。”

另一个人听得公孙一鸣这么说话，不由气愤难已，这人本是大侠许重的知心近交，竟然也这般懦弱怕事，世人如此，大侠难道只能会沉冤九泉么？

这人尖声问公孙一鸣，声音中已无一点好气：“公孙先生，你说这话，是不是你不想为大侠许重报仇？”

公孙一鸣摇头：“我不是的对手。”

那人尖声道：“公孙先生与公孙姑娘一起出手，定会战胜中的一个人。”

公孙一鸣眼睛亮了一亮，想是他听了这话，也很动心，但他又坐下，笑笑说：“你们不知，就是我跟嫣儿一起出手，也绝不会是他们的对手，何况……”公孙一鸣欲言又止，只是叹了一口气。

何况什么？

公孙一鸣的声音很是沮丧，让他们听了也觉得难受。

“嫣儿不想对出手。”

还有什么话说？

这些人对公孙一鸣施礼，他们一个个鱼贯而出，他们不需要再找这公孙一鸣了，从今天起，公孙一鸣在他们的心目之中，只是一个胆小怕事的死人了。

神剑吴风坐在屋子里，他那一柄剑横在膝上。

他已经三天三夜不曾出门了。自从他听到了许重的死讯，就一直这么坐着。他在练功、吐纳，望着自己手里的剑。

他在想什么？是在想为什么要杀死大侠许重，还是在想他如何去给大侠许重报仇？

门轻轻推开了，鱼贯而入，走进来了十几个人，这些人都是大侠许重的朋友，是天天坐在大侠许重家里的人，他们来做什么？

吴风不动，仍是凝然而坐，两眼平视，剑横在膝上。

一个人说：“神剑吴风，今天我们去葬了许大侠，你没去。”

吴风脸色冰冷，没一点哀气。

那人又说：“送葬的人，足有三千，人人痛哭，灵车过处，家家排案、焚香跪送许大侠……”

这人说得很动情，但他说不下去了，他哽咽连声。

吴风的脸色仍是没什么表情。

一个人说道：“我们去找过公孙先生和公孙姑娘，要他们为许大侠报仇……”

吴风仍是不动。

那人叹气道：“公孙姑娘不愿意出手，因为他跟沆瀣一气……”

吴风的声音冰冷：“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这问话很平静，听不出有什么反感。

那人真的说又说了一遍。

话刚说完，只觉的吴风的手一动，唰的一阵凉意，直透心来。眼前一黑，原来是飘落过无数头发，一摸头上光光的，只剩一点发渣。

吴风说道：“当着我，别说公孙姑娘的坏话。”

这人不肯出声了，京华三剑中顶属这个吴风心思难测，反面无情。

有人说：“我听人说，吴少侠年轻时曾得许大侠资助，不知有没有这事？”

吴风回答：“有。”

“为什么不去给许大侠送葬？”

吴风冷冷地笑，他不愿回答，也不屑于回答。

这人又问：“不知吴少侠肯不肯去杀，为许大侠报仇？”

吴风突然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他对众人问道：“没了大侠许重，你们以后上谁家混饭吃，你们那些废话以后说给谁听？”

像是当头一棒，打在那些人头上。

他们脸变色了，一会儿白，一会儿青，一会儿红。

还能说什么？只好人人匆匆向吴风一揖，快快走出。

第七章 神剑在心

神剑吴风等着，他等得太久了，他知道在他的家门口，有许多人日夜不寐，等着他出去，他们会欢呼着，簇拥着神剑吴风，跟着他一齐出去，他们会告诉他在那里，他们会跟着他，给他呐喊助威。

但吴风不喜欢他们。

他心里很清楚，大侠许重就是死在这些人的手里的，他们天天哄他，说他天下无敌，说他功高盖世，最后终于把他哄死了，他死在与的一斗中。

决不会四个人一齐对他出手，他们四个人都在，这就够了。

他们不必出手，许重的败局已定。

这很不公平。

如果他们对许重很公平，他就不会出手了么？

不！任何人，只要他对许重出手，他便可能会成为神剑吴风的敌人。

但神剑吴风与他人不一样，他不愿意让人说成他是对大侠许重有恩必报的人，他只对大侠许重的生命负责，有人想杀死大侠许重，他必然会神剑吴风的敌人。

如今成了他吴风的敌人。

这是当世最大的敌手。

在吴风心里，就是他宁与七殿阎罗成为敌手，他也不愿意成为这的敌人，的功夫很难预测，且他们出手，一向少有破绽。

没有破绽的人便很难杀死。

吴风听说了风的一个故事，说是风正在酒楼上喝酒，下面的人打起来了，风看看，他先把杯里的酒喝了，再把他身后的人叫开，再看楼下。

酒喝不喝，这是人的小处，但风能把酒喝了，此时的事儿便最后做完了，再让身后的人走开，身后无忧虑了，他便可自在做事，再与人动手，心里也十分安稳，没一丁

点儿毛躁。

这就是风。

做事，一向很少出错。

神剑吴风知道，就像他知道他自己的剑法一样。

他必得为大侠许重报仇，但他如去报仇，必会死在的手里，他想了又想，他知道他无法胜得，他必死无疑。

神剑吴风走出来了，他是在夜里走出来的，他不愿意在白天走出来，因为他知道，白天他一走出，他的身后会跟着一群人。

但他想错了，他的门前巷口，已经成了一个小小摊市，在这摊市有许多的卖货人，他们在等，等着神剑吴风走出家门。

吴风一出来，叫卖声没了，吵嚷声没了，众人的眼睛都盯在吴风的脸上。

吴风说：“来一杯酒，来两只猪脚。”

他坐下来，慢慢吃，慢慢喝。

差不多有三十人亲眼看着吴风吃猪脚，亲眼看着他喝酒。

他终于吃完了，也喝完了，对那个小小摊子的掌柜说：“要多少银子？”

那人瞪着眼，说道：“不要银子，吴少侠如果缺银子，我这里有的是。”

吴风点点头，再也不说什么了。

这小摊的摊主竟然泪眼婆娑，他是大侠许重的人，他欠大侠许重许多情。

如果吴风杀死了中之一人，他会对吴风感恩不尽，他会拿出自己的一切给吴风。

吴风走了，他在众人的眼下，一个人踽踽独行。

身后有人在喊：“风在翠仙楼，花在凌云客栈，雪和月都在七柳山庄。”

吴风脚步不停，一步一步向前走，他要到翠仙楼，他要先去找风。

京都的翠仙楼，实在算不得一个大去处。但风住在这里，他是想从这里探得一点儿

那些解库银两下落。翠仙楼里，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

吴风来到了翠仙楼。翠仙楼确是热闹，女人娇笑，男人呼叫，淫荡吵嚷之声不绝。

吴风冷笑，向来为人不甚检点，放浪形骸，时有为之。尤其是这个风，眠花宿柳，更是常事。

吴风走进了屋，问：“风住在哪里？”

老鸨陪笑，说道：“这位大爷要找谁啊？要找姐儿打秋风，我给你叫两个来，看看中意不中意，好不好？”

吴风劈手出去，抓住老鸨前胸，老鸨虽是年纪稍大了点儿，但一对乳却满得吓人，见吴风伸手就抓，就赶忙陪笑：“大爷不要那些姑娘，要我来陪，那也好，只是不能在这里……”

老鸨回过头去，瞟了一眼身后的姑娘；就给吴风递媚眼儿，有情有意的。

吴风把剑尖连鞘压向老鸨的脖颈，这一压让老鸨喘不过气来，她花容失色，却还对吴风笑，说道：“这位大爷，你要做什么，说好了。”

吴风一句一顿：“你听清了，我要找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风，是个男人。”

老鸨无奈，笑道：“好，好，找男人就找男人。”

风坐在床上，身上已经只剩下了素色小衣，他在看着那个女人，女孩儿今天决心要让风入港，让风做她的手幕之宾。就做出十二分媚气，用尽手段给风看。

门开了，进来了吴风。

吴风盯着风，眼光很沉、很净。

风叹了一口气：“你终于来了。”

吴风的心里有些激动，心跳得快了，他杀人时心从来不跳得这么快。

“为什么要杀死许重？”

“我没杀。”

“为什么要杀死许重？”

“没杀死许重。”

“你不必说慌。”

“要不要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吴风是要杀人的，夜半三更，在男人、女人寻求刺激的地方，他只想杀人，不想听什么故事。

但他慢慢坐下了，说道：“好，你说。”

这故事很长，是大侠许重对讲过的故事。

如今风又重讲了一次。他讲得不比许重多，也不比许重少，他用许重的声调，用许重的身份来讲。

他讲完了，盯着吴风说道：“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出手，但你杀了我，必得拿去我这一枚金龙令，替我找出那个在解库内偷了三千万两银子的人。”

说完风回头拍拍那女孩儿的脸颊，说道：“你以后遇到真正的男人时，千万别搽太厚的粉，也别对他摇屁股，你只跟他坐在一起，看着他，就行了。”风对女人笑笑，说道：“你先出去，好不好？”

女孩儿出去了，这屋里只剩下了风与神剑吴风。

神剑吴风拔出了剑，用力一剑，向风的心窝刺去！

仍是在那地狱里，从那第一重走来了一个很威严的人，这人一步步走来，一步步迈入七重地狱。

奇怪的是这七重地狱的看门、恶鬼，人人都不拦他，任他向地狱里走去。连那个红发鬼也不用一支镔铁笔在石上刻他的名字。

他站在了七殿阎罗的面前。

七殿阎罗看他，两人对面而坐，久久无话，这人终于吐声了。

“若再找不到三千万两，就会获罪。”

七殿阎罗冷笑：“他四人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人笑了。

七殿阎罗说道：“找不到我。”

那人不以为然：“你没听说，天下无敌这一句话么？”

七殿阎罗扬起头来，放声狂笑：“没有七殿阎罗，当然是天下无敌，要是有了七殿阎罗，还会有什么威风？”

两个人都坐下来，他们的脸上都有笑意，一种很得意的笑意。

神剑吴风的剑离风的心窝只有半寸，便生生顿住，他怒声道：“风，你为什么不出手？”

风笑笑：“我等着你杀我，要是杀错了人，你会后悔，这后悔比什么都难受，我想让你尝尝这滋味。”

吴风说道：“我也听说过七殿阎罗，但我从来没听说过那个黑道中的赤眉鹰王是大侠许重的亲生儿子，你这是在骗我……”

风笑一笑：“你若不信，就出剑好了。”

这事儿说来真难叫人知信，大侠许重竟然有一个儿子，这儿子便是那个赤眉鹰王。

神剑吴风的剑不知道是再向前递，还是收回来。

就听得有人叹气，说道：“他说的话我信。”

神剑吴风一回头，看到了公孙一鸣，在公孙一鸣的身后，站着那个星眸含怨的公孙嫣。

在他二人身后，跟着许多人，这都是关心大侠许重之死的江湖中人，他们也跟着神剑吴风来了，看到公孙一鸣上楼，他们都簇拥而来，公孙一鸣要肯替大侠许重说话，绝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公孙一鸣瞪眼看着风，说道：“你说的话，我信。”

他回过头去，对身后众人说道：“有人告诉我，江湖中出了一个邪恶门派，这门派之主，就叫做七殿阎罗。”

神剑吴风的剑慢慢收回来，既是公孙一鸣都说江湖上有这么个七殿阎罗，想必此事不假。

公孙嫣看着风，她的眼里有爱，有怨，真的担心风让吴风一剑刺死。风真的不愿意再说与大侠许重的仇怨。

神剑吴风看着公孙一鸣，说道：“好，我就信你一回。”

他回过头去，看着风，说道：“你没杀许大侠，许大侠也是死在你面前。我等你一月，你找出那个七殿阎罗，此事就算有个交代。”

吴风走了，他那一柄剑又入了剑鞘，他又一个人孤零零地离开了。

公孙一鸣站在风面前，他直视着风，他的眼里突然闪出了一丝温暖。

他对公孙嫣说道：“嫣儿，你能不能离开一会儿，让我跟他说说话？”

公孙嫣看着老爹，她不愿离开，她想听听老爹要对风说些什么。

公孙一鸣又叫了一句：“嫣儿。”

公孙嫣慢慢走出去了。

公孙一鸣与风的年纪差不许多，这让他有些尴尬。

“我不让你同嫣儿接近，是因为我知道江湖上有这个七殿阎罗，我怀疑你们都是七殿阎罗的人。”

风不吐声，不管他说一句什么，风都愿意听着。

公孙一鸣又道：“我知道了，不是七殿阎罗，嫣儿同你在一起，那也好。”

公孙一鸣说完了这句，转过身去，向外就走，他跟风再也无话可说了。

公孙嫣就站在了风的面前，她面色绯红，满脸羞涩，直对着风，轻轻地说：“其实，

你不必总住在这种地方，你是个好男人，好男人从来不住这种地方。”

风脸上仍然没什么表情，但他走上去，一弯腰，用劲抱起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他心目中的女人，不管他住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想着这个女人。

从前她只是一个女孩儿，在风的怀里，她成了一个女人的。

公孙嫣轻轻说道：“我还想着那一夜，想着大侠许重，是他教给了我，我才知道，女人也可以钻进男人的被子里……”

公孙嫣落泪了，她手中无剑时，只是一个美女，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女。

她说：“他说，嫣儿跟你在一起，也好。”

第八章 小婕之死

花在那个小小的庄子住得很安逸。他知道，如果不是他与风三人都有心在江湖上除奸祛恶，他会永远和小婕在一起，永远不再涉足江湖。

他在那片地上洒下了汗水，只要到了秋天，他就会有收获。

静夜，在虫声唧唧里，他与小婕作爱，他让小婕快乐地呻吟，让小婕的心慢慢沉入欢乐的海深处。她快乐得双眼眯着，轻轻哆嗦，对他说：“我要死了，你把我弄死了，你从那口井里把我弄死好了，你那口井……”

说的可能是让他们一生一世再也不愿分离的那口井，也可能是指情爱之井。

他知道，如果他办完了这件三千万两银子的大案，他或许会对风说，他想再也不去江湖上飘零了，他要和小婕在一起。

小婕等着花。如果花今夜里回来，她就会与花有相依相偎的一夜了。

她每天等着，一直等到夜深才睡。

她如今才知道，如果你能一心一意等着一个你心里很爱的人，你一定会很幸福。

她笑着，锅里有一些菜，如果花能在夜里回来，他一定会很饿，他一定会吵吵嚷嚷着叫着要吃的，他会对小婕嚷，那时他一定有热热的饭菜可吃。

因为他有妻子了，他的小婕是一个可人心意的妻子。

她听到了远远的脚步声，她背过头去，她想让花有一个惊喜，他一进来，小婕先故作不知道他回来，再让他看到她有多快乐。

不对，这人的脚步声不像是花.....

她回过了头。

她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满身杀气的人。

她从来不曾认得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人她如果看到过，一定会在梦里梦到他，常做一个个恶梦。

她轻轻问：“你.....你是谁？”

那人微微咧嘴笑笑。

不笑还罢，只是一笑，更让那人添骇人模样。那人说：“你是不是花的女人？”

小婕笑笑，她如今很自豪，她可以自称为她是花的女人了：“我是。”

那人咧咧嘴，便道：“我叫白衣尸鬼，你看看他，他叫黑衣尸鬼。”

小婕从来不曾想到人会长成如此丑陋的模样，那个白衣尸鬼的样子像是一个死人幌子，瘦得筋筋巴巴的，竟是身上披了一条白色的尸布。他咧嘴笑，从他嘴里吐出一股怪味儿，像是死尸的脏气。

那个黑衣尸鬼更是可怕，他从不笑，只是瞪圆了双眼死死盯着小婕。他那目光不像是人的眼光，像能从外面一下子透进小婕的心里去，看得她心底里冰冰凉。

她知道这两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是来害她的。

好在她是鹰王的女儿，她是花的妻子。

小婕笑眯眯的样子，让两鬼不敢轻易出手，她微微笑道：“你们两个来做什么，你

们是来找花的，还是来找我的？”

白衣尸鬼乐乐，他说：“我找花，也找你。”

黑衣尸鬼说：“我找你，也找花。”

小婕大声道：“你们找我，那就对了，若是找花，他不在。”

她的心噗噗咚咚地跳，但愿花不会回来，他今夜不回来最好。

白衣尸鬼说：“你是女人，女人最喜欢白色，对不对？我有一条白色的尸布，送与你，你一定会喜欢。你用它做你的裹身布，用它裹你那白白净净的身子，这裹尸布是干净的。上一回藏滇的主持大喇嘛来要，我都不曾给他。我看你这人慧根不凡，我送与你用好了。”

黑衣尸鬼只是眯着小婕看，他慢慢说：“我看不必了，你这人的根骨不凡，只要你脱净了衣服，让我看看你的身子，我便知道你能不能参欢喜禅。我告诉你，如果你能参欢喜禅，你这人便可以肉身成圣。但你得与我好好快乐，那才行。”

小婕看着两人，她仍是笑眯眯：“是么？”

风驰电掣，小婕一声未落，便已出手！

她的手变成一式鹰爪，直抓向那黑衣尸鬼。

她想得太好了，她一旦出手，便可对付得了个尸鬼，如果她能给那尸鬼一记重创，她便能胜得两鬼。

她出手时，身子飘忽，向前一闪，直奔到了白衣尸鬼的面前，她一抓很厉，凌厉一抓破空，竟是嘶嘶风响。

她大声道：“反正是鬼，送你去地狱，又有何妨？”

她一抓直奔黑衣尸鬼的前胸！

黑衣尸鬼一惊，呀地一声叫出声来，闪身躲过，叫道：“贼婆娘，休要光照应我！”

黑衣尸鬼的身子躲过，又闪身到了小婕身后，他冲小婕的后颈吹一口鬼气，阴恻恻

道：“你中了鬼毒，还不倒下？”

小婕被他一吹，顿觉浑身的气力从她身上流走，她大吃一惊，急忙躲开，她心里更是惊惧，作势欲击，却不敢轻易出手。

白衣尸鬼的手里真的拿了一块尸布，他乐得颤颤的，叫道：“七殿阎罗开了大醮，你应名在内，一敲三更，你不赴阴冥，还在这活活熬人的阳世间做什么？”

他手一抖，那一块尸布便抖向小婕。

这一块尸布是阴世渡鬼的冥器，一向小婕扑来，便有一股恶腥恶臭直奔她。小婕知道凶恶，不敢迎去，直向一边躲。

鬼在袅袅冷笑，他说：“你与为伍，你死定了，去了阴间，你也是有伴。一定在阴世间等你！”

那黑衣尸鬼一边动手，用他那鬼手鬼脚抓小婕，一边吼道：“你死就死，千万别起坏心思，你在黄泉路上等等，你那个花马上就来。”

小婕知道她不行了，她的身子越来越滞重，她的眼前慢慢有些昏花了，她的心里最惦念的不是她自己，是花，是那个在她心底里萦绕不去的花。

花如今在哪里？他千万别上这些恶人的当，他千万别落入这些恶魔的手中……

小婕在笑，她一边与这两个恶鬼相斗，一边在笑，她在笑她自己，她太痴心了，她太喜欢花了。她喜欢上了这个男人，她怕失去他，就是在夜里搂着他，她也眼不眨地看花。她生怕一眨眼，花便在他的眼前消失，那时她会痛不欲生。

你真的喜欢上了一个男人，你就有了惧怕，你怕失去他，你怕再也看不到他。

花，你在哪里？

黑衣尸鬼与白衣尸鬼在狞笑，他们知道，再打上几招，小婕一定会不支倒地。

他们两人一声不响，只是缠住了小婕，让她无法再动，他们的身手太快了，小婕的鹰爪抓不到他们。

黑衣尸鬼嘭地一声击中了小婕的胸前！

白衣尸鬼摇头道：“非礼，非礼！好在你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鬼，也说不得许多了，但你再得记得，你不能对人家这女人太冲撞，你只是阴世间的一个恶鬼！”

说罢，他双手已经掐在了小婕的脖颈上。

小婕当然受不住这个，她怒吼道：“混蛋，你就是杀了我，也别用你那鬼手碰我！”

黑衣尸鬼笑笑，说道：“你正是说错了，你碰上了咱们两个，也没什么别的毛病，只是你得让咱们的鬼手碰你。”

小婕眼睁睁地看着黑衣尸鬼点了她的穴道，白衣尸鬼走到了她眼前，他慢慢说道：“你知道不知道咱们的拿手好戏是什么？我告诉你，那就是鬼摸身……”

小婕不知道什么是鬼摸身，她的身子骸棘着，她的心在哆嗦，她知道她落入了这两个恶魔的手里，怕要万劫不复。

黑衣尸鬼的声音冷冷：“你是赤眉鹰王的人，偏偏要叛他，这有什么好处？你死到临头了……”

小婕的身子很白皙，她的身子在屋子里伛着，她不想让这两个恶魔看到，偏偏却被他二人饱览无余。

白衣尸鬼道：“你放心，咱们是鬼，鬼从来不与阳世间的女人交接，怕走失了恶鬼的魂魄。”

黑衣尸鬼道：“你放心，咱们阴世间的恶鬼从来不与阳世间的女人交媾，那样会失去了鬼气……”

小婕闭上了眼睛。

她不愿意再想，她不愿意再说，她只是在心里想着花：花，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人家都说，，天下无敌……你能不能救得你的小婕？

两个恶鬼用他们的脏手摸着小婕，她的身子抖着，她的心在痛苦……

天色已经很晚了。

花向风说：“我得回去，我得告诉小婕，让她知道，有那么一个七殿阎罗，让她再躲到别处去，小心一些。”

风笑笑，他知道花的心思缜密，他想的事儿一定不会错。小婕有他这样一个男人，她一定很幸福。

花走了，走在那凛冽的寒风里。

小婕躺在床上，她已经没有一点儿热气了，她知道，两个恶鬼正在一点点儿摸她的身子，从她的头上，直摸到她的全身，她身上的热气正一点点儿从她的身下流走。她再也见不到花了，她会变成一具很冷很冷的死尸。她会再也不能看到花的微笑.....

她的心底里慢慢念叨：，，天下无敌，天下无敌.....

此时，那个七重地狱，两人正在对话。

“你杀死了那个女人？”

“不错。”

“其实，她根本没那么重要，你要杀死的不是他们，而是，才是你的对手，你是不是弄错了？”

“我没弄错，只要我杀死了那个女人，那个花就会气得疯了，他一疯，就有破绽可击.....”

那人无语。

“许重死了，你知道，那个赤眉鹰王，他哭了几天几夜.....”

“他哭与不哭，又有什么关系？他哭他的好了，谁没了老爹，他也会哭。”

“他会不会自杀？”

“你看错了他，他不会，他得想尽一切办法，再去找。”

“你真的想放了他，你不怕他会再报复你？”

这人一阵子大笑：“你太多虑了，难怪你能做官。总是瞻前顾后的人，又有什么作为？”

这人一叹，说道：“你做江湖人，实在是太多虑了，你能做个七殿阎罗，却不能做一个乱世帝君，”

原来这与七殿阎罗说话的人，正是那个常常在夜里来七重鬼殿的人，他是那个枢密院使。

“你小心点儿，皇上正找你，你拿了皇上的银子，他怎么会轻易放了你？”

七殿阎罗冷冷笑遵：“他愿意做什么，干我什么事儿，如果你做了皇上，我才没那么轻松。”

这人哈哈大笑，他不愿意再做什么枢密院使，他愿意做皇上。大宋的皇上也只是一个街头无赖，他做得皇帝，枢密院使便做不得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况他还有个七殿阎罗做他的后援。

白衣尸鬼与黑衣尸鬼的手不动了，他们的鬼手已经把一个小活生生的小婊摸成了向地狱飘飘荡荡的冤鬼。他们看着小婊，脸上仍是那狞笑，一种令天下人都是心寒的狞笑。

他们活活杀死了花的女人！

第九章 鬼气森森

风不知道他的心是愁苦还是悲凄，他看着那两个人，冷冷吼道：“混蛋，你们害了小婊！”

世上最大的悲哀，在于你最亲的人死在你面前，你眼睁睁地看着她，她曾是那么鲜活地活在你面前，如今却成了一个干呼万唤也不再醒来的死人。

“小婊，小婊.....”

再说什么？

花的牙要咬碎了，他瞪着眼看着那两个鬼。

他一声怒吼了，他要把这两个鬼变成阴间的幽冥！

那白衣尸鬼狞笑：“你老婆其实不是你老婆，你老婆只是别人的老婆，你用我用岂不是一样？”

黑衣尸鬼道：“你用与我用也不一样，你用她，是用另一处，我用她也只是摸一摸她。你知道咱们阴间的恶鬼从不与阳间的女人交媾，咱们怕她坏了咱们的阴气。”

花的手在冷颤，他告诉他自己：小婕已经死去，他要做的只是为小婕报仇，他不能动怒，他一定得宰了这两个人！

他们是谁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杀死小婕？

花问：“七殿阎罗的人？”

白衣尸鬼悠然道：“算你有眼光。”

黑衣尸鬼看着花，说道：“就凭你们那几个人，竟想与七殿阎罗作对，岂不是找死？”

花木然望着他们，他不敢去看小婕，他怕看到小婕，小婕死在了他们之手，她死时是不是仍在一心一意地念叨着花，她是不是在盼着花来救她？她在想花会回来，在他们凌辱她的时候，花会赶到，会宰了这两个王八蛋.....

但他回来晚了.....

天已经晚了，很晚很晚了，花听到了邻居们的那笑声，他们不知道这一家从来很是热心待人，但也不大乐意与邻居相交的一对亲热夫妻会出这样一件大事，女主人死了，她死在一对恶鬼的手下.....

花轻轻吐了一口气，他决心先杀死这两个恶鬼。

花慢慢走过去。

“你们两个死定了！”

花出手一击！

那两个恶鬼毕竟只是听得说花有一身过人本事，他们从来不曾与花动手。在七殿阎罗手下，养得一个个心宽体胖，心傲志狂，更不愿意相信他们会败在人手。

花出手一击，两鬼齐动。那两个鬼与人动手，总是配合默契，一出一进，夹击花，一击前胸，一击后肋，一招一式，皆是凶狠。

花在他们两人的打击下，竟是连连退却。

白衣尸鬼笑道：“都说是天下难敌，我看未必。”

黑衣尸鬼大叫道：“天下难敌的是七殿阎罗，哪里是什么？让他死就是！”

两人出了杀招，白衣尸鬼一招击在花的面额上，那黑衣尸鬼一招击在花的软肋！

两人一阵子鬼笑。

看来花凶多吉少。

但花突然一声怒吼，他的拳变了，一拳看看够不上，偏偏够上了，在白衣尸鬼将击在他面额上时，叭地一拳正打在白衣尸鬼的脖颈上。白衣尸鬼一声惨叫，跌飞出去。黑衣尸鬼只是稍一愣神，花的拳便打在他的心窝！

黑衣尸鬼更是惨，他的嘴角流出血来，血慢慢流出来，一滴滴流淌。他慢慢道：“好，好……”

黑衣尸鬼倒地而死。

白衣尸鬼冷冷道：“花，你逃不过七殿阎罗的手。我从来没看到过有谁能逃得过七殿阎罗的手……”

花的眼里满是怒火，他揪住了白衣尸鬼的脖子，吼道：“你杀死小婕，你死了也得入地狱！”

他掐得白衣尸鬼的眼睛直翻。

白衣尸鬼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花慢慢松开了手，他听到了一个人的赞叹声：“好，果然不愧是……”

他回过了头来。

他看到了一个人，说她是一个人，不如说她像是一个人。其实你细看看，便知道无法知道她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她身上的香气告诉花，她只是一个女人。但看他那模样，却实在是一个男人。。

花缓缓站起。

“你是谁？”

“鬼男女。”

从前曾听得有人说，江湖武林中有一个人叫做狗男女，却从来不曾听得有人叫做鬼男女。

他看出了花的心思，说：“狗男女死了，变成了鬼，就成了鬼男女了。”

花不知道他如何说。世上的人，因为他或是她有性，便可以有一种亲近，他是男人，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她是女人，可以做你的妻子，但这种人是什么？他是男人么，她是女人么？

鬼男女笑了，他笑道：“有的男人喜欢女人，这种人很容易找。有的男人喜欢男人，这种人就有一点儿乐趣了。但世上的人从来没有人能有一种极致，他既喜欢男人，又是喜欢女人。这种人当最可爱……”

他看着花，地上有两具死尸，他视而不见。

他甜腻腻地问花：“你是喜欢男人，还是喜欢女人？”

花知道，这个鬼男女一定是七殿阎罗的人，他既是七殿阎罗的人，就也是一个鬼，一个比黑衣尸鬼、白衣尸鬼更可怕的鬼。

花说：“你想怎么样？”

鬼男女笑了，她有时是女人，笑得便淫荡。有时是男人，笑得便狂放，他说道：“你

知道不知道世事有两大极致？那就是纵欲与狂欢。你如是男人，你可以纵欲。你如是女人，你就可以狂欢。但不巧的是，有时没法儿两全。你若遇上了我，这件旷古奇事便可做到了。”

花不动，他知道，这鬼男女比那黑衣尸鬼、白衣尸鬼更可怕。

谁见到过鬼男女的这一手本事？

如果花不是亲眼见到，他决想不到鬼男女会这般可怕，他看到了鬼男女脱下了他的衣服。他看到的鬼男女竟是甜声腻腻地问他：“你喜欢女人脱衣服么？”

本来是一个男人在脱衣服，不知怎么竟变成了一个女人在脱。她的那身姿极妙，竟是长发飘飘，飘成了一缕缕，一片片，在空中摇荡。他的胸也很奇妙，本来看去很是扁平，竟突然如戏，双乳变得饱饱的，胀成了浑圆。她的腰肢也变软了，竟是触手可及，而且像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少女。她浅浅地低笑，对着花低笑。

她说：“花，你喜欢她么？她叫什么名字？”

她像是花最亲近的朋友，她很怜惜花，她知道花很不幸，才来对花有这一番亲亲近近的话的。

花怎么能对她动气？

她微微笑着，身子竟会说话，在花的面前闪，她说：“花，其实你愿意做一个女人，你的心思很细，你像是一个女人，里，你的心最细，你的心思是一个女人的心思，你说，你愿意做个女人，对不对？”

花没说话。

他的心底深处，真的愿意做一个女人么？他真的喜欢做一个女人么？他既是愿意做一个女人，他怎么会喜欢小婕？

她说：“你喜欢她，是因为她有一种男人的劲儿，她是鹰王的女儿，她像男人。”

花的心有一点儿迷惑：她真的说得对么？小婕真的像是男人，花才会喜欢她么？他

叫做花，他也喜欢个女人么？

眼前的女人做出一件叫花难以置信的事儿：

她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她既是他，他又是她，他是一个人，又是两个人，做出一种真正男人与女人相亲相近的疯狂劲儿来，让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野性的男人。

他自己对着自己淫戏，她也是自己对着自己淫戏。于是一个人便成了两个人。

这就是鬼男女，这就是鬼男女的“阴阳大法”。

她或是他迷住了花么？

看花的样子，他真的很痴迷了，他的眼睛已经离不开那鬼男女的脸面了，他在这脸上看到了小婕，看到了月，看到了雪，也看到了风。他看到了世上的男男女女，他看到了男人与女人在一起那疯狂。

他忘情了。

世上的神祇从来都是一种最高境界，他们把人的最高境界看成肉身成圣，那就是：男人有女人相，男人有女人身。

男人生女人相者大富，男人有女人身者成神。

便有神祇哪吒，有观世音菩萨，有九转还身的佛祖。

难说他们是喜欢做男人还是喜欢做女人。

鬼男女便是神，便是佛，他既是男人，又是女人。

他偎近了花，他吐气是香的，让花更醉：“你是喜欢做男人，还是喜欢做女人？”

花的声音竟也变得迷离了：“我做女人，做什么样的女人，是做月那样的一尘不染的女人，还是做小婕那般知疼知热的女人？”

那声音更是急切了：“你愿意做月，还是愿意做小婕？”

花的声音有一点儿犹豫：“我喜欢做月那样的人，很高贵，我也喜欢小婕。”

那声音满是安慰：“那好，我让你做月，我也让你做小婕。你看好不好？”

那声音变了，变得那么有磁性，像是很有威严的男人在说话：“你听我说，你就是小婕了，你就是月了，你遇上了一个可人心意的男人，你不能放过我.....”

像是一场戏，眼前的那女人没了，只有一个男人，一个很有威严的男人。

他对花声色俱厉：“你是不是女人？”

花轻轻呢喃：“我是不是女人？我不是女人.....”

他从前易容时，曾是女人，他真是喜欢女人的衣服，喜欢女人的一些东西，但他不是女人。

他不是女人。

那人大声道：“不对，你就是女人，你就是女人。你在江湖上，人家叫你什么？”

“花。”

“你说，花不是女人么？你是花，当然是女人，是女人。你得记住，你叫花，是一个女人。”

那男人很威严，他说花是女人，花就一定是女人了。

那男人走过来，他要抱紧花，把他从这俗世里抱得睡过去。

花在等待，他的嘴有一种焦渴，他的嘴在喃喃而动，在诉说一种焦渴。

那人站在了花眼前，他只要一击，花就会永远倒下。

鬼男女笑了，黑衣尸鬼与白衣尸鬼对付不了花，他鬼男女一出手，花必败无疑。

他站住了，因为他听到了最为冷森的一笑。

这一笑像把他钉在了地上。

“你以为这么容易对付？如果一个个都这般蠢，他们早都是鬼域里的孤魂了.....”

出来了一个人，一个飘飘袅袅，看不清他身形影子的人，他站在花的身后，站在那个鬼男女的对面。

第七卷

第一章 暗杀大员

皇上对枢密院使道：“我看户部办事不力，这江南中路的官员都是敷衍了事，没有一个甘心认真为朕办事的，你看此事如何办理？”

枢密院使沉思道：“依臣下看，此事得认认真真办理，若是圣上对此事认真办理，我自去找人，如能杀一儆百，圣上是不是愿意办？”

皇上看他，沉吟半晌，方才说道：“你看着办好了，让他们知道是京城方面的意思，却又不是我所为，那是最好。”

枢密院使走进了那七重地狱。

他一直走到了七重地狱里。

他看到了七殿阎罗。

他说：“我找你，皇上要杀人。”

七殿阎罗笑笑：“皇上越来越相信你了。”

他说：“你派人去杀死江南中路的两个官员，让他们知道是皇上派人杀的，就算是杀的好了。那时再派去办此案。”

七殿阎罗大笑：“果然好计，真是好计！你如此一做，真个是一石二鸟……”

枢密院使笑了，他笑得很得意，只要皇上对他信任，他做事更是百无禁忌。

江南是好地方，有古人诗多赞江南，他们诗说到江南好处，说得柳绿莺飞，一派春色，人在江南，便心也醉了。

江南中路转运使曹平坐在他的家里，他正在独自品茗，依他自己说，他正是在“闭门思过”。只是他的思过不与古人相同，他是在想他自己做事的过失，能不能做得更缜密些，把钱捞得更足一些。

他的茶很好，是那种美女用口噙来的“美人醉”，他一口口品茗，一遍遍想他自己，最后认为他还可以多捞一点儿银子。明日他便可以在江南中路再制一点儿事端，他就又有事儿干了。

曹平这时听到了一声门响。

他很生气，他已经吩咐过所有的下人，让他们不得扰他。

来人是谁？

他看到了一脸虬须的人，这人抱着双肩，正静静看他。

“你是谁？”

那人不答。

曹平来了脾气，要知道在这江南中路，就是那些知府大人也得让他三分，得罪了他曹大人，一本奏章奏上去，便没了前程。

这人如此傲睨他，岂不是犯上作乱了么？

他又哼了一句：“你是谁？”

这一句更是有气无力。

江南转运使的下人都知道曹大人的脾气，若是曹大人说话的声音轻一点儿，那就是他真的生气了，他若是说得有气无力，那是曹大人震怒了，你该小心就是。

但这人不是曹大人的手下，他根本不知道曹大人还有这脾气。

他仍不回答。

曹大人来了脾气，他一定要给这人一顿好好教训。

那人对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天下有？”

曹大人一愣，在江南作官，不知道，那岂不是笑话？他站起身来，对那人一揖，说道：“不知道你是中的哪一位？失敬失敬。”

那人仍很倨傲，说：“你是江南中路的转运使曹平，是不是？”

曹平心里嘀咕：我又有有什么事儿犯在了他手里，让他想来摆布我？看来不妙……

要知道此时的大宋朝，已经没了太祖开国时那威风，边镇的大吏一个个对朝廷都是阳奉阳违，曹平中饱私囊，也实在算不得什么。但他心里有些虚，便察颜观色，想看看这位名闻天下的中人究竟想做什么。

这人道：“我是花。”

曹平心一愣，暗道不好，要知道他做江南中路的官员，知道，如同知道自己一般熟悉。中，做事最缜密的便是花。如果是别人，还可搪塞。若是花来了，他情势多半不妙。

曹平陪笑：“不知道花先生来有何事儿？”

那位花的脾气很大，架子也很大，他说道：“我要同你好好说话。只是肚子饿了，你能不能让我吃上一顿饱饭？”

曹平大喜过望，他马上叫人摆酒。

他知道可能不会有什么大事，要是有什么大事，花决不会让他摆酒。

酒也摆上了，曹平心里嘀咕：他自称他是花，谁又能知道他不是？只是有一个什么法儿看看他的金龙令就好了。但他心里嘀咕是心里嘀咕，他不敢出声问花。好不容易把花弄得能坐下来喝酒了，他怎么敢再过问那一枚金龙令？

曹平心里忐忑不安，他必得看看花的金龙令。

“听说花先生得了圣上的令，有一枚世人难得一睹的金龙令，不知道花先生是不是能让下官一饱眼福？”

说话时，曹平竟是嘻嘻哈哈。

这事儿认真不得，若是花震怒了，他怎么说话？

花的酒也喝得半酣，就没了刚进来时那气汹汹的神气，他说道：“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曹平大声道：“哪里哪里，我只是好奇而已。”

花大声笑道：“好奇就好奇，想看便想看，你看好了。”

花把他的金龙令给曹平一观。

这是一块玉，是一块很好看的暖玉，上面雕的是一条龙，一条张牙舞爪的龙。这条龙上下飞舞，竟是鲜活无比。

曹大人大大声道：“果然是皇家之物，不同凡响！”

花一笑，把那一枚金龙令收了起来。

花喝得够了，只是笑看着曹平。

曹平知道此时最是耳酣眼热，有事儿要说，他对着下人说道：“花大人有话要对我说，你们下去，没有吩咐不准上来。”

众下人答应，一齐退下了。

曹平对花一礼道：“花先生很少光顾，一来必有大事儿，还请先生明示才好。”

这花笑道：“明示？明示？要明示便明示，我告诉你，你死期到了，皇上知道你那么贪，很是不满……”

曹平顿时心里冰凉，他大声道：“花先生，我……”

花笑道：“你叫什么？你以为你能叫来你的人么？你以为他们会救了你么？至多是多来两个陪你死罢了。”

曹平不管不顾，大声叫道：“来人，来人！”

没人来，没有人听得见曹大人的叫声。

花说：“没用，没用。”

花的手掐在了曹平的脖颈上，曹平的声喘渐渐粗了，他的眼珠一翻，再也不动了。

花看看他，把手伸出去，用曹平的前襟擦擦他的手，慢慢地出去了。

他对站在前面等着呼唤的人说：“曹大人多喝了几杯，你们小心些，不要惊扰了他。”

这花慢慢踱出了府衙。

隔日，便有奏报到了京都，说是江南中路的转运使曹平被人杀死，那杀死曹平的人是里的花。

花正在京都，他几日来神思不属，自打小婕死后，他便无心办事，风与雪月都十分体谅他。此时只有花一个人在京都，风与雪月都去办案了。

他正坐在一间小小屋子里，门啪地被打开，从门外进来了一群人。

这是九门提督的人，九门提督也是枢密院使的亲信，这些人一进了门，便吼叫道：“你是不是花？”

花看看他们，点点头。他是花，他是花有什么奇怪？连京都的小小孩儿也知道他是花。

那人吼道：“是便好！你犯事儿了！”

说着便冲过来，锁拿住花。

花微微一笑，说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人吼道：“九门提督大人史大人麾下，你在江南中路杀了人，人家告你，你有话去对史大人说！”

花站在地上，纹丝不动，那人拽了几拽，竟拽不动花，不由得恼羞成怒，叫道：“都是死人不成？来，扯他去见史大人！”

花被扯到了九门提督府。

九门提督叫史除，人家叫他“死糊涂”，是京城里最糊涂的官。传言说，有人问他：“史大人，你做九门提督，京都只有五座门，你为什么不再盖四座？”

他竟是连这话也答不上，他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了。

就是这么一个笨蛋，居然大宋朝的九门提督。

他见花来了，问道：“花，你说老实话，圣上是不是让你去刺那江南中路的转运使曹平曹大人？”

花说道：“我从来不曾刺过什么曹大人……”

那九门提督说道：“花，若不是你们，别人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我看你也不必赖，招认算了。”

花冷笑。

九门提督说道：“像你这种人，一个个都把杀人不当回事儿，你拿出圣上的旨意，我便饶你不死，不然，打死你个凶徒！”

九门提督大人吼道：“来人啊，打！”

花不知道九门提督的意思，他挺着挨打，心如死灰。要知道自打小婕死后，他便是万念俱灰，根本无心去办事儿，一直在京城里每日酒醉。如今被九门提督一打，心里更是颓丧，心道：我为什么要做这金龙令使？不如我当初便与小婕退隐，如今在哪一处好山好水的好景致处，把酒而乐。哪里会有这些狗。屁烦恼？可惜小婕死了，再也没了小婕，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活得无滋无味儿，有什么意思？

他真个想一死了之。

那九门提督说道：“花，看你那没精打彩的样儿，便知道你真个亏心！你说，你怎么杀死了江南中路的转运使曹大人？有人亲眼看到了你，说是花在与曹大人喝酒的时候杀死他的……”

花冷冷道：“我一直在京城里，从来不曾出过城。”

九门提督大声道：“胡说，你是去了江南中路，后来又偷偷回来了。你以为我不知道？”

花懒得再说，他心里惦念小婕，如果小婕还活着，他怎么能再与这些混蛋在这里混说？他一定得同小婕走，到没有一点儿血腥，没有一点儿喧嚣的地方去……

九门提督只好喊住手了，花只是挺着挨打，不吭一声。若是再打下去，怕他会死。把花关入了大牢。

许达是在当天听得人说，花被九门提督关入了大牢的。

他想了想，就起身出去，一直到了九门提督的府前。

见到了九门提督。

九门提督道：“你这个京官一向没事儿，在京城里是最自在的官儿了，一直不见你来，今儿个怎么有空了？”

许达道：“你放了花……”

九门提督道：“那可不行，你知道，这个花是圣上要的钦犯，他杀死了江南中路的转运使曹大人。你要是有圣上的旨意，就放了他，不然休想了。”

许达道：“好，花在牢里，如果出了一差二错，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我就去面见圣上。”

有人拦住了他。

是那个虎虎凛威的枢密院使。

“圣上不会准你，你何必白费口舌？”

“你怎么知道圣上不会准？”

枢密院使大笑：“你知道什么？我：斥你好了，要杀死江南的一些贪官，是圣上的主意。你去告发我，圣上准会怪你；事。”

“你杀人自去杀人，为什么要害花？”

枢密院使笑道：“杀了人，却不用去偿命，这世上除了，还会有谁？不说是花，说是谁？这一回你们完了，，还有一个你，没有一个人会活着，你们全都一死！”

第二章 风声鹤唳

风与公孙嫣姑娘在一起，他头一回知道，如果真的有一个女人爱你，能一心一意想

着你时，你有多快乐。

两人在江湖上行走，他们做了许多好事，他们遨游江湖，一双掌，一柄剑，专管天下不平事。

这一日来到了平阳。

这里只是一个小镇，一个很有一点儿风味的江南小镇。

公孙嫣自从有了风，便有了女孩儿家的那娇嗔，时时与风在一处，风总得让着她些。她乐意如此，风也乐意让她，便让她觉得有十二分的快活与幸福。她看着风，心里总是美滋滋地想：一辈子能同风这般的男人在一起，真是此生不枉了。

平阳有一个恶霸，她决心与风一起，把那个恶霸宰了。

入夜，两人到了那恶霸家。

恶霸正在蹂躏女人，他从大户人家抢来了两个女孩儿，两个女孩儿是一对双胞胎，一对如花似玉的美人，竟被这恶霸看中，抢到了家。

这恶霸正在那里洋洋得意，就听得有人说了一句话：“你这么糟蹋女人，不怕天谴么？”

恶霸看到了一个美人，很漂亮很漂亮的美人，她站在恶霸的对面，脸上满是笑意。她这样子没有一分恶意。

恶霸笑道：“美人，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来得可是不巧，我若是能干，也不能一下子侍候你们三个美人啊？”

恶霸哈哈淫笑。

女人说道：“你叫一条蟹解猛，是不是？”

恶霸道：“不错……”

他有些不耐烦，正在兴头上，被这女人冲进来撞了，真真败兴。若她不是一个漂亮女人，他一定会跳起来，给她一顿好打。

一条蟹解猛的九雷霹雳掌也非等闲。

但你面对着一个美人，你无法生气，你无法对着一个笑吟吟的美人生气。

这女人对他说道：“你最好放了她们。”

一条蟹解猛淫笑道：“若不是这两个美人难得，你一句话，我便放她们走。只要有你在，这两个女孩儿算得了什么？只是我好不容易找来了两个尤物，怎么能放她们走？你知道世上美人尽多，但找来两个一模一样的，还真不容易。我不能放她们……不光是我不会放他们走，连你也无法走开了，你也是我的禁脔，你看好不好？”

这美人是美，但一条蟹解猛却想错了，这女人是京都有名的京华三剑之一美女剑公孙嫣。如果他知道了这女人是京都的美女剑，说起话来也许不会如此狂妄。

公孙嫣只是一笑，她开心得很，能与风在一起，收拾这些天下少见的败类，她自然很开心。

公孙嫣说道：“你放了她们两个，我自会让你快活，你愿意不愿意？”

那一条蟹解猛哈哈大笑，说道：“你知道不知道男人的习性，贪而好淫，就是真正的男人。你来了，也无处躲，索性与这两个美人做一处，天天供我一条蟹玩乐，让你也尝尝我一条蟹的好手段！”

他向公孙嫣凑近，那神情活像要生生吞吃了公孙嫣。

公孙嫣大声叫道：“不好了，快救人，快救人！”

一条蟹猛地醒悟，原来这女人并不是一个人进来，既是她能进来，也许会还有人进来。

他一声断喝：“谁，站出来！”

真的应声站出来了一个人，这人的模样让一条蟹看去不那么惧怕，他只是无精打彩的一个汉子。

一条蟹冷笑：“果然有点儿意思，美人原来有护花使者，怪不得装出那么娇滴滴的

模样，原来是讨你这个野汉子喜欢。你是谁？”

风望着他，脸上的表情很是愁苦：“我是风。”

怪的是天下所有的人都认得风，所有的江湖上人都知道有一个人叫做风。关于风的传说他们听得太多了，多得都不相信这些传说真的有一点儿真实。尽管你可以不相信，但做惯了坏事的人还是不愿意见到这个风。据说他手里有一枚皇上赐与他的金龙令，他操有生杀大权，杀人如若儿戏。若是真有事儿犯在了风的手里，岂不是只有一死？

这一条蟹解猛的神情不那么好看了，他慢慢站起来，看着风，说道：“我怎么会知道你是不是风？”

风的眼睛都不抬，他的神情仍是闷闷不乐，他不愿意杀人，他不愿意看到像一条蟹这样的人。但让他闷闷不乐的是，他总是寻找这种人，总是遇到这种人，总得亲手把这种人杀死。

一条蟹解猛狠狠心，他知道，如果真的遇到了风，他想逃脱，也是难了。但怎知他是不是风？说不准他还是一个别的什么人，到他一条蟹的门下来冒充风，他如果栽在一个假的风手中，那才是贻笑天下……

一条蟹在这里思忖，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阴晴不定。他不知道他该不该向风出手，要如果真的是风，他若出手，怕会不敌。

他慢慢道：“我没做过多少坏事……”

他不想死，他只想好好游说风。

公孙嫣说道：“你戏弄小女孩儿，就是该死。”

一条蟹大声道：“我戏弄小女孩儿？若不是她们一个个那么狐媚子似的，我怎么会动心？我若是不动心，怎么会戏弄她们？再说她们也愿意，她们一开始就愿意，你勾引她，她也来勾引你。男人女人在一处，谁勾谁，那可难说……”

一条蟹忘了他身处何地，竟然能侃侃而谈，说他的那一大堆道理。

风冷冷道：“你说完了么？”

一条蟹噤声了，他知道不妙。

风盯住了一条蟹，他知道，像一条蟹这样的败类，只有一死才能醒悟，不然他只能活着祸害世人。

风决心杀死他。

世上的坏人怎么都不肯悔悟，他们一个个真的只有一死，方能赎罪么？

风说道：“你只能一死了！”

一条蟹真的有些慌了，他知道这人真的是风。

只有才会对别人的生死如此轻描淡写地只说上一句，便判定了那人的一生一死。在他们眼下，要别人生死，简直是太容易了。

一条蟹大吼一声：“不知是你死还是我死？”

他一声大吼出来，人便如一只飞隼直直扑向风，他知道的本事。在江湖上太有名了，他们的本事在江湖上传得很久远，人人都知道，如果你死在风的手里，他一定会关照你的喉咙，不是捏碎你的喉核，就是掐死你。

没有别的死法。

一条蟹想到了这点，所以他飞起来时，他的身姿尽量放低，他的手压在下面。他施出一招九天霹雳掌“九天齐施”来，风若真的出手，他一定会用双掌先迎上风。

他不相信，就是风再有本事，也得有时机出手。

风没有时机出手。

公孙嫣看着风，她的眼睛里有一点儿笑意，她看出了风不想动手，风自从有了她，根本就不愿意再杀人。她一声轻叱，低低叫了一声：“让我来！”

这一剑刺得很低，直刺入一条蟹的腰肋，一条蟹正在空中飞，一声惨叫，狂跌在地。他的腰骨折了。

他从此成了一个废人。如果他愿意再玩女人，也只能用眼睛玩了，他只能看着女人，不能再动手动脚了。

公孙嫣说道：“我猜，你并不想杀死他.....”

风笑笑，公孙嫣说得对，如果你有了一个心爱的女人，你心里只有爱心时，你根本就不想杀人，你不愿意杀人。

两个女孩儿早早就穿上了衣服，她们瞪着眼看风，在她们眼里，最可怕的人是这个一条蟹解猛了，但风来了，只是几句话，只是随手挥了那么几招，便把一条蟹轻易收拾了，在她们眼里，风真是旷世英雄。

她们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风。

风看到了她们的身体。虽是她们看到风进来了，才慌不择衣地抓了一条布，掩住了她们美丽的胴体。但风是什么人？他定是一进来就看到了，他一定是看到了.....

她们低着头，无一声言语。

她们盼着风问她们话。

她们一说话，一个个绵声细语，风情万种，不做情态自生情。风难道看不到么？就算是这个女孩子是风的女人，风就是风，他如果喜欢几个女孩子，那又有什么奇怪？

刚才她们还在为自己哭泣，这一会儿她们就心狂跳不已，在盼着风能注目她们。

风却回过了头去，他让公孙嫣给两个姑娘帮忙。

公孙嫣笑道：“你怎么不帮忙？”

女孩儿此时愿意逗男人，因为她们知道男人心里有自己，就更是愿意逗他，从那一逗的狂喜里寻找欢乐。

风不出声，他不愿意多说。

公孙嫣问：“你们是谁家的，叫什么名字？”

那两个女孩子看着风，眼睛错也不错，公孙嫣就噗哧一笑，说道：“风，人家女孩

儿看你，你总不能不与人家说话吧？”

这心境也很是复杂，心上人当众有人喜欢，自是让你心欢，但真的喜欢上了，却又让你心烦了。

一个女孩儿说道：“我叫欧阳雨。”

另一个女孩儿道：“我叫欧阳晴。”

有雨有晴，自是好天气。

但不知道风雨与晴雨有什么关系？

公孙嫣笑了：“你们的家在哪里，我与风大哥送你们回去。”

两个女孩子儿哭了，她们的哭，真是千娇百媚，叫风也不忍卒听。他问道：“哭什么，我带你们回家就是。”

欧阳晴说道：“风大哥，你不能带我们回家……”

欧阳雨也面带凄色，她轻轻道：“我们姐妹被他抢来，哪里还有家？”

风看看公孙嫣，公孙嫣看看风，他二人不知道如何是好。

两个姑娘千娇百媚，她们的眼睛会说话。

满眼里都是哀恳，满眼里都是乞求，让公孙嫣与风说什么？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他们没法儿，只好把她们带着；带到京都，把她们交与许达，让许达为她们找一个安身之所。

风说道：“好，你们别哭了……”

美人啼泣，其声也哀，让人不忍卒听。

公孙嫣携起她们的手，她笑意盈盈，说道：“我带你们去京都，给你们找一个安身之处，好不好？”

欧阳晴忙要跪下，说：“多谢姑娘帮忙，我姐妹就是为姑娘做牛做马，结草衔环，也难一报。”

公孙嫣笑了，她对风笑道：“风大哥，你在进京的路上，会颇不寂寞了，不光有我陪你，还有这么如花似玉的两姐妹陪你，你岂不是美死了？”

风没说话，他只是笑笑。

第三章 三女一戏

风不知道他与公孙嫣带着这两个女孩子儿有许多不便，依他心意，若真的知道了这许多的不便之处，说不定风会改了主意。但他一行走起来，便真的知道了这两个女孩子儿真真叫人头疼：一走起来，她二人的眼睛只盯着风。一住下来时，她二人更是把心思都放在风身上，须臾也不愿离开。

先时公孙嫣还对着风取笑，后来她便再也笑不出来了，她知道两人是真心，她怎么能再笑得出来？

欧阳晴一路上总是抿着嘴，就是累了，苦了，也不出声。那一个欧阳雨却是两样了，她一声声娇柔柔地叫着风大哥，还拿一双眼睛来瞟风，看风是不是注目她。一到了店宿处，她就有一搭无一搭地与风搭话，想与风多说一会儿。看她那火辣辣的眼睛，谁也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风却浑然不觉。

他与公孙嫣仍是那么恩爱。

这一夜里，他正在客店里与公孙嫣睡在一处，夜里冷，公孙嫣依偎在风的怀里，昏昏欲睡。她知道，自从有了风，她睡得更香了，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有风在，她就很安全。她依偎在风的怀里，正在慢慢在浓浓的说着疯话：说她喜欢风，喜欢他那男人味儿，喜欢他那亲热女人时的狂劲儿。

她正在嘟嘟浓浓说话，忽听得有人轻轻叹息。

“谁？”

她忽地跳了起来。

她忘了她是赤裸着的，她看到了两个依偎在一边墙角的女人，她们是欧阳晴与欧阳雨。

公孙嫣说话很不客气：“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她明是知道她们想做什么，因为她们的眼睛里闪着欲火，一股不能熄灭的欲火。她们盯着她与风看，看他们两人在一起亲热。

她们来了多久了？她们怎么能悄悄来到了风与公孙嫣的屋子里？

欧阳晴的模样很可怜，她在落泪，她轻轻嘟哝：“睡不着，我怕，睡不着……”

欧阳雨却如一只依依小鸟，只是眼巴巴地看着风，看着与风躺在一起的公孙嫣。她的眼神里是羡慕，是渴望。

风说道：“你们为什么不去睡？”

欧阳晴闷闷道：“睡不着，我怕……”

公孙嫣不知道说些才好，她问道：“你怕什么？”

欧阳晴粲然一笑，说：“我怕鬼。”

公孙嫣想告诉她，这世上并无鬼，那些鬼其实只是人，你不必怕。但她没说。

欧阳雨却不声响，她一声也不吭，好半天才吐出一句：“风，你是不是一个坏男人？”

风不知道她为什么说出此话，他是一个男人，是江湖上人人皆知的的风，他怎么会是一个坏男人？

他只好一笑，不答言。

欧阳雨要说什么，欧阳晴自是知道，因为她二人是双胞胎，两人心意相通。

欧阳晴说道：“风，你看了我俩的身子……”

风不知道她竟会说这话。

他从来不曾想到，他看到了欧阳晴与欧阳雨的身子，两个女孩儿会对他不依不饶，不肯放过他。他瞪着眼，说不出话来。

他不能说他没看到，他真的看到了那美妙无比的胴体，他能说什么？

两姐妹想说什么？

欧阳晴的脸上有泪，泪水似珠，滚滚而落。她说：“家里的人都知道我们被这一条蟹抢走，我们回去，也没生路。你看了我们的身子，你说：，你要不要我们？”

公孙嫣才知道，两人并不是开玩笑。

欧阳晴与欧阳雨两人手里都握着一只簪子，簪子的尖头对着自己。若是风说出一句不要她们两个，她们会自尽而死。

公孙嫣有些糊涂了，她不知道怎么会出这种事儿。

风慢慢坐了起来，他说：“我救了你们，想把你们送去京都，让许大人再慢慢与你们父母交涉，送你们回去，好不好？”

欧阳晴说道：“不行，你看了我们的身子……”

风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

他看看公孙嫣，公孙嫣也看着他。

公孙嫣从来不曾想到有一日她会与两个女孩儿一起共有风，她只是苦笑，看着风。

欧阳晴说道：“你若是不要我们，你尽管说话好了。”

风说不出话来，他能说什么？

公孙嫣也无话可说。

天真的很晚了，两个女孩儿站在地上，一定很冷。

她们还能做什么？

欧阳晴稳稳地站在那里，她的身子有一点儿哆嗦，但她不动，她不能动，她在等着风吐口。刚刚风不是还与公孙嫣快活了么？风也一定会答应她与欧阳雨，他也一定会与

她们两个缠绵。

风不动，他像是睡着了，要不就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欧阳雨的身子像在雨里风中，忽然一抖，她轻轻道：“风大哥，你难道不会说话了么？难道你不想可怜可怜我们两个了么？”

她的身子动了，不是走出去，而是凑到了床边，叹了一口气，说道：“好在这床还够大……”

欧阳雨竟然也像当初的公孙嫣一样，慢慢悠悠地上了风与公孙嫣的床。

她竟然很温柔地对公孙嫣一笑，说道：“公孙姐姐，实在对不住，可我也没什么法儿。”

欧阳晴盯着欧阳雨，她的眼睛瞪得很圆，说道：“好主意，真的是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

其实她是在说谎，她怎么会想不到，她与欧阳雨是一胎双生，心意相通。

她的动作极慢，像在涉水，小心翼翼，坐到了床上，她对风说：“风大哥，我与小雨也都是你的女人了，今后你走到哪里，我们便跟着你到哪里。”

风会说什么？唯有苦笑而已。

风从来不曾想到，他会与三个女孩儿，三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女孩儿共一张床榻，他闭上了眼睛，他闻到了欧阳晴与欧阳雨的身上香气。她们的身上有一股与公孙嫣不同的香气，这香气是处女的馨香，很是诱人。

风一叹，说道：“嫣儿，你知道不知道，这世上的女孩子都愿意上人家男人的床么？”

公孙嫣当然也是惊呆了，她以为她自己是江湖中人，那一夜她去了风的住处，上了风的床，学了大侠许重的样儿，从此做了风的床上客。

谁知道还有人愿意学她，也吱地一声钻入了风的床上？谁知此时公孙嫣的心境？

漫漫长夜，被子里很是温暖。

但四个人相对无言，极是尴尬。

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只好闭着眼睛装睡。

欧阳晴与欧阳雨两人都是很羞，她们两个紧紧夹着双腿，蜷缩在床角，要知道她们只是两个未经男人，不谙风情的女孩儿，虽是大着胆子上了风的床，但要她们再做什么，可是真真难为她们了。她们看着风，再看看公孙嫣，她们知道风与公孙嫣刚刚还有亲热，他们此时两人的身子都是赤裸着的，他们此时很是难堪。

但那欧阳晴对着欧阳雨点点头，她们两个竟是在脱衣服。

风大声道：“你们做什么？”

他受不了这个。

谁知道欧阳晴与欧阳雨竟是一声也不吱，两个把身上的衣服脱得光了，躺在风的身边，说道：“风大哥，你理不理我们，我们也是你的人了。”

她们两个齐声叹了一口气。

像是如释重负，她们变得轻松了，她们如今有了很好的归宿。像风这样的男人，她们更复何求？

欧阳晴说道：“公孙姐姐，风大哥是你的，也是我们的。你愿意要我们死也行，只是我们也是风大哥的人了，你别怪我们。”

欧阳雨也幽幽道：“公孙姐姐，我与小晴欠你一生的情，你没让我们死。”

两个女孩儿竟睡着了。她们一左一右依在风的身边，竟是轻轻入睡了。

这一回，该是风与公孙嫣睡不着了。

他们刚刚还在亲热，他们刚刚还在海誓山盟，说他们真心相爱，转眼间，他们中间便有了两个女孩儿。

公孙嫣的眼睛很亮，她瞪着眼看风：“你喜欢她们？”

风说什么？

他看到了两个女孩儿的身子，那身子白皙如玉，那身子纯洁似雪，他看时就惊得呆了，天地造化，竟是如此神奇，生就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儿，天下少有。

他真的很渴望那肉体。

但男人的心意，怎么能对自己最亲的亲人说？他能伤公孙嫣的心么？

长夜漫漫，因为有了两个女孩儿睡在了两人的床上，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

依公孙嫣的脾气，她会起身而去，从此再也不理风。

但她自己也对自己说：这事儿须怪不得风，风从前也不曾认得这女孩儿，只是她与风到一条蟹的那里，才救下了她们两个。

公孙嫣说道：“风大哥，你好有福。”

风说什么，他听得出公孙嫣的怨气，但他能说什么，才会让公孙嫣满意？

风不知道如何说。

公孙嫣幽幽道：“风大哥，你……”

风止住了她。

他听到了有人在房上走。

门吱地一声开了。

进来了一个人。

这人是个红发鬼，他的手里提着一支镔铁的大笔，笔很重，足有五六十斤重。他嘿嘿笑着，看着风。

“有人要你死……”

风不惊讶，他心里甚至在暗暗庆幸，如果不来了这个红发鬼，他与公孙嫣再说些什么？

风说：“谁想要我死？”

“是我。”

后面推出一辆车来，车上坐的是那个赤眉鹰王。

他的眼里是仇恨，他直盯盯地看着风，说道：“，早早晚晚都得完蛋，你是风，你是我最恨的人，你得先死。你一死了，那个花也完了。我告诉你，那个花正在京都大狱里等死呢。”

赤眉鹰王在狞笑。

他对风道：“是你杀死了我老爹？”

风说：“是他自己杀死了他自己。”

这是实话，如果大侠许重不去与作对，如果他真心对，他不会死。

“胡说！是你们杀死了他，我要他去杀死你们，你们一个个活得好好的，我老爹却死了，不是你们杀死了他，那又是谁？”

他回头对那红发鬼说道：“赤发兄，你要是杀死了他，我保你的好处。”

赤发鬼是地狱里的鬼，他在地狱的第四重。

他手里一支镔铁大笔，足以制得江湖上的许多名人，他的笔下超生了许多冤魂，一笔点去，活人变鬼。

他冷冷笑道：“风，你还坐在那里，但你已经是一个恶鬼，一个让人恶心的恶鬼了。你死时，甚至连衣服也穿不上。公孙姑娘，你也是一样，我让你们赤身裸体在街角上吊着，你看怎么样？”

公孙嫣尖叫了一声。

她不怕死，但她真的很怕被人死后羞辱一番。

赤发鬼的笔直指风.....

第四章 三千万两

雪与月已经找许多天了，他们很是奇怪，从来不曾有过这么么严密的行窃，竟然偷了三千万两解库里的银鞘，不声不响便无影无踪了。

这大盗确是真有本事。

能让头疼的，天下也鲜有其人。

可这人是谁？

都怀疑此事与那枢密院使有关，但空口说他，却是无凭，一定得找出一点儿证据来，才好向他发难。

他们找到了蓟州大盗苏一生。

苏一生接待了他们。

雪问：“苏兄，你知道不知道京都解库失窃的事儿？”

苏一生笑：“这般大事，差不多天下黑道上的朋友都知道了，是谁这么大胆，竟敢在京都解库里偷窃银鞘？”

雪笑笑，不语。

月说道：“我们以为苏兄会知道一点儿风声，特地向苏兄来请教。”

苏一生笑笑，他是黑道中人，但他也是的朋友，他特别倾慕月，把月引为知己。但月对他的一腔心思只作不知，他也无奈。

月问道：“苏兄，请问一事，若是真的去偷宫中解库，不知苏兄有什么高招？”

苏一生笑笑，虽是有本事，但他们毕竟不做黑道上的生意，对于黑道上的那些事儿所知也是有限。他说道：“依我看，要偷得这么大一笔银鞘，不在宫里有线，根本做不得。首先在那些禁军里，必是有他们的人。到了这一班，可能放手来做，不必怕人家知道。再就是必有地道，地道里可一直通到那解库，一是搬银鞘有利，二是来去自然方便些。你们如去那京都，找到洞口，自是最好。”

雪与月一震，苏一生说得有理。

两人便与苏一生告辞。

两人刚刚走出不远，便听得苏一生的家里有大叫声。

雪大声道：“不好！”

两人飞步再归，看到苏一生刚刚躺在地上，身子已经浴血，他看着雪月，嘴吧嗒着，想说话。

雪看看他的伤势，一剑刺在他的胸口，救也来不及了。

雪叫道：“苏兄，是谁，是谁？”

苏一生盯住了月，他在笑：“我想帮你……”

月不禁流泪，她哽咽道：“我明白……”

她明白苏一生的心意，但她是月，她不愿意与苏一生为伍，她不愿意与黑道的人打在一处。她所以平日与苏一生甚少相交。

苏一生说道：“雪，你得保护她……”

雪点头，他是月的好友，他与月亲如兄弟一般，他怎么能不帮月，不照顾月？

苏一生道：“月，你该去一处好地方，那儿……没血腥……”

苏一生死死了，他的头耷在了月的怀里。

雪慢慢站起来。他的手紧紧握住了剑。

如果他知道是谁杀死了苏一生，他一定得马上宰了他，一定在他的身上刺上一百个透明窟窿。

雪的脸色阴沉：“走，回京都！”

雪与月快马赶回京都。

两人找了京都的许多地方，他们没找到那个洞口。

只好到了一家小酒店，吃一点儿东西，再去寻找。

雪道：“我看，这洞口即使是有，也不容易找到。”

月的心里总是很不好受，她想起苏一生对她的种种情意，觉得很是难过。人之一生，难得交几个好友，像苏一生这般的好友，虽是黑道中人，但他为人坦荡，比起那些江湖白道中英雄也不弱。月从来不曾认真把苏一生看成最好的朋友，是不是一个错误？

月说：“若是找不到，我们便自回去找风，找花，再做道理。”

两人无精打彩，走出酒店。远远看到两三个无赖都向一处急奔，雪忙问道：“他们都是忙着去什么地方？”

一个老人显是为不屑，他用鼻子哼一声，说：“去什么地方？还有什么好地方？不是去那个销金窟，就是去银钩赌坊。”

雪对月道：“去银钩赌坊。”

两人进了银钩赌坊，屋子里有许多的人，乱哄哄的。

雪向那桌案边挤。

月有些不耐烦，心道：“这里如此乱，来这里做什么？莫非三哥非要来赌一把？”

雪看着那桌案上的银子，说道：“赌大点儿，这也是运气。我来试试。”

那庄家笑笑，说道：“好，试就试。”

雪扔在桌案上一块银子，他说道：“赌大。”

果然开大。

一连试了三场，雪都赢了。

连连开了九次，雪次次赢。

那几个站在一边的赌家都急了，怪，哪里有这样的道理？他赌大就开大，他赌小就开小。有这般本事，岂不是天下的赌坊都被他赢尽了么？

庄家吼道：“你真好运，这回你开大开小？”

雪笑笑，说道：“开大。”

一边的人早就知机了，见雪一连出了几次都是百试不爽，知道同他一齐，定不会错，都跟着嚷：“开大，开大！”

果然又是看大。

雪笑笑，却不吱声。

一边的一个壮汉已经输了一千多两白银，他的眼睛红了，瞪着眼道：“我走过上百个赌坊，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物。我不服，再来试一试！”

他从兜里掏出了一锭大银，这一锭大银是足纹细丝，十足的好成色。这锭银子一放下，桌边的人便喝了一声彩。

月刚刚还是无精打彩，此时见到了这一锭银子，顿时眼也亮了，她对着雪笑，说道：“三哥，你能不能把这一锭银子赢来？我还从来不曾见到这么新的大银呢。”

雪笑道：“好，你说赢来便赢来，就是赢不来它，这位大哥见了你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也愿意把这锭银子换与我，是不是？”

那汉子正在气头，一听得雪如此说话，顿时冷冷道：“我凭什么把这锭银子换与你？你要有能耐，你赢去好了。”

雪看着骰子在滚，他听着那骰子的滚声，听得明白，便笑，说道：“押大！”

众人跟着叫：“押大，押大便押大。”

一转眼间，便都跟着押大。

果然便开了大。

众人欣喜欲狂。

庄家恨恨道：“不信你真的有本事，你再看一次，我也押上一锭大银。”

雪把那块银子给了月，他知道月的心思，是想看看那一块银子是不是解库里的官银。

雪一边在敷衍众人，一边等着月，他也急于知道这一块银子是不是官银。

月看看那锭银子，对雪笑笑说：“三哥，我喜欢这银子，你能不能再把那一锭银子也赢了给我？”

雪大笑，他顿时神采飞扬，对月笑道：“四妹，你看，我准把这一锭银子赢了与你。”

他们知道，这庄家的银子与那大汉的银子真都是解库里的官银。

雪说道：“我看诸位也没什么能为，我赢这些银子也无用，不如就把那两锭大银给我四妹，其余的银子都给诸位好了。”

谁见过如雪这般的赌客，众人本来以为这些银子是有去无回，哪里知道他会再把这银子给众人？众人一齐欢呼，大声道：“真个难得，真个难得，难得有公子这般的好赌客……”

众人都叫好，齐把雪与月拥至小小酒店。众人推杯问盏，个个大呼小叫，齐说雪的好话。连月在一边听了也觉得脸红。但众人都自不觉，银子在自家的兜里，说上几句好话，却费什么事儿？

终于都喝得酩酊大醉。庄家与那个大汉都喝得烂醉，两个人走出了酒店，分道而去。那大汉走到了路口，他看到了月月笑咪咪地看他。月对他笑道：“大哥，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那锭银子从哪里来的？”

那大汉道：“你是一个小姑娘，我就非告诉你不可么？”

月笑道：“大哥，我劝你还是告诉我的好，不然你非受苦不可。”

那大汉淫笑：“受什么苦，要我受你女人的快乐之苦么？那我可是好乐意……”

月不笑了，她冷冷道：“好，你既是如此说，我便成全你好了。”

月使出一条长绸，直吊向那大汉的脖颈。

那大汉正在得意地大笑，顿觉得脖颈一紧，竟像是要生生窒息，急得大叫道：“放开我，放开我！”，

月问道：“你说不说！”

那大汉道：“不说，我不敢说……”

月冷冷说道：“你再不说，只有一死……”

那大汉哆嗦道：“我说，我说……”

那大汉说，他与那庄家在北山洞里发现有许多大银，那些大银都是在地上丢弃的。他们也知道这银子来得蹊跷，就不敢拿出来用。今天是输得急了，实在无法，只好拿出来用了。

月问道：“那山洞在哪里？”

那大汉说道：“就在北山。”

月带着那大汉，来与雪相会，两个人一见，知道那庄家与大汉的话果然相同。他们一齐到了那山洞，两个一齐说是这里了。

雪与月带着他们，进了那山洞。

山洞竟是崎岖不平，曲里拐弯，一直走到了里面，也没有找到一锭银子，那大汉说道：“我们两个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了这么十几锭银子，怎么还会找到？”

月很是怀疑，她想再拷问一下两人，听得雪说道：“好，我便信你们的就是。”

雪放了那两人。

月幽幽问：“三哥，为什么放了他们？”

雪说道：“他们说的是实话。”

月问：“怎么知道是实话？”

雪说：“我已经看到了那三千万两银子。你难道没看到？”

月十分纳闷，她不知道雪为什么要说他看到了那三千两银子，莫非他疯了不成？

雪用手中的剑一划，说道：“你还没有看到那鞘银么？”

月更是纳闷了，她不知道雪在说些什么。

雪把他的剑拔出来，一用剑气，人剑一齐奔向那石壁。

只听得轰地一声响，石壁破开了，从那石壁前倒下了一片石堆。

如今不用雪说，月也看到了那银鞘，一堆银鞘堆在地上，齐齐整整，足足有三千万两。

不知道雪如何发现了这些银子的。

月正在惊愕间，她听到了一阵冷笑声。

这不是人的声音，只是一片鬼啸。

——不愧是，果然有一点儿门道。看来七殿阎罗说得对，这确是不可小觑。

——谁也不曾小瞧他了，可惜啊可惜，就是雪月知道了这三千万两银在哪里，又有什么用？

——为什么你说没有用？

——因为花已经在监牢里了，他死是早早晚晚的事儿。那个风与公孙嫣在一起，也早晚是一死。只有雪月两人死得好，两人一齐奔赴阴冥，颇不寂寞。

两人一齐狂笑。

雪的声音很平静，他稳稳说道：“是鬼殿里的人么？为什么不站出来？”

随着话声，真的从暗地里站出来两个人，这是两个怪人，一个女人，一个男人。

那男人道：“雪月，你们不该找什么银鞘，你们要是不找银子，你们还真能活上几天……”

那女人吱吱而笑，说道：“活上几天有什么意思？我看也早该入地狱了，他们忙着把别人送去地狱，他们自己不去，岂不是太不公平了？”

男人像一只鸭子般咯咯而笑，他乐道：“好，好，我与你便把这雪与月都送去地狱好了。”

第五章 一击三杀

人间有鬼域，妖为鬼域必成灾。

人间鬼域是七重，如果你入了七重地狱不死，你一定是大罗金仙。

但令人扼腕而叹的是：大罗金仙没有几人，天下只有鬼域，很少有大罗仙境。

眼前的两个便是七重地狱里的鬼。

女人笑盈盈：“你们完了，只有那个许达还可以活一会儿，但他也马上会完了，他一从那皇宫里与皇上下完棋，走出皇宫，他就是死人了。”

雪与月都是暗暗吃惊，他们不知道这两人说的是不是实话，如果他们说的是实话。岂不是要吃大亏？花真的被他们投入了监牢么？他们真的要杀死许达么？

或许他们说的是假话，只是为了与雪月两人一搏。

此时两人但愿如此，他们不愿意想两人的话是真的，他们宁愿那话是假，但愿他们只是为了骗他两人。

雪握紧了他的剑，月的手里提着长绸。

他们要拚死一战。

许达真的正在与皇上下棋。

皇上的棋下得很差，但他与许达下棋，总是能输赢相当。若是输得多，皇上的脸色不豫，便会对许达问起在江湖上都做些什么，挑些毛病。许达知道事因出在下棋上，便只是一笑，从此再不敢让皇上在纹枰上总是败绩了。

皇上也学得差不多了，皇上总是聪明的，他学什么东西很快，尤其是在绘画、下棋这些小术上。

皇上问：“枢密院使奏说，你那在外面尽做些无法无天之事，江南中路转运使一死，便是所赐。你说是不是有这等事儿？”

许达说道：“为什么不信其有？”

皇上愣了，以往他说不力，许达总是为分辩，这一回怎么了？

许达看到了皇上的惊诧目光，便说道：“如果圣上要找那三千万两银子，非得不可，此时无法去做别的，一心只在寻找那三千万两银鞘上。此时为何还有人忙着要害他们？”

皇上沉吟道：“你是说，那些人是想要不去找那三千万两银鞘？”

许达：“不错。”

皇上在心里盘算，他在想着枢密院使与许达的话，他从来不相信一个朝臣，每逢有两个朝臣的意见相左，他便在自家心里再三盘算，想一想哪一个对。这一回三千万两银鞘在皇上的心里占了上风，他不能不相信，他慢慢问道：“我放了，他们能给我找回三千万两银子么？”

许达道：“我不知道，可我知道若是在江湖上有一个人能找出圣上的那三千万两银鞘，那人只会是里的一个……”

皇上不出声了，他拈着一粒棋子，久久不下

许达走出了皇街。

他这一回走得太晚了，他一个人在皇街上慢慢走，走得影单形只。

他再也走不过去了，因为他的眼前站了一个人，一个很高大的人。

这人是枢密院使。

枢密院使冷冷道：“许大人，满朝文武官员，只有你一个人能让我久等。”

许达笑了，他笑：“我不愿意看到你，一看到了你，我就有一点儿可惜。人都说总做那些苟苟且且的事儿的人，一定长得獐头鼠目，猴头狗相，哪里知道长成像你这般仪表堂堂的人，也只是一个乱世贼子！”

枢密院使哈哈大笑：“你人相看人，岂不是大错特错？看你这相貌，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秀才，哪里能知道你得皇上恩宠，竟做了皇上的最信任的心腹股肱之臣？”

两人当街对立，像是老朋友把手言欢，侃侃谈情。

又能谁知道两人只是一对死对头？

许达慢慢道：“你在这里等我，怕不是想要我喝酒吧？”

枢密院使笑道：“为什么不喝酒？”

他一挥手，竟真的从旁边走出来两人，这两人捧着一柄赤身剑，那捧剑的神气竟是十分郑重。

许达的脸色也变了：“昊天剑？”

枢密院使的神色更是得意，他笑道：“天下有剑，也是无剑，一有昊天，天下无剑。你也知道有昊天剑？”

许达的心里一片混沌，心思很乱。

他不知道昊天剑已经入了七重地狱，他以为是枢密院使从哪里把昊天剑的后代找出，请他来与自己作对的。

他也使剑，但他的剑无法对抗昊天剑。

昊天剑每一代只有一个弟子，这个弟子一定是天下第一剑。

不知道这一代昊天剑的弟子是谁？

是这个捧剑的汉子么？

许达问：“你是昊天剑？”

那汉子的颜面冷峻如铁：“我是剑奴。”

守剑的人称为剑奴，有剑奴即是如此，这昊天剑的主人定是一代枭雄。

不知道昊天剑的主人是谁？

许达也听得出，他自己的声音冷涩得很：“你家主人也是七重地狱里的人？”

那剑奴冷冷道：“昊天剑欠七殿阎罗一个人情，只能帮他一次，便再也不理会他的是非。”

许达心道：糊涂，糊涂，帮他一次？只要帮他一次，枢密院使就会成为天下难敌的

人。

因为欠七殿阎罗一个人情，昊天剑便成了七重地狱的第五重。从前大侠许重进了七重地狱，也对第五重的这一柄剑施礼，那神态是毕恭毕敬。他敬的是这把剑，而非是那第五重地狱。

天下武林中人，都对昊天剑很是尊重。

昊天剑代表着一个权威，代表着武林中一股势力。

枢密院使道：“我每一回想到你时，总是心里很兴奋，睡也睡不好。我总是想，我亲手把你杀了，把你活活拆了开来，让你成为一片片死尸，让野鸟来吃你的肉。暴尸几日，一想到这个，我很快活，比做什么都有劲儿……”

许达笑了，他慢慢道：“可我还是站在你面前。”

枢密院使道：“我很快乐，因为我从今天起，再也看不到你了，你就要死了……”

枢密院使的话一落，便有人一齐声吼，两人一齐奔向许达。

这是两个怪人，一个是披发如振鬣的道人，一个是那剑奴。那道人一声吼道：“你去死好了！”

奇的是，昊天剑的剑奴并不出声，他只是把那昊天剑一举，向着许达虚作一式，便闪身而退。

许达与那道人敌对了十几个回合。

那道人渐渐吃力，他的拂尘越逼越慢，最后终至于没一点儿气力了。

枢密院使一声冷哼，那道人闪身而退。

枢密院使说道：“我要你用一次昊天剑……”

剑奴的声音很冷：“主人说，昊天剑只能为你用一次，你好自为之。”

枢密院使大声道：“用一次就用一次，你替我宰了这个许达，比做什么都强。”

昊天剑奴对着许达，说道：“许大人，对不住了。”

他的神色很是凄伤。

他是不是不愿意对许达用这昊天剑？他是不是因为这承诺始终对着许达而心里不安？他想不到这一柄昊天剑的许诺，竟是对着许达一击。

剑奴知道，许达也知道，连那个枢密院使与他的下人都是知道，昊天剑一出，必会杀人，绝无空回之理。

剑奴用剑，当然不一定会伤到许达。

但许达能与他抵敌么？他的主人是名重天下的昊天剑。

剑奴对着许达一揖：“许先生，剑奴在这里有礼了。”

许达不知道剑奴为何要如此大礼。

剑奴道：“许先生，我这剑一出，必会伤人。伤及无辜，最是不祥。我求许先生原谅我。”

许达点点头，他知道昊天剑，他敬昊天剑。

昊天剑飞起来了！

许达知道这一击很是有力。

他还手不还手？

如果听得江湖上人说，昊天剑是正义之剑，它必是会还江湖人一个公道。如果你与它争雄，它便无公道之言了。如果你由它处置，昊天剑便是正义之剑。

许达一叹，既是昊天剑要杀他，他避之何益？

他甘心受此一剑。

许达只听得剑风在响，剑气直摧，竟是在他耳边如响霹雳。

他死了么，他死于昊天剑了么？

许达再抬起头来。

他看到了一道血光，在他眼前划了一道很好看的弧线，这弧线飞向了天空，在天空

暴出了一片血花，美得耀眼的血花！

他看到剑奴倒下了，缓缓如山一般倒下。

原来剑奴杀死了他自己。

他不愿杀死许达，只是杀死了他自己。

许达对着剑奴，他能说什么？

剑直插在剑奴的胸前。

许达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望着剑奴，他跪下了，他知道剑奴能杀死他，但他不愿，只好杀死他自己。

剑奴对枢密院使道：“昊天剑不欠你的情了。”

枢密院使哼了一声，说道：“你错了，我告诉你家主人，你杀不死人，被人家给杀了。你家主人一定会帮我再杀死一个仇人。”

剑奴慢慢说：“我家……主人……不会信你……”

他忽然倒地。

许达好久才说：“你杀不死我，这又何必？”

枢密院使大叫道：“我非杀死你不可，我一定得宰了你，我非得宰了你，让你死在我手下！”

许达说道：“是么？”

他要走了。他走时回过头来，对枢密院使道：“老兄，我忘了告诉你了，你想杀死花，我看多半也是白废气力。”

枢密院使看着许达走远了，他一声也不响，他不知道昊天剑会在这时自戕，他不知道他如何对昊天剑说这件事儿，如果昊天剑不肯罢休，他岂不是又找来了一个麻烦？

他盯着许达的背影，狞笑。

只要那三千万两银子没下落，只要皇上一心要整饬臣下，他就有机会，他就会乘机

杀死许达。

许达早晚必死！

只要许达一死，他在朝廷里行云布雨，却又有谁能阻拦得了？

第六章 杀人之机

在九门提督的大牢里，关着花。

九门提督知道，花是枢密院使最关心的人物，他决不能让人出什么闪失，若是走失了花，那岂不是大大不妙？

他责令手人严守着花。

九门提督的手下有三大好手，这三大好手是快刀严驹，酒坛子勾手刘，还有一个是小贱人名藤。

这三人轮班看守花。

正是夜半时，轮到小贱人名藤看守花。花在那牢里叫苦，对小贱人名藤道：“你能不能让我也来上一杯酒？”

小贱人大骂道：“死都临头了，哪里还有酒喝？你别作美梦了！”

他一顿泼水般大骂，花竟像很是舒服，他笑道：“就凭你们九门提督的这几个狗才，能杀死我花，岂不是笑话？”

小贱人名藤最是性急，他急步冲过去，一把揪住花，大叫道：“王八蛋，你敢小瞧我小贱人！”

他刚刚揪住了花，便觉得腹下一紧，竟是小腹上着了一下。

花松开了他。

花竟用一种很是怜悯的眼光看他。小贱人心虚，叫道：“你想害我，看什么看？”

花说道：“你完了，你再过一会儿，舌头便吊出来了，一寸一寸地向外伸，好难看。再也收不回去了。再过一会儿，你就成了一具尸体。同别人不一样的是，你死后的模样比别人难看。”

花叹了一口气，他是在为小贱人叹气。

小贱人冷笑，他冷冷道：“花，你也不必再说。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那是休想！我就等着，看你还有什么招数？早早晚晚你会一死，上那断头台。那时你再有狡计，也是无用，看你先死还是我先死？”

小贱人哈哈大笑，他知道花是里最富狡计的人，他决不会上花的当。

但他的笑突然活活噎在了喉咙里，他看到了他的舌头。

人的舌头决不会伸出这么长来，是不是他的舌头出了什么毛病？

他的舌头竟是越伸越长，越长越长，竟是再也缩不回去了。

小贱人恐惧得说不出话来了。

如果花说得是实，他会一死。

小贱人再也没了凶焰，他结结巴巴问：“花，花，你.....你要怎样？”

花此时没他那么紧张，他悠然道：“你想死不想？”

小贱人当然不想死。

花叫他赶快出去，再过一会儿，他便是一死了，只有出去，找到大葵叶子，咬吃上十来片，方才能不死。

花说：“你若不早去，怕来不及了。”

那小贱人再不多说，一个箭步冲出去，去找大葵叶子去了。

天已经很晚了，在大牢里的小卒见到来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都不说话，只是拿出一只令牌来，这是九门提督的城防令。

三人进了花的牢房。

一人道：“花，你死到临头了。”

花看着他们，像是不曾睡醒。他竟不知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儿，只是眼睁睁地盯着三人，一声不吭。

三个人一齐上去，把花摀住。花用力挣扎，但无奈三人齐心，竟真的把他拿住，好半天方才放开。只见花的眼睛慢慢失神，手脚也哆嗦起来，最后挣了几下，再也不动了。

三个人很生一点儿感慨：即或是名闻天下的，死起来也是易如反掌。杀死花，只是费了他们一会儿功夫。

从此天下再也没了花这一号人物……

世事无常啊。

花被他们拖到了牢门外，那三人很麻俐，一出手便用一条湿布袋子捂住了花的嘴，花在拚命挣扎，一直到死，也不肯稍停。

三个人办完了，把花的尸体扔在了沟里，扬长而去。

男人的声音仍在雪的耳边震响，他与月在全力应付对面的这两个人。两个人都是七殿阎罗的人，一个是赤发鬼，一个是鬼男女。

赤发鬼与鬼男女不是雪与月的对手，打到了六七十个回合，便显得渐渐吃力。

雪便扬声而笑：“你这鬼殿再也没什么能人了么？竟是只叫你二人来这里送死？”

雪的剑飞了出去，这一剑出去，那赤发鬼已经无从躲避。

一个人如鹰如隼，转眼飞至，他一落无声，飘飘摇摇直落到了雪的眼前，那人一出指，叭地一声，指弹在剑上，发出铮铮铁声。

雪的剑歪了。

雪止住了剑。这人会弹指神通功夫，也是天下少见的好手。

雪问：“你是谁？”

那人头戴面具，冷冷而笑：“雪，月，如果你们能看到七殿阎罗的真面目，你们只

能成一个野鬼了.....”

雪回头看看月，月也看看雪，二人知道，这一回来的是强敌。

赤发鬼道：“阎罗，这两人看到了那银鞘.....”

那人原来正是那七殿阎罗，他冷冷地瞥了雪与月一眼，静静说道：“那好，既是你们什么都知道了，只好一死。”

那人一步步走向雪与月。

雪把他的剑握紧了，他想做雷霆一击。月握住了她手里的长绸，她也想等着这人出手，便与雪一齐应敌。

二人一击，定当是石破天惊。

但对手是那个江湖黑道的神秘人物七殿阎罗，他们能胜得了他么？

一个很丑陋的人在街上栽栽歪歪地走，他喝得醉了，一边走一边唱：

“世事于我如浮云，

人皆不知我苦心。

裁云做衣天做被，

天天尽是淡泊身。”

他正在走，有人盯住了他。那人若即若离，跟在他身后。那人轻声道：“花，花.....”

他顿住了：“你说什么？花.....花什么.....”

那人说道：“雪与月找到了银子，他们看到了那三千万两银子.....”

他顿住了，眼睛里有了光彩，他慢慢道：“在什么地方找到银子的？”

“城郊水洞.....”

这丑人直奔城郊水洞而去。

雪与月同那人相斗，依雪的心意，若是那人一出手，便可知道他功夫究属何派。但那人一出手，就让雪与月大大惊奇，他出手一会儿大开大阖，一会儿小巧机敏，竟是打

了三十招，两人也看不出他用的是何派功夫。七殿阎罗的手根辣，每一招一式都是奔月与雪的要害处，若是有一点儿不小心，便会丧命在他手下。

雪与月两人齐出，竟是半晌也胜不得他三招两式。

雪冷冷道：“七殿阎罗，你死了心吧，你偷物大内的银库，把三千万两银子据为己有，真是天大的胆子。如今你没了仗势，还是乖乖地就范好了。”

七殿阎罗大笑，说道：“你二人早晚一死，今日死在这里，也算遂了你们的心愿。”

七殿阎罗身子一闪，人便纵向一边，闪开了去路。

雪与月一看，顿是大吃一惊。

他们看到了白日鬼。

在他们面前，有几重鬼幕。

阴惨惨、凄冷冷的鬼幕。

在他们的眼前，游走着一一些飘来荡去的鬼魂。

他们莫非是到了幽冥地狱不成？

月有些紧张，她慢慢向雪依偎过来。

天也阴了，已是日暮昏鸦时。

看不到有什么人影，身边一齐闪来奔去的都是鬼影子。

还能听得见七殿阎罗在讲话：

“雪，月，你们认输了吧？只要你们放下手中兵器，让你们好好一死。”

雪与月死拚，他们的血已经染红了手里的剑，他们的气息已经变得粗了，他们在拚死力斗。他们知道，若是倒在这里，七殿阎罗一定会让他们直赴鬼冥。

七殿阎罗的人都在鬼幕里闪，雪与月的眼睛已经有些迷蒙了，他们在用长绸飘拂，在用长剑击杀，在用力搏击着眼前的鬼域。

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闯得出去，能不能闯出鬼域？

七殿阎罗冷冷笑道：“，天下无敌。说得好听，若是说七殿阎罗天下无敌，那还说过去。有什么本事，竟能无敌于天下？”

他慢慢走向月，他的眼睛闪着鬼火。

七殿阎罗说道：“月，月，你听到没听到我叫你？”

月怔怔地看他，她的心志已失，竟是呆呆看他，像是看自己的亲人一般，她喃喃道：“我看到了你，我看到了你.....只是你怎么戴着面纱，你为什么要戴面纱？”

她缓步走向七殿阎罗。

七殿阎罗冷笑，他看着雪与月，他的话声像有吸力，吸得月缓步走向他。

“你看到了鬼域么，你知道在地狱里有七重么？第一重里是阴鬼，一些望乡不成的阴鬼，他们在那里阴哭惨号。第二重里是一些残鬼，他们缺胳膊少腿，竟是没有一个完全的人。第三重里是一些破败鬼，他们正在油锅里熬，在刀锯下呻吟。他们死得极惨，连一丝儿气息也没有。第四重里是一些怀旧鬼，他们天天想念旧日，徘徊不去，死死地在那里游荡；在梦里魂里，你总能看到他.....”

月怔怔地走向七殿阎罗，她神志已迷，她再也无法清醒地对七殿阎罗出手了。

月走到了七殿阎罗面前。

她喃喃道：“你要我做什么？我不入鬼域，我不入鬼域.....”

月的清丽的脸上有泪，她的脸上流下了热泪。

七殿阎罗大喜，他慢慢道：“我不让你入鬼域，那好不好？”

他走到了月的前面，唰地一声，一手探向月的前颈。

月的脖颈雪白。

雪大声叫道：“月，小心！”

月仍是迷迷怔怔，她回过头来，对着雪，说道：“你要我入地狱么？你要我入那地狱里么？”

月的手里的绸带飘开了，漫漫飘向七殿阎罗。

七殿阎罗大笑，说道：“你真是好本事，我的‘鬼罗天音’竟也奈何你不得，真是好本事！”

他一只手扼向月，一只手猛地出手，竟抓住了月的手中长绸。

只听得长绸被撕裂得吱吱有声，那长绸转眼间便在七殿阎罗的手里飘落。

月的手里没了长绸，她只是赤手空拳地站在七殿阎罗的对面。

七殿阎罗一声长啸，他要对月下死手了！

第七章 欲重情深

公孙嫣不知道她是如何睡着的，她知道她是在做梦，做一个很香很甜的梦。在这个梦里，她与风在江湖上遨游，江湖上的人都是齐声称赞她与风，称他们二人是江湖上少有的高风亮节的大侠。

公孙嫣醒了。

她听到有人向她传音：“嫣儿，嫣儿，我找你好久了，你怎么还不来？你来，我找你好久了……”

她听得出这是老爹凄苦的叫声，老爹在唤她，要她去。说不定老爹有什么大事儿要她帮忙，她得去。

但她这是在哪里？她抬头看看，竟看到了这样一场让她好生羞涩的情景：这一张大床上，除了她，还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一个是风，另两个是女孩儿。她想了想，想起来这两个女孩子是她与风救来的，她们叫欧阳晴与欧阳雨。

她们怎么和风和她在一起了？她们难道不知道这是男人与女人的羞辱么？

公孙嫣有一种被冷落了的感觉。

她们为什么也要上风床？莫非她们真的很喜欢风？她们也像她公孙嫣一样，拚死也愿意与风在一起？

她轻轻飘落在地上，然后慢慢开门，走出去了。

她看到了一个人，这人像是她老爹。

说是像，是因为那人戴着面纱，看身形，看那神态举止像是老爹。

他说话了：“嫣儿，我问你一句话，你老实告诉我。”

公孙嫣不知道老爹夜半三更来找自己，究竟有什么事儿要说，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他，等他说话。

“在江湖上横行的日子已经没了，今天，有人把雪与月都收拾了。”

公孙嫣的眼睛睁得老大，她慢慢一声尖叫：“你说什么，雪与月都死了么？”

老爹一叹道：“没有，但也差不多，他们都落入了七殿阎罗的手里……”

公孙嫣黯然，落入七殿阎罗的手里，跟死了也没什么大区别。

老爹从哪知道这消息？他怎么能来告诉公孙嫣？他告诉嫣儿的目的是什么？

公孙嫣说道：“爹不是来告诉我，要我再也不同风来往的吧？”

公孙一鸣笑了，他冷冷道：“嫣儿，你未涉世事，自然对于江湖之人所知甚少。就说这罢，人家都说他们仗义疏财，对江湖上人多有帮助。但他们究竟是什么人，都做过什么事儿，又有谁知道？你说他们没做过什么坏事，但皇上也要杀他，江湖上的人也要宰他。那是为什么？说不定他们真的做过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他们哪里像你爹我，从来没有江湖仇人……”

公孙嫣一听得爹爹说话，心里也直嗟叹，爹说得有理，在江湖上有许多仇人，他们恨不能把统统杀死，恨不能把一齐绞杀。他们天天筹划，如是真能杀死了，他们一定会把酒欢庆。

但风是她的心上人，她怎么能眼看着风死？

她叹道：“爹，我喜欢他。”

爹说道：“可他不会喜欢你。”

公孙嫣的脸一红道：“他喜欢我，他说过的……”

公孙一鸣叹息：“男人对女人说话，从来都是说喜欢她的，但真的到了紧要关头，他便没真心了。在男人眼里，女人并不是世上最重要的东西。”

公孙嫣的眼光有些黯淡了，她的风是不是也是这样？他看着那两个欧阳女孩儿，那女孩子喜欢对风投怀送抱，风那神态像是无可无不可，看来他也真的喜欢那两个粉装玉琢的女孩儿，不然他为什么不让那两个女孩子儿走开？

公孙嫣欲言又止。

她想对老爹说什么，但又不好启齿。

公孙一鸣看得出来，便对她道：“嫣儿，你有什么话要说，直说好了。”

公孙嫣咬着牙，说道：“爹，有两个女孩儿，你能不能带她们走，带她们到京都去，交与许达许大人？”

公孙一鸣笑笑，他知道公孙嫣的心思，但他是公孙嫣的老爹，他能对女儿怎么说？他只是轻轻说道：“你说……他有两个女孩儿？”

公孙嫣不知道如何对老爹说，她轻轻说道：“那是我与风大哥在路上见到的，她们一心要跟着风大哥，我也无法，爹，你能不能把她们带到京都许大人处，交与许大人？”

公孙一鸣沉默了，他是理会了公孙嫣的心思，但风能不能愿意把那两个孩子交与他？

公孙一鸣与公孙嫣进了屋。

他看到了那两个女孩子，她们依在风的身边，依偎得太紧了，看得出她们的脸上有一种很满足的笑意，她们正在熟睡，睡得正香。

公孙一鸣看到了风，风正睁大了眼睛，瞅着刚刚进来的公孙一鸣。

公孙一鸣轻轻道：“风，我曾对你说过，我交与你的我的女儿嫣儿，你不该欺负她.....”

风也轻声道：“你女儿不欺负我，便算是好了，我怎么会欺负她？”

风在笑，他笑得很轻松。照理说，他看到了公孙一鸣，就该有些羞色，谁知道他竟是佯佯不睬？

公孙一鸣大声道：“嫣儿、像他这种好色之徒，你理他做什么？”

公孙嫣的心里难说滋味儿，她瞅着风，盼风能说出几句话。能对付得老爹、也能让她的面子过得去。但风不语，只是睁着眼看她。

公孙一鸣说道：“风，我把嫣儿托付与你，谁料到你竟是这样一个好色之徒！”

风对着公孙一鸣笑，他那神色居然不惧，也是不睬公孙一鸣。

他看着公孙嫣，慢慢说道：“嫣姑娘，我真心喜欢的女人，只有你一人。”

公孙嫣的心里有许多苦涩，她明明知道风与这两个女孩儿相近，是迫不得已。但风也太不检点了，他与这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儿在一起，居然让老爹看到了，这让她再说什么是好？

公孙嫣道：“风大哥，你让她们走开，好不好？”

欧阳晴笑了，她那一笑真个很是淫荡，她对着公孙嫣使眼色，说道：“公孙姑娘，你与风大哥那般亲热，让我两姐妹看了，也是眼热心跳。你总不能让我两姐妹再也没了风大哥的关心吧？”

风笑着，对公孙嫣道：“嫣姑娘，你与我相知，该知道我心.....”

公孙一鸣冷冷一笑，说：“男人喜欢女人，这心思谁又不知？只是你如此一做，可惜了嫣儿对你的一片心思.....”

公孙一鸣一叹，他的叹息声极是沉重。

看来，公孙一鸣很是失望，他对风太失望了，他曾把他的女儿托付与风，但风既是一个风流男人，他的托付就是看错人了。

公孙嫣对风说：“风大哥，我劝你还是把她们两个打发走，好不好？”

她的眼里满是哀恳神色。

风笑笑，他对公孙嫣说道：“嫣姑娘，你早早晚晚会明白的，我做事，从来光明正大。这两个欧阳姑娘是一定得交与许大人的，到了京都，把她们交与许大人。我与你便算是做事有始有终。”

公孙嫣咬着牙，她看着风，那神色十分娇嗔，她轻轻对风说：“风大哥，算我求你了。”

风摇摇头，他看着公孙嫣，仍是在笑。

公孙嫣的心里很是凄苦，她突然明白了，像风这般的男人最喜欢的是女孩儿，清新可人的女孩儿，这欧阳晴与欧阳雨两人最是清新可人，看来风对两人也极有好感。

公孙嫣说道：“风大哥，既是你愿意与欧阳姑娘在一起，我就走了。”

风慢慢说道：“嫣姑娘，我与你说定了，要一齐遨游江湖，在江湖上快意恩仇。你何必要走？”

公孙嫣的眼里满是泪水，她不明白风的心意，风为什么愿意带着两个欧阳姑娘？他为什么不愿意同公孙嫣一齐走？他为什么望着公孙嫣的那神情很是漠然？

公孙嫣走了，她是同老爹走开的。

她决心再也不理会风的事儿了。从她走开时起，的事儿便再也与她无关了。

风仍是坐着不动，公孙嫣盼他能起身，但风坐得很稳，稳稳当当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公孙嫣走了。

欧阳晴与欧阳雨都笑了，两人跳了起来，她们偎在风的身上，吹气如兰，轻轻地说：

“风大哥，你是不是有一点儿心疼，有一点儿舍不得公孙姑娘？”

风无语。

两个女人再也没了羞色，她们竟把一个风放倒在床上。

风像是被她们点了穴道，任由她们摆布。

欧阳晴在笑，她的笑居然有一丝威胁意味儿：“风大哥，看来你真的很喜欢那个公孙姑娘，宁可为了她，让她误会你，也不肯让她在这里受死，是不是？”

她用一只尖尖玉指抚摩着风的身子，风的身子一抖。

欧阳晴哈哈大笑，说道：“风大哥，我看你与公孙嫣在一起时，满有情意的。怎么与我姐妹在一起，你就不卖一点儿气力了？我看你还是好自为之。别惹我姐妹生气。要是我欧阳姑娘生气了，那可是大大不妙了。你知道不知道？”

欧阳雨偎在风的身上，绾着风的头发，轻轻一叹，说：“晴儿，我喜欢他。他真的是一个男人，你说是不是？”

欧阳晴笑笑，说：“风大哥，雨儿喜欢你，那真个是你的造化，我看你还是好好讨雨儿的欢心。说不定她会请七殿阎罗开恩，给你一条生路。你知道雨儿喜欢的男人都会怎么样？”

风居然不惧，对她二人笑笑，问道：“怎么样？”

欧阳晴笑道：“风大哥，你是江湖中人，你总该知道江湖中有一门武功，叫吸血大法的吧？”

风暗暗吃惊，他看着两个貌美如花的女人，难道这两个美貌女人真的会用那狠毒手段对付他不成？

欧阳雨叹道：“要真的用那法儿对付风大哥，我还有些不忍心，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风大哥……”

风笑了，他笑得很狂。

欧阳雨说道：“上一回我遇上了一个好心男人，我只是把他的武功废了，要他好好陪我一辈子，但是可惜……可惜他总是惹我生气，我要他好好亲我，他不用力，在对付我，我就把他宰了……我杀死了他，还好一阵子心疼，你知道不知道，那人像风大哥一般有趣？”

欧阳雨说着杀人事儿，像是说着一件很伤感的情事儿，她对着风慢慢说：“风大哥，你愿意死，还是愿意做我的小妾？”

欧阳晴说道：“雨儿，你的事儿，也许七殿阎罗不会答应。”

欧阳雨一叹，说道：“也许，但我求求阎罗，说不定他会答应。”

第八章 公孙一鸣

公孙嫣不知道老爹对风怎么那般反感，她问道：“老爹，他为什么不理我，他为什么不理我？”

她泪眼婆娑，竟是无声无语，一直低头抽泣。

女孩儿的心思，如是风真能为她赴汤蹈火，她不知道会乐成什么样子。

但风不会。

公孙一鸣冷冷道：“嫣儿，你该知道，是皇上的杀手，凡是杀手，必是无情。”

公孙一鸣一叹，他明白公孙嫣的心事，风如果真的能舍了他的那一摊子事儿，跟着公孙嫣走，那岂不是会把她乐坏？

但风毕竟是风，他不会跟着公孙嫣走，他也不会是公孙嫣的得意郎君。他只能是皇上的杀手，只能是皇上派去各地锄强扶弱的侠客。

公孙嫣哭了，她为她自己而哭，为风而哭。

公孙一鸣慢慢走出去了，他知道，女儿很伤心，她的伤心短时期内不能平复。

公孙嫣哭得很畅快，她一直哭得够了，才慢慢住声。

她怎么办？从此再也不理那风，让他在江湖上自行其是，还是她还对他仍有一丝牵挂？

她依偎在床边，不知所措。

她看到了老爹，他正站在女儿面前，笑微微地看她。

他的声音很轻柔：“嫣儿，自从你娘死了以后，我与你相依为命。你有什么心事，为什么不跟你老爹说？”

她哭了，扑在老爹的怀里，对老爹说出她的心事。

她喜欢风，但风对她显是没有她对风那么好。

她怎么办？

公孙一鸣冷峻地一笑，他是京都大侠，很少有人知道他在京城里一言九鼎，他在京城里说话，其实比那大侠许重更有威望。只是他向来不愿露面，不愿意张罗一些江湖琐事罢了。

他的心机很深。

公孙一鸣道：“从前人说，复巢之下，安有完卵。做了金龙令，得罪了当朝权贵，哪有他们的好处？我看朝野里有许多人天天朝昏夜食，忙忙碌碌的，为的只是那一点儿好处。一来，这贪婪也没了，人家焉能不恨他们？他们的命早早晚晚必会被那权贵所害……”

公孙嫣的眉头紧皱，她担心道：“难道真就是没有出路了么？”

公孙一鸣道：“嫣儿，嫣儿，我自小便告诉过你，树如大，风必摧之。在江湖上是大树，哪里有不折之理？你听没听到过，江湖上人言：，天下无敌。’我听了便是嗟叹，真个天下无敌的人哪里有？连过去的大侠林渊也算不上是天下无敌。这怎么能天下无敌？”

公孙嫣看着老爹，她佩服老爹，老爹料事，向来如神。

公孙一鸣道：“在一起，确是不易攻破，但他们一向独往独来，便有许多大破绽了。风是一个人走的时候居多，花也向来自来由往，只有那雪与月两个愿意搭伴而行。要攻破他们，岂不是轻而易举？你只要破了雪与月，抓住花与风便很容易，不可战胜的神话便没了。”

公孙嫣看着老爹，轻轻道：“爹，幸亏你不是的敌手，你若是他们的敌手，他们必会败在你手下。”

公孙一鸣哈哈大笑，他笑得很开心，笑得很狂：“真的遇上我做敌手，他们必败！”

许达坐在他的家里，他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他知道，只要剩下一人，他们就不会认输。

如今花没了，只有雪与月落在了七殿阎罗的手里。

他应该去找那七殿阎罗，向他要雪与月。

许达来到墙边，他的手掌慢慢举起，向那墙边一推，只听得一声轰响，墙便坍塌了。

许达看也不看那面塌墙，他再也不回来住了么？他再也不来到这破风四壁的墙边了么？

他从那墙里拿出一柄剑来，这是那一柄快剑，江湖人人皆知的一柄轻巧快剑。

十年前，许达用这一口剑在酒楼上切杯，生生把一只酒杯切成了十片儿，还一边切一边唱，唱得微服出访的皇上耸然动容。从那时起，许达便入了宫中，做了皇上的官儿。

十年来，他再也不曾用过此剑。

许达把这一柄剑插入了腰中，他笑笑，直走入风中去。

他要去解救雪与月。他知道，或许他会因为去救雪与月，明日他自己便会躺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但他一定得去救他们。

天下无敌。

他如果真的能救了雪与月，他便是救了皇上，救了江湖中的正道中人，让他们能免却这七殿阎罗的茶毒。

许达正走在风中，他听到了风中的呼啸，他听到了那呼啸声越来越近，他看到了一个身影飞一般掠过了眼前。

眼前停着公孙一鸣。

公孙一鸣的眼里是责备。

他并不对许达说出一句话。

但他的眼睛会说话，许达从他的眼里看到了责备，他不愿意许达去送死。

公孙一鸣说道：“许大人，如果死了人，你还有办法，江湖上还可以找出几个人来，他们也会有的功夫.....可你要是去了，江湖上再哪里找一个许大人？”

许达的身子稳凝如山。

“在江湖上，只有一个快剑许达，哪里有什么许大人？”

他不想听公孙一鸣的劝，他只想去营救雪与月。

公孙一鸣道：“从来没有人能从七殿阎罗的手里逃出，就是雪与月也不能。”

许达道：“既是他们也不能，我岂不是更应该去？”

公孙一鸣说道：“小女.....从前曾与风在一起，我今天.....不要她去了.....”

公孙一鸣一声长叹，他知道大势已去，他岂能再让他的宝贝女儿跟着风受罪，说不定会陪风一死.....

许达低下了头，他轻声道：“我知道。”

许达握紧了他腰间的宝剑，他的手很稳，他对他自己很有信心。

公孙一鸣的声音像是在很远的地方响：“听说七殿阎罗的那鬼域有七重，有七伙人在那里，寻常之人任谁也难逃得过这七重地狱的熬炼.....”

许达的眼睛不看公孙一鸣，他是不是知道公孙一鸣说的这些，他是不是对这些毫不

畏惧？

或许是他根本就不愿考虑这些？他情愿与雪与月站在一起，如果他胜不了七殿阎罗的七重地狱，他情愿一死？

许达想走了，他的脚步很滞重。

他回过头来，对公孙一鸣说道：“公孙先生，我不知道你的嫣儿喜欢不喜欢风？”

公孙一鸣不明白许达此时怎么还有心思问这些，他一愣，便说道：“她.....真喜欢风。”

许达笑笑，他那笑分明是很鄙视公孙一鸣。

如果你的女儿喜欢一个男人，你硬要她与那男人分手，你还算是是什么大侠？

公孙一鸣当然知道许达的心思，他低声道：“我只有这一个女儿，我不能没她，她早早便没了母亲.....”

许达对公孙一鸣说道：“她早晚会恨你，她会恨你一辈子.....”

许达走了，他再也不曾回头，在风里，他的手紧紧握住了剑柄，那柄剑的剑柄在他的手里握着，握得很紧。

公孙一鸣失神地看着那许达，他轻轻自顾自地念叨：“你说的算什么？我公孙一鸣在京城也算是一号人物了，你算是什么？许达许大人，你就是去了那七重地狱，说不定也会死在那里。我的女儿，我自得照顾，我怎么会听你的？再是有名，也只是虚名。我犯不上为那一个虚名，把我的女儿也葬送了.....”

在风中，只有他自己在自顾自地念叨。

他失神地站在风里，他不知道他做什么才好了。

天已经晚了，他是不是该回家去了，他或是该去看看那七重地狱，看看在那七重地狱的许达是不是能生还？他是不是该去帮许达一把？

他大声道：“公孙一鸣，公孙一鸣，你别干傻事儿了，你只是京都大侠，你看没看

到那个大侠许重死了，他是名满京都的人物，可惜他的尸骨早已经成了一堆寒骨。你知道不知道英雄一场，到头来总是空空？”

公孙一鸣四外看看，他看到没有人，没有人看到他的窘相，他长长地喘了一口气。他要走了。

这时，有人在他身边说话了。

“你就是公孙一鸣？”

他应声道：“我是。”

公孙一鸣站住了，他的身子一哆嗦，他有些不寒而栗，这人站在他身边么，他怎么没看到人影？

公孙一鸣的身子闪动得很快，他用了一式，很像是那七殿阎罗里天罗鬼步。

但他既是大侠公孙一鸣，就绝不会是地狱里的鬼物，一定不会用那天罗鬼步。

他？声喝问：“谁？”

那人应声道：“我问你，那一柄昊天剑在谁手里？”

公孙一鸣笑了，他笑，是因为他知道这人是谁了。

他问道：“你是昊天剑？”

那人一声冷哼道：“我是。”

公孙一鸣道：“昊天剑据说到了那七殿阎罗之手，他应该把那一柄剑还回你昊天剑的门下.....只是他不一定知道昊天剑是谁，他不一定会送得到.....”

昊天剑道：“你说得对，天下有谁知道昊天剑？”

公孙一鸣心叹，他说得有理，从来没有人知道昊天剑是谁，知道昊天剑是谁的人都死了，他们都埋骨荒郊，他们就是瞪着双眼，想对世人说出他们看到的昊天剑是谁，他们也说不出，他们只能瞪着双眼，死死地盯着昊天剑的那一柄剑.....

那一柄剑太快了！

据说有人不相信这话，他说：“那是胡扯，剑再怎么快，也绝不会不容你吐出一个字来，你只要喊出他的姓名来，他再也无处藏身了。”

他说得果然很有理。

但他也死了，也是一剑刺在咽喉上的，这一剑毙命。他想吐出声来，但他的嘴干吧吧地咂了一回，他想吐出声来，想在最后吐出一个字来，但他终于无声。

黑道白道的人都知道昊天剑惹不得。

昊天剑问道：“你知道不知道那个阎罗鬼殿在什么地方？”

公孙一鸣摇头，他不知道。

那昊天剑不知在他身前还是身后，反正公孙一鸣看不到他。

他说：“公孙一鸣，我要走了，我要去找那一把剑，我的剑奴死了，我得为他报仇……”

公孙一鸣说道：“据我所知，你的剑奴帮过那七殿阎罗，是因为你与七殿阎罗有约，你得帮他一回。”

昊天剑的话声有些诧异：“你怎么知道？”

公孙一鸣苦笑，在昊天剑的面前，他可不愿说他在京都有什么势力。他说道：“这件事儿江湖上的人都知道。”

昊天剑慢慢说：“唔。”

不知道这一声是赞同还是反感。

公孙一鸣道：“我可以告诉人去找那七殿阎罗，让他还你的宝剑，还让他们派人来说明你的剑奴为何而死。”

那人道：“好，我等你，我一日后在长陵等你。”

昊天剑便再也无声。

公孙一鸣再听，只听得飒飒风声，人何时走了，他也不知。

第九章 七重地狱

许达来到一个很破败的人家。

那人家只有两个人，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头儿。老太太看着来人，总是在嘻嘻地乐，像是来到她家的人都是她的亲生儿女。那老头儿是一个唠叨老人，一劲地唠唠叨叨，说着天不是，地不是，一切人的不是。他对这世上的事儿没一样满意。

许达对两个老人说道：“我要入地狱。”

那两个老人呆呆怔怔地看着许达，像是不明白他的话意。

他要做什么，他干嘛要对这两个老人说这么一句闲话？

那老头儿呆看着许达，摇摇头，说道：“你看样子也不十分年轻了，怎么还是说胡话？活得好好的，怎么想入地狱了？我老头子、老婆子活得这么难，也不曾说要入地狱的话。你以为地狱那么好入么？”

老头儿的声音冷涩如冰：“地狱不好入，万一入去不复，便是千劫万难，没有一点儿法儿出来了。年轻人，你可是想好了，千万别胡说……”

老太婆笑眯眯地看着许达，像是没听见许达说什么。

许达盯住了老人，他又说了一句：“我要入地狱，你能不能带我去？”

那老人笑道：“入地狱，我老人家这么老了，还不想入那地狱，像你这般好好年纪，入地狱做什么？”

许达道：“我只是想入地狱。”

说话间，许达似有意无意地将他的剑拿出，在那两个老人的面前一晃。

那老头儿一笑，他的眼里闪出了一点儿狡黠的光来，他忽然道：“十年了，不知道快剑是不是还是那么快……”

他的话颇有点感慨。

许达真的想入地狱么？

那老人看着许达，缓缓说道：“既是许大人想入地狱，我便陪你去好了，只是你不要后悔……”

老人看着老太婆，他大声叫道：“老太婆，我就陪许大人去一次地狱，你看行不行？”

老太婆流泪了，她泪眼婆娑，看着老头儿哭。

她怕什么？难道真的入了地狱，便会万劫不覆了么？

老太婆真的相信老头儿与许达入了地狱，便再也不能重见天日么？

老头儿大声道：“好，好，我能陪着你许大人入一次地狱，此生也不枉了。”

说罢，老头儿转身便走。

两人走到了一片荒冢。

许达说道：“是这里么？”

老头声音很枯涩：“你要是不愿意进去，便回头去也行。命是你的，我不能替你作主。”

谁知道入了地狱，人会不会转眼间便成鬼魅？

许达笑笑，说道：“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入地狱，我自己去便是了，何苦要你陪我？”

老人笑笑，不再出声。

他指给了许达一块碑。

这是一块很破旧的石碑。这块石碑上刻着几个大字：生者生矣逝者逝矣。

也不知道这几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许达也看出了那石碑的蹊跷，他对老人笑笑，说道：“对不住，老人家，劳烦你了，你还是回去吧。”

许达便去推那石碑。

石碑轧轧响，响了老半天，才慢慢开了。

许达昂然而入。

果然是地狱，便不同于人间。

只听得鬼声凄凄，在凄冷冷叫着，忙着招魂。

有鬼在哭泣，那哭泣像是从心底里发出，再也没一点儿人气，只是嚤嚤鬼声。还有鬼在笑。那笑声是窃笑，在笑人间的事儿奇妙，笑人愚笨，笑世人忙碌，来来去去，辛辛苦苦，实在都是为人做嫁衣裳。

许达看到甬道里鬼影幢幢，在他身边闪来闪去，那身法极快，让他吃惊。

许达大声叫道：“人不惧鬼，奈何以鬼惧之？”

那些鬼中，有的在轻轻而笑，那笑声分明没一丝好意。

“既是人不惧鬼，你为什么还手里提剑，把那一柄剑给我吧？”

那鬼便来许达手里抢剑。

剑无法抢到手，许达剑握得很紧。

那鬼在笑，笑他痴，进了地狱，还手里提剑。地狱之中，冥冥里尽是鬼神照应，你手里有剑，有什么用处？

一个鬼蓬头垢面，赤裸纹身，跳跃而行，在许达身前身后纵跳来去，口中呼哨，不类人声。

另有一个女鬼呜呜咽咽，在许达的身边依偎，她轻轻吐齿，说道：“许大人，你在阳世间活得那么滋润，何必来这地狱里受苦？”

许达不语，他对那些纠缠他的鬼魂视若不见，只是慢慢向前走，一直走过去。

他走到了第一重地狱。

这里有一个女人，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她那模样极怪，既是女人模样，偏又有一些男人气概。她盯住许达，说道：“好，我从前听得人说，京都最有趣的官儿便是许大人，这一回真个看到了。”

她身穿着一件鲜艳如火的中衣，走到了许达的面前，她媚眼如丝，看着许达，说：

“许大人喜欢不喜欢销魂一夜啊？若是许大人喜欢，我们便来上一回，保你如醉如痴，最是好受。你若是入了地狱，不享受一番鬼男女的‘阴阳大法’，那怎么行？”

鬼男女仍在咯咯而笑，他笑得太快活了，竟然喘气吁吁。

最糟的是，男人女人都懂得这种气喘声是什么意思。

鬼男女斜瞟着许达。

“许大人，愿意不愿意春风一渡？”

许达说道：“我来找雪与月。”

那鬼男女笑了：“我向七殿阎罗请求，把那雪与月都给我，我便有好事儿做了。你知道不知道，雪与月都是男人女人里的翘楚，他们给了我，我一定会好好享受一番。”

鬼男女嘻嘻而乐。

许达看着他的剑，他的剑寂寞，他十年不曾用过他的剑了，今日第一回试剑，难道便从这鬼男女起始？

鬼男女说：“许大人，这里是地狱，是七重地狱里的第一重。你想做什么，尽管说好了。”

许达说道：“我要见雪与月。”

鬼男女道：“好，我便让你见他。”

地狱里的鬼火一闪一闪，不知道甬道有多深，也不知道甬道里有多少鬼影在闪。许达只能看到鬼男女的脸色，阴恻恻的脸色，虽是在笑，但笑得没一分好意。他在等着许达失机，只要许达有一分惧意，他便会在这阴间鬼世里万劫不覆。

许达的剑慢慢举起来了，他的剑闪着毫光，在地狱里，像是有光影在耀。

鬼男女道：“快剑？”

许达道：“是快剑。”

鬼男女在入地狱之前，曾在江湖上混过多年，他知道许达的这一柄快剑意味着什

么。如果你在江湖上见到了那一柄昊天剑，你根本不用想敌对他。如果见了这一柄快剑，你如是一个坏人，也只是一死。

除了那昊天剑，快剑也是江湖上的一绝。

十年不见的快剑，又握在了许达的手。

许达的剑仍会像原来那么快么？

鬼男女咯咯笑着，在许达的身边绕走，他要与许达赌一赌。如果许达的剑真的那么快，他便会凶多吉少。

许达只是挥了一剑。

一剑挥去，挥洒漫天花雨。

不是花雨，是鬼男女的女人衣服上那飘带，被许达一剑挥去，飘散成千条百片，散散漫漫飘在地上。

许达道：“你若再出手，我就叫你一死！”

鬼男女刚想动，便听得有人说：“你让他入地狱好了，莫非你能劝得住人，不让天下的人入地狱不成？”

鬼男女一声喝喏，退向一边子。

第二重是一个披发振鬣的道人，他两目如电，瞪圆双眼盯着许达。

“你是快剑？”

许达点点头。

一眨眼间，那道人连进连退，让人看也看不清，竟是向许达连连攻出了几十招。许达手里剑动，一动一动，竟是连连击退那道人的攻招。

那道人杀得性起，大声叫道：“好，好！有一点儿快剑的味儿。”

道人看着许达，说道：“你十年不曾用剑了，是不是？”

许达应是。

那道人大笑，说道：好，真是快剑。你愿意进去，你就进去好了。”

许达进到了第三重。

他看到了那个赤发鬼，他手里仍是握着那一支五六十斤重的大笔，在那里自顾自地念叨：“不对，不对，黄庭坚怎么会这么傻？他一定不会这么写字的……一定是弄错了，一定是弄错了……”

许达大声道：“傻鬼，有什么事儿弄错了？”

那赤发鬼抬起头来，看到了许达，他并不高兴，嘟嘟哝哝道：“又是一个，又是一个，明知道不敌，偏偏却要来送死，这些人怎么这么傻？傻人还叫我傻鬼？”

许达说道：“你说黄庭坚怎么了？”

原来黄庭坚是本朝最时新的一代词人，他的词在文人雅士间最为受宠，这赤发鬼正在这里用那一支大大的镔铁笔勾划，竟在墙上生生划出了一首黄庭坚的词。

这最后一句是“因风飞过蔷薇”，这赤发鬼写这几个字，总是写不好。

末笔落不成气势，便有些虎头蛇尾之感。

许达的剑直指着那墙壁，只见他剑虚虚一指，剑尖游动，尤如灵蛇游走，转眼间便写成了这六个字。

这六个字写成，让那赤发鬼十分膺服，他大喜道：“好个快剑，你去得地狱，去得，真是去得！”

他一挥手，让许达自去了。

第四重里，只有一柄剑放在那里。

这是一柄无鞘剑，剑只是随随便便摆放在那里。

许达看着这剑，竟是神色肃然，他慢慢道：“真是一柄好剑，但我从不曾听到过昊天剑会被人家所用……”

许达昂然而入，他像没看到这柄剑一般。

竟真的没人过问许达之事，他走入了第五重地狱。

这里有一些书，胡乱堆放着，这书里有剑阵阵法，许达看了，也是难不倒他。他慢慢拿出几本书，把剑挑出去，将这些书左一剑挑开，右一剑挑至一起，倏忽间剑阵便变了一个新招。

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九子阵。

他看到了一个人，这人是一个残疾，是那个从前曾在七殿阎罗的手下被视做废人的赤眉鹰王。

他仍是坐在椅子之上。

赤眉鹰王冷眼看着许达，说道：“许大人，你来做什么？”

许达叹一口气，这是第六重地狱，在这里竟能看到赤眉鹰王，他有些吃惊。

赤眉鹰王大声狂笑：“许大人，你是聪明人，一定知道七殿阎罗从不用无用之人，我能坐在这里，你一定是大吃了一惊。”

许达很镇定，他慢慢说道：“我记得你是一条狗，一条断了脊梁的癞皮狗。”

赤眉鹰王咬牙切齿：“你们这些王八蛋，一个个都敢小觑我，总有一天，把你们这些自命不凡的狗屁大侠一个个都宰了，才解我恨！”

许达冷眼看他，不屑与语。

赤眉鹰王说道：“你想入七重地狱，见七殿阎罗？”

许达点头。

赤眉鹰王一乐，他狞笑道：“你死了，也就完了，你进去吧，越快越好。”

许达慢慢走进了第七重地狱。

他看到了那七个七殿阎罗。

七殿阎罗的脸上仍是戴着面具，他对许达说道：“许大人，你一定是为而来……”

许达点点头，他的手里仍是握着剑，紧紧地握着剑。

第十章 七殿阎罗

许达面对着七殿阎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说：“你与枢密院使勾结，想吞皇上的三千万两解库银两，你以为天下人谁也不知？”

那七殿阎罗大声狞笑：“知道又怎么样？你知道你早死就是。”

七殿阎罗慢慢起身，他冷哼一声，说道：“你看看身后，有一个你的老熟人。”

许达看到了，看到了鬼男女的手里正拎着那个老人，那个带着他来入地狱的老人。

七殿阎罗说：“凡是来地狱的人，都不会自在来去。他来了地狱两回，不做鬼怎么能行？”

鬼男女的手抓得很紧。

许达大声道：“人都说你是一个乱世枭雄，谁想得到你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也要杀？”

七殿阎罗笑了，他笑得很快意：“我就是要杀，杀死了他，地狱里凭添一个善鬼，岂不是会好些？”

鬼男女把那个老人一丢，那老人竟掷在地上，七殿阎罗抓过了那老人，手在那老人的头上抓着，只听得一声声咯咯轻响，那老人的七窍便直流血。

许达大吼一声，直扑过去。

他的剑闪一道毫光。

七殿阎罗竟以一只手对付许达，一直对了三招，他边对敌边退，手里竟以大大吸力吸住了那个垂死的老人。

许达站住了，他看到了那老人的身体软绵绵垂下，他已经死了。

许达大声道：“恶鬼伤人，早晚必是有报！”

那七殿阎罗叹道：“许达，别自以为是了，你一个小小京官，竟是妄想把天下事都管了，你有什么本事？”

许达仗剑而击。

那七殿阎罗大笑，说道：“许大人，你以为你的那快剑能奈何得了我？”

他突然身子一闪，走起了那“天罗鬼步”。

许达一连刺出了九剑，九剑无功。

许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么？如果我输了，皇上也会知道你是谁，你在江湖上藏头缩尾的日子也不会久了。”

那七殿阎罗颇有兴致，他对许达道：“好，你知道我是谁？”

许达的身子正掩在甬道的光影下，灯一闪一曳，把他的脸照得很亮。

“你是京都人……”

七殿阎罗不动声色。

“你是人人称道的白道中人，风曾对我说过，如果天下有一个大奸大恶之人，那个人就是你……”

七殿阎罗仍是不动，许达怎么会猜得到他是谁？江湖上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谁。

“你是……公孙一鸣。”

七殿阎罗的身子一颤。

许达笑了，他说对了，原来风的猜想也不过是猜测而已，如今许达证实了，这个头戴面罩的人便是那个京都大侠公孙一鸣。

七殿阎罗慢慢把他的头上面罩摘下。

他确是那个公孙一鸣。

他冷冷道：“许大人，你再也走不出这七重地狱了，你只能是一个地狱里的冤鬼……”

许达握紧了剑。

这一次快剑能救他么？他头一回觉得没什么把握。

许达道：“你把雪与月放在哪里？”

公孙一鸣大笑：“你知道，雪与月是我的钓饵，轻易丢手不得的。他们不像你，你没用了。天下只有一个人愿意与你在一起，那就是他……”

许达不用回头，他也知道那是谁来了。

是枢密院使，不是他，还会是谁？

单是一个七殿阎罗，许达还不至于死，但如是与枢密院使与七殿阎罗放对，许达心无胜理。

“你看不到了，你只能一死。到了明日，说不定在那地狱里，你会与相会。”

枢密院使哈哈大笑。

许达知道，他不用犹豫，他只要一使快剑，向那七殿阎罗出手，必是一场血战。

他大声一叱，纵剑而击！

他直扑向那七殿阎罗。

剑至中途，竟是一顿，变起猝然，转向那枢密院使而去！

枢密院使大笑，说道：“我夜半请你喝酒，谁知道你竟是如此厚爱我，真真不枉了我对卿家的一片心思。”

他不慌不忙，出手应敌，与许达的快剑斗在一处。

七殿阎罗在一边，看他两人动手。

斗了十招，那枢密院使便不是许达的对手了，他左支右绌，有些慌乱。

七殿阎罗一叹，说道：“像你这种本事，竟然也想做皇上？”

七殿阎罗冲了过去，与许达斗在一处。

许达的手抖了一抖。

七殿阎罗眼尖，他看到了许达的手抖，叹道：“快剑不快，你实在不该做官……”

许达听到了一声怒吼，他看到了如鹰如鹤冲天而起的枢密院使，他看到了七殿阎罗的鬼爪正抓向他，他听到了自己那一柄剑咯叭一声脆响，他觉得胸前一凉，顿时气窒。

许达慢慢倒地。

枢密院使蹲在许达身边，他一声喟叹，是叹许达一死，他从今再也不会有人让他夜半饮酒了，是叹他从此再也不用夜里静立街头，静静等着一个人了么？

公孙一鸣道：“他认出了我……”

枢密院使道：“他是一个好手，如果我真的做了皇上，你想他会不会也做我的官儿？”

公孙一鸣看着他，此时他才知道，这个枢密院使真的能做一个皇上。

有容人之度的人，必成大器。

两人站在对面。

没了许达，他们的对头便没了，他们从前天天在一起议论的便是许达，想的也是许达，如今他们再也没了对头，他们只有面对着自己了。

两人对面凝视，他们知道对方的心思，像知道自己的心事一般。

“你做了皇上，我与你便没了这般亲密……”

“我知道。”

那时，他们会不会成为仇敌？他们会不会成为两个对面而立，睚眦必报的仇敌？

他们此时无话可说。

在更深的一层地狱里，有两个人正关在地牢里，他们是雪与月。

两个人关在一起，这是公孙一鸣的主意。

雪与月能处于一室，这也是他的卑鄙主意，如能让雪与月缠绵一处，男女情熟，必然会更少斗志。

雪与月无语，他们默然相对。如果雪与月还有一线指望，那就是在外面还有花与风。

花在哪里，风又在哪里？

雪与月永远有希望，只要风与花在外面，他们便有希望。

他们看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走进了他们的牢室。

这两个人他们认得，一个是枢密院使，另一个是京都大侠公孙一鸣。

雪与月都惊讶地看着公孙一鸣。

如果能在地狱里看到京都最负重望的大侠公孙一鸣，那只有一个答案：这公孙一鸣便是七殿阎罗！

雪慢慢道：“果然是你！”

月的神色很是惊讶，她知道公孙嫣与风相好，她一想到这一点，方才神色不安的。

如果公孙一鸣便是那个七殿阎罗，风的情形一定很不妙。

风如今正与那两个女孩儿嬉戏，他似乎只是一个浪荡子，他这么快便把公孙嫣忘了。

欧阳雨娇声说道：“风大哥，你真的喜欢我们姐妹俩，再也不想公孙姑娘了么？”

欧阳晴说道：“风大哥，你喜欢我们姐妹俩，一定让你销魂。我们姐妹的本事，风大哥岂不是最清楚么？”

风慢慢说道：“我不知道，只是我知道，你们两个一摸我，我便想入睡，很是懒惰。你们用的是什么法儿？”

欧阳晴快要依入风的身子里去了，她紧紧靠着风，用一种娇声嘘嘘的声音来打动他，让他的身子渐渐沉入深渊。

欧阳晴说道：“风大哥，我一看到你，我便知道，我这一生得依靠你了，你别扔了我，好不好？”

欧阳雨道：“风大哥，我可不像晴儿，我是一看到你，便知道你一生都离不开我，你一生都不会离开我，对不对？你要是愿意，我一辈子都跟着你……”

她的舌尖很厉害，她的舌尖像是一条清凉的蛇，在风的身上，在那坚实的胸肌上游

动。

风沉醉了，他又要昏昏入睡。

他转眼间便睡着了。

他已经入梦，在梦里，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孩儿在爱他，把他弄得精疲力竭。他在掉入渴欲的深渊里，一步步向里掉，直掉到最深处。

他不知道，在屋里多了一个人。

这是个头戴面罩的人。

两个女孩儿向这人施了一礼，双方都不讲话。

那人看着风，问道：“他怎么样？”

欧阳晴做出风情万种的娇羞，对那人一瞥，说道：“禀报阎罗得知，风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那人不动声色，说道：“风没死，他只是被你们弄昏迷罢了。”

这人的眼里有笑意，一种极得意的笑。

“小心些，花没了，他不在监牢里.....”

“他会在哪里？”

“不知道。这四人只有一个花没处捉摸。”

两个女人盯着这人，她们的眼光里是贪婪，是渴望。

“要不要杀死他，我们还跟着阎罗？”

“不必，只要他在，那个花便会来，要捉住花，再来找我。”

两女人依命行事。

风仍然是在睡，他是不是再也不会醒来了？

两个女孩子依在风的身边，她们也慢慢躺下了，不一会儿，便响起了她们的轻轻鼾声。

风睁开了眼睛，他在想事儿，他在努力想他是在什么地方，他最近每一回都在醒来时好久，方才能想起他是在什么地方，想起他身边的这两个女人是谁。

他摸着欧阳晴，他的抚摩也渐渐变得热狂起来。

欧阳晴突然咯咯笑了起来：“你知道我没睡？”

她一跃而起，跳到了风的身上，说道：“风大哥，你喜欢我，我爱你也是爱不够。”

她与风恣意欢乐。

欧阳雨嘟哝道：“不让人睡，不让人睡，干嘛总是在这时候干事儿？”

她睡眼惺忪，睁开眼便问：“风大哥，你能不能喜欢喜欢我？”

她伸出双臂，她的双臂仍是热的，她像一条蛇，紧紧吊在了风的身上。

风与她在一起，她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满足的叹息。

第八卷

第一章 昊天一剑

雪与月知道他们无望了，如果花真的在，他会来救他们的，可能他也陷于困境，才会没什么消息。

但他们能说些什么，只能相对无言。

在太湖上，有一个江允曾对月那么有情有义，但月知道，她与风花雪三人一旦成了皇上的杀手，他们的命运便会很惨，她不能连累那个江南江门的公子。

她与雪和江允分手，她的心里好生悲伤。

如今她真的与雪身陷图圈，江允如果知道，他会不会来救月？或许他也怕这七殿阎罗的势力，不会来救月。或许他会为了月而来，但他救不了月，因为月与雪是陷在了七

殿阎罗的手里，任何人想从七殿阎罗的手里救人，那都是痴心妄想。

雪与月相对无言。他们彼此都很熟悉，就是一句话也不说，他们也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雪的心里很倾慕月，他愿意在那么一天，花前月下，他能对月吐出他的心事，把心里慢慢积成的一汪情愫一点点儿对月吐出。那时花也好月也圆，他才能与月共偕连理，成为知心侠侣。

但他没这时机了，他与月怕只会丧命在七殿阎罗手里。

他看到了那个鬼男女，他正站在两人的面前乐。

他说：“雪，你知道我为什么乐么？”

雪当然不知道，他知道，这恶贼是一个万恶不赦的贼酋，他一来，准无好事。

鬼男女对着两人笑。

他说道：“我告诉你，我喜欢你，也喜欢月。我曾对七殿阎罗请求，让他把你们两个的身子给我。阎罗知我心思，如今已经答应我了，你们两个都做我的人，好不好？”

雪与月看着这个恶棍，他们不知道鬼男女会对他们怎么样。

鬼男女笑道：“你们是一群呆子，明明风是一个闲人，却要出去管人家的闲事。一个花明明喜欢做女人，却偏偏做了男人。你这个雪对月，总有一腔情思，何不与她成亲，两人做了一处，也有甜甜的日子？”

鬼男女道：“我做人一向不偏不袒，你是男人我也喜欢，你是女人我也喜欢。这样岂不是最好？”

雪与月看他，不声响。谁知道这恶棍还会做出什么恶事来？

鬼男女坐下来，对雪与月道：“从古至今都是，家有悍妇，又有严夫，闹得不和。都是因为男人不喜欢团，女人不喜欢团。那便大煞风景，你看人的最好境地是什么？那就是男人女人你都能笑纳……”

鬼男女对着雪道：“雪，你愿意我先与月亲近，还是愿意我与你先亲近，让月先看着？”

雪与月知道他们必会遭受一场大劫。

他们得受这鬼男女的凌辱。

鬼男女在两人身边跳来跃去，做出一阵阵女人的小巧献媚的动作。她一摇身变成了一个女人，一个很狐媚的女人。

她轻轻来到雪的面前，轻轻说道：“雪，你喜欢不喜欢我？”

雪低着头，他不愿意理睬鬼男女。

但鬼男女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女人，雪不理睬她，她可不放过雪。

她在雪的耳边吹气，一吹便使雪脸色愠怒，她轻轻说道：“雪，你别生气，你是男人里最有韧性的，我喜欢有韧性的男人。”

她去紧紧抱住雪。

雪无奈，他如今已经被人封住了穴道，再也使不出气力，只能眼睁睁地受这鬼男女的凌辱。

鬼男女笑道：“月，你是花容月貌的人，你也是我最喜爱的人，你看着我与雪亲热。你便知道我是一个很识趣的人了，那过一会儿我便来与你相亲，你看好不好？”

雪的身子直抖。

就是在敌手的剑下死，雪也不会抖上一抖，但他在鬼男女的抚摩下，竟是哆嗦不已。他是畏惧鬼男女，还是憎恶鬼男女？

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男人，被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人的抚摩，说不定会大声叫起来。

雪无法叫，他只能咬牙忍受，因为他的眼前有月。

月不敢睁眼看，她被七殿阎罗捉来，天天想如何受罪，却没有想到会受这种罪。如

果鬼男女来摸她，她岂不是会难受得要死？她恨不能此时自尽，好不再受鬼男女的凌辱。但她连自尽也不能了，她只能闭上眼睛，再也不看雪。

她知道雪的心里很不好受。

鬼男女把雪嬉弄了一会儿，她便站直了，此时的她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男人。他的脸色变得很冷峻，冷冷地看着月，恨声道：“你是什么人？你是月！月是什么？只是一个女人罢了，是女人就得做男人的奴才，你知道不知道？你天天做出那冷峻模样，有什么用？你好好过来，跪下，跪在我面前，做我的奴才，不然我要你死不得活不成！”

月抬头看他，那眼里满是怒火。但她有什么办法，她能宰了这鬼男女么？

眼看着这鬼男女把他的脸上脂粉擦尽，人也变成了一个男人，他走到了月的身边，说道：“花好月圆，你得好好与我享受一番……”

他轻轻为月脱衣，他的手很轻柔。

月的眼里有泪，她知道她只能受辱，她将来只会一死。

在这七重地狱的第一重，突然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的身子一晃，便到了第一重地狱正中。他冷冷道：“快去报那七殿阎罗，就说有人来了！”

他声音很大。

但没人应声。

第一重地狱的守护人是鬼男女，鬼男女不在。

他便来到了第二重地狱。

第二重地狱里有一个披发振鬣的道人，这人双目如电，冷冷地看着来人，问：“你是谁？”

“我的剑在哪里？”

道人的眼睛睁大，了，这人是昊天一剑？看来不像，他那身材虽是高大，但他的声音却很稚嫩，他不会超过三十岁，他怎么会是昊天一剑？

道人沉声道：“不知道你有什么剑，要问到七重地狱？”

那人道：“昊天一剑。”

道人凝神一视，实在看不出这人有什么一代宗主的威严，他会不会还是那昊天一剑的剑奴？

道人道：“阎罗已经下令，把昊天一剑供奉在那第四重地狱里。如果你真的是昊天一剑，我便带你去。”

那人一沉吟，说道：“好，我自去便了。”

他竟视这披发振鬣的道人如无物，一径走进去了。

道人想了几想，真想出手对这人攻击，但他隐忍不动。

那人到了第三重。

赤发鬼正坐在那里看那黄庭坚的词，他摇头晃脑地念那词。一听得有人入来，理也不理睬他。但那人来到了他面前，轻轻说道：“我去拿剑。”

赤发鬼呆怔住了，他感到了一股逼人的杀气，这杀气漫漫浸浸，一直透入他的身体内，他感到了死亡的气息。

他再也不想黄庭坚了，他只想到了他自己，他的头上冒出了冷汗，冷汗一会儿便透出一身。

“昊天一剑？”

那人点点头。

如果他真的是昊天一剑，赤发鬼也阻不住他。

“怎么会知道你就是昊天一剑？”

这人不出声，只是一出手，只见他手下唰唰直响，他顿时住手，只见眼前墙上出现了一排字迹，正是那六个大字：因风飞过蔷薇。

赤发鬼惊呆了，这人的手法简直是匪夷所思，无法理会。

这人是真正的昊天一剑。

赤发鬼十分敬畏，他再也不敢小觑这人，他向昊天一剑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说道：“请昊天一剑入地狱！”

这人十分托大，对赤发鬼竟连一声也不出，只是轻轻哼了？声，便向内走。

进入了第四重地狱。

这里真的如那披发振鬣的道人所说，只有一把剑放在那里。这人见了那剑，神色也是肃然。

他向前一伸手，那柄剑便飞了起来，直飞到了他手中。

这人便来到了第五重地狱。

这里尽是天下奇书，有各家各派的武功秘籍，有天下毒籍秘册，人到了这里，若有所贪，必会不顾那书阵，陷于书阵里。但这人看也不看那书，只是用手一指，便见那些散乱的书籍竟是飞了起来，直摞成了一叠叠。

这里再也没了阵势。

他便来到了第六重地狱。

这里坐着那个赤眉鹰王，他坐在一张椅子上，昏昏欲睡。像是他从来不曾想到会有人进来。

来人道：“赤眉鹰王！”

赤眉鹰王再也不能无视来人了，他抬起了头：“你是谁？”

来人一笑，虽是不能看到他那神情，但这一笑，足以傲睨武林。

赤眉鹰王一叹道：“所有的来人，我都知道如何对付，只有。你来了，我不知道如何对付……”

那人道：“你告诉过七殿阎罗，你能对付过天下武林的所有人，他才让你在这第六重地狱里把守？”

赤眉鹰王一叹，说来也惨，他那么费尽心机，只是为了做一个守护地狱之门的恶鬼。

那人说道：“我要见七殿阎罗。”

赤眉鹰王说道：“你要是不能杀死我，你便无法见他。”

两人对峙。

赤眉鹰王已经身无武功，他虎视着昊天一剑，只是想以他的血肉之躯来敌对昊天一剑那如神似鬼的剑法么？

两人都无声。

最后，那人显然被赤眉鹰王打动了，他轻轻呼啸起来。

没人应声。

赤眉鹰王说道：“七殿阎罗不在，你何不再等几日再来？”

那人笑笑，说道：“只有人等我，岂能我等人？”

他直走入去，赤眉鹰王看他，很快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你愿意去，就去好了，因为我只是一个废人，你想过我这一关，岂不是太容易了？”

那人竟不被他的话打动，径直进去了。

鬼男女已经情动了，他像是一只野兽，他过去，把那抖成一片的月狠狠搂在怀里，恣意轻薄。他知道雪已经无能为力了，月也成了他的禁脔，从此月就也是他的女人了。他有了雪做他的男人，有了月做他的女人，他做人更是颇有乐趣了。

他在快活。

月已经哭不出来了，她怎么会想到，她那洁白的躯体会被鬼男女这种不男不女的人凌辱？如果她知道这个，她情愿早早就嫁与江允，情愿早早就与雪在一起，他们都是好男儿，他们都是她心意中的情人。如今她却不能再想江允了，不能再想与雪在一起了……

月恨不能立时自尽。

鬼男女忘情了，他忘了一切。

此时，他最快乐，能有月这样的女人，人生又复何求？有了雪这样的男人，人生又复何求？

他恣意地大声呻吟，大声吐出他心里的快乐，他实在太忘情了。

突然他的脸色变了，变得很难看。

他听到了一声很威严的声音：“出来，你不出来，便死无葬身之地！”

是谁，是谁敢对他如此说话？

唯有七殿阎罗才会对他如此说话，但七殿阎罗今日不在。这人会是谁？

那人说道：“你如果出来，我会让你好好一死！”

鬼男女恨恨道：我正在快乐，你偏偏扫我兴头，难道我不会杀人么？

第二章 情天恨海

鬼男女不知道来人是谁，他正在心里想主意。

那人道：“你出来不出来？”

鬼男女的心思一变，看来那人定是有什么顾忌之处，不然他早就进来了，既是他不愿进来，何必要出去冒险？

鬼男女此时便一变而成为女人，她吃吃艳笑着道：“既是你愿意来，为什么不进来？”

那人怒道：“鬼男女，你出来！”

鬼男女嘻嘻笑道：“既是一个男人，你愿意进来，便进来享享艳福好了。你看，你是一个男人，这里还有一个男人。我与这个月都是女人，都是天下难找的好女人。你既是来了，我便不再享用了。这雪与月都是我用过的男人女人，都是百里挑一的，你来享用好了。”

这鬼男女嘻嘻乐着，他乐得很开心。

但他马上就乐不出来了。

他看到了那个男人，那个能连闯七重地狱的人。

这人头戴面罩，神情十分冷峻，他冷冷道：“鬼男女，你把月放开！”

鬼男女识机，知道此人功夫一定过人，如果他真的放开了月，那男人便会杀死他。

他笑嘻嘻道：“既是你来了，何不在这里好好看看我如何与月姑娘亲近？”

男人的手动了一动。

鬼男女的身子像是被人扯着，一直从月的身上退开，退到了墙角。他知道这一招极是骇人，恐怕连七殿阎罗也无法做到。

那人一剑刺出，竟让鬼男女连一个字也吐不出，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这来人是谁，这一句话刚刚从他的口里吐出，还不曾到了喉咙，便再也吐不出来了。

鬼男女才知道这来人是谁，但他永远也没有机会说出他是谁了。

月羞于面对来人，她一脸羞涩，感到屈辱，能与这来人诉说么？

她慢慢穿衣，她的头脑里没一丝生气，她虽是活着，但她的心已经死了，还有什么事儿能让她的枯干的心复活？

雪的模样也极是沉重，他慢慢穿好衣服，走到了那人面前，对他行了一礼，起身走出去了。

他走到了外面，走出了第七重地狱。这里是那七殿阎罗的重地，但不知为什么七殿阎罗不在。他已经决心一死，就是七殿阎罗在这里，想杀死他，他也不在乎。

他到了第六重地狱。

这里永远坐着一个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

他曾是叱咤风云的人，他是那个鹰王山庄的主人，后来败在了她的手里，他成了一个废人。在这个世上，他最恨的人便是。

看到雪走出来，赤眉鹰王突地哈哈大笑了，他笑得很狂，笑得很傲，他大声笑道：

“，算是什么东西？你知道什么叫无用了吧？你雪一向自傲，居然被那个鬼男女给享用了，真真可笑！”

赤眉鹰王很开心。

雪咬着牙，他把他自己的嘴唇咬出了血。

他不想与这个赤眉鹰王动手，他只是想出去，他是雪，虽是受了污辱，但他仍是雪，是的雪。

雪走到了第五重地狱。

这里再也不是地狱了，这里的书都积成了一叠叠，变得整整齐齐。

雪在这里找，找到了一部书，他慢慢走出去了。

第四重地狱里也无人，那把威震天下的剑也没了，只有一间空室。

这也算不得什么地狱了。

他又走到了第三重地狱，那个赤发鬼正在那里看墙上的字，他在失神，那字划得太深了，而且细细看去，每一笔都是有招有式，十分奇奥，让他看得失神。他已经在这里看了许久了，看得他头也昏，脑也胀。他根本就不会再留意雪是不是会走出去。

雪慢慢走出去，只要没人杀他，他就会一直走出去。

第二重地狱里是那个披发振鬣的道人，他对着雪，神色郑重。

雪站在他面前，直通通问他：“我想出去，你杀不杀我？”

披发道人有些奇怪，他问道：“我为什么要杀你？”

雪大声道：“你不杀我，我便走了。”

他真的直走出去，理也不理那个站在一边的披发道人。

第一重地狱里没人，雪便直走出去了。

月不知道她会怎么样，她轻轻穿上衣服，她低着头，跟着那人慢慢向外走。

那人也不问她话，显是对她很熟。或许他是一个忠厚长者，他不忍心让月为难。

那赤眉鹰王虽是看到月与那昊天一剑一齐出来，有一点儿惊诧，但他毫不动声色，因为他知道，那昊天一剑浑身都是杀气，只要有人敢拦他，他出手一剑，那人便会当场毙命。

他是赤眉鹰王，他不愿意死在昊天一剑的手里。

他眼睁睁地看着两人走出。

赤发鬼看着那昊天一剑走出来，就呆呆地问：“你是怎么弄的，你那一剑像是有无穷招数，是不是从武当派的那太极剑法而来？是不是从山西陈家的九龙剑法而来？”

昊天一剑根本不想理他。

两人从他的面前过去。

那披发道人见他出来，竟是笑了一笑，不再说话，他也知道鬼男女入去凌辱雪月之事，他低下了头，不忍看月，任由他二人走出。

那昊天一剑看着月，他的眼里是同情，还是怜悯？

他轻轻说：“月姑娘，你自己走，要小心。”

月连一句话也没有。她对昊天一剑说什么，对他道谢么？昊天一剑是江湖上的奇人，他怎么会受这一礼？

月独自走了，她一个人走在荒原上，一个身影茕茕，孤立无援。

昊天一剑远远地看着她，他一直看着月走远，看着月的身影消失在他的眼界内。他不动，稳凝如山。

风睡在床上。

他同欧阳姐妹居在一处，多半的时候都是睡在床上的，他胖了，被养得胖了，尽管他自己不愿意发胖，但欧阳姐妹却是愿意，她们愿意他做自己的男人，愿意他养得又白又胖。

好不容易有一夜，她们两姐妹不来缠他了。

他也没被迷昏。

他睁大着两眼，瞪眼看着暗夜。

他是不是在想着花，想着雪与月？他是不是在惦念着的那一件件大事儿？

他的两眼瞪着，不寐。

欧阳雨悄悄来了，她轻轻跳到了风的床上，说道：“我好不容易把她等睡了，才来看你。风大哥，你想不想我？”

“不想。”

欧阳雨娇嗔道：“风大哥，你这人做什么杀手，做得呆了，你怎么会不喜欢女人，你怎么会不想我？这些日子，你有什么不好处，还不都是我安慰你？你怎么会不想我？”

她轻轻咬着风的耳轮。

她愿意咬风的身体，无论她捉到了风的什么地方，都是下口去咬，直把一个风咬得遍体鳞伤，最后她见风疼得流出眼泪，竟也泪水潸潸，哭道：“风大哥，都是我不好，害苦了你，你别怪我，行不行？”

她便再流泪，给风一点点儿包扎伤处。

风实在忍受不了她。她比那平时气哼哼的欧阳晴更是难对付。

欧阳雨说道：“风大哥，你们是垮了，你别再想它了，你只是能活一天是一天。如果你死了，我准三天不找男人，我为你戴孝，你看好不好？喂，风大哥，你说我戴孝一定好看，是不是？人家都说：男要俏，一身皂；女要俏，一身孝。我要戴孝，那一定好看。准会有许多的男人看我，他们一准都想来安慰我。那时我会选一个好男人……”

说着说着，欧阳雨竟快活得风的身上又咬起来。

这一下咬得狠，风直喊叫。

有人说：“风大哥真的死了，你也用不着戴孝。你这人给谁丢眼泪，准不会超过三天。”

欧阳雨拍手道：“对啊，我说了，我一准替他守孝三天，多了一天，我也熬不住。”

风看她们两个，叹了一口气，他今夜里怕又要睡不着了。

欧阳雨愀然不乐：“晴儿，我告诉过你，我与风大哥快乐的时候，你别来扫我的兴，好不好？”

欧阳晴冷冷道：“不是我来扫你的兴，是有人要见风大哥……”

果然真有人，这人坐在一张能转动能行走的椅子上，他瞅着风，很矜持地笑。

“风兄，久违了。”

风绝想不到，这人原来是那个赤眉鹰王。

他不是已经遁世隐居了么，他怎么会来这里？他不是已经被那七殿阎罗抛弃了么，他怎么又会来这里，与这欧阳姐妹沆瀣一气？

风不想看到他，尤其是在这时。

但赤眉鹰王的脸色红润，他气色好极了，他对着风说道：“风兄，我有一件喜事，有些忍受不住，所以特地来告诉你，好与你分享这喜事。”

有什么事儿，能让这个狠毒心肠的赤眉鹰王这么快乐？

赤眉鹰王对风说道：“风，你的那个雪与月都完了，他们再也无法在世上做人了，他们在那地狱享受了好滋味儿，雪做了鬼男女的男人，月做了鬼男女的女人，你知道不知道……”

赤眉鹰王说不下去了，他看到了风的怒色。

赤眉鹰王幸灾乐祸，他知道风就是再怒，也无奈他，他何不看着风生气，看着风着急？

“你占了我的妻子，又把她弄死了，我与你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与你不共戴天！”

风冷冷道：“既是如此，为什么不动手？”

那赤眉鹰王看定风，说道：“你们的许大人死了，他死在七重地狱里，他想他有本事，能救得了雪与月，他死了。再也不能在朝廷里兴风作浪了。你说是不是？”

风的心里一惊，他看着赤眉鹰王恶毒的眼神，知道他说的是实。

许大人真的死了，的日子必是会很难过。

赤眉鹰王笑道：“雪也算是死了，他受了奇耻大辱，他再也不会出来了，像一只缩头乌龟。那个月也走了，她也受够了苦。你愿意不愿意知道他们怎么了？他们一个被鬼男女做了面首，一个被鬼男女弄成了妇人，你说这妙不妙？你说这主意是谁的？是我！我想出的主意，把你们弄得死不死活不活的，那是我的主意……”

赤眉鹰王哈哈狂笑，他笑得很得意，笑出了眼泪。

风恨恨地看他，他恨不能扑上去，生生扼死这个狂人。

但他没有气力。

风只是恨恨地问：“雪在哪里？月在哪里？”

赤眉鹰王大笑，说道：“风，你再不要妄想了，雪再也不会出来了，月也不会再出来，你们只有两人在玩，岂不是玩得无趣？”

赤眉鹰王笑得很狂。

完了，这是他最大的快活。

第三章 心如死灰

月有一处秘处，她时常一个人躲在这深谷里。

这谷叫做无人谷。月对风花雪三人笑说过，只要他们做完了大事，她便来这无人谷里终老。

想不到她还真的应了那一句谶言，她必得在这谷里终老。

她当初是不是不该答应许达，不该去那地狱里受这熬炼之苦？她是不是只该在江湖上快意恩仇，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女侠？

七殿阎罗惹不得，凡是惹上七殿阎罗的人都没好下场。

她是不是很后悔？

时常有人看到，一个女人在无人谷里的山间飘来荡去，有时静夜呼啸，像是一只受伤的野兽。她是谁？无人谷里的樵夫不知道，只知道她是一个受伤的女人。

她时常呆呆地坐在山坡上，看着日出日落。

这无人谷真的渐渐变成了无人谷，那些樵夫也不敢入山了，他们怕看到这女人的伤情，怕看到女人的狂悖。

无人谷真的成了无人谷。

这一日，从谷外来了一个公子，他来到了谷口，在那谷口岔路上，有一个小小茶屋，茶屋里有一个老人，这是一个老婆婆，她在卖茶。

这公子来到了茶屋，对老婆婆笑笑，请她斟茶来喝。一边喝茶，一边问老婆婆：“婆婆，这里是什么地方？”

“无人谷。”

“这么说，谷里无人？”

“公子来这里做什么？这里一点儿都不好玩，谷里有一个女孩儿，她很好看。但最近有人说，她练什么奇门功夫把人也练疯了。再也没人敢入谷去了，你还是早早回头的好。”

这公子一笑，说道：“我要找她。”

老婆婆惊叫道：“她谁也不见，连那卖柴的人都无法见到她，有一回卖柴的三郎见到了她，她整整坐在那山岩上坐了半天呢。这姑娘是疯了，你还是不要去惹她的好……”

公子放下茶杯，放下了几文钱，慢慢向谷里走去。

果然在那最高处，坐着那个女人。

她坐得很稳，竟是连他走近来，也不理睬。

他笑道：“月姑娘，难道连故人也不愿意见了么？”

她回过头来。

果然是故人，这公子是江南江门的长公子江允。

他曾是她最心仪的公子，他曾是她心里暗暗有些喜欢的男人。

他果然来了，他不远千里，来找月来了。

但月只是淡淡说道：“江公子，你不在江南好好呆着，过你的好日子，到这里来做什么？”

江允一笑，他说道：“在下自从离开姑娘，没有一日不惦念着姑娘的，这一回来，是想与姑娘好好一叙。”

月的面容清减，人也削瘦，她看着江允，说道：“公子的盛情，我心领了。只是我近日多有不便，还请公子自便，回去的好。”

江允碰了一个钉子，他愣了一愣。难道月真的不喜欢他，竟连与他为友的心境也没有么？难道月只是愿意一个人呆在这清冷的山谷里，孤独到老么？

这实在不可思议。

江允道：“月姑娘，不管怎么说，在下从江南一来，到这里也算是千里之行，姑娘不愿与我共语，任从姑娘便了。我自在这里呆呆，每日看到姑娘，也好。”

江允对着月，深施一礼。

月慢慢起身走了。

只剩下了一个江允，他呆呆地站在那岩石上。

风在吹，这里是高处不胜寒。每日里月都站在这里，坐在这里做什么？她有什么心事么？

江允看着远去的月，他摇摇头。

赤眉鹰王看着风，他笑得很得意，他要杀死风，如今已经是时候了。他对欧阳雨说道：“雨儿，你杀死他，我好好跟你亲近亲近。”

说罢，赤眉鹰王大笑。

欧阳雨嘟嘟囔囔：“亲近什么？你那人早就废了，一与我亲近，便没什么气力，弄不成事儿的，还说什么亲近？”

赤眉鹰王再是脸皮厚，听得她说这话也是脸红，他恨道：“妖精，难道我不抵一个风么？”

欧阳晴见他变色，就笑嘻嘻凑近来，对他说道：“你是鹰王，怎么能不抵他？你别生气，我让小雨来给你陪礼好了。你说行不行？”

赤眉鹰王恨声道：“你们看我无用了么？臭骚货，早早晚晚我要你们一个个好看！”

欧阳雨说道：“风大哥，我告诉你，他是七殿阎罗最信任的人，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不敢不做。风大哥，你死了，以后的事儿我自会替你料理，你安心去死好了……你愿意不愿意死在我怀里，我轻轻地一刺，不会很疼……”

风笑笑，他一叹，说道：“我知道早早晚晚会死在你这个妖精的手里，哪知道会这么快？好，你来杀死我好了……”

他躺在那欧阳雨的怀里。

风闭上了双眼。

欧阳雨微微笑着，说道：“风大哥，你莫怪我，是他要我杀你……”

她说着话，手狠命一刺！

风眼见得就要死在她的手下。

但风突然睁开了双眼，他双眼如电，狠狠一击，顿时欧阳雨的身子便飞出去了，一直飞到了墙边，叭地一声，摔在了墙上，又落在地。

欧阳晴一飞，直扑向风！

她的身形很快，但她再快，也没有风快。风一闪身，人已经站在了她身后。

他一出手，疾点她身上的几大穴道。

欧阳晴落在了欧阳雨的身边。

赤眉鹰王决料不到会如此猝变，他呆呆地看着风，像是看着一个生疏的人。

过了一会儿，看到风慢慢走向他，他才拍手笑道：“好，好，果然是，不同凡响。只是……”

风本来想直拍他的命穴，一掌把他击死。听得他一句话，手便停在他的头上不动，冷冷一声哼，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赤眉鹰王道：“只是你找不找许达许大人的尸体？你找不找雪与月？你想不想看到花？”

风知道他不能杀这个赤眉鹰王，他能帮风找到雪与月，怎么能杀他？

欧阳雨与欧阳晴都是七重地狱里的恶鬼，她两人叫做妖艳鬼。一个叫做妖鬼，一个叫做艳鬼。

欧阳雨又做出楚楚动人的可怜模样，她轻轻叹气道：“风大哥，我真的不愿意杀死你，还是你杀死我好。”

她居然能在眼里挤出几滴眼泪。

风的手在她的头上。

两人之中，折磨他最多的是这个欧阳雨，她能天天咬风，把风咬得几乎要疯了。

他是不是最恨这个欧阳雨？他是不是恨不能立时杀死她？

风的手停在她的头上，她还偏过头来，对着风嫣然一笑。

这一笑倾城。

欧阳晴慢慢道：“风大哥，难道……你就不念这些时日的旧情了么？”

风与她们有情？她们两个把风的女人公孙嫣给气走了，她们两个把风给折磨得够呛，风无法对公孙嫣说出一句知心话，他无法说这两个女人其实是人面兽心的蛇蝎女人，他无法对公孙嫣说。

公孙嫣离他而去。

他成了两个女人的俘虏。

他还有什么话说？

赤眉鹰王冷冷道：“你们何必求他，就是你们把他侍候得再好，给他生了八个儿子，也一样会宰了你们。不然他怎么会是四大杀手的风？”

风不语，欧阳雨只是叹了一口气，她低下头受死。

风为什么不动手，他的眼里为什么有一层云翳？他为什么不看欧阳雨，不看那欧阳晴，莫非他真的没了勇气，不愿真杀死欧阳姐妹？

风只是在欧阳雨的脊背上摸了几下。

他一摸，欧阳雨顿时色变，她大声骂道：“风，你这个王八蛋，你怎么不宰了我，你快杀了我！”

风一叹，依样在欧阳晴身上一摸，他把姐妹俩的功夫都废了，让她们再也不能害人。

赤眉鹰王一叹，说道：“我忘了告诉你们了，最大的本事便是害人，把你的功夫全废了，让你成为一个废人，像我一样，生不得死不成，活受世人罪。”

欧阳晴与欧阳雨也知，只要给风废了武功，就再也无法在这武林中兴风作浪了，她二人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恨不能立时把风宰了。

二人圆睁杏眼，瞪着风。

风屹立在赤眉鹰王的面前。

赤眉鹰王突然无声了，他盯住了风，风的眼里满是杀机。

风是不是想杀死他？

赤眉鹰王大叫：“风，你个王八蛋，你宰了我好了，你宰了我，我到阴间也会同你算帐！我得去会小婕，我得跟小婕在一起。什么狗屁，都是一群混蛋！”

风看着他发作。

赤眉鹰王突然再也不声响了，他瞅着风，一叹：“你动手吧。你要是杀死了我，我与你们的仇也算是了结了……”

风不理他，他回过头来，对着那欧阳雨和欧阳晴说道：“你们还是少害些人的好……”

他急急走出去了。

他是怕听到那两个女人的恶毒诅咒，还是怕她们听出了他的声音里有一丝怅惘？他是不愿意看到两个女人，还是怕他自己再看到她们，会深深陷入她们那仇恨的网里？欧阳雨狠狠咬他，把他咬得不忘，当他夜半中宵，静夜不寐的时候，他一定会抚摩着伤痕，想起欧阳雨……欧阳晴狠狠缠他，把他弄得神魂颠倒，他会不会再在与女人亲近的时候，想起这个疯狂的欧阳晴，他会不会再也忘不了两个女人？

风走入了风中，他要找到花，他要找到雪与月。

许达死了么？他们会为许达报仇的，不会对此事善罢干休。

第四章 鹰王智计

公孙嫣知道，她如今最恨的人应该是风。他真的很喜欢她，但最后他终是抛弃了她。

女人是水，但柔情似水的女人心里也有恨。她恨风，恨风抛弃了她。风为什么要抛弃她，就只因为那两个女人么？难道世上的男人都像那野兽，见一个女人便喜欢一个女人么？

她恨风。

老爹与家里的人都知道她心里凄苦，一个个都小心翼翼，不来惹她。

但她心底里的伤痛怎么能平复？

来了一个客人，这人是江湖上的恶人赤眉鹰王。

公孙嫣知道他，他从前曾是恶名昭著的人物，他与作对，曾把自己的妻子也丢了，妻子与花在一起了，后来他妻子小婕也死了，据说是死在七殿阎罗的手里。

公孙嫣对他不感兴趣。

她一日闲来无事，正在花园里看花。

看到有一只椅子慢慢过来，他坐在椅子上，慢慢向她走来。

公孙嫣本来不想理他，但一想他已经是一个废人，对于废人，她自是不能太过于伤他情面，她便站住了。

赤眉鹰王的脸上有笑意，他对着公孙嫣笑，说道：“公孙姑娘，我来这里，不打扰你吧？”

公孙嫣见他彬彬有礼，便心里一怔。听得人说，赤眉鹰王是一个很阴险奸恶的人，他怎么会这般有礼？

但也许是他做了恶人，被废了武功之后，变了性情，也未可知。

公孙嫣笑笑，说道：“你做你的，我看我的花好了。”

那赤眉鹰王笑笑，说道：“如此多谢了。”

公孙嫣看着赤眉鹰王，她心里在想：这人被废了武功，心里对一定很是毒恨。不知道他来这里做什么？爹一向只与江湖上的名门正派人物相交，怎么会与赤眉鹰王相与，这事儿透着几分古怪……

赤眉鹰王对公孙嫣笑道：“公孙姑娘，你是不是对我来你家有一点儿奇怪？”

公孙嫣本来心里如此作想，但听得他一说，反是不好意思，她忙说道：“这有什么怪处，我只是与鹰王一向少见就是了。”

鹰王一笑，对她黯然道：“一切都如佛经云，譬如昨日死，又譬如今日生。我从前

所做一切，想来也是惭愧。到了今天，便时常汗流浹背了。人如此一悟，天下事任是什么也看得淡了。”

公孙嫣听得他如此一说，心神一爽，心道：人经大变故，便生大心思，看来这赤眉鹰王是有些悔悟了，这事儿当对他改变情性有极大好处。

她对着赤眉鹰王笑了一笑。

赤眉鹰王笑道：“看来，嫣姑娘对我还是有些信心了。”

他仍是愁眉不展。

公孙嫣心道：若是换了我是他，妻子与别人一走，老爹也死于人手，自是心里也不好受。

她对赤眉鹰王道：“你好好歇息吧，我与你改日再唠。”

赤眉鹰王看着她慢慢走开。

他的脸上升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他是赤眉鹰王，他永远是赤眉鹰王。如果谁忘了这一点，他便会受苦。

公孙一鸣站在他的面前。

他慢慢说：“你是不是心里有了一个什么主意？”

赤眉鹰王道：“我当然有主意。”

公孙一鸣瞅他，说道：“你不能打我嫣儿的主意，如果你想动她，我便要你一死……”

赤眉鹰王看着公孙一鸣，他狂声大笑。

公孙一鸣的脸变了色，但赤眉鹰王并不在乎，他看着公孙一鸣，说道：“你会愿意把你的女儿嫁与我的。”

公孙一鸣说道：“如果你没忘，她与那个风甚是相得。”

赤眉鹰王笑笑：“风会杀了你……”

公孙一鸣一叹，他仰头望天，如果那些名门正派人士都得知他便是那个江湖神秘门

派的梟首七殿閻羅，一定會群起而攻之。

他不語。

蓦地，他覺得他很淒傷。

他是不是會在江湖上一下子成為眾矢之的，他會不會成為的惡敵？他能不能一舉殺盡？

這一切主意都是赤眉鷹王的。他的主意，拿下了雪與月，他的主意，軟禁了風。但風走了，花也無影無蹤。他會不會最後得勝？

他突然覺得很悲哀，是因為他突然知道了一個道理：他的七重地獄並不可怕，那一個昊天劍便可以在他的七重地獄里來來去去。再說，那赤發鬼、披發道人都是有懈可擊的人，或許他們最後會敗。

他公孫一鳴是不是就會成為一個孤家寡人？

只有眼前的這個赤眉鷹王會同他一心一意，因為他也恨，他也恨那些江湖上的名門正派。

他是江湖白道上人人切齒痛恨的赤眉鷹王。

公孫一鳴說：“你為什麼要纏着嫣兒？”

赤眉鷹王道：“我喜欢她。”

因為喜歡，豈不是最好的理由？

但公孫一鳴知道赤眉鷹王做事，決不會這般簡單。他再問：“你喜欢她什麼？”

赤眉鷹王笑，他笑得陰鷲：“我喜欢她，因為她比我的那個妻子更美，更好看。因為她比我的那個妻子更純。男人是不是都喜欢女人很純？再說，她是你的女兒……”

赤眉鷹王說得很直，因為她是公孫一鳴的女兒，他做了公孫嫣的丈夫，便與公孫一鳴更近了。

赤眉鷹王不看公孫一鳴。

他不知道公孙一鸣会不会答应，但他还是在等。

他的眼睛盯着远处，在望着他的仇恨，他一丝一毫也不会忘记他的仇恨，他得时时刻刻盯着他的仇恨，他娶了嫣儿，嫣儿也不会幸福.....

但公孙一鸣也不愿意多想，如果他不把嫣儿许给那赤眉鹰王，他能把嫣儿给谁？

赤眉鹰王道：“她不知道你是.....我会有办法让她永远不知道。”

公孙一鸣心里一惊，失声道：“是么？那可好.....”

他最大的担忧，是不是他的女儿一旦发现了他的秘密，他实在愧对女儿说清？公孙嫣如果知道了她父亲不是名满京都的大侠，却只是一个黑道枭雄，她会作何想？

赤眉鹰王说道：“如果她是我的妻子，她会原谅你.....”

既然她能与赤眉鹰王相亲，对于她的父亲，她怎么会不原谅？

只是公孙嫣会愿意与他成亲么？她会情愿嫁与这黑道枭雄赤眉鹰王么？

怕她会不愿意。

赤眉鹰王道：“我知道她与风的情感甚笃，只是得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赤眉鹰王道：“告诉她，风已经死了。”

这是最好的办法，但公孙嫣会不会相信？

一定要她相信，她一定得相信。

赤眉鹰王说：“我会让她相信，你只要答应我，我也会让她嫁我。”

公孙一鸣说道：“我才知道，你这个并不是一个废物，只是我曾经把你当做废物，你生气不生气？”

赤眉鹰王哈哈大笑：“做大事者自然不能讲妇人之仁，你做事极合我心意。就是因为我把你当成废物，我才要你知道，我并不是废物，我要你后悔，你从前做错了.....”

这赤眉鹰王的两目炯炯，竟是直盯着公孙一鸣。

公孙嫣很是饥渴，她渴望男人，她想着她的男人。

风是一个好男人，他很能干，他能让公孙嫣尝到了做女人的好滋味儿。

风在哪里？他是不是再也不理公孙嫣了？他与那两个女人在一处，定会颠鸾倒凤，极尽快活。他怎么会还记起她来？他心里的公孙嫣再也不是那个靸在他怀里的女人了，她只是远远的模模糊糊的一个身影。他如今有女人，不只是一个女人，而是两个女人。

公孙嫣坐在屋里，正在胡思乱想，便听得有人在屋外喊她：“嫣儿，嫣儿，有人找你.....”

公孙嫣的心里很怪，此时居然有人找她，什么人找她？

冲进屋里的人是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身孝衣，满面是泪，对着公孙嫣，放声大哭。

两个女人一哭起来，竟是如梨花带雨，如露流枝，让公孙嫣不由得又惊又惧。

公孙嫣看得明白，这两个女人正是那欧阳晴与欧阳雨。

公孙嫣冷冷道：“你们两个来做什么？”

欧阳晴大声道：“公孙姑娘，你不知道，有人来杀死了风大哥.....”

公孙嫣的面色一变，她的声音也颤抖了：“你说什么？你胡说什么？”

虽说风与她不曾做一生夫妻，但风毕竟是她的唯一男人。

他怎么会死了，他怎么死的？

欧阳晴说道：“公孙姑娘，他被人害死了，他死在了客店里.....”

欧阳雨只是知道哭，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公孙嫣看着两人，突地明白了，她二人一定成了风的床上客，不然她们怎么会这等悲伤？她们害死了风，才知道来找她的么？她们明明知道自己保护不了风，却偏偏要缠他，把他一条命也送了，岂不是可恨？

公孙嫣恨不能一人一拳，把她们两人打死。

她也流泪了，她举起了拳。

公孙一鸣叫道：“嫣儿！”

公孙一鸣是怕她一拳出去，把两个不擅武功的人打倒。那样岂不是让公孙一鸣难堪？

公孙嫣的心里是有泪，但她不能当着欧阳晴与欧阳雨两人流。谁知道她们与风那么亲热，是不是比她公孙嫣更近了一层？再说，她们来这里找她做什么，是要她为风报仇，还是只是来为风报丧？

欧阳雨像是知道她的心思，她哽咽道：“公孙姑娘，我们来告诉你，不是让你伤心，只是告诉你，风大哥是被那些官府的人杀了的……”

公孙嫣像是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官府的人，你怎么知道是官府的人？”

那欧阳晴便一句一哽咽，说道：“我与雨儿在那里，看到了那人丢下的一个牙牌，有人认得出，那是官府里的人用的，是什么枢密院使衙门的。可能是风大哥不愿意做什么事儿，那些人与风大哥在外面说说吵吵，吵个不停。我们两个怕极了，不敢出去。后来便听得风大哥大叫，说他们在风大哥的酒杯菜里下了毒，我们便冲出去，看到他们正想刺杀风大哥，多亏小雨叫起来，那些人才慌忙走了……”

公孙嫣不动。风死了，竟是这么容易便死了，让她公孙嫣一下子成了没男人的人。她原来心里总是有一点儿企盼，盼着能有人来找她，盼着那个走进屋来的人正是风。风会对她说，他做得错了，他不该答应带着两个女人与她一起走，他应该只与公孙嫣一齐，在江湖上飘零。他会对着她笑，让她原谅他。

她在心里想过了一百回，回回都是这一场。

哪里知道，这只能是她的空想了，风再也不会来找她了，风再也不会对她笑了？

风死了，她从此再也没了依靠。

公孙嫣不声响，她只是直盯盯地盯着两个女人。

欧阳晴与欧阳雨。

她恨不能杀死她们。

两人看出了她的目光里有那么多的古怪，欧阳晴噤声了，她轻轻问：“公孙姑娘，你怎么……怎么了？”

公孙嫣一句话也不说，她扑上去，狠狠掐住了欧阳晴的脖子，吼道：“你还我风，你还我风！”

第五章 挟天子令

皇上很是得意，他知道还是枢密院使能干，因为他比许达更快，替皇上找到了那三千万两银子。

皇上赐宴，与枢密院使两人饮得微醺。

皇上微微喟叹：“卿与许爱卿同为我股肱之臣，哪料到许爱卿竟被人暗算。真是可叹，可惜！”

皇上很喜欢许达，此时想到了许达的许多好处，不由得黯然伤神，他一连三叹，竟连酒也喝不下去了。

他低下了头。

谁知道皇上的悲哀？他时时战战兢兢，总是做事小心，怕生出变故来。从小的时候，老师在上书房给他上课，总是对他说些“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道理，把他一个皇太子弄得胆战心惊，从那时起，觉都睡得不稳，总是被梦魇惊醒，自是知道大宋皇朝有时并不那么安妥。

许达死在了京都，这让他又惊又怕。

他不知道那些盗贼如何把银鞘藏在了山洞的，也不知道枢密院使是如何拿获那些银两的。他问过枢密院使，但枢密院使的话也说得不甚了了，让他仍是不明不白。

他不知道有什么盗贼竟敢偷他的皇宫解库里的银鞘，真是胆大包天了，但他极想知道。

如果你的太师在皇宫内院里被人杀死，你的京都第一护卫官员也死在京城，你心里也定会恐惧不安。

皇上道：“童爱卿，你看，皇城内有谁能做下如此大案？”

枢密院使奏道：“依我看，说不定是许达许大人有了什么心事，既是在他辖下，他也多时不曾把那三千万两银鞘找回，一定是他与那盗银之人有什么瓜葛。”

皇上在沉吟，他不认定会是所为。

枢密院使道：“圣上既是相信他们，我也不便多说，只是近来办事实在不力，能不能下一道圣谕，让归来？”

皇上无语。

他想：既是许达已死，办事，便该归枢密院使所辖，如能一心办事，也让皇上少了一点儿忧愁。他便道：“童爱卿，从今过后，便可归你所辖。你可带领他们四人完成朕的意旨。”

童明应命而出。

童明与那七殿阎罗在一起。

两人密议，要不要挟天子以令这？

那七殿阎罗笑道：“为什么不？你要杀死他们，莫不如利用他们。”

两人狞笑。

枢密院使大笑道：“好，便叫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他们两人相互看看，中，只有那个花最堪顾虑，他变化无形，飘渺不定，飘忽焉便

无知他居所，却哪里去找他？但枢密院使一笑，说道：“当初圣上与许达令那做此事时，却也留下了一道密令，凡是手持金龙令的人都得听这号令！”

他手里是一对金龙，盘旋飞绕的一对金龙。他冷冷道：“我要死无葬身之地！”

他两人狂笑。

要得天下者，是枢密院使，要一统天下武林的人，是七殿阎罗，两人沆瀣一气，自是能狡计得售。

但他两人听得有声响，有人在外面偷听。

是谁？

两人一飞而出，但外面无人，只是空空荡荡。

公孙嫣飞快跑到了前面，她看到了赤眉鹰王。

他正在看花，他看花的眼神里满是宁静，满是笑意。这样的人再也不会卷入那争吵厮杀里去了。

他看到了公孙嫣，他笑道：“嫣姑娘，你看这花，昨日还是奄奄待毙，今日我便把它救活了。你看它怎么样？”

公孙嫣随口应了一声，起身想走。

赤眉鹰王的神色很是郑重，他盯住了公孙嫣：“嫣姑娘，你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告诉我一声？”

公孙嫣此时竟也无智，她心道：我哪里能知道的踪迹，风已经死了，我怎么办？一边是自己的父亲，一边是，她与谁更近？

没了风，她自是与父亲最近了。

但她竟听得父亲与那枢密院在一起密议，要对付，对付当今圣上。她怎么能不心惊？

她能对赤眉鹰王说么？

她盯着赤眉鹰王，她的眼里有犹豫，有迟疑。

他话语轻轻：“嫣姑娘，如果你信得过我，你便告诉我好了。”

赤眉鹰王的脸色凝重，他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

公孙嫣便把她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赤眉鹰王。

赤眉鹰王的神色越发严峻，他冷冷道：“原来是这样……”

公孙嫣的脸一红，赤眉鹰王的话意是不是说她父亲居然能做出这种事儿来，让他震惊？

公孙嫣哭了，顿时珠泪满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她确是不知道，她如是知道，怎么能对父亲那么相信？是不是让七殿阎罗杀死的，风是不是死在父亲之手？如果他是死在了父亲之手，她是不是对她的父亲很是仇恨？

她只能饮泣，她发现，她父亲是一个武林枭雄，她无话可说。

赤眉鹰王对她说道：“事不宜迟，我得与你走。”

公孙嫣此时已是乱了方寸，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听得赤眉鹰王说走，顿时心里一亮。她是该走，父亲是父亲，她是她。父亲是七殿阎罗，不再是京都大侠，但她仍是京华三剑的美女剑，她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公孙嫣看着赤眉鹰王，她觉得赤眉鹰王很是可爱，他能从那黑道枭雄中走出，做一个清静无为，不争不亢之人，极是难能。

她嗫嚅道：“我要不要收拾一下东西？”

赤眉鹰王大笑道：“那是何必？你要走便走，大丈夫天下为家，还要什么东西？”

她哭着，拿着她的剑，跟着赤眉鹰王走了，两人慢慢走在路上。

赤眉鹰王没有内力，走上一会儿便没了气力，对公孙嫣说道：“嫣姑娘，我估计你父亲会追你，你还是先走。让他追上我，说不定我还可以劝他几句。虎毒不食子……”

公孙嫣大声道：“不，我要与你在一起。”

她脸色绯红，竟是再也不变，瞅定了赤眉鹰王，脸红着，心道：看来此人竟是不像

老爹，他是从那生生死死之处走出，便对那黑道白道的荣辱根本不放在心上。

再走一会儿，赤眉鹰王显是没了一点儿气力，气喘吁吁，走不动了。公孙嫣道：“就是他追上来，又能怎么样？我们还是歇息一会儿再走。”

两人坐在路边石上，静静歇息。

有人狞笑。

那狞笑之人一飘便飘到了两人眼前。

这人是那个赤发鬼，他对着赤眉鹰王说：“阎罗对你不薄，你何必挟人而逃？”

赤眉鹰王笑道：“我怎么会挟人而逃？你说错了，公孙嫣姑娘是公孙大侠亲口答应我的，做我的妻子，我带着妻子回老家去归省，你说算不算挟逃？”

赤发鬼竟是无法再说，他盯住了赤眉鹰王，笑笑，说道：“我不管你如何，只是你得同公孙姑娘回去，不然你准一死！”

他凝气聚神，竟是无声，静静看着赤眉鹰王，想同他一搏。

赤眉鹰王哪里能与他动手，他被废了功夫，成了一个废人，他手无缚鸡之力，怎么能同赤发鬼动手？

公孙嫣大声道：“赤发鬼，你要动手，与我动手好了，何必同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争锋？”

她手里提着宝剑，欲与那赤发鬼一搏。

赤发鬼大声狞笑：“赤眉鹰王，你想来也是一条汉子，怎能与公孙姑娘一起逃脱？你若是识机，快回去向七殿阎罗请罪，说不定阎罗看你可怜，能饶你不死！”

赤眉鹰王冷笑。

他虽是浑身无功夫，但他站在赤发鬼面前，却是没有一丁点儿惧意，只是冷冷看他，等他动手。

公孙嫣与赤发鬼打了十几招，她知道她根本就不是赤发鬼的对手，她大声喝道：

“笑亭，你还是早早走开，让我与他拚了！”

赤眉鹰王大笑道：“我怎么走？我与你在一起，要杀要砍由他们便了。”

公孙嫣头一回看到赤眉鹰王如此视死如归，她心里一定，既是赤眉鹰王也不怕死，她还怕什么？她的老爹原来便是名震天下的七殿阎罗，她方才知道，伤心欲死。既是要死，就与赤眉鹰王死在一起，也算是有一点儿悲壮……

她渐渐无力了，手下的剑越见沉滞，竟是像有千百斤重，好久不能再抬得起来。

公孙嫣的心里很是悲苦，她知道她快完了，她不能让赤发鬼把她带回家，见了她老爹，她能说什么？她终不能与老爹说他做那七殿阎罗不该，她也不能对老爹说她的震惊，她只能一死……

眼前飘过了一个人，一个浑身褴褛的人。

这人她不认得。

他笑笑，对她说道：“我是花。”

这只是一个乞丐，他决不是花。但花是天上易容术最佳的人，也许他真的是花？

公孙嫣看到了那赤眉鹰王的脸色很难看。

她是姑娘家，自是心细，她心道：与赤眉鹰王从前有仇，他听得这人是花，便心里不舒服，这极是自然。

花与他有夺妻之恨，花与他也有杀父之仇。

赤眉鹰王再是刚直，他也不会听了来人是花而无动于衷。

赤发鬼突然哈哈大笑，他笑道：“赤眉鹰王，你看，真的来了一个你的好朋友，你与七殿阎罗分手，要与这混在一起，江湖上的人便真的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对不对？”

他哈哈大笑，竟是转身便走。

赤眉鹰王的神色很不平静，他看着花，说道：“闻听得花先生的易容功夫天下第一，真的是花先生么？”

花笑笑，他轻轻在脸上揭，慢慢揭下了一层皮，这是花，是一个面色清癯的花。
两人面对。

说什么？

花知道，他与赤眉鹰王的相见会是很尴尬，但他又不能不与他相见。

公孙嫣姑娘是风大哥的女人，赤眉鹰王与风大哥的女人在一起，自然不能不防。

但他能与赤眉鹰王相与么？他两人在一起，是不是会势同水火？

花不动，他与赤眉鹰王都有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的女人，小婕！

赤眉鹰王的眼里闪着火花，这应该是仇恨，应该是不能泯灭的仇恨。

但这火花一闪即逝。

花对着公孙嫣，说道：“嫣姑娘，你看没看到我风大哥？”

虽是公孙嫣早已知道风死了，但她此时面对着花，仍是满心悲痛，她轻轻道：“风大哥早死了，他死在……”

她说不下去了，她突然在心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风大哥是不是死在了老爹的手里？如果他是死在了老爹的手里，她是不是更恨老爹了？

花的头嗡地一下子响起来，他大声道：“你说什么？风大哥死了，他死在谁的手上？”

第六章 云阴月沉

江允与月相对而居，他知道月不愿意见他，但他不舍。要知道他是江南江门的长公子，江南名门闺秀对江门公子很是仰慕，心里十分爱慕江允，如能做江南江门的儿媳，那是求之不得，她们一个个对江允趋之若鹜。

但江允对她们一个个都是不屑一顾。

江门公子的心极高，他对江湖上的那些痴心儿女竟是一个也不看在眼里。

他心目中也会有一个倩影，那就是月。

天下美女，没人能胜得月。

天下美女，没人能比月更美。

月在那无人谷，居住在山上。

江允能时时看到月的身影。月身穿一件白色长衣，孤孤独独地站在那山峰上。她那身影茕茕独立，一尘不染。远远看去，竟是像月宫嫦娥。

江允看着月，他知道如果他走上去，月也不会理他。他只能远远看着月，远远地望着她。

月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她不知道这只是一个无人谷么？她居住在这无人谷里，一个人形影相吊，有什么好处？她为什么再也不出去与雪一起在江湖上快意恩仇？她为什么只是沉沉站在风中，默默地面对着山川丘壑，她怎么这样？

江允站在远处，不知道他怎么去面对月？

这一日天已经很晚，太阳已经落山，月犹独自坐在那山峰顶上，她长衣猎猎，迎风而舞，竟是高处不胜寒，一派寂寞仙子之意。

她轻轻叹了一口气。

只听得有人问道：“月姑娘，你何必如此执着，有什么话，能不能与故友一叙？”

月抬起头来，江允饶是多识，见过无数天下姝丽，但一见了月那清丽面容，还是吃了一惊。他在心里暗暗一叹：好一个美貌女人！

这般美丽的女人，天下难寻。

月只呆呆看着江允，说道：“江公子，我只是愿意一个人在这里呆着，你何必违我心意？”

江允心里本有千言万语，但到了此时，竟是半句也说不出，他木木讷讷，似有成千话语要对月倾吐，无奈月只是冷冷对他，他能说出什么来？

江允便慢慢说道：“月姑娘，我看你呆在山峰上，峰顶太凉，你小心着凉才是。”

月笑笑不语，她那笑也分明是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苦笑，也只是美艳女人的一种凄凉的苦笑。

江允道：“我不知道姑娘有什么心事，但古人说得好，世事来去，只是一股云烟，你又何必当真？姑娘只要看得开，世事于我如浮云，天下事便没有过不去的了。”

月只不语。

她心里莫非有许多苦楚，偏偏不能对江允来说？

月在清冷如水的夜色里，面对着江允，竟是神情冷冷，她不是曾对江允有过些许情意么？。她不是在那烟波浩渺的太湖上对江门的长公子江允有过缠绵情愫么？如今她怎么面对着江允，冷冷如冰？

江允道：“月姑娘，在下心仪姑娘许久，虽说从太湖一别，在下回了江南，但在江南呆也呆不下去，心里都是姑娘的情影。还望姑娘能对在下垂顾，能让在下有一个机会……”

月轻轻说：“江公子，我虽说是与公子有过一面之缘，但我与你从不曾有过亲近，江公子还是不要太近了的好。”

月的声音冰冷。

江允能说什么？

月不答允他，显是对他并无亲情，他就是在这无人谷里呆上三年五载，又有什么用处？

江允道：“在下看来，月姑娘定是有些极难解开的愁绪，能不能对在下一吐，也好舒怀？”

月慢慢说道：“江公子，人生在世，自有自己的苦恼，何必对人说？公子如有事做，便当自做你的事好了，强如在这凄冷山谷里，面对着一个心如槁灰的人，有什么生趣？”

江允语塞，他不知道如何再对月说。

他知道，月一定是心里有极大哀痛，不然绝不会放下在江湖上那日渐兴盛的盛名，来这无人谷独处。

但他能对月说些什么？

天已经很晚了，山风凄凄冷，只能听得到呼呼山风的呼啸。两人一个坐在山崖上，似乎是在诚心与自己为难。一个站在风下，只想与月相伴。

月再也不理会江允，她只是静静坐着。不知道她坐在那里想什么，是想她与风花雪三人遨游天下，侠迹满江湖的过去，还是想她那独处难熬的今后？

江允不知道她是在那七殿阎罗的地狱里曾经受过牢狱之灾，她与它所敬爱的雪一起，两人都受了那个不男不女的鬼男女的凌辱。

她受不了这个。如果是她自己，她还能忍受，不管如何，她一个人还可以偷生在世。没人知道她的苦楚，她自可以自己把那苦处吞在肚里。但那场噩梦是在她与雪的当场做出的，那个鬼男女既污辱了她，也当她面污辱了雪。

雪也知道她的事儿，她与雪再也不能出山。

她与雪就全当是死了，从此江湖上再也没了雪与月这两个人物。

江允哪里知道这些？

但她自己知道。雪知道，还有那个昊天一剑也知道。

月哪里有心思与江允说话？

江允看着她，他似乎心里也感受到了月的悲怆，他默默无语，只是在大风的嘶吼声里站着，陪她。

月说道：“江公子，我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人，你还是出谷去吧，省得无事盘桓在这里，终自后悔……”

江允道：“我告诉过姑娘，我愿意与姑娘在一起，愿姑娘能与我一生相伴。姑娘如

是不愿，是江允无福。江允自然不会强求姑娘。但姑娘在这无人谷里，无一个人照顾姑娘，令人放心不下。在下在这里徘徊不去，只是渴慕与姑娘相近，姑娘如不愿理我，就不理睬我好了。”

月轻声一叹，说道：“江公子，这是何必？”

江允不答，他知道他不必作答。时长日久，月自会知道他江允的心思，何必作答？

天下已经很少有痴人了，但江允是痴人。他痴情恋着月，此心终是不悔。

天在渐渐黑下来，月慢慢从那山峰上下来，踱向她自己的小屋。她回到了小屋，看到门前的那个小小茅棚也亮了灯。竟是那江允已经回到了他的小茅棚，也在守着这静静黑夜。

月流泪了，她想起了与雪的一番谈话。

雪说：“月妹，他对你不错……”

雪说话时，心里在想什么？

月竟是淡淡一笑，她笑道：“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我对江南江门可没什么好意。”

两人当初只是一笑置之。雪不愿深说，他是不是也很喜欢月？

两人有时在静夜说话，忽地两人无声了，只是呆呆看月。月儿皎洁，没一丝尘念。那时她便听得雪一声叹息。

她知道雪为什么叹息，她也不敢问雪为什么叹息。

如果雪早先向她求婚，她一定会答应雪。在她的心里，雪是天下最好的男人了。

但雪再也不会来了，他此生再也不与月相见，两人羞于相见。

在她与雪的心目中，对方早就死了。对于雪来说，天上再也没了那个冰清玉洁的月；对于月来说，天下再也没了那个对她体贴入微的，如伟岸高山般的男人雪。

鬼男女毁了他们两人。

月的心里在哭泣。

她在哭她自己的不幸，她也在哭江允的不幸。

她本来想，她也许只能嫁与江允，因为她与雪太熟悉了，太相熟了，反而不能成为一对好夫妻。她与雪可能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但江允也不会成为她的男人了，那个鬼男女把她的梦给砸碎了。

月在哭泣。

江允坐在他的小小茅屋里，他在想他自己。

他为什么要来这里，难道他不知道月不会答应他么？他莫不如去江湖上再闯一番。他有许多的事儿要做，他应该与那个七殿阎罗一晤，与他再比个高低。他应该去找中的那三个人，让他们再走出来，与七殿阎罗一试高低。

但他不愿意舍弃月。

他的心里总是有月的影子。

起风了，大风吹得那茅屋唰唰响。

他起身来，似乎听得有风声在撕裂那小屋。他蓦地想到：月的小屋比他的屋子更大，会不会在风中倒塌？月会不会有危险？

他飞身而起，一奔而到月的屋前。

风在嘶吼，他在风中听得小屋在吱吱作响，月的小屋眼见得便要倒塌。他急得大叫：“月姑娘，月姑娘！”

没人应声。

月到哪里去了？莫非她眼见得小屋要塌，便起身而去了么？还是她仍在小屋里坐着，任凭风吹雨打，也不愿再动一步？

如果她真的走了，江允便不用再担心她的安危。但如果她真的就是坐在那小屋里，坐在那里等死，那会极是危险……

江允一声长啸，他冲了进去。

小屋很小，他摸到了小屋里，借着闪电光亮，他寻找月。

月在哪里，她真的会坐在这里等死么？

哗——

一道闪光，江允看到了月。

月真美，她披散着头发，坐在小屋里，她的脸上有一种视死如归的神情，双目紧闭，浑不怕死，她一心想死。

江允大声叫道：“月姑娘，月姑娘！”

他冲了过去，抓住了月。

月的眼光很平静。

她真的一心想死。

难道她对这个世界真的没一线留恋，难道她真一心只求一死？

江允抓住了她。

他身子一跃，发觉月的内力竟是大增。她一用力，也扯住了他，把他带了一个趔趄。

她的内力真的恢复了？

江允又惊又喜。

他大声吼道：“月姑娘，你要是死，我便与你一起死……”

江允像是想好了主意，他扯着月，仍不放松，但他挨着月，慢慢坐下了，他决心与月一道死。

月的脸色很平静，但她一知道江允的决心，她的脸色便再也不平静了，她不能让江允也一死。江允无辜，他为什么要陪她死？

月叹了一口气，她站起来，被江允用力一带，两人向上一飞，破洞而出。

屋子轰地一声塌了。

第七章 难为人谋

风来到了街口。

他知道他的处境很危险。既是他们不放过他，便也不会放过花，不会放过雪与月。他得去找他们，找雪与月，再找到花，四个人聚在一起，才有力量。

人家都说，，天下无敌。

如果真的站到了一起，他们真的会无敌于天下。

只是花仍是在监牢里么？雪与月真的落到了七殿阎罗手里了么？

风看到了几个人，这几个人站得都不地道，他们都是来对付风的。

有一个老人。那老人站得很认真，站在一个小小的茶铺子门口，像是有意无意在看人家在喝茶。他的手里有一条扁担。风知道，如果他到了风的眼前，风一定会听到那条扁担的呼呼风响。

那门口的另一个人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叫化子，他正在津津有味地啃一条狗腿。看那样子，像是整个世界都不如他一条狗腿重要。但如果风到了那个铺子门口，他会把那条狗腿一丢，跳起来便扑向风。

还有一个老婆婆，她正带着一个孩子，那孩子是一个眼睛乱转的男孩儿，他正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着风。

莫非这个男孩子也是一个好手？

风慢慢走过去。

他的眼睛在那老人的扁担上，在那老婆婆的手上，在那个正啃着狗腿的小叫化子手上。

他忘了那个孩子……

骤起狂飙！

足有五六人一齐对着风出手！：

有一只手射出了暗器。这暗器太多了，让射它的人都知道它们很是残忍，知道它们一射出去，被射的人便再无生理。

他虽是喊了一声：“看家伙！”

但他知道喊也无用，在他的喊声里那些人慢慢倒下。他们来不及对他的暗器来一个反应。

风也会一样。

一共有三十二枚暗器。这三十二枚暗器有一个好名称：三十二仙下瑶台！

风的动作极快，他的身子一旋便飞了起来，直飞到了空中，在空中打了两个旋儿，便直扑向那个年轻人！

他一出手，那叫化子便不幸！

突然有人架住了他的手。

这人正是那枢密院使。

他在冷笑。

“风，你是不是有点犯上作乱？”

风也冷哼一声，说道：“你就是上么？我看不起你！”

自从许达大人死后，便再也不曾受到过朝廷的差遣。

但枢密院使冷冷一笑，说道：“风，你看！”

他手里也有一枚金龙令，但这一枚金龙令是双龙，双龙腾跃飞升，栩栩如生。

金龙令听从双龙一命，许达许大人的手里便有一条双龙。

风的心里一沉，难道他真的会听命于这个奸贼么？

风说道：“你的金龙令是从哪里得来的？”

他心里升起了怒火，这枢密院使可能是从许达的手里夺来的，是他杀死了许达。

风冷哼道：“你杀死了许大人……”

枢密院使大声道：“你怎么知道是我杀死了他？皇上差我找出杀死许大人的人，这令是皇上亲赐。我看你最是嫌疑，你跟我入京，去见皇上，自去与皇上分辨。”

风不动，他的身边满是那些杀手。

他知道他还得有一番苦战。

他不怕苦战，他得为了他自己，与这些恶奴一战。

他得用他的绝世轻功与这些人盘桓，他得不死在这些人的手里，他得入京去，与皇上分辨，说出是枢密院使杀死了许达许大人，是无辜的。

但他不知道他会不会胜。

风冲向那五人！

擒贼先擒王，风冲向五人时，先冲枢密院使出手！

风的手很快，尤如风驰电掣，一冲拳直打枢密院使！

这一拳积恨很深，竟是用七分气力。

但枢密院使竟是轻轻一躲，闪了开去，他大声笑道：“匹夫之勇，我与你动手，没的辱没了我的身份！”

风只能与那四个人周旋。

他身子飘忽，在四个人身边来去。那枢密院使大声叹道：“风，你枉自用心，不如随我回去，面见圣上，看圣上对你如何说？”

风无语。

风不知道他该不该走开，但他心里愤愤，心道：一定不能与这老贼善罢干休，我与你拚了！他在苦熬，与那四人苦苦相拚。

天已经有些黑了，道上的人见这里有人在以死相拚，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

只有一个人慢慢踱过来。

这人站在他们面前。

枢密院使不得不说话：“你是谁？”

“昊天一剑。”

枢密院使的心一抖，他明白，如果这人真的是昊天一剑，他也对此人无法。

那人手里真的拿着一柄剑，但那一柄剑真的是昊天一剑么？

那人的声音懒懒的，似有无限寂寞：“快走开，不然你们都是一死！”

那剑出鞘了，枢密院使看到了，闪光！他太知道昊天一剑了，他曾经逼过那昊天一剑把他的剑拿来作他七重地狱里的守护，他对那一柄剑很是熟稔。

这正是昊天一剑。

这人也正是昊天一剑，

只是他从来蒙面，不知道他是何人。

枢密院使一挥手，他的人都退走了。

只剩下风面对着昊天一剑，

风说道：“你救了我……”

他的声音满是苦涩。

天下无敌。但他们近日的遭遇太苦了，他们四散飘零。不在一起，还有什么威风？

昊天一剑是武林中的长辈，他一定是一个慈和老者。

风对他说：“我已经厌倦了……”

昊天一剑的眼神很厉，他冷冷看着风：“许达死了，他的冤魂在地狱里也不会安宁……”

风说：“我不知道三弟与四妹在哪里，也不知道二弟在做什么……”

那昊天一剑说道：“雪在独龙岗上，他每日只是饮酒，一天一醉。你何不去找他？”

风到了独龙岗。

他看到了一家小小的酒店。

店是在路边开的，只有两个老人。两个老人看着一个客人。这客人正喝得烂醉，坐在桌旁唱：“人生得意须尽欢，莫叫金樽空对.....”

他呜呜地哭起来。

那两个老人一直纳闷，这客人天天喝得烂醉，整天唱这两句，竟是天天唱，也唱得不能完全，只是那个“月”字，从来也不曾唱得出口。

老人不敢劝他，一劝他，他便怒目圆睁，对着老人吼道：“我欠你银两么？我被这世人抛弃，只是有这两口酒喝，我便心满意足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喝酒？”

那神态吓得老人再也不敢劝他。

如果老人再劝，说不准他会一拳冲向老人。

眼前站了一个人，这人站得很稳，他冷冷看着雪。

雪醉眼惺忪，对着这人道：“你是谁？你来做什么？你莫来扰我酒兴.....”

这人冷哼道：“三弟.....”

雪大声道：“你说什么？什么三弟？我怎么成了你三弟了？你是不是看错了人？”

雪的眼里流泪，他看也不看这人，他低着头，继续喝他的酒。

风对他说：“三弟，二弟至今没消息，四妹也不知在哪里.....”

雪冷冷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得喝酒，我得喝酒.....你走开，再别来烦.....”

风不走，他站在雪的对面，他知道雪的苦楚，那昊天一剑对他说过。

风说：“三弟，那是小事，你莫放在心上.....”

雪大声一吼：“胡说！什么是小事？那是什么小事？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我毁在那个王八蛋的手里了！他算是什么东西？我恨.....”

雪的脸变了，他的脸色狰狞，如果那个鬼男女不死，他一定会被雪万剑攒心。

风说道：“我们.....”

雪冷冷道：“你别提.....什么，都是一群大傻瓜，被人做俑利用，一个个还自以为得

意，最后活着不如死.....”

风不知道如何对他说。

风看着雪，他不知道，如果是他，他会怎样。他如果真的有了雪那样的遭遇，他不会一心想死，他会不会再颓唐得无法振作？

风看着雪，说道：“我们做事，虽是有些不顺，但绝不能让江湖人看我们笑话。”

雪冷冷道：“看便看，看又怎么样？我再也不会出山了。我每日只是在这里喝酒，喝得头也昏，人也醉，什么也不去想它，你看好不好？”

风不语。

雪看着他，慢慢说：“大哥，你是我大哥，你给我一点儿银子，我在这里喝酒，好不好？”

风说道：“你真的愿意天天在这里喝酒？你不愿意去找四妹？”

雪的脸色变得更冷：“我一生绝不再见她。”

风嘿然无语。

他还能说什么？

风站在桌旁，放下了银子。

这是五百两银子，是他怀里所有的银子。

那两个老人一见他们吵嘴，以为他们两人一定会动手打起来，哪料得到这人竟是雪的大哥？他们眼巴巴地看着风放下银子，心里好生奇怪：这人疯了是怎么的，怎么能再给这雪银子，他有了银子，岂不是会喝死？

但风对他两人一揖，说道：“老人家，我三弟愿意喝酒，老人家多多照应他。我走了.....”

风走了，他走得很艰难，他知道已经完了，只有他与花，他还无处去找花。雪与月都已心如死灰，他们再也不会出山了。

第八章 作他人妇

公孙嫣与赤眉鹰王在一起，她有些欣慰。

赤眉鹰王比起风来，更是懂得体贴人，他有时对公孙嫣和声细语，有时与她柔情缱绻，真的是一个柔情似水的男人。

公孙嫣已经被他迷住了。

入夜，两人仍坐在客店的客房里闲谈。

赤眉鹰王对公孙嫣说他早先年在江湖上的所做所为，他长叹一声道：“如今想来，那时所做，大多是些荒唐事儿，只是那时自己不觉，以为自己是一个江湖英雄。想来真是可笑……”

他很是感慨。

公孙嫣看着他。

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她看着赤眉鹰王，像是看着自己的心上人。

她从前曾经喜欢过风，她认定风是一个好男儿，但风却不甚喜欢女人，他在的大事中盘桓，从来不曾对她有此温存。赤眉鹰王是有过女人的人，他失去了他的女人，他的女人被那的花夺去了，他的心里是不是有过隐痛？他对公孙嫣会不会倍加珍惜？

赤眉鹰王对她说道：“嫣儿，我看你不必对你爹……”

她轻轻说道：“不说他，好不好？”

赤眉鹰王的心里一怔，他知道公孙嫣的心里极是难受，她不愿说她父亲。从前她父亲是一个京都人人都称赞不已的大侠，如今他成了那个人人憎恨的七殿阎罗，她怎么能释然？

赤眉鹰王的眼色有一种歉然，他不该对公孙嫣说这话。

公孙嫣突然热泪满腮，她轻轻说道：“你别提我老爹了，好不好？算是我求你……”
她在呜呜哭。

她近日来总是在想，父亲既是那个七殿阎罗，他定在江湖上做了许多恶事，说不定那个大侠许重就是他杀死的，那些死在七殿阎罗手里的江湖人不知凡几。她越想心里越是难受，恨不能一死了之。

赤眉鹰王凑近来，他轻轻抚摩着公孙嫣的肩头，说道：“世上事，从来不是依你一人的心意而为的，我从前也不是一个好人，但我相信我今后便可以做一个好人。你老爹虽是做了那个七殿阎罗，但他也不会不变。”

公孙嫣一叹，她心里何尝不愿老爹有一点儿变化，但老爹

绝不会是赤眉鹰王，他是七殿阎罗，他的心意是想一统天下武林，他的野心极大，他怎么会回头向善？

公孙嫣心里很是悲苦。

赤眉鹰王抚摩着公孙嫣，他的手很滑，让公孙嫣的身子在他手下颤栗，她轻轻哆嗦，慢慢道：“你别……别动我……”

她的声音没有一点儿气力，想是对赤眉鹰王并无恶感。

他说道：“我早早晚晚会有时机，我那时会劝劝你爹，劝他再也别对江湖中人如此凶恶……”

她愿意听他这么说，尽管老爹决不会听这个已经身无武功的人的话，但她还是愿意听赤眉鹰王说这话。

她依在赤眉鹰王的怀里，男人的怀里很温暖，她的心很笃定。

“他不会听你的话。”

他笑笑：“那也说不定。我从前也十分刚愎自用，任何人的话也听不进，现在你要是告诉我什么话，我就一定会听的。”

他冲着公孙嫣笑一笑。

这是男人的温存的笑，是男人体贴的笑。

公孙嫣的心乱了。

她已经好久没有男人了，她从前不知道男人与女人在一起会烧起烈火，但后来她知道了，她从风的那快乐中体味到了她的快活。

她的身子因为一下子苏醒，便更哆嗦起来了。

她仍是被赤眉鹰王搂在怀里。

她像是听到了一声叹息，这是一声深深的叹息，是来自屋外的一声叹息。

“谁？”

赤眉鹰王的耳朵并无伤害，他一跳而起。

公孙嫣比他更快，因为她怕有人伤了赤眉鹰王，他毕竟已经身无功夫了。

但屋外无人。

只有凄凄冷风。

她把身子依偎在赤眉鹰王的怀里，她轻轻摸着赤眉鹰王的身子，他的身子很滑腻，像是女人的身子。

她轻轻问：“你的身上怎么这么滑？”

他也一笑：“吃一些好东西，你知道不知道我是鹰？”

她也醒悟了，她想起了他是赤眉鹰王，他叫笑亭。

公孙嫣笑笑：“我不愿意吃那东西。”

她背过身子，在吃吃地笑。

一个男人，竟能因为吃蛇而身子如此光滑，此事让她觉得好笑。她心里一松，心道；这身子好，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她被赤眉鹰王搂在怀里。

公孙嫣说：“你别骗我，你要像他.....骗我，我只有一死.....”

赤眉鹰王笑笑，他神色肃然：“我为，什么要骗你？我一天到晚，本来已经心如死灰。我想我应该一死，但多亏了你父亲劝我，我才没死。我很感激他.....”

公孙嫣想问一问他，他是不是很早便有一点儿知觉，知道了他父亲便是七殿阎罗，但她觉得此时问这话，颇不合时宜，便只是一笑，不再问他了。

店里也静，没有一丝声响。

赤眉鹰王把公孙嫣搂到了床上，他急不可耐。

男人到了此时，没有一个更有耐性的，他的眼睛里有火，他迫不及待地把公孙嫣放到了床上。

她叫了一声。

她被他弄疼了。

他轻轻说道：“嫣妹，你怎么了？”

她看到了赤眉鹰王那诚恐惶恐的样子，不由得怒气全消，他毕竟与风不同，他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男人。

她回头向壁：“没什么。”

她不知道赤眉鹰王如此能做。

他满头是汗，她轻轻说道：“你身子不好，还是少做些，好不好？”

他摇摇头，说道：“你要我马上就死，我也愿意。”

两人更坠入爱河。

谁知道如今是几更？

他和她只是一心作爱，他们忘了一切，忘了她的不幸，忘了他的不幸。

他轻轻地哭了，他哭得很畅快。

公孙嫣像是一个慈母，她温柔地抚摩着赤眉鹰王的头发，说道：“你有什么事儿伤

心，你为什么伤心？”

赤眉鹰王哭得更厉害。

男人有泪，女人岂能时常看到，更何况像是赤眉鹰王这般的男人？

她的心里很疼，她心疼这个男人，她从心底里疼爱这个男人。

男人的哭声更响，他想一泻为快。他受的苦楚太多了，他实在不愿再说他自己。

他蓦地跳起来，对公孙嫣道：“你是不是笑话我了，，我不算是一个好男人，我真的不算是一个好男人……”

公孙嫣突发慈心，她跳起来，坐在赤眉鹰王的身上，她轻轻问：“你难受么？”

他点点头，泪水纵流。

公孙嫣说道：“男人的泪水能对女人流，说明那男人还没坏透心……”

她轻轻把赤眉鹰王的手拉过来，让他的手放在她柔嫩如水的乳上。他的心在抖，她轻轻道：“你不是没经过世事的孩子，你是一个男人，对不对？”

赤眉鹰王的泪水仍在脸上，他的脸色渐渐变得严肃，他对公孙嫣道：“嫣儿，嫣儿，我能不能叫你嫣儿？”

她悄悄道：“从前，只有我父亲叫我嫣儿，连那个他……我也不愿让他叫我……”

她流泪了，她的泪水是快乐，她又找到了一个真心体贴她的男人，尽管这男人不会武功。会不会武功又有什么用处？他不会武功，她尽可能照应他……

两人疯狂了。

一夜欢爱尽不够。

天已经亮了，她与他都很疲惫。她轻轻说道：“笑郎，你别弄了……”

他笑道：“嫣儿，莫非你看不起我么？我虽是没了武功，但做这种事儿，天下可是很少有人能胜得过我，……”

她浑身尤如水洗，对着他轻轻说道：“笑郎，还有明日……”

说罢，她也有些惊讶，她怎么会对这个男人有这般留恋，她的心全系在了这个男人的身上了，她的一生荣辱快乐全都系在了赤眉鹰王的身上。

她睡着了。

她没听到有人在说话。

那人在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对赤眉鹰王说话。

----你小心些，别让她对你失望。

——那怕不会，只是你答应我的话，可不能忘了。

那人是谁？他答应过赤眉鹰王什么话？

那人的声音有些冷漠。

----你得小心，说不定那个风会来。

他冷笑着，风来了，岂不是最好？让他看一看，原来是他的妻子的公孙嫣，如今正躺在他赤眉鹰王的怀里。他们有什么本事，竟敢动手从他怀里夺去他的妻子？如今让他们尝尝滋味儿，让他们知道赤眉鹰王是难惹之人.....

她在睡梦里，她正在想着她的绮梦，她有了一个如意郎君，这人便是依偎在她怀里的赤眉鹰王。

她不知道他正在与人交谈。

她在呢喃自语，她在对世人说她的快乐，她本来不快乐的，但有了一个男人，这男人是赤眉鹰王，她又快乐了。

风在哪里？花在哪里？

他的脸上升起了一丝笑意。

他要报仇，他把雪与月弄成了半死不活，他们再也无颜在江湖上混了，他们两人都栽在了鬼男女的手里。他如今又把一个公孙嫣夺到了手里。

她曾经是风的妻子，但如今不是了，她成了赤眉鹰王的禁脔。

再也没人能夺去她。

她如今死也会依偎在他赤眉鹰王的怀里。

赤眉鹰王笑了，他还要对付一个人，那个人是花，是那个易容术天下第一的花。

花在哪里？

早晚赤眉鹰王会找到他，把他碎尸万段！

他笑也，他笑得很响。

这时，睡梦里的公孙嫣蓦地醒了，她瞪着眼睛看着赤眉鹰王，她吃惊地看到：赤眉鹰王的脸变了，变得很狰狞，他像是睡魔了，他轻轻地叫：“我要杀……我要杀死你……”

她哆嗦了一下，男人都心有隐秘么？他会不会在睡梦里想杀死她？

她依偎在他的身上，流下了泪，她不知道她的命会怎样？女人只是一叶浮萍，随着男人飘流。

第九卷

第一章 生怨难雪

雪坐在山峰上，他不知道该如何做，他再也不是江湖上那个叱咤风云的雪了，他只是个呆呆怔怔坐在山峰上的呆人。谁知道他会是那个在江湖上曾经叱咤风云的雪？

他决心这般呆下去，再也不出山。山外的人再也不会听说有一个雪了，他们将会从此再也听不到那个中的雪的行踪。

对于江湖中人来说，雪已经死了。

远远来了一个人，这人戴着面罩，他慢慢行走，但看得出来，他的功夫极深，远远飞着，脚下像不曾着地，只是虚虚飞起来，一会儿便来到了雪面前。

雪不看他，他既是对江湖上的一切都不愿与闻，他何必在意来者是谁？

这人来到雪的眼前，他的身后背着一把宝剑，他静静瞅着雪，对他极是关注。

雪是大剑客，他从那人身上涌来的一股股大力，便知道此人功夫极深。

他会是谁？

他慢慢对雪道：“你是中的雪？”

雪无语。

他不愿意与别人说他是雪，他从前是雪，但他现在再也不是那个中的雪了，他只是
一个废人，一个终日无所用心的废人。

他嘎然道：“我不是雪。”

那人一笑：“你是雪，别人都知道你是雪。我也认得你是雪。”

雪慢慢道：“我知道你是那个名重天下的大剑客昊天一剑。你救过我的命，但你就是救了我，也没有用……”

那昊天一剑冷冷看他，像是看一个怪人。

昊天一剑道：“雪兄，我想告诉你，月姑娘在那无人谷，她一个人终日坐在山峰上，
无所事事。我看你还是找她，与她一起出山的好。”

雪不言语。

他曾经在风的面前，也是这般没有情理，喝得烂醉，风不曾怪罪他，只是把那些银子默默放下，让他再喝。

他不能与风大哥一起走，他只能呆在这里，每日以酒麻醉自己。

他还说什么？

就是对这个名重天下的大剑客昊天一剑，他也无话可说。

雪对昊天一剑道：“你是侠客，你愿意做什么，自去做好了。我不会出去，你走好了……”

昊天一剑道：“你是雪，你是的雪，你何必如此颓丧？你只要走出这山峰，便会再现锋芒，成为天下闻名的雪。”

雪无话说，他默默坐下，他不愿与昊天一剑说话，昊天一剑是昊天一剑，他怎么会知道雪此时的心境？

雪不再理他。

任何人也受不住雪这般的凌辱，他不愿回顾那一场羞辱，他永远也不会再回顾那一场梦。

他做男人，竟被一个女人奸污。

奸污他的说来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只是一个鬼男女。

他不能再出山，他宁肯在江湖上从此销声匿迹。

昊天一剑不能再说了，他面对着这个一心只想沉迹在山谷峰壑里，从此再也不肯出山的雪，能说些什么？

他对雪一揖，说道：“再会，多珍重！”

昊天一剑再也不同雪说话，他起身便走。

雪低着头，他不愿再同昊天一剑说话，他既是不愿出山，他同昊天一剑还有什么话可说？

天色黯然，云低风轻，从山谷里吹来一阵阵微风。

雪慢慢走向山崖，他在山崖边筑了一间小小屋子，他就住在那一间小小屋子里。他愿意住在那里。他带着满满一壶酒，以消长夜。

他进了屋，坐在屋内，把那一壶酒放在桌上，然后再去拿酒杯。

他的手握不住酒杯。

莫非他的手已经再也握不住剑了，只能握住酒杯？

他的眼睛很是黯淡，他盯着眼前的那山谷，盯着手里的酒杯，像是要昏睡。

他真的再也不恨那七殿阎罗了么？他真的再也不愿意与那风花月三人一齐遨游江湖了么？他只愿常握酒杯，常醉酒乡，不愿再醒了么？

雪像是要睡着了，他似乎连那呼呼的山风响声都听不到了。

风坐在那一家赌场里，他从天亮赌到天黑，他又从天黑赌到了天亮。

已经有许多人在他的手下败阵。

他对那个输得光光的人说道：“你说一句，天下的男人都是王八蛋，我便饶过你，把你输与我的银子都还你。”

那人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玩笑归玩笑，就是玩笑，说上一句天下的男人都是王八蛋，又有什么不可？那人便大声叫道：“对，对，天下的男人都是王八蛋！”

风大声笑，笑出了泪水，他重复道：“好，说得好！天下的男人真的没有一个好东西……你骂得好！”

果真把那人的银子都还了他。

那人出去转了一圈儿，又回来了，对着风涎脸儿笑：“这位大哥，你既是说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是不是也算是天下的男人，我也肯定不是一个好东西，对不对？”

风看着他，奇怪他怎么竟又旋了一圈儿，又回来了。他说道：“不错，天下的男人真的没一个好东西。”

那人拍手道：“好，大哥说得好，既是没一个好东西，我也准不是什么好人，我还是再来赌一场吧！”

众人一阵哄笑，准知道他一定耐不住手痒，会再来一赌。

风与这些人赌，他肯定赢。

他赢了许多银子，他能见点便知，听声便说得出骰子点数儿，这让那些人暗暗惊奇。但久而久之，便听得风押什么点儿，大家便押，无一回不中。

最后，只好轮到风坐庄。

风坐了三轮庄，天已经大亮了，他听得外面的声音，街巷里的人已经在走动了，这些红眼睛的赌徒都一个个人困马乏，他冷冷道：“我这里有一些银子，大约有七千两之数，一次押上！”

那些人便叫嚷：“太多，太多了……”

风说道：“我押七千两，你们有多少赔多少好了。”

那几个人嘀嘀咕咕，然后对风道：“这位大哥，我们知道你赌得精，只是这一回得赌个公平。大哥你肯不肯？”

风淡淡道：“怎么赌算公平？”

那人笑：“大哥你远远看着，闭上眼睛，我们揭几算几，大哥愿不愿？”

风冷冷道：“好，那算什么？赌就是了。”

果然那些人大喜，原以为这是不情之请，风肯定不会答应，谁料得他真的愿意？一个个都大喜过望，把骰子放在桌上，用碗儿扣着，听得一阵阵乱响。

风已经站到了屋门口，他听得那碗一阵轻响，真个是听得不清，也无法猜得那骰子是几点。

那些人笑了，算定风这一回准输。

风站在门口，他屹立不动。

他只是对那些入冷笑

那些人暗自捏一把汗，风的本事他们见到过，在这一天一夜里净是他赢。就是他们算定了明明该赢的，也被风算计了，他们此时心里也是无底，眼睁睁地看着十来丈外的风。

风说话了：“我看，你们在这里玩得也太累了……”

他要说什么？他岂不是也同犬家一样累么？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站在那里不动，他离众人足在有十丈远近。难道他在那么远处也能听得清骰子究竟有几点儿？

众人中有的人连气也不喘了；他们眼盯盯地看着风，等他开口。

风说道：“如果我不累，我就说是七点，我现在累了，我说那骰子是九点，是九点。这些银子给你们了。”

风再也不说话了，他起身走出了那赌场。

留下的人忙不迭地开骰盒，人人看着那骰子，目瞪口呆，真的只是七点儿。

再看风，他已经没有影儿了。

花站在了风面前。

“大哥，我在这里看着你，我知道你已经赌了一天一夜了。”

花的话没有一丝责备，他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风。

花站在风里，足足站了几个时辰，还是足足站了半天？

风突然大笑了，他大声笑道：“你站在那里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在江湖上名重一时？你只要对人家说你是之一，人家肯定会赞扬你，让你浑身不舒服……”

花看着风，风的眼睛里都是泪水。

他能说什么？，说是天下无敌。但风在，花在，雪呢？月呢？他们在哪里？

为什么不去找雪与月？

风说：“我看到了他，他天天饮酒，喝得烂醉。我劝他，他根本不听，他眼睛都闭上了……”

连眼睛都闭上了，岂不是根本就不想听他的么？

花说道：“我去找四妹，我想她会出山。”

风说：“她不会，她再也不会出来了。”

一声浩叹，让人心酸的浩叹。

他们再也不会是了，他们只能是风与花两人。

他们相互看着，他们想知道对方的心思。

只有风有花，他们还放弃不放弃？

风说道：“我宁可死……”

花的眼睛里有泪水，他大声笑道：“不就是一死么？”

两人分手了，他们要到京城去一人，还有一个要到中州名城洛阳去。

他们两人分道扬镳。

风到洛阳去。

他知道到京城更危险，花一再坚持他要去，花的易容术天下第一，他去得。风听他说了两次，遂不再争。他只是握握花的手，说声：“珍重！”

两人便分道而行。

风日夜兼程，连着走了十几日，方才到了中州古城洛阳。

他一进了洛阳城，便是心里一怔，他看到在城门上挂着张告示，人群都向前挤，直挤到了城门前。人们吵吵嚷嚷，在看那张告示。

风凑到跟前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

原来那张告示是张缉凶告示，捉拿杀人真凶风。

那张告示上写的是：

风大，自号的江湖人士中的老大，一向擅以轻功自居。一只手尤如钢浇铁铸。他在京都杀死了京都大吏清官许达大人，畏罪潜逃。该囚面目特征……

风暗暗冷笑，只听得有人叫道：“有人来报，说是那个杀人强徒风已经来到了咱们古都洛城！大家小心防范……”

更有人四处查看，巡查行人。

风心里暗暗气恨：枢密院使这个王八蛋，他又想把我置于死地.....

第二章 嗔情无限

公孙嫣的心很甜，她有了一个真关心她的夫君，这人便是那赤眉鹰王。

她很快意，时常与赤眉鹰王淫戏，她已经差不多忘了那个风。

但有人不忘记她。

这一日下午，她接到了一封信。

信是她老爹写的，要她在翌日午时到京城吴王塔一会。

她愁眉紧锁。

赤眉鹰王笑道：“嫣儿，你真是被情所迷，竟然如此愁苦，你知道，他不管怎么说，也是你爹，他会把你怎么样？”

公孙嫣一叹，她心里凄苦，怎对赤眉鹰王说？

何况他如今只是一个凡夫俗子，一点儿武功也没有，对他说这些有什么用处？

她最怕的便是面对着她老爹，她那时说些什么？自幼时老爹天天教她做人，做一个在江湖上顶天立地的人，行事要行得直，做得正。如今老爹反做了黑道霸主，她对老爹说些什么？

但她必须去。

赤眉鹰王见她愀然不乐，便对她说：“我陪你去。如果你爹要你死，我陪你死便了。”

有男人肯陪自己去死，岂不是最令女人快乐的？公孙嫣顿时解蹙，笑道：“笑兄，我不要你陪。我自去，难道爹会杀死我么？”

笑亭说道：“他杀不杀你，我不知道。但我一定会去，我不去，你有一个三长两短，我岂不是会后悔一生？”

公孙嫣的心里涌过一股热浪，她拥住赤眉鹰王，着实地亲热了一阵子。

有情郎如此，此生足矣。

吴王塔，是京都一景。

它距京城极远，是在京郊之北，从前江南吴王到京，为天子寿，天子一乐，因吴王京奉极多，便令人在京郊建此一塔，且饬一京官做铭，以记此事。从此吴王塔才成了京都一景。

如今时已过矣，塔也成了颓塔。远远望去，塔上生有一丛丛荆草，风吹过时，刷刷作响。

公孙嫣推着赤眉鹰王，两人来到了塔下。

塔下无人，只有那风中的草在呼呼响。

赤眉鹰王道：“别是你老爹变了主意？”

公孙嫣苦笑笑。她熟知老爹脾性，若是她老爹想得明白了一个主意，他死也不会改。知父莫若女。

有人喝道：“来人可是公孙嫣姑娘么？”

公孙嫣不语，她抬头一看，来人一头披发，振鬣如狮，那人正是七重地狱里的老道。

老道对着公孙嫣微一施礼，说道：“公孙姑娘，阎罗在塔上等着姑娘，请姑娘一个人上去好了。”

公孙嫣看看赤眉鹰王，她犹豫不决。

她怕，她怕她万一上去了，有人加害于赤眉鹰王。

但笑亭不怕，他笑对着公孙嫣道：“嫣儿，你上去好了，我在下面等你。”

赤眉鹰王见过大阵势，自是不惧这七殿阎罗。

公孙嫣道：“好，他们若是为难你，我也不与他干休。”

公孙嫣上了塔，她一层层上，最后见到她老爹。

公孙一鸣站在最高的一层塔顶上，他背向公孙嫣，他的脸上仍然戴着那个面罩。

公孙嫣看着他，就是他再戴面罩，公孙嫣也认得出他便是老爹，她欲语又止，欲说不说，哽咽了老半天，才说道：“爹……”

这一声叫里，有无限委屈。

公孙一鸣一叹，慢慢回过头来，他说：“嫣儿，我以为你再也不认得爹了，谁知……”

公孙嫣本想她该十分刚强，谁料得一见面竟是眼里一酸，唰唰流下泪来。她说不出话来，只是盯着老爹。见他慢慢摘下头上面罩，脸色仍是那么清癯，仍是有一点儿疲惫。

他看着公孙嫣，说道：“嫣儿，你还好么？”

公孙嫣说些什么？本来气哼哼的，有一肚子的怨尤，想与老爹一怒而罢手，从此再形同路人。谁料得一见面，硬是生生多情流泪？她哽咽不能语，只是低头哭泣，一句话也说不出。

公孙嫣的心里很伤悲，她知道老爹再也不是从前对她百般呵护的老爹了，他如今是黑道上的枭雄，是天下最有名的黑道人物七殿阎罗，他怎么会对自己的女儿更好？他只记得与江湖上的人争雄斗狠，怎么能再有父女深情？

公孙一鸣说道：“嫣儿，你最近还好么？”

公孙嫣吐了一声叹息，一声沉浊的叹息。

她自小无母，受老爹宠爱，从来不曾受过这般委屈，如今老爹成了七殿阎罗，她的苦处无处去诉，只能咬着牙，自往肚里吞。

她不说话。

公孙一鸣道：“嫣儿，我不能告诉你，自古以来，人皆愿成大事，你爹是一个有志之人，自不能久居人下。你知道胜者王侯败者贼，这是古理。我做人做事，须得不白来这人世一场……”

公孙嫣心里在叹，老爹的這一念，江湖上须得死去多少人？有多少江湖志士会死在

老爹的这—念之中？

公孙嫣知道老爹心性，但她仍是想劝老爹：“爹，你这是何苦？”

公孙一鸣大笑道：“你也要劝我？我在江湖上，从来没有听过别人的话。那个傻瓜许重自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侠，想劝我—句，要我多多向善，他还不是早早身死？嫣儿，你是我的女儿，你能不能帮我？”

公孙嫣幽幽地吐了一口气，她轻轻道：“我不会帮你。”

公孙一鸣很是伤感，他说道：“嫣儿，我自小把你养大，你成了京都有名的美女剑，老爹欢心，实在无限。你如今看我，虽是有许多手下，人人功夫不弱，但没人像自家的女儿那般对我，知疼知热。你愿意不愿意回到我身边来？你若是愿意回来，我原谅你，你与那赤眉鹰王的事儿，老爹便不再追究。你看好不好？”

公孙嫣目光如电，她冷冷盯着老爹：“你何不把那赤眉鹰王也杀了？你若是杀死他，便会再杀死—个你女儿心爱的男人，那可好了……”

她语声里已经没了气忿，只有凄苦。

公孙一鸣道：“嫣儿……”

公孙嫣听不进他的话去。

她冷冷道：“你若杀死他，那也好，我自去做我的，你也不要后悔。”

公孙一鸣看着她，他是公孙嫣的父亲，他也知道公孙嫣的脾气，她—生气，什么事儿也做得出来。若是她真的气恨，对七殿阎罗不利，他会有什么好处？

公孙一鸣笑道：“嫣儿，你—回找了一个男人，我愿意听你，当他是女婿。你看好不好？”

公孙嫣不信，赤眉鹰王从他那里逃出，与她—起走了，老爹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他怎么会善罢干休？

只是老爹没寻到时机报复她与赤眉鹰王罢了。

公孙嫣道：“早晚有一日，你会杀死他，你若杀死他，我也不独活了……”

她语声哽咽，泣不成声。

公孙一鸣也惊呆了，他好久不曾见到女儿，不知道女儿对那赤眉鹰王竟有如许痴情。他慢慢叹息，说道：“嫣儿，他也没那么好……”

公孙嫣也不曾好好想想，老爹为什么说自己的情郎没那么好？她只是泪眼婆娑地看着老爹，她心里愿意祈求老爹，要老爹对赤眉鹰王再不动手，从此放过他。但她知道自己脾气，要她求老爹，莫若自己死在老爹的魔掌下。她只能一啼，无法对老爹开口。她不知道老爹为什么说赤眉鹰王不那么好，她无法深究这话。

她面对着老爹，再也无话。她应该问问老爹，他如今晚上冷不冷，他是不是还有时在夜深时咳？她应该问一问，他如今吃东西还是不是很应时，很合口？有没有人给他弄吃的……

但她没问。

他已经是贵为一帮之尊的七殿阎罗了，他怎么能没有人照应？他已经是一个名闻天下的黑道枭雄了，他是一呼百应，扈从上千的人，怎么能用得着她说？

有人从他身后来了，这两人上来，给他披上了一件裘衣。

这是千娇百媚的两个女孩儿。

公孙嫣很是吃惊，她们是那两个孪生姐妹：欧阳晴与欧阳雨。

两人的衣饰更是华贵了，她们那样子，像是一代绝姝，头上的珠宝玉饰，足以倾城。

公孙嫣惊讶地咦了一声，似对她两人在老爹身边，有些不解。

公孙一鸣说道：“她们是你的朋友，她们来找你，但你不在，她们便留了下来。她们对我很好……”

公孙嫣不傻，她看着老爹，看着两人瞧老爹那神态，便知道她们两人如今已经成了老爹的宠妾。

她一阵子心血上涌。

天下事儿真奇，她们本来是风的宠人，但她们又成了老爹的侍妾。

风与她们亲热过。

她是风的女人，她曾经是风的女人，可她们也是风的女人。她是老爹的女儿，老爹怎么会……？

她有些凄苦。

公孙一鸣一挥手，让两个女人下去。

公孙嫣看着他，眼里满是无奈。

她能对她老爹说些什么？

公孙一鸣看着她，说道：“你走后，有一天她们两人来了，说是你的好友。我就留下她们，那一日我发烧头痛，多亏了她们两人……”

公孙嫣说什么，她们能来照应老爹，她是不是还该感谢她们？

她熟知两个女人，她们是狐媚子，老爹的身体虽健，但有她们两个，也会吃不消。

她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她不该在想老爹时想这些。

公孙一鸣与公孙嫣一齐下了塔。

他看到了赤眉鹰王。

他顿时变了脸色。

他冷冷道：“我以为我再也看不到你了，哪料到你真有些胆量……”

赤眉鹰王看他，须仰视才见。

他全然不惧，对七殿阎罗道：“从前我不知道你是七殿阎罗，我不怕你。如今我知道你是七殿阎罗，我更不怕你。我是嫣儿的人，你难道会杀我么？”

“嫣儿的人也不会背叛我，背叛我的人，都得一死！”

“是吗？”赤眉鹰王笑了，他慢慢道：“我从前为妻子死过一次了，如今为嫣儿再

死一次，又有什么了不起？”

公孙一鸣杀气腾腾。

公孙嫣为什么不说话？她只是冷冷看着，若是老爹真的要杀死赤眉鹰王，她也决拦不住，她也不想拦他。

但她可以陪赤眉鹰王一死。

公孙一鸣走到了赤眉鹰王面前。

他只要手一抬，赤眉鹰王便死定了。

赤眉鹰王在笑，他浑不惧死。

公孙一鸣突然大声狂笑，他笑道：“嫣儿，嫣儿，我只道你又找了一个如风那般薄情寡义的人，不料这小子真的还有一点儿情义，好，好！”

他身子一扬，人飞舞起来，一纵一跃，几个纵跳，再无踪影了。

第三章 风卷狂旗

风知道洛阳是一个好地方，他从前听得人说，洛阳牡丹天下第一，他如今到了洛阳，虽说是想办一件大案，但先看看洛阳牡丹，也是一种闲趣。

他先到了城外的老翁圃看牡丹。

老翁圃是一个退隐的官员所居，足有上百顷土地，全都栽植些牡丹。远远望去，竟是百态千姿，争奇斗艳，香气扑鼻。

待得走近来，便看到了一片园圃，竹篱当先，里外都是牡丹花株。粗粗一览，不知它是人工植成，以为是妙手天成自自然然。因为它应当是倚是斜，是怒放是含羞，都无一不恰到好处，哪里有一点儿人工雕琢的痕迹？

风看得呆痴，只是呆呆望着这一园牡丹。

他才浩叹，不来洛阳，哪里知道洛阳牡丹天下秀？

竹篱不封，可让外人随意入园，入得幽径去，方知有无穷妙用。曲径通幽，慢慢一踱入内，便看出盆盆牡丹与地上泥株更是有别。那盆有千种，牡丹也有千态，令人看了一株，不忍移目它顾。再看另一株，方知更有余韵。

风在这里看牡丹，竟是看得呆怔，人心里不由得生出绮想，更是想起他的心头女人公孙嫣来。

她此时在哪里，她是不是也有时偶然站在窗前，想到了她与风在一起缠绵的那些时光？她是不是也曾面对着圆月，想着风，她的眼前如果有花，如有情致盎然的生物，她是不是也会油然而生一种思念，想着远在千里之外的风？

老翁站在他的后面好久了，风兀自不觉。

老人道：“你很喜欢牡丹？”

风猛地回头，他看到了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老人虽是头发已全白，但腿脚尚健，语音洪亮，没有一点儿滞涩。他盯着风看，那目光很慈和，也很执着。

这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

风笑笑：“我从来不曾看到牡丹有魂，这一回看到了。”

风在嗟叹，天下牡丹，从来没有如这园圃里的牡丹这么好的，风这一回大饱了眼福。

风与老人坐在那园墩上，两人看着牡丹。

老人一叹，说道：“近日里总是有人在这牡丹园里走动，一入了夜，就有人声笑语。我不知怎么回事，每到了那夜时，便不能动了，耳朵里听得有人欢声，偏偏想站起来，却不能动一动。

到了天明，这欢声笑语便再也没了。看来这是花妖，不是什么人……”

风笑笑，他说道：“老人家，我真的是嗜花如狂，不如你今夜就让我在这里呆着，看看那花妖是什么样子，弄好了，捉上一个，也让你老人家笑上一笑。”

老人看着风，半晌不语，然后站起来，大笑道：“既是你愿意，你就看看好了，说不定你会同老夫一般，到了入夜时，不能趑身起行，那就惨了。”

老人含笑而去，再也不来理会风。

游园的人极多，文人仕子，秀女佳人，缕缕行行，笑语欢声，使老人这园子里满是喜气。

谁知道到了夜里，竟会有那种种奇异声音，竟会有那神秘的人声笑语？

至黄昏，游人呼妻挈子，渐渐散了。

已经升上来了雾气，在牡丹园里，有一股浓浓的雾，慢慢笼在那花枝上，顿使满园鲜花变为隐隐约约的君子。

风坐在园中，他闭着眼睛，他知道如要查清洛阳奇案，此次必得查清牡丹园里的怪异。

天已经入夜了，一轮皎月渐升，升到了人头上。

雾渐渐淡了，终至于无。

风抬头看月，心头一阵悲怆。

月妹在哪里？她是不是还那么苦，她是不是心里恨苦她的悲惨往事，同雪弟再也不会出山？

难道江湖上再也没了这一名号？

风轻声一叹。

忽听得有人细声细语说话。

那人是个女人。

“大君到了么？”

有人应声：“未到，但来了一札，说是他一会儿便到。”

“好，那就等等。你们也别闲着，先把那洛水之舞练上一练，省得生疏。”

那女人莺声燕语，使风忍不住要去看，他刚刚想抬头，又一摇头，他得忍住，惊吓了她们，反为不妙。

那女人的声音很甜，一说话时，让他忍不住真想去看，看看这声音如此甜美的人，究竟长得如何美妙。

女人道：“大君说，他们得要五十株牡丹，要我们选送去，以备不时之需。”

女人笑道：“男人都爱花，他们愿意要，我们便送他们好了。”

那女孩儿声音极是稚嫩，她怯怯地问道：“要派什么人去，不知花仙有什么吩咐？”

风心里暗暗道：看来对了，这女人根本不是要弄什么花去给那个大君，她只是想弄一些人去，给那个什么大君。只是那个大君是什么人，他要这些人做什么？

风回过头来看那个老人，只见那老人躺在榻上，睡得呼噜直响。

风直嗟叹道：她们自是用一种迷药，迷住了这个老人，这牡丹园的夜晚便都是她们的了。她们要做些什么，老人就是知晓，也只是以为梦中，这真是一绝。

风慢慢起身，那些香气缭绕满身，他知道他刚才全凭闭气屏息，不然也会中毒迷倒。

只是他不知道那些女人如何给他与老人下毒的。

以风这般的大行家尤自不知如何被毒，还有谁能查得出来她们如何对人下毒？

风慢慢起身。

他听到了一种咿哑之声，先是轻轻的竹管丝弦之声慢慢轻起，再就是幽幽的乐声在牡丹园里传遍了。他来到了牡丹花径旁，一睹那花径旁的人，他就大吃了一惊。

原来那里竟有上百个美女，一个个都是貌比天仙，站在那里，随着乐声轻轻起舞，摇着腰肢，荡着身子，在牡丹花丛间一起一伏，煞是好看。

风心里道：她们如此一动，显是不像舞蹈，不知她们弄的是什么鬼？

只见她们一个个对着牡丹花枝，有的搔首弄姿，有的一蹙一颦，有的一笑一媚。

她们在练什么？

坐在花丛中间的是一个美妇，她突然大声叫道：“停！”

在一边有七八个乐工，他们都是男人，但都是老人。有一个吹笛的，一时听不清这女人的呼令，仍在吹奏。

这女人长袖一拂，竟把那老人一袖挥出几步远去，眼见得那老人的口鼻出血，已是不活了。

众乐工一个个都战战兢兢，看着这女人，噤若寒蝉，不敢出声。他们生怕这女人像对待那老人一般，一挥手一投足便把他们生生杀死。

女人说道：“抬下去！”

有人上来，把这个死去的老人抬了下去，他们轻手轻脚，生怕这女人再生怒气。

风心里暗暗称奇，他此次来这洛阳城便是寻找这女人的，洛阳城里时常丢失女孩儿，时常是那些大户人家丢失清秀的女孩儿，把那些既清秀又美貌的女儿丢失，再也找不回来。风受命来寻找这些女孩儿，他料不到会在这牡丹园里见到这么多的美女。

她们是不是有那些丢失的大户人家女儿？

她们是不是迫于这女人的淫威，无法回家，只能沉沦在她的手下？

那女人一笑，风情万种，她轻轻启唇，对那些乐工道：“这老人太老了，他自己不小心，死在这里。我看你们还是好好奏乐吧。”

那些女孩儿呆呆看她，听着那乐声，翩翩起舞。

女人说道：“停！”

这一回很快，再没有一个人敢违背她的心意。

她对一个女孩儿说道：“你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想要人家喜欢你的人，你想要男人要你，你得对那个男人笑，对他乐呵呵地笑。让他的头也昏，让他的小腹也热，让他分不清眼前的人是牡丹，还是牡丹是人。你那哭丧样子，人家怎么会喜欢你？”

她一挥手，便再上来两个男人。

这两个男人一扯扯住了女孩儿，他们一左一右，开始对这女孩儿掌嘴。

叭！叭！

女孩儿嘴角出血，她不敢出声，只是跪在地上，磕头求饶。

风有些耐不住了，他想冲出去，但一转念，他想知道这些人在这里究竟想做什么，便不能造次。他一冲出去，那女人只说是她在训斥她自己的家奴，风又有什么办法？

他只能握住拳，耐住性子冷眼观看。

那女人冷哼了一声，两个男人不打了。

女人说道：“天下豪杰，人人都是血性男人。凡是血性男人，没有一个不是喜欢女人的。从前的幽王喜欢褒姒，为了她，连江山也不要了，这是什么劲儿？你们好好练，让天下的英雄豪杰都一见了你们，个个忘乎所以，着迷万分，那样才行。”

风暗暗吃惊，他看着那女人，心道：这女人不知道是什么路数，竟有如此大的野心？

那女人说着，竟为那些女孩儿做起示范来，只见她走起路来，腰肢一摆一扭，那神态如弱柳拂枝，分外好看。她直走向前去，又回头一盼，险些把那花丛里的风给迷倒。他心里一声暗叹：好一个风流女人……

那些女人见了她做过，一个个分别上去，都东施效颦，学上一遍。一个个身红头翠，忙忙碌碌走过一回。

月有些淡，风也清，在夜里看人，分外清爽。

那个女人看着众人，分明很是不满。那些女孩儿虽是也依样学样，但哪一个能有她那般风骚，秀美？她当然不会满意。

从园外跑来一个男人，他跪在女人面前。

女人问：“你那里怎么样了？”

那男人禀道：“齐大户已死，他的所有家财均着他九个妻妾分了，秀秀当然也得了

一份。现在她们都在家里，所有事儿自然听秀秀的主意。”

女人粲然一笑，说道：“好。”

她回头向那些女人说道：“你，你，还有你，你们三人都去秀秀那里，让那几个妻妾都迷上你们，然后把齐大户的家财都给我弄来。”

那几个女人躬身听命。

女人道：“我教过你们迷惑女人的手段，你们去做那齐大户妻妾的入幕之宾，不得有误！”

那男人带着三个女人走了。

风明白了，洛阳有了这一个女人，她何事做不出来？

洛阳不光会丢失女孩子，还会有许多的大户人家失窃，死人，只是那些官府大员不知晓罢了。

风心里吃惊，他知道他该转身走了，但他未动，便听得那女人一阵子清笑，她对着花丛道：“你既是来了，又何必躲起来？”

风大吃一惊，莫非那女人已经发现了他的行踪，已经知道他藏身在花丛之中了？

第四章 大君花阵

风大惊，以为这女人已经看到自己，心道：被她看到，是不是露了身份？

但他正迟疑间，便听得有男人的笑声，这笑声很狂放，因用了内力，便嗡嗡直响，震得那些练习媚术的女人一个个都花容失色。

从花丛里走出了一个人，他的脸色僵板，显是戴了面罩。他身子不动，一闪到了那女人眼前。

他笑道：“迷娘的功夫果然不弱，连我都不能瞒得住你。看来你早晚会把江湖

的各大门派都给吞了。”

说罢得意地大笑。

风心里自忖：这男人是谁，看不出他是什么人，一定是江湖上哪一个门派中人。但他戴着面罩，想是不想让世人知道他的身份。

那人走到了花丛前，说道：“迷娘，我请你帮我带十五个女人，不知道选出来了没有？”

那女人笑道：“选出来了，你看看她们怎么样？”

那女人一挥手，便从那众女孩儿中走出了十五人。

这十五个人人花容月貌，但她们都是低头敛眉，不敢对来人抬头。

这人大模大样地坐在迷娘的椅子上，对那些女孩子喝道：“你们听着，这一回要你们去，是做大事。做得好了，你们一个个都有前程，如果做不好……”

那人嘿嘿冷笑。

迷娘喝道：“都抬起头来，让大君看看你们的本事。”

果然都抬起头来。

有的脸上还有泪珠，却又在一瞬间变成了笑。那笑意真个是笑得快乐，笑得欢颜，笑得千娇百媚。

那个叫大君的分明不满足，他对那些女孩儿说道：“你们这一回去的地方，都不一般。有的要去皇宫侍候皇上，有的要去有名的豪门大户，你们可要小心了……”

这人说话声音很是威严，那些女孩子一个个敢不凛遵号令？

他恶狠狠地笑了，对那些女孩子说道：“好，我便坐在这里，你们一个个来狐媚我看。”

风不知道她们会怎么做，但他知道不可造次，如果让他们发觉了风在这里，便会坏了大事。他仍在那花丛后，一点儿声响也没有，静观其变。

那花仙迷娘仍是笑眯眯看着那个大君，像是十分熟稔他会做些什么。

那女孩子先推出一个来，她容貌姣好，但人有些瘦削，她袅袅走向大君。

那个大君一赞：“好，燕瘦环肥，各得其所。”

女孩儿本来怯怯的，但一想到那个花仙迷娘的凶相，自是在心里不寒而栗，分外显得巴结，她媚笑着，凑到了大君的面前，轻轻抚摩着他的胸，说道：“大君，要入夜了，你惯一个人睡，还是搂着女孩儿睡？”

那大君的声音比人更是冷涩：“你没听说过，色是刮骨钢刀么？我惯一个人睡……”

女孩儿嘻嘻笑着，把那男人的痒处轻轻搔弄；那男人眼光似剑，冷冷看她。

她轻轻窃笑，笑得肉麻，但男人不为所动。

那花仙迷娘道：“海棠，你下去！”

女孩儿顿时失色。

那花仙迷娘一挥手，身后的那两个大汉把这一个小女孩儿拖下去，拖倒在一边，就开始掌嘴。叭叭声响里，这男人竟是露出残忍笑意。他微微笑道：“你们看着，如果真的不能让我动心，只好给你们的女主人掌嘴了。”

他哈哈大声狂笑。

这个女孩子海棠被人掌嘴，在他看来，似乎是很开心的事儿。

再上来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清清秀秀，走路也没一点儿媚态。她走到了大君面前，轻声说道：“你要我去做什么？”

这男人一愣：“不知道，也许你只好给主人掌嘴，什么也不会做。”

女孩儿笑一笑：“不会的。”

她走到男人眼前，突然大声笑了，她笑得很开心，也笑得很狂。嘎然一声，笑声顿止，她对大君道：“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男人有一点儿好奇了，他慢慢问：“我想知道。”

“那好。”

女人话刚说完，一抬手，叭地一声，一掌打在了那个大君的脸上。

众人都呆了，她们呆呆地看着那女孩子与这大君。

谁敢动手打这个大君，就是她们的主人花仙迷娘也不敢，她也知道这个大君是一个恶人，在江湖上很有名的恶人。谁敢动手打他，岂不是存心找死？

看来，这个女孩儿只能是一死了。

那个大君瞪眼看着这女孩儿。

他是不是在想如何杀死这女孩儿，方才能解他心头之恨？

他是不是不想平平常常地杀死她，想用尽一切方法折磨她，直至她死也不成，活也难活？

他的声音因为愤怒，竟很平静：“你叫什么名字？”

事已至此，那女孩儿竟是不畏不惧，她的双眼盯着大君，说道：“我叫荷花。”

那大君说道：“我告诉你，我自从出生至今，从来没有人敢动手打我！”

他的声音越是平静，那怒气怕是越甚。众人都是为这荷花暗自捏一把汗。

荷花怕是再也难活了。

但那荷花笑盈盈对大君道：“你自小从来没有人打你，可我一出生便天天挨人家打，这岂不是很不公平？怕今后再也不会有人打你了，不如我打你一回，让你也知道知道挨人家打的滋味。”

她说得很平静。

那大君冷冷道：“你不怕死？你们这些女人都得讨好我，我稍有不如意处，就会宰了你们，你竟敢出手打我？”

那荷花再也无言。

花仙迷娘只是冷眼看着，她不会为这个女孩儿求情，就是大君转眼间处死她，花仙

迷娘也只是看着不管。

大君走近了这荷花。

他已经能嗅到荷花的女孩儿香气，荷花的呼吸很平稳，她不怕大君。

大君的脸面冷冷的，他的脸上戴有面罩。

他蓦然扬手，只要他的手向下一切，荷花便会香消玉殒。

但他的手在空中停住了。

“你后悔不后悔？”。

“不悔。”

大君的手猛地劈下！

众人中有人已经惊叫起来，有的女孩子吓得闭上了眼睛。

突听得一阵狂笑。

原来那个大君已经把那荷花抱在怀里，他搂着那荷花，大声狂笑，说道：“你能打我，我岂不能容你？既是天下再也没人能打我了，我岂不是非常无趣？我得把你带回我家里，从此让你好好打我。”

。他搂着荷花，用足气力亲吻她，让在场的女人都眼热心跳。

她们的血流得很快了。

大君看着花仙迷娘：“你为什么不说话？”

花仙迷娘道：“你要真心杀死她，是因为你没眼光，我为什么要说话？”

大君哈哈笑道：“我看中了她，是因为我有眼光？”

他很得意，一个男人，能被一个很迷人的女人奉承，他岂不是很开心？

风正看得有趣，便听得那大君说道：“这园子里有外人，难道花仙没有察觉么？”

风心里一怔，不知道那大君是不是发觉了他。只听得那花仙迷娘惊异道：“你说的是那个老头儿，他早中了我的花精之魄，睡得昏死过去了。”

大君笑道：“他算什么，他算不得一个人，这人是武林天下鼎鼎有名的人，他是名满天下的中的风。”

一语顿叫那花仙迷娘惊诧不止，她倏地站了起来。

“在哪里？”

一声问话，便听得花丛里一阵长笑，从花丛里走出风。

风站在那大君的对面。

他与那人对面而立，双方顿感杀气逼人。

大君说道：“风，你这回完了，从前你一逃再逃，多半是你的好运气。如今作鸟兽散，你再也没有机会逃了……”

那人笑了，他笑得很狂。

风也在笑，他只是微微一笑。

“你是那个混蛋枢密院使，偏偏到这里来装神弄鬼，叫个什么大君，为何不叫大狗？”

风的神气是调侃，是揶揄。

那大君一听，冷冷笑道：“风，果然好本事。”

他揭下面罩，正是那个虎目鹰相的枢密院使。

风大声道：“你在京城弄鬼，又跑来洛阳作鬼，想弄人家的钱财。岂不知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一句话？你的那一点儿狗心思，谁不知晓？”

枢密院使道：“我最恨的便是你，一再杀你不死，就算是奇迹了，今天你必死无疑。”

那花仙迷娘一直在冷笑，此时缓缓起立，她慢慢道：“要杀死这么一个人，难道还要大君动手么？”

她轻轻一阵俏笑。

风立时嗅到了一片香气，只听得珠环叮 〇 当，一片乱响，在风的眼前顿现一片人

墙，那些女孩儿都围立在风的眼前。她们一个个玉体生香，美目顾盼，垂怜凝睇，都望着风。

花仙迷娘说道：“风，你领教领教我的销魂阵。”

风望着女孩子，他不知道女人会有干面，看着看着，竟是恍惚又与公孙嫣在一起，他们正在血脉贲张地淫戏，一心一意地欢乐，他们已经忘了自己，忘了这个世界，忘了他们是什么人，一心一意想做一只畅快的野兽。

风在呻吟。

他的眼睛乱了，他的心性也乱了。

还到哪里去找原来那个风？他的身形也迟滞，他的眼睛也呆涩了，他慢慢地凝神注目在一个女孩儿身上，他盯着人家那肥臀丰乳，看得出神。

他渴望那女孩儿，他恨不能马上搂住那女孩儿，向她求欢。

花仙迷娘道：“人生几何，对色当歌。你若求她，女为己悦。你若无她，长夜太多……”

这几声说得铿锵悦耳，直飘到了风的心里。

风在心里道：说得也是，她说得有理。人生：几何，只要我活着，就得好好渡日，岂不闻人生譬如朝露，转眼即逝？我天天奔波来去，图个什么？

风慢慢颓坐下了，他的手弛张开来，他的内力渐渐消失，他觉得他的小腹冰凉，他已经在这些女人面前丢了丑……

第五章 天外飞雪

风知道他必死无疑。

他眼看着那些花团锦簇的女孩儿们，眼里仍是满带笑意。

他只能笑了，面对着死亡，仍在笑。笑成了风的唯一武器。

女人们渐渐更近。

那大君笑道：“风，我知道你们一个个都爱管人家的闲事，必定会有一个人来这里。但我不料会是你，你死定了……”

风的心里怅然若失，他知道，世上的一切都没了，他没了公孙嫣，没了的威风，也没了他自己的性命。

他不愿再说什么了。

这时，他听得有一个人的脚步声。

这人走得很重。

来到了众女人的身后，他站在那大君与那个花仙迷娘的身边。如果他要出手，一击便可向迷娘与大君动手。

风听得那大君一声冷哼，惊异地说道：“是雪？”

风不愿意再睁眼了，他情愿死在这里，死在这些女人的手下，岂不是很温柔？但他听得一个字，这个字足以令他再睁开眼睛。

他忙睁开眼睛。

他很激动，真的是雪，真的是雪！

雪仍像平日那样冷峻，仍像平日那般高傲，盯住了眼前的人，不冷不热，他的手里握着剑，握着那柄冷冷的渴血的剑。

风大声道：“三弟！”

大君与那迷娘本来意中仍有些犹豫，以为这人是雪，但他是不是雪，他们仍有些怀疑，听得风一声叫，便真知这人确是雪了。

大君冷冷道：“雪，你看着风死在这里，你怕他死得寂寞，也来陪他么？”

雪不声响，雪向来只是冷冷对人，他从来杀人搏击时都很少有话。

风很激动，三弟终于走出了那山谷，那么四妹呢？四妹是不是也走出来了，如果四

妹也走出来了，又可以并肩行走江湖了。风的眼里有泪，三弟与四妹两人从那情恨里脱出，这比什么都令他高兴。

大君道：“雪，你与风两人，也讨不到什么便宜，你还是乖乖受死吧！”

雪无声，对于别人，雪只是冷冷的一柄剑。

那大君很怪异地看了雪一眼，他心道：今日的事，必不能善罢干休，我来与这个雪斗上一斗，看他有些什么仗势。

一念至此，他扬声一喝：“雪，看学！”

他虎步而上，一掌击向雪！

雪手里的剑只是慢慢一划，便划向他。

这一剑好怪，平日雪出剑都是迅疾猛烈，一剑剑带出风声。一听那风声，便知道他的剑气逼人。可此回雪的剑法变了，竟是慢慢吞吞，好久不曾出手，一剑划向大君，竟是直指他胸前！

这一剑看来很慢，也很好躲。

但大君逼了三回，躲了三次，还是不曾躲得过这一剑！

哧——

一剑从他的臂上刺过，他的臂上顿时涌血。

隔这许多时日不见，没想到雪的剑法竟然大进，与他动手，一招甫出，便即流血。他大骇，转身一退。

他怒声道：“雪，你真大胆！”

那个花仙迷娘看到了这一战，她心忖：就是我与大君两人一齐出手，也未必是这个雪的对手。看来确是不可轻敌。她笑上一笑，对雪道：“你的大哥在我的百花阵里，你为什么不救他？”

雪哼了一声，他右手提剑，身子一纵，便到了众女面前。

众女早看得呆了，雪虽是戴着面具，但他一身白衣欺雪，那神态冷傲，像江湖上的传闻一般。谁也知道他便是那里的雪。

那几个女孩儿有的慢慢向一边退，有的看着雪，在憨憨地笑。

她们看雪也看得痴了：像他这般冷峻的汉子，一定是个很有味儿的男人。

雪来到了风的面前，他轻轻扶起风。

风百感交集，他能对雪说什么？他曾找过雪，他与花都曾找过雪，但雪不愿意走开，不愿意离开那个无人居住的山峰。他们有什么办法？

但雪终是自己走出来了，雪还救了他一命。

风哽咽道：“三弟……”

还说什么？再也无话可说了。

那花仙迷娘心里道：就是你是雪，你也无法制得我的花阵，你能把这号称大君花阵的阵法破了，你二人才能走得出去，不然你就是做鬼，也只好呆在这里了。

她突然起身，飘飘而进，来到了两人身前。雪与风顿觉眼前飘过一阵迷香。

这花仙迷娘太香了，她一身香气逼人，且这香气很正，令人心神一爽。

花仙迷娘道：“雪，我早就听说你是一个冷男人，你知道不知道，世上的冷男人最讨人喜欢？”

雪冷冷看她，他也听说过江湖上有个花仙迷娘，但他从来不曾见过。如今他看到了，这女人一身媚骨，又有一身本事，你只看她一轻轻动身，便飘来无限香气，看她一蹙一颦，皆有无限情意。就是再如铁如钢的男人，也不会在她面前无动于衷。

她对着雪笑，那神态，就像雪是她的情人。

雪手里的剑在渐渐向下，花仙迷娘的心里在笑，雪的剑尖本来是对着她的，此时竟是垂下了几寸。

这几寸便是情。

她有把握了，她能制得住雪。

在这花仙迷娘的眼里，世上的男人没有一个是不能被女人迷住的，如果有一个男人不被女人迷住，那不是男人无情，而是女人无能。

她相信她就会成功，她会迷住这个雪。

她轻轻一哼。

那些女孩子便都动了，她们一个个轻舒皓腕，露出一节节如玉如藕般的胳膊，在雪的身前身后环绕。

她们在唱：

“夜深沉，夜未央，
男人的心，冰冰凉。
求偶本是天成意，
哪有一人守空房？
男人火，女人水。
水火相济才无妨。
你若怕我来淹你，
快用火烧我心房！”

雪居在她们中间，他冷冷地站着，他也是一个凡人，他能不对这些女人动情？

风大声道：“三弟，你快，快用功夫，守住丹田之气，再无妨碍的。”

雪没听风的话，他站在那里，如山一般屹立不动，他是已经中了那些女孩儿的迷惑，还是他不愿意再动？

风在他的身边，他与那大君、迷娘都看得清楚，雪已经有些沉迷了，他的气喘也粗了，他的眼睛也直了。

那迷娘慢慢凑向他。

她的腰很软，从来不曾看到过女人会有她这么软的腰肢。她轻轻窃笑：“雪，你从来不曾见到过好女人，你便没有一个好见识。你看看我，让你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女人。你就知道天下女人都不如我。”

雪的眼睛直盯盯地看她。

女人的颜面如玉，那是其嫩无比的玉色，在雪的眼前生辉。他从来不曾看到，女人的肌肤根本不像是皮肤，可以看得清上面的血色，看得清脖颈处的血管，看得见血在她的脖颈里缓缓地流。

这是天下第一的绝色。

雪轻轻地呻吟了一声。

风、迷娘、那个大君都知道雪的这一声呻吟是什么意思。

雪完了，他得慢慢倒在这女人的身下，他的眼睛仍是失神地盯着那迷娘，但他的身子已经在抖了。

风只是轻叹了一口气，他也是男人，他知道雪无法控制他自己。只要他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他便无法控制他自己的情意。

迷娘的身子在雪的面前轻轻扭动着，她轻轻道：“雪，你从来没看到过像我这样的女人，是不是？”

雪的声音也渐渐像是入迷了，他的声音也有一些含混，有一些渴望：“你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男人和我在一起，他的眼睛一直得盯着我，他舍不得离开我一会儿。如果男人的身体与我的身体相接，他愿意一直到死，也不想离开我的身子……”

迷娘的香气已经浸到雪的身体里去了，他正在大口大口地吸气，他知道这香气太浓了，很好闻，他很惬意地一口口吸入这香气。他此时愿意一直吸这香气到死……

风低下了头，他看到雪不行了。

最耐不得的，便是情。他们能在江湖上叱咤风云，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情？他们能被人打败，更因为他们有情。

一个情字，便折磨得人生生死死。

迷娘已经在笑了，大君也在笑，他们笑得很痛快，就是像这般江湖上的绝顶高手，也耐不得她们的情感，还有什么人能逃得出他们的手心？

迷娘的手已经伸出来了，她的两指尖尖，像是玉笋，直伸向雪。

她的手指只要一伸到了雪的脸上，她只须轻轻一抚摩，雪便会成为一个痴人，一个再也救不过来的痴人。

她的手只差一寸，便可以摸到雪了。

她很慢，但她的脸上还带着笑，她笑得很开心，很用力，她知道她已经成功了。

天下的男人都禁不住她的诱惑，雪也一样，只因为他也是男人。

一点儿凉意突然从她的小腹直透进来，一直透入到她的心里。她噤住了，看着雪。

那是剑尖，是能刺死人的剑尖。她的手停住了，她不得不停住。

她的心有一点儿凉意。

看来雪并没被她的美色所惑。

雪的剑仍是握在手里，剑尖直指着她的小腹。

她的心凉了，但她仍是满面春风，满脸笑意：“雪，那地方是男人躺着的地方，你用剑指着，一不小心，碰出血来，岂不是很扫兴？”

雪的话声又变得很冷峻了，他再也不是梦一般的话语了：“迷娘，你那一点儿本事，我看还是不要用了，免得丢丑……”

迷娘的心里不知道如何是好，她猜不出雪会不会一剑刺心，会不会一剑要了她的性命。

她抬头看着那大君，她在向那大君求救。

第六章 皇上迷花

皇上近日来也是心神不宁，他不知道那个枢密院使会如何对他，枢密院使在江湖上行走，找回宫中解库三千万两银子，也是十分辛苦，但他在江湖上的势力越来越大，也让皇上担心。

他心里很是焦急，因为枢密院使出京去了，竟是半月也没有一点儿消息。

如果有许达在，他还会牵制一下那枢密院使，使他不敢放手胡为，如今许达已死，还有谁会对枢密院使有所牵制？

皇上的心里在想，他一定得找一个人，要对枢密院使有所制约。

他坐在清心阁内，在一心一意地想他的心事。

他要找到，找到了，封他们中的一个做许达那样的京官，相信对枢密院使一定会有所制约。

只要他再封一个齐忠侯就是了。

他得找到。

皇上的心里也在踌躇，他知道，要找到，在他并不是一个易事。

枢密院使与是冤家，他早就知道，他如果要枢密院使去找，说不定他便会给皇上找来四具尸体。那时他还有什么指望？再要别人去江湖去找，别的人会不会找得到？

皇上坐在那里，心事重重，他不愿对人说他的心事。京都里的官员们，大都对江湖中事一无所知，要他们给皇上拿主意，岂不是会误了大事？

一个宫女站在皇上身边，她看到了皇上的犹豫与不安，她轻轻一跪，禀道：“圣上有什么心事，为什么不找大臣们商量？也好做一个决断，省得如此放在心里，也对龙体有害？”

皇上看着她，这宫女没有大姿色，皇上心里一叹，在这清心阁里，怎么会有这种女人？他看着那宫女，心里道：也罢，在这清心阁里，我便是要与那些绮旎儿女情远些，方能想我的大事。有她在，也就够了。

皇上道：“我有心事，你知道什么？那些大臣又会有什么用？”

宫女一笑说道：“那谁有用，只要皇上对奴婢说，奴婢便出去呼唤一声，下面的人还不给皇上找来？”

皇上道：“你不知道，有几个人，他们不是宫中的人，他们是江湖人。”

那宫女的眼睛一亮，她对皇上道：“既是皇上要找江湖的人，我告诉他们去找，那不就行了？”

皇上一叹，这宫女想事，真是容易。如果真的那般容易，皇上还犯得上这么犹豫，早就派人去找了。

皇上的心事，一向很少与下人商量，此时心里无奈，只好对这个宫女道：“我要找的人是江湖上的人，你不知道。他们叫做，很有本事的……”

那宫女掩口而笑。

皇上有些惊异，问道：“你笑什么？”

那宫女道：“我进宫来的时日很短，我在家里便听得人说，江湖上有大侠，那四个人是，我也知道他们。找别人难，他们那么有名，找他们还不好找？只要皇上对下面的人说一声，要他们找，还不是一找就给找到了。他们一听得说皇上找他们，他们会不会来？”

皇上的脸一沉，他真的不知道自打没了许达后，会不会再听他的令。

皇上自言自语道：“我不知道那会不会听我的，自从许大人死了，他们便再与我没有见面。都是傲人，他们自认是江湖上的正派人物，一向与朝廷没什么来往。他们肯接那一枚金龙令，是因为有许达……”

那宫女一见皇上愁眉不展，便粲然一笑，说道：“圣上如果真的想见，我便去唤他们来，好不好？”

皇上看着这宫女，心道：你一个小女孩儿，竟然敢与我开玩笑？

他说道：“你真能把叫来，我会重重赏你。”

宫女笑道：“好，我一会儿便会把那的人带一个来，给圣上看。”

宫女走了。

皇上忽然有一点儿不安。

这宫女是走向后宫的，她去后宫，找什么人会找得到？她是不是跟皇上开玩笑？但她如果是如此做，那真是太胆大了。难道不知道皇上一震怒，她便会性命不保么？难道她不知道在京城里，也是来去无踪的么？

皇上闭上了眼睛，他要好好养神，再想一个良策。

有人大声道：“微臣给圣上请安，祝圣上龙体万安！”

这是谁，怎么未奉诏令便来到了清心阁？

皇上一招头，他愣住了，跪在下面的人像是里的花？

抬起头来，他真的是花。

皇上心里大喜，他笑道：“那小宫女说她能找到，我还以为她是发疯，谁料得到她真的有此本事？”

花笑笑不语。

皇上的脸忽然一沉。

这事儿太蹊跷了，那宫女既是有些本事，她在清心阁里，人人不知，岂不是大大有害？她能一转眼便把花领来，花是不是一直在宫里？

皇上的神色不豫。

花一看，便知道皇上的心事，他禀道：“圣上，在下已经在宫里多时了，宫里有事，

圣上不知。在下怕惊了圣驾，只好不先奏闻，望圣上宽谅。”

皇上心里不舒服，但总不能对花怎么样，他既是想用，对他们总得客气一点儿。他笑道：“爱卿不要在意，我只是对爱卿来得如此之快，有些诧异罢了。”

花便又躬身：“请圣上恕罪。”

皇上不知道花的意思。

花禀道：“圣上，刚刚在清心阁的那个宫女，便是微臣。”

皇上一听，大是吃惊。他久听得里的花易容术天下第一，但究竟如何，从来不曾目睹。如今一听得那个宫女便是花，不由得大惊。

皇上惊怔，久久无语。

花说道：“圣上，我听得解库里的银子被枢密院使追回来了？”

皇上点头。

花道：“他与那七殿阎罗勾结，怕对圣上不利。”

皇上心里一惊，他失声道：“莫非他要害朕不成？”

花道：“我看他有恶意，他在外面聚敛财富，不想做恶事，怎么会弄那么多的钱财？他害人夺命，杀死的尽是江南富豪。我看他野心不小……”

皇上的心里一松：原来是这事儿……他知道他与枢密院使的密谋无法对讲，他便点点头，不再出声了。

花奏道：“请圣上旨意，夺了他的官，让他下狱。便可查出他的舞弊事实。”

皇上想想，他点点头道：“也好，我便把他办了，只是你得找出他的恶行来，省得下官们不服。”

花谢了皇上，转身出去了。

皇上坐在清心阁里，他决心今晚不再出去了，他不再与那些宫妃们过夜。

一想到此，皇上反是心里很安宁。

他可以清心寡欲，好好想一想此事。他愿意让与枢密院使一斗，那样他便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有人来奏：“枢密院使从中州回来了，特来给圣上请安。”

皇上说道：“不见。”

那太监略一沉吟，又奏道：“圣上……”

皇上心头一怒：这些太监，怕都是受了那个枢密院使的贿赂，不然怎么肯这么替他说话？

那太监察颜观色，一看便知道圣上龙心不悦，他便又奏道：“圣上，奴才看到了，枢密院使带来了几个女人……”

“什么女人？”

“小人也不知道，但是看那几个女人。啧啧……有一个，就是小人在宫里当了这许多年的差，也从来不曾见到过那个好看的女人……”

皇上再也不想好好清静一夜了，他大声道：“好，叫他来见我！”

清心阁内，皇上并不清心。

他看到了枢密院使，但他的眼光不看枢密院使了，他看到了枢密院使的身后，有一个佳人，袅袅地走了进来。这女子长得太美了，她一顾一盼，都是风韵；她一行一步，都是风情。她只是用那一双大眼睛盯了皇上一眼，便叫皇上几乎失魂。

皇上心道：我的女人千般锦绣，但也没有她这般模样的……

枢密院使想对皇上一奏他的中州之行，但皇上只一挥手，说道：“她是什么人，爱卿带她们来做什么？”

那女人美目一眄，让皇上心里顿是更惊。他心道：是了是了，人家都说唐明皇的爱妃天下一绝，让唐明皇看了，再也不想其他女人。原来世上真的有这种女人……

皇上走神了，他只是失神地盯着那女人，他连那女人身后的五六个女人都没看清。

枢密院使知趣得很，他见皇上不理他，便慢慢退出。

皇上的心跳得厉害，他盯住了那女人。

“你叫什么名字？”

“迷娘。”

皇上大喜，叹道：“好一个名字，迷娘，迷娘，真的是迷娘！”

皇上叫迷娘到他身边来。

迷娘过来，她笑生生看着皇上，说道：“皇上，你坐在那么大的桌子后面，我怎么能走到你面前？”

皇上大笑：“你好好想想，你该知道如何能走到我面前来。”

迷娘想也不曾想，她慢慢过去，坐在皇上的腿上。

皇上很惊奇，她是头一回见皇上，竟能如此大胆，这让皇上又惊又喜。

皇上说道：“这是龙椅，你是凡人，坐了要杀头的。”

她轻轻道：“禀皇上，我如果成了皇上的人，我便是凤了，凤坐在龙椅上，也算是差强人意。”

皇上龙颜大悦，有女人如此，皇上岂不是天天会大开心怀？

皇上忘了他对枢密院使的不满了。

他扯住了女人的手，说道：“迷娘迷娘，你迷不迷得住我？”

迷娘抿嘴一乐，说道：“圣上，你若是体谅我，你就会疼我喜欢我，那妾身便迷得住圣上了。你若是不体谅我，我怎么能迷得住圣上？圣上见过的女人，什么好样的没有？”

皇上大喜，一挥手，让那些女人都退出去。

他笑眯眯地看着迷娘，说道：“我本来想，今日我会清静一晚，谁料得到你又来了？看来我真的没法儿清静了……”

迷娘的手握在皇上的手里，她的手很软，丰若有肌，柔若无骨，握在皇上的手里，像是无物。

她轻轻笑，说道：“皇上若是不愿与我在一起，我就走好了。”

皇上握紧了她的手，大声道：“我宁可今夜再累，也愿意与你在一起。”

皇上抱起了她，他很吃惊，看去那么丰腴的女人，怎么没多少重量？

皇上问：“你怎么这么轻？”

她吃吃艳笑，竟敢出手去扯皇上的胡须，她悄声道：“我本来重，但怕累坏了皇上，身子就轻了……”

皇上的气也喘得粗了，真真是一个迷娘儿呵……

第七章 痴心是谜

公孙嫣与赤眉鹰王过得很快活，她已经忘了她是名动江湖的美女剑了。

她很快乐，她愿意与赤眉鹰王在一起，她能与这么一个喜欢她的男人厮守一生，她很快意。

她差不多已经想不起来那个死去的风了，她也再不愿意用剑，她的眼睛每日只盯着赤眉鹰王。

赤眉鹰王很可她心意，一个没有功夫的男人，但有深情，还有一种对她痴痴迷迷的爱意，让她心里有无限深情。

但有时她能看到赤眉鹰王的沮丧。

赤眉鹰王很沮丧， he竟是整整一日不讲话。

公孙嫣知道，他是想起了他在江湖上的那些日子，他想起了他做鹰王时那飞扬跋扈，他的神情便多了沮丧。

公孙嫣道：“你想起了过去？”

他点点头。

人都有过去，如果那过去是踌躇满志的日子，你终会怀念它。

这一日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坐在屋里，赤眉鹰王对公孙嫣说这两人是他的朋友。

他大声笑道：“你去弄一点儿酒来，我与他们痛饮一番，好不好？”

公孙嫣也快活起来，近日赤眉鹰王的情绪不好，她愿意他能快乐。

她去弄酒。

回来时，她走得好快，刚想进屋，想那赤眉鹰王与两个朋友谈得兴浓，别打扰了他们的谈兴。她便慢慢在门外驻足了。

他们正在谈。

“他们俩没死.....是那个雪救走了风.....”

公孙嫣的心--一跳，他们是在说风。如果他们不同时提到风与雪，她还不知道那个风便是她曾经与之肌肤相亲的风。

风与他们有什么瓜葛，他们为什么要提风？

只听得赤眉鹰王说：“据我所知，雪与月都被那鬼男女给凌辱一番，再也不会走出江湖了，他怎么还会去救风？”

那一个声音洪亮，他大声道：“雪是被鬼男女给欺弄了一回，但他说不定这回又愿意出山了，也未可知。”

赤眉鹰王的声音里满是恨毒：“不会，他一定不肯再出山。不过他出山也好，就是亲手宰了他，也难消我恨！”

公孙嫣的心一哆嗦。

难道他是想让风死？他是恨，恨他们弄没了他的妻子，恨他们杀了他的父亲，恨得

他千方百计要亲手活活毁了不成？

公孙嫣站在了赤眉鹰王与那两人的面前。

她脸色苍白：“我听到了你们的话……”

赤眉鹰王瞅她，竟是没一丝尴尬：“我知道你听得到。如果我们不愿意让你听到，你一定什么也不知道。”

难道是他们甘心让她听到，让她也知道要活活毁在他们的手里？

赤眉鹰王看着她：“我恨风，恨那个花抢走了我的妻子……”

她心一哆嗦，他恨花抢走了他的妻子，与她公孙嫣有什么关系？

赤眉鹰王大笑：“他抢走了我的妻子，我不会抢他的妻子？我抢来了你，让他也难受！”

赤眉鹰王大笑，他看着公孙嫣大笑。

公孙嫣明白，她什么都明白了。

原来赤眉鹰王也是她父亲的手下，他也是七殿阎罗的人。

他们一心要对付的正是。

她本来是风的妻子，但他告诉她风死了，他与她的父亲都告诉她，风死了。她才成了赤眉鹰王的妻子，她是看他已经改了邪，成为正派中人，她才会嫁与他。

谁料得到他竟然仍是七殿阎罗的鹰犬？

那两人告诉她，七殿阎罗最得力的人便是赤眉鹰王。

她哑然。

她失神呆怔，呆呆地看着他们，不知道她说些什么是好。

往事恍惚若梦，她想到了她与风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风对她也是百般恩爱，只是风太关心别人了，他天天跑来跑去，忙的是江湖恩怨，对她很少关顾。她听说风死了，才与赤眉鹰王相处。如今他们说风还活着，她顿时心里百感交集。

她双目圆睁：“你骗了我，还有他……”

她不愿提她父亲的名字。

公孙一鸣也看好了赤眉鹰王，才想出了那欲擒故纵之计。她上了他们的当。

公孙嫣大声喝道：“你骗我，你骗我，你骗了我……”

珠泪顿垂，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想到老爹与这个赤眉鹰王一心要骗她，要她上当，与风分别，她心里便十二分的难受。

她还能说些什么？

她转身冲出去。

她在街市上游荡，看着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她心道：从今日起，我便也同他们一样，无家可归了。只是我从前不知风的处境，如今也不知道会在哪里。风在哪里？他知道不知道我又嫁了这赤眉鹰王？他知道了，为什么也不来看我，告诉我真相？看来风真的对我不屑一顾，他一心一意做他的江湖大侠，对我根本就没情感……

她不知不觉走到了她与风曾住过的那一间小屋。

屋子很破旧，看上去已经是久无人居了。

她咿哑一声推开那门，蛛网灰尘顿时扑面。

她走进去，慢慢巡视了一周，看着这间小屋，她心里的旧日情愫便油然而生，想起与风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风很风流，两人相处，自有乐趣。

屋空人杳，竟是不知所终。

她流泪了。

她心里想：早先我以为我是把那个风忘了，忘得一干二净。谁料得到我还是不曾忘记他，一看到这间屋子，一下子便想起了他，想得那般刻骨铭心。真是奇怪……

公孙嫣坐在屋里，她不怕那些灰尘，她要在这里好好想想风。

赤眉鹰王坐在坐椅上，他抬头看着公孙一鸣。

公孙一鸣好一派霸主气派，他坐在一张大椅上，冷冷地嘲弄地看赤眉鹰王。

在他眼里，这赤眉鹰王不过是一只小鸡，哪里是什么鹰？如果他想杀死赤眉鹰王，只须一拈，他就得一死。

公孙一鸣满面怒气：“你逼走了她？”

赤眉鹰王对他的怒火若视而不见：“是，她知道了风还活着，一时气愤，便走了。”

“你没拦她？”

“拦也拦不住，又何必拦？”

公孙一鸣的声音很尖刻：“你以为你对七重地狱极有用处，是不是？我要你与她成亲，是要你牵住她，不让她与在一起，如今你连这一点儿事都做不成，你还有什么用处？”

赤眉鹰王看到了七殿阎罗的眼睛，这双眼睛瞪着他，像是要活活吞吃了他。

赤眉鹰王显是不惧，他也冷冷地与七殿阎罗相对。

他慢慢道：“我以为公孙嫣姑娘还是与在一起的好。”

公孙一鸣大声狂笑，说道：“好，你说，你说说嫣儿与那疯子在一起，有什么好？……你若是说不清楚，今天休想活命！”

赤眉鹰王轻声道：“图大事者，必不能讲求小节。故有人忍辱负重，有人以身事敌，有人放浪不羁，有人狂箫过市。要的是有明主赏识他，他才能出于青泥而脱尘，一震而飞天。如今阎罗要做天下武林霸主，自不能顾忌儿女手足之情。嫣姑娘重情，她一定会去找风。她如果在风那里，对我们有好处……”

公孙一鸣的脸色稍霁，赤眉鹰王的主意是个好主意。

公孙嫣坐在这间小屋里，她已经不吃不喝，呆了好几天了。

开始时她还是坐着，但到后来，她只好躺下了，她躺在那里。口里在念叨着：“风，风……你怎么还不来？你如果真的想我，你得回来……”

她心里很是灰心，因为她知道，风多半会知道她与赤眉鹰王成亲的消息了，他再也不会回到这间从前他与嫣儿在一起的小屋，他会再躲着这间小屋，从此再也不想她。

有一口气，她也要等得风回来。

如果风在她咽气时回来，她就要告诉风，她从前做错了，她不该相信那些人，他们对她都是一通谎言，她不该相信。

但风是不会回来了，他现在哪里，他是不是像从前一样，在江湖上奔走，行侠仗义，只想做一个正直的江湖侠士？他的身边是不是又有了一个喜欢他的女孩儿？她与从前的公孙嫣一样，跟他有说有笑，两人情浓如蜜？

公孙嫣昏昏沉沉，她看到了风。

风真的来了么？

他站在她的面前，一声不响。

公孙嫣流泪了：“你来了，你真的来了，你忘了我么？”

风屹立不动，他真的不肯原谅公孙嫣么，他从前一口一口地叫她嫣儿，如今他再也不肯叫了么？

“你从前叫我嫣儿，你愿意不愿意再叫我？你叫啊，我要死了，我一点儿气力也没有了，你再叫我嫣儿。你再叫我两遍，我死了，也甘心……”

风仍是站着不动。

她仍在喃喃自语：“我与你就在这间小屋里。我说，你这屋太旧了，你说不旧，只在旧屋里有两个新人，对不对？你从前那么喜欢我，如今怎么再也不喜欢我了？你愿意不愿意再喜欢我？你说，我是不是一个淫荡女人？你不会喜欢我了，我成了一个淫荡女人……”

一行清泪淌在她的两腮。

那人始终不吱声。

公孙嫣有一点儿奇怪，他不是风吧？如果他是风，就是她错了，风对她也会说话。她知道风，风是一个铮铮汉子，他决不会对公孙嫣一句话也没有。

那男人终于伸出手来，他轻轻说：“你没错，你是被人家骗了，你说是不是？”

公孙嫣哭了，她的泪流得很畅，她很快乐，因为她喜欢的男人终于说她没错，她只是被人家给骗了。

她喃喃道：“我错了，我错了。我当时没什么反应，人家说，你真的喜欢一个人，他若死了，你一定会知道。我当时该知道你没死.....”

她一双手紧紧握住了那人的手。

他真的是风么？公孙嫣的眼睛细看看。他不像风，他比风瘦，比风更英俊，他不像风那么英气逼人，他像是一个富家公子。

他不是风。

“你是谁？”

他只是双眼凝视着公孙嫣，他像是她的一个旧相识。他是谁？

“我是的朋友。”

她流泪了，原来他不是风，他也不是花雪与月，他只是的朋友。

“他.....好么？”

那人一叹，说道：“不好，前几日，他被七殿阎罗的人用大君花阵迷惑，他病了.....”

公孙嫣大惊，她睁圆了眼，一急之下，她又昏过去了。

第八章 红颜薄命

风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他在梦里呼唤的，只是公孙嫣的名字，他一遍遍呼叫那公孙嫣，让在一边的雪也黯然泪下。

人沉溺于情，谁能自拔？

雪听他叫了几回，又从梦里惊醒，他站在风的床前，轻轻说道：“好。我找那个公孙姑娘来。”

如今他站在公孙嫣的眼前。

“风病了……”

公孙嫣已经看明白了，眼前的人不是风，他是雪。

风病了？他病得怎么样？

公孙嫣的脸色是焦急。

雪暗暗点头，看她这神态，像她心里仍是有风的影子。

公孙嫣大声道：“他病了，关我什么事儿？我也病了，又有谁来管？”

她说时，鼻子一酸，竟是大声哭泣起来。

雪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只好默默地站着。

她像是哭了好久，雪也不曾劝她，也听任她哭。直到她哭得累了，雪方才道：“你该去看看他，他在梦里只唤你的名字……”

她身子一震，风还在念想她么？他是不是恨透了她，在梦里也不肯饶恕她？

她幽幽道：“好，我去，我跟你去看他。”

她与雪到了一间很破旧的屋子里，这一间小屋很不显眼，在风中飘摇，像是转眼便会被风刮跑。

她看到了床上躺着的风。

风的形容消瘦了，他的嘴角仍是那么有力地抿着，他看着公孙嫣，他的眼里突然有了怒火。

风说道：“你来做什么？”

声音竟是冰冷。

雪笑笑，用手按一按风的胳膊，那意思是劝他，别同公孙嫣过不去。

风说道：“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七殿阎罗便是你爹公孙一鸣。”

公孙嫣点点头，她也知道了。但那公孙一鸣是她的老爹，他执意要作恶，谁又拦得住他？

风慢慢道：“怪不得你愿意离开我，也怪不得你老爹要愿意让你跟着我.....”

风唏嘘不止，他恨公孙一鸣，他也恨公孙嫣。

公孙嫣说什么？她想对风说，老爹是老爹，可她是她，两人决不能同日而语。但她说不出，她不知道风会恨她，这恨像是情肠，千结百绞，难得说清。

风大声道：“你走，你走，你再别在我眼前出现，我知道，你与那个赤眉鹰王结成了夫妻，你们真的是一对好夫妻啊。他是什么东西？他害死了我三弟与四妹了，他那恨毒比谁都厉害.....我病好了，一定去杀了他！”

公孙嫣一震，她明白了，如果风与赤眉鹰王狭路相遇，两人必是会有一场生死之搏。那时是诡计多端的赤眉鹰王胜，还是这风会胜？

风想必斗不过赤眉鹰王。

因为赤眉鹰王后面，还有她父亲公孙一鸣，那个江湖上黑道枭雄七殿阎罗。

公孙嫣说道：“风大哥.....”

风冷冷道：“我不是你的风大哥.....”

公孙嫣的泪水在流，她怎么对风说？她怎么对风说她因为知道风死了，才又嫁与赤眉鹰王？她怎么好这么说，怎么能说得清？

她只好转身就走。

雪跟着走出来。奇的是，雪竟对她没一句话说，连安慰她几句也不愿说。是不是雪也像风那般看她？是不是雪也像风那么恨她？

公孙嫣不能再说什么了，她仰头看天，从今起，她再也不用惦念这世上的任何人了。

她怯怯地说道：“雪兄，我走了。”

一揖而别。

雪与公孙嫣姑娘分手，他忙回去照看风。

他一进屋，便觉得有些异样，他看到风的身子竟是歪在床边，像是挣扎着要坐起来，但又像是与人动过手，被人打昏。他冲过去，大叫道：“大哥！”

风不动。

一柄匕首正刺在风的心窝。

雪呆了一呆，他的脸变了，他急急冲出去，大声呼叫着：“嫣姑娘，你站住！”

公孙嫣正伤心欲绝，慢慢向远处走去，她听得雪叫她，便站住了。

雪为什么要叫她，是不是雪又说服了风，要风与她破镜重圆？风也变得回心转意，才叫雪再来唤她？

她想不好，她不知道她该不该再回去。她与风的情份算是完了，即使风在梦里呼唤公孙嫣，那也不是呼唤她了。那风梦里从前的公孙嫣姑娘，而不是她。

她稳住了心神，看着一掠而至的雪，心里十分惊奇：看雪的这一身轻功，就是风也不如他。

雪的神色冰冷，他站在公孙嫣的前面。

“嫣姑娘，你来到这里，可真是好心……”

雪的神色不对，公孙嫣暗暗心惊，她问道：“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雪突然仰天大笑：“你不明白？你故作不懂，你带人来这里，乘我不备，杀死我大哥……”

雪语声哽咽，他拔出剑来，大喝道：“还多说什么，快动手好了！”

公孙嫣像被雷殛，她呆呆怔怔地站在当场，不知道如何是好。风真的死了么？从前她也听得人说，风死了，但那是一个讹传，哄她落下了多少眼泪？如今他又说风死了，

风怎么会死，只是她出来这么一会儿，风就死了？

她盯住了雪，说道：“你休骗我.....”

雪的手中剑指着她，说道：“你为什么不去去看看？”

公孙嫣看到了风。

这是那个风，是那个恨她的风，他的眼睛里满是惊异，满是不信，他盯着那个来杀死他的人，他肯定是看到了那个杀死他的人。但他说不出话了，他再也无法说出是谁杀死了他。

公孙嫣落泪了，她哭得很伤心。她以为只要她有时间，便会对风说得清，再与他破镜重圆。哪料得风竟会死在手里？她如何对雪说，她怎么能说得清？

公孙嫣大声道：“雪，你以为是我杀死了风大哥，那就算是我好了。”

她一拔剑，向自家颈上刎去！

雪叭地出手一弹，一缕劲风便袭向公孙嫣。

剑歪了。

她苦苦流泪，说道：“你既是不信我，又何必拦我？”

雪怒声道：“不是我拦你，是你的人来了。”

公孙嫣抬头，她看到了赤眉鹰王与那两人。

他们在对着她笑。

公孙嫣看到了赤眉鹰王，竟然呆呆怔怔地看着他，说不出一句话来。她的心里早已经没了赤眉鹰王，但她此时见到赤眉鹰王。心里的委屈、难过蓦然涌至心头。

赤眉鹰王大笑，说道：“嫣儿，你何苦与这在一起，他们都是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疯子。你与他们交往，有什么好处？再说，你的那个风已经死了.....”

公孙嫣哭着，慢慢道：“是你杀死了风，是你杀死了他.....”

赤眉鹰王笑笑：“是你老爹杀死了他。”

公孙嫣不语。她怎么办？她该为风报仇，但杀死他的是老爹，她怎么能对老爹动手？

她嘶声叫道：“胡说，你胡说！”

赤眉鹰王身后的那两人也直言说是她老爹杀死了风。

她心里也知道，老爹是七殿阎罗，他与是死对头，如果有时机，他一定会杀死，一个也不会放过他们。

她流泪，对着风的尸体一拜，她跪祝道：“我此生欠你的甚多，实在无法，只有来生补报。”

她神色黯然，转身走去。

赤眉鹰王对着雪道：“你不该出山，你若真的是雪，你该后悔你再走出来。”

雪咬牙，他无话对这赤眉鹰王说。

就是这个残疾人，他用一条诡计，把雪与月都送与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鬼男女凌辱，他的用心不可谓不毒。有了他们这一招，雪与月在江湖上永无抬头之日。

雪恨透了这个赤眉鹰王。

他仗剑而立，怒声道：“笑亭，你死定了！”

赤眉鹰王大笑道：“我听说雪与月都没脸再见江湖中人，你怎么走出了那山峰？我告诉你，你要是好好躲起来最好，不然你只会死在这七重地狱里！”

赤眉鹰王看看风的尸体，对雪道：“我告诉你，你们完了，已经有一人是死人了。我劝你今天别动手，去找人埋尸。”

赤眉鹰王哈哈大笑，他与那两人转身而去。

雪站在那里，他仍是看着风。他的眼里没泪，他不愿流泪，还是他根本就不会流泪？他立誓要杀死那个七殿阎罗，为风报仇。

在这间小屋里，再也没了风的身影。

在京郊的荒地里，有了一丘新坟。

皇上坐在他的龙椅上，他看到了一张纸，这纸上写得有字。他很好奇，是谁敢在皇上的龙案上写字？

他翻开字条，吸了一口冷气。

“风已经死了，一个个都得一死！”

皇上的脸色阴晴不定，他的心里颇费踌躇，是谁会在他的书案上留下字条？是他的宠妃，还是能出入宫中的大臣太监？

皇上的心吓得咚咚跳。

这人显是不怀好意。

他起身来到后宫，来到了迷娘的屋内。这里是宫内最好的去处。从前是皇上的宠妃淑妃住处。如今淑妃失宠，新妃子嫔妃迷娘住在这里。

迷娘正在睡觉。

她那模样确是迷人，一双大眼，在睡时眼睫仍是那么长长的，脸上有一种静静的笑意，像是看到了什么开心的事儿。皇上看过无数女人，也曾被女人迷倒过，但头一回对女人如此倾心。他轻轻叫道：“嫔妃，嫔妃……”

他想唤醒迷娘，与她再亲热一回。

迷娘竟是睡眠惺忪，眼睛也不曾完全睁开，便身子一扑，扑到了皇上的怀里，她身上的热香仍在，人睡得也十分滋润，嘟嘟囔囔道：“圣上，我本来是在等你，可谁知道你是不是会来？一等二等的你不来，我竟睡着了……”

皇上的身子热起来，他忘了字条的事儿了，他急煎煎地想与迷娘亲热。

第九章 雪上加霜

皇上快乐极了，他能与这个女人亲热，上天能将这女人送至他面前，让他狂喜不已。

这女人丰若有肌，柔若无骨，一与男人交接，能让男人畅快淋漓，曲尽其妙。

皇上乐此不疲，快意万分。

女人见他大汗淋漓，就轻轻窃笑，说道：“圣上，别来了，你龙体要紧……”

两人俱是大汗淋漓。

皇上喜欢迷娘，真个是喜之不胜。他轻声道：“迷娘，迷娘，像你这般的女人，天下能有几人？你哄得朕连江山也不愿要了，宁可要你……”

迷娘竟是像一条蛇，紧紧地缠在皇上的身上，她的腿缠住了皇上，与皇上在那宽大的龙床上翻滚。

她娇声道：“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你知道为什么求不得么？”

皇上大笑：“他不像朕这般好色，自然是求不得了，如果他如朕一般，天天夜里白日都同爱妃亲热，自然能求得了。”

皇上对着那纱幕外的太监宫女道：“你们都远一点儿去，我若是不唤你们，你们不得靠近。”

那些宫女太监一个个声喏而去。

皇上意兴更浓，对迷娘道：“迷娘，我今日要与你战个你死我活，看谁更强。”

迷娘只是一阵子脆声娇笑。

皇上沉醉了，他沉醉于迷娘的身体。这玉体雪白，更是柔弱万分，在皇上的眼里，有春情无限。

皇上更卖气力了。

正在这时，一行二十骑一直奔向那黝黝的山峰。

这二十人都快马急鞭，一直到了山峰下。

一块巨岩，上面坐着雪。

二十人慢慢围拢了上去。

当先的那人是一个披发振鬣的道人，他怒声道：“雪，你被一个女人凌辱，也算罢了，总算是男女情在。你竟被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东西摆布了半天，真是猪狗不如了。你若是真的识羞，就老老实实呆在这里，可你还敢出去，与七殿阎罗作对，真是不知死！”

雪冷冷坐在这块大石上，他面露诧异神色。

他从来不曾走出这山谷，他们说些什么？

虽是手中无剑，他也是雪，他目光冷冷如电，瞠视着这几人，慢慢说道：“好，你愿意来找我，那是最好不过了。”

雪一纵，身子飞起，直扑向这二十人！

雪一看，便知道今日无幸，但他与这二十人交手，只图一搏，是胜是败又有什么关系？他一出手，便狠狠直奔一个双手持着风雷铛的人。

那人风雷铛一推，一声断喝，使用足十分气力，直推向雪。

他只觉得既是有二十个高手来杀这雪，任是他武功再高，也只是俎上之肉，有什么了得？他一出手，使用足气力。他双手推出，已是推老，只听得身后他师弟一声呼喊：“师兄！”

他顿觉喉头一腥，嗓眼里一甜；雪的手里那三寸利刃直刮过他咽喉。

他觉得全身软了，人从喉头喷出一股鲜血。血箭般射出，直射向身前！

雪已经飘到了另一个人身边。

二十人转眼间便死一人，让众人心里大大吃惊，他们瞪眼看着雪，那道人披发狂舞，大叫道：“已经完蛋了，你那个风已经成了死人。你今日必是一死！”

十九人围住了雪。

他们慢慢出手。

没有人能救雪，他只能靠自己与他们周旋。

雪从一个人手里夺过了一柄剑。手里有剑，便如虎添翼，他飞身而上，扑至一个人面前，剑一飞，那人的头直向上跳，又扑通落地。

那披发道士大吼道：“雪，你死到临头了，还枉开杀戒！”

披发道士狠狠出剑，长发披散，在雪的身前身后飞舞。

雪的剑回回不走空，他猛地回手，一声嘶叫，一人的胳膊跳出去，落在地上。

一柄剑，淋血的长剑，握在雪的手里，有无限杀机。

雪的声音低闷暗哑：“你们还是走开，别来惹我……”

披发道士冷冷道：“雪，都完了，你们全都得到阴曹地府去一会！”

雪仰头向天，他在看什么？是寻找他与风花月四人联袂走江湖的壮行，还是在看他死前的天空？，

披发道士道：“雪，你是一条汉子，我老道也敬佩你，但你只有一死，别无他路。”

雪一声长啸。

披发道士道：“人说，天下无敌。这只是江湖传言，实不可信。死了一个风，便塌了你的一角。再杀死你，的名号在江湖上从此消亡！”

还有一十七人，这一十七人都志在必得，他们一心杀死雪。

雪想起了月，他那天亲眼看着鬼男女蹂躏月。

在他心里，月是最圣洁的女孩儿，他时常与月夜里长谈，他看着月的睫毛在一闪一闪，他看着月浅颦低笑，他看着月用一条长绸，闯荡江湖。月就是杀人，也是那般好看。

他心里挂念着月。如果不是月亲眼看见他被人蹂躏，他不会如此伤心。月会怎么看他？，一个被男不男、女不女的人亲手伤害的人，她无论怎样也不会再同雪亲近了。

他同她一样，看到了最亲近的人的那一幕，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别人，别人让他们亲眼看着自己最近的人被人凌辱。

雪的身上已经满是伤痕了，他的臂上有一条深深的伤痕。这是那个用雷公铛的人一

铛推在他臂上的，血在流个不止。雪的后腰还有一处伤，更是疼得受不住。他的手已经垂下了，剑没有平时那么凶狠，一招一式都见吃力。

这一十七个人都面露凶相，他们一定要杀死雪！

披发道士道：“雪，要论平日，我可一人与你一战决胜负，但今日不比平时，我与你动手，被你走了，干系太大。只好委屈你了，我们一十七人动手，只要杀死你，七殿阎罗自会度你超生！”

一十七人逼向雪。

雪的手已经不那么快了，披发道士眼尖，他看到了雪的手在一抖一抖。

雪必死在他们的手下.....

月轻轻盈盈地在那无人谷里掠过，这无人谷里很美，花盛开着，开得很旺，一片片都是花海。月飞得正快活，蓦地停住了眼前站着一个人。

这人是江允。

月说道：“你拦住了我的去路.....”

江允的眼睛很亮，他凝视着月，说道：“我想告诉你，风死了，他被七殿阎罗杀死了。”

月的身子一抖，她低下了头。她情知必败。树既巨大，风必摧之。她懂得这个道理。但她没想到风会先死。

江允道：“我告诉你，是想让你知道，你与雪都是愚人，一心沉溺在自己的悲哀里，会毁在你们自己手里.....”

月的身影仍是那么沉默地站着，她悲伤难抑，但她不能在江允面前露出。

江允说道：“你愿意不愿意与我一起出去，去为风报仇？”

月冷冷看他，不说话。

她能走出山谷么？

江允玉树临风，一袭白衣，一时俊彦，比月所见到的任何男人都是俊俏。就是月看了，也不禁怦然心动。她心道：在太湖上，我心内就对这江允暗中佳许，于他有心。但谁知造化弄人，竟生生把我与三哥弄成那般模样？如今别说是江允，就是天仙来，也无法说动我.....

江允大声道：“月姑娘，恕我直言，像你这般做法，只是一种愚蠢，那些狗屁人物，你不杀他，便是糊涂。你还自毁自弃，岂不是更糊涂么？”

月不理江允，她慢慢走向山谷。

江允说道：“怎么尽是一些糊涂虫？像那个雪，也与你一般，都是这么糊涂.....”

月也不动声色，就是江允把她骂上个狗血喷头，她也不会还口。

月冷冷道：“无人谷已经变成死人谷，你还不走开，在这里有什么事儿可做？”

江允大声唏嘘道：“对啊，这里正是死人谷，我呆在这里做什么，走，走！”

江允想是伤心已极，他跌跌撞撞下山自去了。

雪的身子挺直，他一剑直刺，这一剑用足了气力，正刺在那披发道士的胸肩，道士大吼一声，身子向前一挺，双掌击在雪的头上。

雪的头在汨汨流血，他双手仍是格住了那道士不放。他一字一句地说道：“你.....：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另一个人见两人已成僵持，便从雪身后出手，一刀斜斜砍向雪的腰身！

雪的白衣溅血，血向天空一溅，竟飞溅起一片血花！

江允正慢慢走向山外。

他看到了几个人，那几个人都向山谷里走来。

他们要做什么？他们不知道江允在这里，他们一定是要杀月的。江允心里一急，月根本不会在乎她自己的生死，他们一来，月是必死。

江允躲起来，等他们走过去。

六个人站在月的眼前。他们虽是知道月，但也头一回看到深山幽谷里闲居的月。她已经褪尽了：人间的凶杀气，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飘逸俊秀，坐在山石上。

六个人中，倒有三四人一时惊为天人，只是呆呆看她，竟不能语。

一个铁塔汉子说道：“，明日便都成鬼，月姑娘，你命毕于今日了。”

另一个人冷冷说：“好教你得知，那风已是死鬼，还有雪，也当毙命于今日，你也与他一道，死在这里好了。”

月竟是不以为奇，她缓缓起身，对六人道：“你们谁想杀死我，走上来好了。”

她那神态，像是不想与众人动手，只想死在他们手里。

六人来时，没想到月会不想与之动手，一时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要他们动手杀一个不想出手的人，何况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他们怎么会做？

那铁塔汉子一叹，说道：“月姑娘，我们也不想与你为难，只是七殿阎罗不好惹，他要我们杀死你，月姑娘莫怪……”

月一跳纵下山石，衣带飘飘，如白衣仙子，一飞而至。

她双眼如电，直视众人，轻轻说道：“既想杀人，为什么不动手，只说什么？”

六个人都呆呆看她，没人愿意出手杀死月。

江允从石后走出，他大声道：“你们想杀死月姑娘，休想，看剑！”

一柄剑直刺向六人！

六人看着月，不愿杀她。她是武林中最俊俏的女人，又不愿与人动手，六人杀之不足，但来了江允，六人便不那么顾忌了，六人一齐出手，六件兵器直指江允！

第十章 皇宫生变

皇上仍在气喘，他恣心快意，已经吃下了两粒丹药了，他不想别的，一心一意与这

迷娘淫戏。

迷娘气喘吁吁，且娇声阵阵，直荡没了皇上的魂儿。

皇上道：“迷娘，我与宫中那些女人交接，从来不曾有过如你这般快活。”

迷娘道：“圣上，快意的事儿还有许多，也不光是与贱妾交接。圣上要不要我来弄与你看？”

那皇上自然喜欢，对迷娘不觉已是言听计从。他大喜道：“好，既是爱妃愿意，就弄来朕看好了。”

迷娘叫来了太监，说道：“你去，把那四个同我一齐来的女孩儿都叫来。”

太监去了一会儿，那四个女孩儿便来到了殿内。

四人跪在丹墀下。

皇上仍是坐在迷娘的怀里，他淫邪地看那四个女孩儿，竟见到她们四个人人表情不同，有的娇羞，有的快意，有的瞪着眼瞠视他二人，有的脸上满是羡慕。皇上大乐，笑道：“你们有什么本事，快快弄来我看！”

那四个女孩儿正是迷娘在那洛阳老翁圃所训的女孩儿。只见她们全都如依依小鸟般凑近皇上，轻轻柔柔地依偎在皇上身上。

皇上不言，心道奇怪，平日他的那些后宫妃嫔，一个个畏他如寒蝉一般。只因为他是皇上，女人知自己命运都在他手里把握，便尽来小心讨好他，奉迎他。

要知道男人都有这贱毛病，若是女人一心一意奉迎他，以他的言行为矩，他便对那女人不在意，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像皇上这般自以为是真龙天子的人，更是对女人不屑一顾。

此时见了这些锦绣花朵般的女人，岂不是半边身子也酥软了？他偎红依翠，大声道：“莫非你们想把朕累死不成么？人都说花丛好待，人心难测。你们都笑咪咪的，莫非想把我吃掉？”

那迷娘的声音很是诱人，她轻轻道：“圣上，你如果不与她们交接，做一回男人，也是白做。”

皇上虽是阅过无数女人，却不曾见过如此模样的女人，他心里暗暗称奇，心道：我今天就看看她们如何对我，那又能怎么样？

便见四个女孩儿一个个都来扯住皇上。

皇上的心里因为不知道她们要做什么鬼把戏，竟咚咚心跳起来。不由得心里好大喜，他心道：我做了皇上，自是从来不曾因为与女人交接，便心跳不止，生出如此的快意，看来这一回，说不定真的有什么好把戏了。

皇上刚刚叫出了一声，就被四个女孩儿扯起，他的身子竟能在空中俯仰承接，曲尽其妙。

皇上的眼睛不够用了，他看着那些女孩儿美妙无比的胴体，竟是从自家心里赞叹：好一个美人儿！

皇上的身子像是不由得自家作主，在空中翻来复去，半晌不能落下。皇上心道：从来只有那些鸟儿方能如此，做人能如一只大鸟，也能如此交媾，真的是我从来不曾想过的。他心里兴奋，竟是不能自己，他哈哈大笑，叫道：“真个是妙，真个是妙，迷娘，你真的让朕开了眼界……”

四个女孩儿像是风，一会儿轻柔，一会儿癫狂，一会儿如絮絮私语，一会儿若急骤疾雨，把一个皇上弄得如痴如醉。

迷娘轻轻道：“圣上，你是不是很快意？”

皇上嘟哝道：“好，好，真是好！”

其实皇上并不是没见过女人，只是没见过如此这般能做事的女人罢了，这新鲜里更有刺激，让皇上龙心大悦。

迷娘看着皇上，她樱口微启，慢慢说道：“圣上，还有更新鲜的，不知道你可愿一

试？”

皇上说道：“什么新鲜的，我愿试一试。”

皇上嗜鲜，自是什么都愿意做。

迷娘说道：“圣上何不好好看一看她们的身子？”

皇上一想，她们都是冰清玉洁的一些女孩儿，从来不谙风情，不知道怎么竟被人训得像是从来便是与男人交接的熟家惯客一般，这中间缘故，皇上竟是不明所以。

皇上顺着迷娘的尖尖手指看去，他吃惊地发现，那些女孩儿的背上都有一些十分漂亮的刺青。一个是正在盛开的白牡丹，一袭花枝正在浓艳，开得扑扑闪闪，好是繁盛。那白色如玉，牡丹正盛开在女孩儿的身上，像是鲜活欲滴。

皇上不由得一声大叹：“好，真好！”

女人貌美如花，其身上又是繁花似锦，让皇上看了更生爱怜。他搂住那个美貌姑娘，轻声道：“你叫什么名字？”

“白秀。”

好一个白秀！秀色可餐，人更如花！

皇上轻轻摸去，只觉得那后背光滑如脂，细腻腻，像是从来不曾有过那刺青。

皇上对那三个女孩子笑道：“你们都来，让我看看，你们都有这好看的花绣么？”

另三个都偎在皇上身边。

果然都有花绣。，有一个女孩儿的身上开着一丛丛红色的牡丹，牡丹正在怒放，一朵朵鲜活欲滴，让皇上忍不住一再去摘。他大声叹道：“好牡丹！朕今日方知，古人为何要把女人比做鲜花……”

迷娘不知何时已经将宫中的那长长幔布抖开，宫里顿暗。迷娘轻柔说道：“圣上，你如是在夜里灯下，观看这几个女孩儿的花绣，那更是好看。”

皇上看着四个女孩儿，他怕碰坏了花丛。在他的身边，环来绕去的都是花丛。皇上

像闻到了那香气，也像是身在花丛里，他喃喃道：“洛阳牡丹，天下一秀，朕何时能有那福气，亲去那洛阳好好看上一看？”

迷娘的声音很甜：“圣上的龙体万尊，若去哪里，还不是一句话么？”

皇上很喜欢迷娘的讨人喜欢，他大笑道：“对，对，朕忘了自己是皇上了，我愿去哪里，自是能去那里。

女人的身子很柔软，像是蛇，在他的身边开来开去的都是牡丹鲜花。

皇上醉了。

从前人说：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说的是这个道理，人从来不会醉酒，自家癫狂说醉，便真的是醉得厉害。看女人如花，怎么看怎么有心，怎么看怎么可人心意，便得个惜花的名堂。如今皇上的心便是如此，他心道：我就是与宫中的那些妃嫔们交欢，也不若与这几个女孩子快活，看来她们真的很有本事。

皇上不动了，他看到了自己正处在这四个女孩儿身上，他与这四个女孩儿像是成了一体。

宫床很大，大到了皇上如何欢乐，从来没有觉得它有一点儿狭窄。

他看到了那床前帷幔轻轻揭开，他看到了床前站了一个人。

皇上头向下，看这人便看得很怪，这人的样子、衣着不像是太监，是一个陌生人。

皇上的心一下子被吊起来。

他大声一吼，说道：“放开我！”

就是他不吼，那些女孩儿也会放开他。她们早已经决意放开他。

皇上坐在龙床上。

赤身裸体的皇上坐在床上，样子也颇为不雅。但他仍是硬作威严，大声咳了一会儿，叫道：“你是谁？你知道不知道这里是朕的深宫？”

依皇上的心意，宫里只有太监，只有那些不能称做男人的太监才可以留下，这个男

人不是宫中人，能呆在这里，自是大逆不道。

那男人慢慢揭下面罩，他冷冷道：“不知道皇上听没听说过江湖上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七殿阎罗？”

他是七殿阎罗，他就是那个皇上听他名字也听得腻了的七殿阎罗？

他来做什么？

皇上一听得他便是那个七殿阎罗，不由得心里更是不自在，他心道：枢密院使好生糊涂，怎么能允许这个七殿阎罗自走入朕的宫中？像他这种江湖中人，只能一用，不能让他得沐天颜。

皇上刚要说话，他突然觉得他自家的小腹疼了起来。

他大声叫道：“哎哟，朕的肚子疼……”

他叫迷娘道：“迷娘，你快为朕叫人，叫宫里的小太监来，叫他们把太医给朕叫来。再叫人把这入下在天牢里，待朕日后审他！”

皇上仍是颐指气使的皇上，但他眼前的人不是那天天仰他鼻息的太监宫女了，只见得那七殿阎罗笑了一笑，他说道：“你用枢密院使管我，我与他勾结，只是为了这一次……”

七殿阎罗哈哈大笑。

他笑得很得意。

皇上很怕，他想逃，但他突然更知道了。一件让他很怕的事儿：这四个女人站在他的身边，个个正挤得他动也动不得。皇上心里冰雪明亮，这四个女人看着七殿阎罗，一点儿也不怕他，显是很熟。

她们是与七殿阎罗一路的……

皇上道：“你要什么？”你要是愿意做官，我封你便是了。”

那七殿阎罗大笑：“你开什么玩笑？我若要做一个小小官儿，我早已经做了，何必

做这么大的手脚？”

皇上的心像被丢入了冰窖，他惴惴道：“你要怎么样？”

那七殿阎罗笑道：“你也做过了许多年的皇帝，怎么不知道有那么一句老话？说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我要你退位，我自己来做皇上，我做皇上，一定比你做得好。”

皇上吞吞吐吐：“你怎么能做皇上，这帝位是我大宋的，是上天与我大宋的，有千百年的基业……”

七殿阎罗大笑：“好说，好说！我也开创它千百年的基业好了，你说对不对？”

皇上还想说话，但他眼见得那迷娘盯着七殿阎罗，盯着那四个女孩儿，轻轻抚摩着她们的身子，像是抚摩着一头爱犬。

看来迷娘与这七殿阎罗很是熟稔，他不由得心内大惊。

那七殿阎罗笑道：“迷娘，为什么不好好教皇上？”

迷娘听了那七殿阎罗的话，悠闲地笑笑，这才慢吞吞起身，来到皇上面前，她说道：“你做皇上，莫不如七殿阎罗做皇上，他做皇上，我就能做皇后了。你明白不明白？”

皇上心知要坏，但他心内大惊，故作不动声色，笑道：“你们以为皇上能随便做得么？若是那样，我做了十几年，岂不是早就死过了？天子是真龙，你怎么能篡得位？”

那七殿阎罗笑道：“说得好，我先宰了你，再装作你的模样，莫说做一回皇帝，就是做神仙，也做得了。”

皇上气沮，他明白，这人是蓄谋已久，定要做出那惊天动地的事儿，他无法阻止七殿阎罗。

皇上说道：“江湖上还有，他们一定会识破你的阴谋的，他们一来，你死无葬身之地了。我劝你还是不要做这种美梦的好。”

那七殿阎罗笑笑，说道：“告诉你，那已经完了，他们差不多已经死光了……”

皇上大是心惊，他颤声道：“你骗我，你骗我，江湖上人不是说，天下无敌么？”

七殿阎罗凑上前，扯住皇上的衣襟，狠似虎狼，大声道：“你得记住，只要有我七殿阎罗在，天下无敌的便不是别人。”

七殿阎罗大声道：“来人！”

四个女孩儿凑上来，给皇上换装。

皇上再也不是皇上了，他变成了一个太监，一个像模像样的太监。

他垂头丧气地站在一边。

七殿阎罗狞笑：“我先做皇帝，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我来问你。”

他出手如风，一拳打去，把皇帝吓得大叫。不料那七殿阎罗不是真个打他，只是一拳打在他的嘴角，把他的嘴巴吓得张开，一粒药丸便进了皇帝嘴里，他一急，咕碌碌吞了下去。

七殿阎罗说道：“你吃了我的忘忧丹，你今后可以忘了你的身份，无忧无虑地过一辈子了。”

七殿阎罗鹰眼隼目，——瞅五个女人，他微笑道：“还是皇帝的日子好过，有这么几个美人天天陪着，岂不是天天快活么？”

迷娘偎过来，亲手脱去他的衣服，说道：“天色已晚，圣上还不歇息么？”

五个女人都围着七殿阎罗，如今的七殿阎罗成了大宋的一代帝王。

第十卷

第一章 皇宫献美

公孙嫣来到了江边，她不知道她如何是好，自从得知风也死了，她便如一片飘帆，

不知所终了。

她能怪谁？怪老爹么，老爹对风很坏，但他对公孙嫣却是不错。老爹的心里想的是权势，他根本不会把公孙嫣的心事放在心里。如今老爹忙着做什么天下武林的盟主，忙着一统天下武林，怎么会对她关心？

她要投江而死，天下怕再没一个人为她哭泣。

她决心一死。

公孙嫣刚刚要投江，忽然听得有人轻声一叹。

她一回头，便见到了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生得眉清目秀，让公孙嫣一见，便是十分爱怜，她身穿一身荷色衣裙，愣眉愣目地看着公孙嫣，说道：“姑娘，你有什么伤心事，也大不过我的事儿去，你何必这么看不开？”

公孙嫣是一个刚强女孩儿，她自是不愿意把她的心事对那女孩儿说，她便勉强一笑，说道：“我有我自己的事儿，你何必多管？”

那女孩儿眼睛看着公孙嫣，泪水却扑簌簌地流下来，她哽咽道：“我以为世上只有我一个苦人，谁知道姑娘也同我一样，也有排遣不开的愁苦？”

公孙嫣的心里划魂儿，心道：“我是京都有名的三剑之一美女剑，我的心事是情愁，你又知道些什么？”但这女孩儿与公孙嫣只是初遇，公孙嫣怎么能把自己的心事都告诉她？

女孩儿依偎在公孙嫣的身上，她不说话，只是流泪。公孙嫣初时也想劝她，但一想到自己也是满腹情愁，怎么劝得了人家？不由得就陪她落泪，一时两人俱是哽咽连声，哭成了一团。

哭了许久，那女孩儿竟不再哭，拭泪后看着公孙嫣，说道：“姑娘，我看你眉目清秀，真是一个美人儿，怎么要寻短见？莫非你也同我一样，遇上了一个负心男人么？”

公孙嫣叹气，她不想说。

那女孩儿见她不言，知她不愿说出心事，便慢慢吐声道：“我是洛阳的才女，被人看中，做了人家的小。后来男人把我带来京都，另居别宅。我以为此生就得与这男人做一世，也算是不错。谁料得那男人竟是在京都又找到一个烟花女子，天天与她乐淫，我已经二十余日不见他了。”

说罢，女孩子就又大哭。

公孙嫣心里想道：我既是无心再活，就是救她一回，那又有什么？我救了她命，我再去死，也算是我做一回江湖人。

公孙嫣说道：“好，我与你去看看那一个男人，劝他回心，好好对你，好不好？”

那女孩儿破涕为笑，说道：“好。”

但刚一说，她便满面通红，她对公孙嫣道：“姑娘，这事儿不行，我对他百般好处，他全然不念。你怎么对他说？他也不会回头。被女人迷住的男人，岂不是个个都是混蛋么？”

那女孩子展颜一笑，公孙嫣看她，确是迷人。

公孙嫣笑道：“我虽是有我自己的忧愁，但你的事办来确是不会费我什么气力，我就跟你去好了。”

女孩子对公孙嫣千恩万谢，喜孜孜地带着公孙嫣走了。

她住的是一个小小宅院，小院内有一个老婆子侍候，那老婆子耳朵聋，听话也听得不很清楚，她对着女孩子嘟嘟囔囔，说道：“你走到哪里去了，老爷刚才还来过，他要你等他，说是一会儿还来。”

女孩儿吱唔了一会儿，也不对那老婆子说什么。她带着公孙嫣进了她自己的屋子，悄声说道：“她是那死鬼男人的人，我平时做事，都得防她。”

两人在屋子里，那女孩子依在床边，对公孙嫣说道：“我走得累了，幸亏遇上了你，不然我与你今天都得死在那同一条江里。”说罢两人相视一笑。

公孙嫣却来看她这一张床，只见那床上有画，画的是那男男女女的画图。

那女孩子盯着公孙嫣，见她目光落在那画上，不由得也去看那画，她轻声道：“这是那死鬼男人弄的，他非这个不欢……”

说话间，那女子的脸上顿时绯红。

公孙嫣本来想来，一剑刺死那男人，给这女孩子出气。但此时她蓦地醒悟：说不定这女孩子对那男人仍是有十二分的喜欢，你要是把她心里的男人刺死了，岂不是让她更恨你了？

公孙嫣心里正踌躇，忽听得门外那老婆子说道：“老爷，你回来了，夫人刚刚进屋，我告诉她，老爷你回来了。”

有男人应声，便挑帘而进。

公孙嫣一抬头，便是大吃一惊。她原来以为这女孩子嫁与一个什么好人，原来却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翁。这老人虽是年老，但是精神矍铄，一进了门，便盯住了公孙嫣看。那神态，真个是一个老色鬼。

公孙嫣望着他，因她心里只当那男孩子的男人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好色嗜淫的年轻人，便心里大惊。她看着这老人，心道：这么一个老朽，怎么女孩儿还为他伤情？真是不值得。

她这正在思忖，忽听得那老人大声道：“这位姑娘是谁？”

公孙嫣没说话。那女孩儿说道：“她是我新结识的一个朋友……”

老人冷冷道：“我告诉过你，你来京都，不能交什么朋友，你知道不知道？”

那女孩子顿时气沮，她嘟嘟囔囔道：“我一个人呆在这里，闷也闷死了，怎么不能交个朋友？”

那老人虽是老迈，但他身子极是高大，他看着公孙嫣，忽然说道：“姑娘贵姓？”

公孙嫣觉得奇怪，这老人虽是老迈，但他却是气质非凡，看去非同等闲之人。只是

他是做什么的；他为什么要讨好几个女人，像他这般老人，哪里还有闲心做这种事儿？

那老人盯着公孙嫣，笑微微的模样，也让公孙嫣心烦。只听得他说道：“你是什么人，你今天到我这里做什么？”

公孙嫣说道：“你是她的男人？”

老人一笑，这一笑很是淫邪，让公孙嫣的脸微微一红，心知要糟，她知道遇上了那种贪色淫贼，像这老人一般颇预的老朽，居然仍不忘与女孩儿贪欢，岂不是大大不妙？

老人道：“我忘了告诉你，我是洛阳老翁圃的看守人。你是公孙嫣，是不是？”

公孙嫣的心里一惕，这老人非同寻常，他竟是知道公孙嫣的名字。。

老人大笑，说道：“公孙姑娘，你多管闲事儿，今日算是死定了！”

公孙嫣看不出这老人是谁，是什么路数。

原来这老翁却是那枢密院使的人，他曾在那洛阳的老翁圃里做事，先时风曾去过那里，但他也被这老翁瞒住了，不知道这老翁原来是江湖上有数的高手。

老翁哈哈大笑，说道：“公孙嫣，你好好看看，她是什么可怜女人，她是大君在洛阳百花圃里养的一朵好花，她名字叫做荷花。”

公孙嫣如今不等那老人再说，已经明白了，她看到了那女孩儿的笑脸，她笑意盎然，那一脸喜气，哪里像一个失意投江的女人？

她又被人骗了。

皇宫前，来了一辆车。

车前的是那个枢密院使，他对着内院总管太监道：“麻烦公公，去对圣上禀报一声，就说我又寻得了一个天下最美最美的美女，要献与圣上。”

那太监去了好一会儿，便出来道：“好，既是枢密院使大人有事，圣上宣你进去。”

枢密院使站在宫阙下。他远远望着皇上，行礼拜叩。

皇上却不出声，只是盯着他看。只听得一边的太监慢慢说道：“童大人有何事要奏，

请说好了。”

枢密院使大声道：“圣上，臣从中州得来一个美女，她美貌无双，才艺双绝，臣不敢有私，特来献与圣上。”

那皇上只是一点头。

太监道：“童大人，难得你有此苦心，圣上如能纳此女，定会赏你。”

童明一跪至地，说道：“谢圣上。”

公孙嫣口里含着麻核，口不能言，心里在暗暗思忖，我无论怎样也不会做什么皇上的玩物，我只是一死便了。但在宫中，我也无法去死，说不定会受那皇上的一番凌辱。她心里一阵凄苦，想到她从前与风在一起时的那快乐，与赤眉鹰王在一起的那清静。虽说是赤眉鹰王骗了她，但他对公孙嫣毕竟还有真情，他还是一个血性男人……

如今她却要受这个皇上的凌辱……

她有什么办法？

已经没了，连那个许达许大人也死在人家的手里，她还能指望谁来救她？

没人会救她。

公孙嫣眼看着枢密院使说话，眼巴巴地说不出话来，只能盯着他说，看着他说，无法为自己分辨。

枢密院使退了出去，那几个宫女过来，簇拥着公孙嫣，把她带至后宫。

几个宫女都是中年人，看来对于这一套事儿也是做得熟惯了的，她们不由分说，便把一个公孙嫣剥得光光的，把她按在那宫里的大浴池内，洗她。

一个宫女道：“啧啧，这个女人怕也会得皇上的宠，看她模样，却不比那圣上的嫔妃差。”

另一个宫女道：“我看，说不定比她还强些。”

一个暗暗悄声：“阿弥陀佛，真不如她比那一个强些的好。”

公孙嫣心里诧异，心道：看来皇上有一个心中喜欢的妃子，她们不愿意让皇上喜欢那女人，盼着我被那个皇上喜欢。这也奇怪，皇上喜欢哪一个女人，对于她们，都是醋意，她们何必盼着我受宠？

公孙嫣不明白这其中缘故。

这几个宫女看公孙嫣，看她肩，一抹如玉。看她的发，点点似漆。看她的眼睛，如一对朗星，烁烁有神。看她的腰腹，竟是平平，胸乳颤颤，摇没了男人的梦。

几个宫女一齐叹道：“好，好，凭这一个身子，早晚不把皇上迷得吐血？”，

公孙嫣被人拥上香车，听得车上的铃儿叮叮口当乱响，一直响到了内宫。听得那宫女说：“到了，美人儿，到你发达了，千万别忘了我们，我们也好跟着你，享一天两天的福气……”

公孙嫣进了宫里，进了一间香气很浓的大房间，她被人扯着，到了一张大床上。公孙嫣心里有些惊惧，但看了这张大床，还是十分惊讶，皇上的床竟有这么大，难道他想要在夜里一滚滚到天明么？

她坐在床上，那几个宫女刚刚要给她脱衣服，听得宫门外那太监道：“圣上要你们退出去，不用你们为新人宽衣了。”

那几个宫女有点儿奇怪，但一想也就明白，圣上是想亲自这新人宽衣，好一点点儿看新人的美貌。

宫女便退出去。

降下了帷帐，铺好了鸳鸯床，公孙嫣一个人戴着迭翠，坐在床上等皇上。

她听得更鼓响了，她听得二更天到了。

从前她与风在一起时，有一回，从天明玩到天黑，又从天黑相拥着到了天明，他们爱过几次，她也不记得了，只知道那一回，她再也不是什么美女剑了，她成了一个水洗的女人，她的头发成了一片乱水，她人已经软成了一团，浑身在颤抖，她再也站不起来

了。

她想风。

她听到来人了，那脚步声很轻，皇上的脚步不该这么轻的，但公孙嫣来不及想别的。

听得那皇上噗噗吹灯，一直把那几支粗如儿臂的大烛都吹熄了，方才凑向床前。

她听到了皇帝的喘息声……

第二章 一夜皇妃

公孙嫣知道是皇上来了，她虽是一个江湖女子，但毕竟这一回来的是皇上，她心里十分忐忑，不知道皇上会如何待她，完全忘了皇上也是一个男人，说不定还是一个不怎么出色的男人。

她听得有人轻声说道：“妃子，请喝汤。”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公孙嫣依稀能看出，这是一个宫女。

为什么要喝汤？

那宫女似是看出了她的心事，轻声抿嘴一乐，那神色中里不无妒心，她说道：“你喝了这碗汤，便可以忘了你自己，这一夜陪着皇上好好玩了。”

公孙嫣本来不想喝什么汤，这汤是什么也好，她都不愿喝。

那宫女看出了她的心意，冷冷笑道：“像你这般不识抬举的东西，我在宫里也见到过几个，哪一个还不是在万岁爷的威力下屈服，你又有什么好耍娇的？”

公孙嫣不明白她说话是什么意思，她既是不愿意做什么皇帝的妃子，怎么能算是要娇？

但她不能动，她的穴道被制，动不得。

那宫女也不由分说，咕咚咚地把那一碗东西都给公孙嫣灌了下去。

公孙嫣不知道她给自己灌下的是什么，只知道是皇宫里的千奇百怪的规矩，心道：管她呢，只是大不了--死，又有什么可怕？

在公孙嫣心里，既是风已经死了，那个赤眉鹰王又骗了她，她活在世上再也无甚可恋，她宁可一死。既是死也不怕，还怕什么皇上？

说是如此，但她的心里终是忐忑不安。

她在暗夜里听得有人说话声，那声音远远的，在门外，听不清楚。

后来便进来了一个人。

公孙嫣知道，这人真的是皇上了。她嗅到的是一阵阵酒气。

皇上喝醉了。

公孙嫣的心里明白，她知道这人是皇上，但她又不能动。她的心跳得厉害，嗅到了一阵阵逼人的酒气。只听得那皇上嘟嘟囔囔，说道：“怎么不开灯，不开灯也好……”

公孙嫣心道：这人说话声音，却是好熟。但她又在心底里笑她自己：皇宫里的皇上，与她有什么相干？她哪里曾认得皇上？

皇上嘟嘟囔囔道：“心肝，心肝，你怎么不说话？岂不闻人说，夜里美人，总比清晨更好？”

公孙嫣不语。她无法说她自己心境，只觉得一阵阵欲火上涌。她心里有一阵春情，总是按捺不住。她想眼前的人定是风，是那个她从前喜欢过的风。风是她的心上人，他对她总是那般冷冷的。是因为他只是一个皇上的杀手，还是他生性便是那般冷酷？她不相信男人都是如此，原来风也有这般痴情。如今他不是喃喃细语，对她说着那一片火热之情么？他不是在那喃喃细声，说着他的那痴恋么？

原来这人不是皇上，却是风。

恍惚中，公孙嫣也当他不是那个皇上，而是原来她的情人风。

“人家都说，你只愿意杀人，不愿意与女人相亲。”

“你说错了，我不是不愿意与女人相亲，只是我原来没有功夫，我得做大事……”

他很有些感慨。

他的大事儿几乎都做完了，从此他便可以真的轻松一会儿了。

公孙嫣说道：“人家都说，你们只是江湖人，从来不把女人放在眼里。”

他豪气地说道：“哪里，如今我便是好好把你放在眼里的，你该信我。”

他有一点儿豪气，公孙嫣只是微微一笑，她该不该相信他？她知道她不该相信他，他从前在那个小屋子里时，他曾经对嫣儿那么好，后来便一声也不响地离开了她，如今她还怎么相信他？

皇上笑笑，他听得出来，公孙嫣的呼吸已经是深深入迷了，他知道公孙嫣喝下了春药，那是威力很强的春药。

皇上说：“你只要喜欢我就是了，你何必还管其他的事儿呢？”

公孙嫣心里也想：他说得也对，男人毕竟有男人的心事，我何必管他，只要他以后愿意与我在一起，我何必管他是不是再与一起，纵横江湖？他们愿意管江湖的不平事儿，他就管去好了，我跟着他，像以前那般，也还算好……

公孙嫣恍惚间，忘了这里是皇宫，忘了她面对的是皇上，她一心一意在想着她的风。

公孙嫣的身子白皙、滑腻，像是玉石，温暖可人。

皇上轻轻抚摩着，尽心尽意地享受着，他轻声一叹，说道：“从前人家说，温泉水滑洗凝脂。什么是凝脂？女人的皮肤，温暖如玉，确实爽人。”

公孙嫣的唇有些热，她的心里一阵阵涌上来火。

她的唇很干渴，她的心也很干渴，她不知道如何去找男人的唇，她只是尽心地在呢喃，在用她的呀呀呼唤让皇上知道她心里十分渴欲。

他说：“你想要我么？”

她说：“想，想……”

她的手已经在找了，她的手很熟，她毕竟不是头一回，也不是有过头一个男人。

天暗得很，她与他都以为不是皇宫，是在别处。那龙涎香的香气很刺人情欲，让人的心里懒懒的，但又很亢奋，两人的身子胶织在一起，很快地，公孙嫣便发出一声很畅快的叫声。

再就是平静。

她不知道她身在何处，她以为仍是在那个小屋，在那个屋子里，风入了她的身子，在风的眼里，她像是一只小鹿，一只很怕生的小鹿。风轻轻对她说：“别怕，过了这一会儿，从此女人再也不怕男人了，那时，只有世上的男人怕女人。他们怕自己最亲最爱的女人……”

她记住了这一句话。

她似乎没有明白风的这一句话。

她轻轻呢喃：“从此，你该怕我了，是不是？”

男人也微笑一笑，他很畅快，能让他畅快的女人，他一向很喜欢，他心里在暗笑：我是什么人物？你以为我会怕你么？但他也知道女人一向喜欢男人对她们说些好话，她们的心里便极是舒坦，何妨就让她们高兴一回？

他便说道：“对，对，从此我便怕你了……”

两人很疯。

这皇上是头一回做，便有一些生疏，他不愿意点灯，怕也有些道理。他低头看着女人，恍惚中似乎看也看不清她的眉目，心里更有趣，心道：宫里这偌多的女人，都是我的。我尽情享用就是了，我愿意如何做，便可以如何做，她只是我的一个奴才而已。

想到得意处，竟是哈哈狂笑起来。

公孙嫣的心里在疼，风就是如此，他永远是公孙嫣所不明白的男人。有时男人对女

人追得猴急，像是他一生一世都听你的。你心里甜甜的，醉醉的，以为这男人可靠。但你若是一旦做了这男人的女人，他便变子；对你再也不在乎，连看你一眼也不屑，这便是容易变心的男人，便是你最钟情的男人。

公孙嫣的心里在叹，她已经阅多了男人，她当然熟知风。

男人的手在轻轻抚摩着她的躯体，他对于她的身子很是迷醉。

他真的会再也不离开她么？难道说公孙嫣的苦日子过去了么？

男人又疯子一般，扳过了她，两人又沉入爱欲之中。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公孙嫣的心慢慢平静了，她知道她的药力已经要过去了，她觉得很疲乏，浑身无力。她轻轻嘟哝道：“你让我好好睡一会儿，好不好？”

皇上听得她说出此话，竟是大大满足，笑道：“好，好，果然你不如我，那就饶了你，到天亮时，你再看我本事。”

他对他自己的本事很是满意。

公孙嫣很快就睡了。

皇上躺在床上，他心里尤有不足，他不知道这个美女究竟有多美妙，只是在床上觉得这女人的躯体十分可人，但她的容貌如何，他得好好看上一看。

皇上也能下地去，慢慢找到那蜡烛，他点上蜡烛，来看公孙嫣。

忽听得啊地一声惨叫，皇上的眼睛呆了。

这不是他的嫣儿么？他的酒意全消，他的眼睛直了，他怎么会在皇宫里看到了嫣儿，他怎么能与嫣儿春风一渡？嫣儿是他的女儿，是他的亲生女儿，他怎么会这么做？

他揪扯着他自己的头发，他很疼，他知道这是真事儿。

他转身冲了出去。

他一飞而至皇宫飞脊之上，一飞如鹤，直冲到了宫外，他来到了枢密院使府。

枢密院使府里还有灯光，他直奔那灯光而去。

枢密院使竟是没睡，坐在灯下饮酒。

公孙一鸣恨恨地看着童明，他心里此时恨不能将那童明一拳打死。

他盯着童明，心里恨不能已。

枢密院使却是坦然自若，他对着公孙一鸣笑笑，说道：“七殿阎罗，别来无恙？”

公孙一鸣此时一愣，近日来，人人称他圣上，他已经有些习惯了，此时听得童明叫他七殿阎罗，不由得一凛。

他仍是那个七殿阎罗，是江湖人人皆知的七殿阎罗。

他冷笑着，对童明道：“童大人，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作弄我？”

童明若无其事，他笑道：“我怎么捉弄了你，你说说看。”

公孙一鸣大怒：“你个王八蛋，陷我于不仁不义，我要你死在我手里！”

枢密院使冷冷道：“我告诉你，你还是稍安勿躁的好，我已经告诉了我的同僚，只要我与他们在朝房里一会，你那一点儿伎俩，人人皆知。你还怎么活？”

公孙一鸣恨道：“你为什么害我？”

童明笑：“我怎么害你？”

公孙一鸣说道：“嫣儿……”

他实在说不出口，自己的女儿被自己当做禁脔，在宫里受用一番，他怎么对人说？

童明哈哈大笑，他笑毕道：“公孙一鸣，我与你有约，事成之后，我做我的皇上，你做你的天下武林第一人。你我两人各行其事，互不相扰。谁料得你勾结那个女人迷娘，做下了这恶事，进了皇宫，反把你个混蛋引进了皇宫。你做得了皇帝，便也纳得了女儿。你这个言而无信的人；你的女儿做了你的妃子，你受用不受用？”

童明在笑，他笑得很狂，他笑得很是开心。

公孙一鸣方才明白，这个枢密院使不是他的同党了，他是一个仇敌，一个很可怕的

仇敌。

第三章 反目成仇

公孙一鸣恨不能生吞了这个枢密院使。

但他不能动，他得忍。

公孙一鸣笑笑，说道：“你想怎么样？”

童明笑道：“你得把皇帝的位子让出来，我去做这个皇帝。”

公孙一鸣大笑，他笑得十分开心，对童明说道：“你可真个是少见了，但你总得听说过，凡是做过皇帝的人，没有一个肯把位子让与别人的。”

童明笑笑，说道：“宫中的大臣会看出你的真伪，你装也装不像。”

公孙一鸣乐道：“你岂不闻一句老话，那一句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公孙一鸣哈哈狂笑。他乐道：“童明，我知道宫里的大臣有哪些会不听我的摆布。但我有江湖中人，我会用他们杀人。只要是不肯听从我的，我定教他死无葬身之地！”

童明笑笑，说道：“你何不教我死无葬身之地？”

公孙一鸣再也不与童明罗嗦，他一冲而上，直击向童明。

童明也不示弱，他反手一掌，便向公孙一鸣出手。

两下拳来掌去，足有二十个回合。

童明一边打一边笑，他乐道：“圣上，如果你真的在这里打我，你宫中出了什么闪失，岂不是叫臣下为难？”

童明一边说一边嘻嘻而笑，他像是心里早有计策，只是不肯说出而已。

公孙一鸣有些沉不住气，他吼道：“童明，你有什么花招，尽可以使出，只要我不死于你手，我一定会要你的性命！”

童明乐道：“好，好，真个是好。只要你不死，我也叫你好看……”

童明道：“公孙一鸣，你以为你在宫里有那个女人，就可以一统天下了么？你知道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女儿喝下了春药，是谁给你的寝宫熄了灯？你完了，你已经完了，何必还在这里苦撑？”

公孙一鸣的心里一阵阵揪疼，他知道枢密院使是一个老奸巨滑之人，他说的话，一句句正刺中公孙一鸣的痛处。

公孙一鸣大吼一声，转身便走。

他回到了宫中，奇的是那枢密院使并不追他。

他来到了迷娘的宫中。

迷娘正在悠闲地逗弄鸟儿。

公孙一鸣站她面前，伸手抓过鸟儿，一扯便把那只鸟儿揪成碎块。

迷娘看也不看他，轻轻说道：“圣上，你昨夜过得可快活？”

这话声里不无醋意。

公孙一鸣忘了迷娘的醋意，他一心只想好好问问，到底是谁安排的，让他与自己的亲生女儿春梦一场？

迷娘听他不说话，便只是轻轻一咳，再去逗弄另一只小小鸟儿。

“鸟儿，鸟儿，你看看，你知道不知道宫闱寂寞？你知道不知道白发宫女说玄宗的故事？你若是不知道，我一会儿可以告诉你……”

公孙一鸣一把揪住了迷娘的衣裳，恨声道：“迷娘，你是不是昨夜里捣了鬼？”

迷娘笑意微微：“捣什么鬼，我怎么不知道？难道昨夜圣上的一夜新郎，做得不舒服么？”

公孙一鸣问道：“你昨天做了什么？”

迷娘笑得粲然：“我昨天什么也没做，只是派了个宫女，去给新人送了一碗补药。”

公孙一鸣大惊，他知道，昨夜的女人竟是自己女儿，不由得也真是半信半疑。他知道自己女儿禀性，嫣儿不会那么淫荡，也不会对于男人那般乐意索求，不休不止。这让好淫贪色的公孙一鸣也好生吃惊。他在夜里曾想，要是她再那般不休不止地要下去，公孙一鸣便真个吃不消她了。

哪料得到竟是迷娘所为？

公孙一鸣恨道：“你害我，你害我！”

迷娘笑道：“圣上，我怎么会害你？我若是做了三宫六院的头儿，我就得不吃醋。像你这般的伟男人，怎么会只依附在我的身上？我不如真个就装作大方，帮你找女人，凑乐子，让你开心，说不定不会失宠，不会被你打入冷宫……”

说着，迷娘竟是嘻嘻笑起来。

公孙一鸣说什么？

他恨这个女人，是这个女人迷惑了他。他也恨枢密院使，是枢密院使让这些女人害他。

这样的女人，不宰了她，还待怎地？

公孙一鸣伸手出去，要一掌拍在她的头上。

迷娘笑咪咪地看他。她真的有那把握，相信她自己的美貌，能使公孙一鸣不舍得杀她么？还是她仗恃着枢密院使，以为公孙一鸣不敢杀她？

公孙一鸣的手眼看着要击在她头上，只要这一击落下，迷娘便会鲜血迸溅，玉殒香消。

迷娘突然一叹。

公孙一鸣停住了手。

“叹什么？你为什么不还手？”

她笑盈盈道：“我为什么要还手？”

她索性坐下，把她的身上衣服都慢慢脱下，一边脱一边叹气，说道：“好好的一个女人，天下再也难找的女人，你不好好爱惜，疼她爱她，还来不及，还想杀她，你是不是疯了？”

公孙一鸣看着迷娘，看她那斜斜双肩，玉润浑圆，竟是连一滴露珠也留不住。她那双乳高耸，颤得男人心跳。她的玉胸雪白，像是洁净玉石。她的一头乌发披散，像在她的身前泻了一片浓云。她那一双腿，悠长纤细。那一双赤足，真个是小巧玲珑，引人遐思。一双玉踝，竟是不满一握。

公孙一鸣下不去手。

她轻轻梦呓般说道：“公孙一鸣，你动手啊，从来君王无情，女人只是玩物。你要是能对我动手，你就杀我好了。岂不闻人家说的，狡兔死，走狗烹？你杀我吧，若真个能杀死我，你一定坐得稳龙椅。”

公孙一鸣的手放在了她的肩头，这肩玉润圆滑，真有诱惑力。公孙一鸣的眼睛紧了，眯成了一线。

她对着公孙一鸣娇声道：“公孙一鸣，你杀死我吧，那样你就可以安心做你的皇帝了。”

公孙一鸣冷冷道：“你以为我杀不得你么？”

迷娘笑眯眯：“你能杀死我，便可以安心做你的大宋皇帝了，你何乐而不为？”

公孙一鸣声音如冰：“是你的主意？”

她笑道：“不是我，是枢密院使。”

公孙一鸣道：“我以为你肯听我的，没想到你与他竟能沆瀣一气。”

迷娘笑笑，说道：“其实，我与你在一起，也是最乐。你何必苦丧着脸？从前的古人也有与自己的亲人交媾的，也没人说他什么，因为他是皇帝。你也是皇帝，自古没有无过的帝王。既是怎么做都是有过的，你对这一点儿小事儿又何必在乎？”

公孙一鸣以为迷娘是在挖苦他，但抬头一看，迷娘的脸上神色，很是郑重。她说的很是认真。

公孙一鸣说道：“这是乱伦，大逆不道。苍天也不会护佑我……”

他声音嘶哑。

“你错了。”

他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

这人是赤眉鹰王。

赤眉鹰王怎么会进了宫中，他怎么能进入这禁卫森严的皇宫中？

公孙一鸣看着迷娘，这又是迷娘的鬼主意。

公孙一鸣对赤眉鹰王没有什么好感，如果不是他抛弃嫣儿而去，嫣儿怎么会到了宫中，怎么会鬼使神差，做了他公孙一鸣的妃子？

他恨恨道：“我想杀了你！”

赤眉鹰王笑一笑，他很有把握，断定公孙一鸣不敢杀他。他慢慢说道：“从前有一个殷纣王，他娶的女人中，有一个是他的姑母。有人问他，你如此做，岂不是有违天和？他大笑，说道：

‘你怎么解那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人果然被他问住。还有一个是夏幽王，他杀兄娶嫂，那更是常事儿了。”

公孙一鸣说道：“莫非你想说，我也是一个暴君？”

公孙一鸣本来不是国君，人家说他暴君也罢，说他是仁君也好，只要承认他是国君，他自是怦然心动。

莫非赤眉鹰王说得对，真正的国君都要有些非同一般的举止？

公孙一鸣的手停住了，停在赤眉鹰王的头上。

他不想杀赤眉鹰王了，他想起了赤眉鹰王是嫣儿的丈夫。他莫非是在戏弄公孙一

鸣？莫非想一边在口里劝说着这七殿阎罗，一边在心里暗暗讥笑他？

公孙一鸣眼光如隼，直盯盯地瞅着赤眉鹰王。

“你对嫣儿还有情无情？”

赤眉鹰王拍胸大笑，他乐道：“七殿阎罗，只要你能好好照应我，这一点儿小事儿算做什么？”

公孙一鸣的心里顿时一宽。赤眉鹰王能如此说，那是最好。嫣儿能退一步，便可依然做这个赤眉鹰王的妻子。

公孙一鸣说道：“迷娘，你听着，如果宫里有人知道了此事，我便要你的命。”

迷娘笑嘻嘻，说道：“圣上放心好了，如今在宫里的人，除了那个宫女外，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事。”

公孙一鸣道：“把她叫来！”

那宫女袅袅走来，看到了公孙一鸣，不由得心内生惧，跪下道：“圣上万安！”

公孙一鸣说道：“那夜里，是你送药给她？”

公孙一鸣的话说得很慢，一字一句，生怕这宫女听不懂。

这宫女知道不妙，大声分辨道：“禀报圣上得知，那药是嫔妃要我送的……”

公孙一鸣看看迷娘，他心里顿生怒气，看来这迷娘真个想害他，他一定要除了这妖狐！

公孙一鸣笑着，对宫女道：“你莫害怕，我今夜里定教你也好好尝尝做一个圣上宠爱的女人的滋味儿……”

他走上去，那宫女的眼里生出惧意，大叫道：“圣上……”

她叫不出声来了，她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公孙一鸣，她说道：“这事儿不……”

她的头上开始流血了，血糊没了她的眼睛，她哀声叫道：“圣上饶命！圣上……”

她再无声息了。

公孙一鸣走到迷娘的身边，两人喘息之声相闻，四目相对。

迷娘道：“公孙一鸣，如果你愿做大宋皇帝，你便杀我好了。”

公孙一鸣道：“我做不做大宋皇帝，你能帮我什么？”

迷娘道：“我有洛阳的上百艳花，她们都是我的人，如果我帮你，你一定可以胜得那个枢密院使。”

公孙一鸣的脸色慢慢缓和了，他说道：“你真的肯帮我么？”

迷娘道：“事成后，你得封我做皇后。”

公孙一鸣大笑，说道：“好，我便封你做皇后，又能怎样？再说.....”

他一脸淫色，摸着迷娘，摸得那一边的赤眉鹰王都只好转过脸去。

公孙一鸣道：“做个好皇帝，我还不会，要做夏桀殷纣，还不容易？”

第四章 雪殒月沉

雪倒下去时，已经昏迷过去了，他知道那三个人一齐出手，一时听得刀剑击撞声，不绝于耳。

再等他醒来，已经到了一个幽幽的深谷了，他看着那几个围在他身边的人，感到一丝恐惧，这里是那个无人谷，是月幽居之处。

雪想撑起身子，但一动，便知道全身穴道被制，动不得了。

他恨声道：“你们要做什么？”

那披发道士冷哼道：“雪，要你齐聚在阴曹地府，你看如何？”

雪心里恨恨，但旋即又为月担心，他知道月与他一样心境，情愿从此再不理睬世事，只是幽居在这深谷里，独一个人渡日。今日之灾，月怕是躲不过了。

众人进了谷，那披发道士狂笑，说道：“月真个好情致，竟然能选这么一个上好的

佳境来修身养性，果然好福气！”

一行人入谷，那披发道士一声狂啸，呼唤月。

果然从树荫后走出了月，仍是冷峻俊美的月。

月冷冷道：“你们来做什么？”

披发道士大叫道：“月，你的故人来访，何不好好迎接？”

月一双俏眼瞟了一瞟众人，她脸上顿时现出吃惊神色，她轻声道：“三哥，你怎么……”

雪突地铮铮大声道：“四妹，大哥死了，死在他们手里……”

月不语，泪水却从她脸上流下，她直盯盯地看着雪，雪也落入人手，做人掳继，让她心里十分悲伤。

披发道士冷冷道：“月，我带雪来与你看，只要你自废武功，我就放你俩人一条生路。”

雪冷冷道：“四妹，你不必听他，七殿阎罗的鬼话，也能听得么？”

月淡淡一笑，说道：“三哥，你不必劝我。”她袅袅而行，竟是慢慢鹤行驼步，翩如舞姿，让那些人一个个暗自嗟叹：好一个美妙女人！

月走到了披发道士的面前，她轻声问道：“我只要废了我自家的武功，你便可放我三哥？”

披发道士大笑道：“对，你的名头不小，也足以令七殿阎罗大大在意。如你真的放弃功夫，让你与雪活在这里，有什么不可？”

雪大声道：“四妹，你别那么做！”

月凝睇瞅着雪，她心如刀绞，她与雪是不是该有一段情缘，是不是她应该与雪联袂而行，一起行走江湖？但自从那个赤眉鹰王设下毒计，她与雪都成了一个没任何希望的人。

就再废了武功，又有什么关系？

月说道：“好，我便答应你。”

月缓缓而行，来到披发道士面前。她从腰间解下腰带，这是月的成名兵器。月把这一条腰带轻轻一抖，彩带飘飞落在地上，她说道：“我还有一恨，恨没能杀死他……”

她恨谁，雪心里也明白。赤眉鹰王的一条毒计，使他与月再也没有一点儿生机。

月也无甚斗志。

月缓缓闭上眼睛。

披发道士与他的手下人都是肃然，他们都知道月能下如此决心，是心已死。但她也不甘心，因为她与雪都恨透了那鬼男女，恨透了那个赤眉鹰王，他们不甘心被废武功。

披发道士的声音里不无敬畏，他说道：“好，既是姑娘想好了，我便亲手来做。”

披发道士走到月眼前，他对月十分尊敬，说道：“月姑娘，贫道慢慢出手。”

正要动手，听得一声大吼：“住手！”

众人身后冲出一人，这人正是那个江南江门的公子江允。

江允护住月，怒道：“臭道士，你想干什么？”

披发道士嘲笑江允：“江公子，你想做护花使者，却是找错了地方。难道你不知道，月姑娘甘心情愿被废武功，从此再也不愿理会江湖是非了么？”

月看着江允，她与江允无情，即是有一点儿情愫，此时再也无法说它了，昨是而今非，物是却人非，她还有什么话可说？

月低声对江允道：“江公子，你是江南世家公子，你该回去了，免得家中老人惦念……”

江允从来不曾见月对他稍假辞色，此时月竟然对他如此说话，让他心里一热。他忘了他功夫实在不如这些七殿阎罗的人，大声叫道：“让开，你们谁敢动手伤月姑娘，我便与他拚了！”

披发道士摇头，江南江门虽是可畏，但这个江门公子出道以来，却没什么可惧之处。他要与七殿阎罗争雄，岂不是以卵击石？

那几个七殿阎罗的人都冷冷看着江允，像是看着一个垂死之人。

江允好似疯了，他拔出剑来，飞向众人，一剑击刺，竟是不管不顾，直刺披发道士！披发道士直门摇头，似这般浑噩打法，哪里像是名门正派的子弟，真个像是江湖泼皮。

江允一连刺出三剑，剑剑走空。

披发道士在冷笑，在笑江允不自量力。

江允大叫：“月姑娘，你走，你走好了！”

月轻轻一叹，说：“江公子，你别与他们动手了，我不想一个人独活，三哥尚在他们手里，我愿与三哥一起，被他们废了武功，也能过此一世……”

月神色黯淡，她无法再说。

江允住手了，他直盯盯地看月，说道：“莫非你与雪兄都要被废武功？”

月点点头。

江允说道：“我从前听得人家说，天下无敌，说的便是你们四人。你们四人在一起，何等荣耀，江湖屑小不敢作恶。怎么能一下子认输，由人家摆布？”

月苦笑一笑。她心里自有苦衷，难与人说。

披发道士大吼道：“江允，我看在江南江门老爷子与我有一面之缘上，不来与你为难，你可不要不知好歹。”

江允面有难色，他嘟嘟囔囔道：“好，好，既是你都不愿意活了，我江允有一条命也足以陪得你们了！”

江允说罢，他两目怒睁，大声吼道：“披发鬼，放下他们两人，你们走开，我饶你们不死！”

披发道士瞠视着江允，奇怪他何故突然变色。但那几个随他前来的人竟是大大不耐烦起来，一个手执尘拂的年轻道士大喝道：“江允，就你那一点儿本事，还想动我师父？”

他一冲飞起，是一式“一鹤飞天”，直扑江允而来。

依他心思，这个江南江门长公子的武功，只是一般，他与江允动手，也能支持得三十五十招，到了那时，师父定会救他助他。

正当他飞至半空，忽听得一声长啸，这一声长啸，就是披发道士也难啸出，一时间，人人失色。

江允从空中直落，一声惨叫，那个年轻道士竟从身躯中间被人劈开，落在地上，顿时血流满地。

众人都呆住了，那披发道士喃喃道：“昊天一剑，昊天一剑……”

雪愕然，那披发道士也愕然，众人都惊愕。

只有月不惊奇，她看着江允，说道：“我早就猜你是昊天一剑。”

这一句话把江允的心说得冰凉。

就是他是昊天一剑，月对他也是如此冷淡，他还有什么机会？

原来他曾苦心积虑，设法装成雪，去为出力，解他们危难，无奈已是去日黄花，实在无法救得，风便死在七殿阎罗的下人之手，花还是无影无踪，他跟着月与雪，但他无法救他们。

因为雪与月的心已经死了。

哀莫大于心死。

既是雪与月已经心死，他们再也无法与七殿阎罗抗衡了。

江允对月道：“月姑娘，请你莫怪，我不能直接对你说。”

月淡淡道：“江公子，我不怪你。你是昊天一剑，还是江门公子，对于我都是一样。你只是我的一个朋友，多谢你了。”

那披发道士死了一个徒弟，心里哀痛，竟使他半晌不曾吐语，他呆呆看江允，不知道江允竟就是那个名震天下的昊天一剑。

昊天一剑传有七代，每一代只有一人。昊天一剑没有徒弟，只有剑奴。

披发道士说道：“你是昊天一剑，我们不便与你动手，你要怎样？”

江允一笑，说道：“你放下雪兄，你们自去，不然你们几人都是一死。”

果然只剩下了雪与月，还有一个江允，一个名震天下的昊天一剑。

江允对月深深一揖，说道：“月姑娘，在下并非是有意隐瞒身份，实在是七殿阎罗那老贼奸恶，我要与之周旋，不得已而为。”

月淡淡道：“江公子，你是昊天一剑，我更是与你没什么可说的了。”

江允心道：看来，月姑娘想起了我曾在那七殿阎罗的七重地狱里救助他们的事儿，此时她也得知了他曾亲眼看到她与雪两人受辱，此时两人，自该是大不自在。

要知道当时雪与月两个受制，是昊天一剑救了他们，走出七重地狱时，两人志不再参与江湖纷争，躲的便是这昊天剑。哪料得到江允便是那个名震天下的昊天一剑？

月低下了头，说道：“江公子，你走吧.....”

江允大声道：“月姑娘，我仰慕你已久，我天天在这里盼你，期你能振作，不负你的威名。谁料到你竟与雪兄一样，对你的大事不管不顾，只是一味沉在你自己的悲伤中，这哪里是天下无敌的？”

月轻轻道：“天下无敌？说笑了。昊天一剑也说天下无敌么？你该知道，那只是江湖闲人的无聊闲言罢了，怎么能信？”

江允语塞，他不知再说什么才好。

他的剑法天下第一，他的功夫天下第一，但他对月的心伤，却是无计可施。

他能再说什么？

月轻轻道：“江公子，谢谢你。”

她扶着雪，再也不回头了，她的身影很孤独。雪已经被人废了武功，她大概想一辈子帮扶着雪，两人只住在这无人谷里，从此再不出山。江允的心里满是悲哀，他知道，

他不该对月一腔心意，因为月的心已死，她的心再也不会起情思，他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他转身就走，与剑奴匆匆上路，他得上京都去，去晤那个七殿阎罗。

第五章 冰宫冷妃

公孙嫣呆在宫里，她已经三四日不曾见到过皇上了。她心道：皇上对我，那一夜温柔，确是很动情。只是不知道皇上对他的其他女人如何？她坐在宫里，对于诸事皆不动心，连人家宫女私下嘟嘟囔囔说的皇上对哪一个妃子幸得多些，对哪一个妃子赏赐厚些，都听也听不进去。她心想：自从风大哥死了，我活着，也俨然死人，活的只是一具僵尸而已，又有什么乐趣？皇上幸哪一个妃子，于我有什么关系？他喜欢谁，不喜欢谁，对我又有什么？

皇上自从那一夜，便再也不曾来过。

她也不盼着皇上来。

她知道那些从前人讲的故事，皇上喜欢一个女人，只是一会儿，决不会是一生一世。如果有哪一个女人真的痴心等皇上，她就惨了，天天夜夜在盼，一直盼到了白头，也盼不来皇上。说不定老皇上驾崩了，新皇上即位，更忘了你这个老颜苦相的宫人，那期盼有什么用？

来了一些宫女，是那个迷娘带来的。

公孙嫣突然明白了皇上最可心的人是谁了。这个迷娘的身子脸上，没有一处不是淫荡相，她一盼一顾。都足以消蚀男人的魂魄。

皇上最迷的女人，一定是这个迷娘。

听说她已经被封了妃子，皇上封她做嫔妃。

嫔妃对公孙嫣笑：“怪不得皇上对你这般宠爱，念念不忘呢，原来真是好容貌。”

她在公孙嫣身边来来去去，绕了一圈儿，一边看一边赞叹，居然把一个公孙嫣看得明明白白。她赞公孙嫣的好处，说她的不足：“你的一张嘴，真是生得巧，大也不大，小也不小。只是你的脸相冷了一点儿，脸相一冷，就不会讨男人喜欢了。你要知道，男人即使是贵如帝王，也是喜沐春风。你做出一脸苦相，皇帝也受不了的。”

她咯咯而笑，说道：“莫非皇上与你作爱，你也是一脸苦相不成？”

跟着她来的那些宫女一个个都是掩口而笑。

嫔妃笑道：“笑什么？难道皇上与我们女人，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儿事儿可干么？”

她抚摩着公孙嫣的背，说道：“嫣姑娘，你知道不知道如今皇宫里，只有我一人专宠，皇上喜欢我，甚于从前的明唐喜欢贵妃？你让皇上念念不忘，已是引我妒意了。”

公孙嫣心里在想：果然有这种事，从前只是在那些故事里听得有这种事儿，谁料得如今竟在自己身上发生？、

她只是淡淡一笑，不予理会。

嫔妃道：“好一个大家闺秀！”

她轻轻道：“把她带去冷宫！”

公孙嫣站起来，她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

嫔妃将她后背上穴道一点，让她再也不能运功，她说道：“嫣姑娘，我这样做，实在是有我不得已的苦衷，还望嫣姑娘能理会。”

公孙嫣到了一间冷宫。

所谓冷宫，实际上只是皇宫内最破最冷的屋子而已。

破窗漏风，屋内奇寒，阵阵苦风从那破窗里吹进，一阵阵寒风吹得公孙嫣浑身颤栗。

她盯着那嫔妃看，那嫔妃对那些宫女说道：“如果圣上问起这位姑娘，你们都说死了，如果有一个人说破了，我便砍了她的头！”

她严辞厉色，让那些宫女一个个都噤若寒蝉，低头唯唯，不敢则声。

那个嫔妃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只剩下了一个公孙嫣在这里。

她突然哈哈而笑，笑道：“公孙嫣，公孙嫣，你知道不知道你也做了皇宫里的苦人儿？你知道不知道你也是美颜被人妒？真是好笑，真是好笑……”

公孙嫣大声道：“风大哥，风大哥，你在哪里？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嫣儿现在正在受苦？你知道不知道我只凭一条带子便可轻轻松松结果了我自己的性命？我愿意这么做，我只在阴世间再不会见到你，我这么做，只是要找你……”

她真的万念俱灰，在那一条横梁上寻一处地方，吊上一条带子，她默默祝道：“风大哥，我愿与你在一起，但愿你不会嫌弃我。”

公孙嫣把自己吊了上去。

她看着那冷宫的窗扇，听得风在呼呼吹，心里想：我这一死，当是一了百了，从此再也没了那尘俗的困扰……

她又苏醒过来了。

她眼前的是一个宫女，这是一个年老珠黄的宫女，她在这皇宫里一定熬过了许许多多孤凄的岁月，她对着公孙嫣笑。

“姑娘，你有什么想不开的？”

公孙嫣一叹，她的命竟是如此苦，就是要死，也没法儿死得清静。

这宫女何必救她？

这宫女道：“嫣姑娘，你何必寻死？你知道不知道皇上是谁？你知道不知道皇上对你的心思如何？你这么早早死了，岂不是可惜？”

公孙嫣看她，泪水流了出来，她心里一叹：皇上是什么人，我也不清楚，那一夜雨露，只是得沐天恩，哪里知道皇上是什么样子，是年轻还是年老？是英俊还是丑陋？

但皇上是什么样子，对她有什么关系？

她轻声道：“我不愿意活了，你不必救我……”

这宫女道：“我带你去见皇上，你愿意不愿？”

不等公孙嫣说话，那宫女便疾忙出手，点了公孙嫣的大穴，让她话也无法说。

那宫女便扶着公孙嫣而行。

两人自窗口飞出，那人的功夫，确是天下一流，带着公孙嫣飞行，竟能在皇宫的那些宫中飞檐上行走。只是须臾，便来到了一个处所，两人从殿上飞下，走绕回廊，来到一间大大的屋子内。

这里百廊千回，都是图书典册，看来这是皇上的上书房了。

公孙嫣听得一声咳嗽，那声音很是熟悉。

这声音让她心里一抖，这像是老爹公孙一鸣。

这绝不可能。

那宫女带着她一冲而出，到了皇上的面前。

果然真是公孙一鸣。

公孙一鸣不料眼前会突然出现两人，这两人都是宫中人的打扮，他一见她二人，便厉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

那宫女笑很得意，她说道：“皇上，你怎么这么健忘？这个女人不是你的宠妃么，你与她一夜缠绵，怎么忘了？”

那皇上抬头，看着公孙嫣，一时之间，羞愧、难受、狼隼一般的表情俱从他面上闪过。

他笑笑：“你休胡说！”

公孙嫣不会说话，她的哑穴被点。就是她的哑穴不被点过，她此时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

公孙一鸣看得出，公孙嫣已经看出了他是老爹，他说道：“嫣儿，你来了？……”

那宫女嘻嘻笑道：“公孙一鸣，你休装样，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你把你自己的

女儿当做宫中的宫人，一夜奸淫，你不是人，你只是一只猪！”

公孙一鸣冷冷而笑，他说道：“你是什么人，你来这里胡说什么？”

那宫女慢慢解开钗裙，说道：“公孙一鸣，你该知道我是谁的……”

她变成了一个男人，一个随时可以变化成男人女人的人，他是那的花。

公孙嫣刚才还能支持得住，此时她忽地摇摇欲坠了。

她忽地想到；也许那个花说得是实话，如果他说得是真话，那她与老爹岂不是……

她不知道是被雷殛了，还是被人宰杀了，一动也不能动了。

眼前的人恍若隔世。

公孙一鸣见势不妙，说道：“嫣儿，你休听他胡说，爹做这皇上，也刚刚不久……”

公孙嫣什么都明白了。

她是公孙一鸣的女儿，那一夜的事儿恍然，历历在目，她怎么会不明白？那一夜的人，她恍恍惚惚知道是一个熟人，一个她很熟悉很熟悉的人。

想不到竟是她的老爹。

公孙嫣冲到了老爹眼前，她死死盯着老爹的眼睛。

公孙一鸣觉得她的眼光如刀，他噤声了。

她的声音像梦，无恨无情：“是你，我应该想到是你……”

就是这个老爹，他逼她与风分手，他让她中了那赤眉鹰王的毒计，他还亲身奸污了她……

她还算是他的女儿么？他还能算是她的老爹么？

公孙一鸣不说话，他说不出话来。

有人咯咯笑了，她笑得妖艳，开心。

是那个嫔妃，是那个公孙一鸣的妃子。

她对着公孙嫣说道：“嫣姑娘，你是皇上的女儿，但你也是皇上的女人。你知道不

知道，天下所有的女人都都是皇上的，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公孙嫣愣住了。

她的老爹做了皇上，他便可以对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占有她们么？他便可以要做什么便做什么？

那嫔妃对花说道：“花，你们都完了，只剩下你一个人，你是不是很寂寞？你来挑拨嫣姑娘与皇上的关系，又有何用？”

公孙一鸣的神色慢慢恢复了镇定，他的脸上再也没了惊慌，好似他真的从那嫔妃的话里得了安慰。

花恨恨道：“七殿阎罗，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你做什么皇上，你做个人都不够！”

公孙一鸣恨声道：“杀死他，杀死他！”

花不动，他也是心灰意冷，自从得知风死了，雪与月都是无法再出山时，他也情愿一死。他盯着七殿阎罗，说道：“像你这种猪狗不如的东西，做什么皇上，天下的百姓哪里还会有什么好儿？”

公孙一鸣不动，亦不语。

迷娘笑笑，她媚声道：“女人是什么东西？只是男人的玩物罢了。”

她媚笑声声，一劲儿地向公孙一鸣递眼色。

出来了六个女人，她们围住了花。

六个女人围着花，她们的身子在扭，她们的脸上带笑。

她们的淫荡使花也心旌摇摇。

迷娘的声音像是磁石，吸引着花，她看着花笑。花的脸上刚刚开始时还有恨，不一会儿，便变得恍恍惚惚了，他盯着迷娘的胸，眼光死死盯着那里，只听得迷娘说道：“花，花，我是小婕，我是小婕……”

花的女人是小婕，但小婕已经死了。花迷迷怔怔道：“你胡说，小婕已经死了……”

迷娘笑道：“我没死，女人的身子不死，女人的气味不死，不信你闻一闻我身上的味儿，你是不是闻惯了我身上的味儿？”

花在沉思，他还有一点儿判断力。

但迷娘不愿他判断，她轻轻说：“花，你闻到了我的味儿么，世上的男人女人有一千种味儿，但你自己的女人终是一种你自己所熟悉的味儿，你知道不知道？我真的是小婕？”

她凑向花，花的眼睛迷迷蒙蒙，像眼前罩了一层雾。

第六章 花折七重

花此时也误认为这迷娘真的是小婕，他的眼睛盯着迷娘，在他眼里，这迷娘便是小婕。

周围的那几个宫女都折枝于前，鞠躬于后，她们一个个围着花转。花已经眼睛不离这几个女人了，他的眼睛盯着女人，眨也不眨。

迷娘道：“花，你与小婕在一起，你还怕什么？”

花轻轻道：“我不怕，我只是怕……”

迷娘道：“你怕什么，你说好了。”

花说道：“我怕小婕……走开。”

迷娘笑笑，她笑得十分迷人，她慢慢凑向花，说道：“我不会走开，我不走，我要与你在一起。”

她搂着花的头，她对花十分爱怜。花轻轻依偎在她的身上，他能感到她小腹的平坦，能感到她小腹的灼热，这平坦让他着迷，这灼热让他心醉。

迷娘说道：“花，我们走吧，这里不是你久呆之处。”

花的声音像是梦呓：“我去哪里？”

花的心里忽地一阵子悲怆，风死了，月与雪都没了，他一个人形单影只，他再去哪里？

迷娘道：“你有没有一个自己的家？”

花愣一愣，他哪里有家？花一向飘忽不定，居无定所。他忽而是一个妙龄女人，忽而是一个中年跛者，再一变，他又是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了。他怎么会有自己的家？

迷娘在他的耳边轻轻说道：“我带你回家，你有家的，只是你一向在外面飘泊，你忘了你自己有家。”

迷娘抱着花，花如今只剩下瘦削的一点儿身躯，在迷娘的怀里，依偎着，却也无一点儿反抗。

公孙一鸣与公孙嫣都呆呆看着，连那公孙嫣都看得目瞪口呆，她方才才知道老爹用些什么手段制服那，她方才才知道老爹的地狱其实是淫欲之狱。

她流下了泪水。

花的身躯软软地偎在迷娘的身上。

迷娘笑了，她疾笑着，忙点了花的七道大穴。

迷娘大笑道：“好了，圣上，你愿意如何处理花，你就摆布他好了。”

公孙一鸣大是得意，放声狂笑，走到花面前，他冷冷道：“花，你休逼我……”

他啪啪地击，想一掌击在花的头上。

沉迷在迷娘的女色里的花突地跳了起来，他一掌暴出，啪地击在公孙一鸣的前胸。这一掌很是有力量，只听得一声暴响，公孙一鸣身子向后退了一步，哇地一口鲜血喷出，直吐向宫墙！

宫墙顿成血染。

公孙一鸣声音微弱：“好，好，花，你还有这等本事，真不愧是……”

花的眼里再也没了沉迷，他冷冷对迷娘道：“你以为你学得了小婕么？小婕没你那么妖艳……”

迷娘的眼里有一丁点儿羞愧，她心里仿佛悟出一点儿什么，她好像才知道，男人心头有一个痴情于她的女人，那女人一定是与他有心息相通之处。

公孙一鸣受了重伤。

他声音微弱，说道：“杀死他，别放他出宫！”

六个女人一齐扑向花！

花的身子躲闪很快，疾如电闪，他一会儿一出手，一会儿一飞回。打了三十余回合，花竟没一点儿怯战。

公孙一鸣大声吼道：“用那百花迷阵！”

花的眼睛不够用了，他看出那几个女人变了，她们的脚步忽慢忽快，竟能一变而变成十个，百个，她们一个个笑意盈盈，在他身边飞舞。看她的脸色，一个个又是笑容满面，又是喜气洋洋。

花心道：风大哥也死了，雪与月也没了，我还有什么喜气可言？不若我与她们一拚，死在这里算了……

他一声声怒吼，招招都是拚命招数，一时尽是同归于尽的打法，反叫她们都无法对花下手。

公孙嫣看着，她心里已经是万念俱灰，此时心道：“我不能说话，说出话来，能救花一命，也算值得。但我此时不能出声，便干是着急。她看道那些女人都从怀里掏出一枚短短的蜂毒刺来，那蜂毒刺闪着绿光。她心里雪亮，知道那蜂毒刺一定是淬了剧毒的兵刃，她想大叫，叫花注意，但她叫不出声来。

她看到花身后有两个女人一齐出手，花的拳头正击向身前的三个女人，无暇他顾。她大声闷喝，却一点儿声音也发不出来。

她身子一跃，飞向花！

两枚蜂毒刺正刺在她的身上！

公孙一鸣大吼道：“嫣儿！”

他扑向公孙嫣。

迷娘抓住了他。

迷娘冷冷道：“她死了最好，你知道不知道，她死了最好？”

公孙一鸣的脸上满是老泪：“嫣儿，你爹做了皇上，你知道不知道？爹封你做一个公主，一个天下第一荣耀的公主，叫什么？叫太平公主好不好？”

他抱起了公孙嫣。

公孙嫣此时已是脸色发黑，那蜂毒刺果然厉害，一中毒，当时便倒，浑身没一丁点儿气力。

公孙一鸣老泪纵横。公孙嫣很是可怜，此时竟仍然穴道被制，她吧着嘴，想说话，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公孙一鸣解开了她的穴道，说道：“嫣儿，你要说什么，你说好了。”

如果公孙嫣说她要解药，他能向迷娘讨出解药么？他甘心听迷娘的，让公孙嫣死于非命么？

他认定公孙嫣一定会向他要解药。

他大声道：“迷娘，你给我解药，你给我解药！”

但迷娘不语，她冷冷盯着公孙一鸣，她的眼光锐厉，像是一把剑。

公孙一鸣怯怯了，他说道：“迷娘，我求你给我解药，我要救嫣儿，我要救嫣儿！”

他反过来求那迷娘，但迷娘不动。

公孙一鸣打开了公孙嫣的穴道，他想听听公孙嫣要对他说什么话。

他被公孙嫣的一句话震住了，如雷殒顶。

公孙嫣说道：“公孙一鸣，你这个混蛋，你放了我，我死了，到地狱里也不会饶过你！”

他丢开了公孙嫣，像是丢开了一块炙着的火。

公孙嫣躺在地上，她微微闭眼，说道：“肮脏，肮脏……”

公孙嫣死了。

花看到了赤眉鹰王，不知道什么时候赤眉鹰王来了。

赤眉鹰王蹲在地上，看着公孙嫣的尸体。

他在想什么？他是不是也想得出公孙一鸣与他的女儿在一起父女乱伦？他是不是想到公孙嫣如今一死，他与公孙一鸣再也没了那狼狈为奸？

赤眉鹰王凝神，逼视着花，他笑道：“花，你夺了我的老婆，我也夺了风的老婆。你逼死了我的老婆，我也逼死了风的老婆。我还要雪月两人死也死不成，活也活不起，你们一齐栽在了我手！”

赤眉鹰王哈哈狂笑。

他报了血仇。

他的妻子被花夺去了，他的老爹死在了七殿阎罗的手里。

如今他全都报了仇。

他瞪眼瞅着公孙一鸣，大笑：“七殿阎罗，你把我关在那一个狗洞洞里，以为你得意，你逼死了我老爹，你以为你有计谋。看我如何报复你，你的女儿作了你自己的妃子，你玩得好不好？你玩得开心不开心？你与你女儿做那种事时，你痛快不痛快？”

赤眉鹰王的眼里闪光，那是恶毒的光，是报复的光，他心里好生痛快。

能报复得七殿阎罗，是他此生最得意之处。

公孙一鸣狠狠道：“你个半阴不阳的狗东西，你竟敢戏弄我，莫非你活得不耐烦了么？你真的不想活了？你个王八蛋，你想死，那还不容易？”

公孙一鸣心里正在火处，此时视赤眉鹰王如眼中钉、肉中刺，他恶狠狠道：“王八蛋，我何必把嫣儿给你，要你这王八蛋污辱她？”

他哈哈大笑。

公孙一鸣扑过去，掐着他，把他掐得眼珠子也鼓出来了。公孙一鸣大叫道：“王八蛋，王八蛋，我掐死你，我掐死你，看你还能干出什么恶事儿来！”

赤眉鹰王不响了，他的眼珠子冒出来了，他没气儿了。

但七殿阎罗仍是不放手，他仍是恶狠狠地叫着，掐着，把一个毫无生气的赤眉鹰王的尸体扯着拖着，在地上来回拽。

迷娘轻声道：“圣上，他.....已经死了.....”

公孙一鸣看着赤眉鹰王，他咻咻喘息，说道：“死了么？他真的死了，死了好，死了好，把他扔出去，让狗吞吃了他，连他的尸骨也不剩！快，快！”

迷娘说道：“圣上息怒，他既是已死，又何必暴尸？”

公孙一鸣的脸色很难看，他怒声道：“迷娘，你只是我的嫔妃，你是皇上还是我是皇上？你再扰我，我对你也不客气！”

公孙一鸣暴跳如雷，他恨这个世界，他恨不能把这世上的男人女人都掐死。

公孙一鸣冲向花，他恶狠狠对花出手！

他掐住了花的脖子，他怒声道：“王八蛋，什么，天下无敌？都是鬼话，一片鬼话！你知道不知道，天下无敌的确有其人，这人不是别人，是我七殿阎罗，是我公孙一鸣！”

花的脖子被他掐住，半晌也喘不出气来，他骂道：“禽兽，禽兽！”

但他再也发不出声来，他只是双眼瞪着，死不瞑目。

这是皇宫里的暗夜，风在外面嘶嘶地吹。

皇宫的地上满是鲜血，这里刚刚死过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很奇怪，如果是在平时，再也没人会想到这三个人会一齐死在此处。他们

是花、公孙嫣、赤眉鹰王。

花在临死时，他的眼睛不闭，他是不是在想着的那些风风光光的日子？他是不是在想着他与小婕可以在阴间相会，那时他仍可以有一个红颜知己？花死也无憾，他甘愿一死，因为小婕死了，因为已经没了，他再活在这个尘世上，还有什么乐趣？

公孙嫣在临死时，她知道了那一夜与她缠绵的，竟是她自己的老爹，她肝肠寸断，她伤心欲绝，但对于人世再也不抱什么热望了。她就是到了阴间，也不会再去找风了，她对不住她的风大哥，她只能是一个孤魂野鬼，一个人在地狱里飘荡。

赤眉鹰王在临死时，他的嘴角有一丝笑意，那笑意是一丝冷笑。他在笑那些忙碌之人，在笑那个七殿阎罗。枉称天下枭雄的七殿阎罗竟在他的计中，被玩得团团转，他算是什么乱世枭雄？他只是一个白痴罢了。天下英雄，当数赤眉鹰王。但他在临死时，嘴里仍在念念叨叨的说一个人的名字，没人听得清他说什么了，因为他的声音太弱，因为他再也吐不出声来了，可能他在对小婕说话，对着他的那个终为他人妻的小婕说话？

他能对小婕说什么？

公孙一鸣沉着脸，把那几个女人都叫来。

迷娘调教的女人，果然不同凡响。她们居然能面对着血泊，脸露笑意。

公孙一鸣走到了赤眉鹰王面前，从他的嘴角抹一抹鲜血，把它抹在一个个女人的额头上，他厉声喝道：“你们有什么本事，快拿出来，别逼我发疯！”

几个女人都扑到公孙一鸣的身上了。她们的手都很快。迷娘的梦一般甜的声音也响起来：“圣上，你休发火，你的火气都泄在我们身上好了。”

女人虽是轻柔，但公孙一鸣身受重伤，一碰自是疼痛，他大吼道：“混蛋，你们轻一点儿！”

第七章 赶尽杀绝

无人谷内，很是寂静。

没有人进来扰雪与月。他们两人都是默默地坐着，有时看天，看云，看谷里的树木。从前的日子是忙碌的，今天的时光是消闲，两人都是无语。

还说什么？他们两人都把对方看得很重，不料到只出了一个鬼男女，便把他们的相互尊重剥蚀得无一点儿剩余。

无人谷里确是无人，除了他们两人，再也没人进来。

他们或许会如此终了一生。

但有人来了，谷口的马蹄声踢踏，急急嘈嘈，像是有无数的人。

那些人急急驰马，到了谷内，还是不停地驱策座下的马匹，让它们急急驰骤。

一眨眼功夫，十余人便来到了雪与月近前。

雪坐巨石上，眼睛也不睁，看也不看来人。

月的身子反对着来人，就是那些人再怎么张扬，月也不愿回头看他们。

有人在窃笑，他冷峭地笑道：“原来月雪两人是看破了世尘，在这里带发修行了。怪不得花要死，原来他没了帮手……”

雪与月都是一震，他们想得到，如果他们不出山，花早晚必死。但他们有时也在心里想得侥幸：花善易容术，他或许会逃脱魔掌。

花真的也死在人手了么？

月没有转过身来，但她的身子一抖。这也不曾瞒过那眼尖的童明，他笑道：“月姑娘，我看你还是不要悲伤的好，如今我带来了许多高手，你要与他们动手，心如此散，你必败无疑。”

月的声音低沉：“我不屑与你们动手，识相些，你快滚开！”

雪的手低垂在他的膝上。

童明说道：“好教你们得知，京中有了大变故，那个七殿阎罗公孙一鸣已经做了皇上了，他偷偷地来了一个偷梁换柱，把皇上给结果了。江湖上的各大门派，很快便要归七殿阎罗统辖了。”

雪沉声道：“那岂不是遂了你的心愿？你该高兴才是。”

枢密院使的神色很是尴尬：“我该高兴，你们不可一世，最后怎样？。还不是一具枯骨？我看你两人也是一样，在这里呆得无趣，莫不如你两个也一同去地狱，同那风、花相会。”

雪不吱声。

自从他的身子在月的眼前被辱，他就十分轻视他自己的性命。他时时心想：我自己在那鬼男女的面前，明明知道他是男不男、女不女的角色，却偏偏失性动情，那就是我自己的大病了。他心里痛恨自己，情愿一死。

他不愿过与月整日相对，却竟无一言的日子。

雪笑一笑，说道：“枢密院使大人是来要我两人的命的么？”

枢密院使笑道：“不错！”

他一挥手，身后的那十个人一齐扑向雪与月。

雪不动，他的身子坐在石上，一闪而没。再一看，他竟是坐在一边石堆上。

雪冷冷道：“我不愿意杀人。”

月坐在那石上，一见众人冲来，她轻轻叹一声，说道：“我的绸带都弃了，你们要做什么？”

一个满脸胡须的大汉见雪一冲而起，竟是又坐在大石上，心里狐疑：童大人说过，这雪没了功夫，他已经被人废了武功。看来不像，他怎么还能从那大石下来，居然不曾跌伤？

他一愣神，便不再动手。

身后的人叫道：“勾手刘，你还不动手，等待何时？”

勾手刘蓦地醒悟：自己是九门提督的人，跟着童大人为建功立业，就是把脑袋塞在裤腰上，与那雪月一赌，也是值得。

他一声大吼，再用一只勾子去勾雪。

雪刚才躲了那一击，已经是尽了他全力，此时勾手刘再出一勾，他躲也躲不过，叭地一声跌在石上，顿时脸颊流血。

勾手刘大喜过望，不由得百倍精神，他吼道：“雪，你送死吧！”

月的身前身后一时围了四五人，他们的兵器一齐指向了月。

蓦地都停住了。

月无声，她不语，竟是再也不动。

枢密院使吼道：“月，你再不动手，只是一死！”

其实月早已是存了必死之心，她不愿出手，如果不是月光彩照人，这四五人的兵刃一齐招呼她，她已经倒下了。

雪的身体倒在地上。

枢密院使狞笑：“雪，你服输了吧？”

雪冷冷瞅他，竟是不屑理他。

枢密院使道：“江湖人传，雪与月是一对挚友，你二人同进同退，相对谦让，彬彬有礼。我试一试，我看我先一点点儿宰割雪，你月动心不动心？”

唰地一刀。

这一刀削得很薄，在雪的肩头顿时没了一片肉，涌出鲜血。雪不吭声，只是怒目瞪着枢密院使。

刀刀咬肉。

月不动，她知道她如果一动，雪只能是更受苦。

她周围的那五六人也不容她动一动。

雪的身上已经没有任何一处好地方了，浑身在流血，但那刀手是山西阎家的泼风刀法，刀法十分娴熟，自能刀刀着伤，刃刀不致命。

最后，那刀手笑嘻嘻道：“雪大侠，我要让你的脸上流血，却没有一点儿伤你鼻眼，你信不信？”

雪咬牙，他已经张不开了。

一刀，果然把雪的颊上肉削下了一片，不伤他的鼻眼。血涌得更快，流在雪的脖颈上，流在他的胸前。

月大叫：“三哥，三哥！”

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雪的身上仍是挺得笔直，他恨恨地瞪着眼睛，眼睛已经险些被那血糊住。

雪呻吟道：“四妹，四妹……”

枢密院使一挥手，众人停下了。

那刀停在雪的面前。

枢密院使道：“月，你自尽好了，我看着你自尽，再杀死你的雪，那时，纵横天下的便没了。”

雪抬头看着月，他突然说话了。

他入了无人谷，与月在一起，还从来不曾说过话。

“四妹，我先走了……”

他声音里没有伤凄，没有离恨。

雪望着月，他的眼光有一些迷凄，是不是他在心里仍惦念着月，他已决心离开这个尘世，再也不为那些情伤而苦？

众人看着雪。

雪盯着那勾子刘，他笑道：“你那只勾子，在武林中很是平常，若是遇上了一个好手，你的出手一勾‘天复雨云’不等使完，人便被劈成了两半。”

雪说着，他两手一环，做出了一式。

勾手刘本来自命不凡，不然他在这众多高手里也不会当先出手去杀雪。此时一见雪的手势，顿时脸吓得白了。如果雪刚才是出手这么一式，他的身子便会被他自己的勾子勾成两截。

雪看他呆了，便是--笑：“把你勾子借我，好不好？”

勾子刘像是被人摄去了魂魄，他乖乖地把手里的勾子递与雪。

雪手执钢勾，顿时又是一个容光焕发、生气勃勃的雪了。

如果他手里有兵器，就是他武功全失，毫无内力，他与这些人拚争，一时也不会败绩。

但雪只是看着这勾子，勾手刘竟用金铂护住他的勾手，不由得叹道：“想不到我雪竟会死在这种东西下.....”

雪一扬手。

无血，无声。

雪慢慢倒下了。

只有一缕鲜血从他的咽喉流出，他勾断了自家喉管。

月放下了手，她向前迈步。那几个围着她的人随她一步步退却，直退到了雪的尸体前。

月俯下身去，看着雪，她轻轻喃喃道：“三哥，三哥，这莫不是梦么？我从前做过梦，梦里的你便是百唤不醒.....”

她盯着雪，雪的脸色很平静；他像是终于摆脱了痛苦，再也不用为的一世英名而战了。，他再也不用与险恶江湖相搏了。

月笑笑，她抓起了勾手刘的勾子。

她十分专注地看这只勾子，看得勾手刘有十二分的不安：莫非这勾子会有什么古怪不成？

月对勾手刘笑笑，她笑道：“你听明白了那一式的毛病么？”

勾手刘不敢仰视她，月太美丽了，美得让他不敢抬头。

那只勾子送到了他手里，他似乎也摸到了那只纤纤素手，那一只手很柔和，把勾子送到了他手里，说道：“你不该用金铂护住护手，那很俗.....”

勾手刘还不等说话，月突然出手，一掌拍向勾手刘的前胸。

勾手刘大吃一惊，他忙还手，把手里的勾子向月挥去！

一勾扬起，血光顿现！

一段身躯在那勾子中飞起，飞到了空中，慢慢地一顿，再飞下来，直叭地一声落在地上。

这是勾手刘的身子。

月轻轻一叹，说道：“你得相信三哥的话，他说得很对，他说得很对.....”

月的一双美眸流出了热泪。

枢密院使冷冷说道：“月，你是绝世佳人，就是天下英雄，也都赞你美貌。你愿意跟我，我便废了你武功，让你一生一世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月不理他，她手里又抓到了那一只勾子。

月轻轻放下了它。

看来，她并不喜欢这一只勾子。美人爱自己的容颜，就是一死，她也不愿意破坏自己的美貌。

月的手从她的怀里掏出一截彩带，不知道这是不是月的兵器？

她把这一条彩带柔柔挥起，只听得一声叭地巨响，那一条彩带变成了一条棍，直击

月的头上。

月软软躺下。

没有人说话。

一行人都知道，他们来无人谷找雪与月，两人多半不会抵抗。但他们没想到会这般容易，雪一死，月便也死了。

两人生时不能同心，死时却是同恹。

童明说道：“埋了他们。”

两个人被埋在了一起。

童明在两人坟前祝道：“，你们终是一齐死了，我也了却了一桩心事，但愿你们早早超生。”

他转身回头，大步向他的骏马走去，他得带他的人回京城，他要乘那个假皇上羽翼未满时，出手杀死他。

谁要挡他的路，他一定得杀死那人。就是那人是七殿阎罗也不行！

他一声吼道：“马不停蹄，赶回京城！”

一行人急驰而去。

两个人跪在坟前。

一个是昊天一剑，一个是他的剑奴。

剑奴问：“主人，你为什么不救她？”

昊天一剑的脸上有一种伤情，一种很深很深的刺伤。

他跪在坟前，一叹：“如果有人一心要死，你救了她，她反而更是生气.....”

他不救月，是因为怕月生气。

剑奴半明白半是糊涂，他心道：我这主人看来是伤心得要疯了，他怎么能因为女人因救她生气，便再不来救她？这道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第八章 两虎相争

皇宫内，公孙一鸣正与那迷娘在商议如何处置那些不愿听他摆布的大臣。依公孙一鸣的意思，那些大臣都得一死。但迷娘冷艳地一笑，说道：“皇上听没听说过，要治国，必先安内的道理？”

公孙一鸣笑笑，他心内大不以为然，要说治国，一个迷娘，毕竟只是女人，要她拿出什么好主意，岂不是胡扯？他微微一笑时，便让迷娘看出了他的心意，迷娘说道：“圣上是不是以为我是女人，不懂得这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

公孙一鸣摇头。

迷娘正色道：“天下事都是一理，你只要治得住那些股肱之臣，做什么还不是易如反掌？”

公孙一鸣认为她说得有理。

皇宫内殿，三个大臣在静等皇上宣召。

他们是太子少保徐亨、宰辅定云程、八十万禁军教头铁掌丰都。

公孙一鸣隔帘而望，见三人俯伏阶前，跪叩道：“臣等叩见圣上，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公孙一鸣不动，太监都已雌伏于公孙一鸣的手下，都知道战战兢兢照应皇上，明白万一不慎，便有杀头之罪。

太监唱道：“三位平身，起来答话！”

三卿起身，听圣上宣诏。

公孙一鸣说道：“内宫侍候！”

三卿暗暗称奇，皇上从来宣召臣下，都是在大殿上，如有真正机密，方才进内殿议

事，但那时机真是不多。三人心内嘀咕：不是又要有什么事儿，莫要是凶.....

公孙一鸣请三人入殿，赐茶。

三人喝罢，公孙一鸣才从那室内缓缓走出。

三臣大惊，那八十万禁军教头铁掌丰都大声道：“你是谁？”

跟随公孙一鸣进来的迷娘笑道：“大胆，他是谁你都不认得么？他便是当今皇上！”

八十万禁军教头丰都是一个性如烈火的人，他大声吼叫道：“胡说，他是什么皇上？你是逆臣，从哪里出来的乱臣贼子，胆敢到皇宫里来作乱？”

他仗着有一身精湛功夫，根本不把公孙一鸣看在眼里，他虎步一举，身子一纵，人便冲到公孙一鸣眼前。

公孙一鸣等他，冷眼瞥他，见他冲至面前，只是手臂微微一抬。

那太子少保徐亨、宰辅定云程知道这丰都的厉害，他掌力雄浑，能开碑裂石，生撕虎豹，便听任他向公孙一鸣出手。

他们一时情急，不知皇上到底如何了，便想等丰都得手，制得住公孙一鸣时，再慢慢鞫问他不迟。

怎奈一出手，丰都的手臂便被公孙一鸣擒住。

迷娘在冷笑。

那太子少保徐亨喝道：“贱人，你是什么人，敢在宫内作乱？”

花仙迷娘微微哂笑，说道：“皇上不必动怒，他们三人早已喝下了臣妾的毒药，如果他们不服下解药，每日午夜便是如刀绞般腹痛，日日如此，只有服下解药，方才会好过一点儿。”

三人一听，顿时大惊。

三人面面相觑。

公孙一鸣放开了丰都，慢慢说道：“其实，爱妃也不必在他们的茶里放毒，只要告

诉他们，他们的家人都已经下入天牢里了，他们还会不服么？”

那太子少保、宰辅都是骄横大臣，平日作威作福，自是不能受苦。那个八十万禁军教头一被公孙一鸣抓住，便手下暗暗再用出十分气力，想挣开公孙一鸣的手臂。无奈他空自用力，无论怎么用力气，也无法把公孙一鸣的手挣开，反倒是挣得自家脖筋暴跳。他心内暗暗生怯，心道：看来这假皇上是江湖上的高手，他的手下功夫，江湖上也是少有。

公孙一鸣对三人道：“你们三人如果能听我吩咐，我便升你三人官职，保你一生荣华富贵。如你三人不听我吩咐，连你一家九族，一同被祸！”

三人互相看看，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公孙一鸣制服了三人。

他坐在宫内，想着那宰辅的主意，先出几件安民的告示，让皇城的居民知道皇上有抚民的德政，然后再徐图进取。

他要夺得大宋的天下。

如今他把那迷娘也打发走了，他要好好想一想他如何做事。

忽听得有人远远传话：“公孙一鸣，公孙一鸣！”

他忽地打了一个寒噤，他问道：“你是谁，你要做什么？”

那人声音微弱：“公孙一鸣，你是一个假皇上，我早晚要让天下之人都知道你的毒计……”

他微微颌首，回头一看，四周没人，连阶下的侍候太监都是静静而立，没一点儿声音。

到底是谁？

公孙一鸣也传音道：“你是谁，为什么缩首缩尾，不敢出头？”

那人说道：“公孙一鸣，我不是那三个傻瓜，你想逼我出来，想让我死，没那么容

易!”

公孙鸣说道：“你想做什么？”

那人说道：“我要你不做皇上，乖乖地离开皇宫……”

公孙一鸣大笑，说道：“童明，童明，你在哪里，何必做那假假惺惺的模样？你站出来好了！”

果然站出来了枢密院使童明。

他在那里一站，真是虎背熊腰，十分威武。只见他对着公孙一鸣冷笑，说道：“公孙一鸣，我不知道你这人如此卑琐，竟然敢夺皇上大位，你犯上作乱，十恶不赦！”

公孙一鸣笑道：“是么，那么说你便是一个忠臣良子喽？”

枢密院使哈哈大笑，说道：“不错，我叫了几个皇宫大臣，让他们都来看你这个假皇帝，让他们知道如今的大宋皇帝已经蒙尘，坐在龙椅上的不是真龙天子，只是一条狗……”

他一挥手；从宫门边挤出了几个大臣。

这些人都看着公孙一鸣，他们都是大宋朝的股肱之臣，他们都认得孝宗皇帝。看到眼前的一个中年书生模样的人竟是头戴冲天冠，身穿龙袍，一脸的陌生神色，不由得大惊。

他们一时惊愕，竟是说不出话来。

这人根本就不是皇上。

皇上在哪里，是不是被这个闯入宫中的恶徒给杀了？

公孙一鸣笑道：“你们可以回头看一看……”

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家人，在阶下，自己的家人都在那里齐齐地捆着，跪在地上，从老人到孺子，竟有几百人。

众人都气沮了，丰都问：“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公孙一鸣笑道：“要你们服我，如果你们不服，你们的家人全都得死于非命。来人！”

丰都三人见到从殿后屏风转出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各有风韵，她们低头敛眉，跪拜在公孙一鸣的面前。

那迷娘嫔妃说道：“丰教头，念你们家居寂寞，各赐与你们一个美妾，她们都会好好服侍你们。”

三人你看我，我看你，情知这不是伴，却又奈何？

枢密院使大叫道：“丰都，你三人如诛杀了这假皇上，功不可没！若是随逆，便得满门抄斩！”

丰都三人看看殿下的大臣，也知道此时情急，但他三人的家人也都在公孙一鸣羁縻下，让他们怎么发难？

那些大臣都吼叫道：“拿下他，为先皇报仇！”

枢密院使大叫道：“迷娘，你若是让你的那些女人帮我，我便允你做皇后！”

公孙一鸣大笑，说道：“你错了，她此时已经是皇后，你还要她做什么皇后？”

迷娘也在笑，她娇声道：“童明，你要做了皇帝，心机比公孙一鸣更深，你怎么会待我好？”

她一挥手，从殿后冲出许多女孩儿，这都是她从那中州洛阳带来的女孩儿，一个个姿容秀丽，且功夫高强。她们冲出来，便同童明的人一拚。

童明的人不多，他存了一个心思，带来的人便不很多，他想只要能把这假皇帝的事儿揭穿，再慢慢收拾公孙一鸣不迟。他也不想把事儿闹大，他心里有一个鬼心思：若是能静静悄悄地收拾下公孙一鸣。他做皇上，那是最好。

童明大吼道：“公孙一鸣，我与你以死相拚！”

公孙一鸣冷冷道：“那是最好！”

两人相斗，拳来掌去，转眼间便斗了二十回合。

那些女人冲了出去，她们一个个看上去花容月貌，但出手都是十分狠辣，竟是不费许多力气，便把童明的人都收拾下来。她们一个个束手在旁，静静看公孙一鸣与童明一斗。

童明知道，他错了，他的手下大多是官军，与这些江湖豪士相争，多半不敌。他与公孙一鸣相斗，也是十分吃力，先时他自以为他能胜得公孙一鸣，不料公孙一鸣一会儿一变招数，手下功大奇绝招数不穷，让他暗暗吃惊。

童明的心怯了，他不知道他败了之后，会怎么样。

公孙一鸣大叫道：“把那些狗官给我杀了！”

那些随着童明来看皇上是不是假的大臣一个个都倒了霉。只听得一阵惨叫，一声声呼唤，转眼间，大殿之下便没了一点儿声息。

横尸一片。

童明与公孙一鸣都住了手。

公孙一鸣说道：“童明，你大势已去。”

童明大笑，说道：“公孙一鸣，你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江湖术士而已，你要一统大宋，岂不是作梦？”

他哈哈大笑。

童明的手已经受伤，他的胸前有片片血渍，他瞪眼看着公孙一鸣，输与公孙一鸣，他死也不肯瞑目。

童明戟指道：“公孙一鸣，你是江湖上人，竟是说话言而无信，你说过，若是我助你成为江湖上最大的一派主人，你便帮我夺得大宋江山……你……你这个卑鄙小人！”

公孙一鸣狞笑：“我凭什么帮你，我自己放着好好的皇上不做，凭什么让与你？”

公孙一鸣正在得意，那童明大叫道：“公孙一鸣，你算是什么东西，你与你的女儿在一起睡，你能做什么皇上？你只是一只禽兽，一只狗屁不如的禽兽！”

公孙一鸣听得怒火顿起，他吼道：“童明，我不幸了你，怎消我恨？”

他一扑扑过去，扑在那童明身前，双手一抓，便抓向童明。

童明一闪，闪得慢了，胸前衣襟被他抓得嘶声而破。

公孙一鸣叫道：“童明，你今日死期近了！”

童明大吼道：“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他嘶声扑上，决心与公孙一鸣一拚。

迷娘在一旁出手了，她轻轻一动，彩绸飘飘，人便如仙如梦，在公孙？鸣与那童明的身边飘拂而过。

像一场梦。

童明不动了，浑身的穴道被制。

迷娘对着公孙一鸣笑，说道：“皇上万福，这恶人终被制住了。”

公孙一鸣大笑，除去了这个童明，皇宫内还有谁能与他作对？大宋江山唾手可得，他岂能不乐？

第九章 不测风云

童明也倒下了，公孙一鸣命迷娘给他灌下了一杯药酒。

童明死也不肯喝，但迷娘点子他的大穴，让他不能再动，硬给他灌下了那一杯药酒。

童明恨恨道：“公孙一鸣，你为什么不杀死我？”

公孙一鸣狞笑，他说道：“你是枢密院使，留下你，你为我对那些宫老臣说项，让他们全都臣服我，然后你再死，你说好不好？”

童明恨恨不已，啐公孙一鸣几口，大骂不止。

公孙一鸣被他骂得恨恨，气得上去踢他几脚，脸色又青又白。他大怒道：“老匹夫，休要惹火了我，我拿你去点天灯！”

迷娘在一旁笑，她笑道：“圣上，你何必对他发火，他只不过是一只死虎了，你与他生气，岂不是要气坏自己的身子？”

公孙一鸣对迷娘笑道：“迷娘，你今日立下大功，异日朝廷的事儿平定了，你就是朕的皇后了。”

迷娘袅袅跪下，对公孙一鸣叩谢道：“臣妾谢主龙恩。”

公孙一鸣喝令众人下去，只见迷娘一招手，招来那些美女，喝令她们献舞。

迷娘娇声道：“皇上，你别太操劳宫中的闲事儿了，还是好好乐上一乐的好。”

公孙一鸣大笑，说道：“好，好，来给我捶一捶腿，让我好生歇歇。”

果然有好几个宫女前来，为公孙一鸣小心抚弄。

真是舒服，公孙一鸣连日疲劳，在那几只纤纤素手的抚弄下，竟慢慢睡去。

公孙一鸣的身子一哆嗦，突然醒了。

他觉得有一些不对，他回头看，看到了迷娘，迷娘正在与那个畜牲童明喝酒。

童明不是被他关在天牢里了么？他不是喝下了迷娘的毒药了么？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怎么会在公孙一鸣的宫里悠闲地喝酒？那个被公孙一鸣当成他的皇妃的女人迷娘怎么会躺在童明的怀里？

她竟是好不知羞耻，口里在喃喃地叫：“大君，大君……”身子竟使劲向那童明的怀里偎去。

公孙一鸣忽地醒了，他恶狠狠地瞪着童明。

童明身着鲜衣光履，笑咪咪看着公孙一鸣，说道：“皇上，你是不是已经醒了，要不要臣下给你下跪？”

公孙一鸣看着迷娘，这个对他甜言蜜语的女人出卖了他，把他出卖给那个童明了。

公孙一鸣一声怒吼，想一冲而起，搏杀童明。

但他扑通一声便栽倒在地。

童明过来，慢慢扶他起来，说道：“皇上，我忘了告诉你了，你已经被下了毒，你的穴道也被点过了。你不能妄动真气。”

公孙一鸣怒视着迷娘。

迷娘倒在童明的身上，她轻轻对童明道：“大君，你愿意不愿意做皇上？”

童明一笑，很阴鸷地一笑。

迷娘偎在童明的身上，甜言道：“你若是做了皇上，只封我做一個妃子就行了，你看好不好？”

那童明恶声恶气道：“我为什么要封你做妃子，你个贱货？”

童明竟是叭叭地连连打了迷娘两三个耳光。

虽知那迷娘一被童明打了，满脸都是笑意，她的身子急剧地抖动着，向童明偎去，笑咪咪地说道：“打啊，打好了，反正人都是你的，你愿意打就打。你打坏了我，难道不心疼么？”

童明恶声道：“我心疼什么？我要你早早杀死他，你不干。还同他在一起睡了那么久……”

迷娘笑着，陪着小心，她轻轻道：“他想杀死你，我没功夫。我得慢慢做……”

童明抓起迷娘，一下子把她扔到了龙床上，大声吼道：“我让你没功夫，你与那个王八蛋做事，有许多的功夫，是不是？我今天就要你好好尝尝我的厉害！”

到处金碧辉煌。

童明大声道：“好，真是好，我就来做个皇上，那时你便是妃子了。我不能用你做皇后，你做皇后，我不舒服。我要选一个天下最美的美女做皇后。”

迷娘大笑，说道：“真是我的大君，你愿意选谁就选谁做皇后好了，我一点儿也不吃醋……”

她躺在童明的身边，娇声对童明撒娇：“那时，你再也不愿意看我了么？我那时做

什么？”

童明阴恻恻道：“杀人，你替我杀人，我封你做天下武林第一人，你替我杀人……”

迷娘笑笑，她不出声。

迷娘道：“公孙一鸣，你看，我与大君在一起时，真的是很快乐，他才能让我知道我是一个女人，一个很卑贱的女人，一个很愿意被男人折磨的女人……”

迷娘说罢，依在童明的身上，喃喃叫道：“大君，你救救我，我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啦！”

童明狞笑，说道：“好，好，我救你，我救你！”

他跳下地，拿起在一边早放好的鞭子，狠狠地抽打着迷娘。

迷娘很快乐，她呻吟着，她在地上打滚，她一声声道：“大君，大君，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好不好？我好好侍候你，让你好好受用，让你舒舒服服，你看好不好？”

童明理也不理她，一直抽打着她。

只见鞭子纷飞，她一声声娇啼，让公孙一鸣都有些动心了。

但童明仍不放下鞭子，狠狠抽打她。

迷娘昏过去了。

好久，她才醒来。

童明正在试皇帝的新衣。

迷娘在一边呻吟着，说道：“大君，你穿这一件皇袍，真是比那个公孙一鸣更好看，更威风。”

那童明哼了一声，对她这奉承很是得意。

童明道：“你起来吧，我今天就放过你了。”

那迷娘呻吟道：“好，好，多谢皇上。”

迷娘爬着起身，忽听得那童明大声一吼，那吼声像是受了重伤，把公孙一鸣吓了一

跳。

童明的身子向空中一跳，又跌在地上，他怒声戟指着迷娘，大吼道：“好个淫妇，好你个淫妇！”

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公孙一鸣不知道迷娘又出了什么鬼花样，他盯住了童明，想知道他是不是在作奸。

但看来不像，童明的脸色苍白，又慢慢变成死灰，他恶声恶气道：“狗婆娘，我恨不能宰了你！”

那迷娘看着他，慢慢笑，从血泊里爬出来，咯咯笑道：“童明，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能做什么皇上？你只是一只狗罢了，你只是我的一条狗罢了。”

她放声而笑。

公孙一鸣看看童明。

童明看看公孙一鸣。

此时他们两人才明白了，这个洛阳的花魁不想让他们两个人的任何一个做皇上。

童明说道：“莫非你还是要与公孙一鸣在一起？”

迷娘大叫：“你真是傻瓜，我不要你童明，自也不会要这个公孙一鸣做我的男人，我有我自己的男人……”

迷娘一声呼唤。

门打开了，从门外进来了五个男人，这是五个不同模样的男人，有的粗悍，有的文弱，有的壮大，有的纤巧。

迷娘道：“这就是我的男人，我的后妃。”

后妃，莫非她也要做皇上？

公孙一鸣与童明不由得放声大笑。

说他们是疯子，还都不如这个女人疯，她竟要做皇上，她一起这个念头，便离死不

远了。

谁料得迷娘道：“我再立一个小皇帝，我自己便可以做皇娘娘了，我天天辖制他们，还怕他们不听我的么？”

那五个男人都是迷娘的男人，他们情愿做这个女人的男妾？

迷娘道：“我看不上你们男人，别说是你公孙一鸣，你童明，就是再好的男人，我也看不顺眼。”

迷娘一召五个男人，她大声叫道：“过来！”

五个男人当场侍候迷娘。

五个男人很体贴，他们的那神态让公孙一鸣与童明心惊。他们为了活命，会一点儿也不违犯迷娘的命令，他们会不顾一切为迷娘卖命。

他们是迷娘的死士，也是她夜里取悦的男人。

迷娘道：“你们狼狈为奸，又相互成仇，我如何处置你们呢？”

迷娘一挥手，那五个男人一个个低头顺目，都一声不吭走出去了。又从外面直走进了十五个女孩儿。

迷娘恶声恶气，她对那一十五个女孩儿说道：“我想宰了他们两个，你们说……怎么杀死他们才好？”

白衣姑娘是白牡丹，她轻轻说道：“我用小刀宰了他们，一直刺向心窝，他们会死得很快……”

童明大声笑道：“好，好，白牡丹，不愧你与我睡过一回，也知道要我死得痛快……”

迷娘大声吼：“我不要他们死得痛快，我要他们一点点儿死……”

旁边的一个青衣姑娘说道：“我们一口口把他们活活咬死，主人看好不好？”

那些姑娘对这迷娘显是很畏惧，她们看着迷娘，等她号令。

迷娘说道：“好，好，你们死得也该瞑目了，有这么多的美人，一人一口，活活咬

死你们，你们该有多快活？”

迷娘哈哈大笑，她对那个青衣姑娘的主意很满意。

青衣姑娘喃喃道：“我叫荷花，大人下了地狱，一定得记着我……”

她狠咬一口，从那童明的肩头咬下了一块肉来。

另上来一位姑娘，对童明一礼，说道：“我叫黄菊，大人肯定记不住吧？”

童明大声一叫，那姑娘在他的痛处狠狠咬了一口，生生咬下一大片肉来。

迷娘此时见到公孙一鸣的脸色大变，她笑咪咪地凑上去，对公孙一鸣笑道：“公孙一鸣，你莫怕，有我在你的身边，你怕什么？”

公孙一鸣的身子竟在哆嗦，他说道：“我不……怕……我不怕……”

突然公孙一鸣怒声一吼，吓得那几个姑娘都尖声叫了起来。

他的下唇没了，露出白白的牙齿，好生怕人。

迷娘满嘴鲜血，啐地吐出一口血肉，大声吼道：“怎么咬，你们看这个人！好好狠狠地给我咬死他！”

第十章 最后一剑

谁料得到，在这皇宫里，竟然有这许多的江湖人士，她们为着争权夺利，竟要生生咬死公孙一鸣与童明？

他们两人虽是江湖高手，能处变不惊，但在这十几个貌美如花，但却一个个凶神恶煞的女人的争相撕咬下，被咬得遍体鳞伤。

公孙一鸣的两眼模糊，他兀自瞪圆双眼，对着童明怒吼：“王八蛋，你以为你得了美人青睐，谁料到她连你也一块吞吃了，骨头也不吐！”

童明被咬得胆战心惊，他的脸上泪水、汗水齐出，他的神色大变，恨不能对迷娘叫

上几声饶命。但他看着迷娘那恶狠狠的神色，知道叫不得。

如果他再一叫，迷娘更怒，说不准会叫他死得更惨。

公孙一鸣大声笑道：“女人，哼，一个女人，也想要当政，世道真是变了，真是变了……”

迷娘的声音很甜，仍是从容不迫：“公孙一鸣，你是不是还有一点儿不服气？你是不是还是有些难受？我看你到了阴世间，也做不成什么英雄，只是一个游游荡荡的恶鬼罢了。”

公孙一鸣的心里一阵子疼痛，他真的便就死在这个迷娘女人的手下了么？他真的再也无法在江湖上与人争雄傲啸了么？他是天下闻名丧胆的七殿阎罗，怎么会失手在这一个女人手下？

但他又大吼了一声，一个女孩子恶狠狠地咬了他一口。

童明与公孙一鸣已经浑身血肉模糊了，他们看着迷娘，说道：“好，好……”

他们已经真的服气这个迷娘了。她虽是一个女人，但她的恶毒手段，比男人还凶。

迷娘说道：“我从前知道天下有一个，知道他们不好对付，有了他们，我可不敢多什么事儿。但你们来了，找我为你们练一些女孩子，我知道我有时机了，这一回我赢了。天下再也没了，没了那个好管闲事儿的许大人，我的事儿没有不谐的。”

她很得意。

蓦地，她听得一声轻轻的叹息。

这一声叹息很怪，明明声音很轻，却震得她心弦一颤，心里就扑通通乱跳起来。

她花容失色。

荷花问道：“主人，你怎么了？”

迷娘说道：“你们听没听到有人叹气？”

众女都摇头。

迷娘花仙一把抓起童明，大叫道：“你听没听到有人叹气？”

童明已是奄奄一息，但他忽地一笑。

“你笑什么？”

童明道：“有人.....在对我说话.....”

“有人对你说话？他说什么？”

童明一叹，他的声音很微弱：“他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童明一歪身子，死了。

迷娘又扑到了公孙一鸣的身边，她摇着公孙一鸣，叫道：“你听没听到有人叹气？”

公孙一鸣忽地大睁着眼睛，他看着迷娘，说道：“你完了，你完了，他来了，你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他会杀.....死你.....”

迷娘大叫道：“他是谁？他是谁？”

公孙一鸣死了，他再也不能回答迷娘的话了。

他只是双眼不闭，狠狠地瞪着迷娘花仙。

有人叹气了，他说道：“是我。”

迷娘花仙回过头来，她看到了江允。

迷娘笑了，她知道对着男人，笑总是比哭丧着脸好。

江允说道：“他们都死了，一代枭雄，竟是死在女人之手.....”

迷娘瞟了他一眼，轻柔柔地说道：“死在女人的手里有什么不好？你知道，那委实不错，滋味儿很不坏.....”

江允一跳，坐在龙床上，他的神色很郑重。

迷娘看着他，说道：“你是江南江门的长公子江允？”

江允点头。

“你也是昊天一剑？”

江允仍是点头。

江湖上知道他是江南江门的长公子的人多，但知道他就是那个名震天下的昊天一剑的人少。

迷娘看看他，笑了，她轻轻说道：“我原来有一个主意，我现在认为我那个主意很蠢……”

江允不问，他不问那迷娘是什么主意。

如果女人在吊男人的胃口，男人不理她，是不是最好的主意？

迷娘只好自己说：“我原来打算把他们两个都杀死，再找一个小孩子做皇上，现在我改了主意了。”

江允道：“那你有什么新主意？”

迷娘笑笑：“你是一个好男人，你是一个让我倾心的男人，如果你做皇上，我做皇后，一对佳人佳妇，你看好不好啊？”

江允的样子也很动心，但他又迟疑了：“可你总是爱生生咬人，不好，不好……”

迷娘咬着嘴唇，那神态千娇百媚：“你不是公孙一鸣，你也不是那个童明，你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昊天一剑……”

江允道：“是么？”

他看来很动心，即使是昊天一剑，他也愿意做一回皇上，做一回天下万乘之尊的皇上？

迷娘说道：“我有上百个好女孩儿，让你好好看看她们……”

果然是好，一时间，一个个从江允的眼前走过去，姹紫嫣红，分外好看。

江允的眼睛也看得花了。

迷娘道：“我与你结合，便是天下最好的结合，你是天下唯一的勇猛男人，我是天下最有智慧的女人。我与你在一起，天下再也没人能胜得了我们！”

迷娘走到了江允面前，她轻轻一吐玉齿，说道：“别说不行，你好好看一看我，再说值得不值得？”

江允果然看到了一个天下绝艳的美人。

这美人是天生的，看去媚入人骨，即使是西施重生，王蔷再世，也不见得比得上迷娘花仙的容貌更好。

江允闻得一阵阵花香，他知道这香气很纯正，他喜欢闻这香气。

“这香气从哪里来？”

“是我体香。我从来不用香粉，美人自香，何必加什么香味儿？你好好体味体味便知道了。”

江允快醉了，他已经闭上了一只眼睛，他再闭上另一只眼睛，迷娘的大功便告成了。

迷娘说道：“你做皇上，你愿意与我的上百个女孩儿在一起，你便同她们在一起好了，我为你调教了这么多的女孩儿，你能不能与我快快乐乐在一起？”

江允道：“你不会咬我？”

她轻轻道：“他要是疯狗，我便要我的人咬他，你是一个如意郎君，我怎么会咬你？就是咬，我也只是轻轻地咬你.....那儿.....”

她一眼瞥去，使江允如断其魂。

江允被她抱着，放在龙床上。

她慢慢说道：“你这一辈子睡没睡过龙床？”

江允道：“没有，我不是龙，我便没有睡过龙床。”

她慢慢说道：“你从现在起便是龙了，你的子孙都是龙子龙孙，从今天起，大宋国再也没了，从此天下就是你江家的天下.....好不好？”

江允完全被她迷住了，他声音似在梦呓：“好，好，那好得很.....”

她突然噤声了，她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江允点了她的穴道。

她的心里暗暗吃惊，但仍在笑：“你要做什么，你干嘛要点住我的穴道？”

江允说道：“我要带你出宫，”

她微微一笑：你还是不要出去的好，你如果带我出去，说不定我与你都是一死。”

外面有京都八十万禁军教头丰都，有他的那些如狼似虎的禁军。

江允笑了，他问：“你不愿随我出去，愿意死在这里？”

迷娘一笑：“你不会杀死我……”

江允的声音有一点儿迷茫：“我为什么不会杀死你？”

迷娘吃吃而笑：“因为上天造出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太是不易了，你负上天，必受天谴！”

江允的手里忽然有了剑。

这就是昊天一剑么？

他真的会杀死迷娘花仙？

迷娘花仙叹了一口气，她说：“我真的死在了你的手下，还真是有福，省得让那两个混蛋摸我……”

她居然像是如释重负。

江允道：“我想告诉你，你的死，与你这坏蛋也有关！”

迷娘笑了，她拍手道：“原来你是看中了那个月？怪不得。原来江门的长公子看上了那个月？我不明白，那个月冰冰凉，冷冷的，见人连一点儿笑意都没有。你看中了她什么地方？你是不是与她睡过觉？听说七殿阎罗的手下鬼男女……”

叭！

一声脆响。

江允的声音冷冰冰：“你再说她一句坏话，我便宰了你！”

迷娘花仙心里有些高兴，她知道了江允的心思，她便有一线希望。

她能说得动江允，她便可以有一条活命。

她慢慢道：“可惜，可惜，月死了，是不是？她死了，你很伤心，觉得你的心底里空了一大块，对不对？”

她盯住了江允。

江允的修为很深，居然她看不出江允的眼睛里有没有悲伤。

迷娘道：“你没了一个女人，一个深深喜爱你的女人，你一定觉得天下的女人再也没有一个顺眼，再也没有一个是你的心上人了，是不是？你看这些人，就是她们再貌美如花，柔情似水，你也不会回眸一盼了，是不是？”

江允不动，剑尖只颤了一颤。

迷娘乐了，她的心跳得更快了，她愿意一赌。

她如果能拿下了这个江允，她再也无忧无虑了，她能一统天下武林，能做得一代女皇。

她再也不用扶持一个小孩子做皇上了，她要亲自做一回皇上，做一回群臣呵护，百官唯唯的真龙天子。

只有这一个机会了。

她出手了……

她看到了一道剑光！

她后悔了，在那一眨眼的功夫，她后悔了，她大声叫了一声：“别杀我！”

剑光顿收。

在她一边的那几个女孩子从此再也不谈剑，不练武了，她们看到的剑光像是一道美丽的彩虹，在她们的眼前一闪而过，一眨眼间便没了。

她们看到了迷娘，迷娘的脸上有一点儿苦笑，她说：“你喜欢，不喜欢七殿阎罗与

我，是不是？”

她缓缓倒下。

迷娘看着江允，说道：“谢谢你，你没伤我的脸，没伤我的身子……”

迷娘死了，她的身上无伤。

一道剑气逼住了她的心，她的心脉断了。

她是美人，宁可断了心脉，也不愿意脸上受伤。

江允收起了剑，他飞出了宫墙，到了皇宫外面，他大声呼啸，一眨眼间便跑出了上百里。

他跪在一丘坟前，慢慢说：“我杀死了她，但那个七殿阎罗不是我杀的，他们是自己杀死自己的。你……也是……自己杀死了自己……”

江允哭了，他流下了热泪。

他的身前放着那一柄天下闻名的昊天一剑。

（全文完，中华武侠小说 QQ 群 7649715 “未来” OCR，一校，2024 年 08 月 04 日）